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

齊魯書社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

3

齊魯書社

安南雜記一卷 學海類編本

清李仙根撰、仙根字子靜、遂寧人、順治十八年進士、官至戶部侍郎、康熙六年安南國王黎維禧奪都統使莫元清高平地、元清奔雲南上疏陳訴、維禧亦上疏言興兵復讐本末、仙根時為內院侍讀、奉命偕兵部主事楊兆傑齎勅往諭維禧罷兵、以高平土地人民歸元清、仙根使還、撰安南史事紀要及是編以識其事、考安南史書、歷代國王帝制自為、名號自行於國中、而不以通中國、上疏則別具一名、維禧在本國實名維禑、元清實名敬宇、是編所記安南制度風物、詞多詆毀、如衣冠飲食之簡、王官民居之陋、風俗淫蕩無恥、知文字而不甚貫通、並以愚騃詐慠四字詆之、殊為乖舛、安南久沐中國文化、徼俗尚稍異、亦不致如仙根所言之甚、殆仙根見聞未審、抑胸有成見、故加毀詞歟、且紀錄甚簡、未足以資考證也、

伊犁日記一卷 北江全集本

清洪亮吉撰、亮吉字稚存、陽湖人、乾隆五十五年進士、授編修、督學貴州、嘉慶四年以上書得罪、遣戍伊犁、是編乃其紀行之作、始是年八月二十八日之發京師、迄次年二月初十日之抵戍所、排日記載行程事、於沿途未嘗考訂古蹟、品題名勝、亮吉別撰有出塞紀聞、謂至保定甫知有廷寄與伊犁將軍、有不許作詩不許飲酒之諭、是以自國門及嘉峪關凡四匝月不敢涉筆、及出關後、獨行千里不見一人、經天山、涉瀚海、聞見恢奇、為平生所未有、遂偶一舉筆、然要皆描摹山水、不敢及餘事云云、是知其有所顧忌、未敢多言也、

天山客話一卷 北江全集本

清洪亮吉撰。亮吉以嘉慶五年二月十日抵戍所，至閏四月三日特旨釋還，統計居戍所未及百日，是編乃在戍所條記之山川物產遺聞瑣事凡五十餘則，亦無所考證發明。前有道光甲午徐松序，稱後十有一年，余亦戍伊犂，居彼中八年，曾奉檄回疆，又纂成識略，自謂蒐輯粗具梗概。今讀天山客話，尚有數事余未及。跋錄先生居伊江僅百日，而見聞該洽如此云云。蓋文人推重之詞。是編與新疆識略體例原不同也。

唐賈耽記邊州入四夷道里考實五卷 求恕齋刊本

清吳承志撰。承志字祁甫，錢塘人，光緒中官平陽訓導，生平精研輿地之學。卒後，其友吳慶坻整理其遺稿，於叢殘中得此稿百餘紙，蠅頭細書凡五巨篇，爲之排比釐爲五卷，舊無標題，姑名之曰唐賈耽記邊州入四夷道里考實，曰考實者，用江永春秋地理考實例也。考唐書藝文志著錄有賈耽皇華四達記十卷、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四十卷，於蕃國遠近、四夷道里所識尤詳，惜皆佚而不傳。唐書地理志曾節錄其文於卷末，謂從邊州入四夷道，凡七。今承志所考釋者僅三道：曰營州入安東道，曰登州入高麗渤海道，曰安南通天竺道。前二道各爲一卷，後一道析爲三卷：曰安南至永昌道，曰諸葛亮城至摩揭陀道，曰驩州至真臘道。每卷皆先錄原文，後加考證，不分段落，乃至一篇累五六萬言，用力可謂勤矣。惟所據者多本國載籍，間有西書譯本，類皆膚淺之作，故於西方學者舊有考證未能鈎通。安南通天竺道，伯希和考證頗爲精審，是編竟未徵引及之，遂

致穿鑿附會不一而足或合數地爲一地如謂朱波爲闍婆轉爲蒲甘之例是或分一地爲兩地如謂唐書西域傳之迦沒路與西域記之迦摩縷波別爲兩國之例是尤謬者妄解地名如宋史眞臘傳謂其國南抵加羅希乃以加羅希即加剌滿之誤而加剌滿又爲滿剌加之倒置識如其說則史傳譯音無不可通矣承志別有考證西北輿地之文散見遯齋文集訛誤亦多類此然是編鉤稽載籍之文至爲賅瞻雖失之繁冗要可備後人之參稽也

回疆通志十二卷 北平圖書館藏舊鈔本

清和寧撰和寧滿洲旗人乾隆進士嘉慶中爲駐紥回疆事務參贊大臣回疆志書先有蘇爾德回疆誌僅具輪廓未免闕漏是編成於嘉慶九年首一卷以御製詩文弁冕簡端次五卷爲回部王公台吉傳凡總傳二列傳二十有二吐魯番哈密土爾扈特等部附焉次六卷爲南疆八城及吐魯番哈密二處分志首載喀什噶爾以南疆回務統歸喀什噶爾參贊大臣節制故也每城各分沿革疆域山川建置古蹟官制營伍糧餉賦稅卡倫軍台伯克諸子目各志詳略不等子目不必皆備外藩部落僅載布魯特部附於烏什志後末一卷載回族風俗物產乃節錄七十一西域聞見錄之文卷帙雖較回疆志爲多然亦僅具崖略而已核其體例乃傳記而兼方志之書而於回疆各城地理沿革鮮所考證惟專志回疆者撰述無多特錄而存之以備輿記之一種云

回疆誌四卷 北平圖書館藏舊鈔本

清蘇爾德撰。蘇爾德字韜園，滿洲人。乾隆己卯回疆初平，吏部尚書永貴坐事謫守回疆，爲喀什噶爾參贊大臣，嘗就耳目所及，詢訪所得，草創回疆誌一編，適蒙內召，未及成書。乾隆己丑蘇爾德奉命駐箚喀什噶爾，以事越十年，不無參差，乃就永貴原本詳加考核，廣爲蒐訪，刪其冗複，增其簡略，乾隆壬辰成書，釐爲四卷。首御製碑文、回疆輿圖、天時、地理、山河、城池，次回疆宗教、風俗、物產、雜記，次官制、戶口，次賦役、錢法、刑法、陸卡、郵驛、外夷。是編之成，雖晚於西域圖志十年，然圖志總括西域，是編專誌回疆，其文各有詳略，可以互相參證。惟是編專述回疆當時情形，於國家建置、地理沿革皆略而不言，雖未及圖志之詳備，然其考證疏舛之處，亦較圖志爲少。回疆前無專志，錄此一編，庶不沒其草創之功焉。

新疆事略不分卷 北平圖書館藏舊鈔本

闕撰人名。是書無目錄序跋，後有朱筆一行題丙戌十月初五看七字，書中著錄年月最晚不過嘉慶十三年，此丙戌疑指道光丙戌。全書不分卷，第首北路道里，次巴里坤、古城、烏魯木齊、庫爾喀喇烏蘇、精河、塔爾巴哈台諸城，次南路總說，次喀什噶爾、英吉沙爾、和闐、烏什、阿克蘇、庫車、喀喇沙爾諸城，次吐魯番、哈密、伊犁，而以邊衛外裔殿焉。各城之下首舉其戶口四至，次分官制、兵額、屯務、廠務、錢糧、貢賦、卡倫、軍台等子目，然不盡備載，阿克蘇條下子目獨多錢法，哈密條下多營塘，伊犁條下多祠祭、河渡、堤堰、操演等子目，操演一目記錄特詳。南路八城闕葉爾羌，應係傳寫偶遺。全書繕寫草率，似出庸劣胥吏之手，殆備檢尋舊案之用者也。

新疆建置志四卷 民國三年刊本

清宋伯魯撰伯魯字芝田醴泉人是編成於光緒丁未蓋伯魯領新疆通志局時草創之稿也體裁仿漢書地理志徵引繁富駁辨精審為自來考證西域建置之沿革者所莫及其間若闢西域圖考以金滿今蒲為兩地之誤闢西域圖志以哈密為杆罙彌音之誤從法人伯希和說以今溫宿當漢之姑墨以今烏什當漢之溫宿從辛卯侍行記說以元史之仰吉八里當今之昌吉皆足以證前人考訂之疏惟以西突厥之可汗浮圖城唐之金滿縣當今之濟木薩其說創自西域水道記伯魯攘掠其說而不註明出處又唐之所句迦核以道里疑在今葉城縣治而伯魯仍襲舊說以今莎車當之未免白璧微瑕然其鉤索考證之勤可謂前無古人也

瀛寰譯音異名記十二卷 光緒甲辰刻本

清杜宗預撰宗預字武丞湖北松滋人是編亦以輯舊譯各書輿地名稱之作凡十二卷前七卷錄國都城地各島附焉後五卷錄山水海地土角附焉體例略同陳士芑海國輿地釋名然其精審則不及也士芑之書用力甚勤比錄地名古今皆備是編則詳今而略古偶一採錄之古名多摭拾瀛寰志略海國圖志西征紀程諸書之說殆未鉤稽原編若唐書元史西域記海錄等書似未直接徵引而所錄今名亦不無舛誤有混兩地為一地者有析一地為兩地者夫譯語對音固無定字然古譯名類多謹嚴不無譯例可尋但自海錄以下譯名多係方音粵人所譯為粵音閩人所譯為閩音推之齊楚晉豫莫不皆然其中差互遂未能以同聲字母求之則於晚出諸譯本中裒輯譯名而比附之殆非此十餘卷書所能盡前有楊守敬序稱自史漢以來所載殊域地理今多不能實指其地然博訪周咨未必不可得其崖略云云蓋亦病其通今而不知證古也

西征紀程四卷 光緒十七年刻本

清鄒代鈞撰、代鈞字沅帆、湖南新化人、光緒十一年隨使歐西、後充京師大學堂教習、官至學部參議、光緒末刻中外輿地全圖、當時稱爲輿圖佳本、是編乃其隨使西行所撰行記、始光緒十一年二月十三日之發自上海、終三月二十五日之抵倫敦、在途凡四十一日、隨日記載見聞、代鈞精研輿地、故於所歷諸地之古今沿革、考證尤詳、且能旁考西籍而不拘泥舊說、如三月初二日記之考玄奘遊蹤、徵引及於恭寧翰之印度地理、二月二十一日記謂紫棍西貢皆一聲之轉、疑爲周達觀真臘風土記中之班棍、二月二十六日記謂唐書地理志所言佛逝國似即三佛齊、並爲前人考證之所未及、三月初九日記謂元史之馬八兒在南印度、雖不能證其爲宋史之注輦、然較之徐繼畬瀛寰志略以屬阿比西里亞、魏源海國圖志以屬埃及者爲得其真、餘考雖不無舛誤、然皆瑕不掩瑜、猶不失爲近代輿記中之佳作、足備講地理學者之取資焉、

使西紀程二卷 初刻本

清郭嵩燾撰、嵩燾字筠仙、湖南湘陰人、道光進士、官至兵部左侍郎、光緒二年奉命出使英國、以是年十月十八日發自上海、十二月初八日行抵倫敦、是編乃其行紀、排日錄其見聞、於所歷諸地之地理物產叙述尤詳、間辨正瀛寰志略之誤、餘若十一月十九日記各國旗式、十二月初八日記英國幣制、在今爲常識、然在當時殆爲創聞也、

奉使英倫記一卷 振綺堂叢書本

清黎庶昌撰。庶昌字蒓齋，貴州遵義人。廩貢生，官至川東道，兩使日本，影鈔唐宋舊籍，成古逸叢書。是編乃光緒二年庶昌隨郭嵩燾出使英倫記行之作。首由上海至倫敦之里程，次由倫敦至柏林路程記略，次英國進出款項大數，次耶穌復生日之節，凡四篇。所記海程簡略特甚，然可與郭嵩燾使西紀程互相參證。末二篇涉及國計民俗，不盡屬地理，今姑從全書標題附之地理類焉。

南圻地輿誌一卷 同治十一年刻本

未著撰人姓名，一作南圻六省地輿誌。首有壬申自序，後題嘉定城鳳油里居士惟明氏。惟知其人為越之南圻人，而是編乃繼嘉定通志而輯也。案南圻在越國之南，阮福映建國時定都富春，始有南北之號，凡屬承天諸省謂之京畿，以北謂之北圻，以南謂之南圻。今南圻置省十六，而是編僅載邊和、嘉定、定祥、永隆、安江、河僊六省。考越南省制，嘉隆年間南圻設邊和、嘉定、定祥、永清、朱篤、河仙六鎮，明命中廢鎮置省，改永清曰永隆，改朱篤為安江，晚至同慶元年始改今制。因知是編所誌者乃明命同慶間七朝之舊制。序題壬申，乃嗣德二十五年也。全書以省為經，各誌其府縣山川汛口驛路間及物產古蹟。河仙一省原為粵人鄚玖所開闢，黎氏永盛時，玖以地獻，始置河仙鎮。是編河仙省志稱古屬荒服，孝哲王時有北國人姓鄚者來此墾闢，有部衆臣於南朝，哲王授以總兵之職，迨丙辰永祐，其子天錫襲封琮德侯。天錫有學問，招致文學，作河仙十詠，描寫景致，才韻風流。

一方稱董云云蓋指其事所謂北國鄭姓即指粵人鄭玖孝哲王即越之裕宗黎維禟永祐乃懿宗黎維祳年號永祐丙辰乃乾隆元年則是編不僅載南徼輿地而其遺聞瑣事亦頗足以補中國史書之所未備焉

外國傳八卷 西堂餘集本

清尤侗撰侗字展成長洲人弱冠補諸生除永平推官康熙中召試鴻博授檢討分修明史撰志傳多至三百篇是編蓋為所修明史外國傳之舊稿大致採撫使西域記瀛涯勝覽星槎勝覽東西洋考等編及明實錄之文翦裁鎔鑄而成間亦採及前史及島夷志略今以明史外國傳對勘互有詳略有是編有傳而明史無者如古里地悶等傳是已有明史有傳而是編無者如麻林等傳是已殆侗於實錄輿記之文未能遍檢而明史復將其所錄宋元時人輿記之文概為刪削也然是編誤採東西洋考之說考證錯誤之處如暹國為古赤土蘇門答剌為古大食柯枝為古盤盤阿丹為古單單撒馬兒罕為漢罽賓明史皆因襲其誤有是編不誤而明史獨誤者爪哇即古闍婆哈烈即黑婁蘇門答剌即須文達那明史皆析為兩傳有是編獨誤而經明史刪削者如謂婆羅為古師子國覽邦為漢疏勒國之類是已明史爪哇傳載宣德七年入貢表書一千三百七十六年是編作一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地理類

千三百三十六年、崇南海用憲迦紀年、紀元之始乃漢建初四年、則一千三百三十六年應當永樂十二年、一千三百七十六年應當景泰五年、皆非宣德七年、兩書皆誤、未知孰是、明史坤城傳後列舉二十九部、謂采諸故牘、是編卷七後別為一條、列舉西域諸國三十有三、謂本桂萼廣輿圖、可以考見出處、則欲考有明一代外國之事、是編未可廢也、

西遊錄今釋一卷 南園叢稿本

民國張相文撰、相文字蔚西、江蘇泗陽人、長於輿地之學、西遊錄舊有李文田注、丁謙考證、皆未免疏舛、是編所考、僅屈眴條引五燈會元釋為棉心所織衣外、別無新說、既謂別失八里即今烏魯木齊、又引西域水道記、謂在今保惠城北之護堡子、未免自相矛盾、元之可弗叉即欽察之同名異譯、乃謂可弗叉見唐書、波斯傳有北鄰突厥可弗叉部語、今案唐書波斯傳、僅謂北鄰突厥可薩部、未言可弗叉即可薩、唐書所本之文出杜環經行記、原謂苫國北接可薩突厥、唐書西域傳又作突厥曷薩、與元之欽察、今之哈薩克毫不相涉、乃牽合為一、亦失之附會、餘若謂黑色印度指波斯亞剌伯諸處、引雙溪醉隱集丁零詩注謂元人探險已至北極、則更為穿鑿矣、是編所釋未見能勝前人、似可不必作此屋下屋也、

南洋述遇一卷 通學齋叢書本

是編闕撰人名，前後無序跋，亦不詳撰作年月，卷中述及安南事，有受制於法人，不知能自立否等語，疑作於光緒甲申以後。所記者乃自呂宋乘帆海赴新嘉坡，歷述所經諸島事，核其行程，似從呂宋歷蘇祿海西里伯海馬加撒峽爪哇海西抵新嘉坡，述安門島最詳，至抵爪哇之泗里末後，於西北赴新嘉坡之行程竟無一言及之，殆為未完之稿。所述海中奇物頗涉怪誕，述安門島見明宗室事，亦近小說家言，殆有所點染緣飾，譯音亦多舛誤。所述安門武羅二島之南，似祇有安波音布魯二島足以當之。自注南海語名安波音，島曰安奔，島則安門為安奔之訛矣。

新嘉坡風土記一卷 靈鶼閣叢書本

民國李鍾珏撰。鍾珏字平書，清末官知縣，入民國以字行。是編乃光緒丁亥訪友新嘉坡時所作，不分門目，隨事記錄，書雖一卷，而於地理風俗制度物產靡不賅載。考新嘉坡島初隸三佛齊，後屬滿者伯夷。明以來隸柔佛，汪大淵島夷志略龍牙門條有山名單馬錫，即此地之舊名。自元以來已有中國人僑居，是編謂百年前為一荒島，嘉慶二十三年英人得之，遂設商埠云云，蓋言英人開港事。英人未至以前，其地已為東西航船往來之要衝。島夷志略謂舶往西洋，本番置之不問，回船之際，至吉利門舶人須駕箭棚張布幕，利器械以防之，足證其非荒島，惟俗尚劫掠耳。據近日西書考證，元末明初時滿者伯夷斥地至於新哈補羅，新哈補羅國王遷居新都，名滿剌加，此新哈補羅即為新嘉坡今名所自出，尤足證滿剌加國未興以前，早已自成一國。是編雖誌隸英時事，然文義賅贍，不在真臘風土記下，錄而存之，亦可以補史傳之佚闕也。

印度劄記二卷 得一齋雜著本

清黃楙材撰。楙材字豪伯，江西上高人。熟於數理。光緒四年四川總督丁寶楨以西藏密邇印度，英人佔據大吉嶺，與衛藏逼近，奏派楙材遊歷印度，察看形勢，繪畫輿圖，以資考證。楙材於是年七月由蜀起程，次年閏三月到孟加拉，遊歷印度西北諸部凡閱六月，歸國後以所撰輿圖、行紀進呈。其往來行程詳所撰西輏日記中，是編則因留住孟加拉一埠最久，就見聞所及隨時劄記而成。凡二卷，上卷記瑣聞軼事，下卷記五印度部落。所記印度地名多據譯人之譯音，字未免舛譌，所考古代地名亦頗多附會牽合，如卡里格達埠似在今胡剌江右，楙材以江名作扈枝黎。考酈道元水經注有枝扈黎大江，即恒水也。枝扈黎應為枝扈黎之誤，楙材未正其誤而又譌作扈枝黎，以為今之胡剌江，考證殊為疏舛。然是編主於知今，不主於考古，自諸僧行傳以後記述印度之書絕鮮，存之亦足以補其闕也。

帕米爾圖說一卷 漸學廬叢書本

清許景澄撰。景澄字竹筠，嘉興人。同治進士，官至吏部侍郎。帕米爾地介三國間，為英俄必爭之地。光緒十七年俄兵游弋其境，總理衙門根據喀什噶爾界約與俄國爭。俄以中國於邊界地勢山川一概未悉，遂稱喀約不足據，不有實指之某山某水，何能議界。蓋難中國必不能舉地名以相爭也。景澄時出使俄國，錢恂隨行，因稽諸舊籍，證以西書西圖，撰為分界私議，又與德意志人金楷理博訪衆本，繪成此圖。十八年九月圖成，景澄復為說以明之，並摘譯英俄人遊記三種附後，以資印證。究界址之起訖，辨山川之脈絡，在舊日輿圖中堪稱佳本。總理衙門即據此圖說與俄議界。議雖未成，而界址地名由中國開示，乃前此未有之事。今欲考帕米爾之地勢，在中文圖籍中，固捨此莫屬也。

帕米爾輯略一卷 漸學廬叢書本

清胡祥鑅撰。祥鑅元和人。輯有漸學廬叢書。光緒壬辰俄爭帕米爾之事起，祥鑅因輯此事之官私文件而成是編。首總理衙門奏稿，次出使俄國大臣許景澄奏稿，次出使英國大臣薛福成奏稿，次福成撰帕米爾及附近諸地考略，次西人撰帕米爾考略、克什米爾考略各一篇，次印度喀楚特圖說，次錢恂撰帕米爾分界私議凡八篇，與帕米爾圖說合觀之，於壬辰爭界之始末與夫葱嶺之地勢一覽無餘矣。

使德日記一卷 靈鶼閣叢書本

清李鳳苞撰。鳳苞字丹崖，崇明人，同文館生。光緒二年以候選道率員弁赴各國學習，四年署理出使德國大臣。是編記其奉命出使自倫敦抵柏林沿途所見及在柏林往來酬應訪問視察之事，始光緒四年十月初二日，止於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逐日記載而無所發明。惟十二月初四日記出使俄國大臣崇厚抵德事，初五日記崇厚囑印地圖事，微資考核而已。時崇厚奉命與俄國議收還伊犂事，道經柏林，既知留心地圖，似非憒憒者流，然次年與俄訂喪權失地之約何耶。

奉使俄羅斯行程錄一卷　藝海珠塵本

清張鵬翮撰。鵬翮字運青，四川遂寧人。康熙庚戌進士，官至文華殿大學士，卒謚文端。清初俄據黑龍江外雅克薩城，聖祖遣軍往征，俄遣使臣費托囉東來議和。康熙戊辰，特遣滿大臣索額圖往議，繼又特命鵬翮等前往。時鵬翮官兵部督捕理事官也。是編記來往所經路途，始五月初二日之離京，迄八月十三日之復命，往還僅百日，逐日劄記沿途見聞，後附定邊界碑雜記，紀異方言題詠，核其道途所經僅至喀爾喀境。六月二十五日記差參領索羅和等三人持檄往諭。索羅和等馬行十六日至俄羅斯境，其國遣重臣費托囉具舟揖迓於色冷額。奉命惟謹，即撤其兵卒歸雅克薩城及土田。考耶穌會士張誠行紀稱於是年四月奉命隨同使臣赴西伯利亞與俄人議和，在道四月，抵尼布楚，次年和議始成云云。足證鵬翮等此行未與和議，雖奉使而足跡未至俄羅斯境也。惟所錄定邊界碑及所述道里山川民風物產，微足以資考證云。

俄游彙編十二卷　光緒己丑刊本

清繆祐孫撰。光緒丁亥，朝命舉游歷，祐孫以戶部主事與選，奉命游歷俄羅斯國。於是年七月從海道至歐洲，十月抵俄都聖彼得堡，後循陸路東還，己丑年七月回京，因述見聞而成斯編。首俄羅斯源流攷等篇一卷，次疆域表三卷，次鐵路表一卷，次通俄道里表一卷，次山形志水道記一卷，次舟師實陸軍制戶口略一卷，次日記四卷。凡其國之山川風俗制度文物以及往來之路程，無不詳載。其陸路所經多循圖理採之舊轍，雖制度有沿革，形式有變遷，然大致可與異域錄互相印證。王先謙五洲地理志略俄羅斯篇多採其文，是宜錄而存之，以備參考云。

五洲地理志略三十六卷首一卷 宣統二年湖南學務公所刊本

清王先謙撰、首一卷列引用書目、釋洲釋海、卷一至卷十三述亞洲、卷十四至卷十五述澳洲、卷十六至卷十八述非洲、卷十九至卷二十三述美洲、卷二十四至卷三十六述歐洲、內卷七卷二十卷二十一各分二子卷、卷九分三子卷、全書體例略仿徐繼畬瀛寰志略、惟徐志以美國人雅裨理地圖為藍本、是編取材多本英國人雷文斯頓萬國新地志、雷志所未詳、雜採諸書以補之、所採徐志較多、志地之書、後出為主、故進雷大字、取徐作注、又仿吳郡志例、注中復有夾注、卷首列引用書目近百種、而不及瑪吉士地理備考魏源海國圖志、舊志中以此二本為較善、未見採及、洵不可解、然是編所引古輿記文、似多從魏志轉錄、全書僅二十六二十七兩卷有圖、蓋採何秋濤朔方備乘十三圖繆祐孫俄遊彙編三圖彙刻而成、他卷無圖、為例未免不純、案近百年新刊五洲地志、雖託始徐志、然其書敘述簡陋、考證疏舛、實無可採錄、故是編於亞洲地名之沿革、多仍徐志之誤、全書編纂詳近而略遠、亦其一失、先謙自序稱汎覽諸志、敘述分歧、譯音互殊、難可推究、爰綜厥綱領、彙為一編、欲以袪紐弄之迷惑、資窔隅之考求、於所不知、蓋從蓋闕、則其疏漏已自言之、惟舊志五洲之書、約猶之廣、用力之勤、海國圖志以後、固不能不推是書、取其徵引之博、而置其考證之疏可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地理類

西域釋地一卷　粵雅堂叢書本

清祁韻士撰。韻士字鶴皋，山西壽陽人。乾隆戊戌進士，官戶部郎中。嘉慶甲子坐事戍伊犂，尋釋還。是編成於嘉慶丁卯戊辰間，列舉天山南北疆域山川，條分件繫，詞簡意賅，殆在戍中條記而成。惟於地名考訂間襲前人之誤，如謂今之烏魯木齊，唐為庭州；今之烏什，唐為尉頭；今之阿克蘇，漢魏為溫宿國，未免疏舛。千佛洞條記盲人掬水洗目忽明，皆見洞佛事，殊失之誕幻不經。羅卜諾爾條謂其水潛行地下，至青海出為星宿海，以證河有重源注于鹽澤之說，亦鑿空之談，未免白璧微瑕也。

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六卷　庸盦全集本

清薛福成撰。福成字叔耘，一字庸盦，無錫人。光緒中出使英法義比諸國，官至右副都御史。光緒初年定例，出使各國大臣應將日記隨時咨報總理衙門，故奉使者多有日記之作。前人日記大抵詳於所歷程途，是編則於紀程之外，兼記交際、政俗、藝器諸端，凡瀛環之形勢，西學之源流，洋情之變幻，軍械之更新，並著於篇，乃紀程而兼劄記之書，日記中之別具一格者也。始於光緒十六年正月十一日，迄於次年二月三十日，排日記載，有時旁稽舊牘，摘其大凡。書之所以此書首尾雖僅歷年餘，而交涉要件之可考者，已閱十有五年。福成留心邊裔地理，於安南疆域纂記尤詳，此為其他出使日記之所不及，足資參稽。不止一端，特以其記錄關係地理者獨多，故不入傳記雜錄類，而入地理類焉。

出使日記續刻十卷 庸盦全集本

清薛福成撰。福成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止於光緒十七年二月，此後迄光緒二十年五月二十八日有纂錄。閱四十月，續成十卷。福成歸國逝卒，其子瑩中乃為校錄付梓，體例一仍前編，所記特重地理。福成嘗輯續瀛寰志略而未成，然已摘其大略於是編中。滇緬分界事宜，福成當折衝之任，故纂記緬甸地理獨詳，其他如論帕米爾、坎巨提等部事，亦足以悉當時爭界交涉之原委，雖考證之偶疏，殆行篋無書之故，不足為福成病也。

談瀛錄四卷 同文書局本

清袁祖志撰。祖志字翔甫，錢塘人，袁枚孫也。咸豐中官知縣。光緒癸未，招商局總辦唐廷樞遊歷歐美，祖志隨行，以是年三月發自上海，同年十二月歸。歷十餘國，祖志誌所聞見而成是編，凡四卷，每卷各一子目。卷一曰瀛海採問，記所歷之地，凡海埠五，都城七，每地區為政令、民俗、疆土、武備、物產、制作六事，分別述之。卷二曰涉洋管見，六事之外，若論說記述之類，則入此卷，凡說四篇，論二篇，記十二篇。卷三曰西俗雜誌，專載泰西風俗。卷四曰出洋須知，詳誌遊歷外國者應知諸事凡十六條。祖志雖身歷諸國，是編所記多得於譯人之口，故譯名間與他書不合，且於所歷之地，叙述過於簡略，致未能考其行程，較之同時人紀程之書，不及遠矣。廷樞字景星，香山人。

海外番夷錄 無卷數道光甲辰京都漱六軒刻本

清王蘊香編。前有道光壬寅王塗序，稱海錄一書，近而可徵。蘊香姪素愛奇書，樂以公之於人，得其本而梓之，附以他書言海事者云云。是知此集為王蘊香編。然其人里貫未詳，亦不知蘊香為名為字。所輯凡九種：曰海錄，楊炳南撰；曰海島逸誌摘略，王大海撰；曰高厚蒙求摘略，徐朝俊輯；曰番社采風圖考摘略，六十七纂；曰紅毛番噗咭唎考略，汪文泰輯；曰三寶壠記；曰爪亞風土拾遺；曰崑崙記；並闕撰人名。曰呂宋紀略，黃可垂撰。惟

海錄一編為全帙，餘皆抄撮摘錄而成。蓋海錄之附庸也。海錄一書，已別著於錄，尚有海山仙館叢書本刊刻較晚於此本五年，亦題撰人名作楊炳南，考李兆洛養一齋文集卷二海國紀聞序稱：嘉慶吳廣文石華受清高言為海錄一卷，予取而閱之，所言具有條理，然以草草授簡，未盡精審，因屬石華招之來，將補綴而釐正焉，石華書去而清高遽死，就其所錄，為整比次第，略加條定，疑者缺之，復約其所言，列圖於首，題曰海國紀聞。吳廣文名蘭修云云。又同卷海國集覽序稱：捨諸史及海國記載諸書，摘具有關考證者錄之，擬俟其來而問焉。繼聞清高死，遂不復能卒業矣。附清高所言之後云云，則兆洛所見本筆受者又為吳蘭修，口述者均為謝清高，而書題並作海錄，其為一本無疑。筆受者究為炳南為蘭修，未能決也。兆洛之紀聞集覽二書，今未見。證以養一齋文集高承鈺序，咸豐二年海國紀聞尚未付梓。然蘊香是集所收紅毛番噗咭唎考略，引有兆洛海國紀聞數條，似其稿又為汪文泰所得，今此本存佚既不可知，海錄筆受之人，亦無從辨正也。

新疆要略四卷 皇朝藩屬輿地叢書本

清祁韻士撰韻士有西域釋地已著錄是編成於嘉慶丁卯先是有續輯同文志之舉朝命松筠奏送新疆各城故實事蹟韻士總司校核爰參證聞錄其要略而成是編凡四卷首錄南北兩路疆域山水卡倫軍臺次城堡職官兵額附馬次伊犁駐兵興屯始末與訓練牧養諸事次土爾扈特哈薩克布魯特三部源流與霍罕路程並擬西域聞見錄諸書中之可信者證以所見纂為厄魯特舊俗紀聞回俗紀二篇附載書後敘錄簡明足補西域圖志之闕不比西域釋地之僅敘疆域山川而已也

乘槎筆記一卷 同治刻本

清斌椿撰椿字友松滿洲旗人官知縣同治初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舉遊歷泰西朝官無敢應者椿年已週甲獨慨然願往遂於同治丙寅正月初八日發自北京二月初在上海附海舶至蘇彝士登陸蓋當時運河尚未開闢也又從埃及亞歷山大港登舟抵馬賽自此歷法英荷蘭丹麥瑞典俄普比等國復還馬賽登舟循舊道歸於是年八月二十日抵香港往來東西僅七閱月歸後記所閱歷而成是編於風物之異酬應之繁以及往來道里記載尤詳當時尚未遣使駐紮各國椿雖以遊歷名義往而各國君后皆以使臣禮待之則中國使臣徧歷歐洲者椿殆為第一人故六月初一日記荅瑞典太后語中華官從無遠出重洋者惟沿途應接悉賴翻譯故於所歷之國尚難盡悉如六月十一日記至俄布兩國界十二日記至報國京都名伯爾靈同一普魯士國譯名兩歧足證所記多憑耳食也

歐遊隨筆二卷 光緒刊本

清錢德培撰、德培字琴齋、同光間官知縣、曾為駐德使館隨員、是編記道路見聞及旅歐雜事、起光緒三年十月十八日、迄光緒九年十月初九日、有事則記、無事則闕、於德國之政事、實業、風俗、物產皆有所記、中間嘗歷法、英、荷、奧等國、亦記其遊覽所及、故以歐遊隨筆名編、特所記德國事最詳、又適當德國統一之時、雖失之繁瑣、要足以資考鏡也、

歐遊雜錄一卷 光緒刊本

清徐建寅撰、建寅字仲虎、無錫人、光緒五年充駐德使館參贊、官至道員、父壽精研理化機械、建寅幼承家學、嘗譯西書數十種、是編記光緒五年赴德及在德、法、英、比、荷蘭等國考察遊覽諸事、起光緒五年九月、迄光緒七年八月、於各國工廠敘述尤詳、建寅通曉科學、故較他人之誌奇錄異者見聞尤富也、六年十二月記匠徒陳可會一案、具見當時出使者之不明國際法例、七年閏七月記蠟人先知事、殊失之誕幻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地理類

出使英法日記二卷 光緒刊本

清曾紀澤撰。紀澤字劼剛，湘鄉人，國藩子，官至戶部左侍郎，卒謚惠敏。是編乃其歷使英法俄諸國日記，始於光緒四年七月，終於光緒十二年十一月。按日記載，敘述頗簡。光緒六年赴俄商改約章始末，亦略見是編，惟涉及此事之文牘別入奏疏文集二編，不入日記云。

四夷風土記二卷 同治十年刊本

清李文誥撰。文誥字朗川，長沙人。是編凡二卷，卷一五十餘條，卷二八十餘條，皆鈔撮諸史外國傳之文而成。每條如安南占城諸國多至千餘字，南亞里加異勒諸國不滿十字，繁簡迥殊。所錄之國，南海特多，西域僅錄漢時三數國，去取之理，亦不可解。所本載籍，諸史似僅檢明史，其餘諸條以採自文獻通考者為多，如丹眉流之作州眉流，可以證已。其印地亞西印度等條則採自職方外紀，編次既糅雜混淆，不辨方位，且亦不知比附古今，以比薄海番域錄，可謂每況愈下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地理類

海島逸志一卷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清王大海撰、大海漳州人、卷末有乾隆癸卯文戰不勝、抑鬱無聊、流連島上語、蓋為不第士人之流寓爪哇者、又云歲在辛亥十月初旬、梁峰黃先生構艷園之樓落成、則是編之成在乾隆五十六年以後、所記皆爪哇及南海群島事、於葛刺巴一地記載尤詳、葛刺巴今巴達維亞也、凡南海群島之部族物產、悉多詳載、連木生陳曬許芳良黃井公佛賓諸人遺事、皆足補史傳方志之闕、十八世紀荷蘭治理東印度群島之情形、亦附見焉、譯英吉利國名作英圭黎、與海國聞見錄之英機黎給均為此國名之創譯、此外足資考證者甚多、與紀中之佳作也、惜原刻本佚而不傳、今所見本文多刪節、郘淵懿舟車所至本、王蘊香海外番夷錄本、刪削尤甚、惟是本較詳、特錄而存之、以備參考焉、

元史地名攷 不分卷鈔本

清李文田撰、是編前有文田敘、稱少時苦元史難讀、顧其所以難讀者、輿地為最、輿地通、元史無難讀、欲為元釋地、未之能也、作地名攷以俟君子云云、體例似案元史紀傳先後、條列元史地名、部族名、每條下注出處、後附考證、然亦有有名無考者、蓋為未定之稿、全編凡四冊、前三冊起太祖本紀、迄成宗元貞元年、次第釐然、惟傳寫多誤、後一冊劉為一人繕錄、首題順德先生元史地名攷、核其內容、應為前三冊之續編、然次第錯亂、首五頁地名並出耶律希亮傳、次接唵木海等傳、十九頁後為仁宗英宗泰定帝文宗順帝本紀地名、始延祐五年、歷至治泰定天曆至順至元而止於至正二十七年、四十二頁羼入睿宗拖雷傳一條、後接耶律希亮傳、終以乃蠻台等傳地名重見者亦條列之、徵引雖博、然所考間有臆度之處、夫欲治元史輿地、必先明西北語言、否則失之穿鑿附會、前茲治元史者多坐此病、不僅文田一人惟然也、

高昌行紀一卷 說郛本

宋王延德撰。延德大名人，事蹟具宋史本傳。太平興國六年，高昌國遣使朝貢，延德時為供奉官，奉命與殿前承旨白勳使高昌，是年五月離京師，七年四月至高昌，八年春與其謝恩使凡百餘人復循舊路而還，雍熙元年四月至京師，撰行紀以獻。按延德所撰行紀，原名西州程記，宋史藝文志已無著錄，似已佚而不傳，惟其文已錄入宋史高昌傳中，今以此本對勘，與傳文幾盡相合，惟卷尾多四十餘字，又似陶宗

儀尚及見其傳本。宋代高昌回鶻，載籍鮮見著錄，今觀延德所記，知其佛寺所藏，頗有漢地經文韻書，佛寺之外尚有摩尼寺，高昌所統有突厥、眾熨、樣磨、割祿、黠戛司諸族，足資考證者不止一端，今日東西考據家之重視此本，非無故也。

噶喇吧紀略二卷 遜敏堂叢書本

是本卷首題程遜我撰，有乾隆戊辰李實菁序，稱撰人名遜我，然書中撰人自名曰炌，似其人名炌而字遜我，未詳其里貫。據炌自稱，再至吧城，七年而還，越兩載，戊午受知於西昌周氏，實菁序稱其舉於鄉，不三年而歿，則炌似於雍正八年至爪哇，乾隆元年還，三年舉於鄉，六年歿。書凡二卷，炌稱至京師，謁葛山蔡先生，先生聞其嘗遊吧，命記之，遂錄首卷以獻，歸後以所記不無遺漏，復作拾遺數則附焉。全編皆記

噶喇吧之山川島嶼、風俗物產，而於華僑情形記之尤詳。乾隆五年荷蘭人屠殺華僑，適在炌還國之後，故記中亦痛言之。清通考載此事甚詳，而見於私家著述者，當以是編為始。書中所謂葛山先生，蓋指蔡新，新字次明，號葛山，乾隆進士，官至文華殿大學士，謚文恭。新為閩之漳浦人，炌得為其鄉人，蓋往南海者幾盡漳泉潮廣之人也。

偵探記二卷 南樣雜著本

清姚文棟撰。文棟字志梁，上海人，官至直隸道員。緬甸脫屬藩，滇緬劃界之議起，文棟適任出使俄德等國隨員，差滿回國，道出巴黎，出使英法大臣薛福成命其察探印緬商情，並滇緬界務。文棟未行，聞印度先已派員分兩路察看大金沙江上游及潞江下游各地，因電屬滇省所派駐緬坐探繙譯人張成濂遴曉事者尾隨英人，察其所為。成濂弟成瑜及族人德馨矯裝作駝夫前往，每日以緬文記英人行跡，歸後譯出，各成行記一卷。文棟合刊之，上卷為德馨所記，密察英人窺探大金沙江上游一帶邊地情形，下卷為成瑜所記，密察英人窺探潞江下游以東至九龍江一帶邊地情形，錄而存之，足備籌邊勘界者之考核也。

奉使安南水程日記一卷 紀錄彙編本

明黃福撰。福字如錫，昌邑人，官至南京戶部尚書，諡忠宣，事蹟具明史本傳。永樂四年討安南，命福督餉，是編即記其入安南行程，始永樂四年發自南京，歷江湘灘瀨諸水至廣西之大盧陸行出關，迄於十一月二十八日還抵憑祥縣，所記頗簡略。十一月十四日記至大營而未言大營所駐之地。考明史張輔傳，永樂四年十月朱能卒於軍，輔代領其衆，自憑祥進師，渡坡壘關，進破隘留、雞陵二關，抵新福。十二月軍次富良江。福記止十一月，當時大營所駐之地應在新福、雞陵關。是編作鷄靈堡，史傳之雞陵殆為傳寫之誤云。

使俄草八卷 光緒乙未石印本

清王之春撰。是編乃光緒甲午之春奉命使俄唁賀所作。以是年十二月自上海起程，從海道赴俄，歷德、荷、英、法諸國，往返凡九閱月，逐日記其見聞，附以詩歌。於各國之政治、學術、山川、土俗，雖多記錄，要皆不脫前人窠臼。惟乙未正月二十三日記有云：許使奉密電旨一道，當知照過來，謹即祇領欽遵，籌維及之。藉知之春此行，不僅專為唁賀而已也。

使美記略一卷 光緒刊本

清陳蘭彬撰。光緒初，蘭彬官太常寺卿，奉命出使美利堅、日斯巴尼亞、秘魯三國，是編記其赴美行程，始於光緒四年正月離京，終於同年九月覲見美國總統。記中間述地理、政制、風俗、物產。七月初四日記舊金山華僑會館定章，不遵正朔，而改易洋裝者，冊不列名，有事投訴，會館亦不理，具見當時華僑雖在異域，而不忘本國，此為其他出使日記之所未及。卷末稱夙昧洋文洋語，見聞未審，亦難遽筆於書，因取陳郎中嵩良、曾主事耀南、陳丞善言、蔡丞錫庸數人所撰記，合併參訂，存茲崖略云云，則是編非出一手矣。

亞歐兩洲沿岸海道紀要三卷 光緒二十九年刻本

清陳運溶撰。運溶字芸畦，善化人。是編仿水經酈注之例，以海之經過為經，以河之支流為注，窮源竟委，自東徂西，凡亞歐沿岸各國之山川脈絡，皆有說明。首二卷記西南海，末一卷記東北海。專考水道，故於風土人情，皆略而不書。惟有書無圖，譯名間有舛誤，是其失也。

吉林通志一百二十二卷 光緒十七年重修本

清長順監修，總輯李桂林，分輯楊同桂。桂林字子丹，臨榆人，翰林院編修，精於東省輿地者也。同桂字伯馨，官長春知府，熟於東省掌故者也。是書多出此二人之手，故蒐羅甚富，証義甚精，與熱河通志可稱雙璧焉。先是乾隆元年，奉天府丞王河纂盛京通志三十二卷，四十八年，又敕撰盛京通志一百二十卷，皆以盛京為主，吉林黑龍江特從附載，詳此略彼，勢使然也。道光四年，吉林將軍衙門堂主事薩英額撰吉林外紀十卷，體例蕪雜，考証亦疏。十七年長順因奏請編修專志，例仿盛京通志而稍有損益，其目凡十三，總名以志，不立雜目，曰聖訓，曰天章，曰大事，曰沿革，皆無子目；曰輿地，曰食貨，曰經制，曰學校，曰武備，曰職官，曰人物，曰金石，曰志餘，每目下又各分子目，條举件繫，表散歸各類，圖附於後，條举件繫，甚得體要。所附尤論疆域人物志，援據羣籍，旁徵金石，可以

補正史傳者甚多，於金源一代尤見精采。余
嘗檢對金史，其中十之四五為施國祁未及詳校
錄。如沿革、輿地考証亦極精當，与因襲附会、
開渠鑿空之志書迥不侔也。然如大事志止
明成化、清初事蹟略而不詳，未免意有所諱。
金石志削大金陀羅、明代永寧寺女真字而
不錄，亦所云未審矣。

樺川縣志六卷 鉛印本

民國十六年唐純禮撰。樺川當松花中游，土壤肥
沃，初屬三姓副都統管轄，宣統二年開為縣
治。地處邊陲，興革未備，是志之編，一無憑藉，體
例並雜，証義不精，豈偶然哉。其目凡二十八：曰大
事，曰沿革，曰輿地，曰交通，曰實業，曰物產，曰建置，曰
職官，曰行政司法，曰選舉，曰自治，曰教育，曰禮樂，曰
軍警，曰兵事，曰田制，曰財政，曰度支，曰貨幣，曰殖
民，曰風俗，曰宗教，曰慈善，曰衛生，曰人物，曰古蹟，曰
金石，曰藝文。名目繁雜，無非張求賅備之過耳。
大事雜抄諸史，誤謬最多。如遼史興宗紀，重
熙六年詔罷五國酋帥，以節度使領之，而誤為聖
宗太平六年事；重熙十七年以耶律義先、夏行
美、耶律术者伐蒲奴里酋陶得里，而誤置聖宗太
平年下。至謂女真字為滿文所本，亦屬臆度。
女真字除華夷譯語所載，近年出土者甚多，其
形或與漢字相近，与遼文亦彷彿，獨與滿文大
相逕庭。蓋女真字仿自遼、漢文，金史希尹

傳所載頗詳。滿文則以蒙古字母解緝而成，復加以圈點，故女真字與滿文音讀雖同，其形体則迥異也。近年所編地志，大多于古事考核不精，上焉者僅輯通志而排比之，下焉者並于通志亦不檢對，甚其語氣，此或抄自金代黑龍江備志或綱要，亦未可知。然亦有可取者，則金石志於出土箭鏃，製不成圖版，形形色色，宛若親睹，尺度若干，出自何地，一一表而明之，考古者便於取資焉。全境地圖雖非據最新法繪製，然由實地筆錄，自可徵信。山川、道路、地質、形勢，則據實地探測，具見精確。凡例云：本志編述純出調查，其一稿或二三見者，言人人殊，亦必集衆討論，其用心勤可概見矣。

承德府志六十卷 道光十年刻本

清道光十一年海忠撰。海忠字靖堂，長白人，歷任承德知府、熱河道觀察等職。承德古幽州外域，漢以後或屬版圖，或歸蕃部，至遼金元始全治其地。明初改三朔，猶在邦域，宣德以後則歸異族。滿清肇興，蒙古諸部相繼歸附，入關以後，乃為北京左輔。初為廳，後為州，乾隆四十三年又升為府，領平泉一州，灤平、豐寧、赤峰、建昌、朝陽五縣。四十六年敕撰熱河志八十卷，不以承德府志為名者，以鑾輿戾在，體尊地重也。其書向稱詳贍，久已著錄。道光初敕修大清一統志，檄取圖經，海忠時為知府，以志成以後又閱五十年，中間不無變革，因據前志勘成承德府志六十卷。其目三十有四：曰詔諭，曰天章，曰巡典，曰山莊，曰行宮，曰圍場，曰圖說，曰晷度，曰建置，曰疆域，曰關隘，曰橋梁，曰官署，曰學校，曰壇廟，曰山川，曰寺觀，曰古蹟，曰冢墓，曰田賦，曰蠲卹，曰兵防，曰藩衛，曰風土，曰物產，曰職官，曰名宦，曰選舉，曰人物、

曰列女，曰紀事，曰外紀，曰藝文，曰雜志。其體例仿前志，而名目繁冗。其志材出自前志者十之七八，新增者不過十之二三。至於論疆域、略舉述古事，則完全抄自舊志，而不加以訂正。如云承德境內自北魏及遼金元始有郡縣之名，不知秦漢之漁陽、上谷、右北平、遼西四郡均包括熱河之一部。史記匈奴傳及漢書地理志載其郡縣名甚詳，亦以其極混入匈奴，宋人著述拉歸遼代，則尤爲錯雜者矣。

黑龍江外記八卷 浙西村舍叢刻本

清嘉慶十五年，西清撰。西清字研齋，文端公鄂爾泰曾孫，工詩文，刻有聚魁集。官黑龍江時，嘗檢署中舊檔，孰錄於冊，暇則訪問故老耆舊，心有所得，輒筆而記之，積久成書八卷。卷一山川形勢沿革，卷二城堡台站卡倫，卷三部落種族、戶口、官制、兵制，卷四俸餉、錢糧、出入款項，卷五貢品、風俗、刑律、互市，卷六謫戍、方言、服食，卷七歷任職官及流徙謫籍人物，卷八五穀、果蔬、物產，分門別類，頗有條理。特其足跡未能全境周到，所記亦不無闕略。蕭穆跋云：墨爾根布特哈以西外興安嶺山路可通奇乾河、墨河全廠，較之取道愛琿、新城溯江西上之水程爲徑捷，再迤西踰額爾古訥河，據粗魯海圖之地，直接外蒙古喀爾喀車臣汗之東界，亦產金沙，此一帶山脈圖諸理之金阿林又江左岸之愛琿河精奇里雅克薩兩城，地勢遼闊，又俾界碑亦在境內，是記中皆不能詳，此言是也。然以尼布楚條約

平定羅剎方畧等書所載，皆立作碑文摘要也。據譯句簡畧，原義不明，此独據滿文約章，譯然可據。按康熙二十八年所立碑，立滿蒙漢俄拉丁五体字，係約立滿漢俄拉丁四種文，今皆失傳。清總理衙門中俄約章会要及日本最近極東外交史料等書，所收皆碑文，惟外務部各約條約所收係約文，據云本自西清外記也。由是言之，則是書豈得以通常志書而論之耶。

雞林舊聞錄三卷 吉東印刷社鉛印本

民國二年魏聲龢撰。聲龢字勛卿，江蘇武進人，旅居吉林二十餘年，見聞頗廣，又精于東省輿地，所著吉林地志已著錄。是編之成，半由各地所采訪，半由平昔所親聞，其所取材多為外間所罕見。凡全会寧宝勝寺碑及城子覓永年号碑，皆為通志所不載。朱三太子疑案，至今未決，聲龢從新城得一抄本白怵先生傳，為李方遠撰，乃與故宮檔案中之李方遠供狀參稽互証，然於某年雜誌，有關東流人王昇乃清世祖之語，而遽斷王昇為順治之父，則亦不免為稗說所誤矣。

吉林地志一冊 吉東印刷社鉛印本

民國二年魏声龢撰。是書敘述以省垣為中心，次西北，次東北，再次西南，秩序井井，有條不紊。吉林地名類多沿襲舊稱，但以音訛音轉，動失其據。是書於每名之下，有音義可釋者，附釋音義；無音義可釋者，僅列土名。遼金郡縣大類南北朝時代之僑置，滅國以後，輒移其民，而郡縣之名亦隨之。是其援引群籍，分條考訂，頗得其要。前人論古代輿地，僅據舊有文獻互為因襲，是書根據實地採查，與夫省署報告，考訂極確。曹氏輿地圖說以後，當以此為傑作也。

寬甸縣志略二卷 奉天文和興石印本

民國四年程廷恒撰。是書分目二十二，曰建置略，曰兵制略，曰地理略，曰古蹟略，曰人物略，曰風俗略，曰經緯度方里表，曰疆域表，曰山川表，曰政績表，曰司法表，曰宗教表，曰學校社會表，曰歲入歲出表，曰自治表，曰户口村屯表，曰巡警表，曰預警表，曰礦產表，曰郵遞表，曰祠廟表，曰物產表。大旨略於古代，而詳於當代，於志乘之中，別為體例，意比周禮職方，不過於是，而後未踵事增華，昧其本歟。

遼陽鄉土記二卷 鉛印本

清光緒三十四年水貞撰。水貞字佩珩，遼陽人，候選直隸州州判。其書擬志書例而敘述不倫。歷史沿革、政績無事者，舊大抵本自盛京通志；宗教、實業、物產、商務，則據當日吏牘。故言古事不可盡取，言近事則尚有可信。乃光緒三十年日俄之役，遼陽為俄軍最後陣線，敘述俄軍防禦之事甚詳，亟宜將此書是正之，成未久，諒亦為永貞所目驗者歟。

昌圖府志一冊 奉天圖書印刷所石印本

清宣統二年洪汝沖撰。汝沖以己酉歲來知府事，值軍部徵索志書，乃與府員草定例目，蒐集敘告而成是書。第一章疆土志，第二章政治志，第三章實業志，第四章交通志，第五章風俗志，第六章人物志。每章之內各分子目，若干條，名目龐雜，先後失序。如風俗志分普通習慣、市井習慣、士紳習慣，而又有所謂詐欺習慣、偏率習慣，以此分類，則人事萬端，舉凡一切事物無不各成其類矣。至以學校、宗教、其等祀典入政治志，已屬不倫；又以氣候、災祥入疆土志，則更張冠李戴矣。

呼倫貝爾志略一冊 上海太平洋印刷公司印本

民國十二年程廷恒撰廷恒字守初江蘇崑山人清末以來供職東省前有撫順寬甸復縣等邑志以開先例民國十年任呼倫貝爾善後督辦兼交涉員公餘則悉心搜討聞見所及輒筆之書復于署中設局徵辟專員從事編纂不二載成書數十萬言其書不循故常別創體格為圖六為目二十有七不分門而以事相屬前有東省官吏撫新後附蒙旗化略取材多據實地調查他籍次之另有徵引書目錄列之冊首明其言之有本也額爾古訥河為黑龍江上流黑龍江外記黑龍江述略大清一統志諸書皆誤為崇源呼倫湖以訛傳訛貽俄以口實是書據精密實測詳為訂正謂額爾古訥河實源于海拉爾河數百年來之疑案至是大白陸界鄂博水界卡倫既繪圖復列表並以對岸各地俄屯註載圖中中俄國界於以判然大抵是書異于古代而詳于當代與修談山川搜輯詩文者不可同日而語也

新民府志一冊 新民習藝所鉛印本

清宣統元年知府管聲駿撰新民始為一荒村人煙聚集而成市鎮乾隆初有巡檢來駐因名曰巴嘉慶十三年分派法庫寧二縣置所光緒二十八年改升為府地方設置未久文獻無徵是志之編實為創舉其目凡二十沿革疆域道里航路山川戶口村鎮職業居留衙署巡警衛生教育司法監獄歲入歲出實業貨幣交通[illegible]雜考記亦疏如謂新民在漢曰挹婁在晉曰百濟在唐曰渤海在宋曰拂涅不知挹婁拂涅始終在今吉林百濟渤海亦未至新民雖時未據史籍考訂且于通志亦未嘗檢閱可謂陋矣

黑龍江述畧六卷 徐氏觀自得齋校刊本

清光緒十五年徐宗亮撰。宗亮字晦甫，號椒岑，安徽桐城人。父豐玉殉節田家鎮，乃襲騎都尉。晚歲專幕筆塞外，碌碌著書，留心邊政，良足多焉。是書凡六卷：卷一疆域，卷二建置，卷三職官，卷四貢賦，卷五兵防，卷六叢錄。於今昔之得失，兵屯之綫憊，旗屯之雜移，財用之實耗，推論甚詳，亦經世致用之作也。江省於道光以前尚有西清外記，粗紀崖畧，道光以後則向無專著。是書成於光緒間，實足承續外紀焉。

黑龍江鄉土錄一冊 民國十五年印本

民國十五年郭克興撰。克興字起袁，黑龍江省訥河人。是書抄輯正史、官書、名著凡八十種，各依史料之性質，分為篇章。第一篇方輿志：釋名、沿革、總論、龍江道、綏蘭道、黑河道、呼倫道，六章。第二篇部族志：總論、達呼爾、索倫、鄂倫春、錫伯、卦勒察、巴爾虎、畢拉爾、額魯特、他貴、兀良哈、札薩克圖、滿洲、蒙古、漢軍、回民、通古斯、呼爾喀、費牙喀、滿族考略、姓名考略，十九章。凡二篇二十有五章，名曰黑龍江鄉土錄，一名黑水方輿民族沿革志，蓋師滿洲源流考之例也。達呼爾、索倫二部，俄人著述甚詳，而我國策籍類多因緣附会，不得体要。是書援引諸書說，甄別異同，頗見端倪。然以程廷恒誤作張廷恒，已不免疏忽矣。而托火羅、答不也，又謂為達呼爾之異譯，不知托火羅即吐火羅，新唐西域有傳；答不也，金史中是人名，與江省土著之達呼爾人毫不相干也。

奉化縣志十四卷 奉化縣衙刊本

清光緒十一年陳文焯撰。文焯字見三，安州人。奉化光緒四年設縣治，民元以後改名黎樹。地居蒙疆，風氣晚開，而向無志書，是書之編實為始創。分類十三，曰志天時，曰志地里，曰志建置，曰志祀典，曰志勳戚，曰志人物，曰志選舉，曰志兵賦，曰志物產，曰志藝文，曰志雜錄，曰補遺，曰志餘。其體例蓋一師自陸隴其書靈壽縣志，稱志某則出于臨榆縣志也。詳略有恰，文筆亦頗不惡。然于志人物則采同人事跡，志藝文則錄自己詩文，不免蹈近標榜。志雜錄則抄襲通志，志補遺復特錄本書脫漏補闕，亦煞費苦心矣。至謂馬韓、辰韓、弁韓在今喀喇沁地，遼中京、金北京路當奉化境域，則考証乖舛矣。考三韓在漢魏時止於朝鮮南境，其後新羅、百濟亦未得展其境。遼中京、金北京路理在今喀喇沁地，尚居近側，若以之當奉化境，則不免謬誤也。

長白彙徵錄八卷 鉛印本

清宣統元年張鳳台撰。鳳台以前長白道隸興京，光緒初年徙居通化，二十九年改屬臨江，三十三年升為府治。是書分目凡九：曰疆域，曰山川，曰兵事，曰風俗，曰物產，曰藥品，曰文牘，曰雜識，曰古蹟。原名徵存錄，旋改彙徵錄，不名志者，以体例未備。乃其材料出自實地調查者十之四五，擬古者十之二三，餘則摘自當日吏牘，非如因襲陳說者可比。所謂圖們江為中韓天然國界，翻方備乘作統門水，道提綱稱土們，聖武記稱圖們，韓人名曰豆滿，實一音之轉。乃而皇朝一統輿圖另分大圖們、小圖們，會典附會之，以大圖們源于長白東麓，小圖們出自其北，遂釀成中韓邊界之爭。是書著于實測，考訂此水源流，其系至為詳盡。又如鴨綠江，吳兆騫寧古塔記謂在寧古塔南門，凡尔喀部，魏源聖武記置于鴨綠江，是正本源，竟委分條，痛駁，一掃百數十年來之翳障，論輿地者[illegible]

備之然於兵志先清代而從歷朝物產藥品別析為二類頗倒錯雜異乎常例矣至因牛加馬加祇而三國後漢為詩罵陳壽范曄為賊則有失雅人之體矣

吉林外記十卷 浙西村舍叢刻本

清道光四年薩英額撰英額字吉夫滿洲正黃旗蘇勒芳阿人官吉林將軍衙門堂主事是書大致抄撮盛京通志並及東牘而成卷一御製詩歌卷二疆域形勝山川城池卷三滿洲蒙古漢軍建置沿革驛站船艦橋梁卷四職官兵額卷五俸餉事宜卷六學校儒林文苑祠祀卷七田賦物產古蹟人物卷八時令風俗貞節雜記卷九古蹟卷十雙城堡伯都訥屯田俸例雖稍繁冗而所記間為他書所不及如大金得勝陀碑有漢文並錄女真字八角井古鏡則述其掘得之由通志于碑列器女真字于鏡列器其事實不及外紀多矣夫清人發祥長白而吉林向無專志英額爬羅剔抉裒然成帙豈易事哉

呼蘭府志十二卷 黑龍江軍用被服廠印本

清宣統二年黃維翰撰。維翰字申甫，江西崇仁人，久宦東省，精龍沙輿地，著有黑水先民傳及渤海國記等書，又嘗預修黑龍江志稿，書未成而卒。是書凡十二卷：卷一地理，卷二政治，卷三財賦，卷四交通，卷五外交，卷六祠祀，卷七學略，卷八武事，卷九人物，卷十禮俗，卷十一物產，卷十二藝文。其志料得自實地調查者十之四，得之父老傳說者十之三，餘則採大清一統志、滿洲源流考、黑龍江外記、卜魁紀略、黑龍江述略諸書，既縣而訂正之。惟康熙乾隆以來，廟堂所規畫，疆吏所設施，旗檔向稱完備，而維翰以不解清文，未能援引，不無遺憾。然而地處荒徼，向無專志，草素塗行，成此一編，亦非易事也。

黑龍江志稿六十二卷 北平印本

民國二十一年張伯英等撰。盛京吉林於乾隆、道光兩朝先後成志，獨黑龍江數百年來無顓書。光緒間北京會典館馳檄各省修輿圖，江圖總纂為武進屠寄，原擬輿圖蕆事，即以屠氏總纂通志，嗣以拳亂俄軍進入，諸人星散。民初朱慶瀾巡按斯土，復開局纂修，不二年又因事中輟。六年孫烈臣督黑，以金梁主其事，乃設局北平，廣羅史材，越數年成書百五十冊、三百餘萬言，題曰黑龍江備志，惟體例未洽，繁簡失當。萬福麟督黑時，又屬銅山張伯英等重編，迄二十一年六月始蕆事。數十年來屢作屢輟，自是乃克告成，誠幸事也。是書分目凡十一：曰地理志、曰經政志、曰物產志、曰財賦志、曰學校志、曰武備志、曰交涉志、曰職官志、曰選舉志、曰人物志、曰藝文志，統名曰志，下分子目若干條，以簡御繁，體製頗為整齊。然如藝文志雜采日俄著述，而反漏訥河郭克興黑

龍江鄉土錄人物志則摘抄史傳，而不仿吉林通志鈎稽羣籍，互為訂正。至於蕭氏、耶律氏、奚、金源獨吉氏、尸氏、完顏諸兄妻，稽之遼金二史，與江省並無任何關係，雖其餘韵可風，則亦不得妄為攀附。序目云：若其郡望不明，范以方域稍涉疑者，概不闌入。光緒後自相矛盾乎。餘如地理志之述黑陸軍蒙官，以檔案未在調查中外，書斷有間。既名志稿，則是書尚待更續耳。惟志文僅尚稱詳贍，非若他志雜抄前書，或當日吏牘而緣飾附會者可比。乃鈎稽羣籍，甄綜排録而成。遇有異文，注入下方，間附考証，亦頗精審。留心邊事者所取徵焉。

黑龍江通志綱要二冊 鉛印本

金梁撰。金梁久宦東省，熟於滿清掌故。長遼政時，嘗令各屬纂輯鄉土記，備續盛京通志。又以吉林通志尚有所遺，每欲取而補輯之。民國九年，孫烈臣督黑，以江省通志事相屬。金氏乃設局北平，搜羅志料數年，得長編百五十冊，三百餘萬言。題曰黑龍江備志。以全書卷帙過繁，復師貞治通鑑目錄例，錄其綱要二卷，付梓即是書也。惟徵引雖富，證義甚疏，如漢武帝元朔元年置蒼海郡，其地望在今朝鮮咸鏡及吉林東邊，而誤指在江省。遼金製字，而謂江省民族有文字之始，不知女真發祥吉林，契丹肇興熱河，江省雖隸遼金境域，亦不得妄為攀附。且前之突厥、渤海武力皆達江省，其文字、製作斑斑可考，何不以此為據，而斷自遼金乎。

敦煌寫本校春秋正義銜名一卷影印本

原卷見存法京巴黎國家圖書館編目為三三二號首題永徽四年二月二十四日蓋初唐遺物也今按唐書藝文志春秋正義三十六卷唐書經籍志作三十七卷與孔氏自言卷數不合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衛尉孔穎達撰題曰春秋定則自杜預分經之年與左傳相附自後沈文阿蘇寬劉炫並據杜解作義疏而穎達推本沈劉中以已見遂成不刊之業即今注疏本是也據穎達正義自敘稱奉勅與朝請大夫國子祭酒谷那律按唐書藝文志並舉以下楊士勛等六人而稱遺谷氏不言孫未可解故四門博士楊士勛四門博士朱長才又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騎都尉馬嘉運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上騎

都尉王德韶給事郎守四門博士上騎都尉蘇德融登仕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勅使趙弘智隋德書作勅等參定詳審為正義三十六卷云云蓋是與纂諸人相輔集事者也此卷所錄則奉命校勘其書乃克無經始者一人在內亦足異也祁如賈公彥褚遂良等經術文章在人耳目獲膺斯選允副物情其光祿大夫侍中兼太子少保監修國史上護軍蓨縣開國公季輔為高季輔按原卷褚遂良以前並書姓名高季輔以下僅書名而闕姓其故不明尚書右僕射兼太子少傅監修國史上護軍北平縣開國公臣行成為張行成尚書左僕射兼太子少師監修國史上柱國燕國公臣志寧為于志寧司空上柱國英國公臣勣為李世勣太尉揚州都督上柱國趙國公臣無忌為長孫無忌按長孫無忌以忤武后許敬宗誣削無忌太尉及封邑以為揚州都督於黔州安置七月許敬宗遣袁公瑜等赴黔之逼令無忌自縊則無忌本官揚州也此卷首題永徽四年而舉無忌本官殊不可解或無忌曾有揚州都督之命未赴而史遂不載耶抑傳鈔在後書手以意附入耶不然無忌罪謫之後遂良亦貶死愛州志寧遠貶榮州許敬宗李義府輩豈容其名猶冠諸衛傳許叙功耶夫高宗儒臣唐書藝文志著錄有季輔集二卷于志寧集四十卷又譔記二十卷蓋唐書經籍志作三十卷沈監國史顧名述作猶云王杜齊若張李長孫之輩唯先朝舊臣或操勳業或秉鈞軸未聞其都學於鄉曲有功於經術也顧以臺司之尊與儒生爭一日之名無怪後來館閣修輯必以宰輔權臣提舉其事書成敘功仍居魁首蓋其事由來久矣唯觀此卷仍以左內率府長史□□□失名待考為冠而徵事郎四門博

士趙君贊宣德郎太常博士孔志約朝散大夫太常博士柳宣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劉伯莊等仍在賈褚之前意者以勞不以位以學不以爵稍是中古真淳之風異諸近世者乎又如國子監俊士潘元珍國子監四門學士張德瀹等以下銜名不具於史並無可徵按唯唐書藝文志載劉伯莊與許敬宗合撰文館詞林一千卷蓋亦績學專經之士遂與朝貴比肩垂名於千載之後寥寥數之難逢者耶卷末附記字數又某人初校某人復校並用紙張數蓋六朝唐人官書恒例蓋未嘗不審慎於微誤則實也顧所記經文一萬四千二百字者頗與後來刻本不同閒知經籍之損益無代無之小儒不知會通徒執墟章句自謂聖人

之真，苟以此卷所之，其將何以為懷矣。

敦煌寫本大寶國使狀一卷 影印本

此卷今見存法京巴黎國家圖書館，編目為二〇一六號。原係牒文五通，一無首尾，二題天興七年十一月于闐回禮使內親從都頭檢校銀青光祿大夫口口全狀，三題天興九年九月前檢校銀青光祿大夫新受內親侍都頭西朝走馬使口福住狀，四五並題天福十年五月日狀。諸牒顛倒參寫，各成款段，蓋書手先寫三通，旋即倒轉其紙，趁餘隱虛以餘文補白，大抵隨意為之，不謂其竟傳於千載後也。見存之文，交叉糾繆之處甚多，且以簽積漶漫，不易究尋，吾人以意逆志，獨觀大略而已。據第三牒，謂奉本道太師令公差充走馬迴禮使，索子全第三牒亦有微等二人云云，又據敦煌本沙州殘戶籍有沙州索子全，曰子全之雖。福住名字，則口口全當即索子全，口福住或即索福住，二人同宗同官，一朝同使，而先後致牒於案條上官者也。若第四第五兩牒，闕泐特多，遂不能指為誰作，由其紀年不同而論，要不出二索之手，則無可疑問耳。

今按文中所謂西朝，所謂大寶國者，並指于闐而言。玫于闐之名，始見於史記大宛傳。傳云于闐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潛行地下，南下則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國云云。當時之于闐蓋位于土耳其斯坦之西南部，今和闐城郡之所在地也。其後玄奘西域傳所謂瞿薩旦那，漢那，匈奴稱為谿耳，天竺呼之屈丹，其實皆其國也。其得名之故，世莫能詳。玄奘西域傳，又西藏記所載神話，有為地乳之義，語至荒誕，未可置信。說者謂其地多產寶玉，寔

為迂。理日本白鳥庫吉氏謂藏語玉石為于，村落城邑為闐，于闐之義即玉城或玉邑之義，証以此卷大寶國之稱，或者不誣。按五代史卷七十四于闐傳，載後晉天福三年九月，于闐王李聖天遣使者馬繼榮來朝貢其國產。高祖封聖天為大寶于闐國王，是年冬十二月，遣供奉官張匡鄴、及假鴻臚卿、彰武軍節度判官高居誨奉命使于闐，發於靈州，行二年，至其國，以天福七年冬歸朝。居誨著有于闐使記，亦言李聖天事。而宋史卷四百九十于闐傳，載建隆二年，聖天尚遣使入貢。然則此卷諸牒之作，必在聖天當國之時，蓋無可疑。又攷敦煌本曹議金延祿諸跡及曹夫人讚，又烏程蔣氏藏于闐公主繪地藏菩薩題記，記稱故大朝大于闐金玉國天公主李氏供養云云，此天公主，蓋李聖天女，嫁為曹氏婦者，所謂大朝，指唐而言，大于闐金玉國，或李氏所自名，天福三年冊聖天為大寶于闐國王，即以寶字代金玉二字也。然則于闐未稱大寶之前，已有金玉之名，疏擧于闐之音文標金玉之義，其為後人妄知而非本名也審矣。等卷子知瓜沙曹氏與于闐世為婚媾，勢同脣齒，然則此卷之作，又必在曹氏據有瓜沙之際，亦屬必然。按唐懿宗咸通十三年，歸義軍節度使張淮深卒，長史曹議金代位。後晉天福五年，議金又殁，子元德襲領父職，此卷諸牒，既成於天福五年之後，知其必非議金所使，元德之卒，史無明文，唯新五代史晉紀，載天福七年十二月，于闐都督劉再昇來朝，沙州曹元深、瓜州曹元忠皆遣使附再昇以來，可知元德下世必在天福七年以前。此卷四五兩牒，明署天福十年五月，是又與元德無干也。柳檢第二牒有五月五日入於瓜州之語，明其決非元

忠所遣，然則以時地求之，寔使元深者，所謂太師令公，蓋即沙州曹元深乎。舊史於于闐事蹟疏漏特甚，瓜沙諸曹亦若存若亡，此卷雖無關大節，要其含有嶄新之史趣，未始非學人稽古之一助也。爰存其目，以竢來者。

敦煌寫本田員宗牒一卷 影印本

此卷子見存法京巴黎國家圖書館編目為二四八二號蓋即陰羅固張讃銘卷子之紙背寫本也末署于時大晉開運三年十二月丁巳朔三日己未題記文係倒行莫卜用意度其年代當視紙面卷子相距不遠文爲常樂副使田員宗牒報當時盜賊出没掠奪情形按唐書地理志常樂縣屬瓜州五代宋因之當開運三年即所謂天福十一年瓜州主將爲曹元忠氏此牒或即呈上曹氏未可知也員宗於史無書文中所敘懸泉硤山諸地名於是始見箸錄要在常樂縣境或從俗稱或係徼末彈丸之地爲史筆所遺今則無從斷定矣其文頗不流暢且多用俗字須敘述盜賊人數來去徑路死傷牛馬羊駝及兵民追剿之狀纖悉畢具蓋亦當時文体則然吾人適以窺見地方假援之真定情態是寧非饒有史趣之片段歟爰與紙面本分別著錄焉

敦煌寫本沙州張氏勳德記一卷 影印本

此卷子不著撰人亦不知的名原卷藏法京巴黎國家圖書館編目為三七六二號見存之文前後均闕正文之外間有註語所記為沙州張氏一族事蹟或撰者採摭碑記之文附加註解或後人傳抄之際隨意添之則不可考矣今按此文蓋為張淮深作通鑑作維深今據敦煌諸寫（卷皆為淮深維字蓋涉形誤）文中所謂公者亦指淮深而言考新唐書吐蕃傳及通鑑唐紀並記淮深為義潮族子而宋史沙州傳謂係從子近儒羅振玉補撰唐書張議潮傳有云疑淮深兄弟或即義潮子以無確據而宋史作從子較族子為近姑從之云云持與此卷相照從子之說得之卷中先云公則故太保之貴姪也承父之任充沙州刺史左驍騎衛大將軍加授御史中丞旋晉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又云太保歸闕之日河西軍務封章陳欵憑妻姪男淮深加授戶部尚書充河西節度使繼又加授兵部尚書恩被三朝官遷五級云云以下歷敘淮深功德迄於終卷所謂太保蓋指沙州節度使張義潮氏義潮以懿宗咸通八年歸闕晉位三公實在留京之後此文稱其卒官則義潮已下世矣日本羽田亨博士疑文中所謂公與淮深並非一人因舉英倫博物館藏李氏再修功德記有口口伊西等州節度使兼司徒張淮深又前沙州伊西口河節度使檢校口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張淮深二人名字遂指此卷所謂公者當即張淮深為義潮之姪義潭之子文謂皇考

前沙州刺史金紫光祿大夫檢校鴻臚大卿守左散騎常侍賜紫金魚袋諱義潭所云皇考正對淮深而言唯複兩卷所叙銜名大相逕庭逕謂一人殊昧書法況以文章體制而言前稱公後稱姪男淮深乃一人異名互舉錯出求諸左傳其例甚繁且文中每記一人必有起結如皇考諱義潭：：：春秋七十有四壽終於京永嘉坊之私第詔贈工部尚書云云又大人鉅鹿索氏：：：：：勅封墾於月登閨北壁之禮也云云其各成段落形跡甚顯何至淮深而獨不然是知所謂公者即指淮深義潭之子義潮之姪先承義潭之任為沙州刺史繼領義潮之兵充河西節度是則可以補羅文之闕而據諸文理並無不合者也抑考張淮深變文卷子有去載宮崇驄馬攻今秋寵遇拜紹燀之語與此卷所謂九功惟叙黎人不失於寒耕七政調和秋收有豐於歲稔加授兵部尚書之語相合蓋兩卷時代不遠其皆在咸通十三四年間乎卷末記淮深重修宕泉北大像云據斯泰因氏所獲敦煌錄亦載其像長一百六十尺而今敦煌千佛洞中尚存巨像或即其物著之以俟考云

敦煌寫本翟家碑一卷影印本

原題翟家碑一本唐僧統撰文中稱都僧統翟和尚先任沙州法律僧正四輪貫三學樞機名馳帝闕勅賜紫衣云云考同時出土之典譜卷中有前河西都僧統京城內外臨壇大德三學教授兼毗尼藏主賜紫翟和尚邈真讚一卷與此文所稱三學樞機勅賜紫衣之語吻合所記當是一人並可據補此文結銜之闕唯此文述其得姓之源有云翟起陶唐之後封子丹仲為翟城侯因而氏焉其後珂分葉散辭去珠穀一支從宦唯流沙子孫因家遂為敦煌人也其始遷之主名既邈其定住之年代亦缺祀宋不足可以勿論顧丹仲之名不見經傳翟城侯之稱制亦不古據元和姓纂翟姓下云黃帝之後代居翟地通志氏族略謂翟以國為氏說與姓纂正同國語云為晉所滅左傳載有赤翟白翟周襄王納翟后晉文公及趙衰均娶於翟曰叔隗季隗並其族姓而翟字通狄諸姬視為賤種或其後世死在齊懟之列輒自託始唐堯丹仲由丹朱之名附會而來更擇地望之可以牽合者姑為之爵焉而已例以炎漢追尊教俞李唐祖康老子之意大抵似之下文又叙僧統皇祖希光陳謀佐命定國難於奉天云云可見與元初貞敦煌猶奉唐朔而能遠

驅卒乘勤勞王室，事雖於史無徵，然參閱巴黎國家圖書館存張淮深變文有云：尚書（按指淮深）即引天使入開元寺，親拜玄宗聖容，……尚敘本朝餘留帝像，其於四郡悉莫能存，口見甘涼口雉口彫殘，居人與蕃醜齊肩，衣著口口於左衽，獨有沙州一郡，人物風華一同內地等語，亦為敦煌人心內向之證，故宣宗大中三年，張義潮舉義，首發敦煌之甲，要亦人心未死，奮發為雄，遂以一旅覆夏、三戶亡秦，雖千餘年來其功不顯，而今於斷濫俗寫之中，發潛闡幽，著其梗槩，不得謂非異數也歟。

敦煌寫本曹夫人讚一卷　影印本

此卷子不著撰人，亦不言寫作年代，讚文為四言均語，而中著小娘子州切五字句，殊不可解，意者或有衍文。（按前云郎君躡蹤，與此合是對句，敦煌本曹議金及延祿諸疏以郎君與小娘子對舉，始成定款，玩其詞[illegible]似非衍贅，莫能明也。）或者括文就事，不以文害詞，不以詞害意，亦未可知。讚前有序，謂曹夫人者，即前河西隴右一十一州節度使曹大王之夫人也，所謂曹大王，蓋即歸義軍節度使曹元忠，為延恭、延祿之父，據續資治通鑑長編，載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閏三月，歸義軍節度使曹元忠卒，其子延祿自為留後，遣使修貢，四月，詔贈元忠敦煌郡王，授延祿歸義軍節度使云云，宋史及文獻通考所記略同。（近儒王國維考定元忠卒年在宋太祖開寶以前，仍據英倫博物館存敦煌本開寶八年歸義軍節度使曹元忠施金疏，斷定元忠延祿之間，尚有延恭一世，然持王氏之說，與敦煌諸寫卷相照，未能悉合，且元忠所刻觀音像跋題記，明署興國五年，可證長編之文不誤，大約元忠歿歲，延恭曾以攝嗣偏領軍事，仍卒於元忠之前，延於興國五年元忠殂，卷子延祿乃襲父官，輒延同之，殁之年。）此卷序述夫人將死時事，有云：辭天公主，囑託偏照於孤遺，別男司空，何世再逢於王春，讚文又云：辭天公女，偏照孤嫡，執司空手，承前感光等語，所謂天公主者，乃于闐王李聖天女或女孫嫁為延恭婦者。（按外國稱唐公主曰天公主，五代史載回鶻可汗之妻號天公主，蓋回鶻盛時，每娶唐公主為可敦，後雖不娶於唐，猶以號其可敦，因之諸小國之女亦皆稱天公主矣。）其時延恭已歿，故曰孤嫡，所謂司空，當是留後郎真之延祿，先訣已寡之冢媳，再訣嗣統之次子，於事宜然。夫考續資治通鑑長編，載太平興國五年，封延祿妻為隴西郡夫人，可知延祿之妻、

亦姓李氏、法國伯希和氏言見千佛洞造像記、延祿為于闐王婿、因疑延祿即用突厥迴鶻舊俗、以叔收嫂、然于闐公主、非止一人、證以此卷、延祿既號司空、必在興國五年之後、文中乃先言公主、次及司空、名位顯然、不容指為夫婦、且就議金延祿諸疏、知曹氏世守瓜沙、與于闐之關係至適、然則世為婚媾、亦事之常、伯氏所云、未足為據、此卷子原為伯氏所得、據謂回石室中、無戊午以後紀年紙、蓋知序文所謂大王、非元忠莫屬、而此卷作於元忠卒後、延祿生前、〔按延祿為宗壽所害、事在宋真宗時〕其在興國雍熙之交乎、

敦煌寫本曹良才畫像讚一卷 影印本

此卷子不著撰人、亦不言寫作年代、讚文為四言均語、其前有序、謂公諱□、字良才、即今河西一十一州節度使曹大王之長兄云云、按續資治通鑑及文獻通考、並載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閏三月、歸義軍節度使曹元忠卒、其子延祿自為留後、遣使修貢、四月、詔贈元忠敦煌郡王、授延祿歸義軍節度使云云、〔宋史略同〕據此、則曹氏封王、自元忠始、前此若議金元德、表聞有此爵命、然據敦煌寫本諸卷、自議金以來、僭稱大王、妻稱國母、〔時為〕著錄此卷所謂大王、固不能必指以為元忠也、其序良才職任、有云前任衙內都長任縮管內軍戎、又云榮加五州都將、委任一道指揮、人云榮高

辭閣、任透齊墀、佩朱紫於門庭、降鴻恩而受寵、讚文人云、前僉大務、康王知弦、後起都將、不數人忍等語、雖未實指某官、大約為歸義軍節度內親從都頭、或都押衙兼知馬步軍使之類、史以陰羅閣振撰銘卷中所載諸人衙名度之、蓋亦班階相近、〔按二四八二號卷子、為陰善雄、羅盈達、閻海員、張懷慶四人銘讚、四人者或為歸義軍節度內親從都頭、或為應管內外諸司馬步軍使、或為都頭知節院軍使、或為內衙都押衙、而並以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尚書、或祭酒、或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良才大抵亦然、方能紆朱拖紫、以編押而青全台省之尊、人何性節度使必主檢校三公、而往往自竊尊號也〕歟、而序文述其勳業、有云弱冠之秋、從戎東征西伐、揮戈塞表、狼烟怙靜於沙場、操劍臨邊、只是輸城而向國、人云臨機變策、止渴前亦於梅林、穎脫囊錐、擁飢遲贍於畫餅、弓開滿月、〔下數字〕犬戎才見而低心、矢動流星、玁狁覩之而

下意、讚文亦云、年方小俊、智藝超先、揮戈定塞、怙靜狼煙等語、考自議金以後、瓜州曹元德、沙州曹元忠、繼體守文、尊宗翔而睦鄰國、軍旅之事、稀有所聞、然則良才戰陣之功、蓋當議金則據之族序所謂大王叫切、恨羽翼以分飛、責姪酸感悲壞枝而彫墜、大王即謂議金、貴姪則元德元忠之輩、下云子將躊躇而無附字數依、閨女傷嗟而滿路、子女也而次諸弟姪之後、蓋先貴貴而後親親、抑良才之子、必其才薄而官微、則亦從可知已、

敦煌寫本陰羅閻張讚銘一卷 影印本

楊繼恩等撰、據羅府君邈真讚題節度內親從都頭知管內諸司都勾押孔目官兼御史中丞楊繼恩撰、而閻府君邈真讚又題節度管內諸司都勾押孔目官兼御史大夫楊繼恩撰、所署職銜微有不同、蓋成文略有先後、前以中丞、後以大夫者也、自餘諸篇、並不知撰者、唯張府君邈真讚序末有乞奈同銜佐、每受知怜之語、乞字應是作者自道其名、顧姓氏不彰、莫卜其竟為誰某耳、原卷現藏法京巴黎國家圖書館、編目為二四八二號、今按全卷係纂集數文而成、一曰唐故河西歸義軍節度內親從都頭守常樂縣令、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上柱國陰

府君名善雄字良勇墓誌銘、并序、一曰晉故河西應管內外諸司馬步軍都指揮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豫章郡羅府君名盈達邈真讚、并序、一曰晉故河西應管內外諸司馬步軍都指揮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豫章郡羅府君墓誌銘、并序、蓋亦為盈達而作、據其職銜郡望而可知者也、一曰晉故歸義軍節度左班首都頭知節院軍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太原郡閻府君名海員字大進邈真讚、一曰晉故歸義軍應管內衙前都押衙、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南陽張府君名懷慶字思美邈真讚、并序、文字完整、仍題刹落、唯最末附有晉故歸義軍節度內

親從都頭、兼左廂馬步軍都知兵馬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濟北氾府君圖真讚（授圖真讚、備題真讚也，惟就圖像為讚詞，非曹良才畫像讚卷之大體亦同可證）、一題之外，史無其言，脫失之故不能明也。今按唸羅闍後諸氏於史均無可考，試持此卷求之，銘文貴簡，誠不足言，而序文概係駢體，事蹟為詞華所蔽，可得者仍尠，大抵亦皆唐書唐行之輩，無關得失之流。唯張讚有云：東西討伐，南北奔馳，除元戎，復靜於河湟，事旌幢，剪除於尤醜等語。羅銘謂夫人曹氏，即前河西節度使曹大王之貴妹云云（所謂曹大王也，為議金、元德、元深、元忠、延恭，此係今不可考）。然則懷慶立功，蓋建貴幸，視彼餘子固亦錚錚佼佼者已。又唸銘有曰：權葬於州東南莫高里之原；羅銘亦云葬於莫高里鳴閑河北原。所云莫高里，於是始見著錄，不知窟以里名，抑里以窟名耶。著之以俟好古敏求之士，為考定焉。

敦煌寫本唐高祖天訓殘卷一卷

此殘卷見存法京巴黎國家圖書館，編目為五五二九號。見存之文，自衛君觀下懸知伯玉句起，至步武之時澧泉俞湊句止，蓋唯自正第二十一章，首尾完好，損泐仍輕，其失名第二十章，則佚其前半，清慎第二十二章，闕其中間，徵應第二十三章，則亡其末尾。原卷絫繫殆遍，致漏基錄，雖大指可覆，而彩詞往往失之。其訓詞作大字，注文仍為駢體小字雙行，書體秀逸，句寬頗與虞、褚筆姿，要亦初唐學人遺蹟，流傳邊遠，亦經珍好者與。其中淵字缺筆，民字、治字一無缺避，知為高祖時物（按唐諱丙為景，紀年曰景辰，諱虎為大獸，白虎闥曰白獸闥是也，此卷不諱也）。又有設白雲之下注引孫氏瑞應圖曰天果命湯白狼銜鈎入殷朝白雲入房云云，唯註不詳先宗惠者天下而定退遠之制，未聞唐諱之舊書敘其筆者遺書其者則不詳何人耳。今考唐書藝文志著錄太宗序志一卷、又帝範四卷，高宗天訓四卷，其舊唐書經籍志所載全同。至宋史藝文志猶存太宗帝範二卷，餘皆亡佚，並不言高祖天訓，頗不可解。度以常情，劉煦修史之際，太宗、高宗之作，一時並存，何以創垂肇祧之君，獻諸臣工之識，逮本朝而懸其衡鑑，意者高祖起身閥閱，不能文章，此卷之作，或於裴寂、劉文靜、許敬宗輩之手，後來或以誅夷，或以虧節，素惡其人，爰及其書耶。雖無佐據，亦可存其要，亦情理所應有，姑存其旨，俟好古敏求之士，更究明焉。若其注中引稱佚文佚書，如鄭玄續漢書之類是也，一髓半

小則又賴孤本以僅存洵天壤間之希物也已

敦煌寫本唐梵翻對字音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一卷 影印本

原題玄奘譯、卷前有序、署西京大興善寺石壁上錄出慈恩和尚奉 詔譯、云云、序後附不空譯蓮花部等普讚三寶梵文對音一節、又經名題下注云觀自在菩薩與三藏法師玄奘親教授本、不潤色等語、今按序中記此經傳授始末事極詭奇、又檢慈恩法師傳、載度莫賀延磧、長八百里、古曰沙河、上無飛鳥、下無走獸、復無水草、是時顧影唯一心念觀音菩薩、及般若心經、初法師在蜀見一病人、身瘡臭穢、衣服破汙、愍將向寺、施與衣服飲食之直、病者慚媿、乃授法師此經、因常誦習、至沙河間、逢諸惡鬼奇狀异

類、遶人前後、雖念觀音、不得全去、即誦此經、發聲皆散、在危獲濟、寔所憑焉、據此可知慈恩曾受此經於蜀、吳承恩西遊記演玄奘受心經事、蓋發源不遠、得諸異釋師者、玄奘遵陸出西川、則小說家言未始無影響也、大約可信、至如序中所言、觀音化身、驅散魔鬼、又於中天竺摩揭陀國那爛陀寺、現身昇空、種種靈變、則皆後人所附增、為唐三藏取經詩話、銷釋真空寶卷及西遊記等書、所取資也、按陸放翁入蜀記載乾道五年九月、聽二僧誦梵音般若心經、且謂此經唯蜀僧能誦、可知蜀中故有梵音心經之本、迄南宋而未失其傳、然則玄奘得受於成都之說、事定至為可能也、今所見敦煌本中文金光明經冥報傳及西夏文畏兀吾文諸譯

本皆以冠諸本經之首，吐蕃文金剛經冥報記殘卷亦然。蓋當時恒取果報故事，如獄轉輪之說，編列正說之前，以為取信之資。此卷序文暢言與本經攸關之感應種種，其命意亦當如是。若人視為玄奘求經行程中之重要資料，謬誤過甚矣。唯此卷對音自尾儞也乞叉喻至只哆囉孥一節，顯係重出，蓋出傳鈔之訛。抑持與玄奘譯本互勘，詳略之處甚多，而語法拗捩，不達不雅之句亦往往遇之，必謂出於淵曉梵語精於譯事之玄奘之手，斷屬不無疑。或者經雖傳自梵僧，寔則別有譯主歟？或即來華所為而假託名字歟？著存其目，俟再考焉。

敦煌寫本和菩薩戒文一卷 影印本

此卷不著撰人，原題和菩薩戒文一本，卷尾署乾符四年四月報恩寺寫記，則是殘唐僖宗時遺物也。考釋家之戒行不同，各有色目，如文殊戒、菩薩戒等。此卷造端即云：涼良濟仰專注法音，唯願戒師廣垂湖海，不捨慈有脫誤，而結尾處則謂：唯願戒師慈悲廣說，諒良以慚愧不敢覆藏，露肝披肝發露懺悔，恨大劫來恒河沙數罪障，今聞此戒並得消除，懺悔戒師佛誤歎。其云云，撰其文義，蓋傳戒時戒師為受戒者說菩薩戒義，其須呼佛菩薩者則對眾提撕呼喚之，攝所謂莫殺生、莫偷盜、莫邪婬、莫妄語、莫沽酒、莫自說、莫毀他、莫多慳、莫多瞋、莫謗三寶所戒十事，文亦分為十折，或用七言均語，或作三三四句法，闡明違犯戒行所受地獄輪迴諸苦。蓋傳戒必有儀範，大抵傳戒者曰戒師，高登法座，受戒者為弟子，侍立左右，於是戒師歷舉十事，詢其能否受戒，受戒者必答曰能，故書之出對越三寶，不侵不敢。是為戒儀，若此卷之文，則戒師歷舉戒行之目，以吟唱出之，其在問答之前抑在其後，則不可知者，而文中屢有和云，如佛子和云，如墮惡道中，乃至亦更經劫數識可痛心，諒自己長不知，佛問父母三寶名字以否，和云云者識之類是也。蓋戒師唱詞或作問語，則侍立師僧傳戒亦有公開行之者，若然者，則觀儀者緇素畢集，同聲影和，合掌和唱，往返酬答，斯於聲聞唱導之文每睹其例，唯此卷所載更番特多，且必作四言韻語，形式為少異耳。抑此文之寫定，前如唱導之文，戒師所預為，抑將戒師昇座之後信口為之歟

者愛其文章，爰為錄存耶？以意度之，則前說近是。姑存其目，以誤孜訂彼宗儀範者。

敦煌寫本大方等大雲經疏一卷 影印本

此卷子前後均闕，亦敦煌石室中遺物也。文為經疏體，先引經文，記云，次為疏解。見存者僅經文五段而已。凡所徵引，均見後涼曇無讖所譯大方等大雲經。按此經又有竺佛念譯本，曰大雲無想經，宋元明等藏及日本宮內省所藏本俱作大方等大雲經，唯高麗藏本作大方等無想經，其實一也。爰知武后載初元年所作大方等大雲經疏，即此物也。考新舊唐書均作大雲經五卷，為簡撮。檢唐大詔令集百十三載武周天授二年三月釋教在道法之上制，有云：大雲闡奧，明王國之禎符；方寺—按為等字之譌—發揚，顯自在之丕業。舉大雲與方等為對，可證當時實名大方等大雲經也。考舊唐書則天皇后本紀，載初元年，有沙門十人偽撰大雲經，上之，盛言神皇受命之事，制頒於天下，令諸州各置大雲寺，總度僧千人。又薛懷義傳，懷義與法明等造大雲經，陳

符命，言則天是彌勒下生，作閻浮提主，唐氏合微，故則天革命稱周。其偽大雲經，頒於天下，寺各藏一本，令昇高座講說。新唐書后紀傳所紀略同。又考資治通鑑唐紀載初元年七月，東魏國寺僧法明等撰大雲經四卷，表上之，言太后乃彌勒佛下生，當代唐作閻浮提主，制頒行天下。又九月丙子，汲人傅遊藝帥百姓九百餘人上表，請改國號曰周，太后不許。於是遠近人民、四夷酋長、沙門道士合六萬餘人俱上表，如遊藝所請，太后可之。壬午，赦天下，以唐為周。又十月壬申，敕兩京諸州各置大雲寺一區，藏大雲經，使僧升高座講解。其撰疏僧雲宣等九人，皆賜爵縣公。又二年夏四月癸卯，制以釋教開革命之階，升於道教之上。又長壽二年秋九月，武承嗣等五千人表請加尊號曰金輪聖神皇帝。乙未，受尊號，赦天下，作金輪等七寶，每朝會陳之殿庭。又天冊萬歲元年春正月，太后加號慈氏越古金輪聖神皇帝，赦天下，改元證聖。又是年秋九月，太后加號天冊金輪大聖皇帝，赦天下，改元萬歲通天。其它有關釋教之事尚夥，可證武后假借彼宗教義為[illegible]飾說，祖王莽分遣五威將軍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者，正為同一之政治作用也。復次通鑑第云使僧升高座講解其撰疏，似與兩唐書之說少異，豈溫公有疑於偽撰經文之說耶。

宋次道長安志、大雲經寺條亦以此經為武后時所偽撰、然贊寧僧史略、獨謂此經晉時已譯、舊本便曰女主、於時豈有天后云云、蓋疑唐書偽造之說、非事實矣、志磐作佛祖統紀、遂於武后載初元年、書勑沙門法朗等九人重譯大雲經、不言偽造、今觀此殘卷、所引經文、與曇譯雖文字間有出入、而大旨實無乖違、然則偽造云云、未足盡信、近儒海寧王國維氏疑符命之說、全在疏中、而經文但稍加緣飾、不盡偽托、雖視舊說為勝、顧以為經文曾加緣飾、則猶是囿於偽造之說、作折中之論、未敢顯斥劉宋之非也、夫以常理度之、武后以女主建極、開空前之創例、欲於傳統之儒家教義中覓求有利之解說、既不可能、遂轉而求諸佛家經典、而大乘急進派中、適有黑河女主非常異議可佳之論、輒引為符命以愚臣庶、乃必然之事、顧此佛家經典、若為重譯或偽造、則須假托譯主或別撰經文、其事既非懷義輩學能所及、抑為之亦實難取信於當代、則不若遂取舊譯原本、曲為比附、猶為事省而功多、近世今文經家動謂古文經傳及太史公書悉出劉歆偽構、或加竄改、其師心武斷、徒取笑於通人、即謂武后必以偽經欺人、然亦未揆事理、況此卷所引、與舊本悉合、而大周刊定眾經目錄、亦不著新譯大雲經目、尤徵偽造之說、並不足信、蓋懷義法明輩巧襲曇公譯文、或原有疏解、而雇棄禁行、處處曲為之說、不合於武后當王不止、後來史家既[illegible]於[illegible]而[illegible]、幸此卷尚存、

決此疑案、通典卷一百六十九刑典七守正門、李思順解釋大雲經、以為唐興符命之一案、而劉歆偽造古文經傳之替說、由是而得一反證焉、則此斷濫俗寫之叢、不可謂非異寶已、至於疏文之穿鑿附會、無所不用其極、如引廣武銘云、離貓為你守四方、疏引易曰、離者明也、位在南方、又是中女、屬神皇南面而臨天下、又是文明之應也、貓者武之[illegible]、武者、聖氏也、又銘云、三六年少唱唐、唐者、三六十八也、[illegible]八子者李也、此顯皇家姓氏也、唐者、聖朝國號也、云云、又引衛元嵩讖云、兩角麒麟兒、世民皆不識、謹惟神皇外氏楊也、羊有兩角、故曰兩角麒麟兒、世民太宗諱也、云云、又引隋時童謠、散水蝎武并溢之類、懷義等所修自應如此、夫一代受命之符、頒行天下、升座說解者、乃淺陋卑俚若此、比類求之、則新莽之符瑞、宋仁宗之天書、乃至歷朝讖緯圖籙之屬、或可知已、儒者習知道家善為玄虛瑞應之說、而不知佛典中亦有可以假借之處、故存其目、俾知有國者資宗教為政爭之具愚民之方、備於究史者、生國新經迹歟、抑卷中多用武周奇字、如天作𠀑、年作[illegible]、君作[illegible]、或[illegible]作𡕀、初作𡔈、臣作𢘑、日作☉之類、可證此卷確係當時鈔寫而存諸燉煌寺者、則尤增史趣也已、

敦煌五代刻本金剛經殘卷一卷 影印本

此刻本前半已佚、今藏英倫博物館者、僅存三頁半、從三十分末二行起、至卷終止、卷尾署題弟子歸義軍節度使特進檢校太傅兼御史大夫、進封開國侯曹元忠普施受持、天福十五年己酉歲五月十五日記云云、按晉天福及漢天福並無十五年（前者七年、後者十二年）、後己酉歲則係漢乾佑二年也、瓜沙僻遠、越在西陲、易代改元、竟無耳目、抑考歷代君主建元、必求異乎往古、或者偶同前代、輒相遂襲、不學之識、後漢高祖踐位、去石晉天福、才三四年、而必沿襲為用、殊不可解、夫唯如是、而邊遠人士、視聽不周、故敦煌寫卷、往往歧異、（按亦有上遵清泰或下涉開運而致誤者、如陳方日羅以等獻物牒、署清泰四年丁酉、實則晉天福二年、又曹元忠刻本北方大聖毗沙門天王像跋題記、署大晉開運四年丁未、實則後漢高祖天福元年也、）而晉漢先後兩天福、尤為致誤之源、若此卷則不第誤以乾佑入天福、即單天福計之、己酉歲當為十四年、而非十五年、可見當時纂載相尋、致使遠人迷聽、淆述亂紀、年為極簡至易之事、而尚不免於舛譌、宜乎後來修史、於西陲事蹟、闕誤不可勝指矣、

敦煌寫本尚書出師頌一卷 影印本

此卷子不著撰人、亦不言寫作年代、原卷見藏法京巴黎國家圖書館、編目為二八五四號、考其文義、蓋為沙州節度使檢校戶部尚書張淮深作、抑度其年時、則當懿宗咸通九年十年之交乎、文有我釋門教授和上、尚遠及郡首都督等奉為尚書北征、畫此沙門天王像兩軀、彌勒變一軀、保元災難之所為也、又有伏願波澄瀚海、霧廓燕山、尅樹功名、保元災難、然後兵雄隴上、勇氣平原、士馬無傷、旋還本郡等語、其必出師前夕存齋會以邀神庥、而緇徒乃為文頌之耳、考敦煌張氏勳德記卷子、載太保張議潮咸通八年歸闕之日、河西軍務、封章陳款、悉委姪男淮深、則咪為三危、橫行六郡、屯戍塞口、討定郊陲、加授戶部尚書、充河西節度、又云、北方獫狁、款少駿之駃蹄、南土蕃渾、獻崑崗之白璧、九功惟敘、黎人不失於寒耕、七政調和、秋收有豐於歲稔、加授兵部尚書云云、又張淮深變文殘卷、敘淮深戰績、其唱詞有云、自從司徒歸闕後、有我尚書獨進奏、持節河西理五州、惠化恩霑及飛走、天生神口口英謀、南破西戎北掃胡、萬里能令烽火滅、百城黔首賀來蘇、年初弱冠即登庸、尺馬單槍突九重、曾向鄯連口口口、幾回大漠虜元兇等語、又敘淮深屢建軍功、累擢甯衛、有曰、去歲官崇驄馬政、今秋寵遇拜貂蟬云云、按淮深檢校戶部、無年可考、其加檢兵部、乃在咸通十二三年、然則其破敵建功、必在九年之後十三

年之前。按淮深卒於咸通十三年，則其獨立建功，約在十年至十二年中，若變文所謂年方弱冠早擬□馬云者，蓋從議潮行軍，為之部將。此卷明言尚書北征，則知淮深襲職之後，未嘗試於戰陣也。抑就敦煌諸卷參互求之，其北征在前，西征在後，而咸通十二年，大破迴鶻王子於西桐海畔，此後遂更無戰功可考。此卷明言為北征而作，而又有尚書之稱，以意度之，蓋在淮深校戶部之後，討破迴鶻之前，繫諸咸通九十年間，諒無大錯。獨惜史官紀事，遂州，倒不能詳。若張氏父子叔姪，賴民間俗文，克傳於千載後者，能幾人哉。雖文章猶陋，語焉不詳，顧出於當時見聞者之手，其史料價值，不言可喻。

復次，元僧念常佛祖通載，謂天寶癸巳，寇圍涼州，帝命不空三藏祈除兵救，不空誦仁王密語數番，有神介胄而至，帝親見，[illegible][illegible]四神講護，[illegible][illegible]北方毗沙門天王長子也。空誦密語逞之數，日涼州捷報有神兵至，威武雄盛，賊畏懼，捲甲而去，帝悅，詔天下軍壘立毗沙門天王祠。舊唐書王縉傳載，代宗每蕃兵入寇，必令羣僧講誦仁王經，以穰虜寇，即此意也云云。此卷題畫毗沙門天王兩軀，按五代曹元忠雕北方大聖毗沙門天王像，惟中間作天王一軀。或者畫其子，遂及其父，亦未可知。然則其為北征出師而作，猶以可信。若並畫猶勒變一軀，則未究其用意云。

敦煌寫本老少互嘲詞一卷　影印本

此寫卷不著撰者，亦不言寫作年代，原卷見藏法京巴黎國家圖書館，編目為二一二九號。按其體製，與茶酒論、齖𪘏新婦文之類酷肖，蓋亦好事者為之，說講唱正說前後，做說散斷送之章，以博趣悅者也。按寒山子有老少互嘲詩，多用俚詞俗字，以增其滑稽突梯之情，使讀之者嗢噱捧腹。此作不知孰與先後，起句老翁答少曰，翁乃其時間閑此語含笑嘆言，如汝且住云云，玩其詞旨，蓋有闕佚，以下少兒答老翁曰云云，各執一偏，往復嘲弄，終卷為七言均語，文不雅馴，字亦拙劣，而結體詭奇，往往非夷所思。其數誤之處，如含笑歎言如且住，以如為汝；悟曾三少年時，以悟為吾；三下似敦五字，莫言我獨今汝此，以汝為如；汝等須臾還若思，以思為斯；何不曳肩學春柳，以肩為眉；涼搖兩瞳騁秋蓬，以瞳為眼；它如勝林旮廷流以兒，又體瘦皮疏悟不得等句，均不可解，或傳鈔誤耶，抑當時通語則然，殊難斷定，著之以俟專究古方言者。

兩晉南北史合纂三十六卷 明萬曆刊本

明錢岱撰、岱字汝瞻、海虞人、前載三序、其二為大泌山人李維楨作、其三為萬曆三十六年戊申邑人姚宗儀作、其一為萬曆四十一年錢謙益作、梓行約即在斯年也、書以房玄齡晉書、李延壽南北二史為底本、參稽八書、刪節移併、計晉書纂十六卷、南宋纂四卷、南齊纂三卷、南梁纂四卷、南陳纂一卷、北魏纂四卷、北周纂二卷、北隋纂二卷、凡三十有六卷、考始為晉書者、蕭子雲、虞預、謝靈運、王隱、臧榮緒、朱鳳、徐廣、干寶、鄧粲、檀道鸞、王昭、曹嘉之、劉謙之、張敬、傅暢、何法盛、習鑿齒、孫盛、荀綽之流、二十餘家、房玄齡、許敬宗等共刪輯之、大旨以臧書為本、而採掇清言、寡約踰濫、後人譏為稗官野史、非無由也、隋志雜史類著錄張緬晉書鈔三十卷、唐志作二十卷、宋志史鈔類有杜延業晉史獵精一百三十卷、書均亡佚、莫可究尋、迨於明季、鈔史之風浸盛、然淩迪知、茅順甫、唐順之、歸熙甫之流、無非高談盲腐、睥睨駢儷、八代之文、度而不觀、江左風華、胥以淪廢、斯編收取晉書紀傳、汰冗留良、事之猥屑、文筆者刊落之、文之精微瀏亮者、錄存之、極以貴當、頗成新觀、李延壽書夙有良史之目、而北史尤盛、唯以世為北臣、不以正統與南、南宋以來頗遭訾議、錢氏合纂兩書、先南後北、隱然有予奪之意、是膠於終始生勝霸王正閏之陋說、知人論世、勿庸過譏、然由是而遂廢北齊高氏君臣、改繫北周、無論人事配隸、難盡允洽、而一破成說、舊千萬治史者、數典指事、易代改元、多見其不可行已、然延壽之書、積疊挂漏、或因為傳、諜體制未一之處、經錢氏纂正者確亦不少、舉其大者、如南史有王昶傳、北史復出劉昶傳、南史有樂良王大圜傳、北史復出蕭大圜傳、南史有鄱陽王寶寅傳、北史復出蕭寶寅傳、當時未及刪除者、均予刪併、又延壽作傳、於高門望族、以姓氏為類、大抵南取王謝、北取崔盧、祖孫同篇、下及雲仍、遂則陽朝易主、全無干連、甚如楊素父子為隋重鎮、徒以系出弘農

不惜屈附傳尾、魏收長孫、同姓異宗、合成一卷、尤為乖繆、此當時閥閱之見、中人不可為訓、錢氏力破成規、廣為是正、計由宋移齊者、得江斅、王晏、王僧虔、謝朓、徐孝嗣、張融等十五人、移梁者袁昂、謝朏、蕭介、王泰、何敬容、到溉等十二人、移陳者孔奐、蔡凝等二人、由齊移梁者劉虬、陸杲等五人、移陳者江總、周弘正等二人、由梁移陳者徐陵、陳暄等二人、北史由魏移周者、得裴俠、長孫儉等五人、移隋者楊素、素子玄感、長孫晟等七人、由周移隋者蘇威、賀若弼等四人、大抵以書雖史雖、矯枉不免過直、然視延壽原書之滿國史於家傳者、其識趣倘乎遠矣、獨張乾、盧李宗均隋人、而仍附

魏張彝、周李賢傳後，邱遲、張孺子均梁人，而亦附宋張裕、齊邱靈鞠傳後，未臻畫一，不免少疏。而錢氏勇於作古，空無陳牘，固與歷來鈔史，姝姝於删述者異其撰矣。且兼採世說、語林、幽明錄、搜神記、列異傳、三十國春秋、大業記諸書相發明者，附之篇中，如裴氏之註國志者，功力之勤，良不可沒。雖然，猶有憾焉。錢氏以周史無后妃傳，因參取周書補入（文帝元后、明帝楊后，其義甚鉞），獨南史文學傳以齊之邱靈鞠為首，後人譏其挂漏，何難取顏延之、謝靈運、裴松之、何承天諸人冠諸其前，蓋宋書並無斯目，遂不敢為耶。然則魏纂僅收秇術一傳，以拓拔氏運曆最久，人才輩出，若孝行、節義、文苑、循吏、酷吏、儒林、隱士、外戚、恩倖、閹臣、附庸（北史原目）一無足傳，則史家傳信之義，尚復何有？抑南曰文學，北曰文苑，南曰孝義，列女附見其間，未為通妥。北有列女，又析孝行、節義為二，亦宜攀合其文，使名實歸一。檢晉書王敦、桓温、桓玄諸傳，初無類名，南史侯景、王偉寔曰賊臣，錢氏概以叛逆冠之，晉纂傳下注云有序，全無信依，踈略甚矣。尤重要者，延壽之書，本係通史，故其敘次紀傳，以類相從，錢氏反以朝代為斷，其制近於書而遠於史書。要張好逞己見，其弊也本流志逸，語不歸宗，若錢氏之書，即其一例。李維楨、錢謙益均為文章家，維楨與修神宗實錄，謙益入清以任修明史自解，然均於史學不嫻，其序文贊揚甚篤，要亦旨在標榜之常，未足為據。然斯編較諸同時周詩雅之南北史鈔，掇最新奇佻巧之事，唯資談助者，則不啻有上下牀之分矣。

讀史蒙求歌略一卷 滄史堂重刻本

清浙江黃焱字秋培撰焱既為羣經蒙求歌略復為斯編凡以使學僮之諷籀為闚研史籍之初階卷首自序謂正史而外兼以編年紀事一切諸史及史家論史之切要者俾童而習之云云亦登高自卑之義也顧所述乃史籍而非史事叢說史部諸類各取重要者若干書分別數隊第之可得三等其視為尤重要者首列正史二十四部次為編年類資治通鑑及長編綱目等又次為古史歷序墳典索邱尚書佚書春秋左國戰國策越絕書吳越春秋汲冢紀年下逮羅氏路史於一書之作者撰述始末篇第義例皆

約略言之閒亦撏撦前人一二評語及史書體制源流錯著其閒是為第一等次者唯列類名書名如荀悅漢紀袁樞紀事本末劉知幾史通及別史類通志政書類通典通考等均詳焉而不詳是為第二等又次者則僅具類名而不及書名如傳記職官史鈔時令載記目錄詔令奏議地理等類僅涉筆及之一無例證說明是為第三等夫韶齡治史首在誦知史事次明史意次究史學苟其未闚本書未諳史實遽詔以四因五難之義筆削褒貶之指譬如聞古樂而思臥聽白雪而無詶則撰述之旨已荒而書且不行抑就是編而言其別擇亦未臻精當舉其大者如杜佑通典袁樞紀

事本末皆創垂不刊之作其功烈繼踵龍門比肩涑水又如子玄史學夾漈史識同為千古不易之奇才顧乃僅著一二語俾不知誰何之墳典索邱尤物餘地輕重亦方悖亦甚矣其述涑水紫陽兩書差異僅摘蜀正閏一端其稱揚歐書貶抑舊作一本舊史家書法之陋見苟以史學之真義衡之均之為尋近皮相之談而無取乎今之世也又自立古史名目而寘以別史雜史等書自違著例殊不可解又如穆天子傳四庫提要論其恍惚無徵退置子部小說家類其說甚是是編亦取列古史寔嫌濫收凡此紕繆尤宜刪削唯全編字數既省又四言為均頗便於循讀記誦則未始

非一長足錄已

晉書鈔二卷 明萬曆刻本

存本似有脱葉題明錢氏纂名字履籍均不詳僅據序文知其曾官正定知府殺青鏤版蓋當其時書分上下卷凡節載帝紀十志八傳五十二論十載記十三往往以原書同卷者合爲一題如元帝明帝合紀山濤王戎郭舒樂廣合傳之類徒爲牽合全無理據晉書列傳以王祥爲首而斯編以石崇居首不知何故所錄首重文詞語言次之若事蹟則或錄或不錄錄者亦多隣猫生子之類蓋所謂識小之流也志文之外所錄凡有七等一爲天子制文一爲贊語一爲史臣曰多非全錄亦不盡標明一爲序文如外戚諸傳是一爲清言如隱逸孫登傳錄登詔嵇康語一爲德行容止如宣紀錄帝勑𢪛日盛而謙恭愈甚數語景紀錄雅有風流少流美譽數語一爲軼事如陶潛傳錄白衣載酒事末一則彼關理亂之蹟聖賢仁義之行此類乃絶少而僅存其者桓温論王夷甫清言誤國爲氏識晉書類似小説依斯編所錄觀之適足以表徵晉代之風槩形容晉書之底蘊錢氏之識果在斯乎殆亦文人喜事之流有排於明季士夫之高談古文而故以示異者歟未可知也必以史之義例衡之則若竟無一當焉

廿一史約編 清初刊本

清李元慶撰元慶字兆暉一字只怡吳興諸生斯編首載三序一曰福建鄭開極序二曰晉安陳一夔序三曰自序其自序成于丙子小春據後記則康熙三十六年上諭又謂清史尚未成書則丙子合是康熙三十五年後記作于一年以後梓行當即其時矣書分全部爲前編共十四目曰上古考略曰歷代國號曰陶唐以來曆數曰道統系曰象緯圖曰輿地圖曰歷朝方域曰禮樂曰律呂曰經籍曰食貨曰官制曰兵刑曰釋老如夾漈諸略然其次石部節錄史記及前後漢書紀表志書世家列傳目次全同唯簡略文字又次絲部爲三國志晉書魏書及北史又次竹部爲南史宋書齊書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隋書又次匏部爲唐書又次土部爲五代史遼史及宋史上又次革部爲宋史下金史及元史最末木部爲後編纂述明事以兩漢書三國蜀志晉宋齊梁陳隋唐書五代史宋史元史爲正史餘爲僭史僭史則删減其目次以昭區別于三國志全目下明其例曰陳志以魏爲正統不得已而仍其目次獨標蜀志爲正史云云其正閏之見可謂深固南北史與八書位置舛錯不知何取宋史獨分上下以遼金元史先後之亦不可解象緯輿地圖及歷朝方域繆誤百出道統系尤爲可厭卷首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史鈔類

夸天地初分至崇禎甲申天文地理君臣禮樂經籍食貨百官郡國兵刑釋老無不具備迄庭河漢不知所云然其後編則頗足採者先列帝紀則明太祖建文帝成祖仁宗宣宗英宗景帝憲宗孝宗武宗世宗穆宗神宗光宗熹宗崇禎帝十有六主附在焉次為雜錄凡七十三條有志曰天文曰五行有傳則馬皇后劉基徐達常遇春姚廣孝危素花雲方孝孺鐵鉉夏元吉薛瑄楊士奇楊一清王守仁劉瑾胡廣王振于謙楊應龍楊繼盛嚴嵩張居正溫體仁張差魏忠賢周延儒明末二賊遜國諸臣明亡諸王殉難諸臣等六十六則若忠節仁勇之臣權姦大璫流賊小人之類闕焉興

亡安危者大畧備矣有紀事曰北征曰北狩曰移宮曰甲申之變凡四則有載記曰夏錄異邦之事凡一百則夫以一人之力于一代制治之蹟收網不為不廣且與明史所載頗多出入于殉難諸臣尤多負業偏亦亡國遺黎抱黍離麥秀之思意在表揚故國忠義遂雖發潛傳莫勿俾湮滅而故取斷爛叢脞之史料先之以為播蓋而求自保未可知也觀其所錄康熙上諭有明一代規模氣象漢唐宋皆不及也因謂其鼎革之際夫亦何嫌何疑而不大書特書其君臣死難之梗概抑鬱洸痛情見乎詞矣其後記力辯見文出夫之妄足徵其才識非下乘此而缺必非苟且虛擬之作斯編可貴有待於治明史者審思而明辨焉

歐陽史鈔二十二卷 清刊本

明茅坤纂評。坤字順甫，歸安人。明史有傳。坤之撰述，四庫前目已收者，有徐海本末、史記鈔、唐宋八大家文鈔，浙省分書紀事本末、白華樓藏稿、續稿、吟稿、玉芝山房稿，及耄年錄等。坤以古文自許，尤嗜龍門、廬陵之文，跌宕射激，刻意規撫，故於史記鈔之外，又有斯編。取新唐書歐氏文，及新五代史各若干篇，計前者為志二，論七，表一，凡二卷。後者為紀三，傳八十五，論二，世家八，又四夷附錄，為二十卷。卷端有總引，推崇歐氏文章，與遷、蘭臺比肩。每篇首有小引，略論文章之致，時亦平議史事，率膚陋可哂。如新唐書兵志

引曰：按唐兵制為古今最，而歐陽公文章亦稱古今絕調，吳余故錄之云云，儼然村儒口角，不圖於茅氏得之也。篇中丹黃甚繁，有眉批，又分兩等：一評大致之得失，一識文章之脉絡。文有旁縫批，分三等：一為提示文法，如提筆曰提，或曰另提，或曰提前事之類；二為欣賞故事，如五代史後唐莊紀序克用攻王鎔，覘敵遇襲，竟用匿林中，禱其馬曰：吾世有太原者，馬不嘶，馬偶不嘶，以免。批曰：奇。若以府兵制美而文亦謝絕古今之例度之，殆謂事奇而文亦奇也；三為註解文義，如後梁太祖紀克用與溫互訟，天下知曲在汴旁記曰即全忠之類。所用標點，體勢亦繁，大抵於文章呼應、頓挫處用迆綫墨點，意境優美處用連圈，事理緊要處用空心點，更用墨綫表專名，雙綫恒用於郡制、設官之防，如置驛騎車騎二府及首長番頭之類；而文中重大論斷處亦用之，大約稿本原用彩筆，如歸有光評點史記之類，為明季文人之通習，貫入逐利，就簡遂泯其跡，未可知也。斯編之用，寔在文而不在史，味其贊引，忽如取譬繪事，有所謂點瑞濛，借喻形家，有所謂來龍去脉，處處為初學者說法，亦範未嘗無津逮之功。唯坤之文章原遜於王、李、唐、歸諸人，故其書流行較稀，今並錄其目，鄉黨無書者仍得概觀，亦過而存之之義也。

通鑑可法録三卷 安慶集賢齋刻本

清程陛雲纂輯、陛雲字敏英、安徽太湖人、首載安徽提學使司吳同甲批詞、詞曰留心史籍、條理秩然、次爲程樹蕆序、樹蕆爲陛雲族姪、次爲自序、以史鑑善惡並載、法戒兼垂、蕙家學神智初開、知所法而不知所戒、因纂通鑑所載善言善行善政善教善計善策綜其善者録之、惡者不録、庶幾初學者潛化於善、以端蒙養、下設凡例十則、説明體裁、全書三卷、起自伏羲、終於明末、凡六千一百二十一載、其間運曆紀年、亦不盡依通鑑、如周秦之際、標東周君七年、又戰國二十七年、秦漢之際、標楚漢四年、兩漢之際、標新莽十

四年、又淮陽王二年、蜀漢晉之際、標晉吳十五年、南北朝各標若干主若干年、不使相冒、又以隋恭帝侗唐王淵、標隋唐五年、五代之末、附宋十五年、隱然師龍門遺意、不拘墟於正閏之爭、唯全文寔取諸御批通鑑綱目、及坊刻綱鑑易知録等、初非採自正史及涑水原書、與吳綏二十二史紀事提要相若、不應以通鑑題名、顧吳書分設綱目、本書不分、蓋體製與坊刻綱鑑釋語爲尤近、所異者則録善而遺惡、在史籍中始爲創見、今案本書其文則史、義則非史、所貴乎史者、必是非成敗兼蓄並收、乃資考鏡、若本書綴拾史事、以教善爲旨、必以史例衡之、則謬刺甚矣、如司馬光上資治

通鑑書尋條録之、比類以求、漢之三體石經、明之永樂大典、開皇之詔求遺書、伯顏之海運祕典、何遽不如、而闕不載、此其失星漏也、歷朝列辟、更張最鉅者三人、曰秦始皇帝、曰新莽、曰宋神宗、本書始皇下僅存博浪遇狙及淳于越論事不師古、而能長久、未之聞也、兩條、新莽下僅存龔勝辭不就徵辟、陳咸仍用漢臘、及甄阜梁邱賜軍潰於阜陽三條、神宗下僅録司馬光、呂誨、范純仁、邵雍等試誤王安石語、及始詔公主行見舅姑禮、又朱壽昌尋母等數條、朝章大政、一付闕如、或議歐陽新五代史、刊削大事太多、本書則歷代大事始無詳載、此顛倒重輕也、周宣王下録姜后脫簪

珥事、下接平成中興之業、此謬於論斷也、堯舜之下、忽著贊語、此自違義例也、崇文右儒者、小事必録、彼虐戾凶頑之君、有追尊聖號、釋菜闕里者、靈以特筆出之、此淆亂是非也、綜之、攬觀者不以史屋之、唯於無央數史事中、儀仰師敎、亦足以進德集事、謂有得於史焉亦可也、故著而存目云

史鑑節要便讀六卷 同治甲戌江蘇書局重刻本

清鮑東里撰。東里字古邨，和州人，穆堂之父。據常熟翁心存字二銘序，穆堂嘗以書進呈穆宗，蒙褒嘉焉，遂編儷以四言均語，數陳史事，自邃古訖於明末，六千年來，以萬五千字括之，亦云省矣。考以均語敘次史事者，其源遠出孫卿成相篇，宋黃繼善史學提要，元錢天祐敘古頌，實為四言編貫史籍之脉。明趙南星有史韻，清蔣霖有詩史，仲宏道有增定史韵，東里斯編，實承數家之流，而義則涑水通鑑之亂也。據翁序謂皇帝以沖齡踐祚，按指清穆宗。詔諸臣采輯史事之可法者，書成進御，則斯編實為壹稱而設，故文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史鈔類

字顯易，敘事約要，正文與細字註語，間行排列，均便蒙學記誦。東里史識亦優，如記邃古，曰概出傳訛，政事之外，兼及制度，如敘唐代府兵、驕騎之興革，並推論為藩鎮禍亂之胎始。又評漢武帝內實多欲，好大喜功，寥寥八字，殊中肯綮，雖非盡出心裁，要與妄徵肌斷者殊矣。惟論宋太宗曰太平天子，似乎不倫。又屢涉宮闈溫昏弗道之事，如謂唐太宗自累長嬴，高宗奈何娶[illegible]，宋太宗奈何嫂妻，不復成服，仁宗白璧微瑕，郭氏之廢，英宗惟私所生，乃爭濮議。按乃羣臣爭執不已，議過一人，義亦未當。頗有錄小之嫌，顧大體精當，文詞亦瀏亮易曉，不容以一眚廢全書也。四庫前目既貴錢、趙、蔣諸家書，悉入史評類，於義未允，今改寘本類，而存其目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歷代史鈔八卷　清鈔本

不知何名，首尾及中間似俱有缺軼，亦不著撰者及鈔者。祇騎縫有山椒館字，其詳待攷。今存者計前漢上一卷，節其帝紀十二、列傳六十三人；南史一卷，紀二十一、傳七十五人，南海東夷七國附，沈約謝朓等錄遺十則；北史一卷，紀三十五、傳七十七人，四夷十三國；隋書一卷，紀三、傳七十六人；唐書上中下三卷，凡帝紀二十一、后妃傳十四人、宗人五傳若干人、列傳二百八十九人，又忠義逆臣等十六傳一百二十五人；五代史一卷，紀十三、世家十八、三十九主傳七十三人。共存八卷，字蹟損贓者尚稀。若依體製度之，

似尚有史記一卷或二卷、前漢下一卷、後漢二卷、三國一、二卷、晉書二卷、宋史二、三卷、遼金元史各一卷，綜得二十卷至二十四卷；如南北朝各國書一並計入，殆不下三十卷，亦史鈔類一鉅觀也。唯書法稱劣，似出幼學之手。凡玄字以元字代，寧字不作甯或甯，約是雍乾間人寫。朗字亦缺筆作朗，汴字作汁，知其所據底本為北宋槧，寫者不文，僅求校一故也。今以日本岩崎氏靜嘉文庫藏北宋嘉祐殘本新唐書照之，文字亦多異同。如李密傳：煬帝曰：此兒顧盼不常。鈔本作顧眄。又宇文述諭密曰：君世素貴。鈔本增一富字。又大業十三年，翟讓分兵與密，別為牙帳，號蒲山公。鈔本脫分字。又密說讓曰：百萬之衆，一朝可附，霸王之業可成矣。鈔本作霸業可成矣。又裴仁基亦請選衆二萬向洛，鈔本奪衆字。又王世充督兵疾戰，使拳類密者過陣譟曰：獲密矣。密軍亂，遂潰。鈔本拳作索，仍無遂字。又馳騎東至稠桑驛，鈔本並作驛。是皆一二字小異，無關大指，殆筆者依據別本，其精審故不逮也。他如同傳，翟讓部將王儒信憚密威望，鈔本誤作士儒信，士字上讀。又以仁基為上柱國，與讓率兵二萬襲回洛倉，鈔本作與洛倉，乃蒙上文襲據興洛倉而誤。又檢明鈔本新五代史吳世家：田頵、安仁義之將叛也，楊行密疑之，陽為目疾。鈔本將叛作將敗。是則版本之窳劣，屈折

史質者多矣，不但此也。夫史籍浩博，析軸充棟，痛志吞形，故或芟汰蘩蕪，獨收兼人並日之功。譬諸輪椎於輅，青出於藍，雖非絕著，亦足流傳。顧不信不達者，不可以久；矜輕失序者，亦不可行。必其文章史筆，兩致兼擅，鏃緒紹言，不翅自口，莫為後而不彰，遂長留於天壤。本書芟除志書，唯錄紀傳，史家記言記動之筆，與謀謨運籌數舉條款者，又自不同。撰者頗能文事，運斤續筍之痕，殆無可指。節錄漢書，偶亦擷取史記；唐書、五代史亦取劉薛之書，多較原文為勝，亦見考據別擇之功。五代十國，割據紛紜，遂製簡表，於領土、都邑、傳祚及興亡緣繇，豁然入目，雖娖不純，適形其致用求是之

衰，蓋非苟作者也。唯去取之乎，偶付好惡，如五代史記太祖紀，刋落大事，僅存二百餘言，楊行密世家，僅存百餘言，雖士龍雅好清省，見之應亦愕然。有合糅兩書，因疏於檢校而失詞者，如五代從周恭紀，鈔本作顯德七年正月，鎮、定二州奏契丹與劉廷鈞合勢入寇，詔宋太祖北征，晚至陳橋驛，軍變擁逼南歸，恭帝自內降制，乃禪位。雖用薛歐兩家之文，詳略得中，歐書過略，顧薛書稱大將軍，歐書稱今上，斷無迻稱太祖之理，又稱恭帝，亦非史法。事雖不妄，而義則不達。人有刪節過當，遂致殽誤者，如李密傳，教授生徒，鬱鬱不得志，哀吟泣下，人有告淮陽太守趙佗者，佗捕之，適免，往依婿婿雍丘令丘君明，轉匿大俠王季才家，為吏逮捕，復亡去。鈔本遷作佗捕之，復亡去，非不達也，而信則不足。唯類此之處尚是微眚，不傷全體者也。

通鑑類纂四十卷 光緒戊戌小本

清松椿撰。椿，滿洲人，姓馬佳氏。書成於漕運總督任內，進呈德宗，蒙優詔。馬仿王欽若冊府元龜、沈樞通鑑總類之義，離散司馬光資治通鑑、畢沅續通鑑、夏燮明通鑑之文，各成片段，冠以標題，分隸二十部、二百七十六門。其目曰帝王部十二門，皇親部八門，職官部十四門，仕進部三十門，典制部十門，政事部十八門，致治部十二門，階亂部二十六門，德行部十二門，品概部十門，處事部二十門，邪慝部十一門，懲尤部十二門，文學部六門，武備部三十門，其端部六門，品流部六門，蠻夷部十二門，休咎部六門。氏於通鑑總類，頗不謂然，執柯取則，後來居上。斯編一出，可奪沈席。唯其標目五名，仍傷繁瑣，事蹟配隸，未盡允諧，可以刪略移併之處，尚亦不少。如聖學原可包舉君道，銓選、薦舉、考課、甄別、貶竄、興積黜宜併為貶黜，委任、與器使宜併為任使，褒贊以言、旌善以物，可併為旌褒，養老宜入致治部，德令宜入政事部，列女宜附見德性品概各部，不應入品流部，不學應入懲尤，不應入文學部。他如德性、品概，未易分別，德性部則直累缺二門，與處事部斂援鎮靜，亦非絕異，張九齡上千秋金鑑錄，與魏徵上人主十思疏、張蘊上大寶箴義無二致，而或隸聖節，或隸君道，此皆偶有偏執，遂乖位置，尤謬者

帝王部而出列國一門。所錄如趙王石勒謂磊磊落落，不效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寡狐媚而取天下諸條，則望實相離，疏漏特甚矣。抑首揭帝統一門，實囿於漢以來正閏之陋說，殊與溫公之意相違。千載以還，徒以剬體不史，而史學史識艱於一進，若是者俯拾皆然，故無譏於馬佳氏一人也。惟通鑑一書，如王勝之能澈讀者已寡，益以畢夏二家之言，文彩人遜，得斯編乙具精擇，使於圖索偏為操觚數典之一助也歟。

歷代災祥錄不分卷 南海粟水南陽草堂板

清鄧清安纂輯。清安別號月川，為南海縣儒學生員，著書有古俗字體、歷代紀年考等，存於家。是編梓行於光緒二十六年庚寅，自序謂災祥所感，治亂攸關，因即前史所載者，錄為一編，則古今治亂由此可知。今按是編所錄，大別為災祥二門，更以事類較之，曰屬於天者，則日月之食、風雷霜雹、雲星雨肉之類屬之；曰屬於地者，則川絕山出、地震海溢、金鳴銀湧之類屬之；曰屬於人者，則饑饉、疾疫、妖孽、水火之類屬之；曰屬於物者，則靈龍麟鳳之遊、神龜之見、花木不時、蟲鳥變態之類屬之。其所取材，則以通鑑綱目為主，而旁及春秋三傳、竹書紀年、各史天文志等，依歷代帝王紀年為序，上起伏羲，下訖明亡。若者為休為祥，若者為災為殃，若者為兆，若者為應，偶亦取近事而牽合之，並剌取陰陽五行之說，稍為詮解。如周紀赧王，一世而彗星再見，於綱目為孤例，斷為周之必亡。明紀約一百三十條中，獨於武宗正德元年，天鳴地震，太白經天條下，斷為陰盛侵陽、劉瑾擅權、宸濠弄兵之應。大約五帝三王之世，祥多災少，後世創業之君，亦有瑞徵，餘則災多而祥少，故亂久而治暫。考以天象而譏時政，殆源於春秋左傳，漢代董仲舒、班固，益暢其流，而影響於實際政治者甚大。如日月食則罷免宰輔

至宋猶有行者。蓋專制君主獨可警之以天，警之以變，欲回天猶變，莫如克念而修德。湯禱六事而得雨，太甲祇懼而祥桑枯死，殷祚以安。後世諫臣，侈為美談。要亦王權天縱，科學未萌之時，諍抑中主，培補元氣之一端也。苟在今日，而猶以斯說進者，所謂蔽於天而不知人，陋亦甚矣。顧是編仍有可存之道一：為供治天文史者之稽者。二則歷代鼎革之際，往往變亂相尋，陳涉、胡廣、新市、平林、銅馬、赤眉、黃巾、竇建德、王世充、黃巢、楊么、李全、李自成、張獻忠、林清、李文成、洪秀全、張總愚等，所以揭竿斬木，略地屠城，震動一世者，恒有聚斂苛政為之因，而水旱饑饉為之緣，天變災異為之假口。創業守文之君亦多僞托天象符讖，如新莽、漢光武、宋真宗、仁宗等。斯編捜剔緝綴，殆稱詳贍，治農民變亂史者，屏斥其無稽讕言，而審考其餘，則尚有一壺千金之用，正不妨過而存之也。

譚史志奇八卷 民三掃葉山房石印本

原題清松泉氏編。前有二序，一署光緒十四年秋七月同學弟松泉氏撰，略言今秋余憚於公車之勞，暇則互舉前史中精異之事，以消永日。因遂錄之，為譚史志奇八卷云云。第二序署同年月汝東彥臣氏書於五知堂，略言每與吾友想息松陰，各談史載奇異者一二事或三五事，聊以消暑，歸即命子貞瀾錄之，久之不覺成帙云云。據此則似二人均為本書編者。顧汝序但言互談，不謂合撰，且謂志之者為其子貞瀾，語當可據。意者松泉氏即所謂想談之友，頗亦提供材料，書成而復為之序，故自稱同學弟某，而採錄者實為貞瀾父子。或者不察，偶執松序有因遂錄之之語，遂誤題松泉氏耳。按松汝為姓均稀，蓋為旂籍人名字，其事蹟均無可考，惟據松序，知其為舉人，曾應禮闈試耳。書係薈輯史事而成，不設類目，但依年代先後序之：計兩漢五十九條，晉南北朝五十二條，南北朝五十四條，唐八十二條，後五代三十三條，宋七十二條，都凡三百五十四條。每條自立標題，不相統攝，大抵多錄正史、別史，及涑水通鑑、畢氏續通鑑，而雜書小說之文亦不少。一條標括數事者，間亦變易字句，以求嘶索，或冠以朝代名，或某人爵里氏族，蓋就原文截中逕起，十九本篇闕如也。惟賣珠兒入宮侍宴條，有

觀雞鬬角狗馬之語，並錄鬬門雞、鬬以爲閑處寶以毛髮蹴踘爲戲也。注文又九尾狐條下，綴錄白虎通、吳越春秋、格物論文中記、名山記、及說文等書釋狐之文，又陸機及帝交戰條下，並錄體語、筆居無恥條下，並著論語，則與他條僅載事蹟者，多有出入矣。抑書以志奇爲名，取材自以不經見、非恒有者爲上，不第與典謨訓誥之書殊科，兼與褒貶譏艷、嚴斧鉞、資炯鑑者異其撰。求多一人之畸行，創舉一事之隱節，孤趣所謂挈瓶識小之流，君子取其可驚可異、可詠可悲，爰得讀史之又一境界，破寂寥之寿，和大羹之鹽梅，則其書要亦未可廢也。至如所錄怪力亂神、禨祥感之類，如獨孤家婢著貓鬼事、宗國老父校書事、誕人髓成丹事、南燕郊天遇怪事、鳩摩羅什焚身存舌事、羊角山老子見形事、唐武宗換骨事、高駢服食事、崔諾辨熒惑事、宋道君皇帝受天書事，多如董蒲非奇伊矣，斯在攬觀者審思明辨云爾。

觀史類編一卷　攝影宋刊本

不知撰人。本卷脫失首頁，見存四十二頁。卷端有賓應劉氏食舊德堂藏書圖識，卷尾有至正四年五月初九日楷字一行，亦是藏者題記。騎縫字分四層，最下爲刻工姓名，可辨者得吳彥、王信等六名；上爲本卷頁數，自二至四十有三；再上爲篇目，曰治體；最上爲總頁數，計當三九七之四三九焉。由附注中知尚有議政一名，其他無考。假定本卷爲全書裝尾，規除頁數，當不下十冊也。所引書曰左氏傳、國語、史記、前漢書、後漢書、三國志、華陽國志、魏氏春秋、晉書、南北史及兩唐書，大約摘取事蹟，比類合論，發明印證。正史以外，仍及雜史、霸史之書，見存百零二條中，引書已十三種之多。雖一鱗一爪，然於校讎文字，未必無功。且條感魏氏春秋，按隋志載二十卷，唐志載魏武春秋二十卷，應是一書，宋志不載，久已亡佚，使本書具在，有裨於輯佚者，豈淺尠歟。觀其徵引精當，不離宗，蓋亦淹博君子之流。與明以來姝姝抉一先生之書，披章摘句者撰異，而殊科。載南史三十一臨汝侯坦之事，乃四十一之誤，小疵亦不足爲病也。卷中殷、徵、貞、讓諸字缺筆，慎字亦缺筆作慎，蓋南宋槧。

南北史類鈔十卷 康熙刊刻本

清李興祖撰。興祖字慎齋，一字廣宇，銀城人。斯編爲其官小來縣尹時作，當康熙三十四年乙亥歲也。首載淮海劉謙吉序，謂設八綱百之五十。今按其目曰瑞應、災荒、辭藻、諧謔、蠲賑、赦宥、校閱、延訪、賞賚、郵驛、郊廟、典祀、學校、科祀、選擢、褒獎、秩銜、祿糈、使命、應對、薦引、國用、田功、稅採、軍制、武功、法禁、忠節、孝友、仁慈、信義、端方、剛直、識量、術學、廉介、經術、文學、才望、辭華、敏慧、博洽、辯論、風諷、豪俠、儉素、謙退、慎密、權謀、勇力、撰述、門望、師友、族黨、姻婭、壼儀、嬪侍、年齒、髫幼、隱逸、仙釋、書畫、藝術、賞識、處遇、游讌、餽遺、旅寄、施報、喪

讖、謔、誕僻、傲慢、鄙吝、貪殘、險妬、佞倖、閹伶、僕從、體貌、小名、壟墓、書籍、音樂、謠諺、象緯、時令、方輿、山岳、川瀆、城郭、宮室、苑囿、寺觀、陵墓、冠服、飲食、器用、幣帛、珍玩、卉木、果蔬、虫魚、飛走、奇幻，各有包緣，不相蒙。蓋八綱之說，亦徒然耳。文人喜事，於一書目次，往往鑿空謂櫛比。後先寫不言之教，如龍門作史，終自序，係有若贊跋，當然嚴畢。鄭氏字畫，始一終亥，起說一部，詭非偶然。若其全書恒幹篇章次第，未必梯棧勾連，頭尾糾屬，或者強爲說詞，曲加部署，曰由某至某爲組，由某至某又爲組。按其本原，殊多扞格，來者難誣，不如其已。斯編第就李延壽南北二史鈔最事蹟，即取原文中三四字或五六字爲題，原文作小字附載其下，若網目然。積若干條爲一類，各以兩字目之。大抵一類之中，先列帝王，而後官臣；先南而後北，各以時代爲之序。一條之中，亦不限一事一人，而事相似者，輒連類及之。故亦顛倒舊文，改易字句，以求銜串。如瑞應類五色龍章條，載南宋武帝斷慧傳寮，上有五色龍章云云，另別條其達生之外，神光照焰、甘露零墓之類是也。其擬題亦不盡通妥，如蠲賑類北魏李元忠爲光州，詔書聽用万石，元忠遂出一十五万石，遂以遂出句爲題之類是也。綜觀全書，雖離析二史之組織，譬如貫錢去其絢索，更依年歲大小而去留之，得若干畸零之數。時文之士，樂其區分事類，便於撏撦，凡所以淺陋投時好。抑亦明以來王李剽刹秦漢之風，歷百年而未有艾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史鈔類

皇朝紀畧不分卷紹興會文堂刻本

清何琪撰、琪字閬傣、紹興人、書成於光緒二十七年辛丑、蓋後於甲午七年、戊戌三年、庚子一年、而前於辛亥十年也、當時士夫以變法興學為言、林紓等創刊白話報、勞乃宣等倡言官話字母、有志之士、慕日本之興也、勃焉、負笈而往者、數逾千人、言革命者亦頗出其間、先是戊戌、清室詔行各省府州縣衙設立學堂、為新政之一、有稍通學務者、恒見辟於郡縣守令、董理其事、何氏其一人也、是編為越郡北鄉學堂用書、以今語呼之、則一中學校之近三百年國史教科書也、卷端何壽章序、開明作意、謂揭華民迷懸而識字讀書之人之少、蓋亦憂時有為而為、與所著習字法、詳釋筆畫偏旁、示以文字門徑者、為埜然一範疇也、書為斷代之寫記體、起於清世祖順治元年甲申即位、訖今上德宗光緒二十七年辛丑西宮迴鑾、凡九主二百五十八年、其敘言遠詞、曲盡詳夢譯質之道、如滿漢班次、文字獄、樞臣閹寺之類、咸闕不載、其材料之配隸、亦失平允、如敘開國武事、及當時大臣獻替謨謀、頗近詳贍、逸占全書之半、仁宗之後、敘述大都濶略、如中法戰役、馮劉諸將、何遜不及年輔、而祇以三數語了之、何氏通達和語、譯有少年世界史、萬國新歷史等讀本、將本書亦倘先於東西文獻、不足徵歟、抑其有惑於革命之說、遂至揚王庥、有其功而隱其妝繳、未可知也、守故之事、如八旗之來歷、考證亦復疏畧、總之以彼其立言之志、而僅得如此之書、誠所謂志大而才疏、清末新學家言、大抵然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敦煌寫本張義潮變文一卷 攝印本

原卷存法國巴黎國民圖書館編號二九六二上下均缺事蹟不具首尾惟觀其紀事以說白與歌讚相間知為變文之體蓋僧徒宣唱時事使主張義潮略定瓜沙十一州為至德乾元已來唐勝吐蕃之一重要戰績遂敷陳讚詠寓唱於齋會者也今以見存之文觀之其文初記吐渾國王煽集吐蕃犯沙州僕射引軍取疾路由州西南進師至西向側近吐蕃遁走逐北一千里直抵退渾國內決戰斬其相俘虜獲甚眾然後唱大樂歸軍幕云云次記迴鶻吐渾衆居納職縣(按唐屬伊州)頻掠伊州僕射以大中十年六月親討之大勝而旋次記大中十年大唐冊立迴鶻使御史中丞王端章持節北入其國行抵雪山南畔為迴鶻叛騎千餘衆劫奪國信使者奔逃其屬押衙陳元弘步至沙州界州邏奕使佐承珍以聞僕射怒擬討之未果十一年八月伊州刺史王和清使報有叛亂迴鶻五百餘帳其渠程鄰督等已將衆抵伊州境文止於此不知歸結顧以事理度之必為我殲武定大略不倍史實也按新唐書吐渾於高宗龍朔中為吐蕃所滅然李吉甫元和郡縣志卷四十(瓜州)云雪山南連吐谷渾界又長慶中劉元鼎使吐蕃歸述所經見謂莫賀延磧北自沙州之西乃南入吐渾國(舊唐書吐蕃傳)此變文記吐渾在沙州西南與劉說吻合蓋吐渾已亡百年宣宗大中時更有餘部脫吐蕃而自立者耶據兩唐書吐蕃迴鶻二傳及新五代史四夷附錄三吐蕃大於天寶而衰於會昌迴鶻於肅代德順之際強盛且時構邊釁開成末漸乃衰潰會昌三年為河東節度使劉沔所敗旋降吐蕃已而吐蕃亦亂唐因規取河隴諸州大中三年收秦原安樂及石門等七關五年沙州人張義潮復沙州旋略定河隴諸州朝廷因以義潮充歸義軍節度河沙甘肅伊西等十一州管內觀察使義潮鎮河西十餘年至懿宗咸通八年入覲始留京師此卷子所載皆大中十年左右之事則文中所謂僕射必指義潮無疑義潮以大中五年十一月擢節度管內觀察處置押蕃落營田支度等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吏部尚書兼金吾衛大將軍何時加左右僕射史無明文蓋紀邊州陞敍例不能詳此變文作於沙伊軍次耳目切近所稱當不誤也後次大中十年十一月降詔命衛尉少卿王端章充使工部郎中國子博士李潯充副冊封九姓迴鶻溫祿登里羅汲汩密施合俱錄毗伽懷建可汗(唐大詔令集冊文載)又據舊書宣紀同使判官為河南府士曹李寂據此卷子知史有押衙陳元弘者端章等以大中十年十一月出使路為黑車子所阻(按黑車子為迴鶻之一部)不至而還因貶端章為賀州司馬潯郴州司馬

敍永州司馬、蓋宣宗重視此行、而史不能詳言其不至之故、今據此卷、乃知黑車子於河西甘州境界、雪山（按即祁連山）南畔、劫奪國信、輾轉西上、初無衛卒、事敗倉卒、亦因其所遇之、此卷子雖斷爛俗文、而載還遠軍伍信使之事、兼涉異族、反較正史為詳、則亦未嘗無裨史學、已考卷子於吐谷渾書吐渾、亦作退渾、楊退渾乃唐末通稱、舊唐書吐渾傳所謂今俗多謂之退渾、蓋語疾而然、則作者從口語俗稱也審矣、

燉煌寫本那梨國故事一卷　攝影本

此卷書尾尚全、略叙那梨國人、以採真珠蘇檀為業、一家有兄弟二人、親殁析爨、長子自取田產、獨以老奴分那畀弟、分那謂可致富、主人約如言、放為良民、主婦爰出私蓄資分那起海貿易、分那遇一乞兒負薪、薪中有牛頭蘇檀香、以二金錢易歸、有富室重病、求香合藥、分那售給二兩、得二千金、如是賣盡、富凡十倍、分那得放游至舍衛國、聆佛說法、因遂了道、返造主人、食訖澡手、飛昇虛空、分身散體、半出水火、光明洞達、主人向化、願見世尊、分那向舍衛國燒香請佛、佛與五百羅漢、各以神足、蒞止國王、眾庶莫不頂禮、佛因說偈、普為勸化主人及王、供養七日、得須陀洹道、蓋亦變文之體制也、明人刻今古奇觀、徐老僕義憤成家、段前半設意全同、唯結局易為養生送死、析產酬德、乃儒者見地耳、此卷民字缺筆、國作圀、人作𤯔、年作𠦚、地作埊、蓋寫定當在金輪則天之際、武后曾為沙彌尼、稱制後且頒偽大雲經於天下、其設意與符瑞同歸、上之所好、下必甚焉、此燉煌經變諸卷、所以多出其時也、原卷藏巴黎圖書館、編目三〇八六號

敦煌寫本蘇武李陵執別詞一卷攝影本

原卷藏法國巴黎圖書館編目三五九三號原題蘇李執別詞此所謂詞殆即宋已遠詞話之濫觴。按其文理似前有缺略，而察其體式亦具起訖，蓋摘錄變文中之一節寫者去其押座開題唱嘆之文未可知也。大體為駢文繪形繪聲，曲多妙義，要是文人士夫所為。通篇為蘇武歸漢李陵贈別之故事，首敘塞北景物，次為蘇李問答。李陵自陳戰功不得已而詐降，欲求一當以報漢。漢帝傾聽佞臣全家誅戮，故易胡服不復南歸。最後兩詩李贈詩四韻，蘇答詩三韻，均五言。全卷共三十六行，約八百四五十字，中間雖有損蝕，而大致仍可斟讀。蓋資於漢書李陵與蘇武書數演成之。考漢書陵傳詔陵出遮虜障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卷作行至到峻溪山南龍勒河北，蓋唯取音似，不必全依正史也。文中斷音別字甚夥，如銘肌鏤骨作陌骨，言猶未了作由未朱門列戟作烈戟，焉不為人所笑作言不背，主辭親作陪主，柚刀鏡入作淨入，詐降作乍降，得勝作德勝，他如墳墓作憤，匈奴作兇類，此者不下數十，所謂倉卒無其字同音互代，於古有之，元明已來版書簡字非無師承，凡以見文獻之流轉，民俗閱貴耳，治而不貴目，治此變文平話所以各擅一時也。本卷寫作年代供無可稽，唯李陵與蘇武一書為六朝人作，久成定讞，大約蘇李故事殊流傳於六朝，且李陵自白正作漢既孤德，陵亦負德八字注腳，亦察文情，然以太平御覽所收中唐後人小說，結構無其完美，語法無其明確，而雕詞琢句，穎實茁秀，過無不及，然則本卷之作殆六朝或唐初之遺物歟。

史記鈔九十卷 明刻朱墨本

明閔振業纂。振業字士隆，江西人。書以茅坤史記鈔爲藍本，而予以增補。蓋茅氏爲史遷功臣，振業又茅氏功臣也。夫史記一書，後人爲文爲史，鮮能逸其牢籠。雖班氏譏謂不衷於六藝，而襲用其文字，不贊一詞。自後陳范、韓柳，倣擬推尊。蘇軾謂作得其書，如貧兒驟富。下逮明季，評者何慮百家，不第廣遷元作，名與日隆，而諸家研究評點之文，亦足蔚爲專科。是編具引茅評之外，並收唐柳宗元、宋司馬光、蘇軾、弟轍、羅大經、劉辰翁、黃震、明王樵、王鏊、楊慎、田汝成、唐順之、王慎中、王維楨、薛應旂、王世貞、鄧以讚、陳昌應、鍾

人傑等三十六家。或論文心，或究史義，或評治制之得失，或爲批評之批評。丹黃鏃鏃，粲然眉列，攬觀者庶乎智無闇費，而文無遁形。疏家以考據訓詁爲務，或斥其空泛，學人持古文不可評點之說，或慈其淺薄，然爲初學者說法示範，有貴於提要鉤玄、觸類而設譬者。然則評點史公之書，不失取法乎上之義，寧過而存之，抑可也。又振業以論贊爲精神骨力所結聚，爰補錄三十餘則。評文悉用朱筆，茅評不注，他家評語咸予標明誰某。圈點新增三式，合茅氏元有者爲八種，故於文章氣脈、事蹟先後以及推制、立法、專名、新語，指示尤爲明晰。蓋閱鈔本史記者，不能不首推是本焉。

古品節錄六卷 嘉慶十六年重刻本

清松筠氏撰。氏爲蒙古正藍旗人，姓瑪拉特，字湘甫。乾嘉間以筆帖式官至武英殿大學士，卒謚文清。所著有綏服紀略、伊犁總統事略及是編。松氏自謂病歷朝故錄之過簡，爰採史傳補書之所取人物，要爲名儒名臣及循吏三品十九以朱軾（高安人，康熙間進士，累官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卒謚文端，著有周易傳義合書）歷代名臣名儒循吏合傳所載者爲斷。每節之末附有文端曰之評語，即朱氏也。於漢取馮異、諸葛亮、趙雲等爲一卷，晉取羊祜、謝安等，北燕取慕容格一人，梁取韋叡一人，北魏取高允、蘇綽二人，隋取王通一人爲一卷，唐取房杜、李

泌、韓愈等爲一卷，宋取曹彬、司馬光、韓富、及理學諸賢爲二卷，金取徒單鎰等，元取耶律楚材等爲一卷，自漢迄元都六卷。四言爲句，四句爲節，每節爲均。無側均略如銘贊，或舉事蹟，或標節概，或論得失。每節亦不限一人，如鄧禹、馮異合併，溫嶠、陶侃合併，於宋則周邵張二程五人合併，蓋倣合傳之義爲之也。時代先後亦不甚拘，如留侯與武侯雁行，董仲舒與賈逵鼎序，是其例也。人物稱名者爲常，唯留侯、武侯稱爵，郭忠武王、岳忠武王稱諡，周程張邵稱子，且不與濂洛關閩者合贊，皆所以顯特異、示右崇矣。韻文皆大字單行，其下小字雙行分注，約取傳文，參以通鑑，於繼印大文

之外軼聞瑣事概不濫收蓋書爲幼學而設不求淹博若武功策過隆在人耳目如留侯武侯者事蹟轉闕不載雖體製未免少疏究與生心害事者有間蓋松氏文筆清省不支不蔓既索其裁剪之跡可以悟史義焉唯取舍人物間有未當如關羽如顏真卿如文天祥等均以非考終命概予擯斥而劉德劉蒼丁紹王昭素等庸言庸行者錯出其間則亦不易解矣

三書類鈔不分卷舊抄本

不著撰人自序語中知其名廷約爲嘉靖至天啟間人而仕於萬曆成書蓋當其時顧明清帝諱均不避或無心著書或本非定稿不幸流傳轉鈔於明清移鼎之會未可知也鈐有錢大昕圖記殆好事者爲之未足與據無序跋無凡例無卷第僅略定部門仍近疏略曰臣道曰相臣曰言路曰守令曰講學曰訓儲曰后妃曰宗藩曰宦官副臣妾之德也曰君道曰君德曰勤政曰保治曰一德曰知人曰用人曰人才曰推誠曰愛民曰災祥則辟王之德也曰取士曰求賢曰禮樂曰教化曰刑政曰紀綱曰律令曰國是曰屯

政曰屯田曰鹽法曰漕運曰治河曰營繕曰錢法曰名實曰奢儉曰田賦曰形勢曰倡義曰戎政曰道務曰禦夷曰馬政則君臣之際朝章吏治導俗齊民戎蹤懷遠大體備矣所謂三書蓋涑水通鑑紫陽綱目及通鑑綱目續編摘取史蹟配隸各部仍倣真德秀大學衍義之體事實之前先引論議然後臚舉事蹟以於發明所異者是編乃廣徵羣言不拘墟於一經一傳耳徵引諸家稱名者爲常如胡安國范祖禹許浩林之奇戴永嘉朱載文彥博李舜臣等或稱字及號與私謚亦通稱如胡五峯羅豫章吳臨川真西山許魯齋魏鶴山呂東萊陸象山陳季雅尹參齋直胡安定胡致堂

楊龜山、陳四明、陳潛室、胡雙湖等、或稱氏而不名、如李氏、按為東陽唐
氏、按為順之商氏、按為商輅大抵皆近人、惟周、朱、張、邵、二程稱子、司馬光或
稱謚、或稱郡望、差不同耳、如見政、憲綱等部門、義例淺狹、初無專
論、足供徵引者、則闕、撰者身及之政、或必得之言、輒為謹按語附
諸一門末尾、並引時人奏疏、當時詔令、以實其言、取士門引嘉靖
六年張璁請各省鄉舉保輟、兩京疏、戎政門紀正德十四年四月
福州軍亂事、並追溯弘治以來甘肅、保定、湿州、延平、邵武、定府、雲
南諸叛亂、甚至殺戮總巡、頗足與明史印證、其所引書、以朱文公
書綱目書法、及大學衍義為最多、他若史記論贊、讀書書序、羣書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史鈔類

類考、汪氏日錄、諸氏讀史論畧等、不下十餘種、如引詞林記、紀洪
成批答奏章、述宣德任楊士奇而用小票、正統閒條旨專由王振、
弘治之後、誤條為調、全失本旨、不惟明室內政之修廢、由茲窺其
升降、抑有稗考據、堪補正史之缺、然則是編雖體制未明、部門未
當、非叙青宋棠、要亦未可廢已、姑存其目、以竢來茲有刊正其失
者、

十七史蒙求十六卷 康熙閒摹宋本

宋王令撰、葉陳旗孫直齋書錄解題、宋史藝文志並收、補注蒙求
八卷、題後晉李瀚撰、宋徐子光注、困學紀聞、揮麈後錄、徵引並同、
四庫前目因之、謂瀚之始末未詳、全唐詩末亦附其書、稱瀚於後
唐天成中登進士、仕晉為翰林學士、揮麈後錄則謂李瀚為晉內
相、後仕契丹、通顯、道光閒刻本蒙求有邵晉涵序、考證李瀚即李
澣、為遼宣政殿學士、又有丁丑集今失傳云云、謬同書全三俊澣
人之說大略相似、而於澣之鄉里年代、然能確指、唯劉氏守雅堂
集考定撰蒙求者、為唐天寶中進士李瀚、李華之子、李觀之兄、非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史鈔類

晉之李瀚、亦非仕契丹之李澣、其說獨異、今業楊守敬訪書海外、
得日本享和開重鋟蒙求、首載饒州刺史李良進蒙求表、略
言臣境內寄住客前信州司馬倉參軍李瀚、撰古狀蹟、編成音韻、
屬對類事、無非典實、名曰蒙求、約三千言、注下轉相敷演、向萬餘
事、中節郭華當代文宗、名望夙著、與作序云、不出戶而知天下者、
豈其蒙求哉、伏願量授一職、微示勸誡云云、次為趙郡李華序、略
謂李瀚著蒙求一編、以其文碎、不敢輕傳、達識者所務訓蒙而已、
每行注兩句、人名外傳中有可紀者、亦此附叙之、於切韻東字
起、每韻四句、凡五百九十八人、爾云、按李良為饒州刺史在天寶

八載然則蒙求撰者雖非華子觀先而實即燉煌李瀚前日引森維瀚傳云云未足為據且就表詞於箋注文亦必出一手今宋徐狀元補注蒙求正明其是因非創也抑考小琅環山館袁刻十二種收十七史蒙求一卷題晉翰林學士王令撰追贈政殿學士李瀚補校其文字顯為兩撤自宋環第一李廣無雙至聖賢功名光明青史纂其要者略筆於此凡八百句為四庫本所無下接王戎簡要裴楷清通至浩浩萬古不可備載芟繁摭華爾曹勉旃六百句與四庫本同觀其自成起訖且有一事而前後複見者因知必出兩手而前半為四庫諸人所未及見據康熙間刻本王先生

十七史蒙求程學拽跋謂朱竹垞鈔自華亭徐氏宋槧者指宋人序知撰者王令字逢原與王安石同時相契宗學贩持十七史書莫不通究其間聖君賢相忠臣義士文人武夫孝子烈婦功業事蹟以類纂輯分為十六卷以資記誦討論云云則王氏為宋人而非晉人又小琅環山館所未及考見者也且李先王後實李創而王繼故李氏書無一聖以後事王書如疾足節度係後周王進事伶人刺史係後唐隊仗儲德源事仁裕剔腸劉討枕戈均係五代十國時人孰先孰後亦足槩見況李書四聲轉韻今筆實難王書平側遞代遞調較易本難而之易亦著述自然之理況王氏叶

當興宋元豐之際若李氏更在其後焉有上溯陸氏切韻之理蓋後人誤為石晉李瀚遂致先後倒誤其失甚矣槩唐宋以前人所撰有兩漢蒙求南北史蒙求類似者更有仙苑編珠國史對均孝弟類鑑等書皆已亡佚現存者李書而外是編堪稱最早其書每句四言隱括一事二句為節上下妃偶八句轉均先平後側可謂極工整之能事觀者不第多識於前言往行抑於比制操觚亦且無補注文詳審精當事求本原頗不明誰撰或亦如李氏之書即王氏所自為耶後來刻本多與李書合併而冠諸其前亟宜糾正又自小琅環本以下舉多偽誤今以是編照之如君苗焚硯誤君

萬袁皮陽秋誤袁皮度袁父誠誤父誠秦巴敢魔誤放霓虞觀超石誤越有羊祉天狗誤羊祖震運木廠誤患速王彤補穩誤梁王機患才多患誤作貴隋文昔服昔誤作背雉杉釋褁姿誤宴公曾識薪曾誤會王豹鞶頭誤作繁張尚責酉誤作書陸儁子潛誤子有子高高揖誤徒揖士稚褱土誤士雅真名得開誤得開曾望品秦誤品秦曹魚亥豕層見迭出斯知舊槧之可貴而將來印行斯編者亟宜參考是正焉唯末尾疑參後人依市有虎二句注有關文不對權酷請言農事二句無注亦宜補綴俾成全珍全氏謂不對請言二句誤倒失韻其實虎事與史此古韻可通若僅叔虎酤

史此各自為杻反與全書八句轉韻之例不符不若仍其舊也至於卷數或多或少要是後人移併正如李氏蒙求或作八卷或作二卷三卷六卷茲據原序所云仍定為十六卷焉

通鑑集要十卷　明末重刻本

明諸燮撰燮字理齋餘姚人首載兩叙曰陳繼儒叙題為古今一大帳簿論史與讀史作史兩具見地曰譚瀞序知初刻為朱墨本今本則正文附注評語眉批盡墨矣眉批或評史事或評史筆或鉤識要目藉以提示文章脈絡大略平平無足異評語中稱或曰者殆諸氏自謂有外徵引甚繁引書有史記漢書漢紀論衡唐書藝文志劉友益通鑑綱目書法尹起莘發明張時泰續通鑑綱目廣義柴望丙丁龜鑑及各史論贊等不下二三十種而出於大學衍義者居其半諸家宋以前班固習鑿齒李德裕等宋以後虞集

吳萊胡一桂金履祥陳四明方孝孺等唯宋最多周程張朱稱子司馬端明稱謚或稱郡望他如歐陽修三蘇楊龜山范祖禹裴子野真德秀呂東萊張南軒李西崖陳潛室陳季雅楊誠齋富弼呂中等綜合不下五六十人而胡致堂之說最多雖諸家持論平庸空疏陳迂而蒐集之功不可沒已正文與附注為綱為目詳略之度尚亦可觀與同時王世貞張二銘姚培謙諸家書挈度短長未遽不逮唯可議之點仍多舉其大者厥有二事一正文之前附有歷代帝系傳授之圖自三皇至於東漢無可疑詰遂以蜀漢為繼旁出魏吳晉三僭國晉既承魏為僭於是圖中至蜀漢而一絕宋

晉以下、又歸正統、爲無說、是核南北對峙、隋承周統、兼併後梁、圖依梁之下後梁與陳並峙而南朝之統、至陳而再絕、李唐既滅、五代與十國並行、蓋以閏統目之、所異者、十國史分二期、初期曰蜀吳閩楚相繼續而不相傳授、第二期、吳越並列、以下南漢、南平、後蜀、南唐、北漢、五國單行、未明何居、北漢與後周併而爲宋、復歸正統、側繫遼金二僭、謂承北漢、下無所歸、不第其來也不當、抑其往也寧非可疑、綜之五行正閏之說、爲史家聾言、必欲具上下貫通、不至於支離矛盾不止、此其一、是編元紀一卷、簡略過當、舉凡所錄、似爲宋亡二三遺臣終其生平、存其節概、或右王崇望右文、稽徵道統之未

墜、故自世祖至元十六年、以宋丞相文天祥北去、十八年國子祭酒致仕許衡卒、十九年殺故丞相文天祥、二十五年詔故宋臣謝枋得不至、二十六年謝枋得至燕、遂不食而死、二十八年徵前贊善大夫劉因不至、尋卒、成宗之世、唯加封孔子一則、武宗讀貞觀政要、命刊行之、仁宗或進大學衍義、賜鈔五萬貫、英宗以六經閒吳澄、因執弟子禮、文宗張養浩卒、養浩著有廟堂忠告、風憲忠告、牧民忠告三書、順皇帝元年、或進金履祥論語孟子考證、命刊行、並載其門人許謙序、六年吳萊卒、萊嘗謂作文如用兵、有奇有正、學士嘆進比干圖、八年虞集卒、學者稱邵菴先生、二十四年明太祖起兵、二十七年、帝出居庸關北去、於是元亡、中間僅載信國題壁詩、及沁園春詞、又謝疊山與樂主丞相悖辨論書、啟、及許謙序文、此外更無長物、夫百年之久、異族入主之局、而所錄如斯、奚以史爲、此其二、總之、世有讀是編者、元紀一卷、亟宜補訂、非然者、勿甯刊落焉、

讀史志奇八卷 光緒間刊本

不著撰者姓名，摘錄自漢至明奇異怪妄之事凡四百八九十則，每則各設標題，第一題亦不限一人一事，或事義相似連類而及，或同出一文，未即截斷，遂仿李氏蒙求注例，諸史生發事之首有書名具首尾者不下千餘，則焉見於正史者不出半數，自餘別史雜史乃至稗官小記之書，靡不收羅，如儒將戰歿題詩條記元湯引勤守孫山，御陝友諒軍敗被殺，其鬼題詩廟壁曰戰酣日落陣雲閑，百騎難當萬眾來，結草寸心通碧落，招魂殘骨飛灰，事出明人說部，蓋誤瀛志怪之流，烏得以史目之，且詩句多陋，邊張睢陽而手似者，遂以儒將呼之，尤為可哂。蓋是編其辭在鬼若仙佛妖變之事十居三四，小說有雜怪一科，彷彿似之，抑唐已來天人災異亦錯出其間（如宋之異兆、元明災異摘記各條，則哀集者帳簿焉），蓋誤以怪力亂神者為奇，而奇者又不必信焉，而不謂其渺乎無涉於史也。唯記明代流賊事、礦稅事、响馬事，獨能纂取各書，備成體系，亦未嘗無裨於史學也。引書八九十種之多，雖不辨賢愚，不善甄錄，其功力頗有足多者。

明史快編十六卷 同治間刻本

清李孫蕙校刻明趙為霖讀史快編，爰撰為是書附其後焉。孫蕙字湘驂，四川重慶人，趙書前目已收，謂其刪裁漫無義例，是編雖體制未更，而頗能載其大者，如太祖諸臣以徐達為綱，餘子為緯；大禮一議以楊廷和、張桂為綱，楊慎、席書等為緯；治河及社黨之跡均予從詳；明末流寇李張二傳且全載焉。擬二百七十餘年制治之軌，衰亡之序，大抵在斯，固不翅廣異聞資談助已。

聖主芳規五卷 順治間刊本

施永圖纂。永圖字山公，歸安人。明崇禎末宦南直隸鳳泗兵備道。降清，改官鳳陽府推官。是編作于順治十年乙未，前有自序，略言今皇上下詔求賢，廣開言路，下臣躬耕之餘，廣輯書史，採集百王凡有益聖躬、有裨民社者，彙成一編，如宰輔講官啟沃進御，則古帝前王一一具在云云。原其作意，蓋為溫卷之品、干祿之具，冀或上聞邀承恩澤，持此志而著述者豈祇一永圖？特永圖之序不自掩飾耳。是編取歷代帝王，間及后妃王侯，上起三皇，下訖明，六凡列辟百人，一千六百則，大抵畧於古先而詳於輓近，非桀紂之惡、

懷惠之闇，各有可書，少者一則（如周穆王、明武宗等），多者數百（唐太宗百十八則，明太祖二百八十四則為最多）。依編年次序，逐一標舉，從心所欲，既無門類部當之歸，操刀而割，又匙疏通本末之文，積年朝報，斷濫甚矣。試舉其例：一曰畏天，圜丘郊諦必書；二曰敬祖，類禡禋祀必書；三曰尊聖，釋奠幸學必書；四曰崇儒，開科徵辟必書；五曰式重老成，元世祖遣中使訪求耆士，明太祖耆宿鄭韶等三千七百人，賜人銀一定之類，以為曠代之典；六曰省免蠲賦，如元仁宗詔停各處營造，又一切蠲租給復之類，有文必錄。它若減刑、大赦、振災、興學、停貢獻、用舊臣、制禮（明太祖頒鄉飲禮）、注書（明太祖注道德經）、修文偃武（如宋太祖選武臣子弟入監讀書）、乃至片言做行（如元世祖嘗謂內侍勿輕儒者，明太祖嘗詔秀才張宗濬等侍講），苟合於稽古右文、孝治天下之旨，幾於不遺。書爲夫以匹夫行之，可不學而能，帝王行之，遂欽為聖主，號曰芳規，斯亦天王聖明之義，而非君難臣不易之說矣。明太祖之殘狠，史所罕睹，而芳規獨多，最為可異。抑他朝列主取者不踰三一，明十六紀各有可書，寧非異數？下迨熹宗二則，一為三年郊天日暈生耳（按舊說日暈兵象，何以與郊天聯書），一為五年幸學釋奠先師，以此兩則遂躋聖主，諂死者適所以媚生者，其本懷何其陋耶？又以始造書契（另有始畫八卦條）屬之伏羲，始作文字歸之黃帝，析書契、文字為兩，不知何從。唯目錄載明思宗芳規十三則，本文久稱崇禎實錄未就，不敢輕載云云，殆恐涉及新朝禁忌，書成後毀，目錄則偶未刪除，貳臣之心，昭然若揭矣。

二十三史綺編十六卷 明萬曆刻本

明周延儒纂延儒字玉繩宜興人萬曆間進士殿試第一人及第崇禎初拜大學士加太師旋以姦敗賜死籍家明史有傳是編前載三序一曰自序一曰莊奇顯序一曰楊景辰序楊序云作於甲寅蓋是編鐫於天啟廿四五年矣序文文體在古文與制藝之閒均晦澀詭異不可卒讀章學誠所謂明末一種不情不理之古文此其似矣考自鄉選里舉之法不行賢良極諫之制已廢仕祿之途以文章爲主宋元以降專尚八比舉天下士子孜孜揣摩下焉者知有經文朱注上焉者涉覽子史旁騖百家無非捜集華詞施

諸場屋其致一也一準時文之嚌範月旦經史讀水經注而喜其華贍伽藍記而愛其曼妙甚至選奇班富陳雅歐婉論史如斯他可概見蓋文人恥居謭陋必欲杙古以自重抉經史百家以自文先以評選時文之法施之故籍然後特其文以風厲官詔士子動色相詒曰文風丕變是編亦若是之流實未可以史義衡之也其所謂二十三史者大異常說一曰唐虞史二曰夏史三曰商史四曰周史取諸尚書爲一卷五曰春秋內史起魯隱公迄哀公十有二公統列國二百四十二年事取諸左氏春秋爲四卷六曰春秋外史依周魯齊晉楚吳越等國別分紀其事取左邱國語爲二卷七

曰春秋先齊史凡十八節取筦仲書爲一卷八曰春秋後齊史紀莊公景公時事取晏子春秋爲一卷九曰檀弓小史凡八十六節取諸禮檀弓爲一卷十曰韓氏小史錄內儲七術外儲六微取韓非子爲一卷十一曰戰國東西周史紀西周赧王東周惠公時事十二曰戰國秦史紀昭襄王及始皇二十六年前事十三曰戰國齊史紀齊威王宣王襄王及王建時事十四曰戰國楚史紀宣威懷頃襄考烈五王時事十五曰戰國趙史紀肅侯武惠孝三王事十六曰戰國魏史紀文侯武侯惠王等六世事十七曰戰國韓史紀烈侯昭侯襄王釐王事十八曰戰國宋衛史紀宋景公衛靈公

及嗣君事十九曰戰國燕史紀王噲昭王惠王及王喜事二十曰戰國中山史紀中山君事僅一則均取諸戰國策爲三卷二十一曰史記取太史公書爲一卷二十二曰西漢史取班固前漢書爲一卷二十三曰東漢史取范曄後漢書爲一卷綜計自唐堯訖於東漢爲代七爲年二千六百有國十二引書十一種爲卷十有六此其大較也夫無論六經皆史之說出於其後即其論據乖方無足取者今並韓非筦晏之書以史予之寧非贅說覩其徵引左國秋分內外施之於經猶爲妄誕況於史乎獨以筦晏之書偶併從世而更有先齊後齊之目所謂無理取鬧天下豈有此理戰國宋

衛史凡舉三君各繫一則他如齊威王魏文侯並號賢君專國又久亦祇一則更有齊王建趙肅侯魏惠王昭王襄王韓烈侯惠王均各一則而中山國史共得一則此而為史史識雖何其錄取史漢標目紀傳者論贊十居其七曰表曰志者亦僅撮序論而不及正文獨史記禮書全錄後漢仲長統傳附樂志論原文則真不可解矣即曰在文不在史然其錄左氏春秋鄭伯克段于鄢傳捨棄經文不書易以祭仲諫伐叔段公子呂請除叔段及頴考叔諸復武姜三段天機完錦妄付誅裁以此擬文所去者何僅九牛毛乎鄉之是編全無體制並缺識於明人諸史鈔中不失下品唯持此以廣度明季瑞閣之傲詭峭要而剛至於處士無學橫議國是亦行下甚有由然矣

廿二史文鈔一百五卷乾隆間刻本

滿洲納蘭常安氏纂氏字履坦亦稱常履坦正黃旗人官至某有藩司書成於乾隆丁卯蓋後明史奏成僅八年也計為史記文鈔六卷前漢書七卷後漢書六卷三國志魏四卷蜀四卷吳三卷晉書七卷宋書四卷南齊書三卷梁書四卷陳書三卷魏書五卷北齊書三卷周書二卷隋書四卷南史三卷北史二卷唐書六卷五代史四卷宋史八卷遼史一卷金史三卷元史三卷明史十卷合為一百五卷而以廿一史建都備考及年號備考冠其端所選之文上起秦孝公下訖明季以著述之先後為序不拘紀傳位置但收散文仍以諸史具載者為斷駢儷詩詞均屏不錄史與集文字異同者概以前者為準刻本異同者例以南北監本為準一史之文自分門類大抵少者三四多者不過七八以視姚氏之十三曾氏之十一者其單簡似又過之然統計歸類異名實達四十以上蓋求簡而得繁本同而支變者也如史記設詔令門前漢則為詔書後漢為文誥魏為告令晉為詔誥陳為詔敕唐為詔策又如書啟或曰書翰或曰書文或曰札啟或曰書訓書諭書與說合而稱書說與序合而成書序與對合而稱書對以及書策書令書辯書疏無非臨文牽合苟立名目條儷氾濫甚無取焉其篇章配隸如

封禪書入書疏說難入游說燕丹與荆軻論心入議論均不甚確明代論治河及議大禮諸議諸疏異名同實而或入議論或入奏疏則不若姚氏之定名奏議者為善文按史文多非全篇或截中逕起或刪削餘文理宜稽考詳度註明刪闕是編一舉於史不加擇識淺識者流或誤為異本咢起餘波無窮多趣規摹似者病矣夫史文與集文不同讀集者統觀高下優劣而等差之抑有雕琢鐫鑿妃青媲白一句之豔一詞之巧情文相召感深入微讀史文者則唯就一文考其時宜察其成敗辨其義利衡其緩急而詞彩結撰抑其次也故以評文之法而評史往往因小失大適入歧塗

古文之有評點昉於南宋呂祖謙之古文關鍵樓昉之崇古文訣謝枋得之文章規範下逮朱明其流愈遠大抵貴於呼應頓挫之工點睛增毫之妙函矜刊割貌同心異選者師其故技施諸史文貫積遐珠所得幾許雖然古者右史記事左史記言而史文散氾錯出卒難檢覽是編夠乙部勒皎若列眉以明史晚出斷取尤嚴治史者得以節省日力而野處依民窮簷秀士對此一編不啻半史且每一作者各繫小傳疏論生平兼明文之所自誦詩論書知人論世揆其功用半猶未也

前目集部總集類著錄明梅鼎祚皇霸文紀西漢文紀東漢文紀西晉文紀宋文紀南齊文紀梁文紀陳文紀北齊文紀後周文紀隋文紀釋文紀等綜合不下二百卷唯其榛楛不翦魚鱗雜襲泛淫忘歸真偽糅集間異辭率則可佐雖青史刪敗分是編甚非倫比故以次諸本類為之南北既本之顛有紕繆不可訓疏者亦取汲古閣本以濟其窮是亦一善未可沒也

鑑史提綱四卷 道光乙酉重鐫本

清盧文錦集註、文錦字絅堂、吉安人、是編乃合併三書以成、而文錦或為補註、或為重校者也、一曰潘榮通鑑總論為一卷、前目已見著錄、見史評類存目一附小學史斷續集本後、二曰杜詔讀史論畧上下篇為兩卷、杜氏著述、前目已收者、有殘本雲川閣詩九卷及唐詩叩彈十五卷、文錦取是編為之補註焉、三曰蔣先庚歷代帝王世次源流考為一卷、先庚字畏菴、句容人、文錦重校其書、而以封建侯國藩鎮竊據本末附焉、卷端有文錦自序、謂紀載紛繁、苦無涯涘、苦難貫串、思得一簡捷之法、以為提綱挈領、因取潘杜所撰、搜尋源委、遂句疏斷、以便省覽、復取蔣書以附於後、次第釐正、顏曰鑑史提綱云云、按文錦意在治史、而潘杜之書、乃史論之流、蔣書僅序錄歷朝帝系、譬若有目錄而無本文、亦不足言史、雖施以補註重校之功、其識固已陋矣、尤可異者、潘榮杜詔、往往持論相乖、大抵潘氏苛於漢唐、恕於趙宋、杜氏較多持中之見、遂有平反之詞、絲染於蒼黃、羊亡於歧路、各有論據、不足相服、然而讀者病矣、至於蔣氏之書、置重於正閏終始之辨、本亦俗儒之學、觀其敘次、多不能自圓其說、蓋歷來言正統者、莫非有為而為、顧此則失彼、跋前則躓後、不第一蔣氏為然、文錦據其緒餘、如握珍寶、斤斤焉謂帝統在斯者、抑過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史鈔類

史漢合編九十二卷 明萬曆刊本

明茅一桂纂。一桂字芳仲，吳興人。取馬班二史綜合次第，得八十八卷。自其同者觀之，則以班續馬，繫太初已來，訖於平哀，制續備馬，是史家之用心也。自其異者觀之，則簡繁優劣，因殊得失，可以互讎高下，是文家之用心也。一桂作意，蓋在後者，故其徵引評語，自唐劉知幾、司馬貞、宋程灝、蘇洵、李清臣、呂祖謙、黃震、洪邁，入明有楊慎、王維楨、省魯、世貞、凌約言、茅坤之屬，無慮四五十家。大抵說其詞華，賞其結構，擬於景物，則有朱紫玄黃；譬諸形家，則有來龍去脈；設為點識，以昭區別。至如考證是非，使章剝彝，論人物而求因果者，雖史家之職司所歸，一桂則棄而勿取。蓋自倪思、劉辰翁之書行，迄明而有茅坤、凌以棟之屬，莫不斤斤於字句之梳理、筆法之發明（唯劉辰翁班馬異同評，間亦評議政事）。一桂是編，固殷因夏禮，裒集眾義者也。考梁書蕭琛傳，北僧南渡，胡蘆中有漢書敘傳舊本，劉之遴參校同異，已與通行本序次頗殊，而史記既經續補，中更竄亂，龍門本貌，於何可求。苟志其大者遠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則卓然天壤者，百卅卷與百卷之書故在，通文史者，取不盡而用不竭也。必若求是非於音讀故訓之餘，課殿最於起承折轉之間，以評時文者施諸古人，則所謂管闚而錐指者也。唯是編悉仍舊題，寡所刊削（一桂謂史公紬於蠶室之禍，武紀多所忌隱，事詳封禪書中，遂除其目，類此者甚少），同實並列，其類相承（秦以前紀傳悉取史記，武以後悉用漢書，中複者先列史目，次列漢目，書志年表亦然，而以史公自序及班氏敘傳殿之），而序次力追古昔（梁書蕭琛傳載今本紀及表志列傳不相合為次，而舊本相合為次，今本外戚在西域傳後，舊本外戚次帝紀之下，今本高五王而下諸王分雜諸傳中，而舊本次外戚下，不與諸傳相雜云云，一桂是編全依其序），音讀務求一貫（八十八卷之前冠以凡例、通例、總評及音例各一卷，音例取張守節史記正義及凌以棟漢書評林字例，安為七則，而一見字反切，尤為通便），一律雖蘧熟之因人，要不能不謂長於用古者已。若二書文字，不敢輕改，猶是矜審之意，與茅氏勇於訶古，以竄削龍門為自得者，用心良有辨矣。原書或題史漢合編評題，湯董份為之序。

史鑑錄要十三卷 清翰齋遺書鈔本

清張玉堂撰。起於邃古，迄於南朝宋順帝昇明二年，蓋未及觀青之作也。其書自三代以降，無足觀者，而夏禹之前，上溯盤古，舉凡古帝皇名目，幼眇恍惚，父天母地，獸首人身，怪怪奇奇之倫，靡見著錄者，無不兼存並收，而為之序次。故其引書經史百家之文，緯書稗史所記，縱橫滑䱜，多至數十百種，用力之勤，可云精見。而又時加按語，或著疏記，甚至千載之下，偶其編述之蹟，蠅不憚旁凡其載，明其究竟。如女皇媧下云：女皇氏媧媧，雲姓（原註見洞神部），一曰姒，帝蛇身牛首，宣髮，大昊氏之女弟，出於承匡。（中略）以至德遺後世，治百有三十載而落，其腸宛化為神，居於粟廣之野，橫道而處。玷王裕於董龍古塞洪河之流，是為風陵堆也。其下錄唐天寶十三載，天雨晦冥，儀失風陵堆所在。乾元中，風雷夜聲，黎明視之，其傍湧復出之，兩柳。肅宗命祝史祠焉。乾德四年，詔置守陵五戶，春秋少牢云云。若斯之例，不一而足。衡以傳信之義，是編將一無足取。然有研索洪荒帝王神話，而以博為勝者，獲睹斯編，宜可以無遺憾已。語曰：失之東隅，收之桑榆。雖其有所收也，姑以存其目焉。

通鑑擥要三十七卷 同治十二年刻本

清姚培謙、張景星合編。培謙字平山，一字述齋，華亭諸生，嘗刻巾箱小本。雍正中，舉人才，以母喪不赴。所著書前目已收松桂讀書堂集八卷，並纂刻春融集、自知集、樂府及覽古詩為一編者也。自外有經史臆見、朱子年譜、樂善堂賦注類敘、文心雕龍箋註、李義山詩箋註及是編。景星字二銘，與培謙同學至契。是編凡四部，分四：正編，刪述紫陽綱目，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訖後周世宗顯德六年，凡十九卷。其前曰前編，自周威烈王上溯帝堯，本仁和金氏書；帝堯之前上溯盤古，本四明陳氏書，凡二卷。正編之後，以明成化敕修之通鑑綱目續編為藍本，起宋太祖建隆元年，訖元順帝二十七年，曰續編，凡八卷。最末刪述清高宗欽定通鑑綱目三編為明史擥要八卷，而明史擥要先成。三者亦自下而溯上，為全書。以簡賅為旨，頭關末節，概不溢入。培謙長於文章，曾裁斷積貫無難勞苦之狀，鈔史而得此，可稱上乘。柳撰全書，弊在好異悅怪，無稽之談，往往甄錄，如丹朱馮房后生穆王、杜伯射宣王、釋氏生周昭王時之類，考据均疏。甚焉者信五經多所徵引，亦非史家通誼。陳書卷為削除，不為無見。顧陳書以捣孟與百家並列為目，而某年世子昌奉養季歷，某年孔子志學，某年哀公問政，又何以獨許為綱目敘。

義例其失維鈞是編一一釐定或削不取蓋其識力有出乎前人
右者雖是因非勘而與盡信書步趨恐失者夐然異矣

敦煌六朝寫本春秋經傳集解一卷（據影本 晉杜預撰）

原卷藏法京巴黎國家圖書館編目為二九八一號按此殘卷為昭公二十八至二十九兩年起傳文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止傳文公執歸馬者賣之共六十八行每行十六字傳文視經文低一格注文用小字雙行字蹟疏朗娟好有注無疏蓋是六朝人寫武曰唐武德間寫本莫能定也持與今本相較文字異同甚多其人名地名異者如傳文司馬彌牟為鄔大夫注太原鄔縣今本傳注均作鄔又孟丙為孟大夫注太原孟縣今本作盂大夫注同按日知錄據漢書地理志謂人名地名同字作孟盂者非此寫卷正係同字（惟顧氏以為均係孟字與此卷又不同耳）又御以為罩今本作阜又汝寬今本作女寬字不同其文義彼闕而互異者經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於鄆注以乾侯致今本作至按正義以乾侯致告於廟者作致是也寫卷正作致與宋本岳本足利本全同又傳文引詩曰惟此文王今本惟作唯按校戡記引陳樹華云傳文凡發語詞唯字俱从口其引詩書本句則从小前後一例此寫卷正作惟从小（按詩作雖此王事）又擇善而從同比今本從下有之字與上文句法遂令小異又汝遂不言不笑矣今本無矣字又今夫子少不颺今本作夫今子文理少遜又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今本無之字按石經本

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並有之字與寫卷同蓋與上文才之不可以已語相稱也注文之異者如魏子中軍軍故謂之將軍今本爭作御校勘記引釋文云本又作軍寫卷正同又二十六年尹固與子朝俱奔楚今本作二十八年按昭二十六年傳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則今本之作二十八年者誤矣他如注文中也矣等字寫本多出不下二十許大抵古本助詞較多顏氏家訓書證篇云也是語已及助句之詞文籍備有之矣河北經傳悉略此字據此則江南古本助詞多於河北之本六朝時實有其事不第如楊守敬所

云鈔本寫變行注文未嘗細核字數以致右行略多乃填入無謂之字於左行以彀空格者也然其出入校覈益不悉著總之此卷足資是正者不一而足舊本之可貴豈徒然歟

敦煌寫本破魔變一卷 攝影本

原卷藏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編目為二一八七號按此卷亦稱降魔變與降魔變文同為變文中之講唱經題者也原題云破魔變一卷而第一行標題為降魔變押座文首錄梵讚長引歌行與駢儷間出結語為經題名目唱將來云云次為咒願之詞文多偶對次為正說述佛於熙連河畔成道震動魔王波旬率領神鬼軍眾以挺如來佛以慈悲善根力降伏之其軍敗退魔有三女見父不樂啟諸其父而來佛所各作種種媚態冀圖撓亂佛心佛指其女一時俱化老母魔因慚謝按佛降魔事釋典多有錄存如修行

本起經出家品太子瑞應本起經卷上佛說普曜經降魔品過去現在因果經卷三佛本行集經魔怖菩薩品菩薩降魔品及佛所行讚（北涼曇無讖譯亦名佛本行經）卷三破魔品均係此類而佛本行集經所記最詳此卷押座文雖有唱經題名目之語然未出經題不知所據何經唯諸經所記大都皆先舉魔女次及魔軍此卷魔軍居前魔女繼至序次稍更未喻其故又佛說普曜經魔女凡四餘經皆三乃知所據必非普曜明矣卷末寫手題字署天福九年甲辰變文正說後所附頌讚有云自從僕射鎮一方繼統旌幢左（按即佐字）大梁則原本作於梁時可知今檢其發願文疏先稱當今皇帝次稱府

主僕射、府主司徒、又次稱國母聖天公主、以史證之、則府主當指沙州曹義金、其云國母聖天公主、蓋義金之妻李氏、按義金以歸義軍留後領沙州事、在後梁末帝貞明六年、妻時于闐國王爲李聖天、義金之妻、即聖天之女、號爲天公主者也、義金之前爲張承奉、實竊帝號、自稱金山白衣天子、此文稱梁主爲當今皇帝、必非承奉時所爲、則稱府主公主者、當是義金夫婦無疑、（他本稱李氏爲天公主、或係脫誤、或出簡略、）而公主之上、冠以國母、似屬僭妄、然義金據瓜沙二州之地、於其域內、久有大王之稱、妻孥竊號、僭奢侈擬、殆亦名從主人之義、無足異者、

敦煌寫本伍子胥變文一卷　攝影本

原卷藏法國巴黎圖書館、編目爲二七九四號、前中後均有脫軼、以倫敦劍橋圖書館所弆殘卷講唱列國傳拾之、適爲中間之段、敘伍子胥出亡事、講話與唱詠相間、蓋亦變文之比、按變文或稱曰變、始亦說經之一體、大抵開說經義、敷陳事蹟、而不唱經文、異乎讚唄、梁慧皎高僧傳所載有唱導一科、謂之說法、開揚經旨、而不標講經之名、稱引事類、或取諸經、或舉世間傳聞之事、苟以述事爲主、亦即變文之制、盛於六代、唐末猶存、是卷殆其一例、抑考江左高僧寫唱經卷、曲韻諷通、不第剖析微指、披闡無碍、抑貴轉

讀梵響、叶調宮商、曇籥之清靡、道慧之綺麗、分明、曇智之高亢、清澈、僧辯之哀婉、折衷自餘法平、智宗、曇遷、慧忍、（並見慧皎高僧傳卷十五經師門）多以宣唱清老、見重於世、浸假入於隋唐、聲隨世卑、義與情靡、求悅娛於里耳、厲唄嘔於鄭聲、越墜堅貞、殊虧雅素、轉經至此、斷與散樂無別、於是韻味既下、敘事頻繁、雖本旨不違於釋典、而情節頗協於俗好、以見存之寫卷求之、或狀神靈、（如降魔變文）或取武事、（如張義潮變文）或敎忠孝、（如舜子至孝變文）或稱賢豪、（如劉家太子傳及此卷）而多其波磔、以聳聽聞、蓋自其寫唱而言、流爲雜曲散樂、自其結構題材而言、導夫小說傳奇、此卷之作、蓋當遞嬗蛻變、漸迭荃因、體製則隨

俗卑近、流蕩不返之會歟。此卷自子胥亡經潁水丐食女子、抱石自沈敘起、更前遇姊遇婦、佯不相識、遂達吳江北岸、潛伏蘆中、棄劍悲歌、鈔寫中斷、查英倫本於是便值漁人餉之舟中、此發而漁人覆舟自溺、以明不言、此卷又接子胥棹歌一首、迤添蕩山、終抵吳國、披髮佯狂、以流涕面、逢吳貴官、善別君子、引見吳王、適符殷宗之夢、羣臣齊唱太平、俱稱萬歲、文止於此。英倫本於前更多伍尚見戮、州縣賞緝子胥、子胥行經莽陽山、按劍悲歌一段、於後更多子胥相吳、破楚覆越、吳王漸萌驕侈、子胥沈江、越用范蠡、終以沼吳、文長數倍、蓋已入子胥身後事矣。此戲兩卷文字、間有異同、

而鈔手之劣、訛謬之多、正復相似、文中子胥處有追者、乃用水頭上樸之、將竹插於腰下、又用木劇倒著、並畫地戶天門、遂即臥於蘆中、咒而言曰、捉我者殃、趁我者亡、急急如律令、追者卜見子胥頭上有水、定落河傍、腰間有竹、塚墓城荒、若著此卦、必定身亡、遂止不追、其事與劉家太子變文略似、蓋唐以來道家符咒之術、與秘宗厭魔禳解之法、輾相竊襲、為說見於民間讀物者甚多、附馬而不問其宗源、理則有歸、若執是而議其非變文、則亦拘虛之見已、抑此卷年代雖無可考、然必出於中唐之後、觀夫妻以藥名為隱語問答、妻曰、妾是仵茄之婦、細辛、就禮未及當歸、使妾因居獨活、菖莨薑芥、澤瀉無憐、仰歎檳榔、何時遠志、近聞楚王無道、發狂狐柴胡之心、誅妾家破亡消芒硝、妾淚霑赤石、結恨青箱、聞君乞聲厚朴、不覺躑躅、君前看君龍齒、似妾狼牙、桔梗若為、願陳枳殼、胥答余乃生於巴蜀、長在藿鄉、杏仁伴芒硝、唯余獨活、獨步恒山、石膏難渡、蹴若巴戟、數值狼胡、乃意款冬、留心半夏、忽逢鍾乳、不見犢金、余乃返步當歸、芎窮至此、我之羊齒、非是狼牙、桔梗之情願知其意、文囿信偃、方拙然中唐以先無此體制、況結構繁複、成人物本位之型、呈波瀾壯闊之象、與宋代平話、大體無別、約其年時、必非甚遠、第其為殘處、為五代則又未易遽質言之耳。

敦煌寫本王昭君變文二卷 攝印本

原卷藏法京巴黎國家圖書館，編目為二五五八號。上卷前半已軼，下卷完整。所敘為漢明妃故事，其文吟詞與講說相間，蓋亦變文之別流也。見存之文，首言明妃北上，塞外風物，殊異漢南。次言單于寵重，册為煙脂，閼氏瀚海諸番，皆來慶賀，上卷止此。下卷首言明妃不樂，單于以畋獵娟之，憂思未能少解。次言昭君漸困，單于重祭山川，再求日月，百計尋方，千般求術，而昭君命盡亡於子時。次言單于慟悼，披頭易服，衛官離面，九姓截耳。次言大修葬儀，單于臨送，牛羊隊隊，生埋壙，仕女芬芬，紛紛聲入坑，黃金白玉，連

車載寶物明珠盡庫傾，於是卜兆於黃河北岸，受降城在其西南，最後言表奏漢庭，訖於孝哀皇帝，發使和番，為文祭諸其墓，終篇之處，並載其祭文焉。按卷中有故知生有地，死有處，可惜明妃，奄沒風燭，八百餘年之語，據漢書及西京雜記，王嬙元帝時以賜呼韓邪單于，號寧胡閼氏，自元帝即位，下逮八百年，約為唐至德乾元之際，則此卷之作，必在中唐之後矣。明妃之事，哀感頑艷，杜甫、王昌齡、白居易輩，各有吟咏，要為流俗所習聞，文人所樂道，付諸篤唱，視李陵蘇武等故事，度更有引人入勝者矣。故其指物類情，幾與史籍無一合者，其狀異族準率，不殊於螻蟻犬羊，大抵講廻鶻、退渾、吐蕃之形影，而今飾神異奇離其說，極言崇美昭君，美昭君即所以美漢，美漢亦所以美唐也。按匈奴傳匈奴凡二十四長，呼衍氏、蘭氏、須卜氏，此三姓最為貴種，其法罪小者軋，大者死，漢書音義軋為八反，刀刻其面，此卷謂衛官坐位刀離面，九姓行哀截耳璫，九姓為廻鶻貴種，截耳為吐蕃之俗，多於漢匈奴不相當也。抑漢匈奴其渠曰賢王、谷蠡王、骨都侯、都尉、當戶，且渠，千長、百長、什長之屬，亦無衛官之稱。又吟詞有折柳之曲，祭文有突厥穹廬之語，是知作者以今擬古，而非中唐之後定居敦煌三峗者，亦不能有此吐屬也。則後之覽者，欲知民俗文學之進退，西域諸

族之文野，降寘八百年之後觀之，未始無補學問焉。此卷文章甚美，視蘇李執別詞，猶且過之，唯書手顯非一人，優劣懸絕，而劣書中俗字紊緐，蓋亦民俗讀物之殊徵也歟。

敦煌寫本劉家太子變一卷攝影本

原卷存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編目三六四五號。按全文可析為數段，首段為劉家太子事，次段為漢武帝見西王母、東方朔詼諧嘲弄事，又次為宋玉薦友於孟嘗君事，又次為鄭莊公以隱語作書遺燕昭王事，又次為漢哀帝嬖董賢事，又次題季布詩詠，為七言長歌一首，字多漸滅，察其文義，則擬張良作楚歌散楚兵垓下，即據史記項紀，漢五年，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一事，敷衍寫唱者也。唯寫卷原題劉家太子傳一卷，且唯首段紀事具起訖，明因果，雖標目不冠經名，殊於經變，然所講仍為經中神變之事，不存文句，以事為主，實亦變文之一體。抑隋唐僧衆寫唱經變，往往一文之中，雜陳數事，或取相類，或取不同，異轍同歸，千慮一致。宋人平話，尚沿其體，今茲之本，或其嚆歟。其故事略為前漢末時，漢帝寢疾，遺囑太子，國危則避投南陽，有人救汝。其時漢帝丈人王莽，謀奪帝業，帝崩不放人知，便稱帝位，太子逃投南陽，有張老者，先受漢帝且總，其子夜得瑞夢，見城北十里，礌砣石上，有一童子，諸相具足，旦而尋視，果得太子。張老說為養男，如是一月，訪捕太子之令甚急，并諸坊各懸布鼓，以辯凡聖，遂有一童子，椎擊布鼓，一擊諸坊布鼓自鳴，再擊江河騰沸，三擊天地昏暗，太子遂潛身出城，途見耕夫，遂耕壟下土，埋太子其中，口中銜七粒粳米，兼銜竹筒而通氣息，其時太史占之奏曰，太子身死，在三尺土底，口中蛆出，眼裏竹生，遂收縲騎，耕夫因教太子往見崑崙山太白星，必得父業，如若憩腳足而難勞一生，終不得見，如至心啟請，必合得見，太子如教，果得父業。故云南陽白水張，見王不下床，此之事也。云云按南陽白水實指光武而云。光武原好符命瑞應之事，後漢書載光武與公孫述書，辯錄運法，桔地象，援神契，立公孫，當塗高諸說，隱然據為己有，然則其起兵伊始，或即陳涉詐稱扶蘇故智，非不可能，尤明以來說部中多有遷指光武為漢哀太子者，則其傳說蓋久，觀此卷子，而知自六代以來，故已著錄於民間，已卷中治字不諱，知為唐高宗以前物，至其為六朝、為唐初，則不易質言也。

敦煌寫本太子入山修道讚一卷 攝影本

原題太子入山修道讚一本，署諸簡尾，全文分為五段，自初更至五更，敘悉達出家之願已堅，遺忘粉華，屏除世戀，遂有四天王來迎，躡紫雲上雪山，落髮毀形，日食麻麥，誓當作佛，為苦海舟航，化魔波旬，遂超三界。每段首句冠以一二三四五更月三字，與寫卷中南宗讚（二九六五號）、太子五更轉（二四八二號）之類體製正同，皆僧徒轉經宣唱，彼宗所謂讚唄者也。大抵聲韻相和，皆以聲樂見長，故其詞旨卑近，而音調隨叶，與宋元俚曲殆無畛差。度其年時，宜不踰五代殘唐間也。按梁慧皎高僧傳經師篇論唄讚轉讀之法，謂轉讀之為懿，貴在聲文兩得，故聽聲可以娛耳，聆語可以開襟。然據唐道宣續僧傳卷四十雜科聲德篇論當時經師，皆捐舊旨，鄭衛珍流，淫音婉變，嬌弄頻繁，且言一時傾耳，斯並歸宗女眾，蓋隋唐已降，梵響日靡，馴至於古調失傳，趨附里耳，音質既變，文章之形義從之，自其寫唱之殊質，遂流為雜伎散樂，自其題材之科範，濫濡於平話傳奇，義所必至，無足異也。前四段格調咸同，意旨銜串，略置重女色聲伎之誘惑，如首段美人無事手頭忙，聲連梁，次段奇樂堪人聽，美人纖手弄秦箏（原作爭），三更聲韻妃（原作肥）離不離，美人夢裏作音聲，視經典紀佛出家得道者（如修行本起經、太子瑞應本起經、方廣大莊嚴經、過去現在因果經、佛本行集經等異趣），特為省略，其第五段可分五節，首節曰逾而以因中果滿自消遙三界超之語，繳束各段；第二節以下意在勸化眾生苦海，入本源，誰是救你，億曰闍傳心地證菩提，思者沒泥黎，曰修行潔淨果周圓，必定往西天，蓋宣唱本旨即在斯矣。原卷見存法京巴黎國家圖書館，編目為三零六五云。

敦煌寫本張淮深變文一卷 攝影本

此寫卷存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首尾均闕中間脱軼亦繁艱于紬繹其文説白與吟詞相間乃變文之體按變文其流有二一曰經變以講唱經文闡揚教義如破魔變文之類是也一曰世變徵述古今傳流故事以美成功以昭炯鑑如張義潮變文之類是也此卷亦後者之倫蓋當時軍府廣設齋會而僧徒宣唱軍功以揚威靈而詔萬衆者也今以見存之文觀之初言廻鶻既敗輸款偽降尚書立燭其姦因俘其衆旋即釋去其酋感泣謂不復反尚書捷聞京師百官皆賀皇帝乃命上下九使遠赴流沙詔賜尚書其

詔曰卿作鎮龍□威臨戎狄横戈大漠殄掃匈奴生降十角子軍前對□能施于七縱朕聞嘉賞□更勉懷兼加重錫金銀器皿錦繡瓊珍羅列毬場萬人稱賀尚書款接天使歡娛樂無日無之並引天使入開元寺展謁玄宗聖容蓋敦煌没落西戎已踰百載獨有沙州一郡尚敬本朝餘留帝像天使一時感涕左右莫不悽愴次言天使既去才過酒泉廻鶻王子領兵潛來西桐海畔蝗聚雲屯先鋒遊奕使白通吉以聞尚書聚將點兵而誓曰廻鶻新受詔命今又背恩理合撲滅以雪朝廷之憤當即亂兵鑿出凶門不遑信宿已近西桐賊軍依海而住控險以拒王師尚書處分諸將臥鼓倒戈人馬銜枚分兵十道齊突穹廬鞞鼓大振白刃交麾匈奴喪膽廻鶻大敗最後唱詞有言自從司徒歸闕後有我尚書獨進奏持節河西理五州惠化恩沾及飛走幾回獻捷入皇州天子臨軒許上奏河西淪落百餘年路阻蕭關雁信稀賴得將軍開舊路一振雄名天下知年初弱冠即登庸匹馬單槍突九重曾向祁連□□□幾迴大漠虜元兇（以下擴泐不成句據西文亦中止）按其文理蓋述於綜合結束曲終而奏雅矣據史張義潮以唐懿宗咸通八年入覲遂留京師此所謂司徒歸闕即指其事唯其時義潮位止僕射（唐寫本張義潮變文稱吾史所未載者也）蓋於留京之後晉加檢校司徒此卷從其

類稱為稱理或然矣義潮去後其猶子淮深繼鎮河西克纘緒烈咸通十三年擢太僕其明年加侍中兵部尚書此卷唱詞去歲官宗總馬政今秋寵遇拜貂蟬紀其事也大抵每建軍功朝廷遣使賜此卷謂重賚國信遠赴流沙明先後數行加之策冊廻鶻可汗亦非一次爰知唐中頁後於瓜沙五州殊視重要若夫信使攻戰五涼移民百年之內錄有可觀而史臣紀事於邊州例不能詳遂令後人莫宗管闚於斷爛俗寫之中片鱗隻爪將信將疑可慨也夫抑檢唐大詔令集卷一二八及一二九所載策立廻鶻詔文凡二一出宣宗大中十年二月（議立廻鶻可汗詔）一出大中十一年十二月（冊九姓廻鶻溫祿登

里羅泛泊密袍合僕録四御懐遠可汗 通鑑宋紀作十一月文同 此後典籍所收未闕史有册詔安西
廻鶻之事唯此卷尚書膳部之詞明言廻鶻新受詔命度其事必
非甚久蓋正史之疏於邊事有如是者傳云禮失求諸埜孰謂史
料之亦云然耶據吟中去歲今秋之文度之此卷蓋作於懿宗咸通
十四年凡治字悉以理字代之所謂沙州一郡尚敬本朝者非虛構
已

敦煌寫本開元皇帝讚注金剛經一卷 攝影本
不知撰人原寫卷見存法京巴黎國家圖書館編目二七二一
號通體為七言歌詞凡一百六十叚即所謂講唱經文中之吟詞
或亦曰讚或亦曰偈者也蓋就唐玄宗自注金剛般若波羅蜜
經之事蹟委曲寫唱以昭勵庶民所謂一國帝王猶覺悟何況凡俗
不思維全文正旨即此無餘蘊矣按玄宗自注孝經金剛及老子
道德經示三教之周不通徹一以闡揚當時儒師僧道之美至德
而昭聖神者盈朝被野爰及邊裔故御註既行鄭孔之說盡廢
後來言孝經者不臺正義獨據成權至於黃冠之輩老氏之徒

方以來時鶴起至武宗時而極盛亦未始非玄宗一註階之屬也若
夫僧徒之尊戴播諸歌詠騰之俗文轉經都講啟迪大衆頌之忘
護法至尊收大東廣眉之効見存敦煌俗寫之中若御集孝經十
八章讚玄宗御注孝經事若降魔變文續漢胡氏藏本與玄宗之號之降魔變（亦名破魔變）者同名而異實後者
已予箸錄前者乃為開元御注金剛波羅蜜經而歌讚其開宗數意云三世諸佛從此經生最妙菩提由此經出伏惟我大唐漢朝聖主開元天寶聖文
神武應道皇帝陛下化治之餘每以揚於三教或以探尋儒道盡性窮源註解釋宗句宗相達道教理是重與佛日國盡重曜史以君重臣輕標名有異先後
委被事狀述在下文云云○按所謂君重臣輕云者記此寫本首題開元皇帝讚下標金剛經名與通常經論先標經名次舉述者某人不同亦尊尊之義也
若凡卷卷秉斯義以揚王庥以光教典而文中於禁宰煞度僧
呂興寺觀諸端永書嗟嘆備致卑揚蓋唐初君臣佞佛之風

浸熾，案唐太宗初年異教者唐書蕭瑀傳太宗手詔曰至於佛道非意所遵，梁武窮心於釋氏，簡文銳意於法門，及乎三淮沸浪，五嶽馳烟，假餘息於熊蹯，引殘魂於雀鷇，子孫覆亡而不暇，社稷俄頃而成墟，報施之徵，何其謬也。云云。又唐釋彥悰護法沙門法琳別傳中載有貞觀十一年正月（唐大詔令集作二月）道士女冠在僧尼以上詔文，是固絀佛崇道者也。然至貞觀末年撰聖教序文，則陳詞反覆，昔日為真如聖教矣。又舊唐書武后紀載初元年有沙門十人偽撰大雲經表上之，制頒於天下，令各州各置大雲寺，總度僧千人。又玄宗紀開元二十四年上自注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詔頒行天下，其唐初諸君莫不折節事佛，大臣中如蕭瑀之流，又何可勝道哉。語云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敦煌俗寫之中，經變居其太半，當時讀物日流行於民眾間者，蓋可知已。抑卷中引徵佛典，頗出佛本行經，蓋金剛經闡諸相非相之義，多作玄言無實可指，歎寫者爰不得不獵取他大之揮霍動聽者，以資警詔，而於未形不覺之間，為通俗小說新披蹊徑，

是又治民俗學史者之不可不知者已。

敦煌寫本救諸苦難衆生經一卷 攝印本

原卷藏法京巴黎國家圖書館，編目為三一一七號，按寫卷中另有二六五三號一卷，亦鈔此文，唯入後不完，寫手又劣，茲以兩卷互讎。此卷天台山中有一老師，年九百歲，另本作年可，正月二日，另本作正月一日，唱言苦究苦究，另本作苦哉苦哉，有此究難，另本作有也，我見閻浮提，另本無見提二字，並念彌勒佛，另本並念作晉念，仍無佛字，中國黃河北，相魏之地，另本作黃河已北，相作相，地作池，正其中，另本有在字，鬼兵亂起，另本作亂起無邊無口，另本作際，大末劫衆中行善，鬼兵自滅，另本末作未，衆中作衆生，

得免究難已下，免一門，免六親，免一村，另本免字均作免，六親作五親，流傳者是弟子，另本傳作轉，勝此經者，另本勝作謄，見此經不寫者滅門，另本無門字，結處黑風西北起，東南鎮鬼兵，永常天地闇，何得心不驚，先須斷酒宍，貪噴（按當作嗔）更莫生人，能慎此事，佛道一時行，八句，另本全無，蓋此卷字體本工，引與另本互讎，而文理愈足矣。其前蓋當序引，結處八句，乃為經文，所謂見之者至心誦讀，廣為傳寫，可脫究難者也。度其文義，則為元魏時作，後世值上元轉關之會，往往草野怪民，偽托仙佛，秘造異說，天缺地坼，鬼兵陰火之類，以劫愚氓，約相傳語者，其源蓋出於斯，宋之方臘，昫

駁耕詆、伎錮稷為矛殲、距里墟為崔符、當其始事、亦此之流、則此斷濫俗寫、或有啟迪教究釀成暴亂者、遡抑石室之中、仍有副墨、當時不脛而走之概、可以想見已。

敦煌寫本戒殺生吟詞一卷 攝影本

原卷藏法京巴黎國書館、編目為二八〇九號、今按此卷前半亡軼、未知的名、通體為七言均語、意指相貫、前半抑其諱殊文欣魄痕、均後半轉更脂之微、均務其體製、殆為講唱經文中之長偈、唐寫卷中或題曰偈、或題曰詞、或題曰吟者也、據宋高僧傳十九寒山子傳、稱此人狂疾好吟詞偈、蓋六朝隋唐之際、僧侶說法、其制首為唱經、繼以解說、解說之後、繼以吟詞、吟詞之後、又為唱經、迴環往復、以迄終卷、就見存持世菩薩彌勒光嚴問疾及文殊問疾諸卷考之、吟詞句法七言為常、間有用三三四句法者較稀、蓋亦歌讚之體、彼宗所謂梵音者也、短者七言八句、長者如梁慧皎高僧傳載罽賓國僧求那跋摩遺偈、多至三十六行、以宮商之叶調寫經典之微旨、雖興講說之詞、難免犯複、然為擅越說法、本與比丘異趣、徒誦經言、聽者藐藐、必也先以說白曉之、以通語繼以吟唱盪之以音樂、永歎淫液、使聞者有揣摩領會之暇、惕之澈而後信之篤也、世俗演劇大都歌白相間、所白即曲中之文義、所唱即口語之重疊、而參手投足、相合相和、所謂言之不足、故永言之、永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故曰移風易俗莫善于樂、姚秦時鳩摩羅什論其事、謂宮商體韻、以入絃為善、比

之謂也（見梁慧皎高僧傳二鳩摩羅什與弟子門慧叡論西方詞體書）唯考諸卷吟詞例以唱將來三字結尾，以為催經之用，此卷無之，或鈔寫未竣，亦不可知（卷終留空白二行，以下接寫他文，殊似已終篇者，疑不能明也）又講唱父母恩重經之一，句以如擊重擔唱看看為結，與他卷殊異，此卷倘其儔歟。八言七言之句凡三：一曰造罪人多，修福人少；一曰亦不是諸佛不慈悲；一曰富貴前生多布施，得大約唱時取修福，不是布施，諸詞迅讀若切一字，仍無異于通體七言也。若痛之音，天上開閉作閒，飛鷹走狗來屠命，狗作苟，何況將刀心上犁，犁作梨，輪迴作論，猶痛作曲，此皆顯然譌誤，更有詭奇之字，未易縣揣，唯大體可觀。略言眾生殺生食肉，死

後墮地獄六道之苦，因緣自造，無可逭，肯猪羊被宰哀鳴之聲上通于帝人也，鐵刺猶痛，況以刀刺其心腹，故曰相勸莫食眾生肉，猪羊惜命叫聲悲，口中橫骨語不得，眼見刀光恨不飛，大意如此，故題以今名，而著其目云

敦煌寫本唐人平調歌詞一卷（攝影本）

此卷未著撰人名，按係歌詞八章，大抵閨中寄遠之作，首章托孟姜女送寒衣事，二章序夫辭家遠戍，以敬孝姑章自誓，三章以曲江楊柳自喻，攀者恩愛一時，四章怨龍沙諸卷，留滯征夫，五章言敦煌路隔，落人不庭，六章以下字體詭異，仍多缺亡，不可究讀，然大抵托思婦之言，與盧家少婦，蕩婦自奴諸作，風旨相符，唯體製少異耳。其首章標調前調，則知原作更多，鈔者蓋係執錄未及補識調名，第三章題望江南平，四五章同前，第六章題酒泉平子，第七章同前，卒章僅得末尾四句，其調名未可即知，案第一第二兩章

為搗練子，第六第七兩章，應為酒泉子平，酒泉子調名，見教坊記，所謂平者，蓋平調之謂，望江南平，其意相等，查敦煌寫卷諸吟諸偈，恒注平側，魏晉以來燕樂即有平調側調之分，文選載謝靈運會吟行（樂府類卷二十八），六引緩清曲，三調佇繁聲，善注引沈約宋書第一平調，第二清調，第三瑟調，第四楚調，第五側調（案今通行本宋書律呂志無此語），又自注云，然今三調，蓋清平側也，又唐人詠，求守管絃聲款逐側商調裏唱伊州，伊州大曲，則大曲中有側商調也，宋朱敦儒詞，誰撥琵琶彈側調，是在宋側調猶為通語，唯稀有逕章標明者耳，舊說詞為詩之餘，本非至論，又謂詞之興肇於一二人之手（如謂李白

菩薩蠻為詞之鼻始尤屬無稽。吾人搜之事理，驗諸著錄，則詩之敝，有其不得不變之道，而詞之興，自具樂理之殊。賢觀之所謂人心感物，故形於聲，逆氣成象而淫調興，正聲感人而和樂成，乃至委曲里鄙、匹夫匹婦謳吟以宣其意，永言以達其情，則有自然之奏，不偽之音。學人士夫席已披之朝花，啟未發之夕秀，因革舊製，遂成新章，詩詞升降，亦猶是也。故曰文出於野，求易而得難，而乃溯其濫觴所自，則往往為之者有所不知，知之者有所不言矣。此卷諸作，頗亦鄙寡遠詞隸事，未盡雅馴，持與花間二主挈紫度宋曹人且知其不逮，然大輅出於椎輪，堅冰漸於履霜，方其出俗口而入里耳，以易直子諒之懷，寫成方合受之歌，共感互訓，駘融戎戎，以視學人士夫文勝之作，何遽不如？抑古者採詩里巷，藉以觀風知政，則在此不在彼矣。按此卷不知年代，以文體辨之，當在花間之前。抑孟子謂登山而小天下，又謂挾泰山以超北海，古者道塗梗塞，指陳山川，恒在故國，民俗謳興之作，諒無不然。此作舉敦煌、燕山，按寫卷中燕山或作燕支山，屬伊州其疆域當不在遠。北宋極盛之世，僅能破漢，神宗以降，日蹙百里，曾太原之不逾，遑及宗周幽戎之西郎，以此言之，或為殘唐西圉之作也歟。

敦煌寫本毛詩詁訓傳三卷 攝影本

漢毛亨傳，後漢鄭玄箋。寫本箋作牋此卷僅存詁訓傳第八齊風、第九魏風全部及第廿三大雅文王之什，自文王篇末句侯服于周起，至文王有聲篇止，凡為詩二十八篇。民字不避，淵字缺筆，蓋寫於神堯武德之世，前乎孔氏正義約略二十年也。孔穎達等因箋作疏時在太宗貞觀十六年持與今本相照，即本文與序文而言，異同之數已足驚詫。如齊風雞鳴序，哀公荒淫怠慢，故陳古賢妃貞女云云，今本奪古字。還首章並驅從兩豜兮，今本豜作肩。東方之日序，刺衰公也，今本作刺衰也。東方未明次章，自公命之，今本命作令。三章不能晨夜，古本同今本晨作辰。南山三章從衡其畝，今本倒作衡從。甫田初章、次章無佃甫田，今本佃作田。盧鈴首章盧鈴鈴，今本鈴均作令。敝笱首章其魚魴鯤，今本鯤作鰥。載驅序無禮儀，今本儀作義。次章四驪濟濟，今本驪作四。卒章齊子翺翔，唐人寫經史皐例作翺，亦如設例作無，初唐寫本尤確。猗嗟卒章以御亂兮，今本御作禦。又魏風汾沮洳首章殊異乎公輅，今本輅作路。陟岵序，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小而迫而見侵削，役於大國之間，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今本作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云云。十畝之間首章、次章十畝之間，今本並著兮字。碩鼠卒章誰之詠號，今本詠作永。又大雅文王五章常服黻早，今本早作冔。六章般未喪師，今本般下箸之字。卒章宣照義聞，今本照作昭，聞作問。大明序故

天復命武烏，今本作復命武王也。首章使不扶于四方，今本奪于字。緜序文王之興本太王也，太王能興緜緜之化，文王因以廣大也，今本作文王之興本由太王也，（宗校勘記引釋文云一本無由字，正義云本之於太王也，又云本其上世之事，是正義本有之字而無由字也。）以下十五字全奪。首章自土沮漆，今本漆作漆。五章其乘則直，今本乘作繩。六章捄之陾陾，今本陾作陾。七章肆不殄厥慍，今本殄作珍。棫樸三章，丞徒楫之，今本丞作烝。思齊（今本作思齊，諸例皆是。）三章烈假不瑕，今本瑕作遐。皇矣章，敢拒大邦，侵阮徂恭，今本拒作距，恭作共。以安徂旅，今本安作按。靈臺三章，麀鹿攸伏，今本麀作麀。四章賁鼓維庸，今本庸作鏞。下武次章，下土是式，今本是作之。文王有聲首章遹求厥寧，今本厥作遹。綜上所列，並以傳箋之差異、語詞之多寡不同，乃至聲通互假、省文或體之屬，（如在彼遠字，今本作遠(?)，不同而鬱(?)，今本作鬱；咸誠彼藂(?)，今本作浪(?)猶；来毋忝，今本作無忝爾祖；古公亶父，今本作古公亶父；迺召司空，迺召司徒，今本並作乃；愷悌君子，兩後左見(?)，今本並作豈弟；魁明魁類，魁長魁君，魁順魁比，今本並作克；武王豈不仕，今本作仕；如是之類，不一而足。）古今本之不相謀如是其甚也。然則居今之日，誦古之言，其疑難多方，寧待言耶。況是非所在，初不以古今為準耶。如此卷其得失利弊，誠為不易質言，而就大體論之，頗似瑕多於肉，可採者稀。顧吾人披沙求金，雖一字之得，不為少，獨彼嗜古之士，必執唐以難宋，元執宋元以絀明清者，又不思之甚者也。

敦煌寫本毛詩白文三卷 攝影本

原卷存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編目為二九七八號，自小雅節南山之什小旻之四章，至甫田之什瞻彼洛矣之卒章止，為詩曰小旻、小宛、小弁、巧言、何人斯、巷伯、谷風、蓼莪、大東、四月、北山、無將大車、小明、鼓鍾、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及瞻彼洛矣，凡十有九篇，雖題毛詩詁訓傳之名，然本文之外，僅具小序、毛傳之文，撮錄小(?)以百一，蓋鈔者信手為之，非意為取舍，特於通行注疏本相校，文字異同之數，至堪驚詫。小旻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寫本無謀字，合於道字句絕。小宛明發不寐，寫本作寢。飲酒溫克，寫本作魁。庶民采之，民作人。題彼脊令，並从鳥。宜岸宜獄，从山作嶽。小弁鞫為茂草，作鞠。疢如疾首，疢作疹。不罹于裏，罹作離，唐石經正同。不遑假寐，作皇。此餘(?)維足伎伎，作跂跂。君子秉心，子作之。析薪杝矣，杝作扡，从木，唐石經亦同。予之佗矣，作他。巧言昊天大幠，大作泰。按石經小字本大作泰，釋文云大音泰，本或作泰，正義云泰幠言甚大，是其本作泰字也。蜀本、越本、興國本皆作泰，與寫本相同。亂是用餤，作談。按餤字說音談，則作談為是。無拳無勇，作權。拳字徐音權，訓力，則作權者義長。聖人莫之，作模。為猶將多，作猷。蓋均以本字易借字也。何人斯，誰暴之云，作維，唐石經小字本相台

本均同、作詛盍非、其為飄風作票、此餘仿 踊之亟行、遑脂爾車、皆亦
不二字、與上文亦不違。食時應云何其時、唐石經無其字、旁添之
字、寫本作云何盱矣、爾還而入、作旋、此餘仿 壹者之來、作一、卷伯萋
兮斐兮、萋並作斐、哆兮侈兮、寫本中着其字、緝緝翩翩不从羽投
畀豺虎、作豺、作為此詩、寫本此作是、蓼莪、非莪伊蒿、作高、出入腹
我、倬腹厚也、寫本厚作原、南山烈烈、寫本不从火、此下仿 大東序、東
國困於役、困作囚、佻佻公子、作君子、有洌沆泉、作沆泉、百僚是試
作百寮、鞙鞙佩璲、寫本不从玉从下、不以服箱、寫本箱作相、不可
以挹酒漿、無以字、四月、百卉具腓、寫本作腓腓、民莫不穀、莫作瘼、

載清載濁、作栽、亂載渴、北山序、不得養其父母焉、寫本無焉字、王
事靡盬、寫本盬作固、祇自重兮、寫本祇作多、小明、日月方奧、作燠、
歲聿云莫、作暮、楚茨、笑語卒獲、笑作歡、神嗜飲食、嗜作耆、此餘仿 既
齊既稷、既匡既敕、寫本作齊稷、筐、信南山、維禹甸之、寫本禹作雨、
昀昀原隰、作畇畇、案釋文昀音匀、又作畇、與寫本正同、上天既雲
寫本作同、既優既渥、寫本作優、雨雪雰雰、作雲雲、泰稷彧彧、作彧
彧、甫田、我田既臧、田作曰、田畯至喜、畯作俊、此下仿 此、有不獲穉、作
積、綜上諸端、足窺得喪、蓋不可執一而求、然遂知六經於秦火之
餘、老師宿儒、修補考訂、綿綿二千餘年、其篇章字句、仍有待於後

人之精校而審求者、必也。亦古今盱衡之見、破漢宋相輕之私、詢
于蒭蕘、采及葑菲、其庶乎能有當歟。又寫本於蓼莪脫南山律律
飄風弗弗二句、於小明脫嗟爾君子無恆安處二句、是則繫乎筆
誤、無關同異者已。卷中民字不避、淵字缺筆、蓋作於唐高祖時。

敦煌寫本真草千字文一卷攝影本

梁周興嗣撰。興嗣字思纂，河南項人。武帝時拜安成王國侍郎，改官給事中。帝每令為文，如銅表銘、檄魏文、次韻王羲之千字，每奏輒稱善。所撰有文集、皇帝實錄、皇德記、及官儀等百餘卷。今按千字文自宋氏詔行天下，為童蒙識字初階，千年已來，家喻而戶習之。顧作者誰屬，衆多異論。據唐李綽尚書故實載：梁武帝於鍾王書中，拓取千字，召興嗣韻之，一日綴成。然鬱岡齋帖題曰魏太守鍾繇千字文，右軍將軍王羲之奉勑書。起四句云：二儀日月，雲露嚴霜，君聖臣賢，夫貞婦良，結二句與周文同。是此書原有二本矣。依前之說，則

梁周興嗣撰，字出鍾王諸帖；依後之說，則魏鍾繇撰，晉王羲之臨。然梁宋以來流傳之本，起四句曰天地玄黃，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張，與所謂王臨鍾本迥異，未容併為一談。歷考隋書經籍志小學類，列舉千字文一卷，梁給事郎周興嗣撰；又一卷，梁國子祭酒蕭子雲注；又一卷，胡肅注；又篆書千字文一卷，草書千字文一卷，不箸撰人。而唐書藝文志載千字文二卷，梁蕭子範撰；又周興嗣次韻千字文一卷（舊唐書經籍志同，唯多篆書千字文一卷，不箸撰人）。至宋史藝文志，則僅載周興嗣次韻千字文一卷而已。又檢梁書蕭子範傳，子範為南平王戶曹屬，從事中郎，王使製千字文，其詞甚美，王因命記室蔡薳注之云云。綜合諸志文觀之，吾人誠不能無閒。夫胡蔡之注，篆草之文，要皆附依他人，非同剏作，且入唐已亡，毋足具論。然第一周氏有作，史無異詞，唯如兩唐宋志謂為次韻，何以隋志不言，而首揭其目；第二蕭子範撰千字文一卷，不見宋志，蓋因亡失，何以並隋志而無之；第三兩唐志先蕭後周，顯有異本，其果為蕭子範撰耶，抑為王臨鍾文耶；第四信使周次蕭作，則並王臨鍾文不且有不同之三本在耶；第五隋志已降，並不言王臨鍾文，其書佚耶，將別有因耶。依吾人見地，千字文原有周蕭兩本，周先蕭後，經唐涉宋，蕭本佚而周書獨存，直到於今。若乃次韻之說，由梁書次韻王羲之千字一語，後人不悞以為周氏之前有為之藍本而適予夫先路者，爰以並存之蕭本當之，歐氏襲其謬，宋志蹤其失，故雖蕭書已佚，而周書猶被次韻之名。然

即此而推究，蕭書原貌，頗可得其髣髴焉（以情理度之，用相同之千字，組織不同韻腳之二文，蓋為不可能之事）。夫所謂次韻王書千字者，原為拓取王（案應為鍾王也）書千字，為之次第，組成韻語而已。後人致誤，正如孔門弟子列傳有雅頌各得其所之文，後儒遂有刪詩之論，其事相倫，不寧斯也。由拓取鍾王千字之語，好事者又剏鍾撰王臨之說，則又歧中之歧，無惟其於志無徵也。抑右軍墨蹟，唐初蓋不難求，或者翦裁鎔鑄，媲如玄黃，微易舊觀，別署名目，識者得魚忘筌，大以字貴，鬱岡齋帖所收大抵如是而已。其隋志蕭子雲注千字文一卷，查蕭子雲、子範及周興嗣，均由齊入梁，仕於天監初頁，而周氏略遜。子雲之名位最高，以意度之，周無次蕭之理，

而蕭無注，周之道（梁書謂蕭子範作，蔡薳注之，則非子雲明甚），蓋周氏發軔於先，蕭氏繼軌於後。隋志子雲乃子範之誤，撰誤作注，未可知也。此殘卷自帷房字以下，至謂語助者，焉哉乎也，整然俱在，卷末署貞觀十五年七月臨出此本，蔣善進記。蔣氏人則無考，觀其書勢雄渾腴厚，雅得蘭亭遺規，要亦多才游藝之士也歟。其書真草並行，字句與通行周本全符。其曰臨出云者，必指內廷而言。唐之文皇酷嗜王書，故世有蘭亭殉墓之說。周文既由鍾王千字拼組而得，則原本若在祕禁地而尊宸賞，亦為必然之事。然則此卷之所以獲傳，不唯存其文，抑亦寶其迹也。原卷見存法京巴黎之國家圖書館，編目為三五六一號云。

敦煌寫本篆書千字文一卷 攝影本

梁周興嗣撰。此卷首尾均泐，見存之文自匡合字起至九州字止。正文全用篆字，旁著楷書釋文，似為初學而設。案隋書經籍志載千字文一卷，梁周興嗣撰；又篆書千字文一卷；草書千字文一卷，不著撰人。舊唐書經籍志載千字文一卷，梁周興嗣撰（唐書藝文志同）；又篆書千字文一卷，不著撰人。蓋其文則同，字體則異，或者為篆，或者為草，俾學童就素嫻之文，進而上闚說文，以究六書之本，隸識草體，以應簡牘之用。傳本不同，故而分別著錄。抑古無印刷之術，讀物專憑傳鈔，往往文以字貴，輾轉成為珍本，如蘇玉局手寫陶詩、智永書千字文（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收釋智永千字文一卷，注云梁周興嗣所撰，釋智永所書也）之類，不亦為後來仿刻祖本，宜於志文史乘別樹名目。廼夷考本體，猶吾大夫。此殘卷敘列周書之下，而不著撰人，顯為異名同實之品，惜未遇書家李斯、陽冰之手，遂僅以字體為別，不似智永之因人示異者矣。考此卷文辭與通行周書無殊，唯書埶未精，篆法亦間違舉，墨隨勢拙，信鉤趯畢見，起處缺屋漏之痕，收筆呈鼠尾之狀，或者初學規撫，祇求筆順不爽，偏旁無差，未容以工拙計也。尤可異者，其形體結構有超出許書外者，如傾作[illegible]，武作[illegible]，密作[illegible]，寧作[illegible]，趙作[illegible]，土作士，斃作[illegible]，起作[illegible]，用作[illegible]，宣作[illegible]，馳作[illegible]之類，屬

見迭出，使其薪火相傳，果有來歷，然則汝長著作，今日通行之三家注本均自宋小字本翻刻，當李唐之際，必與今日不同，獨於斷爛俗寫之中，存其鱗爪，況亦未必盡屬惑體重文，吾人又烏可以其殘淺卑近而忽乎哉，此卷見存法京巴黎國家圖書館，編目爲三六五八號云。

敦煌寫本史記集解三卷 攝影本

此殘卷見存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編目爲二六二七號，以今本史記照之，得管蔡世家一卷，今本史記三十五自齊桓公伐蔡虜繆侯起，以下無缺，唯篇終之處，太史公曰曹共公不用僖負羈一節，未錄，頗不可解，次得伯夷列傳一卷，今本史記六十一無缺者，再次得燕召公世家一卷，今本史記三十四自召公卒，民人作甘棠之詩起，至武公立，晉滅三郤大夫止，前後均缺，案此殘卷民治等字均不避，獨淵字缺筆作淵，定爲高祖神堯時物，當無可疑，持與今本相斠，文字異同甚夥，今本臣子弒君父曰弒，任相如曰殺，如楚靈王弒，蔡靈侯，寫

伏甲欲之辭，而殺之是也，本概作殺，不下二十處，專名音同而字異者，如蔡公子般，寫本作班，楚圍弒其君郏敖，寫本作夾，陳司徒招作苕，隱太子友作有，成叔武作郕，冉季作躰，曹幽伯彊作强，惠伯子碩甫作石，宋華督弒殤公作傷，曹靖公作靜，燕頃侯作傾，地名郑亭寫本作沈，鄢陵作召，注文引孫檢寫本作儉，又衛史鰌寫本作魚，乃名字之異，如是者，指不勝屈，其做闕文義出入異同之處，不下百餘，如管蔡世家蔡悼侯父曰隱太子友者，靈侯之父，寫本隱太子有四字重叠，文義較便，又悼侯三年卒，弟昭侯甲立，寫本甲作中，按春秋三傳均作申，不作甲，又于於爲古今字，詩書易春秋論語用于，孟子左傳

於于參用，戰國以後用於而不用于，惟引詩書原文者仍其字，如蔡遷于州來，春秋哀元年十一月經蔡遷于州來本均作于不誤，其非徵引者今本於于參用，如蔡昭侯二十八年將朝于吳之類寫本概作於，為是。又曹共公十六年，不禮於晉公子重耳，釐負羈諫不聽。二十一年，晉文公重耳伐曹，寫本多十七年晉文公重耳立九字，文理較長。他如伯夷列傳，余悲伯夷之意，寫本作夷齊，與上文孔子曰伯夷叔齊云云呼應，其列為是。又引孔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寫本志作貴。又富貴如可求，寫本作富而可求，與古論文合。史如燕召公世家，宣侯卒，子桓侯立。桓侯七年卒，子莊公立。三十三年卒，子襄公立。寫本並無子字。按注引徐廣曰，古史考曰，世家自宣侯以下不說其屬，以其難明故也。則徐氏所見古本應無子字，與寫本合也。審矣。凡皆寫本優於今本者也。顧寫本未嘗盡善，如蔡大夫令賊利殺昭侯而立昭侯子朔，是為成侯，寫本奪侯字。又曹宣公五年，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其君厲公，寫本奪中行等六字。又曹悼公死於宋，寫本誤作聲公。又伯夷傳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寫本奪明著二字。又得夫子而名益彰，附驥尾而行益顯，名行對文，寫本奪名字，斯則今本勝於寫本者也。史如蔡莊侯二十五年，秦繆公卒，寫本作二十年。蔡文侯二十年卒，寫本作二十八年，斯則

或得或失，未可執一而論，觀者審考而善擇可也。或者過重古本以為後者盡非，其拘墟妄愚與師心武斷之弊等耳。孟子謂武成取二三策，盡信書不如無書，是言諒矣。

敦煌寫本開元公文彙存一卷 攝影本

開元公文彙稿自第二十四至第三十三見存者十通出一人行書各摘原由並施句逗唯繕錄不從法式年月或具或缺收發銜名或存或略蓋衷集一時連類諸件編目而存檔者也第二十四為狀上州司戶丈前半已缺第二十五揭明狀上州司戶為不伏輸勾徵地稅及草前申第二十六為前由後申第二十七狀上御史臺推事使為朱本被誣訴上由第二十八為牓示許資助防丁由第二十九為判問宋智咆勃由第三十為狀岐陽郎光隱匿防丁高元牒問由第三十一為狀岐山縣呂珣隱匿防丁王仵牒問由第三十二為上採訪使為錄申新剥勾徵使責遲晚由第三十三為署秋錢不納戶限期畢納由據諸文語氣察之殆

文者實為縣令時當玄宗開元二十三四年案第二十五首載開元二十三年地稅及草等云云原文為進比適足而發號為二十四年也故地則岐州郿縣案第二十七謂此縣破縣人是疲人第三十二謂岐下九縣郿為破邑應徵之數教不肯甘取納之期寔則多懼第三十三即為署秋錢不納戶請限此月十六日納畢不畢里正精未當予死棒二文相連足証同為郿縣案件也故第三十一移文岐山第三十移文岐陽首稱高元郿縣百姓岐陽寄田云云亦可證二縣當時同隸岐州與郿接境文牒往復理所固然唯檢唐統志郿在最西右連隴地案隴縣漢置後漢為涼州刺史治故城在甘肅清水縣境後魏改置隴城縣已非舊治李兆洛地理韻編以隴城縣當漢書郡國志涼州刺史治者蓋誤○考唐書舊唐書吐蕃回紇二傳吐蕃於唐素號不制先併吐渾遂與河隴接壤及天寶以還中邦多故乘時進據邊邑代德之世河隴諸州以及安西北庭先後為吐蕃所陷迴鶻於中葉之際已見張彊後討安史有功恣邊京畿時掠近郊唐不能制至會昌而吐蕃始衰至大中而迴鶻亦敝方其盛時若岐郿被及鋒鏑非不可能故第三十三謂郿為破邑有壕地不能自保日受侵呑有彫戶不克自存況加之以師旅困之以飢饉遇之以疫癘覩之以流亡云云爰知僻遠州縣瘠土疲氓干戈不戢民生多虞而史官紀事率不能詳開元之政比隆貞觀名寔相合蓋亦有未必盡然者矣今觀此卷為亂民者三為寬獄者二為租稅者三為防丁者二天寶危機已呈端緒易曰履霜堅冰至攬觀者可以鑑矣抑諸文齊莊質素平直通達與衰世之重形貌善頌禱者殊科則猶有古君子之意也原卷編目為二九七九號見存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云

敦煌寫本莊子逍遙遊篇註一卷 攝影本

晉郭象撰、象字子玄、河南人、晉書有傳、考劉義慶世說新語云
象註稱之向秀、其後秀義別本出、故世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晉
書象傳即採此文、陸德明經典釋文、劉孝標世說註、豈張諶列
子註、或併引向郭二氏、小異大同、是義慶之說不為無本、唯年
時悠向書又已亡佚、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謂宋已不見其書、相率而歸之郭氏、亦著
述之有幸不幸、則不暇為向氏悲已、此殘卷同出鳴沙石室中、現
歸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編目為三二零四號、以今本校之、得逍
遙遊篇之中段、自故夫知效一官句起、至彼且惡乎待哉句止、本文
作大字、每行十三十四不等、註文小字雙行、每行三十六字、字蹟渾厚、生
動饒具唐人筆姿、時代雖不易質言、然由其助詞之多、又點畫增損之例、定
開天前物、諒無大誤、抑據顏氏家訓書證篇謂也為語已及助詞、江左古
書沿用者多、河北經傳悉略此字、然則此殘卷所據為南本而非北本、
亦可以想見梗槩者也、特與今本相覽、文字頗具同異、如知效一官、
寫本作智効、又泠然善也、註泠然輕妙之貌、寫本作冷然善也、註零然
輕妙貌、是冷字讀零而不作泠、又此雖免乎行、寫本免作勉、又註文故大
鵬之能高、寫本高下有行字、又註文然後逍遙耳、寫本後下有乃字、又
註文豈自通而已哉、寫本自下有獨字、它如今本本文作无、註文作無者

為常、寫本概作无、蓋亦唐人通例、綜之、所貴乎舊本者、不第去古未
遠、譌謬用希、唯其異同出入、足資參悟、廣知聞而開疑問、斯亦足
以存已、爰箸而存於目云、

敦煌寫本莊子外物篇註一卷 攝影本

晉郭象撰。全十卷，前目錄入子部道家類。此殘卷見存法京巴黎國家圖書館，編目為二六八八號。以今本照之，僅得外物篇之中段，自「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句起，至「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句止，凡五十六行，每行十七八字不等。中間依文義分節，每節跳行另起，蓋六朝唐人鈔書通例然也。其文字異同足資考鏡之處頗亦不少，大約也耳矣哉等助詞，鈔本多出不下二十，江左古本往往如斯。它如今本「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鈔本無焉字，其字圓仍作員。又「君再欲殺之」，及「殺龜以卜吉」，兩殺字，鈔本均作煞（按此亦六朝唐人通例，若殺若弒均作煞，煞乃俗字殺也）。又「乃刳龜七十二鑽」，及「能知七十二鑽而无遺筴」，鈔本並作七十鑽。又註文「夫唯然靜，居其所能，而不營於外者，為全」，鈔本無能字。又「魚不畏網而畏鵜鶘」，鈔本作鵜胡。又「去小知而大知明」（註本同文），鈔本並作智。又「去善而自善矣」，鈔本作去善而而善矣。又「嬰兒無石師」，鈔本作碩師。又「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鈔本噫作意，德作得。又「故曰至人不留行焉」，鈔本無曰字。又「狶韋氏之流」，鈔本無氏字。又註文「本無我，我何失焉」，鈔本我字不疊。又「跈則衆害生」，鈔本無害字。又註文「凡根生者無知，亦不恃息也」，鈔本無恃字。又註文「故知恃息，息不恃知」，鈔本作知不恃息，息不恃知。又「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鈔本無虛字。又「謀稽乎誸」，鈔本作謀急乎誸（按釋文云誸本作謏也）。又「眥㨥可以休老」，鈔本作揃㨥可以沐老（按釋文云皆亦作揃，王蒼曰揃猶翦也，玉篇以㨥也，又釋文云㨥本亦作摵，字林曰批也，廣雅曰摵按也，摩也，原文蓋謂老者沐浴翦髮，摩按肢體，故下謂雖然若是，下文為勞者之務，未能超然不顧也，若作眥㨥，義則不了）。又「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鈔本作若是者，文止於此。如上諸端，文義短長未容執一而論，顧一字增損而詞意平反（如今本作知恃息，鈔本作知不恃息之類），攬觀者博採而審訂，則於疏通訓詁之事，尚亦不無裨補歟。此卷中淵字缺筆作滸，世字作廿，可知其為貞觀後物，則勿庸疑者。石室殘卷中更有逍遙遊及大宗師郭註各一卷，以其非出一手，款式全差，故各別箸於錄云。

敦煌寫本王鼎狀牒一卷攝影本

原卷存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編目為三四三八號。凡狀牒四通，並署沙州官告國信判官將仕郎試大理評事王鼎狀，有月日而無紀年。其第二牒稱太保云云，第四牒稱僕射云云，亦無名字。今考唐書、舊唐書吐蕃迴鶻二傳，及新五代史四夷附錄三，玄宗天寶已來，中原多故，吐蕃既併退渾，其勢愈張，河隴諸州，並遭吞沒。肅代德三朝，為斷最酷。會昌初，貧其國始衰。其迴鶻助討安史有功，自肅宗已後，時以和親納幣，蹇之氣沈中國，擄掠無遺。至文宗開成之末，其國為黠戛斯所滅，其南徙近塞者，為烏介可汗，猶數擾唐邊。會昌三年，為節度使劉沔所敗。是時吐蕃亦亂，唐遂規復河隴等州。大中三年，收秦原及安樂石門等七關。五年，沙州人張義潮次第收復河沙甘肅伊西等十一州。咸通八年，義潮內擢，其猶子淮深繼鎮河西，二十年間，邊庭多事，消乎朝綱再墜，黨訌交作，西南多事，籌安未遑，甘州復落於迴鶻，涼州再沒於吐蕃，瓜沙一隅，迄宋而不能克。然則唐中年得以置官命吏，為時甚促，上不過大中，下不逾龍紀，中間約三四十年。王鼎其人，必當斯會。觀其詞意，悉皆酒食饋遺遊燕約答之事，則必師旅整暇，游樂不驚之秋，或在張氏世將異族納款時歟。牒中伏字咸缺末筆，其源蓋久。又稱打額之戲，古冬於郊野行之，其詳無考。或戎狄弋獵搏勝之伎，殆不甚遠歟。

敦煌寫本王陵變文一卷 攝影本

此寫卷首尾均缺，乃叙漢將王陵灌嬰夜襲項羽軍營，楚軍六十萬，死者五萬，傷者二十萬。羽乃大怒，欲生致王陵，用鍾離末策，遣末至綏州生取陵母，使為書以招陵。陵母重懷智節，閑陳忠義，語侵項羽。羽乃益怒，被以惡服，施以刑辱，與三軍將士縫補衣裳。陵母悲號自訴，感動楚軍，盡怨項羽。於是漢王欲致楚師而難其人。留侯薦盧綰可行，遂賫戰書遣楚軍。項羽詔鍾離末率武士三十人鉗繫陵母，故使盧綰見之。文至此止。其文乃說唱相間，唱詞率為七言均語，蓋亦變文之一體也。其詞流調逮清，宛轉跌宕，昧具晚唐詩貌，療治字先作理，人改作治，意作始者時在晚唐，而複鈔者已入五代歟。按史記項羽紀，羽將鍾陵昧與漢軍相持於滎陽。此寫卷謂取陵母，不經旬日，使達綏州。按西魏置綏州在湖北房縣西南，唐時旋廢。又綏德州亦西魏置，故城在陝西清澗縣北，唐五代因之，以置廢先後而言，應是後者，以程期計之，則首者為近。顧必非宋以後人所為，則可斷言者也。抑據史漢，初有兩王陵，一先隸漢王，始封襄侯，改封信平侯。按高祖紀，襄侯王陵降西陵，韋昭曰：漢封王陵為安國侯，初起兵時在南陽。南陽有穰縣，疑襄當為穰，而無采字者耳。臣瓚及張守節因之。然考陳丞相世家，沛人王陵以善高

祖，舊雍齒，故晚封為安國侯，無初起兵即封襄侯事也。又高祖曰：吾所以得天下，項氏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云云。張晏注高帝時有信平侯臣陵，都武侯臣起，奏事，則是又一王陵，與沛人初為縣豪，高祖兄事之，而後屬晚封者，非一人也。韋氏及臣瓚之說均非。又一則沛人，高祖病革，呂后問蕭相國即死，令誰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旋為右丞相，以諫王諸呂而病免者。項羽所烹，即其母也。按陵沛人而家南陽，去綏州至近，接壤然則斷濫俗寫之文，其稱引人地，固亦未嘗不徵審歟。

敦煌寫本舜子至孝變文一卷 攝影本

原題舜子至孝變文一卷藏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編目
為二七二一號前半缺軼見存之文首敘瞽叟自遼陽客歸
握登母名舜子後佯病譖舜於瞽叟見妻後園摘桃樹下多
種惡刺見妻頭黑面白遂生猪狗之心瞽叟乃怒呼妻子象
各擧大杖欲擊煞舜子上感帝釋化一老人方便與舜猶如
不打舜即歸來書室先念論語孝經後讀毛詩禮記後母亦
見舜子五毒嗔心便起更唆瞽叟命舜完廩捐階焚廩使
舜後井從而擒之均以帝釋解救不及於難舜則禱泣於亡母

之丘見母化身數之往耕歷山之下天鑑其孝自有郡羣猪以
觜耕地開壟百鳥銜子抛田天雨灌溉其歲天下不熟舜田獨
豐擒井之後瞽叟失明象為癡癲後母頑遇愚負薪詣市佳
食無門舜聞悲慟便將米往本州值後母詣市易薪糴米
舜使出米與之佯忘取值如是非一瞽叟疑是舜子偕妻
求之舜乃抱父而啼舌舐誠其目瞽者復見母亦聰惠惠字通
弟復能言市人見者莫不悲歎瞽叟感愧欲煞握登舜
諫乃止帝堯聞之妻以二女娥皇女英禪以帝位英生商均不肖
舜復禪禹事止於此殿以吟詩二首讚純孝之格天亦曲

終而奏雅也按此殘卷全屬敘事與習見變文歌白相錯
者異軌是為變文之又一體制蓋雖不擧經文而其間附會神
佛勸善求福之旨乃無幾微不同也文後書手附署天福十五
年歲當己酉按二八七號破魔變文書手附記天福九年甲辰則己酉序為十四年十五年當是庚戌異同待考朱明
蕤賓之月蓂生十四葉寫畢後又綴以短跋節稱盈人中木
輩東內微才文虧翰墨學寡牋毫主因郎君不耻鄙劣
輒不揮蕪荒略成口勾云云據此則寫作同出盈手而氏里
不明抑其文辭窘澀重複字蹟孅麋方麥或者為婦人女子
之筆未可知也語其産生時地蓋與降魔變文不甚相遠斯
則可以質言者也

敦煌寫本勅行勸善經文一卷 攝影本

引端謂勸善經一卷，勅左丞相賈偢頒下諸州，普勸衆生云云，末署貞元十九年甲申歲正月廿三日。全文大意，爲今年大熟，無人收刈，有數種病死，第一瘧病，第二天行病，第三赤白痢，第四赤眼，第五女人産生，第六水痢，第七風病。衆生傳寫此經一本，免一門；兩本，免六親；見此經不寫者，滅門。門上牓之，得過此難。下云正月[illegible]雷電霹靂，空中[illegible]老君。又有巨虵，長万丈，人頭鳥足，遂呼老人，如太山崩，要女万万，衆須牛万万頭。病者難差，逃寫此經得免，不信者但看四月八日，三家使一牛，五男同一婦，僧尼巡門勸寫此經，聖人流傳眞言，報諸衆生。最後略言衆生每日念阿彌陀佛一千口，斷惡行善，不久即見太平時，云以爲卷中救諸衆生苦難經文體，度之其次，應爲傳寫經文，或作簡單偈語，而此卷闕如，或原脱耶，或以經文過長，另作篇目，未可知也。唯按此卷所署貞元年月，當非虛妄，而唐書宰相世系中並無賈偢其人，偢字亦字書之所未見，大抵作僞者欲人見信，往往稱引時人以實其說，而後仙佛靈怪，任憑捏造，譬如繪畫鬼神則易，犬馬實難，理則然也。蕭梁道子爲景雲寺地獄變相之圖，見之而懼罪改業者甚多，蓋以人物維肖，而鬼王猙獰之象，刀山湯鑊之刑，逼類而即眞也。此卷既稱詔勅之名，何不並舉宰輔之實，飾僞之術，可謂至拙。又檢滬卷二六五零號勅行新菩薩經文，引端亦云勅賈頴躭下諸州衆生，以下列舉十種病死：一虐病，二天行病，三卒病，四腫病，五産生病，六患腹（腹按字說文佚，老子釋文引說文云朘，赤子陰也），七血癰，八風黃病，九水痢病，十患眼病。此經寫與不寫，吉凶大略，與此卷相同。又下謂七月八日，三家使一牛，五男同一婦，僧尼巡門勸寫此經，則與此卷如出一手。又下謂西涼州正月二日滅中時，雷鳴兩聲，有一石下，大而斗等，石隨雨行云云，與此卷巨虵之說微異，顧其以正月二日雷雨爲詞，仍無少差。參互求之，則産生時代同屬貞元，産生地域同在涼州，而三家使一牛（使字並字之聲假），五男同一婦，必爲當時當地流行之語（蓋與要女万万衆須牛万万頭之語相應），潛示殺劫之將至，伯有相驚，言者變色，而桀黠棄事之流，乘時竊發，以勸善爲名，以斜黨爲實，漢之張角、米之方臘，未嘗非此之類也。抑德宗之世，中原雲擾，七關五郡，尖入廻鶻，邊土疲氓，寡聞中樞之政，公卿姓名，宵識字乖，容或有之。如一謂賈偢，一謂賈頴躭，疑一名而兩歧，其念在希求之事，唯不久將見太平，是則此卷雖至拙至陋，而能深中人心者歟。此圖卷見存法京巴黎國家圖書館，編目爲三四一七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敦煌寫本開元皇帝新集孝經十八章吟詞一卷 攝影本

原卷見存法京巴黎國家圖書館，編目為二七二一號，與開元皇帝讚（注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一卷相續，而各為起訖，各題名目，爰為分別箸錄焉。按此卷後半已佚，審其體製，乃長篇之七言韻語，蓋彼宗所謂讚、所謂吟者，僧徒當齋會場合，充聲宣唱，以感拈群倫。通篇大意可以發端八句綜括無遺，其詞曰：新歌舊曲遍州鄉，未聞典籍入歌場，新合孝經皇帝感，聊談聖德奉賢良，開元天寶親自注，詞中句句有龍光，白鶴青鸞相間錯，連珠貫玉合成章。按玄宗御注孝經、老子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不唯儒道視為榮寵，而僧徒歌頌功德，尤不遺餘力，大抵三者並舉，為三教一源之說張目，不以宗教殊方有所軒輊。如寫卷中開元皇帝讚（注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一文，即以佛經為主，以孝經、老子為陪；此卷則以孝經為主，以老子、金剛為賓，故中篇有云：歷代以來無此帝，三教內外總宣揚，先註孝經教天下，再註老子及金剛。然後溯敘始皇焚書，賴得仙人壁藏伏而復得，爰述孝經為入聖理國之要，信如上行下効，則德孝流行遍天下，刑於四海悉皆通，遂即鋪敘帝主尊古尚賢，保其社稷，則容止可法，上下無怨，揚名後禩，神鬼歆享。其詞彩斐然，層出不窮，而脫引六經，不啻自口，要為績學之士簡鍊成文，非枵腹者所能辦也。今孜孝經十八章，按原多閨門一章二十四字，開元時司馬貞與劉知幾爭論前定今古文之得失，貞主今文，摘閨門章文字凡鄙，刪而去之，玄宗御注本遂不載是章。此卷題曰新集，文中又云新合，蓋章目視古文之孔、今文之鄭，咸有不同者也。玄宗於十年六月御注頒行天下，嗣於天寶二年五月重注，亦有詔頒行，迨天寶四載三注，刻石太學，御八分書四碑，末有國子祭酒李齊古所上表及答詔，且具宰相等銜名三十六人，號為石臺孝經（始末具載唐會要中。陳振孫書錄解題謂刻石太學定天寶四載，其說並誤）。御註行而鄭、孔二家之說盡廢。此卷謂開元天寶親自注，不曰開元皇帝或天寶聖主，殆指再三修改，極言其矜慎敬事，以明盡美，特闡於章句遺詞小有未達而已。抑卷中感得萬國總懽情（孝治章第八，故得萬國之懽心），又曰刑於四海悉皆通（感應章第十六，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又曰上下無怨國中安（開宗明義章第一，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又曰皇帝親耕萬物熟，喜和合穗至今豐（舊唐書玄紀，開元十九年春，上親耕耤田）。由是言之，本卷作者去開元治世誠非過遠，蓋在安史作亂、河隴諸州淪陷之前，可以斷言也。

敦煌寫本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音一卷 涵影本

不箸撰人。原卷見存法京巴黎國家圖書館，編目為三九七一號。按此經譯本有二，先為後秦鳩摩羅什譯，後為不空三藏譯。案在唐代宗時，代宗有御製新譯仁王經序文可證。至若經名或詳或略，似無干繫。如代宗序，逕省護國以下八字是也。並分上下兩卷。今檢日本縛桑雒東獅谷白蓮社刊一切經音義載仁王般若經上下卷音義，又新譯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上下卷音義，並唐沙門慧琳撰。又續一切經音義載新譯仁王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二卷，遼燕京崇仁寺沙門希麟撰。音持與此卷相讎，不唯所收辭語多寡有別，反切故訓引徵多異，而本字借字，十殊其八。如次冶寫本作懵怕，慧琳作鳩眹之類。蓋此卷所據，宜為羅什初譯之別本，徵諭與代宗所序新譯之本，╳不相關，即慧琳撰音，初譯之本亦為箸者之所未見。其產生年代雖未易質言，然其上不踰貞觀，下不過開元，或當則天移國偽造大雲之時，未可知也。官本上卷味勾下云：使過反，正作句也。字樣云：無著山者。按顏師古方貞觀時以中書侍郎晉秘書少監，受詔考定五經文字，撰急就章注及字樣等，即在其時。箸者當在其後。又孫愐因陸法言切韻撰唐韻，在天寶初載，為官定韻書。此卷切音細毋與孫書一無相合，反與顧野王玉篇多所符契，是箸者當在孫氏之先，或其同時也。考慧琳之先，有釋玄應撰一切經音義二十五卷，始於古華嚴經，終於順正理論。次則沙門慧苑撰新華嚴經音義二卷。又沙門雲公撰涅槃經音義二卷，大慈恩寺沙門大乘基撰法華經音訓

二卷，均當則天金輪之際，或先或後，此卷儻亦值其會耶。考慧琳音義上卷矛盾下云：矛，說文長二丈，建于兵車，字書並無又。方言云：關西謂之盾。說文：瞂也。今經作鉾楯，並錯用。而寫卷正作鉾楯。楯又楯之譌矣。下卷漂沒下云：漂，浮也；沒，沈也。說文从水票聲。經中加寸作[illegible]，愚夫妄加，不成字也。一切字書無从寸者，宜除之。案集韻漂或作[illegible]，从刀而不从寸也。而寫卷正作[illegible]沒。又亢陽下云：亢，旱也。說文：亢，人頸也。字从大省，象頸下脈形也。說文作冗，古也。今寫本正作冗陽。又乾坤寫本作乹，从巛。顧野王玉篇：巛，古坤字也。又一滴寫本作一渧。埤蒼：渧，漉也。一曰滴字。說文本作滳。案地藏經一毛一渧一沙一塵亦作渧。而慧琳音義本並無巛字、渧字，故云此卷所據為羅什初譯之別本，而其用字或古或俗，或妄增妄損，要與武周之世鑿空郄制，六書失其故步者，亦未嘗非應有之旁徵也。

敦煌寫本周易註一卷 攝影本

魏王弼撰。全書七卷，前目已著錄。（前目經部著錄周易註十卷，乃併入晉韓伯康易註三卷而計之。王氏之書，據隋書經籍志戡定為易註六卷，畧例一卷，凡七卷也。）此殘卷見藏法京巴黎國家圖書館，編目為二六一九號，餘存之文，自兌之彖辭剛中而柔外句起，至中孚之象辭君子以議獄緩死句止。原卷廣袤倍乎常帙，與其它經傳，（敦煌寫卷中更有詩書春秋三傳及論語爾疋等。）不出一手，顯然可見。卷中凡民字均缺筆作𠀒，知為貞觀後物。今考敦煌寫本諸經傳，子史之文，多為貞觀龍朔間物，武周之際尚亦不尠，開天已降，便不恒覯。蓋以中原多事，吐蕃迭亂，鶺鴒起掠，奪五州七關，百年淪落，文獻不修，禮崩樂廢，固其所也。此殘卷與今本相校，文字頗見異同，如兌初九註，無所黨後，今本後作係。九四註，是以來寧也，今本來作未。九五註，孚剝之義也，今本剝上有于字。又渙之彖辭剛不來而窮，今本作剛來而不窮，為是。象辭先王以享于帝立廟，今本亨作享，義通。初六拯馬壯吉，註大同，今本拯上有用字。九二渙奔其凡，今本奔作奔，奔為奔之古文，凡作机，凡机亦為古今字。九四匪夷所思，寫本夷作𡗝，字書不載，本彖其字，殆為夷之或體，而字書失收，未可知也。貞文中有字近之或遠，緣古體微有損益者，類如此。寫卷中食旁本草為𩙿，餘云，旁一切號號，即貞文中之號字，要難虎字以虎而不以虍，號為加大，號為或體，而號乃俗誤也。以簡筆俗字目之也。九五註，以蕩險阨，今本蕩作盪。上九註，不近侵克，今本克作害。又節之彖辭，中志以通，今本志作正。註則物不能堪也，岳本、錢本、古本、足利本並同，今本不上有所字。初九註，慮於險偽，毛本正同，今本偽作為，蓋非。象辭不出門庭，失時極也，今本庭下有之字，為是。又中孚象辭註，乘木於用舟之虛，今本用作川。象辭乃應于天，今本于作乎。它如註文中悅字，今本概作說。助詞也字，今本獨少。據顏氏家訓書證篇，謂也是助字，及語已之詞，河北經傳，悉略此字，然則此殘卷所據，殆即河北之古本歟。其中異同之處，雖未必盡資訂正，顧吾人得此，爰知易雖卜筮之書，秦火之所弗及，序列羣經之首，而二千年來，文字猶不能講貫一致，有誤於參攷訂正者甚多，他經更無論矣。是則古本之所以可貴，而亟於採尋搜列者也。

敦煌寫本百行章一卷 攝影本 三五〇三号、三三〇六号、三一七六号三卷

不著撰人姓名、僅題百行章一卷、文中不諱治字、基字、而民字咸以人字代用、蓋貞觀時之遺物也、原卷見存法京巴黎國家圖書館、其三三零六號自首至通行章第四十三、以下亡軼、其三五零三號、自口行章第七十六、至勸行章第八十四、以下仍缺、吾人循名責實、知全書應爲百章、見存之數僅逾半額而已、兩寫卷筆意酷肖、或爲一物、唯款式少殊、疑不能明、更有三一七六號一卷、自首至勇行章第六、書手則顯非一人矣、考此書傳爲杜正倫撰、正倫、洹水人、隋末舉秀才、入唐、直秦王府文學館、推擢應對、貞觀末累進中書侍郎、顯慶初遷中書令、李義府執政、不能下、出補衡州刺史、卒於官、此卷錄載自序、首言臣察三墳廓遠、五典幽深云云、尚亦承詔之作、進御之箴、而兩唐志咸缺、不錄、意其久已絕跡於中州矣、序文略言世之所重、唯學爲先、立身之道、莫過忠孝、欲遇論語十卷、足可成人、孝經始終、用之無盡、至於廣學不仕明朝、侍省全乖、色養遇沾高位、便造千惡之愆、未自勵躬、方爲三十之過、臣每尋思此事、廢寢休飡、故錄要真之言、合爲百行章一卷、撰述大意、昭然若揭、觀其廣學不仕明朝之語、膺爲當時懷隋遯世者而發、故施行章第七十、力揚裴寂之賢、寂在隋爲侍御史、入唐

省佐命之功、貴震一世、呼裴監而不名、從其可褒而褒之、是則作者之本懷也夫、此卷書手甚劣、譌誤迭出、難爲悉校、茲錄存其章目如次、字或脫泐、蓋闕如也、孝行章第一、敬行章第二、忠行章第三、節行章第四、剛行章第五、勇行章第六、施行章第七、報行章第八、恭行章第九、勤行章第十、儉行章第十一、謹行章第十二、貞行章第十三、常行章第十四、信行章第十五、義行章第十六、廉行章第十七、清行章第十八、平行章第十九、嚴行章第二十、慎行章第二十一、愛行章第二十二、諫行章第二十三、忍行章第二十四、恩行章第二十五、寬行章第二十六、慮行章第二十七、急行章第二十八、緩行章第二十九、達行章第三十、道行章第三十一、專行章第三十二、貴行章第三十三、學行章第三十四、問行章第三十五、備行章第三十六、飭行章第三十七、弘行章第三十八、改行章第三十九、直行章第四十、察行章第四十一、量行章第四十二、通行章第四十三、中缺 口行章第七十六、謹行章第七十七、逮行章第七十八、病行章第七十九、存行章第八十、德行章第八十一、留行章第八十二、奇行章第八十三、勸行章第八十四、下缺

敦煌寫本周公孔子占法一卷 攝影本

此卷子不著撰人、首題周公孔子占法、後半似有缺佚、前列一表、直行為月、自正月至十二月、橫行為時、起寅而終丑、月時相交、得一百四十四空、而顛倒以一二三三數字實之、如月以十二時交、其序為三一二、時與十二月交亦然、大抵占者取月時相乘、而得一固定之數字、然後就所占種類而斷其吉凶悔吝、蓋亦為簡易之占卜術也、表後為說、列序占卜種類、一曰占家口、二曰占行人、三曰占官事、四曰占口舌、五曰占杖豎、六曰占奸惡、七曰占盜賊、八曰占失財、九曰占營求、十曰占晴雨、十一曰占市賣、十二曰占疾病、十三曰占求婚、十四曰占戰鬥、十五曰占居宅、十六曰占蠶桑、十七曰占造作、十八曰占為官、蓋為占之類十八、而所以占之者四、一曰月、二曰時、三曰占卜種類、四曰時下所得之數、為一為二或為三也、四者備而禍福形焉、考占卜之事、其源甚古、而古代占卜之法、久已湮沒、據殷虛貞文所見、則知商人所卜、為卜祭、卜告、卜享、卜行止、卜田漁、卜征伐、卜年、卜雨、卜霽、卜瘳、卜旬、及雜卜、凡十有二類、（按卜辭分類、各家異言、葉森群王襄羅振玉王國維諸說不一、擬訂如前、他日或更有發見、然大体則不至乖違征耳）復次、周禮春官、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一曰征、鄭司農注云、謂征伐人也、二曰象、注云、謂災變雲物、如眾赤烏之事、有所象似、三曰與、注云、謂予人物也、四曰謀、注云、謂謀議也、五曰果、注云、謂事成與不也、六曰至、注云、謂至不也、七曰雨、注云、謂雨不也、八曰瘳、注云、謂疾瘳不也、又龜人若有祭事、則奉龜以往、旅亦如之、喪亦如之、而漢書藝文志雜占家序云、易曰、占事知來、眾占非一、而夢為大、故周有其官、師古注、謂大卜掌三夢之法、又古夢中士二人、皆宗伯之屬官、則知周代八命之外、尚有祭、旅、喪、夢四種、皆在占卜之數、漢因秦制、據史記褚少孫補龜策列傳所紀、則知漢人之卜、其類二十、曰行不行、曰漁獵、曰擊盜、曰候盜、曰聞盜來不來、曰遇盜不遇、曰年歲、曰雨、曰霽、曰占病、曰民疫、曰買賣臣妾牛馬、曰居官、曰去官、曰居家、曰求財物、曰請謁、曰見貴、曰追亡、曰雜占、而清雍正間胡煦著吳中分類雜占、其目三十有二、一出行、二行人、三遷移、四征伐、五擊盜、六捕盜、七防盜、八憂疑、九年歲、十天時（雨）、十一天時（暘）、十二疾病、十三居官、十四仕宦科名、十五居家、十六家宅、十七婚姻、十八胎產、十九求財、二十店肆、二十一投行、二十二田財、二十三見貴、二十四請謁、二十五逃亡、二十六詞訟、二十七繫禁、二十八聞贓、二十九察賊、三十陰宅、三十一蠶桑、三十二雜卦、蓋世代愈後、人生愈繁、禍福之機、危疑之心日熾、於是卜類愈多、卜法愈便、而卜器愈普、由卜器以推卜法、由卜類而窺見一時代之文化與刑、如三代卜旬、卜象、而漢無之、漢卜買賣臣妾牛馬、而唐無有、唐卜杖豎、（唐代社會良人與奴婢之分際甚嚴、朝廷屢有詔令、而改革甚微、觀此杖

豎列為占卜書目之一、則其事畧可想見矣、而清卜陰宅、是皆時代之特色、而研究社會文化史者、所不容無視者也、抑占卜之器、三代秦漢以龜、筮、則以蓍、後世或用錢幣、或用枚子、而占卜之書、連山、歸藏、久已澌滅、周易艱深不能叶俗、故漢志已降、若隋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所載、卜筮之書、何限百家、大率托名古先聖哲、以售厥術、而更改其定、則膚險卑近、謬妄無稽、如此卷之托名周孔、蓋亦此之類也、顧唯其膚險而灶嫗盡知、唯其卑近則周於日用、攬觀者藉考當時之文化意識、適得深切著明之秘、或足以旁通政理、補史缺文、又烏得以其小道俗寫而忽乎哉、此卷見存法京巴黎國家圖書館、

編號為二五七四、並錄而存其目焉、

敦煌寫本佛經（諸法无行經、妙法蓮華經、蓮華面經、佛垂般涅槃略說教戒經）音一卷 攝影本

此卷不著撰人、蓋為諸法无行經、妙法蓮華經、蓮華面經、及佛垂涅槃略說教戒經等四經經音纘併而成者也、其寫作年代雖不易質言、然就其反切所用紐母、多與唐韻相符、則知其蓋出孫愐後矣、檢一切經音義卷三十一慧琳諸法無行經音義、槐椳下云、上件爲反、此卷作巨爲反、唐韻相同、又全音義輕機下云、眠下結反、為全清、此卷作莫結反、為半濁、唐韻正作莫結切、又全音義偏袒下云、下壇嬾反、上聲、此卷作徒旱反、去聲、唐韻亦作徒旱切、復次、蓮華面經玄應音義摩偻下云、下事几反、審紐、此卷作牀李

反、牀紐、唐韻乃作牀史切、亦歸牀紐、又全音義姞利下云、上奇乙反、清紐、此卷作近乙反、精紐、唐韻乃作巨乙切、同在精紐、類例甚多、不悉纍、蓋已足徵作者年代後於唐韻作者之孫愐、而其未見慧玄二氏之書、亦乃意中事也、此卷見存法京巴黎國家圖書館、編目為二九四八號云、

敦煌寫本莊子大宗師註一卷 攝影本

晋郭象字子玄撰。全書十卷，前目已著錄。此殘卷係敦煌遺物，見存法京巴黎國家圖書館，編目為二五六三號。原卷廣袤倍於常帙，更有逍遙遊、外物等篇，唯款式各別，不容混為一事。今按此卷為大宗師篇，首尾均軼，自我乘成以隨先生耶句起，至求其為之者而弗得也句止。以斯今本，文字不無同異。如本文，許由曰：噫，而未可知也。今本無而字。又蠁萬物而不為義，今本蠁作齏，司馬彪云：蠁，碎也。其義未安。按字當作蠁，說文云本作韲，知北遊篇，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蠁也。郭注：蠁，和也。又列御寇篇，使民輕乎貴老而蠁乎所患。郭注：蠁，患言以美形動物則所患亂生也。蠁字訓和，引申訓亂。此句蓋謂和萬物而不為義，與上下句渾長、覆載、刻彫，比類為證，全不含否定意味。下用而字挾轉，其義甚明。又隨枝體，今本枝作肢，案枝肢為古今字，孟子為長者折枝，作枝可証。又丘也從而後，今本作丘也請從而之後也，鯀婿不同。它如無字今本概作无，耶字今本概作邪，以貌言，則類然劃一，難可指論。頃內外雜篇，原非盡出蒙莊之手。考淮南子一書，自分內篇二十一、外篇三十三，是為篇分內外之防，古先無是也。淮南小山之流，始析莊子為內七篇、外二十八篇、雜十四篇，又解說三篇，凡五十二篇。班氏漢志因之，著錄莊子五十二篇。晋司馬氏孟氏注莊，並同此數，蓋即淮南本也。顧所謂解說三篇，殆出淮南門士所為，漢以前之莊子，實乃四十九篇，又無內外雜解之分，故班氏綜言五十二篇也。逮晋崔譔向秀注莊，僅為內七、外十二、雜十九，凡二十九篇。郭象因向氏之文，又採司馬彪本三篇，而補成內七、外十五、雜十一，凡三十三篇，即今本之莊子。然則郭氏之分篇，又與崔向不同。此莊書篇第之亦亂古今異致者也。至於各篇真偽，向多異論。自韓愈疑盜跖、說劍、漁父三篇，蘇軾疑盜跖、說劍、漁父、讓王四篇，朱熹更疑天下一篇，羅勉道加疑刻意、繕性二篇，鄭瑗又疑馬蹄、胠篋二篇，林雲銘復疑天運、秋水、田子方、至樂、山木、外物、列御寇等篇，非出一手，日本岡松辰氏著莊子考疑，逍遙遊篇惠子吾有大樹章、人間世篇匠石之齊章及楚狂接輿章，非出莊手。在宥篇又謂不稱天地篇自首至聽乎無聲段，天道篇自首至非上之所以畜下也，及昔者舜問於堯，又老子曰夫道於大不終，至有所定矣等三段，味之雋永，達生篇達生之情者一段，及有孫休者一段，措詞拙陋，山木篇比干剖心一段，與貧憊無干，均不足信，而王夫之、姚鼐等且謂內篇之外，皆非莊子自作，其言雖不免武斷，然見存諸篇決非全出漆園之手，則非過言也。故其命題設境，渾沌不同，指物立名，後先恒迭，然則大恉未能一貫，而謂其放言使字、類能畫一，天下豈有此理耶。故寫本無无耶邪之類，或出原作本然，而鈔者矜慎，不復竄易。後人讎對之際，能喻此義者蓋寡，爰加塗乙，托言訂正。若是之流，不知幾輩，偷亦故籍變亂之一助因歟。又寫本注文，視今本也矣等助詞較多，是乃江左古本之徵。不第此卷為然也。它如以損心之為道也，今本奪心字，又但忘功跡，故猶未，今本增玄達二字。又夫坐者，奚所不忘哉，今本作夫坐忘者，云云。又不識其天地，今本其作有，是皆一字之差而出入頗鉅。姑無論其得失優劣，唯其不能無異同，而異同又如此之多，推原厥故，已足以破陳言而購新知，而古本之可貴，亦復不必旁求已。

敦煌寫本列國傳一卷 攝影本

此卷子不著撰人，首尾均佚，中段亦磨泐不清，以見存之文致之，知爲列國故事，首言楚國日强，平王嗣襟，雄據江南，威畏異國，次言平王謀爲世子擇妃，佞臣魏陵力勸秦穆公有女妹色美，將王命，而委翁馬，次言秦伯嫁女，帑奩之富，傾其庫藏，又次言平王悅擇女美，魏陵逢迎君惡，遂奪而自納之，又云敢言國相伴伍奢，乃有二子，長曰子尚，仕梁，仲曰子胥，仕鄭，並號貞良，廣有才略，伍奢犯顏强諫，詞氣類直，平王恚懈，魏陵構攝，君臣爭辯，且蹈不測，文至此止，按其體製，蓋亦變文之流，與英倫所藏講唱列國傳

寫卷S二三八號事蹟相貫，文趣相倖，簡書別字，且合符契，吾人以爲晚唐五代之際，必有列國傳一書，自其形式而言，則說白與歌吟相間，猶存變文蛻演之遺型，自其題材而言，則不引經傳，唯主敘事，爲後來長篇說部之濫觴者，此卷及英倫之本，或由一本而離析，或出相似之兩本，未可知也，然由彼廣此，可以推見其本事實無不同，均之爲後期變文支派，乃或可疑議者也，所以指爲晚唐五代之物，蓋觀其夸飾豐縟之文，不能完成過早，唐中頁後白行簡、牛僧孺諸氏所爲傳奇志異之文，雖自典則深麗，有物感人，顧皆士大夫能文之作，未可與俗寫並提，今考史記伍子胥傳長君惡而讒伍奢者，讒費無忌見人，又十二諸侯年表秦哀公十年，楚平王之三年，爲世子建取秦女，好而自取之，又四年而殺伍奢，此卷子謂佞臣魏陵，秦女爲穆公之女，又謀殺伍奢，即在納女之時，處處與史實不合，頗非學人士大夫讀史者之筆，此卷狀秦女之美曰，年登二八，美麗超人，眉如盡月，頰似凝光，眼如流星，面作桃色，髮長七尺，鼻直額方，耳係璫珠，十指纖長，似此揄揚等尉帖綵，寄洵爲高度技術之表徵，持與初唐俗寫之質直寡文者相照，不可同日語矣，且又不避唐諱，是最早亦在爪沙再陷之後，而不能先於龍紀乾符者矣，此卷見存法京巴黎國家圖書館，編目爲二二一三號也。

敦煌寫本季布罵陣吟詞一卷 攝影本

此卷子不箸撰人首尾均缺蓋為季布罵陣故事兒存之大首言季布為楚將請於項羽曰、臣罵漢王三五口、不施弓弩遣收軍、遂與上將中鍾離沫臨陣、叱吒叫罵、辱及漢王尊親、如陳琳草檄之詆魏武也、次言漢兵氣沮潰走、漢王以問蕭何、識其名姓、因曰、卿與寡人同記著、抄録姓名莫因循、總期南面稱尊日、活捉粉骨細颺塵、次書五年之後、漢有天下、楚將降者、無不封擢、獨憾季布、縣爵購求、捉德得賞金封萬戶、藏隱封刀斫一門、又次言季布逃竄莫敢收留、唯嗟世上無藏處、天寬地窄大愁人、遂入歷山峽

谷內偷生避死、隱藏身夜則村口偷食、餓曉入林中伴獸麈、嫌日月愛星辰、晝潛暮出怕逢人、大丈夫既遭此難、都緣不識聖明君幽憂抑鬱方圖自刎文遂中斷、通篇為七言韻語、間用三三七句法以成頓挫（如嫌日月愛星辰、晝潛暮出怕逢人句是）其源出於諸唄、即所謂吟詞者也、按變文中韻語通常短者四偶、長者曰吟、曰詞、或曰吟詞、或題古吟、其純用側韻者題側吟、平側間韻者題曰平側、而大抵先平後側、或先側後平、如此卷之通篇一韵者頗不多覯、然考史記季布列傳、布為楚將、數窘辱漢王、及項羽滅、高祖購布千金、布亡匿濮陽周氏、周氏迺髡鉗季布、偽為奴、而賣之魯朱家、所朱家之雒陽

見汝陰侯滕公、教為上言、赦季布者、季布既赦、拜為郎中、遂歷仕孝惠呂后及孝文三朝、文帝時為河東太守也、以意度之、此卷子當至季布赦罪拜官為止、然則後幅方長、或轉用側韵、未可知也抑史記項羽本紀載楚將鍾離沫、與漢軍相距滎陽成皋之間、為漢所敗、無它勛績、而寫卷中如此卷及王陵變文等、一言楚將、必先舉、其人、蓋項羽兵多而將寡、求其武勇才略、如淮陰、絳、灌、樊噲、英布之流、既不可得、無已而思其次、鍾離沫遂為楚漢故事中之唯一楚將、斯亦項羽之所以失天下也、卷中避民字、不用如四人、樂業三邊靜句以人字代之、知為中唐作物、而詞彩拙陋、洩洩沓沓、以

視晚唐五代諸俗寫之綺合藻結者、誠不可同年而語、是知文藝之發展、必循時序而不可少假、於此斷潢之俗文、徵之矣、原卷見藏法京巴黎之國家圖書館、編目為二七四七號云、

敦煌寫本梁朝傅大士頌金剛經序一卷 攝影本

此卷子不著撰人，首題梁朝傅大士頌金剛經序，按傅大士者，梁烏程人，名翕，棄妻子，捨田宅，自建雙林寺，授學釋典，梁武帝中大通中，迎居同泰寺，旋徙鍾山定林寺，學徒稱之，嘗解經於重雲壽光諸殿，常見異相，以大建初年示寂，徐陵為撰傳大士碑文，其遺事散見傳燈錄諸書，此卷子專記荊州寺四層閣上金剛經五十四頌故事，全文可分三段，首段言大士為彌勒菩薩分身下來助梁武帝揚化，不要高僧，只須一具拍板，即唱經歌四十九頌，武帝深加珍仰，因題此頌於荊州寺四層閣上，次段闡述金剛經為拔闇秘鑰，涉津寶筏，傅大士所傳四十九頌，於後更有智者，不顯姓名，制歌五首，合成五十四篇，末段附誌凡欲受持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先須至心念淨口業真言，然後啟請八金剛、四菩薩，並錄淨口業十四字真言，虛空藏菩薩普供養十字真言，及八金剛名號等，致降魔變文卷子，為開元皇帝御注金剛經而發，開端敘意，謂三世諸佛由此經生，最妙菩提由此經出，囊括群教，為各經之要，因云云，蓋金剛一經，雖為世重，而自傅大士頌之，譬如馬因回顧，其價頓增，宜乎後來者序錄其事，故神其說而藉資勸化也，此卷見藏法京巴黎國家圖書館，編目為二七五六號云。

敦煌寫本持誦金剛經靈驗功德記一卷 攝影本

原題唐布衣翟奉達撰，奉達字里無攷，頗長文事，據卷尾題記，謂寫於天福八載，蓋在昭宗末年也，所記凡十有九則，一為梁柏梯寺僧琰師虔誦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轉夭得壽事，二為梁開善寺僧藏師誦經壽考事，三為隋時波羅僧師弟三人，為胡神打死，緣誦此經更生事，四為趙文昌入冥，觀周武帝備受諸苦事，五為遂州士人死後見庾信繫鐵泥犁，化為巨龜事，六為渭州睦彥通趣越百丈深澗，神力接扶事，七為鄜州寶善寺僧法藏發心寫佈此經，卻疾延祿事，八為隋僧灵寂及弟子二人，攜經往朝五臺文殊，盜劫不入事，九為長安溫國寺僧灵幽入冥，為平等王持誦此經，還魂延算事，十為漢州孔目陳昭以虔持此經，死後抵鼻更生事，十一為居士荀樂善以筆書空，為天寫經，遂有寶蓋覆籠，陰雨不濕事，十二為王陁嗜殺，晚而持經，終得消解冤債事，十三為王綽誦經，臨刑折刀事，十四為朱士衡焚經不壞事，十五為崔善沖迷途，誦經燐火引路事，十六為梓州唐晏得佛託護，追兵咫尺莫睹事，十七為魏旬誦經，實使三度不損事，十八為南陽李延持經，輒見神光事，十九為竇氏虔奉此經，偶見炬火上階，夙疾得瘳事，奉達自言更有持此金剛經得驗者校多，事繁不能具載云云。

此十九則中、以第三、第四、第五、第七、第八、第十一、及第十三諸則、文情並懋、宛轉動人、而第四則尤見警闢、事爲開皇十一年太府寺丞趙文昌已死未殮、五日而甦、歷言冥事、初見閻羅王、問文昌修何功德、答曰唯常持誦金剛經、王即合掌改容、贊言善哉、顧語冥卒、將勿誤繫、覆勘果誤、王乃留昌誦經、一人引昌西南下至藏經之所、大宇數十、爲皇輪奐、經滿其中、金軸寶卷、妙好莊嚴、文昌即取金剛般若經、西向誦讀、王東向跪聽、已而放歸、引昌出門、使見周武帝禁囚門東房內、昌即拜見、武帝屬昌、我諸罪並了、唯誤內衛元嵩之讒、毀滅佛道、苦難未已、衛元嵩爲三界外人、非閻羅王所管、無由追攝、爲我語今帝、乞少許功德、救拔苦難、昌諾而甦、奏聞、隋文因勅海內師僧、爲周武帝三日持齋、轉誦此經云云、蓋所謂三武之禍、周武之後、復有唐之武宗、作者不敢斥言國史、爰假口勝朝、付諸冥譴、紛紛色相、若異本原、自大藏之觀點而論、與白氏行簡、牛氏僧孺傳奇稗志之筆、頡頏髣髴、畧以無名俗寫而少之哉、第五則結誤畧同、序庾信生前好作文章、剽剝諸經、或生譏謗、故殁後百祺、拘囚無間、罰作大龜、一身數首、其設態造境、不循桎梏、則謂作者長於文章、或者不爲虛美歟、記後附鈔開元皇帝讚金剛經吟詞一通、另有二七二一號卷子、原題開元皇帝讚金剛經吟詞單行一卷、已著錄、

次爲八大金剛名字、後爲大身真言、心中心真言、金剛呪、佛母呪、及文殊菩薩心中真言等、都爲一集、不外宣揚金剛一經、普勸誦持而已、八大金剛、爲誦經之先必須啟請者、諸真言、諸呪語、並錄梵音、意亦誦經前後之送聲也歟、

敦煌寫本太子五更轉一卷 攝影本 二四八三号及三〇八三号互校

不著撰人，原題太子五更轉一卷。案其體製與太子入山修道讚及南宗讚等略肖，蓋亦吟詞讚唄之類也。全文共分五節，而以一更初、二更深、三更長、四更滿、五更曉諸語冠之，轉之為韻，亦猶燕樂中分析分疊之義。後世俗曲五更調之類甚夥，其源蓋出於此。全篇叙佛祖出家得道故事，首節言太子孤坐，動出家之思，然類知耶孃防守，到何時得到雪山口。次節言五百力士，昏沉入睡，遂取黄羊及車匿朱鬃白馬同一心。三節言白馬騰空脫除騎馬，宫裡傳聲悉達無（三〇八三號卷傳聲作傳齊），耶孃肝腸寸寸斷。四節言太子雲行萬里，香氣氲隨，一樂菩提修佛道，不藉你世上作公王（三〇八三號卷世上作分上）。末節言白馬空歸，衆生咸知此事，忽見城頭白馬踪（三〇八三號卷踪作跡），則知太子成仙佛了。特以三七六零號太子入山修道讚相較，其分節次第，大致吻合，唯繁略不同，後者側重聲色之敷寫，此卷則單舉父母恩重，以見其解脫之難，至於黄羊車匿、白馬行空諸異蹟，蓋同採佛本行等經為言，非作者所得向壁虛構，故兩卷初無差別也。此寫卷產生年代，未易質言，若以入山修道卷子為例，或亦中唐以後之物歟。

敦煌寫本出家讚一卷 攝影本

此寫本不著撰人，原題出家讚一卷。揆其文體與南宗讚及入山修道讚等，大致相肖，而文彩遠遜，蓋亦經變之一體，彼宗所謂吟詞，所謂讚唄者也。全文凡分十折，序太子出家時解除驕奢，具大決心，每折以捨却及唯有對文。第一折言捨却耶孃恩愛，唯有和尚闍梨，第二折以兄弟姊妹對同學相隨，第三折以釵花娥子對剃刀相隨，第四折以□文□粉對澡豆楊枝，第五折以羅衣錦繡對衲褐披衣，（缺）第六折以窗綢繡履對草鞋相隨，第七折以池館錦繡對坐具三衣，第八折以金盤銀盌對錫鉢銅匙，第九折以高堂萬金，對草庵相隨，第十折以獨車細馬對十二部尊經，而每折以舍利佛國難為，吾本出家之時二語發端，大約吟誦往復，極迴環詠嘆之致。考吟詞為體，其聲文並懋者，上也，次焉者，不得於文而得於聲，拍板相從，繙弄婉變，則其成方感悚，廻腸盪氣，往往不假詞彩，而功驗自成，觀於劇曲者不問言詞，而但賞音聲，夫亦何莫由斯道歟。況斷濫俗謠，端為里耳而發，則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攬觀者勿嫌其文詞卑近可也。茲特錄而存其目焉。

敦煌寫本大唐五臺曲子一卷 攝影本

此卷不著撰人、原題大唐五台曲子五首、調在蘇莫遮、分詠五台勝景者也、第一詠北台、所謂大聖堂之所在也、第二詠東台、第三詠中台、第四詠西台、第五詠南台、五詠既畢、又錄無名氏讚語四言四韻、次為達摩讚偈七言四句、又次為龍牙和尚偈五言四句、最後為真覺和尚偈長短句一首、字蹟汎損特甚、難於逗點、若就全卷推測、或即五台齋會、都講登座寓唱之詞、先以詞曲、繼以吟誦、或謂文殊戒僧、托鉢募化之際、載歌載舞、自明本源、藉以多獲齋襯、亦未可知、按五台為文殊卓錫之場、隋唐已見著錄、今觀此卷、有吉祥鳥、師子吼、饒念文殊三兩口、大聖慈悲、方便潛身救之語、蓋寓唱之主旨在斯、不啻吟詠山川之勝、花木之繁、實石爍爛、瑞彩卷收而已也、折卷首題曰大唐云云、卷中又有西國神僧、遠遠來瞻禮、及福右唐朝、萬古千秋歲等語、或謂震旦佛子、遊西土者、取此以熠燿遠人、亦猶東來僧侶、必頌鷲峯雪嶺、命意將無不同、錄存以備一解可也、卷中簡字甚多、譌舛亦眾、而夷考其足與多種俗寫、若合符節、然則謂為書手之寡學而涉誤也、不謂為當時當地之民間書體、通常如此、亦何不可之云、荀卿曰、約定俗成謂之宜、準此而試、則居今之日、而欲訂正千載上人、斷濫俗寫之書體正誤、誠勿如視為應有之特點之為宜也、此卷見藏法京巴黎國家圖書館編目三八六零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敦煌寫本太子出家十二時一卷　攝影本

此寫卷不箸撰人、與太子入山修道讚、及太子五更轉等卷文體相若、通卷分十有二折、而以夜半子、雞鳴丑、平旦寅、日出卯、食時辰、隅中巳、正南午、日昳未、甫時申、日入酉、黃昏戌、人定亥等十二語、冠其詞、大抵宣唱之際、腔韻重疊、廻旋動聽、詞章樂理之妙、兼而有之、洵如慧皎所言、若唯聲而不文、則道心無以得生、若唯文而不聲、則俗情無以得入、故聽聲可以娛耳、聆語可以開襟、所謂梵音深妙、令人樂聞者也、今按此卷敘如來出生得道始末、首折言太子出胎、步步足下生蓮花、九龍齊吐溫和水、次折言諸親自有黃羊車匿、國東西不那人、千自心、有三折言夙是佛身本有三十二相好、神通知惠異諸人、四折言目擊四苦、即知此戒正場修、便是廻心作佛道、五折言戒斷貪嗔、不羨世間為國主、唯求涅槃成佛因、六折言廣施庫藏、憐貧恤老、即慈悲每有若哉、今日是七折言修行之難、每日持齋一麻麥、捨却慳貪及父母、八折言得大神通、眉毫放光照十方、救拔衆生及五趣、九折言廣開妙法、斥退波旬、降得魔王及外道、娑羅林裏見世尊、十折言閻浮提衆生寔難化、誘願求世尊陀羅尼、若有人聞誦持受、十一折言文殊菩薩來問、何阿難合掌白佛言、文殊來問維摩詰、卒折言十代弟子懺悔、佛說西方淨土國、見聞自消一切罪、卷中引徵釋典、頗云繁富、而造語清逸、無割剝淟涊之態、則昉五更轉等卷、勝一籌矣、抑其用字、如隅中巳、慧琳一切經音義十九四隅下云、遇俱反、說文、陬也、經或從山作嵎、日出處山名也、尚書曰、嵎夷曰暘谷是也、又日昳未、一切經音義五十八日昳下云、徒結切、日仄也、又甫時申、甫段為晡、玉篇、晡日加申也、是皆遣詞不茍、切當不移、則知作者覃精釋典之外、並通訓詁小學、其非成於庸俗之手、必無疑問矣

敦煌寫本秋吟一卷攝影本

此卷子不著撰人、原題秋吟一本、見存法京巴黎國家圖書館、編目為三六一八號、今按此文定為詠秋之作、而中間貫串釋典、廣寓勸化之旨、蓋僧徒募化時歌之、亦經變之一體也、最後七言四句題曰偈子、綜括前文結穴、獨其前則吟斷相間、文字間有損泐、今攷俗寫變文中、或題曰吟、或題古吟、其用側韵者、又題側吟、與誦經曰唱顯有不同、按慧琳一切經音義五十四吟哦下注云、江南謂諷誦為吟哦、卷七十三㖃吟下注云、吟、諷詠也、又卷二十七、卷五十九諷誦下注云、諷謂詠讀也、引周禮教國子無道諷誦、鄭玄注背文曰諷、以節之曰誦、按說文諷誦互訓、二字通言無別、是吟有詠讀之義也、又廣雅釋樂、吟、歌也、秦策則將吳吟、楚詞吳歈越吟、並注歌吟也、是吟有謳歌之義也、夫古今韻語、不必皆歌、而咸可詠讀、通常諸卷吟詞、率為歌讀之體、而此卷偶用有韻駢文、貌似少殊、然無害於曼轉曲諷、與唱經之高亢清徹、聲接雲衢者、適形其同功而異曲也、次按斷者、通常施諸短偈、（亦有不盡然者、如文殊問疾卷中兩處隊仗高低滿路排長偈、亦注斷、唯其例較稀耳、）而大抵為七言八句、位於白文中間、經偈之前、或吟詞前後、考宋時樂曲有所謂斷送者、亦簡稱曰斷、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九宰執親王百官入上壽條載皇帝賜臣僚宴、第六盞、左右軍築毬、樂部哨笛杖鼓斷送、第七盞、女童隊舞、樂部斷送、周密武林舊事卷一天基聖節排當樂次、載聖節宴、凡扮雜劇一段、皆有斷送、樂歌亦如之、所謂斷送、蓋當插入之義、董解元西廂諸宮調卷一般涉調有哨遍、太皡司春一曲牌名下側注云、斷送引辭、卷四正宮有梁州令斷送、篇外蕭蕭一曲、又樂府詩集二十六序題云、吳聲西曲前有和、後有送、又舊唐書二十九呂才傳、才上言、臣輒以御製雪詩為白雪歌詞、古今樂府、奉正曲之後、皆別有送聲、今取太尉長孫無忌等奉和雪詩、以為送聲、此所云送、亦即斷送之謂也、六朝人、隋唐言送、唐五季人言斷、或為無詞之樂曲、或為有詞之歌曲、而度其節次位置、並無不合、而此卷之斷、概為七言八句、與吟詞相錯為序、合則弱續、離則自成、是亦斷送之義也、或如樂府詞曲中之豔趨引子、本居歌詞前後、唯其為隨時可以插入、亦可以由人摘出、則又未可知已、

二十一史衡鑑適全五百六十三卷　清初鈔本

袁祖如纂。祖如為明清閒人，字復待，孝是編不詳胤玄諸字，知其寫作年月，必在康熙之前。全書卷數不明，見存之目，僅得史記五十卷、前漢書四十一卷、後漢書四十四卷、三國志二十九卷、晉書五十卷、宋書三十一卷、齊書十五卷、梁書十四卷、陳書九卷、南史三十一卷、魏書三十五卷、北齊書九卷、北周書十卷、隋書十八卷、北史二十七卷、唐書八十卷、五代史十七卷、宋史五十四卷，都十八史五百六十三卷，而見存之史，則為十八史五百五十一卷。（按魏書缺三四、三五、三四九卷，唐書缺四一四至四一八卷，共缺十有二卷。）揆以二十一史之名，應史有遼金元三史若干卷，然已無從知其梗槩矣。（按是編首錄明崇禎六年閏十月泗州知州等所成二十一史通表，變如據鈔者必為全史無疑，唯遼金元三史不著其文，且不存其目，或袁氏未竟厥功，或鈔胥中途廢業，抑舊有而旋遺亡失，則吾人無從臆斷矣。）今按是編體製，蓋節縮正史而成，無論表、書、紀、傳，靡不咸載，一篇之內，或略其事跡，或省其字句，或改大字為小言，如各史紀傳中所有文章詞賦、（諸奏章之類咸改小字雙行。）或變正文為註語，（如史記項羽本紀亞父東向坐，亞父者，范增也。今以亞父者范增也六字小字雙行，如夾註然，亦節省篇幅之一道也。）而變革最大者莫如譜表，原為橫行，今則直下，既無欄界，又無間隙，名之次唯見數字累累，莫判首從，幅員雖嫌，而史家之立意全失，即此一端，足徵袁氏之才識卑近，學亦不足稱者。復次，正文之內，往往加以案語，一篇既終，或亦評其文章，而史記帝紀之後，更製讚語，題曰禮如讚，為它史咸無，殊不可解。夫史之有鈔，所以識大而遺細，體具而形微，一以為寒畯無書者節其資斧，一以為官紀事繁者省其日力，如司馬光之資治通鑑、袁樞之紀事本末、顧棟高之春秋大事年表，神明自化，生面別開者，上也；次焉者，如茅坤之於史記、呂祖謙之於十七史，並能提要鉤玄，不泰聊作，然而抑其次已。若斯編者，上承明季剿剩之風，而斤斤焉唯助詞裁剪是務，（按書中裁剪助詞甚夥，是亦明季古文家之一般謬見也。）夫亦何史之可言？顧其書未見梓行，虛經百千年後，並此不完不備之鈔本，澌沒於風蝕蟲蛀，而莫或識其名也，爰撮而歸於斯云。

敦煌寫本沙州百姓上天可汗文一卷攝影本

此寫卷不著撰人，中間略有泐損，而大體完善。首題□□□□□□□□等一萬人狀上迴鶻大聖天可汗。全帳云云，以全篇文義度之，缺字當為天唐沙州耆壽百姓八字。蓋文中耆壽百姓凡四見，而呼嗣和平寢兵者，正托於耆壽百姓之口。中間歷敍往事，耆為耆壽百姓目擊身受之實，而不覺其言之詳也。文中先序安史亂後，沙州陷入吐蕃，迨宣宗大中三年，太保張義潮興敦煌甲士，再告收復，爾後太保歸闕，子孫撫指張淮深等世鎮西河七十餘年，次言迴鶻勢大，淹有張掖三五年來，頻掠沙境，□月二十

六日，狄銀領兵又到管內，□云索和，令天子出拜耆壽百姓，再三商量，可汗是父，天子是子，此即差宰相□□大德燉煌貴族耆壽，賫持國信，設盟文狀，便到甘州，函書發日，天子面□拜跪，固是本事，不敢虛誑，豈有未拜□耶，先拜其子，此後各守疆界……況沙州本是善國，神鄉福德之地，天寶之年，河西五州盡陷，敦煌一郡，不曾破散，經今一百五十年，社稷完然如舊，東有三危大聖，西有金鞍毒龍，常時保護一方，處所伏望天可汗信敬神佛，更得延壽，莫欺無辜，莫更信讒，百姓東望指揮，如憫愚眾，如子憶母云云，末署辛未七月□日沙州百姓一萬人狀上。按宣宗大中五年歲次辛未，嗣經懿僖昭宗四帝，更無辛未紀年，迨梁太祖乾化元年辛未，而唐亡已經五年矣。據兩唐五代及宋遼諸史，瓜沙五郡，再入迴鶻，終宋之世，未告光復，而懸處西陲，孑然無告，觀於此文淹有張掖及東望指揮之語，益知迴鶻勢大，久逾七關而東之矣。人民雖奉正朔，仍避廟諱，卷中民字缺筆作氏，其實易姓數載，而猶然不知有漢，不亦至可悲乎。玩卷中可汗是父，天子是子之語，雖出紀信誑楚之計，然而唐綱失馭，邊務坐糜，兆者和親之策不行，宣宗以來恒以和親冊封之術羈縻迴鶻，而收效甚微，而繼以稱子稱姪之事，或竟先石晉而為之矣。唯史官紀事，略於邊遠，諱尊諱親，削改實錄，而後來治史者反

不能不借助流沙墜簡斷濫俗文，於中往往得其真像，斯固學人之不幸，而該寫卷之獨以可珍也。

敦煌寫本千字文一卷　攝影本

梁周興嗣撰、此卷前後泐損、見存之文自安定字起、至阮嘯字止、按隋志著錄千字文一卷、梁給事郎周興嗣撰、又梁國子祭酒蕭子雲及胡肅二家注各一卷、又篆書千字文一卷、草書千字文一卷、並不著撰人、蓋即興嗣之文、唯書體之別、傳注之差而已、唐書藝文志著錄蕭子範千字文一卷、周興嗣次韻千字文一卷（舊志同、唯多篆書千字文一卷、不言作者）、迨宋史藝文志、唯存梁周興嗣次韻千字文一卷、當時詔行天下、為啟蒙識字初階、歷千載而弗能替也、今按千字文撰者、相傳有五、一為魏太守鍾繇、二為晉右軍將軍王羲之、三為梁南平王戶曹從事中郎蕭子範、四為梁給事郎周興嗣、五為唐沙門智永、然夷考其實、則僅有周蕭兩本、經唐入宋、蕭亡失而周本獨存、直到於今、次韻之說、亦不足據、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著錄智永千字文一卷、乃重其書法、別為品目、初與內容無關、斷尚齋所收王書千字文帖、原題魏太守鍾繇千字文、右軍將軍王羲之奉敕書、是羲之本無創作之事、甚明、況唯首數語與周本略異、入後雷同、蓋出好事者據晉王書、托名鍾文、烏有魏太守而預言稽琴阮嘯者乎、至梁書蕭子範傳、明載子範為南平王撰千字文一卷、而蔡遠注之事、必不誤、第其書已亡、無從知其梗概矣、此寫卷即為周文、無可疑、闕而不諱治字、應為初唐遺物、唯書手甚劣、如學優登仕優作憂、好爵自縻縻作眉、丙舍丙作柄、八縣作八懸、何遵約法、何作河、韓弊煩刑、刑作形、魯魚亥豕、層出不窮、意者口傳耳受、聲轉意擬、如是錯之傳書、又烏能定其無乖異耶、此卷見存法京巴黎國家圖書館、編目為二八八八號、更有篆書千字文及其草千字文各一卷、悉依隋志舊則、分別著存其目、

敦煌寫本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一卷 攝影本

此寫卷不著撰人。卷尾題「貞明七年辛巳歲四月十六日淨土寺學郎薛安俊寫，張保達文書」。蓋敦煌俗寫中最著之一變文也。通體敘目連救母青提夫人故事，說白與吟唱相間，全文不下萬言。中間穿插神佛鬼魔、刀山劍樹、銅柱鐵牀、地獄諸苦，因心設想，色相綦繁，莫不繪影圖形，盡態極致，即自文藝之視點而言，亦碻乎有足傳之道，不容以斷爛俗寫而少之也。如寫銅牀鐵柱地獄有云：「女臥鐵床釘釘身，男抱銅柱胸懷爛。鐵鑽長交利鋒鍛鏘，牙快利如刀鑽腸空，即以鐵丸充喝，渴還將鐵汁灌，蒺蔾入腹如刀劈，空中跳戟如星亂，刀剜骨肉片片破，劍割肝腸寸寸斷。」又如青提夫人因於阿鼻地獄：「鐵城高峻莽蕩連雲，劍戟森林，刀鎗重疊，猛犬掣涌，似震吼跳踉，滿天劍輪簇簇，似星明灰塵撲地，鐵蛇吐火，四面張鱗，銅狗吸烟，三邊振吠，蒺蔾空中亂下，穿其男子之腰，錐鑽天上旁飛，剜刺女人之背，鐵杷踔眼，赤血西流，銅叉剉胸，白膏東引，髑髏碎，骨肉爛，筋皮折，肝膽斷，碎肉迸濺於四門之外，凝血滂沛于獄墻之畔，聲叫號天，岌岌汗汗，雷口口地，隱隱岸岸，向上雲烟散散漫漫，向下鐵鏘撩撩亂亂，箭毛鬼嘍嘍竄竄，銅觜鳥吒吒叫喚，獄卒數萬餘人，總是牛頭馬面，饒君鐵石為心，

亦得亡魂膽戰。」皆能繪影繪聲，栩栩如活。它如「將如來之錫杖入地獄而立見坦途，慳貪未除，進稻粱而化為焰火」，亦復設像真切，閱者易感。後來無數之傳奇說部，乃至有女彈詞伽藍碑書，其涉及泥犁羅察之事，能一空依傍，超越此卷之範疇而言文行遠者，實百不一覯焉。然而目連救母傳說徵諸民間舊俗，七月十五日盂蘭齋會，佈施餓鬼，則勢於灶嫗畫廳，有井水處同此風尚，足知宗教故事感人之深，有未可以恆情喻者。而孰謂江河濫觴，曾是一不如雄其之材言。俗寫甚夥，復次此寫卷與大正藏本文字頗有同異，例其顯者，如「僧說乞來者」，寫本乞作去，又「只恐無常相逼迫」，寫本逼作區，音假為驅亦通；又「後聞應當設口逃」，寫本閙字作乞，又「由如大水出蓮花」，寫本水作火，義長；又「粳琼林」，寫本又作六六，六種與下文四花對文，為是；又「天邊海氣」，寫本海作淨；又「早如到沒艱辛地」，到沒不可解，寫本作別，後者是也；又「眾生募款似風飄」，寫本飄作颭；又「款來訪覓」，寫本訪作觀；又「啼哭咨嗟」，寫本咨作吹；又「入爐炭」，寫本炭作灰，則並緣形似而歧，它如鼓寫本作皷，皷寫本作廠，拋寫本作拋，幡寫本作幡，脊寫本作脊，悴寫本作雜，況寫本作沉，贏寫本作羸，佛寫本作佛，仙則多不見字書者，為當時流行俗體，或鈔手寡學，踏金根王家之譏，或更有別本因聲假借，則吾人未易質言已。

敦煌寫本孝子董永吟詞一卷 攝影本

此寫卷不著撰人，通體為七言均語，間有三三七句法，蓋所謂吟詞之類，亦變文之一體也。敦煌俗寫中此例甚多，如開元皇帝新集孝經吟詞、歌殺生吟詞，乃至南宗贊、太子出家五更轉等，雖有經變世變之殊，而其勸善警述之本指一揆。抑託諸寫唱，俾以聲樂感人者，全然無二也。此卷開端云：人生在世慎思量，暫口吵鬧有何方。好大眾志心須靜聽，先須孝順阿耶娘。好事惡事皆抄錄，善惡童子每抄將。全篇大意，謂孝子董永年十五而二親俱謝，外無朞功，內無兄弟，家貧祚衰，無以為殯，永乃鬻身百千，以葬二老。次言董永純孝格天，神女下降，遂相居處，生子董仲。神女巧於機織，易貨致富，而紙織綺羅數已畢，卻教二人（董永、董仲）歸本鄉。娘子便即乘雲去，臨別分付小兒郎，但言好看小孩子，共永相別淚千行。次言董仲七歲，村兒誚其無母，歸問於父，永具告之，仲遂走出尋母，行值孫賓（臏），於是夫子將身來替卦，此人多應覓阿娘，遂告董仲，阿耨池邊三女沐浴，中間紫綃者，即為汝母。次言董仲見母，神女授以金瓶，持造孫子，天火忽發，於是夫子所占之書，燬其大半。而結語云：將為當時總燒卻，檢尋卻得六十張，此因不知天上事，總為董仲覓阿娘。以另一奇異之傳說作結，頗有迴旋搖曳之致，於希臘荷馬之史詩中，往往遇之，蓋亦聳人視聽之一方也。唯此卷文詞寙陋，先後重複，視開元皇帝新集孝經等詞，顯有弗如，或為較早之作，篳路無華耶，抑原出俗手，未經潤色耶。說者謂聲樂感人，往往不假詞彩，而芸芸聽眾，必一言一事，數唱再三，變換其音色，助之以手語，然後方收成方動物之功，程移風易俗之妙，徵之後世民謠俗劇之文，蓋有同然者焉。

敦煌寫本佛經（淨嚴經 大方等大集經 大集日藏分經 大威德陀羅尼經 光讚般若經）等音義一卷 攝影本

此卷不著撰人首尾均有缺軼細審知為華嚴諸經音義而與今本一切經音義或同或不同而序第則無一同者今按新收一切藏經音義處士顧齊之序謂唐初有沙門玄應及太原郭處士並著佛經音釋例多漏畧又謂太常寺奉禮郎景審序謂唐初有沙門玄應孤標生知獨運先覺明唐梵異語識古今奇字撰一切經音義一部凡二十五卷此有沙門慧苑撰新譯華嚴音義一卷並編於開元釋教録云云蓋慧琳之書百軸寛以玄應諸家為之先導然後擬其闕遺修輯漏畧故能後來居上掩蓋前修今觀華嚴大方諸經仍

標玄應撰音非唯不欲掠美抑必玄應著述久已傳鈔確乎有不可泯没者在也今按此卷録所均出玄應撰音或即二十五卷之殘餘片段未可知也顧與今本一切經音義相雠互第文字之異同甚夥若今本多於寫本倍且不止是知今本雖題玄應撰音者其定慧琳增訂輯補之處不知凡幾（按間有註明新增音釋者）有而不恃成而弗居古人之著述道德於是徵之矣按寫本大方等大集經十五跛蹇下云又作尬同補我反玄應音義止此今本增下居免反字林跛蹇行不正也十三字蓋為慧琳所補由此推之則寫本必出於玄應之後慧琳之前易言之則當貞觀元和之間無可疑問矣大集日藏分經十幝身下云聲類作炓幝二形字詁古文口嘔二形今作鼓同詳廉反通俗文以湯去毛曰鋟經文作爓云云而寫本燖下第云或作燂古文鐔燅今作鼓並同詳廉反以湯去毛也云云又同卷刀梢下又作褙揪二形寫本褙作褆又大集月藏分經二佛仍下云廣疋云仍重也因也乃也寫本作仙仍下奪乃也二字又同經六陂㯳下云經文作泊借音寫本文下增从水二字又光讚般若經二蛸蜚下云古書飛皆作蜚寫本作與飛同古字也又同經五恢大下云蒼頡解詁云恢亦大也寫本作恢下云恢亦大也奪大字及蒼頡解詁云五字又同經須燈天下云三蒼音帝中陰經作須滯天或作須㿃天亦言善見天禪庚經作須嚏天皆一也經中從無從足作㷍音讀

作武非也寫本第作音帝亦作須滯天亦作善見天亦作須嚏天經文從無從足作㷍音讀作武非云云所有引徵書目概付闕如爰知慧琳之所以輯補玄應良非無因而景序褒揚其書云兩家音義合而次之浩然如海吞眾流以成深皎兮若鏡照羣物以無勒者洵非溢美之詞也

敦煌寫本遡真讚一卷 羅影本

此寫卷見藏法京巴黎國家圖書館編目為三六三零號原題大梁故河西管內釋門都僧政兼毗尼藏主京城內外臨壇供奉大德闡揚三教大法師賜紫沙門香號會恩俗姓閻氏和尚遡真讚并序 闡揚三教大法師沙門紹宗述 紹宗事果莫攷據卷尾題記乃時大梁貞明九年歲次癸未五月乙巳朔十三日云云其明年丙梁祚遂終則紹宗亦梁唐間人約與遡真同時而畧後者也此寫卷前半為序駢文後半為頌四言均頗蓋當於銘之製也序文陳述遡真生平籍隸太原降誕龍沙幼捨煩諠投師慕道於是得受戒畜精閑釋典膺高領袖銓轄僧尼示寂之日從弟僧以合郡泣淚然觀序文中何期早棄凡間速生極樂告辭四眾一別宗親之語意為天年不永冰壺早缺者歟頌文典雅凝重質文相秉故言遺詞迥非凡響結語稍奉旨書此用記感焉夫既云奉旨則紹宗之見重於當代可知治史者恒謂二千年來種族之紛爭政制之淆亂以南北朝及後五代醜類並稱而後者五十年間更迭五姓割據者十國其間攻戰殺傷殆無虛日視五族雲擾之際若梁天監陳天嘉符秦元魏之民吾極而小憩者似猶不如然而適丁其會佛教之推佈極速而經典律論之迻譯以十六國之際為獸多僧侶之剃度以後五代之際為尤盛蓋緣彼宗教義幻滅今生亂離無告之民不自覺而日懷其術或者托跡剃染藉逭租役富室豪家以保貲財（此卷頌文謂師本豪族五郡崇枝則亦或斯之類歟）品流既庶俊逸遂多遡真紹宗之徒特此斷潢之瑣語而僅傳抑與時漸滅永無稽攷者正不知其幾千萬輩也治史者知人論世則貴乎舉隅而反三知一而畢萬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敦煌寫本佛本行集經音一卷攝影本

此寫卷不著撰人、前後均有缺軼、蓋摘錄經中詞字、或音或不音、註音或取直音、或用反切、漫無標準、頗疑其著述未成、或出初學之手、所謂兔園冊子之類也、今考此卷自第二卷起至第十九卷止、以全經六十卷律之、殘存尚不足三分之一、持與一切經音義玄應佛本行集經音義相照、重合者不過十之二三、多出者約當十之四五、而形聲異同之處、頗有可言、如卷二玄應音義出衆下云、經文作篿篥也、寫卷正作篿篥、又卷六音義苑囿下云、于救反、去讀、與唐韻同、寫本囿音有、上聲、按囿字本有于救于九二讀、則寫卷與唐韻異矣、又卷七音義鞍隥下云、經文作鐙古燈字也、寫本正亦作鐙、又今卷音義屩屣、寫本作屩屣、則知所據非出一本、又荃提寫本作笭提、音義下云、或言遮提、謂可遮殺提挈也、或作荃提、言以荃草為之、非此方物、出昆侖山也、按荃字無遮殺義、釋為昆侖異草、亦嫌過穿、不若笭字義便、說文笭籯也、廣韻籠也、大唐新語、漁具曰笭箵、又笭篝古通、楚詞註、篝為籠也、笭提蓋謂籠裝而提挈之筆者形誤為荃、遂不可解、然則寫卷所據之本、或更出玄應音義前歟、又卷九音義躑躅下云、又作蹢同、寫本正作蹢、又今卷音義弓杷下云、經作弝、近字也、寫本正作弝、又卷十一音義䮕下云、足面反、躍上馬也、寫卷作騗、若面反、騗字字書不載、殆為或體、又卷十二音義腠葉下云、又作嫩、近字也、寫本正作嫩、又今卷音義鎜鐳、寫本作鎜雕、又卷十四音義門閫、寫本作鍵、又卷十六音義垂頞下云、經文作修、寫本正作修、由上諸證、則知經文之寫本流傳非一、雖玄應音義號稱精審、而俗手傳鈔、未始無一二足資訂正之處、是則古本之所以可貴、而後之治釋典者、於流沙墜簡、不容其無視者也、

敦煌寫本佛經音義一卷 攝影本

中阿含經 摩訶伽葉度貧女經 生經 燈指因緣經 義足經 樸炭經

唐沙門玄應撰。按玄應以貞觀末爲長安大慈恩寺繙經法師，所著一切經音義二十五卷，始於古華嚴經，終於順正理經。元和初，疏勒沙門慧琳別撰一切經音義百卷，即取玄應、慧苑（撰有新華嚴經音義二卷）、雲公（撰有涅槃經音義二卷）、大乘基（撰有法華經音訓一卷）及太原郭處士等諸經音釋，比勘補苴，疏通訂正而成。獨於玄應撰音諸經，仍題本名，匪唯示不掠美，蓋玄應著作久已流傳，論者謂與陸德明之經典釋文及李善之註文選，足以抗顏鼎立，則必有精覈過人之處，抑可知已。此寫卷不題撰人，特以日本榑桑雒東獅谷白蓮社藏本慧琳一切經音義相校，知爲中阿含經、摩訶伽葉度貧女經、生經、燈指因緣經、義足經及樸炭經等音義。雖序次與今本不合，文字仍多同異，而諸經悉出玄應之手，不襍他人著述，殆即玄應原著二十五卷中殘存之片段，未可知也。其以今本異者二事：第一，今本釋詞數量多於寫本；第二，寫本釋文數量略於今本。易言之，即今本視寫本加詳，不翅倍蓰。意者玄應刱始，慧琳補綴，有附增而無竄改，故作始本就得以塈紙存留也。今按中阿含經卷四，今本釋魍魎魑魅取雜攟有卒及制割等詞，而寫本僅登制割一詞。又摩訶伽葉度貧女經，米潘下云：

經文而作之糣，非此也。寫本第云：經文作糣，非也。又燈指因緣經喟然下云：又作嘳，同口愧反。說文：大歎息也。論語顏淵喟然歎曰，何晏曰：歎，歎聲。寫本第云：又作嘳。說文：大歎息聲。又同經磬謌下云：經文作石，樂器名也。古者母句作磬，非此義。古文云。寫本第作經文磬，樂器名也。下十三字並奪，唯經文作磬不作石，則寫本文義勝也。它如喟然下引說文，寫本有聲字。又中阿含經卷六飢餓下引說文飢餒，寫本作飢餒也。依今本則飢餒連讀，失其義矣。是雖一字之微，而直接訂今本之譌，間接補二徐之疏，似則古本之可貴，豈徒然哉。復次如樸炭經爲本鼻碟下云：經文作棹，誤也。碟音竹格反。今本作碟，竹格反，張碟也。經文作榫，疑誤也。此張碟也及疑字，要爲玄應所本無，而慧琳所增入。爰見古人著述，矜慎淹博，雖一字一義，有不容苟率爲者，無惑乎前于後喁，並存而各是也。此寫卷見存巴黎國家圖書館，編目爲二九零一號。千餘年間，玄應之名久爲慧琳所掩，爰表而出之，錄而存其目焉。

敦煌寫本新造佛堂功德記并序一卷 倫寫本

此寫卷不著撰人，首題新於城東第一渠莊新造佛堂功德記并序，前為序文，歷數新建佛宇之旨，有曰：先亡父母，得往淨宮，見在姻親，長承富貴，子孫熾盛，不離寶刹之前，眷屬口羅，延年益壽，豐登五稼，倉庫長盈等語，蓋猶造像之徵邀福田利益，其意一也。後半為頌，四言均語，有曰：父父子子，虔心鞠躬，建斯功德，乃遇年豐，觀物興歡，慶讚全家，闔家敬奉，八部天龍云云，其旨趣蓋在斯矣。抑序文謂今則有清溪弟子某口，於祖父舊莊上，新建佛宇，洎自某年某月日起首建造，至某年某月日工畢。按地以清溪名，古今甚衆，或曰口，或曰關，或曰市，或曰場，或曰墟，或曰鎮，或曰縣，或曰灘，或曰橋，以時地求之，此之所謂，殆即隋之牛鞞縣，唐改清溪，在今四川內江東北八十里者，或出三峗隣右，窮鄉委巷之稱，未可知也。推年月既無明文，佛寺之名稱亦不可致，則其地其人，正難於冥索，祇料耳。又述供奉諸佛，謂當陽塑某佛，并侍從二舖，龕內頂上畫某佛及變相四天王，四壁畫諸雜變相。按張彥遠歷代名畫記，段成式酉陽雜俎寺塔記，及僧傳雜文所載釋道二家凡畫壁畫本繪仙佛尊像，及經中變異之事者，謂之變相，如云地獄變相、化胡成佛變相等是也，亦稱曰變，如彌勒變、金剛變、楞伽變、維摩變、淨土變、西方變、地獄變、九相變等是也。其標名曰變與變文之義正同，蓋以文字言之則曰變文，以圖畫言之則曰變相，省稱亦曰變，其義一也。此寫卷所謂變相四天王，亦猶彌勒變、金剛變之類；諸雜變相，則猶地獄變、九相變之類，蓋指非常殊異之事，足以揚人心而警凡愚者，故曰功德也。近世敦煌學者，不明是義，必謂變為譯音之一，失之遠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釋家類

敦煌寫本文選白文一卷 攝影本

此殘卷為李康運命論之中段，蓋當今六十卷本之第五十三卷，兀兒存之，文句不能維其末句起至豈獨君子恥之句止，首尾均已亡失，持與胡刻仿宋本相讎，文字同異頗多，如仲尼之辯也而言不行於定衰，今本作定公，又應聘七十而不一獲其主，今本十下有國字，不下有一字，又潔已養高，今本作封已，又詣侯莫不結駟而造門，猶有不得賓至焉，今本下句有雖造門三字，而至字作者，又後世君子，今本作後之君子，又居之而不疑，今本句末有也字，又升之於雲則雨施之，沈之於地則土潤之，今本句末兩之字並脫，又不辭於濁，不傷其清，今本辭作亂，其作於，又則伊尹呂尚之興於殷周，今本殷作商，又不遐而自遇矣，今本遐作徼（胡克家考異謂袁本茶陵本徼並作邀，是也）。而今本西河之人，寫本人作氏，是寫本不避唐文皇諱（又治亂運也，從作治，不作理，是亦不避高宗諱也），蓋其產生年代不得在神堯後矣。玩其字體蒼秀樛好，雅具二王神韻，或為六朝人作，亦未可知，約之為後來寫刻祖本之一，則可以斷言也。其間文字異同之處，雖未見鋒鎩剌必不相謀之例，而寫本大致通妥，足以備一格而廣異聞，其可貴豈徒然哉。它如然而志士仁人句，胡氏考異謂茶陵本無然字，云五臣作然，袁本無而字，云善作而，案此依五臣改善，又誤兩存其字，非也。而今寫本正作然而，則知兩存者不非，而胡氏自非耳。此寫卷見藏法京巴黎國家圖書館，編目為二六四五號，更有二四九三號一卷，字蹟既不出一手，卷帙復異，有廣家矣，分別著於錄云。

敦煌六朝寫本文選白文一卷攝影本

此寫卷見藏法京巴黎國家圖書館，編目為二四九三號，卷中不避唐諱，（若民淵字均不避）蓋為六朝隋人寫本，而字體勻整秀逸，椎具江左風姿，誠為寫卷中不可多得之品，持與仿宋胡刻本相校，正當五十五卷之半，為陸機演連珠，而首尾闕略，文自第二首應傳則山向起，至第四十五首故據圖無揮劍之痛句止，而今本之第五十首，寫卷移寘第四十四首，是為異同最大之點，自四十六首以下，序列有無參池，則不可知矣，至於文字之足資是正者，指不勝屈，顯見者，如第二首是以物勝權而衡殆，寫本勝作稱，義長，第六首時風夕灑，寫本灑作洒，第十首非幽蘭所難，寫本難作歎，並緣形似而岐，同首寔縈絃所思，寫本實作乃，十一首不為世屈，寫本世作勢，詛理並優，同首羅夜之月，寫本目作月，與不患倒目句，日月對文，當無疑義，十二首柳莊黙殯，寫本殯作嬪，十八首術虛器者，寫本術作修，二十一首習數則貫，寫本貫作䝋，同首時史請耳，寫本史作史，胡克家攷異，謂袁本、茶陵本史作史，並與寫本同也，同首而無伶倫之察，寫本伶作泠，又二十二首，推月稟水准作準，不能加涼，寫本涼作涼，並為本字，又二十五首探心昭忒，寫本略作照，與捕景對文，又二十七首，非假百里之操，寫本百作北，

與西子對文，又三十三首懸景東秀，寫本秀作積，與西頹對文，文並可從，如上所舉，不惟足糾後來刊本之訛，間亦能正李善之誤，雖非全璧，猶可珍也，他如影作景，偶作耦，循作殉，遵作遒，武夫作碔砆，異作殊，穀作鷇，（按穀作鷇為六朝唐人鈔書通例）之類，正多，蓋字有今古，而義可兩存，則又無庸詳論已。

敦煌寫本天地陰陽交歡大樂賦一卷 攝影本

原題白行簡撰、行簡字知退、其先蓋太原人、後徙韓城、又徙下邽、居易之弟也、貞元末進士第、累官司門員外郎、主客郎中、卒於寶曆二年、兩唐書均附見居易傳、有集二十卷、今不傳、太平廣記四百八十四、引其李娃傳傳奇一卷、為元人曲江池及明薛近兗繡襦記粉本、又說郛載行簡三夢記一文、敘述詭奇、亦小說家語、蓋行簡雅擅文筆、而當時如沈亞之、李公佐、陳鴻、元稹之屬、咸以餘技發為俗文、或長於巾舌、或曲達閨情、感人動物、十倍莊語、行簡爰有述作、蓋猶是云爾、此卷不見著錄、錢曾也是園記有宋刊舊本、繆荃孫據以刊佈、始有傳本、不謂得此於敦煌俗寫之中、其為最初鈔錄文何疑焉、此文雖不易定其必出行簡、而必謂行簡之決不為是、亦復未為通識、先於此者有張文成之遊仙窟、後於此者有宋無名氏金主亮荒淫平話、其媟褻暴露、不減此文、而遊仙窟一卷、據日本聖武天平時山上憶良沈疴自哀文所引、知當開天之世作者猶存、書已流傳東土、屢見引稱、則文人好事、興到神遊之筆、不求名世而自然長存天壤者、又奚足目為疵眚耶、今按此寫卷狀男女交接之事、而重在描寫女子、前為小引、略謂夫婦之道、為人生嗜欲之本、官爵功名、乃人情之衰、賦文首言男女幼年、官能未備、繼言始婚初夜、夫婦以成、已後歷言媾接之事、盡態極妍、文分春夏秋冬、情韻各別、爰稚婢、雛娃、妖姬、孀尼、風懷久絕、一朝言諧、輕薄之狀、婉孌之姿、躍然紙上、覩之神迷、若以文藝之視點而言、其繪聲体物、瀏亮通肖、殊有大過人者、而其斟詞鍊字、俱見根柢、尤徵為績學之士簡練之作、攬觀者淺人見之謂之淫、莊士見之謂之莊焉可也、其自註引洞玄子、交接經、素女經等、均為道家佚書、其用字如屋、偏之類、並非字書所載、或亦琴絃、穀實之稱、確有本源耶、抑當時口語俗字臨文不避耶、則無可考矣、綜之作者解放不羈之精神、歷千禩而尚傳此卷、洵為奇恣橫絕之作、則不容異論者也、原卷見存巴黎國家圖書館、編目為二五三九號云、

敦煌寫本昭君怨詞人連句一卷 攝影本

此寫卷通體作七言均語，原題諸詞人連句，而不著誰某。案其體製，蓋吟詞之尤叶聲律，饒文彩者，連句云云，或屬托詞。而昭君怨之名，為後來樂曲名譜之一，其源蓋出於斯。按昭君故事，為唐人豔稱，詩家如王昌齡、杜甫、白居易等，咸有專詠。敦煌寫本中，亦有王昭君變文二卷，敘昭君遠適虜庭，冊為閼氏，幽憂下世，典儀隆崇，而衛官勞面，此姓藏耳，如失怙恃，如奉神明，記於孝哀，披使賜祭，並載其祭文云云。原其作意，美昭君即所以美漢，美漢即所以美唐也。按唐自天寶亂後，河西淪於異族，其後迴鶻吐蕃，迭相雄長。宣宗大中初，張規復沙州，嗣以張氏世襲。義潮及姪淮深等，粗告敉平，〇通鑑作淮深而安西北庭，終非唐有。故唐室冊封以縻之，和親以固之。按唐大詔令集卷一百二十八載宣宗大中十年宣撫迴鶻詔，有云迴鶻久為與國，嘗建大勳，累代中紀之儀等語，知和親不止一次。然終宣之世，涼州未告內附，其效頗可見矣。雖收效至微，或亦輯睦片時，人民苟免兇亂，而權臣儒將，自居鞬絡之功，持為不刊之計。其政見左者，不敢斥言朝綱，爰借昭君為題，敘其哀啼怨慕，如美玉明珠，委之糞壤，閼以縈彈鈞軸之無權無勇，所謂背面數紛者也。杜詩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語尚蘊藉，下露白時眼前所見尚如此，蕩軍安能制夷狄，身薄之志見乎詞矣。此寫卷詞彩甚篤，要非寡學者所能。度然則其詠昭君，正所以喻時事，猶冀于天樂天詩意，亦未可知。而頗然與變文異趣，似亦未可無說也。綜之，昭君故事，久感碩豔，為絕佳之散文題材。又復暗合時事，文人托諸吟咏，以自寓其刺時諷上之蹟。古者無罪，而足以行遠感人，千古以來，亦誠不可多得之作故也。此寫卷書手甚劣，如遙後君王空悔恨，悔誤海，又自恨丹青每誤身，丹誤丹，又閑道和親將我嫁，嫁字以下文殘，為攷竟其定為本字之為攡為撤矣。顧因其詞串而下，其年代決為殘唐作品無疑。苟非溫李後輩，焉有是妖冶綺麗靡靡猗猗者哉。原卷編目為二四七八號，現存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云。

敦煌寫本白雀歌一卷 攝影本 二五九四號二八六四號兩卷

原題白雀歌、三楚漁人臣張永進上、見存巴黎國家圖書館者、凡二卷、一為編目二五九四號、一為二八六四號、細審知為一物、不唯大理衙中、而書手亦出一人、顧前半漶損、中間脫佚、無從知其全貌耳、以見存之文觀之、首為小引、中為歌、末為頌、歌頌並七言截句、若干章、大抵所謂歌者、蓋當於燕樂宮詞大曲之曲、而頌則斷送之聲也、歌詞中有曰、願見金山明聖主、延齡滄海百十秋云云、按金山國、據新五代史七十四吐蕃傳、沙州梁開平中有節度使張奉、稱帝、自號金山國主白衣天子、敦煌寫卷中有涉金山事蹟者非一、此寫卷所稱金山聖主、必指奉言無疑、則作者自稱老臣、自署三楚漁人、或原為張氏寅僚、嗣為臣僕、流寓敦煌、年老無歸者、輒作歌之意、乃感於白雀忽至、指為瑞應、張氏自謂金德、與天乙同數、故自號白衣天子、服色器用尚白、喜白雀之應、故歌詞中有曰、白雀飛來過白亭、鼓翅翻身入帝城、深向後宮呈寶瑞、玉樓高處送嘉聲、又曰、白衣殿下白頭臣、虞逢筆課奉一人、白帝化高千古後、猶傳盛德比松筠、頌詞中有曰、樓成白璧纂儀形、蜀地求才贊聖明、自從湯帝升霞後、白雀無因降帝廷、它如白沙、白雪、白銀、白珠、白龍、白歇、白座、白墻、白纓、白粹、白綃、白衣、白旗、白牙、白虎、白頭、白汗、白鍊爐、白蓮花、白霞、太白等詞、凡白底物、莫不羅致、而頌詞又云、今來降瑞報成康、果見河西再冊王、韓信白起滿朝謀、似兩國門長鎮在敦煌等語、由白字而必及白起、並見作者之熱衷經營矣、抑歌中亦間引釋典、如曰、白衣居士寫金經、誓弼人王不出庭、八大金剛持寶杵、長當護念我王城、詞旨旁陋、口不擇言、然而小朝廷借為自娛、群私視城狐之醜、尸羊頭爛胃之爵、一朝而有是人也、有是文也、洵可謂彬彬郁郁、善頌善禱者矣、箸存其目、不失為邊疆割據者之一掌故云、

敦煌寫本古文孝經殘卷一卷 影印貞觀寫本

舊稱孔安國注。按孝經原有今文、古文二本，今文稱鄭玄注、古文稱孔安國注，唯其書出自劉炫，隋志已斥言其僞，蓋亦古文書傳出自梅賾而託名安國之類也。唐玄宗開元七年三月，詔儒臣質定，劉知幾主古文，司馬貞主今文，於是今文行而古文傳習者漸稀。閱三年，開元十年六月，玄宗自注孝經頒天下及國子學。天寶二年五月重注，亦頒天下，天寶四載九月以御注刻石太學，是謂石臺孝經。御注行而孔、鄭兩家併廢矣。此寫本卷首尾均缺，見存之文自三才章第七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句起，至聖治章第九以養父母日嚴句止，民字均缺筆作民，治字不諱，其為貞觀遺物，不問可知。察其注文，如三才章引詩小雅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毛傳赫赫顯盛貌等云，此言尹氏女居三公之位，天下之民俱視女之所為，寫本作詩云者，言詩赫赫天之威明之貌，詩云者，政教也，今仕衆有不尊敬者，俱共瞻視之，共治人盡行孝義也（文義頗不可通，疑有脫誤也）。又孝治章第八引詩大雅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毛傳覺，直也等云，人君為政，無憂於得賢人，得賢人則天下教化於其俗，有大德行則天下順從其政，言在上所以倡道，寫本作詩云者，言詩覺者大，言天子有大德之行於天下，則四方之國莫不從使者，其訓詁釋義並與孔、鄭不合，其為劉炫所傳孔註古文，抑又可知。持與覆宋本孝經相校，文字頗有同異，如三才章第七先王見教之可以化天下，今本天下作民也；道之以禮樂而民和穆，今本道作導、穆作睦。孝治章第八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今本句尾有也字；故得萬國之歡心，今本歡作懽，下同；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之心，今本奪之心二字；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如此，今本天下下有也字。聖治章第九天地之性人最為貴，今本奪最字；各以其來職祭，今本來職二字互倒。凡上列舉皆顯然異同之處，而大抵寫本之義較長。然則此蓋盈殘篇，無論其為前乎石臺經文僅存之舊注，寧容以斷瀾而無視之價值，即以文字而論其正謬補闕之功，夫亦何可少耶。原為卷，見存法京巴黎國家圖書館，編目為三三八二號，其原寸蓋倍於常帙云。

敦煌寫本論語卷首一卷影印本

魏何晏撰、晏字平叔、南陽宛人、進之孫、咸之子也、官尚書、尚主、爵關內侯、三國魏志有傳、魏正始中晏與光祿大夫孫邕、光祿大夫鄭沖、散騎常侍曹羲、及侍中荀顗等五人集解論語、梁皇侃為之義疏、迨宋咸平二年、詔邢昺改正舊疏、頒行天下、而今本論語即晏等注而邢氏疏者也、此寫卷見存法京巴黎國家圖書館、編目為二千六百六號、唯存何氏一序、與敦煌遺存論語諸殘卷各不相承、蓋全書零落、而片羽僅留者、已持與通行注疏本相照、區區三百七十言中、大字之異同者竟達十數、先知古今

異冊、方傳寫複刻之際、其譌誤顛效之處、有巧曆所不能階者已、按今本漢中壘校尉劉向、寫本校作拔、據校勘記謂毛本作拔者、避明熹宗諱、並引周禮枚人釋文云枚字從木、若從手者作、是此拔之字耳、校尉字亦當從木、從手作拔者非、然此卷固自作拔、此拔義引伸為讎對、並不牽強、毛氏刻本蓋亦別有所承、未必專為避諱也、又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寫本諸作之、下文集諸家之善、亦然、又琅琊王卿、寫本琅琊作瑯琊、魯共王時、寫本共作恭、又古論亦無此二篇、寫本古作故、按漢書司馬遷問古文於孔安國、今文經家或謂古文乃由故字離析而得、然則此故論或由古文論三字併合而成、而今本古下奪一文字、未可知也、又博士孔安國為之訓解、南郡太守馬融亦為之訓說、寫本訓說在先、訓解在後、又考之齊古為之註、寫本無古字、註仍作注、是皆有故成理、而異同顯然者也、它如序文中所引人名、亦多歧殊、張禹寫本作張畀、陳群作陳郡、孫邕作孫邑、曹羲作曹義、按之史冊、無一是正、蓋緣書手寡學、形似致誤、世不乏嗜古之士、日謂舊鈔勝於新刻、持六朝以難唐宋、據宋元以駁明清、其弊不至盲從劇足不止、得此卷而明辨之、其庶幾憬然悟矣、

敦煌寫本金山國勑文一卷 攝影本

此卷見藏法京巴黎國家國書館，編目為四六三一號。卷首原題西漢金山國聖文神武皇帝勑前散兵馬使兼知客將宋思信，右可攝押衙兼鴻臚知客務，仍集餘如故，其新舊衙名行列將短，被以金山白衣王印六言陽文篆印凡三行十有五記。端正容捷以下勑文為駢儷體，數論宋氏才行勳業，有云文倖擲地，寬不異於鄭言；武亞穿楊，雄不殊於楚勇……所以勛劾既曉，宜與功流，貞德幹林，堪為口摭，蓋專旨超陞之文，亦告身之類也。按宋思信於史無徵，唯據新五代史卷七十四吐蕃傳載：沙州，梁開平中，有節度使張奉，自號白衣天子，國曰金山。勑文蓋在其時。抑敦煌俗文中有白雀歌殘卷，題三楚漁人老臣張永進上，徵歷典墳，中述白為上瑞，阿諛之態，盎然滿紙。爰知當時中原板蕩，沙州寘處西陲，社亂啟貪冢之城狐，擁封狼之勢，竊號置官，儼然敵國，而史家記事，邊遠例不能詳，坐使充兇殲誅大事不傳，所賴於斷澁紙灰之間，偶逢一鱗半爪，俾後來治史乘者執為論據，而鉤其推求，恆於不完不貫之瑣屑例証張皇，綱綸之際，失誣乖謬，崎錡而難通者，不知凡幾，寧非至可悲乎。抑有進者，據沙州耆善百姓一萬人上迴鶻天可汗書，署大唐辛未歲，當朱梁末帝乾化元年，上去唐亡已五稔矣，祇以州縣暌絕，齊民固陋，故已易代改元，而猶奉唐朝舊朔；或者自慕竊為偽朝，署義熙而示絕，亦未可知。顧必在金山立國之前，乃可行耳。使張奉於開平之際已僭尊號，烏有境內人民迄於乾化辛未仍署大唐之理？以此言之，金山立國必在貞明之後，歐史所載，諒係失誤。況據此卷篆印，張奉僅自稱白衣王，而不云天子，是則取徵於當時實物，足以證倒歐史者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敦煌寫本唐太宗入冥變文殘卷一卷 攝影本

此寫卷不著撰人，原題唐太宗入冥記一本，尾署天復六年丙寅歲閏十二月二十六日，善贊書記。按唐昭宗天復無六年，丙寅應是昭宣帝天祐三年，蓋即唐亡之歲。善贊姓字履籍無考，意為敦煌三危邊遠無職之士，易主改元，曾無聞試。按敦煌俗文中似此者尚多，如三六三二號沙州百姓上廻鶻天可汗書，署大唐辛未七月，而辛未乃後梁太祖乾化元年，其時唐亡已五年矣。又二九一四號金光明寺僧寫王梵志詩，署漢天福三年庚戌，而天福實僅一年，庚戌是乾祐三年，蓋唐中葉後敦煌懸處西陲，歷五代、趙宋，未能收復，人民進奉正朔，而易代改元之事，往往遺誤歲年，亦可悲已。抑其境地使然，無足異也。此卷見存英京倫敦大英博物館，編目為S九零六號，首尾俱缺，而紙幅橫坼，唯餘上半，以殘存之文求之，知為唐太宗入冥故事，通篇作敘述散文，一無吟詞唱導，大致與劉家太子變等相仿，蓋亦世變之文體，與宋已來之詞話小說僉徵似近。唯惜卷首不存，其有無押座開題之文，用當西江月或得勝頭迴之開場詞耳。文自太宗生魂不拜閻羅王起，次述逢見冥判蒲州人催子玉。子玉生為輔陽縣尉，與李乾風友善，太宗懷有乾風手書，囑託子玉。子玉因叅建成、元吉二太子，訟於第六曹司，稱詐光旨，所以追取陛下對宣。次述崔子玉私改冥簿，為太宗增算五年，又改十年，再添三注，共為一世，因酬子玉蒲州刺史兼河北二十四州採訪使，官至御史大夫，賜紫，此處沕損，似奪金魚袋三字。仍賜輔陽縣正庫錢二萬貫。子玉又奏陛下還至長安，須修功德，放天下大赦，仍錄講大雲經，自出己錢鈔寫，因取紙即寫一本，插帝懷中。最末帝云飢餒，餘命子玉取飯，文至此止。按釋家撰造功德等記，恒見入冥復活故事，本無足奇。此卷之最可注意者，則大雲經之鈔寫是也。攷諸史籍，楊隋父子再興釋教於周武滅法之後，其有政治理由，自不待言。唐太宗不欲三寶載在明文，舊唐書蕭瑀傳太宗手詔曰：至於佛教，非意所遵，若梁武窮心於釋氏，簡文銳志於法門，及乎三淮沸浪，五嶺騰煙，假餘息於熊蹯，引殘魂於雀鷇，報施之徵，何其謬耶。又唐大詔令集一百十三頁貞觀十一年二月詔曰：自今以後，齋供行立，至於稱謂，道士女冠宜在僧尼之前。斯太宗殺抑佛教之明徵也。據慈恩大師傳載太宗僅禮玄奘等，則出於政治作用，而敬非本懷矣。下洎武后，來重法之母氏，舊唐書外戚傳：武士彠娶相里氏，又娶楊氏，生三女，次則天立為皇后，追贈父士彠太尉，母楊氏封榮國夫人。據唐釋彥悰所錄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六卷，龍朔二年四月二十七日，西明寺僧道宣等上榮國夫人楊氏請論沙門不合拜俗啟一首，注云：夫人，帝后之母也。故崇正化，大建福門，造像書經，架築相繕，是知則天母氏佛氏信徒，且利用地位為僧侶力爭權益者也。仍冲齡而剃染，英倫博物館藏敦煌寫本大雲經疏殘卷有伏承神皇幼小時已被緇服之語，司馬光通鑑攷異從吳兢記，定武后十四歲入宮之前，皆為沙彌尼，故云幼被緇服也。嗣後攝制遂國，偽設符讖，舊唐書則天皇后本紀有云：載初元年，有沙門十

人偽撰大雲經表上之，盛言神皇受命之事，制頒於天下，令諸州各置大雲寺，總度僧千人。又薛懷義傳，懷義與法明等造大雲經，陳符命言則天是彌勒下生，作閻浮提主。新唐書后妃傳所記略同。檢大雲經疏殘卷，近人王國維氏跋尾，以為卷中所引經，文均見後涼曇無讖譯大方等無想經，又有竺法念譯本，即名大雲無想經，是此經久有譯本，固已詳說。黑河女主之事，宋贊寧不取薛懷義等偽造之說，志磐佛祖統紀從之，僅云載初元年，勅沙門法朗九人重譯大雲經，而不云偽造，或者並王氏重譯之說亦不謂然，第云薛懷義等全襲曇公舊譯，巧立新疏，不勞假托譯主，別撰經文，取信一時，事半功倍

不知則天以女主建號，求諸傳統之儒家經典，強為捏合，而助之張目者，渺不可得，不能不別闢蹊徑，轉求於宗教。按佛陀最初教義，本亦輕蔑女身，如大愛道比丘尼經下所列之女人八十四態，即其明徵。厥後演化漸弃初旨，至大乘急進派經典，乃有以女身受記為轉輪聖王成佛之教義，茍利於得國，則以帝王全盛之威，何憚而不為。王莽遣五威將軍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國師劉歆偽作周禮，割剝左邱，固已公然行之矣，況篡唐建周，自命金輪，其非常異義，可怪之端，空所依傍，又非新莽所能擬耶，偽造雖不可必，而重譯則非不可能，安見其能施於周孔經傳者，而不能施諸異邦異教之含

撰經文耶，或由其譯筆，或竄入故實，然後行之，以威權証之，以虛構約定俗成，是亦已耳。莽歆之故智如此，薛懷義法朗之伎倆亦未必不然，若斤斤以曇公舊譯為慮，殊知並譯主亦不難於偽託，夫何有於譯文疏傳也歟。此卷記崔子玉鈔寫大雲經納諸帝懷，嗢至長安出資講錄，與玄宗夢受霓裳羽衣曲於月宮素女者，彷彿近之，參閱舊唐書偽造大雲經之語意者，其非偶然也。按大雲經文名大方等無想經，而宋元明藏及日本宮內省所藏諸本，俱作大方等大雲經，自大周經目之前，未見著錄，蓋有舊譯，亦冥合御唯經中大雲初分如來涅槃健度第三十六載佛告淨光天女，即以女身當王國土，得轉輪王所統領處四分之一。又大雲初分增長健度第三十七之餘載無明國王等乘女名增長，父歿，諸臣奉此女以繼王嗣，威伏天下云云，武氏篡國建號金輪之論據在斯，而此經未必不出偽造之疑點，亦在斯。無論虛造經文或偽託譯主，而於全經之來原，要不可以無說，若此卷所記得諸冥曹之手，偽不失為無說之一說歟。抑太宗晚歲優禮師僧，因而入冥得經，自匹夫匹婦者聞之，寧非事理之至易至順者耶。然則太宗入冥故事，或為偽造大雲經者之一種譏証，未可知也。將入冥故事，涵義較多，產生更早，而法朗等九人之流，僅增鈔寫大雲情節，未可知也。綜之，大雲經與武氏有甚深之關連，而此卷與大雲經有密切之聯

聲，則可以推論而得之。原卷雖寫於唐玄宗之年，而其產生年代不應後於載初二年，大雲疏成之日，亦復不難想像也。

敦煌寫本佛經音韻一卷 攝影本

此卷不著撰人，亦不題寫作年代，唯卷中不諱淵字，蓋是唐已前物。原卷現存法京巴黎國家圖書館，編目為二七一五八號，首尾均有缺軼。觀其見存之文，蓋取釋典中非恒言而不習見之字，依照韻書次第配列，試以今本廣韻訂之，計上平聲除冬韻無字，其東鍾江支脂之微魚虞模齊佳皆灰咍真諄臻文欣元魂痕寒桓刪山及下平聲先仙蕭宵肴豪歌戈諸韻，少者一二字，如上平十三佳祇收一竵字，二十四痕一跟字，二十八山一𩖷字，上平四江祇收邦龐等二字，八微揮煇等二字，多者二三十字，如平上虞二十二字，十二齊二十六字，下平一先二十四字，二仙二十一字，五肴二十六字，六豪二十七字，而四宵三十三字為最多，綜計三十有五韻，為字凡四百三十

有三。今按宋大中祥符中陳彭年等重修廣韻，以孫愐唐韻為之藍本，而孫氏之書，又以陸法言切韻為之嬀矢，薪火相承，有因無變。陸氏切韻自序稱呂靜韻集、夏侯該韻略、陽休之韻略、周思言音韻、李季節音譜、杜臺卿韻略等書，各有乖互，而陸氏董理匯通之，切韻成書，審音定紐，頗號精嚴，蓋自平水韻已前，無論官私韻書，罕能越其範圍。然則此卷所據以配列者，倘亦陸氏書歟。且支脂魚虞、先仙此卷尤侯韻已佚，大約亦必分兩等韻各不相紊，正陸氏自序指為諸家之失，其清濁剖判，輕重區別，定陸氏之舊，獲豈盡偶然闇合。況場隋二主，誕興釋教，轉讀移譯，日趨繁暢，宜有摘錄經文，依韻注音之

作、俾轉讀一撥、寫唱有準卜、此卷之類、其將是歟。抑此卷迺古佚叢書覆宋本重修廣韻相較、不唯韻序相符、反切一契、即同韻之字文字次第、十九亦見脗合。中間小有出入、則由陸而孫、由孫而陳、區區修正、應有之轄別也。唯上平聲十虞有甌字、為今本廣韻所無。檢佛經中甌字數見。慧琳一切經音義、成唯識論卷一瓶甌、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律卷一瓦甌、開元釋教錄卷七甌闉、又慧皎高僧傳卷十小甌下、並注歐侯反。中阿含經卷四十三說甌、又道宣續僧傳卷十東甌下、並注烏侯反。道地經見甌。又辯正論卷二廝甌下、並注阿侯反。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律卷三十六瓦甌下、注惡侯反。又苾蒭尼律卷十一甌器下、注阿鉤反。沙彌十戒內甌下、注於鉤反。它如廣韻集韻及後代各種韻書、多作烏侯反、音謳、是於上平十九侯之外、甌字必無通入虞韻之理。此寫卷或因陋甌甌等字形似致誤、則未可定矣。又下平六豪有耗字、按集韻收𧘝字、韻書𧘝字从衣从毛、然𧘝字彼小反、上声與六豪無涉、則耗非𧘝之或体明甚。不見字書、莫明音訓、或耗字之譌、亦難質証。而上平十四皆收崖字、從諧霾韞之次、非首尾誤涉、可知今本廣韻崖入十三佳、十四皆未見再收、是否陸陳之書不同、吾人亦無從斷定。至於三蕭韻中忽出犹字、注云徒渾反、顯然為書手之過、隨意補植、則又不足辯已。

敦煌寫本天台智者大師發願文一卷 影印本

此寫卷見藏法京巴黎國家圖書館、編目為三一八三號、原題天台智者大師發願文一本。審其詞意、蓋於示寂前七日、預知時至申願往生阿彌陀佛國土、獲大神通、遊歷十方、奉事諸佛、速證菩提云云。觀其首題智者大師、又云弟子某甲臨命終時、七日已前、心不顛倒、心不錯亂、心不失念、身心無諸痛苦、身心快樂云云、幾為歷來高僧圓寂時之不變狀態、顯然出諸後人追記、如曹溪宗派慣造種種神話、意在表揚、正亦此之類也。按智顗生丁楊隋之世、為天台宗之肇始。大師煬帝弒父篡統、迷樓豹房、色荒甚於桀紂、喜功黷武、殘民過於嬴秦。衡以儒家教義、所謂亂臣賊子、淫昏暴虐之君、人人得而誅之也。顧宋天台宗僧志磐佛祖統紀卷三十九開皇十三年晉王廣受菩薩戒於智者大師條有云、世謂煬帝禀戒學慧而弒父代立、何智者不知預鑒耶。然若借闍王之事以比決之、則此滯自銷。故觀經疏（按指智者大師之觀無量壽佛經疏）釋之、則有二義、一者事屬前因、由彼宿怨來為父子。二者大權現逆、非同俗間惡逆之比。故佛言闍王昔於毗婆尸佛發菩提心、未嘗墮於地獄（原注涅槃經云。按此語出北本大涅槃經二十梵行品第八之七之末段）。有能熟思此等文義、則知智者之於煬帝、鑒之深矣。故智者自云我

興晉王深有緣契。按阿闍世王為弒父弒君之惡主，然佛陀教義如大涅槃經梵行品則巧為解譬，明其無辜。其阿闍世王受決經中，並載其未來成佛之預言。智者述以此說投之煬帝，可謂省括中隱，不翅生死而肉骨，無怪其與晉王深有緣契，進扶國師之尊，為天台宗派爭席地也。後之治佛教升降史者，欲察各世代政教離合之原，若智者以阿闍世王喻煬帝，法朗等以黑河女主喻則天，並乘僞妄教義無能緣飾不可妥協之會，遂一舉而躋下之獨結人主，皆成盛極一時之飛躍狀態。此又不可不知者也。茲以著錄此卷，爰表而出之。

敦煌寫本溫室經講唱押座文一卷 攝影本

此寫本不著撰人，亦不言鈔寫年代，首題溫室經講唱押座文。文字雖小有泐損，而大體可觀。檢大正藏卷八五古逸部收有慧淨撰溫室經疏一卷，據序亦名佛說溫室洗浴眾生經。此卷蓋指是經言也。考六代僧侶宣唱經論，初用梵音，是云唄匿。梁慧皎高僧傳拾任論云：天竺方俗，凡是歌詠方言，悉稱曰唄。至此土詠經則稱為轉讀，歌讚則號為梵音。又慧琳一切經音義五四歌唄下引集訓云：唄，梵言也。又八一唄梵下引考声云：唄，梵讚声也。是明梵音與唄匿本為一事。惟據贊寧宋僧傳二五云：所言唄匿者，是梵音分聯，舒徐引，先則唄匿也。翩後改梵為秦，以應俗耳，而法師都講為唱詮釋，必守一成之例，次第不容紊移。大抵先為押座，次為開題，然後入文正說。先誦經文，謂之唱經。次就經文演述，又次詠歌讚唄，或曰吟詞，或曰偈語，其實一也。如是往復循環，訖於經文講唱終事為止。而中間或箸表白，或出斷送，雖見存講唱經文諸本罕有全璧，而審微見測，所得大略不甚相遠矣。所謂押座文者，或以為其文錄置佛座之下，因而得名。然押座文吟唱於開題之前。按開題義猶發題也。舊唐書儒學文達傳：高祖幸國學，遣文達發春秋題。又朱子奢傳：貞觀初，新羅吾急子奢先使至其國，為發春秋左氏傳題。僧侶講唱經文時，都講誦經首經題，始法師則就經題詮釋，綜述本經大指，始來是曰開題，亦猶經疏家於偁文正解之前先為綜敘義門也。用以僱題，似不必取義於佛座也。慧琳一切經音義二六引大般涅槃經卷三十一打擲指押下云：押，正體應作壓，烏狎反，鎮也。是押可通壓，有鎮攝鎮伏之義。唐代邊方節度

帶押蕃落衙、亦取鎮伏之意、道宣高僧傳四十總論有云、梵之為用、集衆行香、取其靜攝專仰、然則押座之意、蓋以長梵韻定四座、使專蕭靜受云尔、佛座之說、牙之甚矣、今按敦煌寫卷中講唱經文諸本均不存首卷、而押座文則此卷之外、尚有維摩經押座文三、身押座文、及八相押座文等、若以維摩經押座文、移施於維摩經講唱文、亦義指殊為衒串、而每一押座文之末句、例為經題名字唱將來七字、其催唱經題之用、尤為顯露、唯八相押座文尾句為都講經題唱將來、前四字少殊、故知押座文者、位於開題之先、而講經次第、莫前乎此、押不第講唱經文為然、其講唱變文亦復必不可少、正如宋已來平話彈詞開場之前、恒冠以西江月、得勝頭迴之類、以還諠鬧而專聽聞者、其作用幾何差也、此卷全作七言均語、有云迴來起死閻浮中、文云、閻浮濁惡實堪悲、閻浮提為華土異名、爰知講唱經文、意在消除災障、故云、今晨擬說甚深文、唯願慈悲來至此、聽衆聞經罪消滅、總證菩提法實身、其作意蓋在是矣、最終四句轉韻已捨喧喧求出離、端坐靜聽能不能、廣韻、哈韻、能、奴來、奴登二切、此以下文來字為韻、能者、虔恭合掌者、經題名字唱將來則是安撫座下聽衆靜定端仰、承聆妙諦、正是文之所以名為押座者也、

敦煌後晉木雕殘板天王像䟦題記一卷 攝影本

此卷上為雕像、下為題記、原署開運四年丁未歲七月十五日、則石晉亡年之遺物也、像為浮雕、宋作陰大全板、邊緣以粗線欄繞、中間仍以細線雙行界隔之、下半記文完好、上半造像約殘三分有二、今得見者、僅餘正中半身小像、原刻一頭兩臂、胸次護以實甲、兩手擎一大像、雙趺膝間之上已不可覩、意所謂北方大聖毗沙門天王者是也、兩旁各作丘齒狀、右二左四、皺點如米家畫法、蓋以象徵雪嶺鷲峯之類、亦未可知、齒頭各有立像、左亦足右、架裟僅存下體、與中間大像等耳、案其記文、知造像者為歸義軍節度使特進檢校太傅譙郡曹元忠、其像則北方大聖毗沙門天王、主領天下一切雜類鬼神者也、記文有云、弟子雕此印板、惟願國安人泰、社稷恒昌、道路和平、普天安樂云云、蓋自佛法盛行於中土、信者恒就深山崖壁雕造佛像、坊間拓本、若子孫為父祖娘為姑章造像幾區之類、大抵六朝遺物、匹夫匹夫徽事福田利祿之謂也、曹氏舍崖石而用木板、意者便於印刷、抑自技術之觀點言之、比蓋蓋刻文、實包含巨大之時代意味、特與明以来私家刻書、其板畫人物紋理精緻、栩栩如生、字蹟明晰、蠅頭蚊足者相較、又見其粗糙拙劣、不可同年論己、原卷見藏法京巴黎國家圖書館、編目為三八七九號、

敦煌寫本齋會布薩說偈文一卷 攝影本

此寫卷不著撰人，亦不言寫作年代，通幅均為五七言偈文，各題名目，秩序井然，蓋齋會講唱經變，都講誦經，法師釋義，禮佛禮經，受籌還籌，不唯有固定之順序，抑且有不易之禮文。唐釋道宣四分律行事鈔資持記有云：上高座說經，先禮佛，次禮經法，及上座，後在座正坐，向上座坐，揵稚聲絕，先讚偈唄，如法而說，若不如法，便止。則知威儀容止，禮序後先，類然有不可紊者在也。案慧琳一切經音義妙法蓮花經序品偈下梵云伽陀，此云頌，美歌四句一偈也。其定偈文不限四句，如梁僧傳卷三載宋罽賓國僧求那跋摩三十六行，乃長偈中之名篇，顧通常則四句者多耳。此卷所錄偈文凡九：一曰入堂布薩說偈文，二曰受水說偈文，三曰浴籌說偈文，四曰受香說偈文，五曰行香說偈文，六曰受籌說偈文，七曰還籌說偈文，八曰清淨妙偈文，九曰布薩竟說偈文。除浴籌說偈文及清淨妙偈文二者為五言，其餘均屬七言。觀其以入堂布薩起，以布薩竟止，而中間先受水，次浴籌，先受香，次行香，受籌之後，嗣曰還籌，是知通幅九偈，必為一齋應有之銜續禮節，一節甫告，導師則高唱偈文，整齊齋衆念，唯其清淨妙偈一文，或由息素同聲宣唱，以概聲容。（按偈曰清淨如滿月，清淨應布薩，身口業清淨，尓乃同布薩云云，與它偈之含勸導啟示意味者有別。）此其一。它偈名目，係指其種行動而云，此偈立名獨否，此其二。又第三三三四號卷子有云：大德僧聽，此一住處一布薩，大僧若干人，沙弥若干人，都合若干人，各於佛法中清淨出家，和合布薩，上順佛教，中報四恩，下謂含識，各誦經中清淨妙偈文云云，似說法至此上中下座應合誦此偈，方成一種行動，此其三也。迨最後之偈文告竣，而布薩於焉告終。抑有進者，凡右八偈（除清淨妙偈文）見法句經，大抵久為成文，非出立造，即如浴籌說偈文曰：羅漢聖僧集，凡夫衆和合，香湯沐浴籌，布薩度衆生，亦見於三三三四號卷子，而三三零號卷子微載此偈，唯作菩薩天女普雲集，凡夫佛子衆和合，微妙香湯沐浴籌，布薩說戒度衆生，命意與此偈同，所異者僅一云羅漢，一云菩薩，一為五言，一為七言耳。使讀者寫者以彼易此，則通幅更務一致矣。此寫卷見存法京巴黎國家圖書館，編目為三二三一號，若唐人齋會布薩儀節順序，賴此猶窺見一斑，倘亦有裨於考據家，輒錄而存其目焉。

敦煌寫本唱道文一卷　影印本

此卷不著撰人，原題唱道文一本，文中涉及時地，有今於大唐國沙州永安寺僧伽藍所於丑年五月十五日云云，僅能定為唐代沙州遺物，其詳殆不可究矣。考唱道文正作唱導文，省稱導文，其來原早在六代，梁慧皎高僧傳十五綜論有云：唱導者，蓋以宣唱法理，開導衆心也。昔佛法初傳，於是齊集，止宣唱佛名，依文教禮，至中宵疲極，事資啓悟，乃別請宿德，升座說法，或雜序因緣，或旁引譬喻。其後廬山慧遠道業貞華，風才秀發，每至齋集，躬為導首，廣明

三世因果，却辯一齋大意，後代傳受，遂成永則。僧傳又云：至於八關初夕，旋繞周行，煙蓋停氛，燈帷靖耀，四衆專心，叉指緘默，爾時導師則擎爐慷慨，含吐抑揚，辯出不窮，言應無盡，談無常則令人心形戰慄，語地獄則使人怖淚交零，徵昔因則如見往業，覈當果則已示來報，談怡樂則情抱暢悅，敘哀戚則灑淚含酸。於是闔衆傾心，舉堂惻愴，五體輸席，碎首陳哀，各各彈指，人人唱佛。從慧皎之說，則知唱導之文，施於齋會深宵之後，導師升座闡述一齋大意，廣明三世因果，尤於地獄恐怖狀態，作種種夸飾描摹，務使聽衆惶悚，碎首彈指，蓋佛家教義普入民間，於轉讀唄匿之外，感人動物，無過此矣。此寫卷起首四句，菩薩天女普雲集，凡夫佛子衆和合，微妙香湯沐淨籌，布薩說戒度衆生。蓋為後來導文不易之體，意者導師高唱韻言，警押四座，猶之講唱經變，以押座文為冠首者，其意一也。已下揭明本旨，有云：諸佛子等，諦聽此菩薩戒藏，三世諸佛同說，三世菩薩同學，是則慧皎所云一齋大意，故率先明之，於是頻呼汝等諸佛子諦聽，並致問詞，以重語勢，如云：汝等諸佛子，能舍邪歸正，發菩提心否？能斷一切惡，修一切善否？能受菩薩戒，行菩薩行否？能往生淨土，誓願成佛否？如是反覆提撕，何殊中宵清磬，況於香霧繚繞之場，發為人天轉頓之音，然則所謂闔衆傾心，舉堂惻愴，各各彈指，人人唱佛云者，諒亦非過

言矣。此卷今已不全，或更舉地獄因果諸說，以為棒喝，惜其已付缺佚耳。此卷見存法京巴黎國家圖書館，編目為三二二三號云。

敦煌寫本十二時一卷攝影本

此寫卷不著撰人，現存法京巴黎國家圖書館，編目為三一一六號，與太子出家十二時卷子大致相若，通體亦分十有二折，而以平旦寅、日出卯、食時辰（按辰字原作身）、隅中巳、正南午、日昳未、哺（按哺為晡字之訛）時申、日入酉、黃昏戌、人定亥、夜半子、雞鳴丑等十二時冠其端，所異者，彼卷以子丑起唱，此卷則以子丑殿軍耳。察其文義，首章言發意斷貪嗔，為覺悟之始，次章言取鏡當心照，悟內外皆空之理，三章言努力草（早）求真，乃出家訪道之由，四章言火宅難居，為拋脫濁世之因，五章言四大無梁柱，明萬物生滅之苦，六章言遠惡相違類，道凡衆安杌之愚，七章言須見未來因，明此身空幻，終歸微塵，八章言觀身非長久，應念念在心，數珠在手，九章言須臾歸闇室，輪迴實難，無明無際，十章言吾今早已改，出家向道，能消諸災，十一章以下，文字泐損，莫辨其旨，大抵為凡愚說法勸化向道之作，以義理為經，以聲音為緯，而不取故事，不設寓言，與太子出家十二時，及太子五更轉等卷，唱讚如來出生證道者，劃呈異觀矣。案自六代已還，播經日廣，伽藍浸盛，僧侶深入民間，普宣教義，一為經文之轉讀，二為導文之製作，三為梵唄之樂歌，而後者尤為諧俗，收效至宏，故道宣續僧傳四十總論有云，世有法事，號曰落花，通行皂素，開大施門，打刹唱舉，拘撤泉貝，士女觀聽，擲錢如雨，至如解髮百數，剔髮詞陳，願若星羅，結句皆合韻，聲無暫停，語無重述，此謂落花，可以聚斂擲錢，蓋即梵唄樂歌感人之效，所謂聽聲可以娛耳，聆義可以開襟，故有此夫惡須不惜辭撤衣者也。雖轉讀必昇高座，導之或托文人，高僧真觀傳謂有導文二十餘卷，又法顯傳謂諷誦諸呼號及古導文百有餘卷，見王僧孺等諸賢所撰之嚴，傳謂觀公導文，王孺懺法，梁高沈約徐庾晉宋等數十名家，云云可証，然而高大不中於俚耳，白雪失和於巴市，故其感物，高下咸宜，則在彼而不在此也。梵唄名篇，據慧皎僧傳所記，有皇皇顧惟、共議敬謁、大慈哀愍，面如滿月等詞，或三言為句，便盡一時，七五為章，其例亦爾，而敦煌所傳，有淨土、南宗、太子出家等讚，以及五更轉、十二時、秋吟、五台之類，皆其製也，考民俗文學史者，求後來俗曲宮詞之源，其不能捨夫是已。

敦煌寫本聲聞唱導文一卷　影印本

此寫卷不著撰人、亦不言寫作年代、原題聲聞唱道文一本、起四句、羅漢聖僧集、凡夫眾和合、香湯沐淨籌、布薩度眾生、與三三零號唱道文卷子起句義指全同、按三三零號唱道文一卷起四句為菩薩天女眾雲集、凡夫佛子眾和合、微妙香湯沐淨籌、布薩說戒度眾生、足句韻脚並同、惟一云羅漢、一云菩薩、一五言、一七言耳、蓋導師升座、先以韻語警柙聽眾、文經轉襲、用成定型、案諸後未育詞平話開場之前、冠以西江月、得勝迴頭之類、用意將毋同耶、考慧皎高僧傳分為十科、第十科曰唱導、道宣續僧傳真觀傳、謂著有導文二十餘卷、法韻傳、謂誦諸碑誌及古導

文百有餘卷、並王僧孺等諸賢所撰、又寶嚴傳、謂觀公導文、王孺懺法、梁高沈約、徐庾、晉宋等數十家、乃知六朝之際頗有文人撰作導文之事、或僧祇撰詞、偽託文士、殆如慧皎僧傳所謂、若為君王長者、則須兼引俗典、綺綜成辭、若為悠悠凡庶、則須指事造形、直談聞見、大抵大人之作、施於君王長者、而民間齋會、導師騁其辯才、廣明三世之因果、闡述一齋之大意、正無妨以通俗界近之文、行之庶幾、上中下座、各各彈指、人人唱佛也、此卷題聲聞唱導文、蓋為齋會之稱、中間有云、上順佛教、中報四恩、下謂含識、各誦經中清淨妙偈、則是全文主旨、大抵與它文亦不甚相遠也、原寫卷見存法京巴黎國家圖書館、編目為三三二四號云、

敦煌寫本南宗讚一卷 攝影本

此寫卷不著撰人亦不言寫作年代原題南宗讚一本案其體製與太子入山修道讚 三〇六五号 太子五更轉 二四八三号 三〇八三号 及太子出生十二時 二七一四号 等卷大體相如蓋亦變文之一體都講登壇充唄寫唱者也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起句云一更長適與它卷之起句無殊 太子入山修道讚起句云一更夜月長 又太子五更轉起句云一更初是也 顧次章起句為一更長二更長三章為二更長三更嚴四章為三更嚴四更闌闌五章為四更闌闌五更口遞帶前文差為別格每章字數多寡不定有無較數亦未可知蓋大中三言五言七言句法咸備較它卷多

其變化則歌調之宛轉頓挫成方傳情之妙亦視它卷為複沓曲折而與後代詞曲之減漫多態者尤為貌似準此而談則此卷寫作時代若謂較後似亦未嘗無據也抑攷唐張說大通禪師 按即神秀 碑銘 按全唐文李邕嵩岳寺碑及嚴挺之大證禪師義福碑所記法系全同 有云自菩提達摩東來以法傳慧可慧可傳僧璨僧璨傳道信道信傳弘忍繼明重跡相承五光東山之法 按北宗楞伽教義至道信弘忍卓錫蘄州黄梅雙峯山人稱東山淨門又稱東山法門 盡在秀矣又據宋之問則天久視二年為洛下諸僧請法事迎秀禪師表有云九江道俗戀之如父母三河士女仰之猶山岳謂宜緇徒野宿法事郊迎而張說碑銘載神秀入朝事云趺坐覲君肩輿上殿屈萬乘而稽首灑九重而宴居則知當時北宗勢大不可動搖南宗云者乃開元二十二年滑臺大雲寺無遮大會之際南僧神會高倡異說謂達摩傳一領袈裟以為法信授于慧可慧可傳僧璨璨傳道信道信傳弘忍弘忍傳慧能六代相承連綿不絕揭橥袈裟傳法之說重訂二百年來之師承譜系廣為鼓吹歷數十年而南宗六祖之繫譜乃定而南宗之教義漸張漸淨易為頓覺楞伽易為金剛般若 據日本鈴木貞太氏校印敦煌寫本神會語錄所記六祖小傳均有依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言下證如來知見等語 南宗浸盛而北宗之楞伽教義浸衰要其年時約在肅代已後故謂此卷寫作似應稍後不第據其技術之繁複而云抑就南宗代興之運會而論則

決不能更早於乾元至德可斷言也其次章有云入聖使坐金剛詣佛國遍十方但諸世界願遊遍決定得入於佛行第四章有云求仏性向裏看了佛意不覺寒第五章有云佛在世八十年般若意不在言朝朝恒念經當初求覓一年川味其求佛向裏般若不言之義顯然與東山淨門之非頓漸淨者大相鑿枘殆也南宗師僧自揚宗派之作夫又何疑焉卷中俗字訛字甚夥如障蔽誤作淨更闌誤作蘭體作躰佛作仏之類均為唐人俗寫所習見又不唯此卷然矣原卷見存法京巴黎國家圖書館編目為二九六三號云

敦煌寫本唐人雜鈔一卷　影印本

此寫卷見藏法京巴黎國家圖書館，編目為三六四四號。既無主名，仍無寫作年代。審其內容，漫無宗貫，蓋書者隨意為之，不虞其成文與否，自難側於著述之林。約略計之，不下二千言，而中間重複者甚多，或亦炎歷博學之遺意，惜無類目部署，又非諧音句逗，且攙入不完整之韻語及散文數段，愈呈支離破碎之狀。今者擬名雜鈔，良為徵定不易之稱也。抑由是斷爛殘存之文，殊覘書者之腹笥甚博，故於非恒言不習見之字，亦往往觀之。試為區分類聚，則複音連綿詞為最多，如逡巡、捭搖、頂戴、慳恪、欺謾、襤褸、齊??、??之類是也。其庶物名稱不相攝屬者，復可分為如次之八門：一曰方域，如邠州、于闐、胡紇、五臺之類；一曰庫藏，如甲仗、軍資等庫，煙火、軍糧等倉之類；一曰爵銜，如光祿大夫、檢校尚書之類；一曰百骸，如喉嚨、頷頰、腹膊、眉髮之類；一曰疾病，如禿瞎、瘖瘂、疥瘍之類；一曰飛走，如橐駝、獅??、鸚鵡之類；一曰昆蟲，如蜂蝎、蜋蜻、蚊蝱之類；一曰花菓，如柘榴、蘿葍、蔓菁、梨柰之類；一曰藥物，如雄黃、枸杞、紫蘇、獨活之類；一曰金寶，如鍮鉐、錫鑞、琉璃、珊瑚之類；一曰鞍馬，如鞦韉、轡轂、帳??之類；一曰宮室，如牆壁、帷幄、椽栿、廡檻之類；一曰衣服，如襆袴、衫袴、幞頭、?衣之類；一曰兵器，如鉞斧、矛矟、鎚鋼、胡祿之類；一曰樂器，如箜篌、箏篥之類；一曰用品，如筆硯、錢?、巾經、杖鉢之類；一曰譯名，如伽藍、貝葉、龍華會、阿摩遮之類；一曰雜品，如柑柳、氈毯、美糕、皂巷、旌節、鸚鵡之屬。間見偶出，難為比屬，所謂書者隨意為之，故不免於龐雜贅贅也。按卷中列舉綾之名稱，有所謂盤龍、盤鳳、水波、玫碧等，不下十種，足見機織之巧，奢靡相高，非玄宗開天之後，蓋不足語於斯也。唐人詩述衣冠華好者，恒云綾羅。白居易新樂府有專詠繚綾之章；又燒炭翁詩亦云以紅綾強充炭值。或李唐中葉以還，綾為宮中之所獨尚，故亦名色獨多歟。

敦煌寫本王梵志詩一卷（攝影本）

此寫卷見藏法京巴黎國家圖書館，編目為二七一八號，卷尾題王梵志詩一卷。按清編全唐詩據唐馮翊桂苑叢談載王梵志條云，衛州黎陽人也。黎陽城東十五里有王德祖者，當隋之時，家有林檎樹，生癭大如斗，經三年，其癭朽爛，德祖見之，乃撤其皮，遂見一孩兒抱胎而出，因收養之，至七歲能語，問曰，誰人育我，及問姓名，德祖具以實告，因林木而生，曰梵天，後改曰志，曰（原無此字，依太平廣記八十二王梵志條補）我王（原無此字，依廣記補）家長育，可姓王也，作詩諷人，甚有義旨，蓋示化也，云云。馮氏事蹟無考，其書多記咸通乾符間事，下迄吳王（按即楊行密）收復浙右，則當為五季宋初閩人，迄太平廣記（按成書尚後七八十年）王梵志條云，原出史遺，不知何書，而與馮文大致全同，蓋必更在馮氏之前，而同一祖述者也。據倫敦唐寫本歷代法寶記長卷傳無住語錄中嘗引王梵志詩，慧眼近空心，非關髑髏孔，對面不相識，饒你母姓董，無住以大曆九年示寂於成都保唐寺，終身不出川峽，足見梵志之詩，已盛行於李唐中葉，謂為隋人（按廣記之文，徑完隋文帝時）大約不誤，晚唐五代之際，村童範帙，或以梵志詩句為之（巴黎國家圖書館藏有敦煌殘卷可證），北宋黃庭堅、南宋詩僧慧洪，極賞其翻著襪詩，云梵志翻著襪，人皆道是錯，乍可刺你眼，不可隱我腳，他如費袞梁谿漫志卷十、陳善捫蝨新話卷五、曉瑩雲臥記譚卷上，並及梵志，倍致推崇，（如陳善謂知梵志翻著襪法，則可以作文，知九方皋相馬法，則可以觀人文章）然自胡適主理學浸勝，而梵志之名，遂寡人知，若其幽默之懷，發為自然諷刺之詩，輒視為張打油胡釘鉸之亞流，而浸以澌沒，亦勢所必至，理有固然者也。今檢敦煌俗寫中王梵志詩殘卷凡六，一為漢乾佑二年己酉樊文昇寫本（原目四零九四，日本羽田亨博士有影印本），二為同年高文口寫本（原目為二八四二，僅存十餘行），三為宋開寶三年壬申（按開寶三年庚午，五年壬申，中誤記原因不明）閻海善寫本（原目二九一八號，較為完整），四為漢天福三年庚戌（按天福僅一年，庚戌為乾佑三年）金光明寺僧寫本（原目為二九一四，題王梵志詩卷三），五為二七一八號，六為三二六六號，均不著姓名年月，雖文字小有同異，而與樊、高、閻諸氏寫本同為一卷，據樊本卷尾題記，王梵志詩上中下三卷為一部，此卷為上卷，則知梵志原集一三殘存，而中二不可復見矣。按宋費袞梁谿漫志引王梵志詩七言及五言俱備，而此卷九十二首均為五言截句，揆其作意，乃為諷勸世人，與應璩百一詩相若，而移離深刻過之，勸親親者，如第十二首耶孃行不正，不事任依從，打罵但知默，無應即是能之類是也，勸友于者，如第六首孔懷須敬重，同氣並連枝，不見恒山鳥，孔子惡聞離之類是也，勸睦隣者，如第　首隣並須來往，借取共交通，

急緩相憑仗人生莫不從之類是也勸學問者如第　　首黄金未是實學問勝珍珠丈夫無伎藝虛度一世人之類是也勸謙讓者如第　　首在鄉須下意為客莫高心相見作先拜膝下沒黄金之類是也至如煞生最罪重喫肉亦非輕願得身長命無過點燈明則戒殺生也飲酒是痴報如人落糞坑情知有不爭豈合岸頭行則戒飲酒也偷盜須無命侵欺罪更多將他物己用思量得夜麼則戒偷盜侵欺也罵妻早是惡打妾更無知索強欺得客可是丈夫兒則戒罵妻打妾也貸人五斗米送還一碩粟算時應有餘剩者充臼直則教人寬厚報施也師僧來乞食必莫惜家常布施無邊福來生不少糧則教人布施師僧也此外或戒貪財色或教遠小人或戒賭博或勸禮貌或勸濟貧窮或勸知恩報恩ト十ト總之為匹夫匹婦說法取日常實際生活為題以當時通行口語為韵不拘拘於格律平側而從心所欲心手如一儒言仁義佛說因緣冶於一爐初無顧忌上之則承六代沙門唄讚吟偈之體下之則開寒山拾得豐干之宗蓋楊隋二主崇奉釋門文帝重興蘭若于周武滅法之後煬帝隆禮台宗於智者闡教之時上之所好下必甚焉或者掇其精義內諸慧型而於文學上見為解放奇特之體若梵志其人其詩蓋世運之產兒如蒼頭異軍之突起

雖流派不張姓名闇然不能不謂有識有志之士也歟

敦煌寫本辭娘讚一卷　影印本

此卷子不著撰人，亦不言寫作年代，原題辭娘讚，一卷，通篇為七言韻語，頗嫌拙陋，而每句以好住娘三字冠之，蓋吟唱之際，借呼喚以綴節作韻，與古樂府中上良田妃呼豨之類相似，亦為讚唄轉化之別體也。其發端二語為好住娘，住娘努力守空房，好住娘，兒欲入山修道去，通卷大意，即在於此，以下歷言舍卻阿娘恩愛，親兄熟弟，金瓶銀椀，盥持梳飾，縛而解律師僧，着袈裟，持鉢錫，夜眠草束柴，豺狼為親，迴頭頂禮五台山，誓願成佛賓報娘恩，而以佛道不遠，迴心至，全身努力猛拋看二語為結，玩其詞義，似與太子出家十二時，五更轉，及入山修道等讚，專言如來得道故事者不同，顧與女人百歲篇，勸學十二時等卷子相仿，乃泛歌人子以成佛為孝，辭娘出家，大孝之始，遂以普成俗歌，或於講唱經變之先後行之，唯其感蒙愚而應里耳，是以文彩格調，正無嫌於鄙近不經也。原卷見存法京巴黎國家圖書館，編目為三一一七號云。

敦煌寫本維摩詰經押座文一卷　影印本

此寫卷亦出敦煌，唯不著撰人，不言寫作年代，原題維摩詰經押座文，見藏大英博物館，編目為S二四四零號，同館凡收兩本，比勘閒有出入，此本見存七言梵讚十五疊，六句及二句者各一，餘皆四句，又本則僅得十二疊，蓋此本末六句分兩（先二句為一疊，後四句標明重述，另為一疊），又本則畧去重述二字，又本乃併為一疊，且第六第七兩疊，又本全敓故也。此本標注科段，僅為佛子二字，又本則為念菩薩佛子五字，於義較長，它如第二疊持其實語如來，又本作捧其花蓋，第三疊偏偏搖動布金雲鈴，第五疊世界動時動寶蓋，動句各八字，又本刪去雲及中間動字，更為入律，第八疊（即又本第六疊）五百聲聞皆被訶，又本每皆字同假，身心皆拜道徒中，又本作中心，蓋緣音訛，第九疊（即又本第七疊）不二真門性自融，又本真作法，疑後者為是，第十三疊（即又本第十一疊）火宅茫茫何日休，又本作忙忙，於義亦通，第十五疊結句（即又本第十二疊）經題名目唱將來，又本作名字，按作目作字本無別擇，敦煌寫本溫室經押座文及三身押座文結句，均作題經名字，蓋都講高座默吟，難能徵末洪向，而押座文結句必出經題唱將來，以作催聲之用，乃諸篇沿用，不容率更者矣，大抵此本完備而不免紕繆，又本精確而若有遺漏，吾人善善從長，互

資補校、則庶幾能得定本、顧若第十三叠、即文本第十一叠、綜校法寶、菩提身、應為菩提法實身、又第十六叠、缺、文本多出入、質性慈愍、疑乃聖賢之諱、唯皆無所質定、姑仍舊觀云爾、攷維摩詰唱經文今所見者三本、一曰彌勒光嚴問疾卷、藏巴黎國家圖書館、二曰持世問疾卷、藏國立北平圖書館、三曰文殊菩薩問疾卷、刻入敦煌拾零、均之首尾並缺、不相銜串、試校講唱經文之通例、則正說之前、以開題導之、按梁武帝中大通七年二月二十六日、上幸同泰寺講摩訶般若波羅蜜經、道宣廣弘明集十九載其科文云、都講枳園寺法彪唱曰、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下、制曰云云、皆帝闡揚之辭、此明法彪為都講、唱經題、帝以法師自任、即題詮釋、是為開題、亦曰發題、其行範與講唱經文大將全同、唯率先行之耳、開題之前、以押座文催聲、故此卷結文謂能者虔恭合掌著、按此或都講對座下所眾提問之詞、此間甬發聽眾即虔恭合掌、畢應曰能、是亦主客儀式之問答也、經題名目唱將來云云、以意度之、現存維摩詰經唱文諸卷、其前合有開題之文、更移此卷施諸開題之上、方稱全璧、且知卷中標注科段曰念菩薩佛子云者、似亦都講對聽眾呼喚之詞、蓋讚頌一叠吟訖、次當礼拜誦菩薩名號、或有變作念觀世音菩薩、佛子者、佛子乃對僧侶及信徒之通稱、沿世猶然、如明張大復醉菩提傳奇白呼僧人為佛子之類是也、故促稱呼以促其行事、宗教儀式中、類此者不一見也、至諸叠雖不盡押韻、而結尾四句必取能來相攜、虎韻、咍韻、能字音奴登奴來兩切、其唱將來三字、顯然為宣唱經題之催聲、故梵者靜也、押義通聲、如道宣續僧傳四十總論所云梵之為用、

集眾行香、取其靜攝專仰云云、而押座文當經文起唱之始、一以爲音領厭座下、齊其思慮、宣其聰明、一以尾聲引出開題、或為大名、或為廣經之一目、明乎此、則近儒或謂押座之名、為其文錄置佛座之下故云、其說誠失之鑿矣、

敦煌寫本女人百歲篇一卷　影印本

此卷子不著撰人，亦不言寫作年代，原題女人百歲篇一本，注從壹拾至百年，全篇為七言均語，共分十折，而以壹拾花枝兩斯兼、貳拾笄年花蕊春、叁拾珠顏美少年、肆拾當家主計深、伍拾連夫怕被嫌、陸拾面皺髮如絲、柒拾衰羸爭那何、捌拾眼暗耳偏聾、玖拾雷光似電流、百歲山崖風似頹等語冠其端，蓋分詠女子一生境遇，大抵如斯，而暗寓生老病死之可憫可懼，含有勸化之微旨在焉。揆其体製，乃與十二時、五更轉等同其杼軸，要自吟詞讚唄轉化而成，所異者，既非演唱經典，又非敷暢故事，蓋流變愈遠，漸迷本源，寧與後來之令詞散樂，更相肖似耳。本卷中頗多綺句，如父娘恰似携壹月，尋常不許出珠簾，又香車暮逐隨夫婿，如同蕭史曉從雲，又三十珠顏美少年，紗窗攬鏡口花錢，牡丹時節邀諸伴，撩桿乘船採碧蓮之類是也。它如明風朝若有微風至，筋骨相連似打鑼，又如夢中常見親情鬼，勸妾歸來逐逝風，又如寂然卧枕高床上，殘葉彫零待暮秋，大都氣韻瀏暢，聲音叶轉，中唐之前，必無是也。

敦煌寫本開天大事紀一卷　影印本

此卷子不著撰者，亦不知的名，首尾均佚，見存自開元九年至天寶十三載，紀三十三年大事，大抵為左次十端：一曰改制，如開元三十年正月一日改天寶元年，二月十一日改州為郡，天寶三年正月一日改年為載之類是也。二曰郊赦，如開元十一年二月六日拜南郊，天下大赦，天寶元年二月二十五日拜五陵，大赦天下之類是也。三曰巡幸，如開元十年正月十五日駕幸東京，二十四年駕幸還京，更不出之類是也。四曰冊廢，如開元十二年正月下王皇后為庶人，二十六年七月二日冊皇太子之類是也。五曰機祥，如開元二十二年二月十三日地動，天寶五載六月南國進犀牛白象黑鷂自來拜之類是也。六曰寇賊，如開元二十四年五月十五日劉五郎反，二十三年五月四日劉志成反之類是也。七曰土木，如開元十六年五月二日造花萼樓，天寶十二載十月七日脩興慶宮之類是也。八曰宗教，如天寶三載十一月二十五日拜九宮壇，八載六月度僧尼十二萬人之類是也。九曰異族，如開元九年六月十一日破六胡州，天寶四載公主入奚和親之類是也。十曰雜記，如開元二十五年十二月七日武惠妃卒，天寶十二載白米一斗百文之類是也。其制於每年之下，紀干支，及所屬五行，蓋古家所用曆以占禍福者，非史家編年書也。至可異者，其所推、于恒視史家先進

一年，如開元九年辛酉，而此紀壬戌；十年壬戌，而此云癸亥；以此順延，莫不皆然，故卷中紀事亦與史家參錯。如兩唐書皆云開元十二年廢王皇后爲庶人，而此卷系諸十一年。舊書玄紀開元十三年五月庚寅，妖賊劉定高率其黨夜犯通洛門，盡擒斬之，而此卷則云十四年五月十五日劉玉郎反。據長術，開元十六年五月十五日爲丁酉，十四年是日爲壬辰，十三日爲庚寅。海寧王氏疑此卷十五爲十三之訛，而未年却是歟？考十三年五月八日定爲庚寅，則舊書之說未可遽廢。且兩唐書皆載開元十四年四月丁卯岐王範薨，而此卷獨云五月十九日岐王卒。據長術，十四年四月十日爲丁卯，五月十九日爲丙午，五月中並無丁卯。是此卷之紀時，顯然不足盡據也。又新書言開元二十四年五月丙午劉志成反，舊書紀六月丙午，云云。以長術驗之，則後者爲是。顧此卷則云二十三年五月四日劉志成反。又兩唐書皆云天寶三載正月丙辰朔改年爲載，而此卷則系諸天寶二年。大抵卷誤而史是，術數之書固不容以信史衡之也。至若所紀勅買闍兵及推在梁山反諸則，亦足正史之闕，則又不嫌過而存之已。

敦煌寫本沙州釋門索法律窟銘一卷　影印本

原題唐和尚作，名籍不詳。按文中述索氏其先商王帝甲之後，封子丹於京索間，因而氏焉。遠祖前漢太中大夫武撫直諫飛龍，既犯逆鱗之勢，曰同下獄，撫恐被誅，以元鼎六年自鉅鹿（鉅鹿南口，按鹿爲和字）徙居于流沙，子孫家焉，因爲敦煌人也，云云。據敦煌俗寫諸卷，知索氏之族望甚崇，陰、張、閻、羅，世爲婚媾，替相乾播，累葉貴盛，而歷來史籍及氏姓等書，鮮能道其得姓之由，唯鄭樵通志氏族略引春秋左傳言商人七族索氏之後，顧亦不能詳也。此卷所言源流遷徙，並有年代可指，當屬可信。復考巴黎國家圖書館藏敦煌望族志殘卷索氏下云：其先商王帝甲，封子丹於京索，因而氏焉。武王滅商，遷之於魯，封之爲侯。秦併六國，莊侯索番致仕，國除。漢武帝時，太中大夫索撫丞相趙周直諫忤旨，徙邊，以元鼎六年從鉅鹿南和遷於敦煌。凡有二祖，號南索、北索，莫知其長幼，云云。視此卷加詳。按望族志殘卷作於敦煌陷蕃之前，或即此卷所本，亦未可知也。而並與左傳商民之說吻合，誠足補氏書諸史之闕。又按文中述索法律之父定國卒於元和七年甲辰。據長曆是年實爲壬辰，元和無甲辰，甲字蓋壬字之誤。又文中有小子忠信奉元戎而歸闕，被騎孤而日久之語，所謂元戎，當指張義潮事。考自元和三年吐蕃攻沙州，十四年而城陷，大中三年，州

人張義潮倡義五年授職咸通八年入覲遂留不歸然則此卷之作必在咸通八年後矣復次此卷之原碑尚存莫高窟外同時出土之真讚卷中有前沙州釋門故索法律智岳邈真讚者與此卷所謂索法律當是一人讚末題署庚寅年作庚寅為咸通十一年將與此卷之作代亦約略相當歟

敦煌寫本孔公浮圖功德銘一卷 影印本

此卷不著撰人亦不言寫作年代原題右軍衛十將使孔公浮圖功德銘銘文之前為駢體長序知所謂孔公名周曾祖某名唐汾州良社府折衝都尉上柱國祖崇雲岳州長從府折衝都尉上柱國考含光京兆恒王府折衝都尉上柱國按汾字當作邠趙鼎銘黴師盂銘黴王近儒定為豳字史記周本紀所謂慶節居豳是也漢以來字或作邠又大雅韓奕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汾王即盂銘之黴王盂黴豳邠汾於古通叚汾邠與豳則又形似而音同者也唐書地理志邠州有府十其三曰良杜師虎段銘云王在杜居水經渭水注沈水又西北逕下杜城即杜伯國大王經杜沐而至岐下蓋即其地此卷作良社依邠儒之地望而言定為良杜之誤又唐書地理志丹州有府五其五曰長松此卷作長從疑亦松從音近傳寫之訛又序謂含光卒於丁亥檢唐代第一丁亥為貞觀元年以不相符第三丁亥為天寶六載而文有三危特秀勢接隆基之語當非玄宗御極之後準此而談必為垂拱三年之第二丁亥無疑問矣顧何不題明垂拱年號又無一新字殊不可解意以孔君世為唐臣作者繼徇其志如陶潛著義熙之年陳咸存漢家之臘豈不然歟況則天以女主臨朝巧徵佛家故事為受命飾詞一時安興寺院廣度僧

使崇德風行，披靡四境。此卷序文所記，有不非勝插不渝之，足徵增
修而起鳳子謹選得敦煌郡南三里孟受渠界，憑原施砌，板日開基，
樹仙菓百株，建浮圖一區。又漢高宗龕圖畫功德，張州西大圖寺將
真藏經、涅槃經一部，新縣彌勒之宮，殆似育王之塔云云。銘文亦有深
思父母宗修道場無涯，爲常住劫限，今浮圖月圍爲金剎，玉牌爲人珠
釋迦像法，達摩初禪，記留萬國，垂輪千年等語，闡揚彼宗，極能
盡致。揆之金輪稱制，僞造大雲，其時代風氣若合一契。顧與太宗
明詔，謂至於釋教，非意所遵，其意趣迥乎不侔矣。抑卷中序孔
君武事，有云胡馬因風，敢掠陽關之草，王師電擊，分邀磧外之
蹤。又云，授得右軍衛十將使孔先鋒將知軍中，事終成叢雅之功，
願效廉頗之守等語，是必孔君既奏斬將突擊之勛，仍著櫻城
拒守之功。數之史事，唐書黑齒常之傳，調露中吐蕃使贊普等
入寇，屯良非川，常之引精甲夜襲其軍，斬首二千級，贊普等單騎
去。又永隆二年，贊普營青海，常之馳掩其屯，破之，燒糧不貲，吐蕃
嬉畏不敢盜邊。玩此卷所述，當即指此而言。獨惜史臣紀事，遺微
例不詳書，而瓜沙越在西陲，聲聞間阻，若存若亡，雖張氏奮興義
甲，規復一時，而再入異族，遂不堪問，往往賴有民間俗篇略存端
倪，而文精粗真贋，未可盡信。此卷蓋出文人之手，宜若多可採擇，

顧以駢文敘事，事跡爲詞華所掩，治史者比勘推求，亦僅能得其梗
槩，則又不能不罪夫文體之不淑，而歎國史之不易治已。至卷中所謂
恒王府者，按唐書地理志，京兆有府百三十一，而百二十府佚其名，
此當在佚名之列，亦片羽偶存，有補考証之一例也。

敦煌寫本大唐隴西李府君修功德碑 一卷 影印本

此卷子原題隴西李家先代碑記一卷楊授述楊授字里無攷唯據碑末紀時為大曆十一年龍集景辰□□十有五日辛未建則授為代德間人文中所云賊臣干紀初寇辛宍蓋指天寶至德間事也此卷僅存正文百零九字文曰燉煌之東有山曰三危結積陰之氣坤為德成厚載之形揭為異嶺千峯砌礴為呈呀豁中絕坱圠相鉟鑿為靈龕上下雲矗構以飛閣南北霞連依然地居杳出人境聖燈時照一川星懸神鐘乍鳴四山雷發天仙鬼物往往而在屬以賊臣干紀豺狼寇辛宍縱暴珍天物未月以下全缺唯考原碑今尚存莫高窟外其首行全泐次行亦剝蝕不堪復讀三行以下雖間有損佚而文義可以臆揣得之碑末有妹夫鄉貢明經攝敦煌州學博陰庭誡題名大興徐星伯氏作西域水道記著錄此碑尓時已非完餘故誤執陰庭誡為碑文作者今得此卷適補原碑已缺之首二兩行合之石刻然後全文首尾具備寔非學術界之盛事也歟顧此卷明言碑之作者為楊授文中稱愚之處亦為授之自稱無疑然則陰庭誡者或為篆蓋書丹之人例得署名碑末者矣原碑首蓋題曰大唐隴西李府君修功德碑記兹據以名此卷而不取卷子所題云

敦煌寫本吳僧統碑記 一卷 影印本

原題竇良驥撰良驥字里年代俱不詳唯按敦煌寫卷中有大蕃故敦煌郡莫高窟陰處士公修功德碑記一卷題竇夫子撰疑是一人如稱夫子之稱先生也若尓則陰公碑記署乙未四月壬子朔十五日丙寅建計時為開成四年良驥固亦大和間人耳今按此卷稱僧統烈考諱緒芝前唐王府司馬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授建康軍使二十餘載云云攷唐書百官志王府司馬一人從四品下掌統府僚紀綱職務又兵志云唐初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者曰道軍城鎮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建康軍為河西道十軍之一唐會要曰建康軍在甘肅二州界證聖元年所置緒芝受官之年雖不可攷而必在金輪篡國之後乃無可疑其稱曰前唐必碑文作於吐蕃據有燉煌之際故卷中有云大漠風煙陽關路阻元戎率武遠守燉煌警候安危連年匪懈又云復遇人經虎噬地没於蕃元戎從城下之盟士卒屈死休之勢桑田一變葵藿移心猶鍾儀之見縶時望南冠類莊舃之執珪人聽越吟是敘當時城守失陷將士迎降之明徵也抑考唐書吐蕃傳沙州刺史周鼎為唐固守贊普使尚綺心兒攻之鼎請救於回鶻踰年不

至議焚城郭，引衆東奔，都知兵馬使閻朝執鼎縊殺之，自領州事，城守者八年，出綾一端，募麥一斗，應者甚衆，朝喜曰：民且有食，可以死守也。又二歲，糧械皆竭，登城而呼曰：苟無徙它境，請以城降。綺心兒允之，於是出降，自攻城至是凡十一年（自元和三年至十四年），所謂城下之盟，死休之勢，蓋指此言也。沙州自是年陷落，至開成會昌之間，吐蕃潰亂，渭州將論恐熱與鄯州節度使尚婢婢相攻不已，唐因規復河隴諸郡。大中三年，收秦原安樂及石門等七關。五年，沙州人張議潮復沙州，旋即略定河隴，朝廷因以議潮充歸義軍節度河沙甘肅伊西等十一州管內觀察使。敦煌乃再隸版圖，中間受制於吐蕃者凡三四十年。此碑作於何時，雖由碻定，唯玩卷中聖神贊普萬里化均，四鄰慶附，邊虞不誡之語，則必因外張強，州人利樂之際。按吐蕃彝泰自長慶定盟已還，未嘗舉衆邊徼，粗安。及文宗開成三年，彝泰死，弟達磨嗣位，政務漸隳，未幾，達磨死，群臣爭國，竟覆厥祀，然則此碑之作，其在彝泰定盟之後，達磨未死之前，視陰公碑記則略後也歟。

敦煌寫本大番故敦煌郡莫高窟陰處士公修功德記一卷　影印本

　原題竇夫子撰，文中有驥輒以口宣心素尚淺，文華寡事言功，難能及意之語，驥為作者自稱名字。攷英倫博物館藏敦煌寫本吳僧統碑記一卷，題竇良驥作，蓋是一人。或如褚少孫之稱先生，抑書手致其私慕，呼夫子而不名，則不可知矣。今按此卷寫本有二，詳略微有不同，且一本首行題大番故敦煌郡莫高窟陰處公修功德記凡十七字，而獨缺撰人姓名，一本題竇夫子撰，而首行僅餘七碑二字，又為勘補，然後乃審其全貌。卷尾署乙未四月壬子朔十五日丙寅建，蓋當文宗開成四年。驗諸長術，干支盡符。文中稱處士字嘉政，曾祖嗣瓊，豆盧軍事兼支行坊轉運支度等使。考唐書兵志，豆盧為河西道十軍之一，又唐會要云豆盧軍在沙州，神龍元年置，又云開元十四年，勅河西長行轉運九姓即隸入支度使，則知嗣瓊授官之年，必在開元後矣。檢巴黎國家圖書館藏敦煌望族志殘卷，陰氏下載陰稠，次子仁希，仁希次子嗣瓊，現任甲武校尉左金吾衛隴州源沂府左果毅都尉賞緋上柱國豆盧軍子總管云云，攷望族志蓋大曆元和間物，爾時嗣瓊尚在，其生卒亦略可推矣。處士祖庭誡，據寫本隴西李府君修功德記文有妹夫鄉貢明經攝敦煌州學博士陰庭誡題名，李碑建於大曆十一年丙辰（原題龍泰景泰□□有五日辛未建），距開成四年已六十四年，此卷庭誡署銜為右驍騎守　高

千府左果毅都尉賜紫金魚袋蔺沙州鄉貢明經，並其卒官如此，唯
高平府不見唐書地志，不知其竟屬何州耳。慶士考伯倫，唐朝游擊
將軍丹州長松府左果毅都尉賜緋魚袋上柱國開國男，孜唐書地
理志，丹州有府五，其五曰長松，此本右軍衛十將使孔公浮圖功德銘
獨作長從，得此尤足証其音譌也。伯倫後仕吐蕃，卷中所謂五色慶雲
分崩帝里，一條毒氣扇滿幽燕，又云男聲未銷，略絕河西，擬向幕朵人
傾海外，又云熊羆愛子，折襁褓以文身，鴛鴦夫妻，解鬟鈿而辮髮，
豈圖恩移舊日，長辭萬代之君，事遇此年，屈膝兩朝之主，蓋指天
寶以還中原多難，瓜沙淪陷，遂陷吐蕃。吳僧統碑亦有元戎從城下
之盟，士卒屈死休之勞等語。孜新唐書吐蕃傳，知敦煌陷於憲宗元
和十四年，城守者初為周鼎，後為閻朝，所謂元戎即朝是也。陰氏以
沙州望族，城降之日，左衽舞袪，任登偽命，卷中謂贊普啟閘之後，公
輔給印之初，蕃朝改授得沙州親表部落大使，更有次子嘉義，所
管大蕃瓜州節度使行軍先鋒部落上二將告身，次子嘉珍，大蕃瓜
州節度行軍並沙州三部落倉曹及支計等使，簪笏亦以貽謀子孫，
雖一門之榮，范定覲國祚之興衰，治史者其不無可取焉。抑此卷作
於開成四年，當時義泰新主，達磨嗣為贊普，吐蕃之勢，曾未少
殺，舊說張議潮倡義於開成四年，定不足信，自茲下有七載，迄

宣宗大中三年，張氏始興州中，規復河西，而其陷落吐蕃，殆不下
四十年矣。而吾人所見莫高窟外諸碑，若陰索吳闞諸望族子
姓剡旌修行者，亦以此四十年為獨多，其猶存木本水源之思
有托而述焉者乎，則誠一有味之問題也。

敦煌寫本敦煌望族志傳一卷 影印本

此卷子不著撰人亦不題寫作年代首尾均佚不知的名見
存之文為張氏陰氏索氏三姓志傳唯陰氏完整無缺其制一氏
先著其得姓之由及遷徙年月然後分別宗派支及胤裔每人之
姓行爵歷附志其下若小傳焉陰氏托始陰稠男九十八拔授鄯
州刺史長子仁幹次子仁果次子仁儉次子仁希希子嗣業業子
庭蘊見任岐州望實府別將上柱國希長子琛次子嗣瓌見任昭
武校尉左金吾衛隴州源汧府左果毅都尉賞緋上柱國豆盧軍
單子總管考英倫博物館藏寶夫子撰大番故敦煌郡莫高窟

陰處士公修功德記謂處士字嘉政曾皇祖諱嗣瓌唐朝正議
大夫檢校豆盧軍事兼長行坊轉運支度等使賜紫金魚袋上
柱國開國侯皇祖諱庭誡唐朝左驍騎守高平府左果毅都尉賜
紫金魚袋前沙州鄉貢明經按嗣瓌與嗣業為從兄弟庭誡與庭
蘊為再從兄弟處士碑建於唐文宗開成四年己未其時嗣瓌
庭誡並卒大約嗣業庭蘊亦必不在而此卷稱嗣瓌庭蘊並曰見
任某官則作於開成之前可以斷定又考新唐書吐蕃傳元和三
年沙州刺史周鼎為唐固守贊婆並使尚綺心兒攻之鼎乞救迴
鶻逾年不至議焚城郭引眾東奔都知兵馬使閻朝執鼎縊殺
之自領州事城守者八年出綾一端募麥一斗應者甚眾朝喜曰民
且有食可以死守也又二年糧械皆竭登城而呼曰苟毋它徙請以
城降綺心兒許諾於是出降時則元和十四年也據處士碑記城
降之後改仕吐蕃者乃庭誡長子伯倫蓋其時庭誡已卒何況
嗣瓌然則此卷之作更當在元和十四年之前事亦審矣又攷
卷中稱涼州都督郭元振元振服官在代德之際度與嗣瓌庭蘊
之生時相當而英倫藏本大唐隴西李家先代碑記卷尾署題
大歷十一年龍集景辰□□十有五日辛未建妹夫鄉貢明經攝
敦煌州學博士陰庭誡書云云是當大曆之頃庭誡仕止學博

之証此卷書其辛官又在其後可知由此推之此卷上不逾大曆
下不過元和若處士碑記所載嘉政嘉義嘉珍之流並其後嗣
而仕宦於數十年後者已原卷見存法京巴黎國家圖書館編目
為二六二五號也、

敦煌寫本名醫驗方一卷 影印本

此卷不著撰人，前後均有缺軼，卷中治字民以理字代用，知為高宗後物。原卷見藏法京巴黎國家圖書館，編目為二五六五號，所錄為醫人驗方，蓋亦肘後、博濟之類，唯襄雁眾家術兼內外與一家言者微不同耳。見存之文，計為方十九，同病異方者二，初診與覆診異方者一。醫人凡七：曰僧深，曰張仲，曰胡爽，曰夏口，曰韋慈，曰張文仲，曰蘇楚。攷諸史傳，並付闕如，意者皆出沙一鄉之善士，本無述作，難踰竹帛，賴此卷而僅存其名歟。按此卷體制，先舉方宗，次為藥名，註明用量，再次則藥之製法，或丸或散，或膏或煎，乃及服法忌禁之類，固不卑列省目繁然。有志之士，謀振興岐黃之上術，秦華之絕學，方宜博採，周諮遠稽，往古去其巫鬼，如此卷自療鬼魅等病，法其不足恃也明矣 驗其成敗，其勿以俗寫而少之，未必無一得於偶然，今茲著存其目，猶是過而存之之意也。

敦煌寫本八相押座文一卷 影印本

此卷子不著撰人，亦不載寫作年代，原題八指押座文，字蹟小字一行，連注指當作相。按其說是也。國立北平圖書館藏雲字二十四號八相變卷子，演如來出生成道事蹟，又失名潛字八十號卷子，內容相彷，大抵取材於佛本行及普曜等經，而未舉八相之名。起信論始標其目，曰兜率天退、入胎、住胎、出胎、出家、成道、轉法輪、入涅槃。諸書雖修行、隨其願力，能見此八種相，此八相之名所由來也。顧起信論僅標其目，而未引事宪。至隋智顗四教義卷七言八相，始引佛事為徵。故舉八相之目以攝引事蹟者，必以智顗為首。其雲字二十四號八相變卷子，結尾啟白有云：況說如來八相，三秋未盡根原，畧以標名，開題示目。今惟日光西下，座久延時，盈場並見英奇，仁人閣郡皆懷風雅，撫眾中俊哲，藝曉千端，想滯淹藏，後無一出伏望，府主允從，則是光揚佛日，恩矣恩矣，持與此卷相驗，殊見密合之點。按此卷紙面及紙背各成寫本，紙面本通卷為七言梵讚，前半每四句為一疊，與三身押座文、維摩經押座文體例無殊，後半為七言長偈，兩則與溫室經講唱押座文相若。顧前後文理隔閡，氣脉失序，且書者顯非一手，殊疑本是兩文，然長偈之後，殿以七言四句一疊，西方還有白銀台，四眾聽法心總開，願聞法者合掌著，都講經題唱將來，與它卷之結語大同，則其是一是二，抑又不易質

言與紙背本增入說白兩大段，一在第一二龕之間，一在第五六龕之間，而其中又散入五七言或三三四語調之韻文。蓋押座文原以梵讚韻語為主，間以白科，遂成變例，故白不廢吟，然後唄樂之功方得程才效，使聽衆不至有横雲斷山之感耳。使次今所見押座文各卷子，結句多作經題名目唱將來，此卷獨作都講經題唱將來，是亦有說。按六代隋唐間講唱經變例有經座（其時地偏僻，亦可省，如道宣四分律行事鈔資持記卷三十九導俗化方篇有云：夜集說法，座高卑無在是也），法師都講，各據其一。太平廣記卷一百零九引法苑珠林載晉釋曇邃，達經旨，為人請去說法，設兩高座，邃在北，弟子在南，蓋弟子任都講，誦經，邃任法師，義解。考洛陽伽藍記卷二瓔珞寺條，闍羅主謂曇

謨最（按曇謨最名僧，即西域人號為東方聖人者也）云：講經者心懷彼我，以驕凌物，今唯試坐誦禪經，不閒講題。其曇謨最云：貧道立身以來，唯好講經，實不諳誦，準此而談，無論押座開題，以及經文正說，皆由都講朗誦，以清雅悦耳為上，法師講說，以推鋒拔關為能，肄習各有專門，師弟未必兼擅。此卷云都講唱將來，蓋實指其人，理無不可也。至於都講之名，漢已有之，以儒家之事度之，亦為生徒之任。後漢書侯霸傳：師事九江太守房元，治穀梁春秋，為元都講。又陳書沈洙傳：補思經衛吳郡朱异甚嘉之，及异於士林館講制旨義，常使洙為都講云云。是知都講之職，所以輔佐法師，宣講經義，故座有上下手之分，以別

尊卑，而緇素儀制，若合符節，斯非趣末，然則佛教東來，其隨俗雅化之蹟，又宜僅一為已乎。

敦煌寫本勤學十二時吟詞一卷　影印本

此卷不著撰人，亦不言寫作年代。原卷見藏法京巴黎國家圖書館，編目爲二六三三。首端爲勤學不辨貧與賤，發憤長歌十二時（一本時下有辰字）。以下更分十有二折，而以平旦寅、日出卯、食時辰、隅中巳、日南午、日昳未、晡時申、日入酉、黃昏戌、人定亥、夜半子、雞鳴丑等十二語冠其端。按此體製，就其前置引詞而論，則與開元皇帝新集孝經十八章吟詞相近；就其重疊分折、調同字均而論，實與五更轉、南宗讚、太子出家十二時、女人百歲篇等卷彷彿。蓋亦謳唄轉化而來。當時俗寫淺易，已成風尚，執筆之士不能自拔於窠巢，而求流於民眾，則領此卷有其獨特之處。如第一折有云：君不見朱未得貴由自行歌，背負薪，謂朱買臣也。第三折有云：食時辰，偷光鑿壁事慇懃，謂匡衡也。第四折有云：每憶賢人羊角哀，求學山中併粮死。第六折有云：昔日相如未遇時，悽惶賣卜於壚市。第七折有云：晡時申，懸梁刺股士蘇秦，規其徵引人事，盡出儒修，若彼字之故寔，一無援取，即荊梁語調亦不可尋。而第五章又云：如今聖主召賢才，去耳中華長用武。第九章又云：天子不將印信迎，誓老山林終不出。按唐之中葉，處士盜虛聲，沽白望，着獲鶴，欺雖崔應，不求聞達之科，而步終南之捷徑者，

比比皆然。韓愈詩云：少室山人索價高，一語盡之矣。此卷作者生當其世，利祿縈心，不期然而矢口出之，蓋亦溫石之流而有志未遂者歟。雖第二折有云：男兒不學讀詩書，却似園中肥地草。第三折又云：丈夫學問隨身寶，白玉黃金未是珍（按此爲王梵志詩，可見梵志詩流傳中唐之又一證也）。第十折又云：松柏縱然經歲寒，一片貞心終不改，則所謂門面壯語。譬如狐行，過以尾滅跡，足跡雖失而尾印長留，因知民間俗寫或經文人士夫之竄改潤色，甚且贋造焉。然而一望可知者，如此卷正劉知幾所謂貌同而心異。治民俗文學者不尾其足而尾其尾焉，則庶幾其無遺獵已。又此卷之後附有呪曰唱帝唱帝一文，或本有之，或本無焉，蓋書手隨意爲之，無關旨趣，固不具言。

敦煌寫本維摩詰經文殊師利問疾變文一卷 影印本

此卷子不著撰人，亦不言寫作年代，蓋與維摩詰經押座文、又彌勒光嚴問疾、持世上人問疾諸卷同為講唱維摩詰經文之一體，而分崩離逷，各成篇章者也。按押座文見存英倫博物館，彌勒光嚴問疾卷存巴黎國家圖書館，而持世上人問疾卷則存國立北平圖書館也。考其體製，定為變文之正則。今所見敦煌變文何翅數十百，綜其旨趣，頗有不同。其一，演經中神變之事，或陳梗概，或取一品，若是者名曰經變；其二，取世間俗事之歷久而動聽者，譜為吟唱，看為俗文，若是者名曰世變。變也者，大抵如神通變化之謂，非常之事，如言殊變、異變、現變、變怪之變。按事屍說其奇者之性變，亦曰變怪，如逞丁叱丘說當法變經有云：爾時一切眾生之類見是怪變，未共相對嚬蹙悲哭之類是也。其書虞劉宣弄卷則曰神變，如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九初分轉生品第四之三曰：佛告舍利子，有菩薩摩訶薩神境智証通起無量大神變事，所謂震動十方大地等物，變一為多，變多為一，或顯或隱，迅速無礙之類是也。雷變變化皆其義也。著之筆書，則曰變相；施之文章，則曰變文。其文吟白相間，與轉經讚唄之抑揚寫唱者大致相同，故自其音樂之因素淵流於後來之禪曲散樂，自其文字之章制導源為後來有詞寶卷，流宕愈遠，品目滋繁，而影響愈大。說者謂吾國之語體文學與彼宗經義之流傳有關，其言非無據也。今按此卷大意為維摩詰居士寢疾，佛遣弟子往視，而畏其智慧辯給，莫敢任者，於是五百聲聞、八千菩薩乃至彌勒、迦葉、持世善德，僉啟佛言必文殊而可，佛俞其請，乃敕文殊。文殊銜命，方造毗耶，與維摩居士往復辯詰，妙義環生，披閱推鋒，機應無礙，大致如此。而文旨欽遠，就中闡揚教義，多所發揮，演說經文，殊見生動，況又婉唱靡靡，清音宛轉，感人盡物，其功偉矣。至若文體推移，蔚成創作，則當時蓋其餘事，而作始者之所不及料。與通卷次第，先出經云，次為說解，間以偈讚，如是迴環，以迄經畢為止。其偈讚為七言均語，短者八句，略如律詩，長者十餘行二三十行不等，而字側咸有標注，示其聲調。其斜短偈或注平詩，或標斷詩，或僅曰經，或曰經平；長偈曰吟，曰平，曰側，曰斷，或曰側吟，或云平側。以今考之，曰詩曰吟，均為偈讚之異名；而平為平調，側為側調，其曰平側，乃於中間轉腔換調，先平後側之謂。其云經者，似為催經之聲；斷者，蓋為斷送之省。示於經平斷詩之目，乃前者兼示平調，後者並指部居。蓋斷送者，僅置於白文中間經偈之前，或長吟之後，自其位置而言，不與經云相接；自其功效而論，不為催經之用，合言斷送，析言之曰斷，曰送，皆省名也。按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九載宰執親王宗室百官入內上壽，第六盞左右軍築毬，樂部唱箭杖鼓斷送；第七盞女童隊舞，樂部斷送。周密武林舊事載聖節，又以雜劇一段，皆有斷送，樂部亦如之。所謂斷送似為隨和附加之意。舊唐書呂才傳，才上表，臣以御製雪詩為白雪歌詞，古今樂府奏正曲之後，皆別有送聲，今取太尉長孫無忌等所和雪詩，以為送聲。樂府詩集三十六序題云：吳聲西曲前有和，後有送。大抵六朝隋唐人云送者，唐五代宋人云斷，疑斷送同義。以節次言之，吳聲西曲斷送在後，宋之樂曲斷送或在前或在後，然此卷有此文不能為定說。起今考唱經文中之斷或在經偈之前，或在長吟之後，其次第更與樂曲中斷送大致相合。此卷於上述科目莫不悉備，雖偶失標注，過在書手，

吾人致究變文体制由是而得其全型識其正則後來之經變世變移疇月代狀苟持此以衡其庶幾洞曉本源而達其流衍也歟爰箸其月資考察焉

敦煌寫本崔氏夫人要女文一卷影印本

此卷子不箸撰人原題崔氏夫人要女文一本尾題崔氏夫人前一本並省稱也為長篇長短句吟詞次為白侍郎讚再次為七言詩二首卷末署上都李家印李家不知誰某所謂白侍郎考唐代白姓以居易最中均應此職顧其文淺涩不清要出作者僞托之詞不容深究然據此可以推定此卷年代上不過貞元下不過咸通當時元白之詩除鴻李公佐之小說風起泉湧浸成習尚加以讚唄追于文無速弗屆感人遊物莫間賢愚因而經變世變連句如王昭君怨諸詞人連句之類是吟詞全集競出亦固其所此卷文白攙合不避俚字當時俗寫大抵如是至其特舉崔氏夫人

蓋亦有故考博陵族望夙重北朝李延壽南北二史特重高門南氏王謝北取崔盧往往祖孫同傳上迨雲仍隅朝易主初不計論唐太宗嘗問魏徵徵則先崔盧而後國氏降及憲宗尚有吾家二百年天子何遂不及崔盧之歎蓋自九品法行與午南徙門閥之見深中人心以帝王之尊而無如何也況崔盧同為禁婚之家世俗之見謂崔家女生為盧家婦必其母儀師教了無闕遺郝鍾家礼如影附形毛詩內則不啻自口於是因心設想當崔女歸人前夕而母也申明婦道舉凡姑章夫婿諸房伯叔妯娌小郎上和下睦禽礼容儀矩周不覼縷更托白氏讀詞以定其事要亦勸善進德應有之誼施於講唱正說之

先後，或為前卷，或為斷送，或為末白，行久不廢，乃經寫定耳。卷中譌文敓字甚多，如香車寶馬競爭輝，車譌作連；吾今勸汝不須哭，勸譌作歡；莫遣一步莫多言，多少下敓語字；姑章共語似聲焦，姑譌作如；上和下命同鉢敬，翁譌為勝；迎顏扶侍若安明，扶譌作狀，安明二字仍疑倒誤；千古萬秋共流傳，疑（訛亦）為千秋萬古之譌。它若白侍郎讚文中，則倒誤譌奪之處尤多，無從具論已。

敦煌寫本秋胡妻一卷 影印本

此卷不著撰人，亦不言寫作年代，見存之文首尾均缺。察其體製，與昭君、季布、孝子董永、忠臣伍子胥、劉家太子、唐太宗入冥等卷子，大較彷彿，蓋亦變文之一体，異乎講唱經文之本，只又變吟唱為說白，舍經典而專取故事，與前述諸卷仍有同有不同也。卷中所述為秋胡妻故事，首言秋胡以母命游學將行，夫婦相勗，誓心不渝；次言秋胡登程，旬月行至勝山，遇一數千年老仙洞，達九經、明辯方略，秋胡祇承三載，得成學問；次言秋胡辭師出山，便投魏國，披髮侶伴，緇伴意欲見官，而其妻自夫遠行，書信隔絕，孝養勤心，出奴入婢，桑蠶織絡，以事阿婆。文至此止，度以下更有秋胡仕宦已遂，回歸鄉井，戲妻團圓等情節，為後來秋胡戲妻俗劇藍本，未可知也。或如樂府古題所載，妻悉其行，遂投水而死，亦未可知也。按卷中敘胡秋辭妻了道，服得卜帙文書，是孝經、論語、尚書、左傳、公羊、穀梁、毛詩、禮記、莊子、文選，云云，則此卷作於蕭梁之後已無可疑。抑唐自開成石經為數十二，此卷屢言九經，而以孝經冠首，意者作在文宗之前、玄宗石台孝經之後，若其攝列爾雅，或作者信手為之，以足十數而已，勿庸執議正。如舊說秋胡為春秋魯人，而此卷謂其仕魏，使歸戰國，小說家言本難以信史衡之也，至可異者

其言秋胡辭母入手行至妻房中愁眉不畫頓改容儀遂髻長
垂眼中泣淚秋胡啟娘子曰夫妻至重礼合乾坤上接金蘭下同棺
槨二形合一赤体相和附骨埋牙與娘子俱為灰土今蒙嫌教
聽從游學未知娘子所許已否其妻聞夫此語心中淒愴語表合
悲啟言道郎君兒生非是家人死非是家鬼女生外向千里
隨夫今日屬配郎君好惡聽從處分云云斯語身役而全無
佛家轉輪他生之念謂作於中唐佛教盛行之際寧作大奇
按秋胡妻故事於漢已流傳小說家言本無定制或作者於佛
道非意所遵抑謂故事本吾華故物不必假飼於異端髀作於
武宗滅法之際邊州僻陋知凡經而不知有二皆非不可知者要於
秋胡游宦改謂游學蓋仿樂羊故事秋胡非官披髮故騃又仿伍
子胥故事足見作者鎔鑄舊說頗為經營宋以後流傳薛仁貴戲
妻故事殆又摹擬此卷任意展拓者歟

敦煌寫本齖魺新婦文一卷 影印本
此卷子原題齖魺新婦文一本不著撰人名字見存法京巴黎
國家圖書館者有二五六四號及二五五三號兩本文字略有異同文
為賦體視王敦茶酒論白行簡天地陰陽交歡大樂賦等卷形神均
肖唯文不雅馴不避方言俗字如豐干拾得之詩流於滑稽笑浪
不婦號詹者也今按廣韻齖五加切玉篇齖齒不平也集韻齖齖
齒不正貌又齰齖齒不相值也又不聽人語口聲齖又按集韻魺丘加切齖齒
貌唐韻大齧也於書故魺骨著齒內不去也齖魺是否為唐代通
語雖無定証觀其以齖魺新婦為題作意亦略可覩矣通卷本非
一文首為斯篇自夫齖魺新婦者本自天生至阿家詩以及新婦詩
曰為止以下則書手雜抄排律民謠呪語等短篇文義更無干涉唯排
律有云自存塞北起煙塵礼樂詩書總不存不願得再逢堯舜日聖
朝偃武却修文殊似開天遺黎口吻不勝凡恭靜寄秀之感者若此卷
寫作年代並不相遠則能斷為中唐遺物上不過至德下不過貞元也全
文略分三段首言新婦本性齖魺欺兒踏婿不孝翁姑嗔阿公里諸惡須
全文亦生動瀏暢使人噴飯次言婦姑勃谿下堂求去乃授離書婦遂
失所其敘新婦詰責翁姑有云當初緣甚不嫌便即下財下礼色索
我將來道我是底未許之時求神拜鬼及至入來説我如此又云新

婦道姊使云口裏咄咄罵詈不徒錢財產業且併寃家老鬼如見其容悻悻其口也中素描之文達此境界謂不受譯經之影响其誰信之最末申明作意所謂如此之家須為駈辭戒而嚴以阿家詩曰斷斷新婦甚與覘直得覘情不許見千約萬束不敢語惱得老人腸肚爛新婦詩曰本性斷斷處處知阿婆何用事非延若見下官行婦禮更須換却千層皮雖甚終奏雅頗見地未之少衰也近世學人謂語体文字乃宋元以後産物者以此卷證之其不容不拋棄成說而屈伏於實証之前矣

敦煌寫本茶酒論一卷 影印本

原題茶酒論一卷并序沙州鄉貢進士王敷撰卷尾署題開寶參年壬申歲正月十四日知術院弟子閻海真自手書記蓋宋初遺物也按閻為敦煌望族寫卷中有晋故節義軍節度左班首都頭知節院軍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太原郡閻府君邈真讚一卷撰其年時殆為海真族人而兄弟者歟顧王敷之字里年代並無可考觀於閻海真書有王梵志詩則知寫者作者正亦不必同時也此卷子見存法京巴黎國家圖書館編目為二七一八號文為賦体假設茶酒對話矜功伐能各不相下序文有云

茶之與酒兩箇誰有功勳阿誰即合卑小阿誰即合稱尊今日各須立理強者先飾一間以下茶乃出來言曰酒乃出來可笑詞說然後茶謂酒曰又酒謂茶曰答否往復十次千遍舉凡茶若酒之形性功能産地造法乃是歷史及關係人物罔不具備乃有水謂茶酒二部折服而造須各無言而文以終了統觀全篇蓋上承諸子之緒如混沌罔兩雲將鴻濛之屬下亦解嘲賓戲毛穎郭駝之流求諸俗文則斷斷新婦文老少至嘲詞等尚亦其類所謂文人好事隨意為游戲之觀者也抑此文有其卓異之點凡三撮用白話不避俗字如每段多用阿字為發端語詞與古文家之岸然道貌務求艱深者不同此其一文中多引佛家議論如引阿闍世王殺父

毋寧不唯與儒者異趣，抑與道家羽流之出世思想有別，此其二。饒幽默之趣，而無美刺之旨，殊與傳統論文之比興而諭諫者終而雅者不同，此其三。錄之作者，以高華劉亮之人，不襲殊於陳言，不作作於時目，而外受釋典之薰陶，承俗語文之流衍，故能得此心手相稱文質昭彰之篇，雖年代不可確指，要亦晚唐五代之一異軍，嗣後承仿其體製，設為眉目問答，手足詰難，鼻舌折衝，官骸辯難之俗文甚夥，又何非此卷為之嚆矢也乎。爰箸於篇，以備一格。

敦煌寫本列國傳一卷 影印本

此寫卷不著撰人，亦不言寫作年代，原題列國傳一本，見藏倫敦大英博物館，編目為S三三二八號，首尾均缺，今存之文不過萬言，所述為列國故事，考敦煌俗文中講述列國故事者非一，如伍子胥變文等，並亦互見此卷，而此卷詳贍繁密，首尾一指意，其產生之時代較後，故能冶羣言於一爐，而呈一較高階段之小說藝術也。文體說唱相間，說詞多為不純粹之語體，大抵敘事之筆文勝，對話之處白勝，而描擬物色，偶見駢儷對仗之工，宋人平話寶卷，多承其制，唯成分之多寡不同耳。唱詞概為七言韻語，間有三三四句法，蓋由唄讚蛻演而成。綜覽世變，多足斯觀，中間穿插神奇幻異之事，殊似佛仙交流之後，符籙術士之語，亦為近產之証，抑其文數典隸事，頗見豐贍，而草名鳥名，製為隱語，此答彼問，往復不窮，蓋文人好事者為之，異乎鄙俗寒傖之筆，全文尚在淘不失為堂廡較大之兩作焉。

敦煌寫本新菩薩經序一卷 影印本

此卷子不著撰人，亦不言寫作年代。據文有勅賈耽下諸州眾生每日念阿彌陀佛一千口，斷惡行善云云。攷新唐書宰相表，賈耽當德宗貞元末，貞則此卷必作於彼時矣。其時大亂甫平，隱憂未艾，李朱跋扈，行動莫測，而河西諸州頻經戰伐，元和三年遂遭回鶻，遂陷落番邦，近四十載，民之訛言相驚，偕有勢有必至而理所當然。故文中有云今年大熟，無人收刈，有數種病死：第一虐病死，第二天行病死，第三赤白痢死，第四赤眼死，第五女人產生死，第六水痢死，第七風病死。夫人本畏死，造言者以死懼之，以袪死之術餌之，愚民趨奉，漸成社會，往往官吏失察，釀成鉅變，張角方腊之徒，其興也勃焉。夷攷其初，皆此類也。

今按敦煌寫卷中有貞元十九年甲申歲正月二十三日勸善經序文一卷，內容以此卷定同，唯列舉死法：第一虐病，第二天行病，第三卒病，第四腫病，第五產生病，第六患腹，第七血癰，第八風黃病，第九痢病，第十眼病，易七為十，而於男婦諸病之外，更加赤子患腹（老子注：腹，赤子陰也），尤為可怖耳。復次，此卷云但看七月八月，日三家使一牛，五男同一婦，僧尼巡門勸寫此經。其西涼州正月一日，灑中時，雷鳴雨聲，有一石下大而(如)斗等，石逐雨行，即見此經云云。復參檢異，其說謂此經從南來，正月八日，雷電霹靂，空中有一童子，年四歲，又見一老人在中，見一蛇，身萬丈，人頭鳥尾，遂呼老人為太山崩，要女萬萬眾，須牛萬萬頭，差病者難差。但看四月一日，三家使一牛，五男同一婦，僧尼巡門勸寫此經云云。雖設境造言微有出入，而大致無差，或共源而分流，或同而貌異者，未知幾何時。敦煌失陷，吐蕃入主，久歷年載。傳曰：國之將亡，必有妖孽。又曰：妖由人興。豈不信歟。茲著存其目，俾治史者之擇備參攷云。

敦煌寫本曹元深疏一卷 影印本

此卷予見藏法京巴黎國家圖書館、編目為四〇四六號、卷尾署題天福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弟子歸義軍節度使檢校司徒兼御史大夫曹元深疏、並蓋沙州節度使印、試與二七〇四號卷子長興四年五年曹議金（按亦作曹議）諸疏相校、其申請各端了無殊異、如議金疏有云東朝奉使早拜天顏、于闐使人往東无滯、又疏云朝貢專使來往不滯於閩山、于闐使人圓騎無虞而早達、又疏云朝廷貢使驅騁親宣、于闐專人閩山不滯、又疏云朝廷貢使沿路不值於煙塵、還駕無虞、喜音遂達於旬日、而元深疏云朝廷奉使早拜天顏、所奏沿邊眾蒙聖允、往來遂路、獻奉無危、人使迥流關山不滯、雖未指言于闐、而于闐李聖天必遣定曹氏、又按新五代史晉高祖紀、天福七年十二月丙子、于闐使都督劉再昇來、沙州曹元深、瓜州曹元忠皆遣使者附再昇以來、可覘曹氏與于闐情好無間、故疏文及之也、又歸義軍節度使曹議金、其子元德嗣位、元德卒、元深繼之、近儒羅振玉作瓜沙曹氏年表、徵引晉紀、謂元德之卒、史所不載、此已稱沙州曹元深、意是年（按指天福七年）元德已卒、元深自為留後、故以元深之名遣使、賦著之作故云云、按舊五代史晉紀、曹議金卒於天福五年、元深此疏作於七年之後、則如元德享位甚淺、其卒至明、若其名反之故、則於史無徵、不容臆斷、抑曹議金以檢校司空為歸義軍節度使、司空乃三公初階、元深自為留後、而署銜檢校司徒、殆如蠻夷大長窃號自娛者耶、瓜州曹元忠晉任檢校太傅、元忠卒、子延祿知留後、亦假父官、猶此類也、況議金署銜或箸大王、李聖天女私題國母、蓋自後梁之世張奉僭號、自稱白衣天子、曹氏承之而自王、夫又何足怪乎、傾史雖不載、而千餘年後乘其事而發其覆者、乃在此東鱗西爪之斷瀾俗文僻之字、非學術界之大幸事耶

敦煌寫本曹議金疏一卷影印本

原卷見藏法京巴黎國家圖書館編目為二七〇四號疏文凡四一署長興四年十月九日次署長興五年正月二十二日又次署長興五年二月九日最下署長興五年五月十四日銜名為河西歸義等軍節度使檢校令公大王而或題弟子曹議或題曹議金求諸史乘蓋是一人今按五代史新五代史及冊府元龜並載歸義軍節度使曹議金事蹟瓜千佛洞題銘議亦作義蓋猶張義潮亦作議潮同為書手偶然簡畧耳今按四疏每疏一紙而四紙粘連遂成一卷每疏之末有沙州節度使印是為曹氏本職若其自稱大王云者蓋以中原多故威令久失於邊州張奉當後梁之世已僭金山白衣天子號議金承之而閉戶自娛之計又何足怪乎今觀各疏中請畧同大祇於大王夫人郎君小娘子姊妹乃至坊內黎元微福求藏之外仍祈道途無阻行李平安如第一疏有云東朝奉使早拜天顏于闐使人往來無滯第二疏有云朝貢專使來往不滯於關山于闐使人回騎無虞而早達第三疏有云朝廷奉使騶騎親宣于闐專人關山不滯第四疏有云朝廷貢使沿路不值於煙塵還駕無虞喜音速降於旬日考五代史後唐愍紀及冊府元龜卷九七六並載長興五年瓜沙貢使隨附于闐專使入朝之事正與此疏年時相當愛為祈禱理則然也抑敦煌千佛洞地臟菩薩繪像題記故大朝于闐國金玉國天公主李氏供養云云所謂天公主或稱聖天公主蓋即于闐李聖天女嫁為議金婦者（或謂嫁曹廷恭事待考定）則當時瓜沙與于闐之關係必甚親切則又治西域史者所不容漠視而此卷足為側證者也復次議金既貢於後唐且疏中民字缺筆作民亦以尊朝廷之續李氏也獨惜中樞緜敗窃叛相承邊州淪陷再世而不能復耳

敦煌木雕觀音菩薩像跋題記一卷影印本

原題歸義軍節度使檢校太傅曹元忠造版尾署太平興國五年六月二十五日雕板畢手工記蓋宋初遺物也見存紙本高約二尺寬一尺六寸以墨線界為上下兩欄上中刻觀音菩薩像旁作梵書陁羅尼神呪下刻題記文凡二十行大旨謂此神呪人或受持若能書寫戴在頭髻則神佛降福消災除疾夜叉羅剎不為惱害云云攷元忠先刻北方大聖毗沙門天王像一鋪版式略同詳首亦題殊異唯署時後晉開運四年丁未歲七月十五日記（按開運四年實為後漢高祖元年敦煌僻處故署天福十二年也）中間相去蓋五十年據新五代史晉高祖紀天福七年十二月丙子于闐使都督劉再昇來沙州曹元深瓜州曹元忠皆遣使者附再昇以來然則元忠在位又不止五十年矣攷宋史載太平興國五年閏三月歸義軍節度使曹元忠卒其子延祿自稱留後四月詔贈元忠敦煌郡王授延祿歸義軍節度使文獻通攷及續資治通鑑長編所載並同頗與此卷紀月頗有觸牴又據英倫博物館藏本開寶八年歸義軍節度使曹延恭施舍疏似元忠延祿之間尚有延恭一世而元忠卒年似又在開寶八年以前不唯與此卷鑿枘抑與史鑑仍不相入異同之故頗未易言海寧王國維題烏程蔣氏藏敦煌本于闐公主繪地藏菩薩題記卷子即據延恭疏文斷言元忠卒年必在開寶之先史鑑必不可信顧又何以解於此卷吾人以意度之若元忠以沖年踐位享大齡上及天福下見太平興國周甲之數不足為奇況此卷與史鑑相差僅及數月或者誤在史鑑亦未可知或者原版開雕於元忠病革之時工竣而元忠已死匠人據寔紀日亦未可知若開寶八年延恭疏文誠不宜當元忠尚在而遽襲其官或者元忠勤政輒使家子居攝恭又不壽而旋復位焉身死而延祿留後遂登史冊歟說雖近於事輒然元忠固嘗自稱大王其妻僭呼國母當中原篡亂之秋憑藉土世守之勢內禪復辟莫非可能獨惜史籍闊略杞宋不足爰著此編以待攷究綜之此卷紀年似無必誤之理王氏之說殆未見此卷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卷 部

敦煌寫本算術解題一卷 影印本

此卷予不知的名，亦不箸撰者，見存之文為第六、第七及第九三章。第七章為營造部，六九二章，並有缺佚，而章名適遭泐損。以意度之，第六章為容量，第九章為地積。大抵全書分門別類，以演算問題為主，而不箸理論。其制先舉問題，繼以題解，標術曰二字以明之，以下乃為計算。一題兼用四法者，蓋題要為商工吏庶應用而作，遂無嫌於淺薄卑易也。顧亦有足資考證者。按吾國度量權衡，肇於黃帝，下及三代，一稽於古，周末文盛，制度燦然。嗣後商鞅、李斯為第一變，王莽、劉歆為第二變，兩晉迄隋變化甚多，而標準至秦。唐承隋政，一本前期變化最後結果之遺，則根原物理，斟酌人情，折中古今，參驗南北，故能因革損益，得其中平。宋元明清，略師其制，舍銖絫而改為毫釐，定為重大之變易。直至平法馬之器用遂興，又置石為量名，改斛為五斗，進位均與前代不同，而為後來不易之準則。宋史律曆志言之頗詳，而此卷於數量之命名定位，鉅細不遺，此可以參考者一也。又按計畝之法，周制六尺為步，百步為畝，秦漢以後改為二百四十步，唐制因之，而改每步五尺，遂成中畝之定則。史記秦始皇紀數以六為紀，六尺為步，集解引司馬法亦云六尺為步。又儀禮鄉射禮侯道五十弓疏：六尺為步，弓之古制六尺，與步相應。是知古者制以六尺為步，歷時甚久，而舊唐書食貨志載凡天下之田五尺為步，二百四十步為畝，是畝制之定自唐始見記載也。又按此卷定

伍，十尺為丈，四丈為匹，與孔叢子所載五尺謂之墨，倍墨謂之丈，倍丈謂之端，倍端謂之兩，倍兩謂之疋者，亦復不同。復次此卷就里數以求步數，法以三百乘之，足證唐代嘗以三百步為里，與大戴禮記三百步為里之說相合，而與宋明算家謂里三百六十步者有差。凡上所述，並可於解題中見之，此可供參攷者二也。抑卷中設題有云：今有四王各領軍出征，一軍有傔同，欲使之共馱，三馱共次，四次共師，五師共將，六將共一都，都七督共一營，主八營，主共傔同，問合得兵幾何。此其自一至八之數，蓋出假設，然自傔同至兵之節制，階層詳非盡出捏造。唯查新唐書兵志云：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者曰道。軍城鎮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與此卷所云頗有出入。抑兵志明言唐初兵邊制爾，武後來攻伐戰陣容不盡同，將承沙僻遠，中經吐蕃侵據，遂雜番制，不與內地同科，亦未可知。綜之，此卷之作，不在唐初，乃可斷言。抑牛溲馬勃，不失為藥籠中物，端在學人之善為擇用參攷而已。原卷見存法京巴黎國家圖書館，編目為二六六七號云。

歌代嘯雜劇 國學圖書館藏舊鈔本

明徐渭撰。渭有四聲猿雜劇。已著錄。此劇未見戲曲書目著錄。相傳出徐渭手。袁石公爲序而刻之。雖卷首題曰山陰徐文長撰。然石公序文稱歌代嘯不知誰作。大率描景十七。摛詞十三。而呼照曲折。字無虛設。又一一本地風光。似欲直問王關之鼎。說者謂出自文長云。又按卷首有虎林冲和居士凡例七則。均爲作者之口吻。故此劇作者。頗成疑問。或竟出於僞託。亦未可知耳。此劇凡四折。演四事。凡例有曰。此曲以描寫諧謔爲主。一切鄙談猥事。俱可入調。故無取乎雅言。是以取跎了東瓜按着瓠子。罵丈母牙疼灸女壻脚跟。張禿子帽子李禿子戴。州官放火禁百姓點燈四句俚語。敷衍成劇。全劇關目雖譜四事。但以張李二和尚爲主腦。而一氣聯貫之結構殊稱新穎。且通劇用花面脚色。而無生旦登場。立意亦甚新奇。惜多羼市井纖褻之辭。不爲大雅所尚耳。此本流傳極罕。梨園中向未見有爨弄者也。

四豔記雜劇 長洲吳氏藏崇禎間刻本

明葉憲祖撰。憲祖有金鎖記。鸞鎞記。已著錄。此記共收南雜劇四種。一曰夭桃紈扇。凡八折。演石中英與南院伎任夭桃遇合事。二曰碧蓮繡符。凡八折。演章斌陳碧蓮因緣事。三曰丹桂鈿盒。凡七折。演權次卿徐丹桂配偶事。四曰素梅玉蟾。凡八折。演鳳來儀與楊素梅巧婚事。以上四劇。以春夏秋冬四季爲景。以紈扇繡符鈿合玉蟾蜍四種爲婚媾信物。故標曰四豔。至於關目情節。未有所本。當出杜撰。純爲風情喜劇。亦甚可觀。故呂天成曲品。嘗列此記於上之中品。且評曰。選勝地。按節氣。賞名花。取珍物。而分扮麗人。可謂極排場之致矣。詞調俊逸。姿態橫生。密約幽情。宛宛如見。卻令老顛沒法耳。惟梨園中向未見爨行者。殆亦由於案頭之作耳。

臨春閣雜劇（滿洲傅氏藏清順治間原刻本）

清吳偉業撰。偉業字駿公，號梅村，別署灌隱主人。江蘇太倉人。崇禎四年進士，授翰林院編修，遷南京國子監司業。福王時拜少詹事，與馬士英阮大鋮不合，辭官歸里。入清後杜門不出，迭受召未赴，後不獲已，赴京授國子監祭酒，未久辭歸。康熙十年卒年六十三。偉業擅詩文，於復社中名重一時，其詩與錢謙益龔鼎孳號為江左三大家。戲曲作有臨春閣、通天臺雜劇及秣陵春傳奇，並存於世。此劇凡四齣，衍譙國夫人冼氏事。本隋書譙國夫人傳，與陳書張貴妃傳，串合而成，以譙國夫人為主，而寫江南亡國之恨。陳氏之亡，論者每歸咎於張孔諸寵，此劇力翻舊案，大為張孔吐冤，蓋為秦良玉而發，然亦即福王亡國之寫照耳。末齣煞尾曲云：俺二十年嶺外都知統，依舊把兒子征袍手自縫。畢竟是婦人家難決雌雄，則願決雌雄的放出個男兒勇。此則罵盡當時怯敵之諸將，實為左寧南諷也。此劇雖盛傳於世，然梨園從未見演者，乃案頭曲也。

續離騷雜劇（北京圖書館藏康熙間刻本）

清嵇永仁撰。永仁字留山，別署抱犢山農，江蘇吳錫人。吳縣生員。善詩文詞曲。康熙初，范承謨總督福建，延入幕，耿精忠叛，繫承謨並永仁於獄。凡三年，承謨被害，永仁自經死，時康熙十五年，年五十。永仁在獄與同繫諸人唱和為樂，無從得紙筆，則以炭屑書於紙背，或四壁皆滿。事平後，閩人錄而傳之。續離騷即其獄中所作之一。此外有抱犢山房集及揚州夢雙報應傳奇，已著錄。此本收雜劇凡四種，每種均一折。一曰劉國師教習扯淡歌，演劉基與張三豐對酌，命子弟歌其所作扯淡歌事。曲白全襲劉基扯淡歌本文，組織而成，頗見匠心。扯淡歌歷叙三皇五帝以來治亂大事，而結之以算來都是精扯淡一語，乃憤世之作。二曰杜秀才痛哭泥神廟，搬杜默醉哭於項王廟事，出於山堂肆考。此劇憑弔項王，惜其不能成事，而並不著眼於秀才落第傷心痛哭，蓋作者用意，或別有所在也。三曰癡和尚街頭笑布袋，述一癡和尚於街頭終日嘲笑罵盡世上營營碌碌之人，全據布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袋和尚歌一闋數衍而成亦玩世之作四曰憤司馬夢裏罵閻羅譜司馬貌夢中至陰司罵閻羅斷獄事考此傳說起源頗早元刻本三國志平話已取為入話明馮夢龍之古今小說亦收此話本惟此劇不重於斷獄而重於罵閻一節意欲閻羅令善人現世受報化凶為吉遇難成祥作者於此亦不無深意焉總之以上四劇慷慨激烈氣暢理該永仁自序謂屈大夫行吟澤畔憂愁幽思而騷作語曰歌哭笑罵皆是文章僕輩遭此陸沉天昏日慘性命既輕真情於是

乎發真文於是乎生雖填詞不可抗騷而續其牢騷之遺意未始非楚些別調云其以離騷名劇意在於斯故續離騷者實憤激不平之作至於梨園尚無搬衍者也

明翠湖亭四韻事雜劇 北京人文科學研究所藏康熙間刻本

清裘璉撰璉字殷玉號蔗村別署廢莪子浙江慈谿人生而孤露天才邁人擅詩文詞曲弱冠補弟子員旋入太學蹭蹬場屋者五十餘年至康熙甲午始舉順天鄉試次年成進士改庶常時已七十餘矣未幾致仕歸著有復古堂集橫山文集玉湖詩綜等平生所製劇曲今日僅存此本所謂四韻事者計雜劇四種均為文人之韻事故名一曰昆明池凡二折衍上官婉容侍唐中宗於昆明池上評詩事出全唐詩話

二曰集翠裘凡二折述狄仁傑與張昌宗雙陸博得集翠裘而付家奴事本虞初集志三曰鑑湖隱凡四折譜賀知章歸隱鑑湖事淵源唐書本傳四曰旗亭館凡三折搬王昌齡高適王之渙旗亭聆伎歌詩事取材唐詩新話以上四劇律文工穩甚為可觀尤以集翠裘一劇為最曲情激昂奔放有銅將軍鐵綽板唱大江東去之慨惟久供案頭之欣賞尚未見有梨園搬弄也

四嬋娟雜劇 舊鈔本 長樂鄭氏藏

清洪昇撰。昇字昉思，號稗畦，浙江錢塘人。康熙上舍生。從王士禎施閏章遊，得詩法。工詞曲，著有稗畦集，及四嬋娟、長生殿、回文錦、鬧高唐、錦繡圖、迴龍院、節孝坊、舞霓裳、沈香亭、天涯淚諸劇，而今傳於世者，僅前二劇。昇於國喪時以演所製長生殿傳奇斥革，晚年出遊，道經吳興，潯溪老僕墮水，昇已醉，提燈救之，遂與俱死，年五十餘歲。此劇凡四折，衍演四事。第一折曰謝道韞，衍謝道韞詠雪故事。按晉書云，王凝之

妻謝氏，字道韞，西安將軍奕之女也。嘗內集，俄而雪驟下，叔父安曰，何所似也。安兄子朗曰，撒鹽空中差可擬。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安大笑為樂。世說新語所載畧同。劇本於此。第二折曰衛茂漪，衍衛夫人簪花故事，以衛夫人傳筆陣圖於王羲之，亦取材史傳譜成者。惟羲之師衛夫人習書，乃其少時事，劇中謂在渡江之後，未免誤矣。第三折曰李易安，衍李清照鬥茗故事，乃摭取李清照傳中烹茶檢書一段，幻出一時情話，謂趙明誠與清照為千古第一等美滿夫妻，而清照改節事，則諱言之。第四折曰管仲姬，衍管夫人畫竹故事，謂趙孟頫挈室管道昇，浮家泛宅於苕霅間，以琴瑟之好，領湖山之勝，而畫竹尤道昇所長，故拈出為關目也。全本史傳敷衍以成全劇，以四才女事為題材，綺膩風光，甚為可喜。雖未若長生殿傳奇之冠絕一代，然亦不失為佳作。惟以流傳不廣，故梨園未有爨弄也。

續四聲猿雜劇 北京圖書館藏 康熙間刻本

清張韜撰。韜字權六，號紫微山人，浙江海寧人。為程司訓。善詩文，工詞曲，嘗與毛際可、徐倬、韓純玉諸人相往還。著有大雲樓集及續四聲猿雜劇。此劇乃續明人徐渭四聲猿雜劇之作。凡四種，每種一折。其一曰杜秀才痛哭霸亭廟，衍杜默下第東歸，過項王廟，有感而痛哭事，出於山堂肆考。其二曰戴院長神行薊州道，衍戴宗李逵同往薊州訪公孫勝，宗於中途作法弄逵事，全據水滸傳小說譜成，即曲文賓白亦多襲水滸本文。其三曰王節使重續木蘭詩，衍王播貴後至木蘭院重續其曩所留題，慚愧闍黎飯後鐘句事，見唐摭言。關目雖甚簡短，然寫盡世俗炎涼，以洩其不平之氣也。其四曰李翰林醉草清平調，衍李白醉時為唐玄宗草清平調事，出於唐書本傳。以上四折，律文嚴謹，意境超妙，確是當行之作。其自序有云：猿啼三聲，腸已寸斷，豈更有第四聲？況續以四聲哉！但物不得其平則鳴，胸中無限牢騷，恐巴江巫峽間，應有兩岸猿聲啼不住耳。是韜之續作四聲猿者，

蓋有無限牢騷，藉以宣洩也。此劇流傳不廣，梨園中故從無演者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桃花吟雜劇 北京圖書館藏 乾隆間刻本

清曹錫黼撰。錫黼字誕文，一字旦雯，號菽圃，江蘇上海人。貢生，官至員外郎。有才名，詩文詞曲著述甚富。有碧鮮齋集。石倉世纂曹氏合族試藝及桃花吟四色石二種雜劇。惜年不永，未及三十而卒。此劇凡四折，演崔護謁漿故事，出於唐孟啟本事詩崔護條。考元明雜劇中譜此事者甚多，今傳於世者，唯明人孟稱舜之桃花人面一本。錫黼此劇，較之孟作，雖未免相形見絀，然詞采鮮妍，却亦自為可傳之作。但末折述鬼使送謝女回生一節，殊使人有蛇足之感耳。此劇未見梨園扮演者，殆亦案頭之曲也。

四色石雜劇 北京圖書館藏 乾隆間刻本

清曹錫黼撰。錫黼有桃花吟雜劇，已著錄。此本計收雜劇四種，每種皆一折。一曰張雀網廷平感世，衍翟公去官後，賓客絕跡，庭可羅雀；及其復貴，客又大集事。本於漢書，寫盡世態，頗足風世。二曰序蘭亭內史臨波，衍王羲之於三月三日宴集蘭亭事。據羲之蘭亭集序一文敷衍而成，關目單調，工穩而已。三曰宴滕王子安檢韻，衍王勃省父，路經南昌，值都督大宴賓客於滕王閣，勃以作滕王閣序驚一座事。按此故事最為盛傳，馮夢龍醒世恒言亦收焉，當神風送滕王閣話本一篇。然錫黼此劇則全據史實演述，並未涉及神怪，殊為難得。四曰寓同谷老杜興歌，衍杜甫寓同谷日，感時歌吟事。剪裁杜詩，别具匠心，意境新穎，實稱佳作。以上四劇，俱為案頭之作，故梨園中，從未見有演唱者焉。

老圓雜劇　德清俞氏藏　舊鈔本

清俞樾撰。樾字蔭甫，號曲園，浙江德清人。道光進士。官編修，提督河南學政，罷官歸，一意治經，以高郵王氏為宗，主講杭州詁經精舍，為清末樸學之宗，自少至老，著述不倦，有春在堂全集，凡五百餘卷。所製戲曲，僅見老圓雜劇一本。此劇演一老僧度化老將李不侯及老伎花退紅事，關目單簡，憑空結撰，未有所本，曲白多作禪語，然於了悟中，復含憤激之慨。此劇從無刻本，流傳甚罕，故梨園中，亦不見搬衍者也。

青虹嘯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　舊鈔本

明鄒玉卿撰。玉卿字嵐甫，江蘇長洲人，著有青虹嘯，雙螭璧傳奇二種，並有鈔本傳世。此劇凡三十齣，演董承父子事。青虹，俗作青缸，劍名，乃董承物，承付其子圓，圓付其妻伏氏，伏氏使高貴鄉覓圖之，又付以此劍，故標劇名。劇中大意，以曹操於漢末害伏后、董妃等事，不可無報，遂將後來齊王之廢，以為報應，故作幻想，言司馬師為董承之子，高貴鄉公髦為獻帝之子，以為如是而報操始快也。關目情節荒誕殊甚。考之史傳，高貴鄉古地名，漢屬元城縣，此劇竟以高貴鄉為姓名，且謂司馬師為董承之子，高貴鄉為獻帝之子，如此扭合，雖為獻帝洩憤，然太謬妄矣。張緝本廢帝張后之父，與曹操甚遠，言緝謀害伏董，亦誤。高文長則史無其人，餘不必深辯。蓋劇中情節，迥與史傳，亦不盡同於演義小說，然戲劇原有其獨特之點，為關目排場，火熾緊湊之故，不得不竄改史實，以求適宜也。此劇亦名簷頭水，意謂簷頭之水，異日所滴與前日所滴點點相似，譬之前因後果，亦無異耳。昔

年梨園嘗見搬衍此劇者。近已無聞矣。

懷香記傳奇二卷 汲古閣原刻本

明陸采撰。采有明珠記、南西廂已著錄。此記凡四十齣。衍賈充女竊香私贈韓壽故事。考晉書賈充傳載韓壽字德真。堵陽人。美姿貌。賈充辟為司空掾。充每宴賓僚。其女午窺之。見壽而悅焉。時西域有奇香。一著人。經月不歇。帝以賜充。其女密盜以貽壽。或聞其芬馥。稱於充。充取女左右婢考問。以狀對。遂以女妻壽云。采即據傳衍成傳奇。按宋元南戲舊有韓壽竊香記一種。元人李子中亦有此劇賈充宅韓壽偷香一本。俱述此事。惟已不傳。當為采作之祖本。此記第二十五佳會贈香齣。則落西廂記窠臼。而餅袍散山桃紅數曲。在旁眼偷窺。寫得歡情如許美滿。較十二紅曲正不啻青出於藍而過於藍矣。夫小姐多才。采君瑞濟川才之句。乃元曲中之最庸惡陋劣者。緣落想便俗耳。此記於梨園中已久不見搬弄也。

易鞋記傳奇二卷（滿洲傅氏藏萬曆間文林閣刻本）

明陸采撰。采有明珠記、南西廂、懷香記，已著錄。此記凡四十五齣，演程鵬舉與妻白玉孃易鞋為別，始離終合事。關目情節，淵源於陶宗儀輟耕錄卷四妻賢致貴條，頗多增飾處。程鵬舉被掠於張萬戶之家，配以玉孃。鵬舉逃去，萬戶逐玉孃於外，初入市人家為執作，以償直，既而皈心尼庵。鵬舉既貴，遣人訪之，持鞋至庵，尼見，詰問，乃知夫已大顯。鵬舉屬守臣迎請，後為夫婦。蓋所同也。按輟耕錄不載鵬舉父名。宋稗類鈔卷四家範類程鵬舉條，謂尚書文業之子。此記則云參政公輔之子，據以上二書觀之，程本名萬里，字鵬舉。此記則以鵬舉為名，而增一字曰叔遠。白玉孃乃統制白忠女，記則以為刺史白如珪。鵬舉之逃，本玉孃所勸，鵬舉疑其非真心，乃偽訴於萬戶，記則以為梅香聞其夫婦私議，而唆之於主人，萬戶聞鵬舉之詐，即鬻玉孃。玉孃臨行，與鵬舉易鞋。鵬舉遂歸宋。記則以為鵬舉、玉孃易鞋而去，萬戶見鵬舉逃去，乃遠嫁玉孃與市人家。又玉孃本萬戶所鬻，記則以為玉孃於明珠橋投水，店家周媼救之，送還萬戶，萬戶不收，媼夫婦遂撫以為女。玉孃償鏹為尼，記則以為被無賴強婚，因此出家於明淨庵。至鵬舉、玉孃本不載其父母，蓋或已去世，記則以為鵬舉父母皆存，母曰趙氏，玉孃亦父母皆存，母曰韓氏，韓氏之弟為吏部侍郎，本鵬舉父同年進士，鵬舉逃回謁韓，韓為薦達，得援恩蔭官，遂至陝西參政。如珪亦由韓薦官陝西副使。鵬舉迎父母至署，又迎得玉孃，而又適與妻父同官，並得快聚。此皆出於緣飾也。此記律文並工，結構亦佳，搬來最為動人，惟以流傳不廣，故梨園中已久未見爨演者矣。

百順記傳奇二卷（溫州傳氏藏乾隆間鈔本）

未題撰人名氏。此記凡二十三齣，衍王曾子孫三代榮華故事。因王曾以三元致位宰相，封沂國公，富貴功名壽考，一時無比，終身皆處善境，故標曰百順。全本關目多係實事，惟以王繹為王曾之孫，則誤矣。按宋史王曾本傳，曾字孝先，青州益都人。少孤，鞠於仲父宗元，從里人張震遊，善為文辭。由鄉貢試吏部、廷對皆第一。累遷至右正言、知制誥兼史館修撰。時瑞應沓至，曾入對，謂此誠國家承平所致，然願推而勿居，異日或有災沴，庶免輿議。此宜秋亭產芝一齣所從來也。位至左僕射、資政殿大學士，卒年六十一。贈侍中，謚文正。宋仁宗為撰旌賢之碑，改其鄉為旌賢之鄉。無子，養子曰繹，又以弟子融之子繹為後。據此，則曾實未有所生。而宋祁撰王曾墓誌銘，則云曾有子四人，絪、緣、縯、繹，絪、繹俱光祿寺卿，縯將作監，緣夭。四子幼時，曾養母弟皞字子融之子繹為嗣，仕至尚書兵部郎中、秘閣校理。則曾有四子，繹乃以兄弟之子為子者，非孫也。且亦不聞有狀元之選。作者以曾狀元宰相，而遂舉天下最順之境，歸諸一人，謂其祖孫狀元，一門富貴，此特理想而已。記中更以楊億女為曾次室，亦甚妄。按億與曾同時，億為學士，有文名，喜詼諧，於同官多所面謔，獨致敬於曾。嘗語曾曰：於公不敢相戲。安有以女嫁曾之理耶。記中以金蓮燭送曾歸第一段，則移蘇軾、王珪事附會裝點者耳。呂天成曲品嘗列此記於上之下品，亦未題作者名氏。然最遲亦當出於萬歷人之筆。天成且評曰：王曾無子而有子，可喜。詞亦充贍，紀丁寇事可觀云云。此記第十一召登、第十二榮歸、第十四賀子、第二十三三代等齣，昔年梨園最為盛行，至今猶有能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昇仙記傳奇二卷 北京大學藏萬曆閩富春堂刻本

未題撰人名氏此記凡三十六齣衍韓湘子度脫韓愈成仙事關目情節全本韓仙傳小說編製而成惟事多無稽純出於里巷之傳說考唐世系表韓湘字北渚愈姪老成之子長慶三年進士韓愈集中有詩題云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又有宿曾江口示姪孫湘詩二首則湘乃愈之姪孫非姪明矣賈島寄韓湘詩有過嶺行多少潮州瘴滿川之句是愈之赴潮湘本從行非邂逅不期之遇也而湘之第進士距昇歲僅四年耳後官至大理丞可知湘固愈輩人何得有神仙事耶且愈夙好奇彌月聯句一事猶為誌之其姪成仙豈不為之傳乎按唐段成式酉陽雜俎載韓愈有疎從子姪自江淮來年甚少韓令學院中伴子弟子弟悉為凌辱韓遂假僧院令讀書經旬僧復訴其狂率韓遂令歸且責之曰市肆賤類尚有一事見長處汝竟作何物姪拜謝徐曰某有一藝因指堦前牡丹曰叔要此花青紫黃赤唯命韓大奇之遂給所需試之乃豎箔曲尺遮牡丹叢不令人窺掘窠四面深及其根賫紫鑛輕粉朱紅旦暮治其根凡七日乃填坑牡丹本紫及花發色紅白歷綠每朶有一聯詩乃韓出官時詩一韻曰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韓乃驚異姪且辭歸江淮竟不願仕云據此可知韓愈自有疎從姪挾術自售非湘明甚按愈集中有詩云擊門者誰子問言乃吾宗自云有奇術探妙知天工疑謂此人段成式為愈同時人所記亦當不誣又青瑣高議亦載此事且謂韓湘送愈藍關一宿即辭去愈留之不可得作別湘詩云舉世都為名利醉伊予獨向道中醒他時定是飛昇去衝破秋空一點青既雅非愈本趣且詞意凡猥決非愈作此記律文平庸梨園亦久無纂弄者殆其傳流未廣耳

節俠記傳奇二卷 汲古閣原刻本

未題撰人名氏。此記凡三十二齣。衍唐人裴伷先事。記中以裴伷先力抗武后為節，豪結諸番為俠，合以標名。其關目情節，全據太平廣記所引紀聞中裴伷先條敷演而作。按裴伷先官太僕寺丞，伯父裴炎遇害，伷先上封事，請面陳得失。武后召見，伷先對曰：陛下先帝皇后，李家新婦，今遽自立諸武為王，誅斥李宗，自稱皇帝，臣伯父忠於李氏，反誣其罪，戮及子孫，臣深痛惜。望陛下復迎太子東宮，陛下高枕，諸武獲全。如不納臣言，天下一動，大事去矣。武后大怒，令杖至百，長流瀼州。伷先在南中，娶流人盧氏，生男愿，盧卒，潛歸鄉，歲餘事發，又杖一百，徙北庭。其可汗以女妻伷先，因致食客數千人，朝廷動靜，數日前伷先必知之。時補闕李秦授上封事，請誅流人，武后納之，發敕使十人於十道安慰流者，伷先知之，乃挈妻借三百餘人夜遁入蕃，既明，候者言伷先走，都護令八百騎追之，伷先從者皆戰死，縛伷先及妻，械穽中，具以狀聞，將報，而使者至，召流人數百，皆害之，伷先以未報，故暫免。武后度流人已死，又使使者安撫流人，而命取殺流人使者斬之，諸流人未死者放還，由是伷先得免。及唐室再造，贈裴炎益州大都督，求其後，伷先乃出，任至秦州大都督云。新唐書亦載其事，然較紀聞甚略。此記文情頗有可觀，亦出於明代中葉人之作，惟梨園中久失搬演耳。

夢磊記傳奇二卷 明末刻本

明史槃撰。馮夢龍訂。槃字叔考。浙江會稽人。所製傳奇至富。有合紗、櫻桃、鶼釵、雙鴛、瓊花、梵書等十二種。惟多不傳於世。此記凡三十五齣。演文景昭劉亭亭遇合事。一名巧雙緣。記中文景昭夢神仙示以磊字。云婚姻富貴皆由於此。故名夢磊。全記關目。泰半出於虛構。記中稱劉逵嘗觀察江南。官戶部侍郎。時以蔡京專權。乞休林下。又逵起中書侍郎。上疏論京。爲京所排。命使高麗。按逵使高麗在前。拜中書在後。拜

中書本由兵部。亦非戶部。至逵貶後。未嘗入中書。記言再入。與史傳俱不合也。考史所載。元祐黨碑之毀。實因劉逵之言。記作徽宗夢司馬光等訴寃而毀。甚謬。劉逵婦兄章綖。蓋即記中所謂章子春者。其情節全出杜撰。記中朱勔事蹟。雖據史傳。然四丈之石。本非出於劉逵家。此則附會。按勔之橫。自政和中。其誅在靖康初。而毀黨碑爲崇寧五年事。此記併合爲一時事。亦誤。考宋用臣。元祐初被謫滁州。其非忤蔡京可知。且與徽宗時相去甚遠。記中情節。不過借入點綴。不必論其事之必實也。至蔡薿實中狀元。此記作者惡之。故云改與文景昭耳。總之。記中劉逵、蔡京、蔡薿、宋用臣、朱勔雖係同時。然其事蹟。未盡屬實也。此記傳流不廣。故梨園中久無搬弄者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量江記傳奇二卷 明末刻本

明佘翹撰。馮夢龍訂。翹字聿雲。安徽銅陵人。著有量江記。賜環記傳奇。今惟此記尚傳於世。此記凡三十六齣。演樊知古量江故事。考宋史樊知古傳。稱知古初在南唐。舉進士不第。遂謀北歸。乃漁釣采石江上數月。乘小舟載絲繩維南岸。疾棹抵北岸。以度江之廣狹。遂詣闕上書。言江南可取狀。解褐授舒州軍事推官。嘗啟於上。言老母親屬在江南。恐為李煜所害。願迎至治所。即詔煜令遣之。煜厚給齎裝。護送至境上。釋文瑩玉壺清話。亦載樊知古舉於鄉。不獲第。因謀北歸。以釣竿漁於采石江。凡數年。橫長絙量江水之廣深。絙或中沉。陰有物波底助起。心知其國之亡。遂仗策謁太祖。送學士院本科及第。遣湖南督匠造黃黑龍船。於荊南破竹為艭。數千艦由荊南而下。舟既集。就采石磯試焉。密若胼脅。不差尺寸云云。翹即取此事。衍為傳奇。惟南唐未嘗有樊知古毋妻没入掖庭之事。係妝點者。然而証後主矣。又劇中弓泊即張泊。存其姓之偏旁耳。呂天成曲品。嘗列此記於上之下品。且評曰。樊若水事奇。全守韻律。而詞調俱工。一勝百矣。此記久未見梨園有爨演者。殆其傳不廣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酒家傭傳奇二卷 明末刻本

題姑蘇陸無從欽虹江二稿。同郡龍子猶更定。無從名弼。一名君弼。江蘇吳縣人。或云江都人。貢生。好博涉。多所撰述。著有正始堂集。存孤記傳奇等。虹江亦吳縣人。事蹟無考。據此劇卷首所題。蓋龍子猶取陸欽二稿改定而成者。龍子猶即馮夢龍。有雙雄記萬事足已著錄。此劇凡三十七齣。衍漢末李燮避仇傭工於酒肆之故事。按後漢書李固傳載。固漢中南鄭人。司徒郃之子。大將軍梁商嘗請為從事中郎。沖帝即位。除太尉。與梁冀參錄尚書事。及質帝被鴆。議立嗣。固引司徒胡廣司空趙戒。先與冀書。謂清河王蒜年長有德。當立。先是蠡吾侯志當取冀妹。冀欲立之。眾論既異。冀意氣凶凶。自廣戒以下莫不懾憚之。而固獨與杜喬堅守本議。冀愈怒。乃說太后先策免固。竟立蠡吾侯。後歲餘。劉文劉鮪等謀立蒜為天子。冀因此誣固與文鮪共為妖言。下獄。太后明之。乃赦焉。冀畏固名德。終為己害。乃更據奏前事。遂誅之。州郡收固二子基茲於郾城。皆死獄中。小子燮得脫亡命。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冀乃露固尸於四衢。固弟子汝南郭亮。左提章鉞。右秉斧鑕。詣闕上書。乞收固尸。遂守喪不去。夏門亭長呵之。太后聞而不誅。聽得歸葬。初。固既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三子歸鄉里。時燮年十三。姊文姬為同郡趙伯英妻。賢而有智。見二兄歸。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乃豫謀匿燮。託言還京師。人咸信之。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成感其義。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內。令燮姓名為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陰相往來。燮從受學。酒家異之。意非恒人。以女妻燮。十餘年間。梁冀既誅。而災眚屢見。乃存錄大臣冤死者子孫。於是求固後嗣。燮遂還鄉里。姊弟相見。悲動傍人云。此劇關目情節。全本史傳渲染而成。律文俱佳。惟惜梨園久無搬演也。

精忠旗傳奇二卷 明末刻本

明李梅實撰。馮夢龍訂。梅實湖北西陵人。事蹟無考。此劇凡三十七齣。衍岳飛精忠報國事。考馮夢龍嘗曰。舊有精忠記。俚而失實。識者恨之。從正史本傳。參以湯陰廟記事實。編成新劇。名曰精忠旗。精忠旗者。高宗所賜也。涅背誓師。岳侯慷慨大節所在。他如張憲之殉主。岳雲銀瓶之殉父。斷王諸君之殉友。施全隗順之殉義。生死殊其激於精忠則一耳。編中長舌私情。及森羅殿勘問事。微有妝點。然夫婦同席。及

東窗事發等事。史傳與別紀。俱有可據。非杜撰不根者比。方之舊本。不逕庭乎。蓋此劇乃參照史傳改編而成者。按此劇第四逆檜南歸齣敘。凡朮與檜妻狎褻。雖覺過當。然宋人小說中。曾有同席語。而宋史秦檜傳云。檜與妻王氏及婢僕一家。航海歸行在。自言殺監已者奪舟而來。朝士多疑之。惟宰相范宗尹力薦之忠。則非盡無因也。第十三蠟丸密詢齣檜妻定場白云。奴家王氏。王次山之女。按檜妻王珪女孫。劇謂次山。乃王次翁字。慶曾非珪子也。慶曾與檜極厚。其子孫作王次翁家傳云。檜奪張俊韓世忠岳飛三大帥兵權。皆次翁為參政府。與檜密謀所致。故此劇以檜妻為次翁女。以辱之。第二十八銀瓶墜井齣謂飛妻亦投井死。則係點綴生情耳。第三十忠裔道鬻齣。稱飛子雷霖震靄皆徙嶺南。震靄年幼。俱死於途。然此與史不合。震後為朝奉大夫。提舉江南東路茶鹽公事。霆後為修武郎。亦不名靄也。其餘關目盡與史實相符。至於結構排場。甚稱謹嚴。情文亦佳。惟以

精忠記久已盛傳梨園。故此劇流行未廣。遂無聞矣。

雙雄記傳奇二卷　明末刻本

明馮夢龍撰。夢龍有萬事足，已著錄。此記凡三十六齣。演丹信、劉雙二人節義故事。標名雙雄者，因丹劉俱以武功顯也。略云：丹信吳之東山人，與友劉雙，幼相契合。其叔丹三木者，本宄徒也。妻每勸其分析家資。三木不從，其妻因而病卒。三木憤妻之言，信而死。又慮終欲分析其產，必欲置信於死地。遂鳴於官，并其友劉雙，亦鍛鍊入焉。後倭寇起，許罪人可疑者立功贖罪。信與雙素諳兵略，從征擒賊，以功授正千戶。官至征東將軍。按此記有總評曰：世俗骨肉參商，多因財起。丹三木之事，萬曆庚子辛丑間實有之。是記感憤而作。雖云傷時，亦足警俗云。據此可知記中關目，乃作者鄉里故事。禦倭亦係史實。惟第二十一龍神遣救、第二十二龍神拯溺、第二十六二女男裝、第三十藥度劉翁等齣情節，當出於妝點。至劉雙所娶黄素娘事，殆亦無據者。呂天成曲品列此記於上之下品。且評曰：聞姑蘇有是事。此記似為人洩憤耳。事雖卑瑣，而能恪守詞隱先生功令，亦持教之术也。緣夢龍此記，律法排場，並皆佳妙，可謂當行之作。惟惜梨園久失饗衍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畫中人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崇禎間刻本

明吳炳撰。炳字石渠，號粲花主人，江蘇宜興人。萬歷己未進士，歷官至江西督學。隆武中江西陷，從建昌入桂林。時永曆建國，遂擢吏部尚書。不三日，即拜東閣大學士。及武岡陷，爲孔有德所執，不食死。至乾隆中，賜謚忠節。炳少時即喜製曲，與阮大鋮齊名，然人格則薰蕕矣。戲曲作有畫中人、療妒羹、綠牡丹、西園記、情郵記等傳奇，俱傳於世。此劇凡三十四齣，演庾啟、鄭瓊枝姻緣事。略謂庾啟與鄭瓊枝有緣，華陽真人贈以美人圖，令人拜喚。瓊枝生魂竟與啟交接，其真身得病而亡。停柩寺中，長明發而活之，遂成夫婦。劇中每云畫兒裏愛寵，乃此劇標名之因也。全劇關目，雜采馮夢龍情史所載趙彥張擇、萬棠諸條，串合衍成。又借用倩女離魂事，更彷彿湯顯祖之還魂記，惟細繹詞意，有不僅摹效還魂記者。如第二圖嬌、第四玩畫、第七呼畫諸齣，固是玉茗化身，可以無論。第十二拷畫，絕似西樓記之庭譖齣；第十六攝魂，絕似紅梅記之鬼辨齣；第十八再畫，絕似幽閨記之走雨齣；第二十一魂遊，又似西樓記之樓會齣。此劇可謂集大成者也。石渠諸作，局度雖狹小，而結構甚爲謹嚴。劇中以華陽真人爲一部主腦，而以幻術點綴其間，蓋因排場冷靜，藉此妝點熱鬧，亦調劑法也。夫明人以填詞之法施諸戲曲，亦惟石渠最工。明初之作，專尚本色，自香囊記以妍雅爲宗，而中葉復如曇花、玉玦等記，專重塗澤，去元愈遠。石渠諸作，則雅而不巧，腴而不艷，字字從性靈中發，遂能於研鍊中別闢蹊徑也。此劇於梨園中久未見有搬衍者，或其傳不廣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療妬羹傳奇二卷 北京大學藏崇禎間刻本

明吳炳撰。炳有畫中人，已著錄。此劇凡三十二齣。演喬小青事。略謂維揚才女喬小青，嫁武林馮生為妾。大婦不容，分院以處小青，而阻其大使，不得復見。馮戚有楊夫人者，憐而臨問焉，嘗假書以讀。小青最喜牡丹亭曲，為讀新詞題之，後卒齎恨而歿。此事艷絕千古，人皆樂道之。或謂小青兩字，蓋拆情字為之，並無其人，乃文人好事者所寓言耳。然考施閏章愚山詩話云：小青詩盛傳於世，或謂實無其人，蓋拆情字為小青耳。予至武林，詢之陸麗京圻，陸曰：此故馮具區子雲將之妾。所謂某夫人者，進士楊廷槐元蔭妻也。楊與馮為親舊，夫人雅語文史，故相憐愛，頻借書與讀，嘗欲為作計，令脫身他歸，小青不可。及夫人從官北去，小青貽書為訣，書中云云，皆實錄也。小青以命薄甘死，寧作霜中蘭，不作風中絮，豈徒以才色動哉。余謂小青固能詩者，恐不免文人潤色。陸曰：西湖上政少此捉刀人。據此則小青真有其人，決然無疑，刻詩詞書札，章章可考耶。至於諸家紀載，未及其姓氏，亦自有故。小青本姓馮，因歸馮，故諱之。今此劇以為喬姓，喬者假定之謂，乃臆造考耳。且此劇更以小青改嫁楊不著，實屬無謂，蓋由於文人作劇，須當場團圓，不得不借一文墨之士作為收煞也。此劇結構謹嚴，文詞尤悽惻動人。以第四梨夢、第九題曲、第十四絮影、第二十一畫真、第二十四哭東諸齣為最至梨園中，今尚傳唱者，僅題曲、澆墓二齣，推通行之澆墓曲，又與此劇第十七弔蘇齣不同，文亦幽艷，未知出自誰手也。

綠牡丹傳奇二卷 崇禎間刻本 滿洲傅氏藏

明吳炳撰。炳有畫中人、療妬羹，已著錄。此劇凡三十齣，演謝英、顧文玉二生事，而柳五柳、車尚公皆不知文字者也。吳興沈重投閒家居，有女婉娥及笄矣。雅負文譽，庭有綠牡丹，重嘗命女作一絕句，詩頗可誦。時重欲為之擇壻，而難得其選，因舉文社，邀舊家子弟考其殿最，為擇配地。柳五柳、車尚公、顧文玉皆與焉。顧亦有文譽，惟柳、車二子恐不成文，心中惴惴不自安。柳因倩謝英捉刀，車則求其妹靜芳代筆。及試之日，題即綠牡丹，柳、車二子得人代作，巍然前列，顧列第三。柳、車遂目空一切，幾忘卻文非己出矣。車注意沈女，柳則窺靜芳。靜芳逆料柳非能文者，且詗知柳之試作為謝英代草，心頗屬意。及柳來訂昏，靜芳云須面試文字。柳仍丐謝代稿，謝故作打油詩以絕其望。其後沈重再舉社集，嚴加防範，柳、車二子皆託疾，未終卷而去。於是重即以己女婉娥許文玉，而以靜芳許謝生云。按石渠此劇為烏程相國攻訐復社之端，當張天如之創興復社也，湖州孫孟樸實為司

郵，介紹兩浙子弟。時烏程相國弟育仁欲入社，未許，因倩石渠製此劇誚之。浙中梨園爭相爨演，社中人訴諸學臣黎元寬，黎即究作者主名，下育仁僕於獄，枷楊書賈，出示厲禁，而畫江烏程從此遂開大釁矣。劇中柳五柳、車尚公、范思訶，蓋指王元祉、陳章侯輩，而沈重則影射張天如、周介生也。詳見陸桴亭復社紀畧及張秋水冬青館集。明季黨人以詞曲為戈鋋，亦風氣所趨也。此劇排場結構緊湊可觀，律文亦頗工整，而科諢至佳，惟梨園中今已失爨弄者矣。

西園記傳奇二卷　滿洲傳氏藏崇禎間刻本

明吳炳撰。炳有畫中人。療妒羹。綠牡丹。已著錄。此記凡三十三齣。演張繼華王玉真配合事。略謂武林趙禮。罷官林居。卜築西山僻處。名曰西園。夫人梁氏。子維權。女玉英。字王氏子伯寧。禮故人王孝廉者。早卒。遺女玉真。梁氏愛之。其所居與西園鄰。英真相得。如兄弟焉。伯寧與維權同窗。蠢騃無賴。英頗知之。抑鬱不快。時邀玉真過談。以遣愁悶。張繼華者。襄陽才人。與武林名士夏玉善。繼華遊浙。主於其家。一日閒行至西園。席地假寐。玉真在樓上。偶折梅花一枝。失手墮繼華面。繼華驚醒。侍婢翠雲適以尋花至。因還之。詎真嫌花經男子手。不欲受命。仍返之。拾得者。繼華大喜。以為美人屬意。遂口占絕句。囑翠雲誦於其主。并乞通姓名。歸寓。訴於夏玉。玉告為園主女趙玉英。翌日。繼華復往西園。與禮相值。禮展詢邦族。恨相見晚。邀入款留。遂館其家。時玉英病。覓醫問卜。合家騷然。繼華意必折梅者。心甚憂之。亡何。英竟死。繼華適他出。反。園與玉真遇。疑英病愈。要而與之語。真疾走還家。訝甚。詢之館童。則云玉英已卒。大恐。以為遇鬼。託故欲行。趙父子堅不許。繼華不得已。乃曰不耐園居。願得別院。是時玉真已過房為趙女。即以玉真舊宅館繼華焉。玉英之亡也。伯寧知趙撫真。懇夏玉為媒。玉曰。彼王孝廉女。與君同姓。是烏可者。維權聞之。亦斥其妄。反囑玉為繼華任蹇修。玉頷首肯。以禮新傷其女。未敢晉言。繼華則祇知玉英已亡。初未審有玉真。在時念玉英不置。年餘夏為議婚。趙禮許諾。而繼華不可。強之始如命。及婚夕。繼華睹玉真面。駭為遇鬼。欲奪門出。翠雲侍側。堅持之。急問故。繼華故識雲。心稍定。歷述始末。知其誤。亦舉前後事。逐一證明。始釋然云。此記關目生動離奇。全出假託。記中玉真玉英。一生一死。就兩人上分寫。各極其妙。描摹王伯寧。雖屬俗物。而語語爽快。第三十冥拒齣。尤為千古奇文。混江龍曲。痛詈紈絝子弟。寄生草曲。則調侃文人。此等妙人妙語。出諸淨腳口吻。宜擊唾壺歌之。明人傳奇。凡淨丑諸色。皆不從身後着筆。此作直是創格。末齣道場。車遮韻。純用入聲。尖刻流利。允稱絕作。

惟惜梨園中已久失爨弄也。

情郵記傳奇二卷（滿洲傅氏藏崇禎間刻本）

明吳炳撰。炳有畫中人、療妬羹、綠牡丹、西園記，已著錄。此記凡四十三齣，演劉乾初、王慧娘、賈紫簫遇合事。記中以三人神遇，均在郵舍，故曰情郵。略謂劉乾初、蕭一陽至契也。蕭任青州太守，遣使邀劉。劉過黃河驛，題詩於壁而去。有王仁者，官揚州通判，適樞密何乃顏差官至揚，選美妾自娛，勒令王仁刻期進送。王以時迫，命愛婢紫簫偽飾己女以進。樞密大喜，權王長蘆都轉。是時黃河水溢，紫簫由陸路進京，而王挈眷赴長蘆任，先過黃河東驛。驛丞趙愛軒，王舊識也，苦邀一飯。少作句留，王女慧娘見劉題詩，無端思慕，依韻和之。甫成四句，而王已催迫上道矣。紫簫陸行甚遲，及至此驛，閒階小步，瞥見劉詩，已心服其佳，繼見和作，類慧娘筆，疑怪莫釋，蓋紫簫行時，尚不知王陞任長蘆也。因將慧娘詩續成而去。時劉至青州，蕭已轉盧龍節度，怏怏而返，過舊驛，見二女和詩，不暇細詰，以為樞密愛妾所題，即轉轡入京，追之，困頓逆旅。幸遇青州舊役，偕上盧龍，故人慰藉，而劉已病

矣。紫簫入樞密府。遭大婦奇妬。即遣出簫。以千金購歸。轉贈於劉。及樞密遣使相索。已定情矣。簫生此。為樞密誣奏免官。後劉應試及第。上書劾樞密。樞密遂敗。王仁以獻女得官。即著劉乾初勘問。於是劉上疏直陳。為王仁辨雪。慧娘亦卒歸於劉焉。按此記關目。據元人戴善甫之陶學士醉寫風光好雜劇。衍變而成。至其排場。最稱工密。故呂葯庵書比此記如武夷九曲。蓋其用意。實似剝蕉抽繭。愈轉愈雋。不獨九曲而已。第二十八賒許第三十夢因兩齣。於明人曲中。罕能及者。石渠諸作頭緒皆簡。獨此記刻意經營。文心之細。絲絲入扣。有意與阮大鋮爭勝也。餘如第五闈恨第七題驛第十三補和第十四見和第二十三追寵等齣。各曲可謂嘔心雕肝。達難達之意。言難言之情。使人莫知其用筆所在。絕非後人所能摹效者。惟惜梨園中久失爨演矣。

永團圓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 崇禎間刻本

清李玉撰。玉有一捧雪。人獸關。已著錄。此劇凡二十八齣。演蔡文英江蘭芳江蕙芳締合事。略云。金陵蔡文英。家貧未娶妻。父江納。嫌貧悔婚。蔡訟之官。府尹高誼欲訊江女蘭芳心意。會蘭芳夜走。不知所之。遂以其妹蕙芳妻之。先是蘭芳聞父悔親。欲投江死。人救之得免。復為盜所獲。歷盡艱辛。其後高誼陞山東巡撫。緝獲羣盜。因得蘭芳。以為義女。會蔡生中進士第。受兗州寧陽縣尹。謁見之後。高即以蘭芳歸焉。按劇中謂蔡文英狀元商輅一榜。則似實有其人。至府尹高誼。字雲天。出於杜撰。寓其高誼薄雲天。能不受賄而成全蔡文英也。全本關目。如蔡文英贈衣之俠客。江納設計之訟師。諸生鬨詬。二女喧爭。江納前倨後恭。賈官求利。得辱種種。描摹曲盡世情。江納初靳一女。後反二女皆歸於蔡文英。題曰永團圓。似為蔡幸。實以為悔親者之懲戒耳。其第四會釁第七詭離第八紿使第九控休第十三計代第十四巧合諸齣。昔年梨園中最稱盛演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占花魁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崇禎間刻本

清李玉撰。玉有一捧雪人獸關永團圓已著錄。此劇凡二十八齣。演秦種與莘瑤琴配合事。以瑤琴墮入青樓改名王美娘稱花魁娘子。而秦種得之故名占花魁。考馮夢龍醒世恒言卷三。有賣油郎獨占花魁一本。亦衍此事。抱甕老人之今古奇觀卷七。復收之。又馮夢龍情史卷五史鳳條附錄引云小說有賣油郎。實即此本。然此故事起源甚早。或為宋時傳來之話本。亦未可知。此劇情節關目。與小說所述。頗有異同之處。秦種之父良。小說謂係經紀人。劇云本种世衡部將。小說謂瑤琴嘗受吳八公子之辱。劇則云係万俟公子。小說中謂秦良為法相寺香火道人。此劇無之。劇稱秦良從楊沂中破劉豫。以功擢大尉。亦非小說所有也。至劇中秦良為金人所拘。置之冷山。乃借用洪皓事。籠盛卜喬事。則出於西湖遊覽志李玉此劇律文亟工。第九齣勸妝全填北詞。更為神來之筆。第二十齣種緣南詞一套。用車遮險韻。而能遊刃有餘。亦才大不可及也。昔年梨園此劇嘗見爨弄者。為第九勸妝第十品花第十二一顧第十四再顧第十八探芳第二十種緣第二十四歡叙諸齣。至今尚有能歌之人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眉山秀傳奇二卷 北京大學藏順治間刻本

清李玉撰。玉有一捧雪、人獸關、永團圓、占花魁，已著錄。此劇凡二十九齣，衍秦少游蘇小妹故事。劇中王介甫語蘇老泉云：眉山秀氣盡鍾君家矣。故以標名。考棋書初編載世傳蘇子瞻有小妹，嫁為秦淮海之妻，而造為無稽之談以實之，皆妄也。按墨莊漫錄云：延安夫人蘇氏，丞相子容女也，有詞行於世，或以為東坡女弟，適柳子玉者所作，非也。菊坡叢話云：老蘇先生之女，幼而好學，慷慨能文，適其母兄程濬之子之才。作詩曰：女母之兄，汝伯舅求以厥子。東結姻鄉人，婚嫁重母族，雖云不肯將安云。人言蘇子無妹，卻有此詩。然則子瞻固有二妹，一適柳子玉之子，一適程之才，第非秦淮海耳。按馮夢龍警世通言卷十一、抱甕老人今古奇觀卷十七並有蘇小妹三難新郎話本一種，亦述秦蘇韻事。此劇關目情節或本眉山實事，或淵源話本小說，以及流俗相傳佳話，攢簇成編，點綴生情，真偽參半，以悅耳目也。此劇謂蘇老泉嘗與黃山谷遊。按山谷與東坡年齒相遠，於老泉亦未見有往還詩文。老泉抵京時，東坡兄弟方少年，山谷恐尚幼，未能在京也。賓白中敘出東坡戲小妹蓮步本移簾閣內，梅妝已到鏡臺前。小妹答：忽聞手裏有聲傳之句，雖載坡仙集諸書，亦未可信。劇中王介甫如意君中峽水之說，亦出小說中峽水事，蓋因李德裕屬人取中泠泉，其人誤取其相近者為德裕指出，故移於東坡，以作話柄。長沙伎文娟事，見義倡傳，但無文娟之名，又伎本殉少游，未嘗得相從。劇特作團圓耳。劇中謂少游遷謫後，亦召還館閣，按少游卒於藤州，山谷詩有對客揮毫秦少游，西風吹淚古藤州之句，未嘗復還也。又王介甫半山堂事，係本於京本通俗小說及馮夢龍警世通言卷四之拗相公，餘恨半山堂話本，至東坡夢中示現為五戒前身事，亦出於馮夢龍古今小說卷三十之五戒禪師私紅蓮話本。總觀此劇，結構精嚴，頗適爨弄，而詞旨超妙，雅麗工諫，洵為佳作。其第四品增第七婚試兩齣，昔年梨園中最為習演者也。

太平錢傳奇二卷 舊鈔本 滿洲傅氏藏

清李玉撰。玉有一捧雪人獸關永團圓占花魁眉山秀已著錄。此劇凡二十九齣。演張老韋文姑配合事。劇謂張老以太平錢聘韋氏。故以標名。關目情節取材於唐人李復言續玄怪錄張老一條。敷衍而成。然事本出於梁天監中。作者乃改作唐開元時。且以明皇命張老鬥法等事。穿插劇內。以為點綴。按韋文姑之兄名義方。此劇既以張老為唐人。並改義方名曰固。而以定婚店事。增入義方名下。蓋兩種情節。豔異新奇。動人觀聽。又皆韋姓。故紐合之。以為關目也。通本排場。謹嚴可喜。律文亦甚工整。昔年梨園頗有纍弄者。近年則無聞矣。

聚寶盆傳奇二卷 舊鈔本 滿洲傅氏藏

清朱㿥撰。㿥有秦樓月已著錄。此劇凡三十齣。演明初沈萬三得聚寶盆致富事。按何孟春餘冬敘錄謂。舊傳沈萬三者。家有聚寶盆事。云在沈氏貯少物物經宿輒滿。百物皆然。他人試之不驗。事聞太祖。取入試。不驗。遂還沈氏。沈氏籍沒。乃復歸禁中云云。董穀碧里雜存。亦載此事。蓋當時里巷塗說。婦人孺子莫不知有沈萬三者。且為作者鄉里故實。故譜成戲曲。非盡憑空臆造之作。此劇關目新穎。排場謹嚴。歌臺纍衍。甚有可觀。至於曲律詞章。亦復工妙。昔年梨園嘗有搬者。至近年始無聞也。

朝陽鳳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 康熙間刻本

清朱傕撰傕有秦樓月聚寶盆已著錄此劇凡二十入齣衍海瑞事劇中以海瑞直名頗著故標曰朝陽鳳略謂海瑞秉性忠直成進士授淳安知縣清介自持值毋誕貧無所措與僕貸錢且典朝衣設筵以祝時定國公奉命督餉每縣三千兩遣吏之淳安值瑞毋壽吏肆威擊鼓瑞怒笞之械詣定國府與算餉額足仍多餘定國無以難服其耿直特薦於朝授兵部主事尚書張居正一日賞花瑞銜席且進戇詞居正怒令至海外封王多年不復召瑞家無以生賣婢紫臺於居正家時居正大拜擅權用事囑考官推其子懋脩為魁新進士陳三謨撰聯語以譏之居正怒捕至家禁密室欲置之死紫臺夜半聞其泣聲且覘器宇不凡縱令逍走當三謨在居正密室見所堆積本章多請召瑞還朝者皆概置未答三謨竊擬票令急召還朝居正不知誤下部科瑞由此得還遷長憲臺三謨叩告居正瑞上疏劾居正罪居正激帝怒責斬瑞及三謨定國公立奏於朝且極言居正植黨驕橫事帝命與大學士申時行王錫爵會讞皆以瑞忠讜直居正仇陷善良乃免瑞議授謨官遂居正並以紫臺賜三謨婚焉此記關目任意牽合以助波瀾然與史實致相背謬按海瑞於隆慶間已擢蘇松巡撫不應至張居正時尚為兵部主事居正既未嘗為兵部尚書然瑞亦從未出使也此劇蓋以居正當國瑞歸林下群臣薦瑞者多居正抑而不用至萬曆十一年張四維申時行力矯居正之弊居正所擯悉召還朝瑞擢吏部侍郎旋遷右都御史作者以瑞清名最著而久抑於居正抒積詆斥假瑞發揮復借定國公勳成以鳴鼓樹幟泄其不平之鳴耳昔年梨園此劇頗有爨弄者至近日則已失傳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艷雲亭傳奇二卷（滿洲傅氏藏舊鈔本）

清朱佐朝撰。佐朝字良卿，江蘇吳縣人。生平事蹟已無可考。所製戲曲最富。今存者有艷雲亭、錦雪裘、御雪豹、蓮花筏、乾坤嘯、奪秋魁、漁家樂、軒轅鏡、五代榮、牡丹圖、石麟鏡、瓔珞會、雙和合、四奇觀等傳奇。其未見或已佚者，則有埋輪亭、一品爵、太極奏、玉數珠、贅神龍、飛龍鳳、瑞霓羅、萬花樓、建皇圖、萬壽冠、寶曇月、清風寨、血影石、一捧花諸曲。又吉慶圖、九蓮燈、壽榮華三種，僅有散齣傳世。其中四奇觀、一品爵、埋輪亭三劇，傳為佐朝與李玉、朱皞等合撰者。蓋佐朝當生於晚明，至清初猶存耳。此劇凡三十二齣，演洪繪、蕭惜芬離合事。略謂秦人洪繪遊學汴京，樞密使蕭乳韶為女惜芬擇壻，門生鮑卜明以繪文進，鳳韶歎賞，召至家，欲面試之，而繪適遊艷雲亭，醉後入蕭宅。惜芬方與乳母遊園，賦梅花詩一首，忽見繪醉臥石上。乳母言鳳韶擇壻事，惜芬令乳母以詩索和，繪立就之，而醉未醒。惜芬見詩，甚屬意焉。時鳳韶歸，怒繪醉酒，使人扶出園門，不復言姻事矣。平章王欽若嘗艷雲亭，選繡女以悅真宗。鳳韶疏彈之，欽若怒。西夏趙元昊反，遂薦鳳韶率兵往，而矯旨取惜芬入艷雲亭。他日洪繪往探蕭，詢乳母，以惜芬臨行時題詩予之。詩若有恨繪意，繪感慟欲絕，遂往艷雲亭叩閽，言惜芬實己妻，痛詆欽若亂政。真宗立命欽若盡遣諸女。欽若怒，命家將畢宏殺繪，而監惜芬不放還家。畢宏遇繪，欲殺，有卜者諸葛暗，瞽目無所見，突衝兩人，繪得逸去。宏慮欽若罪己，問卜於諸葛暗，而繪亦投宿諸葛所居廟中。宏又欲殺繪，暗占卦象，力云不可，令少頃當有警。宏睡夢間見武侯怒擊之，懼而釋繪，因并之儀曹引惜芬出，令詐作瘋癲，逃以避禍。宏遂自刎死。鳳韶征元昊，被圍七表請救，欽若修齋不理。洪繪兄遠，精武藝，其妻上官瓊珠，美且勇。遠往汴覓弟，道經許州，亦困城中。鳳韶迫欲自盡，遠救止之，與潰圍出。追兵將至，瓊珠往泰山進香，舟泊其地，兩人遂渡以免。瓊珠為鳳韶畫策，使獻己於元昊以為內應。元昊納瓊珠，以方攻汶上，未之幸，以遠為千總，奉瓊珠守許州。鳳韶敗問至京，真宗怒欽若不救，謫封疆

立命征之。至則大敗。為亂兵所殺。真宗思洪繪叩閽時。力詆欽若。下詔求之。舵卜明冒名往。受職方司招撫元昊。初畢宏之繼惜芬。言諸葛斷謀之神。令往求之。惜芬詐癡。日間行乞。晚依諸葛。惜分乳母無所依。憑媒嫁於諸葛。見惜芬。相依而居。諸葛聞洪繪受官。喜往謁。卜明遂并賺取惜芬。甫至宋。而招撫命下。立趣登程。乳母知非繪。告於諸葛。諸葛遂以假官事叩閽。有旨命內監往逮。時鳳韶及繪皆至許州。為遠卒所獲。遠因與瓊珠擁鳳韶為師。據許州以討元昊。元昊兵至。戰敗被殺。鳳韶奏捷。中途遇內監與卜明。證其偽奏。罪卜明。以惜芬歸繪。於是鳳韶複原官。遠。繪弟兄。一門均受封爵焉。全本關目。憑空撰出。俱非史實。宋時樞密使從無蕭鳳韶者。王欽若與趙元昊並不同時。亦未嘗遇害。閉門修齋。乃欽若出守天雄軍事。至趙元昊兵。不得至許州。亦未被殺。皆出於假託耳。佐朝此劇律文並工。最適爨弄。髙奕新傳奇品。嘗評其作曰。「八音繁鳴。時見節奏」。此劇第十四殺扇。第十五放洪。第二十癡訴。第二十一點香四齣。昔年梨

園。最稱盛唱。至今猶有能者也。

錦雲裘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舊鈔本

清朱佐朝撰。佐朝有豔雲亭，已著錄。此劇凡二十八齣。演衛化龍以錦雲裘覆韓舞霓，後成夫婦事。略謂：燕上大夫韓仲女舞霓，仲使魏，下大夫卜成輔行，以女託其舅田允。仲至魏，爲成所賣，魏相趙秘留仲，獨遣成歸。成譖仲降於魏，燕王信之，捕仲家屬。舞霓懼而逃。有衛化龍者，奉母曾氏，有孝行，貧不能存，居仲園草舍。舞霓聞其孝，心憐之，贈金，命出外尋立身地，而留其母爲伴。捕者至，曾氏偕舞霓出走，化龍至魏，無所遇，乞於路。茶媼李氏女青青收化龍爲傭保。趙秘之壻花有容強納青青爲妾，青青不從。化龍毆有容從者。有容訴之官，枷化龍於市。青青往探，而有容方命僕毆化龍，化龍以枷觸有容立死。比到官，青青供係己殺，縣令釋化龍，而拘青青於後堂，令妻見令有狎侮心，潛縱青青去。秘欲殺青青，不得，而舞霓適逃入魏，捕者竟執送秘，以爲青青，將斬於市。化龍劫之，不能脫。秘欲並斬之。化龍言女非青青，乃燕大夫韓仲女也。秘念仲方抗己，留其女爲媵，可以辱仲，乃釋女，而用化龍爲家將，以錦雲裘賞之。追逼舞霓不從，怒而擊死。令化龍投諸河。化龍覆以裘，暫去，將覓地埋之。舞霓復活，有飛天毋夜叉令狐氏者，嘯聚五龍山，徧掠女子爲裨將。青青、曾氏均爲所得，又掠舞霓，悉用爲將。秘念己殺舞霓，他日仲還國必報怨，不如并殺之，乃使化龍刺仲。化龍反以秘謀告仲，回身殺秘，而隨仲還燕。因田允奏使魏曲折，燕王乃治卜成罪，復仲官，使允率化龍討五龍山賊。賊誘化龍入，擒之，欲用爲將，使曾氏與語，以舞霓、青青配之。四人合謀殺夜叉，以降。舞霓、青青並歸化龍焉。關目情節，純出虛構，指爲戰國時事，尤荒誕無據。毋夜叉事，與沈德符野獲編卷二十九婦人行劫條所載萬曆間毋大蟲事相類，疑爲所本。此劇結構緊嚴，排場火熾，頗適嬰弄。梨園昔有演者，近已失傳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蓮花筏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 康熙間鈔本

清朱佐朝撰。佐朝有艷雲亭、錦雲裘、御雪豹。已著錄。此劇凡二十八齣。演姚秉仁齊國用兩家離合事。略謂。揚州船戶姚秉仁。其弟秉義。從軍多年。不相聞。有子良。女關關。皆喜讀書。山東巡撫齊國用。亦揚州人。迎夫人周氏及女玉符。往任所。雇秉仁船。玉符一見關關。喜甚。晨夕不離。見其兄風貌。亦頗悅之。舟至濟南。國用赴京議事。不便入署。命夫人及女暫留舟中。玉符與關關益莫逆。且屬意於良。而秉仁亦微覺其事。遂以良兄妹寄其妻毋糧船上。先後入京。時安南兵叛。都御史商瞿。檄各省巡撫會議。廣東巡撫李諫名。窺宰相意主和。國用面折之。諫名大怒。譖於時相方鼎。而令人監守國用。且偽作家書。言以梗議入獄。命女玉符和番。以贖己罪。玉符聞信。即隨官校行。迨晚覓舟。暫寄玉符。而其舟即秉仁妻毋之糧船也。關關與相見。具悉和番情事。乃囑兄良挈玉符以竄。己代和番。方玉符行後。齊夫人即入京探國用。及相見。知國用止罷官。未嘗入獄。而和番乃詭計也。國用揣

諫名為之。懷刃赴廣而去。欲雪此恨。夫人亦孑身隨往。而秉仁妻毋。以失二甥。告秉仁。徬徨無計。適遇齊夫人。因同入廣。良與玉符偕行。覓得其故舟。玉符命良往邊關訪妹。己則居舟以待之。總河張憲扶。忠義士也。疏請勤王。朝庭即擢為元帥。聞和番事。怒甚。便部將姚秉義等設計誘敵。且令殺和番女子。果大困敵。而秉義鞫問和番女子。則巡撫國用之女。為父贖罪者。念其父忠女孝。舍不殺。而養於家。及細詢之。乃其姪女也。安南兵已大困。則行金方鼎。用令箭俾憲扶開前營。縱敵兵出。憲扶遂掛冠去。而薦秉義於兩廣總督。用為游擊將軍。國用之至廣州。寓香露寺。寺僧慧照入定。見國用持刀往。則惡神隨之。忽棄刀還。則吉神隨之。詰其故。國用言初欲刺諫名。既而念其毋老。因棄刀池中。慧照即勸之。國用遂遂髡從慧照。書疏。自隱姓名。姚良至邊關。聞妹被殺。大慟而去。入京應試。登第。選廣東南海令。挈玉符赴廣。遂中元日。設醮香露寺。追薦亡妹。齊夫人關關至廣。不知國用下落。而聞和番女子被殺。亦於是日附齋薦女。命秉

仁隨行。醮壇廣設。士女喧闐。秉義率兵校入寺彈壓。於是國用夫婦及女秉仁兄弟及子。皆不期而遇。乃知關關亦生還無恙。並接至寺。相見團聚焉。全本關目曲折迷離。憑空結撰。收場在香露寺。故題曰蓮花筏。昔年梨園曾見搬衍。近則無聞矣。

乾坤嘯傳奇二卷　滿洲傳氏藏康熙間鈔本

清朱佐朝撰。佐朝有艷雲亭。錦雲裘。御雪豹。蓮花筏。已著錄。凡二十八齣。演烏廷慶蒙冤得雪事。略謂汝寧烏廷慶三代將家。官檀州統制。其妹則皇后也。將赴任。集負債者盡還通券。且各贈金五兩。有韋繼同者。貧無行。廷慶子紹惡之。但析券不予金。繼同恨甚。未幾。以妹韋氏為帝妃。召官錦衣。帝與韋宴水晶樓。置朝事不理。皇后烏氏怒責妃。剝去其所賜后服。妃大恨。遣內監丙融與繼同謀。使宮娥卜鳳以利刃置后所居昭陽殿御衣中。帝早朝。宮人以衣進。有劍墮地。上刻乾坤嘯三字。乾坤嘯者。廷慶軍所製劍名也。帝大怒。立發校尉捕廷慶並其全家下法司。廷慶子紹方娶俞氏孳珠。聞捕者至。懼而逃。有趙酒鬼者受紹恩。殺捕者於路。隨紹竄鐵星關。而令妻史氏隨孳珠逃至靈石縣。還文彥博夫人收為女。時讞廷慶者。即彥博也。心知其冤。而以事涉宮闈。不能具獄。帝復令包拯勘問卜鳳之置劍於衣也。初不知情。既而見事涉皇后。懼而竊語。欲首發其事。韋妃與融計。鴆殺

之拯。乃拘卜鳳陰魂勘問。具得韋丙之謀。殺融與繼同。請下妃法司鞫問。帝不許。拯遂令卜鳳魂捉妃去。爲紹改名權濟。中式。出彥博門。會事已白。彥博因以女歸紹焉。全本關目。純出臆造。然其中如兵部都察院合奏邊情。錦衣衛扭解罪人。錦衣大堂傳諭捕人。皆明代事。其第十六齣文彥博審爲廷慶云。利器傳入內廷。必有其人。又絕似萬歷四十三年梃擊一案。何士晉陸大受王之寀等。欲究問主使之人。謂張差之梃。必有自來。供出鄭貴妃內監劉成龐保。神宗乃

潛發二監於內廷也。韋妃欲陷烏后奪嫡。亦疑指鄭妃事耳。昔年梨園中。此劇頗有爨衍者。近失傳矣。

奪秋魁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舊鈔本

清朱佐朝撰。佐朝有艷雲亭。錦雲裘。御雪豹。蓮花筏。乾坤嘯。已著錄。此劇凡三十二齣。衍岳飛早年事。全本關目。不盡與史傳所載相合。按飛本傳。宣和四年。真定宣撫劉韐。募敢戰士。飛應募。請百騎擒相州劇賊陶俊賈進和。復招賊吉倩。補承信郎。而無應舉事。劇內則作武闈赴試。甚謬。然作者以奪秋元起波。故云奪秋魁。馬至洞庭討楊么一段。確係實事。崔縱本傳。縱字元矩。非字庭直。未稱有女。官承議郎。使金時

授朝請大夫。右文殿修撰。非殿中御史。崔縱然請行。與洪皓先後使金。雖係史實。然非爲皓副耳。縱本以患疾。權節死北地。但無觸崖盡節之事。湯思退從未使金。劇以黨秦檜割四郡。故增飾詆之。又高球爲宣城令。前後顛倒。亦甚謬誤。至於柴貴張世麟崔連姑等事。俱出杜撰。蓋佐朝此作。泰半取材於演義小說。餘屬妝點者耳。昔年梨園嘗有搬演者。近久不見矣。

報恩緣傳奇二卷（滿洲傅氏藏乾隆間古杏林原刻本）

清沈起鳳撰。起鳳字桐威，號蕢漁，別署紅心詞客，江蘇吳縣人。少以名家子，博學工文章。乾隆戊子科舉於鄉，年纔二十有八。累赴春官不第。抑鬱無聊，輒以感憤牢愁之思，寄諸詞曲，所製不下三四十種，風行大江南北。梨園子弟登門而求者踵相接。乾隆庚子甲辰高宗南巡，凡揚州鹽政、蘇杭織造所備迎鑾供御大戲，皆出其手。顧生平著作，不自收拾，晚年以選人客死都門，叢殘遺草悉化灰燼，僅存有報恩緣、才人福、文星榜、伏虎韜四種傳奇，及紅心詞、諧鐸。此外尚有千金笑、泥金帶、黃金屋傳奇等，均不傳矣。報恩緣一劇，凡三十七齣，演謝蘭與白麗娟、紫簫緣琴三女配合事。一名攀桂圖，劇中以白猿曾受謝蘭之庇，成就其科第，聯合其婚姻，故梨園俗名曰報恩猿，乃戒負心之作，可與中山狼傳對勘也。此劇丑淨賓白，多作吳諺，第十四捕詢齣縣丞胡圖，以成衣出身，源於堅瓠集所載裁縫冠帶一條，而語語不脫裁縫之口吻，頗見匠心。餘如王壽兒、李狗兒諸腳，插科打諢，使觀者無不哄堂。至於結構，甚為生動，如蟻穿九曲，通本鎔成一片。或以劇中白多曲少，文情稍遜，然句字烹鍊，登場襞弄，適得其中，為觀場者計，正不必浪使才情也。昔年梨園此劇頗稱盛唱，至近年來，始本見擫者耳。

才人福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乾隆間古香林原刻本

清沈起鳳撰。起鳳有報恩緣。已著錄。此劇凡三十二齣。演張敉秦曉霞李靈芸配合事。劇中以張敉為主。而以唐寅祝允明為輔。全本情節。多出肊造。按張敉初名獻翼。為鳳翼之弟。燕翼之兄。嘉靖間吳中才士。鳳翼燕翼皆舉鄉薦。敉困國學。早見賞於文徵明。讀書上方山治平寺。著周易約說雜說等。不失為儒生。後乃狂易自肆。與所善張孝資檢點故籍。刺取古人越禮任誕之事。排日分類。仿而行之。兩人為儔侶。或歌或哭。或紫衣挾妓。或白足行乞。其放浪有如是者。晚年携妓居荒圃中。為盜所殺云。劇中關目。皆未之及。所述李靈芸。不知何本。至秦曉霞沈夢蘭。亦皆子虛烏有之列。可勿論矣。第八淫諢齣。祝允明與夫聯元。與廚娘之女有染。語語是轎夫口吻。且無十分淫褻語。所以為佳。第十訪訛齣。有詩翁詩伯詩祖宗三詩。極嬉笑怒罵之致。第十三宴謔齣。亦足令人絕倒。總觀全劇之結構。如剝蕉抽繭。愈轉愈奇。總不出一平筆。傳奇至此。可謂極才人之能事矣。昔日梨園頗有搬演此劇者。降及近年。始無聞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文星榜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乾隆間古香林原刻本

清沈起鳳撰。起鳳有報恩緣才人福已著錄。此劇凡三十二齣。演王又恭與甘碧雲向采蘋卞芳芝三女遇合事。按此劇情節。頗似蒲松齡聊齋誌異中臙脂事。卞芳芝酷似臙脂。固不必論。他如王又恭即臙脂傳之鄂秋隼也。楊仲春即宿介也。薛鸞姐即王氏也。王六缸即毛大也。方魯山即施愚山也。若第六迎逸。第九戲洩。第十拒冒。第十一失帕。第十三誤戕。諸齣關目。則俱臙脂傳中事實也。惟甘向二家事。為作者增飾。得碧雲采蘋二女點綴其間。以生下卷文章。其第十七賺姻。第二十五罵婚兩齣。非慧心人必不能作。有此一段情節。通本遂玲瓏剔透矣。全劇結構。煞費經營。生旦淨丑外末諸色。皆分配勞逸。不使偏頗。其用意之深。如入武夷九曲也。此劇於梨園中。昔年頗有爨弄者。近已久不復見矣。

伏虎韜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乾隆間古香林原刻本

清沈起鳳撰。起鳳有報恩緣才人福文星榜已著錄。此劇凡二十九齣。演馬俠君治軒轅生妬婦事。全劇關目。即袁枚子不語卷十一醫妬一事。而加以渲染者。按起鳳夙服膺吳炳粲花樂府。故所作四種。往往擬之。即如此劇。亦效療妬羹曲。而與汪廷訥之獅吼記。絕不相似。可窺其宗尚矣。此劇第三探風。第八奇枷兩齣。搬來最足使人嘔噱。顧科白轉折。亦類情郵記中之樞密。乃顏不獨第七選妾齣。解三醒曲。人前枉說金滕誓。戲語難封桐葉侯之句。直襲療妬羹中賢風也。蓋起鳳諸劇意境。務求其曲。愈曲而愈能見才。詞藻務求其雅。愈雅而愈不失其真。即科白亦不使一懈筆。其第一關鍵。每在男女易妝。令人撲朔難辨。所作四劇。俱用此法。而此劇更幻。佳處在此。而落套亦在此也。此劇久稱盛唱。至今梨園猶有爨者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千家合錦 日本長澤規矩也氏藏乾隆間刻本

未題輯人名氏。不分卷。封面題曰千家合錦。右旁標曰時尚雜曲。左旁註曰姑蘇王君甫發行。目錄首行題云。新鐫時尚樂府千家合錦。卷首無序文。亦不題輯人名氏。每半頁七行。行十五字。巾箱小帙。版刻頗佳。當出於乾隆時人之手也。所錄戲曲凡十種。曰長生記。綵樓記。荊釵記。琵琶記。紅葉記。金貂記。蕉帕記。曇花記。三國記。紅拂記。每種皆選一齣。並為明人傳奇。其中則以長生記。紅葉記二種。較罕流傳。此集中

國未見藏者。戲曲書目向無著錄。亦可稱為珍品也。

萬家合錦 日本長澤規矩也氏藏乾隆間刻本

未題輯人名氏。不分卷。封面題曰萬家合錦。右旁題云。時尚小曲。左旁題云。姑蘇王君甫梓行。卷首目錄標曰新編時尚樂府新聲。版心亦題作樂府新聲。可知此書一名樂府新聲。卷首無序文。亦不題輯人名氏。其版式行款字數。與千家合錦一書。完全相同。想必刻於一時耳。此集於國內未聞有收藏者。且不見戲曲書目著錄。亦屬可貴之本。集中所選。皆明人傳奇。計有百花記。金印記。金鐧記。荊釵記。寶劍記。西廂

記。金貂記。玉簪記。四德記。紅拂記等十種。每種俱錄一齣。至如金鐧記。四德記。百花記三種。並為世間流傳極罕之劇也。

王西樓先生樂府 滿洲傅氏藏嘉靖辛亥張守中校刻本

明王磐撰。磐字鴻漸，號西樓，江蘇高郵人。詞曲警健，為時所重。著有西樓樂府、野菜譜。按同時濟南有王田者，字舜耕，亦號西樓，並工散曲，且有西樓樂府之作，故世人每混二人為一。舜耕曲雖較富，然不如鴻漸之精練也。此本為磐甥張守中校訂重刻本，題曰郡人王應元一之父校者。蓋重刻時據初刻本之所有耳。計收套曲九，小令六十五，皆北曲。磐傳元人清麗一派，所作多田園閨閣及詠物之篇，意境沖融，命意尖新，俳諧一格，尤稱能手。或謙其麤鄙而少風人之致，殊不知正其豪放處也。明人譽之者頗衆，實難縷述。此本曾入太學所存書目，惟今日此本流傳極少，甚足珍貴。

雙溪樂府二卷 北京圖書館藏海鹽朱氏鈔本

明張鍊撰。鍊字伯純，號雙溪漁人，陝西武功人。嘉靖進士，官至湖南按察司僉事。有經濟錄、太乙詩集、雙溪樂府等。此本係據嘉靖丙寅原槧傳鈔者。卷尾微有殘泐，僅九十自壽正宮端正好一套，朝天子曲，以下畧缺。全書現存小令一百九十二，套曲三十八。卷末有雙溪漁人嘉靖丙寅五月望日跋文一篇，畧謂人生取適云，胡不樂，樂而有言，言而成聲，復命二青衣教數童子，被之管絃，然擊壤之歌，非求膾炙，滄浪之詠，用暢性情而已，童之膚舛，詞之蕪穢，非所恤也。今觀其所作，意趣瀟灑，殆亦屬於清麗一派耳。

鷗園新曲一卷 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

明夏言撰。言字公謹，江西貴溪人。正德進士，官至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謚文愍，著桂洲近體樂府、鷗園新曲等。明史有傳。擅詞曲。王世貞藝苑卮言嘗謂其詞最稱雄爽，比之稼軒，覺少精思云。此本全為散曲，都十三套。其所作意境恬澹，甚為可喜。如白鷗園漫興四邊靜曲曰：白鷗園上風光好，煙霞勝三島，苔徑入林深，竹房傍沚小。清風可招，明月自照，與客坐長吟，挑燈到天曉。蓋其工雅精緻，實所謂清麗一流也。

焚香記傳奇二卷 汲古閣原刻本

明王玉峰撰。玉峰名不詳，江蘇松江人。事蹟無考。此記凡四十齣，演王魁負桂英事。按王魁桂英事蹟，宋人夏噩有王魁傳，李獻民有王魁歌，元人柳貫亦有王魁傳。餘如侍兒小名錄拾遺、山堂肆考、青泥蓮花記、情史諸書，皆有紀載，流傳最廣。其以此故事譜為戲曲者，起源頗古。徐渭南詞叙錄著錄宋人有王魁負桂英戲文一本。按元葉子奇草木子謂俳優戲文，始於王魁，永嘉人作之云。宋官本雜劇則有王魁三鄉題一種，見武林舊事。宋元無名氏南戲亦有王俊民休書記。至元人北劇，有尚仲賢之海神廟王魁負桂英，明初楊文奎亦有王魁不負心雜劇之作。以上各本惜皆散逸不傳。玉峰此記，關目佈置疏密未能得宜，略嫌冗漫之病，幸於曲律尚稱協合，故呂天成曲品列之於下之上品，且曰：王魁負桂英，做來尚懇楚。按記中第二十二齣書齣與荊釵記套書齣之關目大段雷同，疑出剿襲。又第二十四搆禍齣紫花兒曲，有喜孛兒幾番搭救句，孛兒是元代雜劇中胡語。

當為沿用舊本之證。由此推之。則宋元古曲之采入此記者。應不鮮也。此記第二十六陳情。第二十七明寃。第二十八折證。第二十九辨非四齣。梨園中近年尚有襲演者。尤以陳情明寃二齣。字字血淚。嗚咽沈著。聲容極盡惆悵激烈之致。最稱盛唱也。

躍鯉記傳奇四卷 北京圖書館藏萬曆間富春堂刻本

明陳罷齋撰。罷齋名不詳。里居事蹟。俱無可考。徐渭南詞敘錄著錄有姜詩躍鯉一本。想即此記。乃明初之作也。此記凡四十二齣。衍姜詩孝母泉躍雙鯉之故事。考後漢書列女傳載。廣漢姜詩妻者。同郡龐盛之女。詩事母至孝。妻奉順尤謹。母好飲江水。江去舍六七里。妻嘗泝流而汲。後值風。不以時還。母渴。詩責而遣之。妻乃寄止鄰舍。晝夜紡績。市珍饈。使鄰母以意自遺其姑。如是者久之。姑怪問鄰母。鄰母具對。姑感慚呼還。恩養愈謹。其子後因遠汲溺死。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而託以行學不在。姑嗜魚鱠。又不能獨食。夫婦常力作供鱠。呼鄰母共之。舍側忽有涌泉。味如江水。每旦輒出雙鯉魚。常以供二母之膳。赤眉散賊經詩里。弛兵而過曰。驚大孝必觸鬼神。時歲荒。賊乃遺詩米肉。受而埋之。比落蒙其安全。永平三年。察孝廉。顯宗詔曰。大孝入朝。凡諸舉者一聽平之。由是皆拜郎中。詩尋除江陽令。云。罷齋此記。即採此傳。敷衍而成者。惟傳中所稱鄰母甚賢。此記則以為與詩妻

有隙因譖於姑與傳未合又詩予本因遂及節死記中所演安安事亦屬杜撰蓋皆為關目新穎揞生波瀾以助觀聆耳其中第二十六蘆林第二十八看穀兩齣昔年梨園嘗以弋腔歌之而以蘆林一齣搬演最為動人至今猶有擅者也

博笑記傳奇二卷（滿洲傅氏藏天啟間原刻本）

明沈璟撰璟有桃符記義俠記已著錄此記凡二十八齣體例與十孝記相同於一本之中衍述十則不相關聯之故事一曰巫舉人癡心得妾計三齣二曰乜縣佐竟日昏眠計二齣三曰邪心婦開門遇虎計二齣四曰起復官遘難身全計三齣五曰惡少年誤鬻妻室計三齣六曰諸蕩子計賺金錢計三齣七曰安處善臨危禍免計四齣八曰穿窬人隱德辨冤計二齣九曰賣臉客擒妖得婦計二齣十曰英雄將出獵行權計三齣每種以巫孝廉事演過乜縣丞登場或乜縣丞事演過虎扣門事登場云云為前後文之過度明代此種體例之戲曲頗見流行如楊慎之太和記沈采之四節記徐文長之四聲猿顧大典之風教編葉憲祖之四豔記傅一臣之蘇門嘯皆其著者此體可名為南雜劇然非戲文其中起復官遘難身全一劇述僧人陷官吏為活佛事安處善臨危禍免一劇敘船夫謀財害命反為虎嚙事並見於明人小說又惡少年誤鬻妻室一劇明末夢覺道人嘗衍為

話本。載於所著《幻影》。按呂天成《曲品》，嘗列此記於上之上品，且曰：「雜取耳談中串語之，輒令人絕倒。」先生遊戲至此，神化極矣。蓋此記所衍，純係寓言，旨在諷勸，非止解頤而已。沈璟論曲，向重本色，而黜駢儷。此記曲白則淺明如話，無一艱澀語，是乃場上搬演之劇曲，而非供案頭賞玩之作也。此記為天啟原本，刻精絕，海內僅見。此書實屬孤本秘，可寶貴。聞流傳極罕，故梨園中亦久失鑿弄矣。

埋劍記傳奇二卷（北京大學藏萬曆閒繼志齋刻本）

明沈璟撰。璟有《桃符記》、《義俠記》、《博笑記》、《墜釵記》，已著錄。此記凡三十六齣，演郭仲翔吳保安結義相交故事。畧謂：郭仲翔字飛卿，魏州人，叔父郭元振，封代國公。時南詔蠻作亂，圍姚州急，朝廷拜李蒙為姚州都督，領兵征討。仲翔為參軍。其義兄吳保安，字固定，掌軍中書記。仲翔隨大軍先發，臨行，固定贈以珊瑚鞭，仲翔以家藏寶劍答焉。軍至姚州境，主帥不聽仲翔言，連夜劫營，中敵計大敗。李蒙遁走，仲翔被俘。永固親往邊塞探仲翔消息，備歷艱辛，卒得姚州都督楊安居之助，以官絹贖仲翔歸。時翔在蠻中已十五年矣。仲翔返魏州，固定任彭山縣丞，未幾，固定夫婦相繼卒。仲翔至彭山，撫其孤兒延季，護柩還鄉，將所寶劍及珊瑚鞭同埋於永固墓中，故名埋劍記。關目情節全據唐人小說吳保安傳譜成。此曲呂天成《曲品》嘗列此記於上之上品，並曰：「郭飛卿事奇，描寫交情悲歌慷慨。此事鄭虛舟採入大節記矣，大節記以吳永固為主」云。按鄭虛舟之大節記傳奇，今已不存於世。

此記雖傳，然梨園中亦久未見搬演也。

綵毫記傳奇二卷 汲古閣原刻本

明屠隆撰。隆有曇花記，已著錄。此記凡四十二齣，衍詩人李白故事。考唐書李白傳，白字太白。母夢長庚星生，因以名之。既長，隱岷山。蘇頲為益州刺史，見白異之。然喜縱橫術，擊劍為任俠，客任城，與孔巢父等五人居徂徠山，日夜沉醉，號竹溪六逸。天寶初，至長安。賀知章見其文，嘆曰：子謫仙人也。言於玄宗，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為調羹，有詔供奉翰林。白猶與酒徒醉於市。上帝坐沉香亭，欲召

白為新樂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灑面。楊貴妃為之捧硯，白援筆成清平調三章，宛麗清切。時宦官高力士勢方盛，白秉醉叱使脫靴。力士銜之，與貴妃譖於上前。白知不見用，懇求還山，帝賜金放還。嘗遊并州，并州卒郭子儀犯軍令當死，白奇其貌，為言於主帥免之。後白坐永王璘之獄，法亦當死，時子儀既貴，以一家百口保之，因流夜郎。晚年依當塗令李陽冰。悅謝家青山，家，終焉。此記據傳敷衍，而以楊貴妃事穿插其中，藉新耳目。如第十五齣遊月宮，第二十

二漁陽擊鼓。第二十三海青死節。第三十三羅襪爭奇等齣。盡出於長恨歌傳。楊太眞外傳。龍城錄。明皇雜錄。唐逸史諸書。全記關目紛繁。以致結構散漫。蓋隆此作。以李白自況。沈德符顧曲雜言嘗譏之曰。竟以青蓮自命。第未知果愜物情否耳。至於此記。詞文亦多藻繢。賓白喜用駢體。呂天成曲品列於上之下品。且曰。詞采秀發。較曇花為簡潔。然清人徐麟則謂其詞。塗金繢碧。求一眞語。雋語。快語。本色語。終卷不可得云。此評最為確當。梨園中不見爨演此記者。或傳未廣也。

修文記傳奇二卷（北京圖書館藏萬曆間刻本）

明屠隆撰。隆有曇花記。綵毫記。已著錄。此記凡四十八齣。演蒙曜一家修道成仙事。按呂天成曲品修文記條謂。赤水晚修仙。為黠者所弄。文人入魔。信以為實。然以一家夫婦子女。託名演之。以窮其幻妄之趣。蓋此記乃隆晚年之筆。所演皆隆夫婦子女修仙事。而以其女得道為仙。修文天上。為全記骨幹。故標名修文。考列朝詩集小傳丁集載。隆為吳人孫榮祖所弄。且言其女死後為仙之事。則此記實隆本人入魔時所作者。記中之蒙曜。即隆自況。第十仇鬼齣之任伯話。即訐隆之俞顯卿。第十八遇師齣之元初道人。即吳人孫榮祖。作者生平友讎。亦並穿插劇中矣。總之。此記設想荒誕。仙佛人鬼。錯綜其間。殊有別趣。然僕僕求仙。自信得道。而妻子女婿。並種善因。皆得超昇。快意抒情。竟類囈語。曲品列此記於上之下品。蓋其辭文庸腐。實無足稱。且槧本流傳未廣。戲曲叢集。從無采錄。而梨園中亦不見搬弄者焉。

八義記傳奇二卷 汲古閣原刻本

明徐元撰。元字叔回，浙江錢塘人。此記凡四十一齣。衍春秋時程嬰公孫杵臼故事。因記中有仗義者八人，故名。考明初無名氏有南戲趙氏孤兒記一本，即衍此事。呂天成曲品孤兒記條，曾謂近有徐叔回所改八義，與傳稍合，然未佳云云。可知此記乃孤兒記之改訂本。關目情節，大略取材於史記、左傳二書。按史記所載與左傳大異。左氏成公二年傳，欒書將下軍代趙朔，於時朔已死矣，不得至五年而與同括俱

死也。起禍者為莊姬。史記則以為屠岸賈，而稱莊姬甚賢。左傳無程嬰杵臼事，而史記甚詳備。蓋司馬遷所據所聞，不必與左氏符合也。此記作者，於提彌明靈輒事，悉本左傳，其餘則皆據史記衍成，然亦有不盡與史傳符合者。所稱八義，謂周堅、鉏麑、提彌明、靈輒、韓厥、公孫杵臼、程嬰，及嬰子代孤兒死者也。周堅本無其人，朔固被殺。此記以堅為代朔死，趙盾既出而入，復為正卿，後乃卒。此記謂卒於首陽山，屠岸賈於晉景公時始與趙氏為難，記作靈公，以害盾事皆

為傳會。韓厥但請復趙氏後耳，記乃作縱孤自刎死，代孤兒者，他兒也，記即作嬰子。關目泰半出於緣飾。或本余邵魚之列國志傳小說耳。此記第九齣急救靈輒，第十三宣子爭朝，第十四決害趙盾，第十九大撲宣子，第二十靈輒負盾，第四十一報復團圓諸齣，世所盛傳，梨園中時見搬演也。

分金記傳奇四卷（北京圖書館藏萬曆間富春堂刻本）

明葉良表撰。良表字正之，浙江平陽人。少習經生業。屢試不利，去試鉛槧工。於詞賦旁及岐黃堪輿諸術。雖不精通，此記凡三十八齣，衍管仲鮑叔牙友義故事。按史記管仲傳敘，管仲少時嘗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嘗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為言。已而鮑叔事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記中情節大略據史記諸書敷衍而成。惟管仲妻妾一娘，未詳所本。其餘關目亦多有出於點綴者。管鮑之交，乃千古美談。此記作者殆以知己不遇，未見用於世，故假管鮑分金事以發之，且以勵天下之為友者，實有裨風教之編。惜梨園中已久失蠻弄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七勝記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萬曆間唐振吾刻本

明紀振倫撰。振倫字春華，號秦淮墨客，江蘇江寧人。著有楊家通俗演義，盛傳於世。此記凡三十八齣，衍諸葛亮征南蠻七擒孟獲故事。考三國志史傳所載，諸葛亮南征事甚為簡畧。漢晉春秋云：諸葛亮在南中，所在戰捷。聞孟獲者為夷漢所並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觀營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對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看營陣，若祇如此，即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

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從此滇池南中平，皆即其渠率而用之。記中關目，即源於此，而擒之縱之之實，漢晉春秋亦不盡載。按諸葛亮出師表有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之語，殆指擒孟獲一事。至於五路進兵之說，後主及諸葛亮傳俱無之，未悉何本。諸葛亮娶黃氏，貌奇醜，出於襄陽記。麋氏則無可考。此記關目泰半與三國志通俗演義所述事蹟相同，作者惟取其排場可觀，遂無從與其史實之真偽如何也。此記流傳至罕，故梨園中亦未聞有搬衍者焉。

驚鴻記傳奇二卷 北京大學藏萬曆間世德堂刻本

明吳世美撰。世美字叔華，號多口洞天人，浙江烏程人。此記凡三十九齣，衍唐玄宗梅楊二妃故事。以梅妃擅驚鴻之舞，故名。全記關目根據唐人曹鄴梅妃傳一文渲染而成，並穿插以楊貴妃事，襯托生情，亦多取材於樂史之楊太真外傳、陳鴻之長恨歌傳。王仁裕之開元天寶遺事。此記中訐陷梅妃一段情節，原非實事。又安祿山之亂，梅妃本死於軍中，而此記稱梅妃避跡庵觀，後復入宮，蓋歷來傳奇作者，每喜

如此收場耳。然觀其曲終，則似為梅妃吐氣而作之意焉。呂天成曲品，列此記於中之下品，評曰：楊梅二妃相妬事佳，詞亦秀麗，第以國忠相，而後進太真，於事覺顛倒耳。其第十五學士醉揮齣述李白吟詩事，昔年梨園中最稱盛唱，至今日猶有能者也。

墜釵記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舊鈔本

明沈璟撰。璟有桃符記、博笑記、義俠記，已著錄。此記凡三十一齣。演崔興哥與何興娘、慶娘配合事。俗名一種情。全記關目，本於明初瞿祐剪燈新話卷一所載金鳳釵記，敷衍而成。按此故事，流傳頗廣。馮夢龍之情史卷九情幻類吳興娘條，即述此事。明末凌濛初之拍案驚奇卷二十三，復采此事，編為話本，題曰大姊魂遊完宿願，小妹病起續前緣。情節大略相同。惟此記興娘、慶娘之姓，改吳為何，增入周王廟事，更取逸史中盧二舅引女子彈箜篌一段故事，以為關目焉。呂天成曲品，嘗列此記於上之上品。其評曰：興慶事甚奇。先生自遜謂不能作情語，乃此情語，何婉切也。此記律文並佳，而冥勘一齣，聲情幽宛，至今梨園猶稱盛唱焉。

長命縷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崇禎間刻本

明梅鼎祚撰。鼎祚有玉合記，已著錄。此記凡三十齣。演單符郎與邢春娘重逢故事。全記關目，取材於宋人王明清摭青雜說中，夫妻復舊約一條，敷衍而作。據雜說所載，或為宋時京師實事，亦未可知。然春娘已落倡家為伎，而此記則有懷貞等齣，此亦勸戒維持風紀之一端，固不必其事之實耳。按鼎祚玉合記諸作，全屬駢綺一派，徒逞博洽，竟使聞者莫解何語。徐復祚三家村老委談，則稱禹金旋亦自悔，作長命縷，自謂調歸宮矣，韻諧音矣，意不必使老嫗都解，而亦不必傲士大夫以所不知。余尤以為未盡然也云云。職是之故，此記流傳不廣，梨園中遂無衍唱者矣。

金蓮記傳奇二卷（又古劇原刻本）

明陳汝元撰。汝元，字太乙，浙江會稽人。事蹟無考。著有金蓮記、紫環記傳奇二種及紅蓮債雜劇。紫環而外，並有傳本。此記凡三十六齣，衍蘇軾宦遊行況及風流故事。記中以宋哲宗傳御前金蓮燭送蘇軾歸院，故取金蓮為名。全記關目情節，雜采宋史傳記，剽換而成。考宋哲宗立，召軾為禮部侍郎，尋除翰林學士。嘗鎖宿禁中，召對便殿。宣仁后因言先帝每誦卿文章，必嘆曰：奇才奇才。今進用卿，蓋以此耳。軾不覺哭失聲，宣仁后與哲宗亦泣，左右皆感泣。已而命坐賜茶，撤御前金蓮燭送歸院。但此記移作登第時事。記中稱軾為資政殿學士太師等官，然皆宋高宗追贈之爵。軾母程氏卒於嘉祐二年，父洵卒於治平三年，妻王氏卒於治平二年，均載年譜可考。記中不應謂南遷時尚在。按程頤傳，軾不合於頤，頤門人合攻軾。記中固是附會，惟有過於調侃道學處。記中所演佛印、朝雲、琴操事，亦皆散見於東坡集及山堂肆考諸書，俱可考證。呂天成曲品列此記於中之中品，評曰：摭三蘇事，得其概。末忝抱不平，正是戲法耳。詞白俱駢美云。梨園中於此記已久未見搬演者也。

玉環記傳奇四卷 北京圖書館藏萬曆閒富春堂刻本

未題撰人名氏此記凡三十四齣演韋皋與玉簫兩世因緣故事取材於唐人范攄之雲溪友議韋皋條敷衍而作按玉簫本姜氏青衣此記則以為平康中人再世玉簫乃廬八座所獻歌姬記作姜承女引延賞之厭薄韋皋亦非由富童兒拈掌賭賽一事似甚俗鄙凡此種種皆為作者撮撰不盡與本傳符合考元喬吉有玉簫女兩世姻緣雜劇一本今傳於世此記第十一玉簫寄真齣集賢賓曲隔紗窗日高花弄影之句即剿襲喬作者喬作煞尾曲末句云比及你見我那負心薄倖多管我一靈兒先到雒陽城此等語不但慘戚抑且以之作收力有萬鈞此記乃以之混入貓兒墜曲中急腔唱過大減分數矣據此可知此記殆為繙衍元人雜劇之作故呂天成嘗云此檃括元兩世姻緣劇而於事多誤想作者有憾於外家耳總觀此記排場緊織文辭純尚本色當出於明初人手筆曲品亦列之於妙品惟惜梨園久失爨弄也

金貂記傳奇二卷 北京圖書館藏萬曆閒富春堂刻本

未題撰人名氏此記凡四十二齣演薛仁貴征高麗事記中關目以唐太宗得白袍將薛仁貴之救照以金貂而不知其姓名後仁貴貧窘以金貂售於人其人復獻之太宗乃憶當時所賜陣中救主之將於是仁貴之功得白故以標名金貂也考唐書薛仁貴傳載仁貴少貧賤以田為業妻柳曰今天子自征遼東求猛將君盍圖功名以顯乃應募立奇功遷右領軍中郎將顯慶三年詔副程名振經略遼東破高麗於貴端城明年遇高麗大將溫沙多門生擒之拜左武衛將軍封河東縣男未幾高麗餘眾復叛出為雞林道總管坐事貶象州會赦還帝思其功乃召見云惟此記所衍與史傳殊多不合按任城王道宗從討高麗及隨李勣戰亦數著奇績從不聞有誣構薛仁貴一事至記中詆誣道宗處似從尉遲恭傳所載慶善宮侍宴爭功一節點綴而出又鎖陽城被困事史傳亦未紀載而尉遲恭之黜免歸田佯疾自廢俱出於野史作者極意摹寫或別有寓意亦未可知此記撰

人雖無可考。然觀其體製。當爲明初人之作無疑。昔年梨園。有以弋腔搬者。至近年則成絕響矣。

雲臺記傳奇二卷（北京圖書館藏萬曆間文林閣刻本）

未題撰人名氏。此記凡四十四齣。衍後漢光武帝劉秀定天下事。全記關目情節。雖本諸漢書史傳。渲染而成。然亦不盡相符。考齊武王劉縯起兵。王莽購之不得。安有廷奏王莽。及爲莽所誅之事。馮異本於光武攻父城時爲所獲。而得相見。亦非劉縯之故友。鄧惲未嘗從光武軍。何從殺巨無霸。渡虖沱河。乃光武徇薊而爲王郎所廹時事。此記則以爲敗於巨無霸時之事。又陰皇后。雖係光武微時所納。然實光武適新野時。聞后美。心悅之。嘗曰。娶妻當得陰麗華。及至更始元年。遂納后於宛當成里。亦非避難時所婚也。總之。此記作者。大抵以王莽更始間之事。合而爲一。取明帝永平三年。圖功臣二十八人於南宮雲臺事。以爲標名耳。此記流傳未廣。故梨園中久不見纂演者矣。

草廬記傳奇二卷（北京圖書館藏萬曆間富春堂刻本）

未題撰人名氏。此記凡五十四齣，行三國志故事。惟以劉備三顧草廬為主，故名。全記關目，不盡合於史實，根據小說敷演者居多。考劉備燒屯僞遁，夏侯惇為所敗。未嘗有曹仁復敗於新野之事。徐庶實從劉備南行，當陽敗後，乃詣曹操，豈能先於操軍而為操說備耶。諸葛亮本隨劉備走夏口，此記則以為劉備懼劉琦不發兵，而令亮先詣琦焉。至甘夫人得趙雲護免，記竟以為投井而死。按江表傳稱蔣幹往說周瑜，而未嘗因此殺蔡瑁張允。又龐統曾為周瑜功曹。其後為劉備治中從事，未嘗因蔣幹而往曹軍獻策。至於孫權遣周瑜魯肅等隨亮詣備，并力拒曹操，瑜實無殺亮之意也。江表傳載黃蓋先書報曹公，欺以欲降。曹公特見行人密問之，則齋書者不過偏裨。闞澤為吳名臣，必無是理。黃蓋原為流矢所中，呼韓當得生。此記以為墮水而死。至曹操既敗，從華容道步歸。遇泥濘，使兵負草填之，得過。劉備尋使人放火，無所及。記中乃以為關羽縱之。又周瑜固嘗有計欲留

劉備，而孫權不從。此記則謂求救於喬國老。他如造箭祭風諸節，均不足為據。蓋出於稗官里巷之說也。總觀此記，文筆粗拙，結構龐雜，殆為明初人之作。惟梨園中，亦久佚搬演者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運甓記傳奇二卷（汲古閣原刻本）

未題撰人名氏。此記凡四十齣。衍陶侃運甓故事。其關目情節。以陶侃為主。摭拾晉書中一時之事。錯綜而成。如陶侃之討陳敏。誅杜弢。斬蘇峻諸段。俱實蹟可考者。其牛眠折翼。運甓惜陰。皆陶侃故事。感傳於世。剪髮封鮓。侃母湛氏事。亦出晉書本傳。餘若戴逵判薦。范逵薦侃。則本之世說新語。王導新亭戮力。揮麈登車。溫嶠絕裾而行。手扳擊鳳。郭璞卞壺盡節。王敦蘇峻謀逆。皆同時事。惟其妻姑病求醫一節。係添

出者。而王尊之子。此記以為王敦贈伎文鸞彩鳳所生。亦是增飾。按此記第十六豪門燈宴齣。院子賓白中有料絲燈一一名。按料絲燈詩。初見於明嘉靖間作。此記者。當在嘉隆以後也。至於梨園。此記已久失爨弄矣。

秣陵春傳奇二卷（滿洲傳氏藏順治間原刻本）

清吳偉業撰。偉業有臨春閣。通天臺雜劇。已著錄。此記凡四十一齣。衍徐適黃展娘鼻煙配合事。又名雙影記。考宋史徐嶽言傳。徐適本嶽言從孫。以防禦金兵侵宋。與嶽言及子岡等。俱盡忠戰死。此記則稱適為南唐徐鉉之子。時代顛倒。蓋偉業隱寓以金之侵宋。而比清之入主。以全清同源。未敢公然出之。且記中以曹善才琵琶為收場。亦與其琵琶行一詩之作。有同感耳。全記關目。以玉杯古鏡法帖作媒介。而寄

慨於滄海之際。雖摹寫艷情。頗類玉茗。而整齊緊湊。可與鈞天樂相頡頏。其中賦玉杯之宜春令。及詠法帖之三學士曲。為曲家從來所未有。意致新穎。實則沉痛。非胸有書卷。不能作也。此記仙祠齣集賢賓曲云。走來到寺門前。記得起初勅造。只見赭黃羅帕御床高。這壁廂擺列着官員輿造。那壁廂布設些法鼓鐘鐃。半空中一片祥雲簇。擁着香煙縹緲。如今呵。新朝改換了舊朝。把御牌額盡除年號。只落得江聲圍古寺。塔影掛寒潮。其沉鬱感嘆。不啻庾信之哀江南

也。按夏存古完淳。有大哀賦。叙南都之亂。慘絕千古。或傳偉業見之。曾大哭三日。即此記之所由作耳。據冒襄同人集卷十載康熙二十七年。嘗命家伶搬演此記。有詩稱之。且評曰字字皆鮫人之珠。先生寄托遙深云云。惟梨園中則久失纍弄矣。

雙冠誥傳奇二卷 萬洲傅氏藏舊鈔本

清陳二白撰。二白字于令。江蘇長洲人。事蹟無可箸。有雙冠誥。稱人心。彩衣歡傳奇。並傳於世。此記凡二十七齣。演馮琳如連去兩婦。其子馮雄。賴侍婢碧蓮。冰霜苦節。教養成人。旌獎榮顯事。按明人稗說。有妾抱琵琶。梅香守節一事。此曲即據此衍成。俾說稱馮琳如相傳實有其事。但官未必如此顯耳。或云為明人楊善作。善字思敬。大興人。正統中累官禮部侍郎。視鴻臚寺。十四年隨英宗至土木。間行脫歸。進右

都御史。景泰初奉命與侍郎趙榮賚金銀書幣使也先。問安於英宗。善以好詞說也先。竟奉英宗歸。景帝薄其賞。僅遷左都御史。英宗復辟。石亨曹吉祥等奪門。善參其謀。封為興濟伯。善為人狡黠。嘗陰害人。然使也先一事。其功實大。此曲蓋移楊善事於馮琳如也。正統時。于謙為河南山西巡撫。曲中所引是實。于謙後為兵部尚書者陳汝言。又其後有馬昂。曲稱姓馮。疑即其所託。至有謂指東漢馮衍馮豹事者。實覺牽強。未足為據。二白此作純尚本色。曲文並佳。故悳

奕新傳奇品評其所作曰閨女靚妝不增矯飾云其結構排場亦復嚴整而適於梨園之爨弄如第十七夜課第十八前借第十九後借第二十四冊詩第二十六祭歸第二十七詰圖諸齣最稱盛唱而夜課一齣搬來尤爲動人也

通天臺雜劇 滿洲傅氏藏順治間原刻本

清吳偉業撰偉業有臨春閣已著錄此劇凡二齣衍沈烱故事畧謂沈烱流落長安鬱鬱寡歡一日郊遊偶過漢武帝之通天臺乃登臺痛哭草表於武帝之靈醉臥間夢武帝召宴並欲起用烱力辭之武帝遂送出函谷關外醒時自身乃在通天臺下一酒肆耳劇中沈烱即偉業自況其首齣曲白悲憤塡膺若杜鵑之啼血煞尾曲云則想那山繞故宮寒潮向空城打杜鵑血揀南枝直下偏是俺立盡西風搔白髮只落得哭向天涯傷心地付與啼鵑誰向江頭問荻花眼呵盼不到石頭車駕淚呵灑不上修陵松檟只是年年秋月聽悲笳其詞幽怨懷慨純爲故國之思至爲悽惋蓋偉業身經亡國之痛幽憤無所發洩乃假古人杯酒而澆自己之塊壘也此劇亦爲案頭之作故梨園中向未見有爨弄者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大明春六卷 日本尊經閣文庫藏萬曆間金魁刻本

明程萬里、朱鼎臣合輯。萬里字扶搖，官教坊掌教司職。里居不詳。鼎臣字冲懷，廣東廣州人，著有唐三藏西遊釋厄傳小說。已著錄。此書卷首正名，標曰鼎鍥徽池雅調南北官腔樂府點板曲響大明春。題曰教坊掌教司扶搖程萬里選，後學庠生冲懷朱鼎臣集，閩建書林拱唐金魁繡。封面別題曰新調萬曲長春。版分三欄，上下兩欄所錄元明傳奇，有紅拂、三元、五桂、玉簪、破窰、琵琶、西廂、金印、妝盒、和戎、紅葉、米欄、三國志、玉環、鯉魚、天緣、謫仙、同心、黄鶯、嘗膽、風月、陰德、剃髻、昇平、興劉、征蠻、結義、寒衣、風情、復仇、賣釵、繡絹、救母、征遼記等，共三十四種。其中最珍貴者，則為天緣記、同心記、風月記、昇平記、結義記、寒衣記、風情記、復仇記、織絹記數種，皆未見流傳，不見著錄之明人作品。至於中欄所載，有江湖俗語、掛枝兒、蘇州歌、疊疊錦等，並為明代通俗文學研究之寶貴資料。此書不見戲曲目錄著錄，國内亦無藏者，乃日本幸存之孤本，其與八能奏錦一書，實有同等之價值也。

摘錦奇音六卷 日本内閣文庫藏萬曆間敦睦堂刻本

明龔正我輯。正我字號不詳，安徽歙縣人，事蹟無考。卷首正名，標曰新刊徽板合像滚調樂府官腔摘錦奇音，題曰徽歙龔正我選輯，敦睦堂張三懷繡梓。版分二欄，下欄所選俱元明兩代傳奇雜劇，計有三元、五桂、長城、昇仙、投筆、斷髮、玉簪、金貂、荆釵、破窰、琵琶、金印、白兔、千金、和戎、紅葉、會真、運甓、尋親、男后、崑崙、皮囊、金鐧、招關、白袍、煉丹、鯉魚、嫖院、同窗、箱環記等三十種。其中雖有原本尚存於世，或散見於其他戲曲選集者，然如皮囊記、崑崙記、金鐧記、招關記、嫖院記，俱為本見著錄之本，最稱珍貴。餘若鑲環記、同窗記、煉丹記，亦係罕覯之傳奇也。上欄所載，卷一曰彙選時興羅江怨妙歌，及急催玉歌，與詞林一枝所錄者畧同，惟詞句微有出入。卷二曰酒色財氣哭皇天歌，及劈破玉。卷三曰時尚古人劈破玉歌。卷四至卷六，則為大明一統合屬兩京十三省所省縣地名表。時尚酒令，彙選時興燈謎等，皆為研究明代通俗文學之重要資料。此書中國未見流傳，戲曲書目亦不

書錄。蓋日本幸存之孤本也。

樂府南音二集 日本內閣文庫藏萬歷間刻本

題洞庭蕭士選輯。湖南主人校點。選者校者名氏俱無可考。此書共分日月兩集。日集所選者。計有玉簪記、三國志、寶劍記、灌園記、紅拂記、拜月亭、竊符記、紅梨記、繡襦記九種。除三國志單刀赴會一齣雜劇外。餘盡為元明傳奇。每種最多者。選錄至四五齣。其中所選傳奇。類為習見之本。惟李開先之寶劍記一本。僅吳興周氏藏有嘉靖原刻本而外。從未見流傳。且戲曲選集之採錄者。亦復罕覯。此書乃選有夜奔、釋放、寺敘三齣之多。甚可珍也。月集所錄者。全為散套之曲。計有高明、劉兌、王九思、楊慎、沈仕、陳鐸、梁辰魚、張鳳翼、祝允明、文徵明、燕仲義、毛蓮生諸家之作。其中頗多未見於其他選集之散曲。此書中國已久不傳流。戲曲書目。向無著錄。殆亦日本尚存之孤本耳。

人獸關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 崇禎間刻本

清李玉撰。玉有一捧雪已著錄。此劇凡三十齣。演桂薪忘恩負義故事。略云。桂薪困負施濟之恩。其妻子罰墮輪迴轉生施濟家中為犬。以示報應。故名人獸關。按明人舊有小說。衍述此事。此劇殆即取材於小說。敷演而作者。惟桂遷改名桂薪。施毋尚在。猶有不同耳。或傳此事實出於蘇州。至乾嘉間蘇州閶門內。施家宗族猶多。有讀書者。亦有業紬緞商者。皆稱是施濟子孫。相傳施濟初富。後以作糧長賠累家貧。以故桂氏悔親。小說中桂有負李平章債語。按平章元時官名。明太祖初年尚有之。後改官制。無此名矣。糧長運糧。亦洪武制度。由此推之。施桂當為明初時人。蘇人皆謂桂係龍游人。小說則謂係會稽人。未知孰是。全本關目。排場甚為緊湊。其醒心怵目處。足警世人。之忘恩負義者。律法亦佳。可稱當行之作。其第二十三癡擬。第二十五幻騙。第二十六冥警諸齣。昔年梨園俱盛傳者也。

繡襦記傳奇二卷 北京圖書館藏 凌氏朱墨刻本

明徐霖撰。霖字子仁。號髯仙。江蘇江寧人。此記呂天成曲品著錄於作者姓名有無可考之列。朱彝尊靜志居詩話。則以為薛近兗作。不知何據。按周暉金陵瑣事載。徐霖少年數遊狹斜。所填南北詞。大有才情。語語入律。倡家皆崇奉之。吳中文徵仲題畫寄徐有句云。樂府新傳桃葉渡。彩毫遍寫薛濤箋。乃實錄也。武宗南狩時。伶人臧賢薦之於上。令填新曲。武宗極喜之。余所見戲文繡襦。三元。梅花。留鞋。枕中。種瓜。兩團圓數種。行於世。武宗命以官。辭而不拜。中更事變。拂衣遂初。既歸而名益震。詞翰益奇。又幾二十年竟以隱終云。據此可知此記實出於徐霖之手也。此記凡四十一齣。演鄭元和李亞仙事。關目情節。一本白行簡李娃傳小說。敷衍而成。考元人石君寶有李亞仙花酒曲江池雜劇。乃此記之祖本。惟二劇與本傳關目互有異同。元和之父曰鄭公弼。為洛陽府尹。記作鄭儋。為常州刺史。雜劇之張千。即記中來興。雜劇以元和授官縣令。不肯遽認其父。此記則謂以狀元

出參成都軍事。父子萍逢。至於李亞仙刺目勸學一事。此記極意寫出。雜劇則概不敘入也。總之。徐霖此作。排場結構。遣辭用語。俱臻上乘。故曲品亦列於上之下品。且曰情節亦新。詞多可觀云。其第三十一襦護郎寒齣。則以乞兒家常口頭語。鎔鑄渾成。不見斧鑿痕跡。洵絕奏也。靜志居詩話謂鄭若庸嘗填玉玦詞。以訕院妓。一時白門楊柳。少年無繫馬者。羣伎患之。乃醵金數百。行薛生近兗作繡襦記以雪之。秦淮花月。頓復舊觀。其事之有無。固不可必。然此記流傳之盛。是可知也。其第八遺策相挑。第九逑叶良傳。第二十五責善則離。第三十一襦護郎寒。第三十三剔目勸學諸齣。梨園最為盛唱。至今弗替也。

琴心記傳奇四卷 北京大學藏萬曆間富春堂刻本

明孫柚撰。柚字梅錫。江蘇常熟人。孫七政從子。有才情。性麄豪。不修曲謹。甚能飲。喜樗蒲。居藤溪。蕭然一室。無儋石儲。而好客不衰。與徐復祚相得甚歡。著有琴心記傳奇。此記凡四十四齣。衍司馬相如卓文君故事。取司馬相如以琴心挑文君。故標曰琴心。全記關目。虛實參半。文情亦頗俊逸可喜。惟頭緒稍亂。脚色未免過多。大傷體裁。且於律法方面。時有未協。故不便於登場矣。徐復祚書謂此記不若梁辰魚浣紗之傳。然較之宣城之敲寶搓金。臨川之字硯句鬼。則大有逕庭矣。每欲取而改訂之。有志焉而未逮也。此記流傳不廣。故梨園中。從未見有襲行者焉。

春燈謎傳奇二卷 崇禎間刻本滿洲傅氏藏

明阮大鋮撰。大鋮有燕子箋，已著錄。此劇凡三十九齣，演宇文彥兄弟與韋影娘、韋惜惜姊妹遇合事。全本關目，純屬子虛，蓋大鋮悔過之作，其意欲東林持清議者憐而恕之。梁廷枏曲話嘗曰：春燈謎之十錯認，亦似有悔過之意，隱然露於楮墨外。大鋮意謂誤上人船，非有大罪，還本事事皆錯，竟有十件，以見當時錯認之事甚多，而己罪實誤入也。第十一沉誤齣是大關目，搜出箋紙，遂細縛批明罪犯，欲沉

水中。宇文彥哭新年少書生，不戒杯酒，乘醉誤入官舫，箋詩是客路良辰，偶遇新知，逢場迫遣，總是風流罪過，何曾犯法，硬作鋮情。韋節度不聽，竟沉於水。以見己與呈秀不過書札往還，無別情也。宇韋於元宵節猜燈謎，而生出無限波瀾，故標曰春燈謎，亦寓有彼時朝局人情有如猜謎云。劇中種種錯誤，如男入女舟，女入男舟，一也；兄娶次女，弟娶長女，二也；以媳爲女，三也；以父爲岳，四也；以韋女爲尹生，五也；以春標爲宇文生，六也；義改李文義，七也；宇文彥改名盧

更生，八也；兄豁弟之罪案，而視同路人，九也；師以仇爲門生，而爲媒己女，十也。故又名十錯認。大鋮此作，音律諧美，不下燕子箋，而情事之離奇則過之。孔雀雖有毒，不能廢文章，傳誦至今，豈偶然哉。昔年梨園頗有搬衍此劇者，至近日始無聞耳。

雙金榜傳奇二卷 崇禎閒刊本

明阮大鋮撰。大鋮有燕子箋。春燈謎。已著錄。此記凡四十六齣。演皇甫敦一家離合顛末事。全本關目。除盜寶珠一事。取材於佛國記廣異記二書外。皇甫敦二子詹孝標皇甫孝緒。及藍廷璋、沒嗣源、莫佽飛諸人。皆係憑空結撰。惟作者大指。蓋以崇禎初年。大鋮名入逆案。棄不復用。假傳奇以寓意。謂己無辜受屈。欲求昭雪之意。盜寶珠。通海盜。兩重罪案。是大關目。彼時劾大鋮者。言其叩馬獻策。以致左光斗魏大中之死。是大鋮一罪案也。崇禎初。大鋮上通算七年一疏。言天啟七年中。前四年王安楊漣之罪。後三年魏忠賢崔呈秀之罪。以王楊魏崔並稱。公論愈忿。是又大鋮一罪案也。劇中謂莫佽飛盜珠。遺金一錠。認作真贓。拟在寒儒身上。又謂佽飛少年無賴所為。與皇甫敦並無干涉。蓋欲卸罪於他人也。藍廷璋定盜珠之罪。苗帥府立通番之案。暗指當時議定逆案韓爌劉鴻訓諸人。沒嗣源為之爭執。掛冠而去。是時楊維垣與大鋮最厚。極力左袒大鋮。應是指維垣也。詹孝標訐奏通番一案。皇甫孝緒訐奏盜庫一案。皇甫敦白云。兩個孩兒各人見教本章。無一字鬆泛。蓋大鋮問徒。深恨劾者。作此踏謔。以洩其忿。藍廷璋係鞫獄問罪之人。今謂以女嫁孝緒。為其子媳。亦因深恨定逆案者。故作此以報之。莫佽飛為皇甫敦辨冤盜珠通海。兩節心事俱白。苦盡甘來。昭雪封贈。殆大鋮亦冀有為之抱白者。朝廷湔濯用之。得如其所願耳。總之。大鋮此劇。情節古艷。變幻莫測。而曲白亦復緊湊。洵稱佳構。當時頗盛行於世。惟至近年梨園已不見搬弄者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玉簪記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萬曆間師儉堂刻本

明高濂撰。濂字深甫。號瑞南。浙江錢塘人。工樂府。善詩文。著有雅尚齋詩草。遵生八箋。及玉簪記、節孝記傳奇。此記凡三十三齣。演潘必正陳妙常遇合事。畧謂書生潘必正赴京應試。因其姑寡居以後。於女貞觀出家為女道士。遂借宿焉。而私與觀尼陳妙常幻情暗合。卒成夫婦。此冨亦有所本。然潘名法成。非必正也。按古今女史載。宋女貞觀陳妙常尼。年二十餘。姿色出衆。詩文俊雅。工音律。張于湖授臨江令。宿女貞觀。見妙常。以詞調之。妙常亦以詞拒之。後與于湖故人潘法成私通。兩情既洽。潘以密告于湖。乃為擬合。于湖乃以計斷為夫婦。是于湖之功。不在西廂記杜將軍下。而記中但以潘生為主。更不使于湖作賓。不免失實矣。且女史稱陳妙常為尼。而記作道姑。蓋因尼必削髮。於當場為不雅耳。然記中曲云。從今孽債緇衣了。又云。姑娘在禪堂打座。則隱寓其為尼也。明人小說有張于湖誤宿女貞觀一種。並收於國色天香、萬錦情林、燕居筆記諸書。亦衍此事。綺膩可喜。最為膾炙人口。高濂此記。結構雖頗平庸。然文采周甚可觀。但於律法用韻夾雜。句讀舛誤。殊不足訓也。呂天成曲品則列此記於中之下品。且曰。詞多清俊。弟以女貞觀而扮尼講經。紕繆甚矣。其第十手談。第十一鬧會。第十四幽情。第十六寄弄。第十九詞媾。第二十一姑阻。第二十二促試。第二十三追別等齣。梨園傳唱。至今四百餘年。猶弗衰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鳴鳳記傳奇二卷（汲古閣原刻本）

明王世貞撰。世貞字元美，號鳳洲，別署弇州山人，江蘇太倉人。嘉靖進士。官刑部主事。以父忤嚴嵩所陷。棄官歸。嵩敗。伏闕訟父冤。復忤官。後累官刑部尚書。移疾歸。好為詩古文。始與李攀龍押主文盟。一時有七子之稱。攀龍沒。獨主壇坫者廿年。著弇山堂別集。弇州山人四部稿。書畫苑等。明史有傳。相傳此記亦為世貞所作。惟焦循劇說卷三。則謂弇州史料中。楊忠愍公傳畧。與傳奇不合。相傳鳴鳳傳奇。弇州門人作。惟法場一折。是弇州自填詞。初成時。命優人演之。邀縣令同觀。令變色起謝。欲亟去。弇州徐出邸鈔示之曰。嵩父子已敗矣。乃終宴。云是又出於鳴鳳門人之手。然否殊未可知也。此記凡四十一齣。衍楊繼盛直諫取禍為嚴嵩所害事。標名乃取朝陽丹鳳一齊鳴之意。全記關目。甚為複雜。登場人物。亦嫌過多。然泰半紀實。與史傳相合。第十四燈前修本齣。借用宣德間御史蔣欽事。楊繼盛實未聞有此事也。按嘉靖二十七年。夏言被僇時。張本尚為少詹事。記中第六二相爭朝齣。賓白云。禮部尚書李本。誤矣。又第五忠佞異議齣。楊繼盛晤趙文華。借吃茶諷切。全出增飾。未有此事。第十九齣鄒慰夏孤。亦不無附會也。呂天成曲品。嘗列此記於中之上品。且評曰。紀諸事甚悉。令人有手刃賊嵩之意。詞調儘通達可咏。稍厭繁耳。此記第六二相爭朝。第十四燈前修本。第十六夫婦死節等齣。昔年梨園最稱盛演。膾炙人口。至今尚有能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南西廂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萬歷間周居易校刻本

明陸采撰。采字子元。號天池。別署清癡叟。江蘇長洲人。粲弟。少為校官弟子。不屑守章句。性豪蕩。客游南北。劇飲歌詩。年四十而卒。著冶城客論。戲曲有南西廂。明珠記。懷香記。易鞋記。椒觴記傳奇。除椒觴一本外。俱有傳本。此記凡三十七齣。演張珙崔鶯鶯故事。按明人崔時佩病王關西廂原本不便於吳騷清唱。因將原本改作南曲。時人未之知也。同時有李日華者。得崔原作。畧為增訂。竄易己名。付之管絃。於是世人惟知李日華有南西廂之作。而崔時佩轉湮沒無稱矣。陸采又以李作為非。因取張珙崔鶯鶯事重譜之。不襲王關原文一字。頗自矜許。其自序謂。迨後李日華。取實甫之語。翻為南曲。而措詞命意之妙。失之遠矣。余自退休之日。時綴此編。固不敢媲美前哲。然較之生吞活剝者。自謂差見一班云云。然采作此記。失律出宮。及不協平仄處。亦復不少。如第三遺鄭齣。用催拍四支。以一櫂棹收。通齣無慢曲。第十嘯聚齣。薔薇花引子。九宮譜中。並無此名。不知何本。第十一

閨情齣。行香子一支。實是北詞。見詞林摘艷。而誤作引子用。第十二遣難齣。將麻婆子置泣顏回之前。緩急不倫。此皆顯而易見者。蓋采實不知律。而好為大言。以動世人。袁于令南音三籟云。天池作南西廂。悉以己意自創。不襲北劇一語。志可謂悍矣。然元詞在前。豈易角勝。郎洵至論也。此記因有崔時佩南西廂在前。盛行歌場。故梨園從無搬演者焉。

明珠記傳奇二卷（汲古閣原刻本）

明陸采撰。采有南西廂、易鞋記、懷香記，已著錄。戲曲書錄雖題此記爲采作，實則其兄陸粲具草，而采踵成之者。見王世貞曲藻及呂天成曲品。此記凡四十三齣，演王仙客劉無雙故事。通本關目，據唐薛調之劉無雙傳一文譜成者。惟無雙令塞鴻以明珠寄仙客事，出於增飾，餘悉相同。按錢謙益列朝詩集稱陸采少爲校官子弟，不屑守章句，年十九作王仙客無雙傳奇。兄子餘助成，曲既成，集吳門教師精音律者，逐腔改定，然後妙選梨園子弟登場教演，期月而後出云。今讀此記，結構全佳，雖有麗句，然仍多失律處。故曲品列之於上之中品，且評曰：抒寫處有情，但音律多不叶。或是此老未精解處。然其佈局運思，是詞壇一大將也。梁辰魚時亦激賞此記，嘗云：始終事究，未免豐外而嗇中；離合情多，不無詳此而略彼。謹於二十後折，更增五百餘言，重重誓盟之下，了百世之宿緣；匆匆花燭之餘，更發兩年之心事。庶東牀舊婿，猶憶前姻；別館新姬，未忘故主。按梁氏所增補者，爲記中第二十[illegible]齣，其詞收於江東白苧卷上。又第二十五煎茶齣，李漁亦有改本，略謂塞鴻男子，給事嬪妃，不可爲訓，因改使采蘋入驛，令王嬋相會，得知仙客消息，情理更屬周到。通齣改易賓白，不易原詞一字，尤爲得體。改本載閒情偶寄。此記於梨園中，昔年頗有饗衍者，近無聞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曇花記傳奇二卷 北京圖書館藏萬曆間刻本

明屠隆撰。隆字長卿。一字緯真。號赤水。浙江鄞縣人。有異才。舉萬曆進士。除潁上知縣。調青浦。時招名士飲酒賦詩。縱遊九峯三泖。而不廢吏事。遷禮部主事。俞顯卿上疏訐之。遂罷歸。家貧。賣文爲活以終。明史有傳。著由拳、白榆、采真、南遊諸集。考槃餘事。鴻苞。遊具雜編等。戲曲有曇花記。修文記。綵毫記傳奇。並傳於世。此記凡五十五齣。演木清泰好道。滿門飛昇事。全記關目。純出虛構。爲隆懺悔之作。緣西寧侯宋世恩。嘗兄事隆。宴遊甚歡。刑部主事俞顯卿者。小人也。嘗爲隆所訐。心恨之。訐隆與世恩淫縱。隆等上疏自理。乃兩黜之。而傳世恩倖半載。此記即爲宋侯作也。按俞顯卿上海人。爲孝廉時。適屠令青浦。以事干謁之。屠不聽。且加侮慢。俞恨甚。及得官。遂具疏劾屠淫縱狀。詞連西寧宋夫人。并及床帷薄。且云日中爲市。交易而退。又有翠館侯門。青樓郎署諸媟語。神宗覽之。大怒。遂並斥之。屠自邑令內召。甫年餘。俞得第授官。亦祇數月。睚眦之忿。兩人俱敗。人有惜屠之才者。終不以爲歉事也。記中木清泰。即指宋。而寄其志乎去。蓋爲木清與冏爲雙聲。寧與泰爲同義。可以贊而知。記以清泰去藩府之尊。力求修鍊。自遊春遇佩。棄家浪遊。家人挽留不得。別時手植曇花一枝。且云。此花開時。吾成正果。故名曇花。出遊後歷遇鄉卒。不改操。遂得上昇。至於此記曲辭穠麗。頗多餖飣語。通本結構。又似西遊取經。且合儒仙佛語。致有晦澀不明處。實非曲家正則。惟爲西寧洗穢。其意頗爲正大耳。呂天成曲品嘗列此記於上之下品。且評曰。赤水以宋西寧侯驪戲事敗官。故託木西來以頌之意。猶感宋德。或曰盧相即指吳縣相公。孟承章即指糾之者。才人表檢亦常事。何必有恚心耶。其詞華美充暢。世情極醒。但律以傳奇局。則漫衍乏節奏耳。此記於梨園中向未見有襲弄者。蓋不適於場上。惟可供案頭之欣賞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紅梨記傳奇二卷（滿洲傅氏藏萬曆間范律之校刻本）

明徐復祚撰。復祚有霄光劍，已著錄。此記凡三十齣。演趙汝州謝素秋遇合事。考元人張壽卿有謝金蓮詩酒紅梨花雜劇一本。復祚此記，即取元本增飾關目，敷衍以成者。趙謝遇合情節，原頗奇豔。而記中所述南渡遺事，及汴京殘破情形，甚有故國滄桑之感。其中第十四思憶，第十六托寄諸齣，哀怨、淒涼。雖狡童禾黍之歌，亦無以過此。明代傳奇諸作，大抵言一家離合之情，獨此記述家國興衰，備陳始末，可稱為曲家異軍也。按此記之第二十一月約齣，即襲用元本雜劇第二折，第三十三計賺齣，即元本雜劇之第三折，第二十九宦遊齣，即元本雜劇之第四折。至於元本雜劇之第一折，乃構成此記第十九初會以前各齣之關目。雖以四折之雜劇，而衍為三十齣之傳奇，然其結構謹嚴，針線細密，實屬不可多得之傑作。且第十九初會，第二十一月約，第二十九宦遊諸齣，皆用犯調，穩愜美聽，又非深於音律者不能。雖通本用琵琶記格式頗多，未免有蹈襲之誚，但明人多有此病，誠不可專責復祚也。此記歌場最為盛傳，如第三豪讌，第四鋼禁，第六赴約，第十一採訪，第十二訴懷，第十四思憶，第十五試心，第十六托寄，第十七潛竄，第十九初會，第二十一月約，第二十三計賺，第二十九宦遊等齣，至今梨園中尚有擅衍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玉玦記傳奇四卷 北京圖書館藏萬曆間富春堂刻本

明鄭若庸撰。若庸字仲伯，號虛舟，江蘇崑山人。早歲以詩名吳中。與謝榛齊名。趙康王聞之，走幣聘入鄴，客王父子間。王父子親逢迎，接席與交賓主之禮。於是海內游士，爭擔簦而之趙。及康王薨，若庸去趙，居清源，年八十餘卒。著蛣蜣集。北遊漫稿。戲曲有玉玦記、大節記傳奇。現僅存玉玦一種。此記凡三十六齣。演王商秦慶娘離合事。全記本事，未詳所據，惟頗有摭拾唐人白行簡李娃傳之處。記中以王商夫婦為

主。妓女李娟奴為賓。富豪昝喜為襯。更以張安國叛亂。妝點其間。雖關目繁瑣，情節複雜，然脈絡分明，結構謹嚴。其描摹妓女之無情，鴇母之狠毒，幫閒之惡辣，皆能曲盡其致。靜志居詩話謂若庸嘗填玉玦詞，以訕院妓。一時白門楊柳少年無繫馬者。曲品亦謂玉玦出而曲中無宿客云。至於此記曲辭之典麗，用韻之諧和，頗為時人所稱。沈德符顧曲雜言曰：使事穩貼，用韻亦諧。內遊西湖一套，尤為時所膾炙。所乏者生動之色耳。呂天成曲品列此記於上之中品，且曰：典雅工麗，可詠可歌，開後人駢綺一派。每折一調，每調一韻。徐復祚曲論則謂玉玦記極為今學士所賞。佳句故自不乏。如翠被擁雞聲，梨花月痕冷等。堪與香囊伯仲。賞荷看潮二大套亦佳。獨其好填塞故事。未免開餖飣之門，闢堆垛之境。不復知詞中本色為何物。是虛舟實為之濫觴矣。蓋若庸之作，上承香囊、連環，下啟明珠、玉合，實屬駢儷一派耳。至於梨園已久未見搬弄者，亦非無因也。

磨忠記傳奇二卷 北京圖書館藏 崇禎間刻本

明范世彥撰。此記，卷首題曰：槜李閽甫編次，子翔校正。卷前有繡水范世彥及鴛上范玠序文二篇。卷尾題曰：蘧菴羽垣同訂，玩索兩序語意，此記似當出於范世彥之手。閽甫疑即世彥之別署，蘧菴殆為范玠之字。羽垣其即翔之字歟？然徧考方志曲目諸書，皆無著錄其人其書者。想流傳必未廣耳。此記凡三十八齣，衍魏忠賢禍國事。記中關目，全爲魏閹實錄，泰半本於史傳。其間雖不免有點染之處，而前後相為照應，亦無非抒天下公憤之氣。其於魏閹罪惡，所怨盡情痛責，洵稱佳作。且於斥奸褒忠之外，猶推崇毛文龍，作者當有所感耳。惟記中所衍遼東事，頗有侮及滿人之處，故此書於清代流傳絕罕，不爲無因。而梨園中亦從未見有纍弄者，蓋勢所必然耳。

女丈夫傳奇二卷 明末刻本

明馮夢龍撰。夢龍有萬事足傳、雙雄記，已著錄。卷上原題曰：張伯起劉晉充二稿，卷下則題曰：張伯起初成二稿。蓋此記乃夢龍以張鳳翼之紅拂記傳奇、凌濛初之虬髯翁雜劇，及劉晉充之作合製而成者。此記凡三十六齣，演紅拂與虬髯客故事。全記關目大略亦根據唐人張說之虬髯客傳，惟與世所盛行張鳳翼之紅拂記傳奇，最不相同者，即記中删去樂昌公主破鏡重圓一段情節，餘則尚無大異也。至於夢龍此作，律文排場，俱甚工穩可觀，惟以紅拂記久已盛傳歌場，故此記未顯於世，梨園亦從無纍弄者，遂致湮沒矣。

灑雪堂傳奇二卷 明末刻本

明梅孝己撰，馮夢龍訂。孝己，湖北黃岡人，事蹟無考。夢龍有萬事足、雙雄記、女丈夫，已著錄。此劇凡四十齣，演賈雲華還魂故事。謂賈女雲華病歿，其魂復投入宋女月娥之身，而終與其意中人魏鵬續締姻緣。乃根據李禎剪燈餘話卷三賈雲華還魂記一文敷衍而成。齣目情節，畧無大異。此本卷首題曰：梅孝己草創，龍子猶竄定。可知此本係馮夢龍改訂者，當非孝己原作。然原本久已不傳於世，不知其內容為如何也。推此劇亦以流傳未廣，故今日梨園撥不見有饗衍者焉。按明人徐渭南詞敘錄，卷末國朝南戲目內，著錄有賈雲華還魂記一本，未題撰人名氏，僅注云溧陽人作。亦為譜此故事者，然久已不傳。唯沈璟南九宮譜中，畧存佚文而已。此還魂記南戲，或即孝己此劇之祖本也。

四賢記傳奇二卷 原汲古閣刻本

未題撰人名氏。此記凡三十八齣，行元人烏古孫澤事。以烏古孫澤及妻杜氏、妾王氏、子良禎皆有賢行，故曰四賢。此記關目，大抵取材於元史烏古孫澤本傳及慶童傳、徹里帖木兒傳，扭合而成，不盡屬實。孫澤妾王氏及婢丁香事，俱係增飾。按史所載，孫澤為廣西兩江道宣慰副使，發海北元帥薛赤干贓利事。擢海北海南廉訪使，所劾非徹里帖木兒，亦未嘗因之棄官。史稱徹里帖木兒以樞密院討雲南伯忽之叛，所過秋毫無犯。師旋，橐裝帷巾櫛而已。此記則謂取辦頂珠，乾沒萬千，甚不相合。至珠袍事是實，但徹里非駙馬也。慶童傳載，童由宿衛累遷上都留守，又遷江西河南二行省平章政事，入為太府卿，從遷平章浙江行省，久之為中書左丞相。從未嘗官於建康。廣東亦無與徹里帖木兒交惡事。傳又稱，盜起汝潁，已而蔓延於江浙，慶童分遣僚佐，往督師旅，曾不逾時，以次克復。是慶童討賊事實，然在江浙，非河南時事。此記乃因汝潁而牽合耳。考烏古孫澤當在

元世祖時。慶童則在順帝時。且孫澤父子。與撒里木帖兒、慶童、俱並無關聯。作者串合。以作關目也。此記於梨園中。亦久無搬演者。殆其傳未廣耳。

折桂記傳奇二卷 日本吉川幸次郎氏藏萬曆間唐振吾刻本

未題撰人名氏。卷首標曰。秦淮墨客校正。按秦淮墨客。即紀振倫別署。振倫有七勝記傳奇。及楊家府通俗演義。已著錄。此記疑亦為振倫之作。此記凡三十一齣。衍梁灝梁固父子狀元事。一名傳臚記。按梁固中大中祥符二年狀元。後梁灝十五年。是時宋真宗東封泰山。又祀后土汾陰。連年兩狀元。張師德梁固。皆狀元之子。魏野贈詩。有封禪汾陰多故事。狀元俱是狀元兒之句。此記則謂子先及第。而父晚成。亦不

過妝點生情耳。記中謂梁灝連赴九科。至第十次必得狀元而後已。雖其子孫皆先中甲科。己亦得中榜眼探花。寧告退。歷科比試。此乃習舉業者歆羨狀元之至。故為此說也。記中薛瓊之女玉梅。從空翹望仙樓上。遂為梁灝夫人。事殊荒誕。然此乃以天賜夫人故事相影射。瀟書引林居漫稿王氏條。良鄉縣志梁斗南條。情史梁素條。並有天賜夫人事。而各有異同。又元人郝經亦有天賜夫人詩。見於集中。則此記之取以為關目。又非盡憑空杜撰也。此記流傳未廣

故梨園中久失搬演矣。

六十種曲一百二十卷 明末汲古閣刻本

明毛晉輯。晉原名鳳苞，字子晉，江蘇常熟人。性嗜卷軸，積至八萬四千冊。樓汲古閣，目耕樓以庋之。嘗患四部書率漫漶無善本，乃遍刻十三經、十七史、津逮秘書、唐宋元人別集，以至道藏、詞曲，無不搜刻傳之。嘉惠士林，實莫大焉。此集未題輯者名氏，卷首有演劇首套弁語一文，僅署曰：閱世道人。封面則標曰：汲古閣訂。外籤上亦有汲古閣長圓木記，閱世道人豈即毛晉之別署歟。世人嘗題此集為毛晉所輯，亦不為無因也。此集一名繡刻演劇十本，每本六種，共收元明人傳奇六十種，除元人王關之北西廂雜劇外，大抵皆為南戲。按明代彙刻傳奇之著稱於世者，如唐氏之富春堂、世德堂、文林閣、廣慶堂，陳氏之繼志齋等，然所校刻，種數多寡無定，流傳未廣，且至今日，皆已稀覯。今人擘討明代傳奇，所可藉為資料者，惟此集耳。其中所收者，除王關之北西廂雜劇，高明琵琶記，施惠幽閨記，寧獻王朱權荊釵記，沈鯨雙珠記，王錂尋親記，孫仁孺東郭記，王玉峯焚香記，梁長魚

浣紗記、李日華南西廂、陸采明珠記、南西廂、高濂玉簪記、張鳳翼紅拂記、灌園記、湯顯祖邯鄲記、南柯記、紫釵記、紫簫記、孫柚琴心記、梅鼎祚玉合記、沈受先三元記、王世貞鳴鳳記、徐復祚紅梨記、袁于令西樓記、薛近兗繡襦記、周履靖錦箋記、單本蕉帕記、許自昌水滸記、鄭若庸玉玦記、汪廷訥種玉記、獅吼記、沈璟義俠記、沈采千金記、邵璨香囊記、屠隆曇花記、無心子金雀記、無名氏玉環記傳奇等三十九種，皆有原槧。或其他通行各種版本流傳於世外，如孫暇撰馮夢龍訂之殺狗記、姚茂良精忠記、汪錂春蕪記、朱鼎玉鏡臺記、陸采懷香記、屠隆綵毫記、葉憲祖鸞鎞記、陳汝元金蓮記、謝讜四喜記、徐復祚投梭記、徐元八義記、顧大典青衫記、張四維雙烈記、楊珽龍膏記、碩園訂還魂記、無名氏白兔記、霞箋記、四賢記、節俠記、聘書記、運甓記、飛丸記等二十二種，俱屬孤本，再無其他版本流傳，殊為重要者，而此集之價值實亦正在於此也。

盛明雜劇三十卷 北京圖書館藏 崇禎間刻本

明沈泰輯。泰字林宗，別署福次居主人，浙江錢塘人。此集共收雜劇三十種，皆明人之作。計汪道昆有高唐夢、五湖遊、遠山戲、洛水悲四種，徐渭有漁陽弄、翠鄉夢、雌木蘭、女狀元四種，陳與郊有昭君出塞、文姬入塞、義犬三種，沈自徵有霸亭秋、鞭歌妓、簪花髻三種，葉憲祖有北邙說法、團花鳳二種，孟稱舜有桃花人面、死裏逃生二種，康海中山狼一種，王衡有鬱輪袍、真傀儡二種，梁辰魚有紅線女一種，梅鼎祚有崑崙奴一種，卓人月有花舫緣一種，徐翽有春波影一種，汪廷訥有廣陵月一種，王驥德有男王后一種，徐復祚有一文錢一種，蘅蕪室有再生緣一種，竹癡居士有齊東絕倒一種。以上除汪道昆、徐渭、康海、王衡四人作品而外，俱無單刻流傳之本，最可珍貴。每劇均有眉評，亦出於當時王世懋、袁宏道、張亦寵、徐翽、汪檉、張佩玉、黃嘉惠、張鶚翼、卓人月諸氏及快若、沈泰之手。按卷首程羽文序文有云：「今海內盛行元本，而我明全本亦已不減。獨雜劇一種，耳目寥寥，予嘗

欲選勝投奇。為昭代文人吐氣。以全本當八股大家。以雜劇當尺幅小品。苟藏頗廣。未命棗梨。而吾友沈林宗。顧曲周郎。觀樂吳子。遂先有此舉。其點校評論。又一一傳作者之面目。而遡之為作者之精神云云。

蓋此集輯錄明人雜劇。有三十種之多。且點校至精。誠為曲苑瑰寶。實未可輕視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盛明雜劇二集三十卷 武進董氏藏崇禎間刻本

明沈泰輯。泰有盛明雜劇。已著錄。此集乃盛明雜劇之續選。共收雜劇三十種。作者雖皆生於有明。然其中亦有至清初尚存者。實不盡為明人也。所錄者計有周憲王朱有燉之風月牡丹仙、香囊怨二種。許潮之武陵春、蘭亭會、寫風情、午日吟、南樓月、赤壁遊、龍山宴、同甲會八種。或傳為楊慎之筆。袁于令之雙鶯傳。葉憲祖之易水寒、夭桃紈扇、碧蓮繡符、丹桂鈿合、素梅玉蟾五種。徐陽輝之有情癡、脫囊穎二種。王九思之曲江春。馮惟敏之不伏老。凌濛初之虬髯翁。孟稱舜之英雄成敗。陳汝元之紅蓮債。徐翽之絡冰絲。祁元孺之錯轉輪。車任遠之蕉鹿夢。王澹之櫻桃園。王應遴之逍遙遊。釋湛然之魚兒佛。吳中情奴之相思譜。其中除周憲王、葉憲祖、王九思、馮惟敏、王應遴五家之劇而外。均為珍貴罕睹。向未見單刻流傳之本。每劇亦如初集之例。俱有眉評。出於輯者沈泰及其友人徐翽、沈士俊、黃嘉惠、朱煒、王璣、張佩玉、黃之堯、汪檟、沈士伸、袁宏道諸家之筆。卷首有袁于令序。文

有云。沈林宗兄博蒐明劇，匯而選之。鏗然一部鼓吹，勝國詞林，不能專美於前矣。此集在戲曲總集中之名貴，與盛明雜劇初集一書，可稱雙璧。

大雅堂雜劇 長樂鄭氏藏 萬曆間刻本

明汪道昆撰。道昆字伯玉，號南溟，又號太函，安徽歙縣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除義烏知縣，歷襄陽知府，福建副使，按察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以鄖陽。進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召拜兵部侍郎。明史有傳。道昆與王世貞同時，文名甚著，世人目為後五子。著有太函集。大雅堂雜劇，俱傳於世。又唐明皇七夕長生殿雜劇一本，僅存名目，已不可見矣。大雅堂雜劇，凡四種，每種一折，皆為短劇。一曰楚襄王陽臺入夢，衍楚襄王宋玉同遊高唐觀事，簡名高唐夢。二曰陶朱公五湖泛舟，衍越范蠡功成身退，携西施泛遊五湖事，簡名五湖遊。三曰張京兆戲作遠山，衍漢張敞為妻畫眉事，簡名遠山戲。四曰陳思王悲生洛水，衍魏曹植與洛神相遇事，簡名洛水悲。四劇關目，雖甚單簡，然俱有所本，膾炙人口者。而文詞贍雅，光新可喜。推多用故實，富白整飭，遂致本色全失，結為案頭之作，非場上曲，故熱鬧中，從無譽弄世。呂天成曲品，嘗評之曰，汪司馬一代鉅公，千秋文侶，所著大雅樂

府。清新俊逸之音。詼笑詼諧之致。餘韻染指於斷續。未肯爭雄於個中。然雋永味長。一班各見所長。為上品。按道昆此劇。每種之首。均有副末開場詞。歌者亦不限於生旦主腳。且有下場詩。雖非北雜劇體例。蓋已漸成為南戲文矣。

孟蘭夢雜劇　宣統間排印暖紅閣彙書甲集本

清嚴保庸撰。保庸字伯常。號問樵。江蘇丹徒人。嘉慶己卯。舉江南第一。己丑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發山東。任棲霞縣知縣。天才高曠。詩詞書畫聲曲絲管靡不精通。久客京師。好作狹邪遊。既之山東。而以官署為詞場歌榭。坐是罷官。晚年客袁浦。咸豐間卒。著有問樵集。蘭譜。戲曲之作。則有孟蘭夢。蘭花步。同心言。奇花鑑。紅樓新曲等。然多未梓行於世。此劇僅一折。演莊守中夢與亡姬張佩珊再遇事。以二人相會於中元節孟蘭勝會之時。故標曰孟蘭夢。關目情節。未詳所本。然莊守中一腳。頗疑為作者自況。殆係保庸悼亡之作耳。至於排場。尚稱大塲詞藻亦復工穩。惟聯套之法。甚乖於律也。此劇流傳不廣。故於雜劇中從未見有搬衍者焉。

玉谷新簧五卷 日本內閣文庫藏萬曆間刻本

題吉州景居士輯。輯者名氏已無可考。卷首標曰：鼎刻時興滾調歌令玉谷新簧。題云：八景選輯書林繡梓。卷二則題曰：鼎鐫精選增補滾調時興歌令玉谷調簧。又云：吉州景居士彙選。書林劉次泉繡梓。卷尾並有萬曆庚戌年孟秋月刊行之木記。卷三末葉上欄，又有玉振金聲中卷終字樣。卷四首入題云：吉州景居士選輯。書林廷禮繡梓。一書題名，前後不同如此。及細檢之，始知卷首標名中玉谷新簧四字，及卷二標名中玉谷調簧四字，并題名之劉次泉三字，均係挖補者。一書改名兩複印，為明代書賈積習，無疑。此集原名，或為玉振金聲也。此集版式，亦分三欄。上下兩欄，所選皆元明傳奇。中欄所錄，均屬小曲。然此集因係書賈竄改之本，故內容與目錄甚不一致。據目錄所載，計選有三元記、投筆記、洛陽記、玉簪記、金貂記、破窰記、琵琶記、西廂記、金印記、白兔記、紅葉記、四德記、香囊記、昇天記、浣紗記、表襴記、三國志、思婚記、六惡記、續緣記、玉環記、草盤記、追魂記、祝壽記、太和記等二十五種。其中則以草盤記、六惡記、思婚記三種傳奇，既無傳本，亦未見於著錄，最稱珍貴。至於此集中欄所錄，全為小曲，及燈謎酒令之類，亦研究明代通俗文學之寶貴資料。此種選集，不見於戲曲書目之著錄。國內亦未聞有收藏者。蓋中土久佚，日本幸存之孤本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梨園按試樂府新聲三卷 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元刻本

元無名氏輯。卷首未題輯者名氏，亦無序跋，遂無可考。卷上錄套數三十一套，卷中錄小令十九調，卷下錄小令二十四調，皆為元人所製者。其中除馬致遠、關漢卿、商政叔、白無咎、荊幹臣、王脩甫、張彥文、白樸、王伯成、鄧玉賓、侯正卿、貫雲石、盧疎齋、陳草庵、張小山、滕玉霄、盍西村諸家外，所收泰半為無名氏之作，且多出其他元人散曲選集之未載者，洵屬可貴。更有說者，則此集中竟有獨見之體。蓋從來言散曲者，不外太和正音譜寧獻王所列之十五體式，然重複已多。如自跋者，又每流於能巧。如此集卷下所錄塞兒令二曲，作兩人口吻，互相評詰詼諧之趣，誠為散曲中所稀覯焉。此集佳製，作者名氏雖多不悉，然其詞固甚可傳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太平清調迦陵音一卷 故宮博物院藏萬曆刻青蓮露本

明葉華撰。華字茂原，號金粟頭陀，山東曲阜人。生平事蹟無考。惟知其與陳繼儒、費元祿輩相往還，蓋亦風雅士也。著述僅存青蓮露一集，此卷散曲即收於集內。凡套數十五，重頭小令各二，皆為出世清逸之作。觀其標題，亦可見其意矣。然其中不盡為己作，如百歲光陰一套，乃元人馬致遠所製。此卷錄之，殆以其性質相類耳。卷首附迦陵音指迷十六則，則錄自張炎詞源者。惟於每則後增有製曲者當作此觀一句，竟攘為己作，實未免有掠美之嫌。考詞源一書，本係後出，故前人多為所蒙。明衛泳之枕中秘，據以入錄，遂還題茂原葉華著。按此卷首原題金粟頭陀編著，此書或竟遂錄元明人所作為之，亦未可知也。

幽閨記傳奇四卷 北京圖書館藏明末吳興凌氏校刻本

元施惠撰。惠字君美，或云姓沈，浙江杭縣人。居吳山城隍廟前，以坐賈為業。巨目美髯，好談笑。詩酒之暇，唯以塡詞和曲為事。有古今砌話，編成一集。考此記自明以來，如何良俊四友齋叢說、王世貞藝苑巵言、王驥德曲律、沈德符顧曲雜言、臧懋循元曲選序等，均謂為施惠之筆。然元人鍾嗣成錄鬼簿，未言惠有南戲之作。又呂天成曲品曰：云此記出施君美筆，亦無的據。則此記撰人，殊成疑問。但其為元人手筆，則無可疑耳。此記凡四十齣，演蔣世隆王瑞蘭離合事。一名拜月亭，乃本元關漢卿閨怨佳人拜月亭雜劇衍成南戲，而關目情節，頗多增飾。若第三十二幽閨拜月齣，則全襲關作第三折原文，為記中最勝處。第七文武同盟齣，雁兒落一曲亦佳，惟襲用鄭玉賓小令。其詞見北詞廣正譜。秋風蜀道難句下，鄭氏原作尚有休干誤殺英雄漢，看看星星兩鬢斑四句。今此記作險些兒誤殺了個英雄漢，淒淒冷冷埋冤世間，致不合得勝令格式。此恐沿習之誤也。第二十六皇華悲遇齣，銷金帳六支，情文並妙。湯顯祖紫釵記之女俠輕財齣，即依據此齣而作者。此記作者每喜用僻調，令人無從訂板。魏良輔僅定琵琶板式，不及幽閨。於是作譜者咸取琵琶，而此記中伽刹兒、醉娘兒、五樣歸等牌，腔板格式，各無一定矣。按古之南戲，以荆、劉、拜、殺並稱，得琵琶而五。拜即拜月亭幽閨記。此五本尤以幽閨、琵琶為眉目，乃明以來之定論也。如何良俊、沈德符、徐復祚諸家，皆謂幽閨出琵琶之上。然王世貞、王驥德、呂天成輩，則敲斥之。蓋取幽閨者稱其詞質，取琵琶者譽其詞雅，乃本色派與文辭派之論爭耳。昔年梨園此記甚為盛演，如第七文武同盟、第十三相泣路岐、第十四風雨間關、第十七曠野奇逢、第二十二招商諧偶、第二十五抱恙離鸞、第二十六皇華悲遇、第三十二幽閨拜月等齣最著，至今尚有能爨者也。

殺狗記傳奇二卷 汲古閣刻本

明徐𤳬撰。馮夢龍訂。𤳬字仲由。浙江淳安人。洪武初。徵秀才至藩省辭歸。著有巢松集。夢龍有萬事足雙雄記等。已著錄。按靜志居詩話稱。識曲者目荊劉拜殺為元四大家。殺狗記則仲由所撰也。其言曰。吾詩文未足品藻。唯傳奇詞曲。不多讓古人。蓋自知之審矣。其葉兒樂府滿庭芳。比於張小山馬東籬亦未多遜云。然此記鄙俚庸劣。無一語可取。宵有才者不宜如是。豈後人所偽託。而假名於徐𤳬者耶。惜無確證。姑從舊說。此記凡三十六齣。演孫華妻楊月貞。殺狗勸夫。而使兄弟和睦事。考元人蕭德祥。有楊氏女殺狗勸夫雜劇之作。即此記祖本。此記關目。全據雜劇析成。復加點綴。凡宵人情狀。與賢媛苦心。俱極形容以垂勸戒。事之有無。殊不可考。蓋欲同氣不睦者。觀此自悟。乃有關風教之作。梁廷枏曲話曰。荊劉拜殺曲文俚俗不堪。殺狗記尤惡劣之甚者。以其法律尚近古。故曲譜多引之。元殺狗勸夫雜劇四折。已覺鋪敘費力。況仲為全部。無怪其一覽無餘味也。按呂天成曲品。曾列此記於能品。並曰。事俚詞質。舊存惡本。予為校正云。至於呂天成校正本。未見流傳。故李調元嘗曰。殺狗記。今世所傳本。謬誤至不可讀。皆後人竄改。蓋其詞原太質人。於方言不諳處輒改之。而目全失矣。洵為至論。昔年棃園此記頗稱盛唱。至近年則絕無搬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荊釵記傳奇二卷（汲古閣原刻本）

明寧獻王朱權撰。權為明太祖第十七子。洪武二十四年就封大寧。永樂元年改封南昌。晚慕沖舉。自號臞仙。涵虛子。及丹邱先生。均其別署。著有太和正音譜。荊釵記。及雜劇十二本。明史有傳。按呂天成曲品。著錄此記。題柯丹邱撰。黃文暘曲海目仍之。蓋舊本原題丹邱先生。天成不知為寧獻王道號。故遂以為柯敬仲耳。此記凡四十八齣。演王十朋錢玉蓮事。歷來傳說。殊多附會。按十朋受誣與蔡邕同。而為十朋辨寃者。亦不乏人。甌江逸志。天祿識餘榜書。有謂十朋為御史。彈劾丞相史浩。史門客因作此記。玉蓮乃十朋女。孫汝權為十朋同榜進士。史客故誣其說。以聳人聽聞也。夫此記安得出自宋人手筆。殊不足辨。又有謂玉蓮實錢氏本倡家女。初十朋與之押。錢心已許嫁。後十朋狀元及第歸。不復顧錢。錢憤投江死。更有謂玉蓮宋名伎。從孫汝權。某寺落成。梁上題信士孫汝權同妻錢玉蓮喜捨。此亦以玉蓮為伎。而前則以失愛於王憤而投江。後則以委身孫氏。布施僧寺。蓋皆傳會之說。亦不足辨。明代多以丹邱誤為柯敬仲。一切風影之談。皆因是而起矣。呂天成曲品。嘗列此記於妙品。且評曰。以真切之調。寫真切之情。情文相生。最不易及。詞隱稱其能守韻。然則今本有失韻者。蓋傳鈔之譌耳。真得仰配琵琶。而鼎峙拜月者乎。徐復祚亦謂。琵琶拜月而下。荊釵以情節關目勝。然純是委巷俚語。粗鄙之極。而用韻卻嚴。本色當行。時離時合云。要之。此記純為本色一派。結構佳妙。情節動人。故梨園中。最稱盛唱。第三十一見母。第三十五時祀二齣。尤膾炙人口。至今不絕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紫簫記傳奇四卷 北京圖書館藏萬曆間富春堂刊本

明湯顯祖撰。顯祖有還魂記，已著錄。此記凡三十四齣，演李益霍小玉事。記中謂霍小玉觀燈至華清宮，拾得紫玉簫，故以標名。此記與紫釵記傳奇，雖皆演李益霍小玉事，然兩本關目，迥然不同。蓋紫釵記全據唐人蔣防霍小玉傳一文譜成。此記則略引正面，點綴生情，而插入唐時人物，不拘年代先後，隨興布置，以助波瀾也。呂天成曲品，嘗列此記於上之上品，且謂琢調鮮美，鍊句駢麗，向傳先生作酒色財氣四犯，有所諷刺，是非頓起，作此以掩之，僅成半本而罷。覺太曼衍，留此清唱可耳。按此實爲無稽之談。顯祖紫釵記題詞述其刊行紫簫之故曰：往昔余與所遊謝九芝、吳拾芝、曾粵祥諸君，度新詞爲戲，未成，是非蜂起，訛言四方，諸君子有危心，略取所草，具詞梓之，以明與時無與。記初名紫簫，實未成，亦不意其流行之如是也。南都多暇，更爲刪潤，訖名紫釵云。據此，其所謂未成者，並非原本首尾不全，實爲修鍊布局，未臻盡善之意耳。及紫釵記刊行於世後，梨園纍演頗盛。故此記唯供案頭之欣賞而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紫釵記傳奇二卷 滿洲傳氏藏 竹林堂刻本

明湯顯祖撰。顯祖有還魂記紫簫記已著錄。此記凡四十三齣。演李益霍小玉事。通本關目。據唐蔣防所撰霍小玉傳折成。惟此記至李益與霍小玉重逢而止。以釵合釵圓。節鎮宣恩作收場。益就婚盧氏事不及也。情節甚多。而以釵圓為最要。故標名紫釵。李霍元夕相逢。墮釵留意。是此記增出。以作前後關目。鮑十一娘改作四娘。浣紗桂子。略去桂子不用。盧氏未載其父太尉之官。孟門之鎮。計哨訛傳。延媒勸贅。婉

拒強婚。緩婚收翠。俱是添出。賣釵李延先公主。此記即作太尉。謂以鮭生言小玉別嫁。棄賣此釵。且撰出鮑三娘。以為四娘之姊。益參朔方軍。赴玉門關外。霍小玉傳與舊唐書。皆無之。折柳寄屏。飛書款檄。而畫情景。傳中與盧婚是太夫人所主。此記略去。又李益與霍小玉事。在唐大歷間。此記則謂元和十四年。亦不同也。顯祖此記。乃紫簫記重訂之作。呂天成曲品。亦列於上之上品。並曰。仍紫簫者不多。然猶帶靡縟。描寫閨婦怨夫之情。備極嬌苦。真堪下淚。絕技也。按此記詞藻精警。遠出香囊玉玦之上。玉茗四夢中。以此為最艷矣。惟記中舛律處頗多。緣顯祖當時尚無南北宮譜行世。所據以填詞者。僅太和正音譜。雍熙樂府。詞林摘艷數種而已。不得以後人之律。輕議前人之詞也。且自乾隆間。葉堂納書楹曲譜出世後。其不合律曲。而改作集曲者。十有六七。其聲別有幽逸爽朗處。非尋常洞簫玉笛可比。然則謂此詞不合律者。僅皮相之談耳。試讀臧懋循删訂本。律則合矣。其詞何如耶。昔年梨園此記甚為盛行。尤以第二十五

折柳陽關齣。通傳人口。至今弗衰也。

浣紗記傳奇二卷 北京圖書館藏萬歷間刊本

明梁辰魚撰。辰魚字伯龍。號少伯。別署仇池外史。江蘇崑山人。以例貢爲太學生。雅擅詞曲。工音律。世所行崑山腔。自魏良輔始。而辰魚獨得其傳。所作浣紗記傳奇。梨園多歌之。生平任俠好遊。足迹遍吳楚間。嘗欲北走塞。南極檄。盡覽天下名勝。不果而卒。同里王伯稠者。贈以詩云。達人貴偷生。爲顧一世譏。伯龍慕伯興。獨情良似癡。彩毫吐艷曲。煌若春苑開。斗酒清夜歌。白頭擁吳姬。家無儋石儲。出多年少隨。元暉

愛足獎。此道今所稱風雅名雋。足以想見其概。著有鹿城詩集。江東白苧。紅線女雜劇及此記等。此記凡四十五齣。衍吳越興廢故事。一名吳越春秋。關目情節。以范蠡西施爲主。與史實不符之處頗多。此爲擬衍舊習。不足深辯也。通本結構。以穿插他事過多。遂致排場散漫。故呂天成曲品。列於上之中品。且評曰。羅織富麗。局面甚大。第恨不能謹嚴。中有可減處。當一刪耳。徐復祚亦謂此記。無論其關目散緩。無骨無筋。全無收攝。然其所長。亦自有在。不用春秋以後事。不裝八寶。不多出韻。平仄甚諧。宮調不失。亦近來詞家所獨難云。今按此記。韻律亦時有錯誤。如第二齣春齣。王抱肚云。感卿贈我一縑絲。欲報慚無明月珠。第七通謀齣。出隊子云。八九寸彎彎兩道眉。畫道輕盈略賺胖些。尤爲顯然謬誤。至如第十四打圍齣。南普天樂北朝天子合爲辰魚創格。而朝天子每支換韻。第二十三迎施齣。三換頭二曲。一云。迷其間只通我不合我來艰邊獨行。一云。迷壁廂只得把那壁廂暫時承領。誤作一句。不知琵琶記原文。乃兩句協

韻。此又舛律者也。惟曲白研鍊雅潔。絕無打油鉸釘之習。在明曲中甚可稱爲傑奏。靜志居詩話嘗謂傳奇家曲別本。弋陽子弟可以改調歌之。惟浣紗不能。故是詞家老手。據此則當時推重之者。幾風靡天下矣。此記第七通謀。第十三養馬。第十四打圍。第二十八見王。第三十採蓮諸齣。梨園最爲盛傳。至今猶有衍者也。

紅拂記傳奇二卷 北京圖書館藏萬曆文林閣刻本

明張鳳翼撰。鳳翼字伯起。號靈虛。江蘇長洲人。嘉靖甲子舉人。與其弟獻翼燕翼並有才名。吳人語曰。前有四王。後有三張。鳳翼後數會試不第。迨庚辰。以毋老不復應公車辟。鬻書自給。然絕足不入公府。雖兩臺使者。若監司郡邑大夫。旌旄日及門去。未嘗以一刺報也。吳人以此重之。詩宗杜王。喜爲樂府。善度曲。終日口嗚嗚不已。吳中舊曲師太倉魏良輔。鳳翼出而一變之。至今宗焉。著述甚富。有處實堂集。文選纂

註。占夢類考等。戲曲有紅拂記。祝髮記。竊符記。灌園記。虎符記。扊扅記。合稱陽春六集。又平播記傳奇。泰半尚存。此記凡三十四齣。演李靖與紅拂妓事。全本杜光庭虯髯客傳敷衍而成。頗多增飾。虯髯客記作名張仲堅。且謂仲堅浮海爲扶餘國王之後。助唐征高麗。其中復牽合孟棨本事詩中樂昌公主分鏡事。關目情節。與史傳殊未相合。徐復祚曾謂此記。惜其增出徐德言合鏡一段。遂成兩家門。頭腦太多。呂天成曲品則列此記於上之中品。評曰。俠氣辟易。作法撇脫。不粘滯。第私奔處。未免激昂。樂昌一段。尚覺牽合云云。且其協韻。時有通假處。先天廉纖。隨口亂押。開閉罔辨。沈德符顧曲雜言亦曰。以意用韻。便俗唱而已。余每問之。若云。子見高則誠琵琶記否。余用此例。奈何訝之。據此則韻律不協。鳳翼固自知之也。此記爲鳳翼少年之筆。相傳於新婚時。伴房一月而成者。脫稿之後。即傳遍梨園。其第二伏策渡江。第十俠女私奔兩齣。至今尚有能歌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南西廂記二卷 滿洲傅氏藏萬曆間富春堂刻本

明崔時佩撰。李日華訂。時佩浙江海鹽人。日華，蘇長洲人。二人事蹟。均無可考。世人往往以日華誤認為嘉興人字君實者。按君實紫桃軒雜綴卷二嘗謂昔人謂谷水字子雲。實作劇秦美新。而以累楊雄。宋方士顏洞賓。以採戰邪術昵妓女白牡丹。而以累純陽。憶余筮仕江州理官。上官中有向余索西廂記者。蓋世行李日華西廂本也。余既辨明付之一笑。據此。則撰是記者。非字君實之李日華。而為別一李日華矣。考高儒百川書志卷六。著錄此記。題云。海鹽崔時佩編集。吳門李日華新增。可知此記乃時佩原作。日華增訂者。世人唯知李名。崔則反湮沒無聞。故梁辰魚南西廂題辭云。崔割王腴。李奪崔席。俱堪菑冷。蓋即指此也。此記凡三十八齣。演張珙崔鶯鶯故事。時佩以王關西廂北詞。僅便於絃索。而不利於笛管。止便於弋陽俗腔。而不利於崑山雅調。故翻作南詞。惟通本關目。前後情節。皆仍其舊。此記歷來評論殊多訾議。徐復祚曲論嘗曰。李日華改北西廂為南。不佳。李漁閒情偶寄亦曰。詞曲中音律之壞。壞於南西廂。玷西廂名目者此人。壞詞場矩度者此人。誤天下後世之蒼生者。亦此人也。李調元雨村曲話又曰。增損字句以就腔。已覺截鶴續鳧。總之。時佩此記以北詞之句讀。改作南詞之音律。可謂煞費苦心。顧以字句之勉強。本宮套中不能聯絡者。往往借別宮調中與北詞原文句法相類之曲。任填一曲。乃至套式前後高亢不倫矣。明末騷隱居士衡曲麈譚嘗譏之曰。不知其翻變之巧。頓能洗盡北習。調協自然。筆墨中之爐冶。非人官所易及也。此記槧本。世所流傳者。有六幻西廂六十種曲二本。此本刻於萬曆時。可謂南西廂之祖本。且海內孤存此本。至可寶焉。至梨園中西廂記之嘗見於氍毹者。亦僅崔李此本。如第五佛殿奇逢。第二十一錦字傳情。第二十四臨期反約。第二十九良宵雲雨。第三十堂前巧辯。第三十一長亭別恨。第三十二驚夢草橋等齣最著。尤以良宵雲雨齣。膾炙人口。今猶盛演也。

玉鏡臺記傳奇二卷 汲古閣原刻本

明朱鼎撰。鼎字永懷，江蘇崑山人。事蹟無考。此記凡四十齣，衍溫嶠故事。因溫嶠以玉鏡臺聘劉女潤玉故名。按王義慶世說新語第二十七假譎類載溫公喪婦，從姑劉氏家值亂離散，唯有一女，甚有姿慧，姑以屬公覓婚，公密有自婚意，答云：佳婿難得，但如嶠比云何？姑云：喪敗之餘，乞粗存活，便足慰吾餘年，何敢希汝比。卻後少日，公報姑云：已覓得婚處，門地粗可，婿身名宦盡不減嶠。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喜。既

婚交禮，女以手披紗扇，撫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云云。此即記中玉鏡臺故事之由來。更以石勒劉耀叛變事穿插其間，以作關目，亦取材史傳。點綴而成。考元人關漢卿有溫太真玉鏡臺雜劇一本，今傳於世，亦衍溫嶠故事，乃此記祖本也。呂天成曲品嘗列此記於下之上品，且曰：此君與顧希雍顧仲雍同盟，而才不逮，紀溫太真事未暢，粗具體裁而已。然此記第十二新亭流涕、第十三聞雞起舞、第十九渡江擊楫諸齣，氣魄沈雄，情文並茂，最為動人，惟以流傳未廣，近年梨園已不見爨衍者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龍膏記傳奇二卷 汲古閣原刻本

明楊珽撰。珽字夷白，浙江錢塘人。事蹟無考。箸有龍膏記、錦帶記傳奇。現僅存龍膏一種。此記凡三十齣。演張無頗元湘英遇合事。以張無頗嘗得起死藥龍膏於袁大娘，以治元湘英疾而結因緣，故標曰龍膏。全記本事，大畧根據唐人裴鉶傳奇張無頗一條，渲染而成。按呂天成曲品嘗列此記於下之上品，且評曰：此張無頗事，往余譜金谷記，此君見之，謂龍宮近怪，易為元載女，是亦一見也。然非本傳矣。據此可知楊珽與呂天成皆明季隆萬間人，至天成金谷記傳奇一本，今已不存於世，僅見其名耳。然楊珽此記亦從未盛傳，故梨園中從不見有搬衍者也。

投梭記傳奇二卷 汲古閣原刻本

明徐復祚撰。復祚有霄光劍、紅梨記，已箸錄。此記凡三十二齣，衍謝鯤折齒元縹風守節事。考晉謝鯤，陽夏人，字幼輿，少知名，通簡有高識，任達不拘，好老易，能歌，善琴。東海王越辟為掾，轉參軍，謝病去。大將軍王敦引為長史，敦有不臣之迹，鯤知不可以道匡弼，乃優遊寄遇，不屑政事，從容諷議而已。後為豫章太守，蒞政清肅，百姓愛之，卒於官。此記本事，取材史傳，敷衍而成，頗多增飾之處，點染生情，以作關目。按復祚花當閣叢談嘗謂庚戌成紅梨後，遂塊却筆硯。既而閱楚紀胡楚思事，因思死生禍福不幸之總愚，亦穿闢手口語，固自有天公主之，乃復理鉛槧，為投梭記。謝幼輿折齒事，據此可知復祚此記之由來也。此記律法排場，俱甚工穩，而筆墨雅潔，情詞婉妙，洵稱佳奏。惟以流傳未廣，故梨園中已久無搬演者矣。

燕子箋傳奇二卷（滿洲傅氏藏崇禎間刻本）

明阮大鋮撰。大鋮字集之，號圓海，一號石巢，別署百子山樵，安徽懷寧人。萬歷進士。崇禎時附魏忠賢，名列逆案。失職後，避流賊居南京，頗招納遊俠。時復社顧杲等作留都防亂揭逐之。大鋮懼，閉門謝客，獨與馬士英深相結。福王立，士英秉政，以為兵部侍郎，旋進尚書。既得志，專翻逆案，中外憤怒。清兵渡江，走金華，為士紳所逐，轉投方國安。尋降清，從攻仙霞嶺，僵仆石上死。明史有傳。大鋮詩文俱佳，著詠懷堂集。戲曲尤工，有燕子箋、春燈謎、雙金榜、牟尼合、忠孝環、桃花笑、井中盟、獅子賺、賜恩環等傳奇。然傳者僅有前四種耳。自來大奸慝必有文才，嚴介溪之詩，阮圓海之曲，不以人廢言，亦可謂三百年一作手矣。此劇凡四十二齣，演霍都梁鄜飛雲華行雲因緣事。全劇關目，未有所本，惟燕子啣箋事，疑出於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郭紹蘭條，翻換而成。相傳劇中霍都梁，大鋮自寓也。先識伎女華行雲，行雲是門戶中人，以比呈秀。後娶鄜飛雲，是貴家女，以比東林。是時東林及呈秀之黨相攻，皆互詆為門戶也。其云朱門有女與青樓一樣，暗詆東林。其云走兩路功名的是單身詞客，大鋮自比兩路兼走，未嘗偏着一黨也。霍生因場期改夏，初欲回里，店主人云，功名大事，沒有打回頭的道理。霍生因問及昔年相與華行雲，以見不得吏掌科，不得已乃投呈秀也。霍生云，丹青是我畫，詩箋是鄜小姐真筆，供說燕子啣來，就渾身是口，誰人肯信。定要受刑問罪，以燕子比維垣，言其代奏已疏，以致獲罪。霍生入節度使賈公幕，改名卞無忌，大鋮自比入士英之幕，便可無忌憚矣。鮮于佶假狀元，好適事，指沈同和。同和中丙辰會元，房考給事中韓光祜，聞有物議，召而試之，文理不通，因自檢舉，同和斥革問罪云。總之，大鋮此作，關目新艷，結構曲折，詞藻亦典雅可喜。故梁廷枬曲話嘗評之曰，鶯交兩美，燕合雙姝，設景生情，具徵巧思。蓋大鋮以人品卑污，世遂屏不與作者之林，實則大鋮固深得玉茗之神也。且大鋮諸作，以此劇最勝。弘光時，曾以吳綾作朱絲闌，命王鐸楷書此劇，為內廷供奉之真，而民間之搬演此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劇者。歲無虛日。可謂盛矣。降及近年。惟第三十八好進齣梨園尚有能者。餘則無聞矣。

白兔記傳奇二卷 汲古閣原刻本

未題撰人名氏。按徐渭南詞敘錄。著錄此記於宋元舊編之中。未題撰人。呂天成曲品亦然。今以無旁證足徵。僅從舊說。仍題為元人之作。此記凡三十二齣。衍劉智遠李三娘故事。因記中咬臍郎。以逐白兔而得見母。故標名白兔也。考劉智遠故事來源甚古。宋代無名氏所撰五代史平話中之漢史平話上卷。金代無名氏之劉智遠諸宮調。關目情節。與此記大略相同。可知此記之淵源。與小說戲曲嬗變之迹。又元人劉唐卿。亦有李三娘麻地捧印雜劇之作。今日雖無傳本。然與此記。亦必不能無何等之關聯也。劉智遠事。詳見五代史漢高祖本紀及皇后李氏傳。此記本事。較之史傳。真偽參半。情節甚為動人。呂天成曲品。曾列此記於能品。且評曰。詞極古質。味亦恬然。古色可挹。世稱荊劉拜殺。雖不敢望荊劉。然斷非今人所能作云。其第二十分娩。第二十九汲水。第三十訴獵。第三十一私會等齣。嘗見梨園襲弄。至今猶有擅歌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别本白兔記傳奇二卷（日本京都帝國大學藏萬曆間富春堂刻本）

未題撰人名氏。按白兔記一劇。今日通行者。僅有汲古閣刻本一種。而梨園所行者。亦從汲古閣本。此富春堂本。流傳極罕。卷首亦未題撰人。唯標曰豫人敬所謝天祐校。此記雖亦衍劉智遠與李三娘故事。然與汲古閣本對勘。全本齣數。關目曲文。迥乎相異。汲古閣本三十二齣。此富春堂本三十九齣。汲古閣本敘咬臍郎於出獵時。箭射白兔。負箭而逃。咬臍郎因追蹤白兔。得遇李三娘一節。富春堂本則無之。富春堂本述劉智遠別家從軍後。李三娘為李洪義等迫之改嫁。三娘不從。剪髮汲水挨磨。備受艱苦云云。其中剪髮一事。又為汲古閣本之所無也。若明蔣孝南九宮十三調譜。錄有白兔記曲文十餘支。以汲古閣本較之。則大致相同。以富春堂本校之則否。故疑汲古閣本必為根據嘉靖以前舊本所刻。而富春堂本則係取汲古閣所據之本加以改訂者。且此富春堂本之卷首。亦明題曰。新刻出像音註增補劉智遠白兔記。蓋謝天祐所增補校註者也。至於此本李三娘剪髮一事。傳說甚古。金無名氏之劉智遠諸宮調第三段智遠投軍三娘剪髮生少主。已先有之。則可知此謝天祐增補富春堂所刻者。至少尚另有一本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孤兒記傳奇二卷 北京圖書館藏萬曆間世德堂刻本

未題撰人名氏。按徐渭南詞叙錄。宋元舊篇目中。著錄有趙氏孤兒南戲一本。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九百六十五亦收之。疑即此記。此記凡四十四齣。衍趙朔孤兒冤報冤故事。呂天成曲品。嘗列此記於妙品。且曰。事佳。搬演亦可。但其詞太質。每欲如報狗一校正之。而棘於手。姑存其古色而已。即以趙武為岸賈子。正是戲局。近有徐叔回所改八義與傳稍合。然未佳云。蓋徐元之八義記傳奇。即據此記而改訂者。此記較之徐本文詞殊為渾厚古樸。實元末明初之舊本也。考元人紀君祥有趙氏孤兒冤報冤北雜劇一本。尚存於世。且英法兩國。均有譯本。盛傳一時。則又此記之祖本也。

東窗記傳奇二卷 北京大學藏萬曆間富春堂刻本

不題撰人名氏。此記凡四十齣。衍秦檜於東窗下設計陷害岳飛故事。關目情節。取材宋史。妝點而成。未盡屬實。考宋元戲文。有秦檜東窗事犯一本。元人雜劇。亦有泰太師東窗事犯一本。徐渭南詞叙錄。除宋元舊篇內著錄有秦檜東窗事犯戲文之外。於明朝目中。另有岳飛東窗事犯一劇。並註云用禮重編。用疑為周之誤。周禮字靜軒。里居事蹟。俱不可考。周作殆即此記也。又明初姚茂良。有精忠記傳奇之作。亦譜岳飛破虜而為秦檜所害事。與此記相較。關目曲文大略無異。豈周禮此記。乃根據茂良精忠記而重編者耶。

雙紅記傳奇二卷 北京圖書館藏萬歷間文林閣刻本

未題撰人名氏。按呂天成曲品著錄此記。於作者姓名有無可考之列。無名氏千古麗情曲目。則題此記云更生氏作。未知何據。此記凡二十九齣。演紅綃與紅線女事。故標曰雙紅。崑崙奴磨勒盜紅綃事。本於裴鉶傳奇。紅線盜金合事。出於袁郊甘澤謠。考舊本南戲原有磨勒盜紅綃一劇。今已散失。梅鼎祚有崑崙奴一本。梁辰魚有紅線女一本。並見盛明雜劇初集。其關目情節。盡同本傳。此記則合二事為一。增易排場。與本傳及梅梁二劇。遂不甚相同。且雙紅事本無關涉。而作者強合為一。未能別尋機軸。以致關目結構。多失照應之處矣。呂天成曲品。列此記於中之下品。評曰。此合紅綃紅線而成。亦佳。但詞多剿襲云。蓋此記第八記室草箋齣。全抄梁辰魚作第一折。第二十八青門餞別齣。則合梁辰魚梅鼎祚二劇之第四折。剪裁而成。全劇文字。除錄舊者外。大抵平庸。無甚足稱。梨園中。此記昔年頗多襲演。青門餞別一齣。尤稱盛唱。至今不衰也。

五福記傳奇二卷 滿州傅氏藏舊鈔本

未題撰人名氏。此記凡三十二齣。衍韓琦滿門富貴事。以韓琦五福俱備。宋仁宗賜五福堂扁。故名。又名五福堂。全記關目情節。大畧取材宋史本傳。緣飾之處亦甚多。真假參半。按史稱宋仁宗時。賢宰執曰韓琦。范仲淹。富弼。歐陽修。此記點綴四人作同年。其實韓舉天聖五年進士。范富歐陽。俱非同榜。琦成進士。雖屬少年。然未嘗聞有欽賜完姻事。至選妾一節。是實。但未必是判相州時事。記中述韓夫人崔氏白云。郭汾陽後房百人。相公譽過汾陽。而姬侍未及其半。故復為買妾。此特極形崔氏之賢。蓋琦素澹泊。斷無姬侍數十人之事。趙元昊之錄郭猷琛為子。亦增飾者。因宋時有張元李昊二人。嘗入西夏。元昊用為將相。故影射之。韓琦圍之西夏。則真偽相雜。刺客及熱黯事。本於宋名臣言行錄。范仲淹乃與韓琦。並領西事。亦非相代。且其事在作相之前。此記則敘於作相及判相州以後。不過隨意撮撰。未嘗考事實者也。韓琦五子之名。並與史合。幼子尚主亦合。然無五子同

科中式且登三鼎甲之事。乃緣飾以美觀耳。此記詞丈平庸。排場尚佳。呂天成曲品著錄於無名氏目內。當出於萬歷以前人之筆。天成列此記於中之中品。且曰。韓忠獻公事。揚厲甚盛云。此記流傳不廢。故梨園中久失饗衍矣。

十義記傳奇二卷 北京圖書館藏萬歷間富春堂刻本

未題撰人名氏。此記凡二十七齣。演韓朋夫婦離而復合事。畧謂闕中韓朋。韓福。與同里鄭田。李呂國相善。黃巢寇闕中。聞朋妻李翠雲美。遣媼喻意。不聽。巢怒。命裨將張義劫之。義故韓氏僕。不忍陷其主。縱之去。遂自刎焉。朋旋為巢所得。韓福以計出之獄中。令遠遁。而己自承為朋弟。為賊所殺。巢欲汙李氏。拒以懷娠。強之。遂截髮。然巢不忍死之。繫諸獄中。巢妻憫其節。囑獄卒善待之。後舉一子。獄卒妻撫之。名曰國

英。李呂國。鄭田。心慕程嬰杵臼事。李為匿其子。挈家走德清。依同宗李國仁以居。國仁耄而乏嗣。養國英為子。更名曰泰。黃巢憤李氏不從。予其走卒馮獻。而獻敬其貞烈。送出賊窟。命投白雲庵母姨處為尼。改名志真。獻恐事泄。赴水死。朋之亡走也。抵姑蘇。長者柳子安納之。久之。鬢髮斑白。欲見妻子音耗。易道裝如函谷。而泰已貴顯。官函谷關節度使。李呂國亦在任所。一日呂國出。遇朋於塗。大喜。趣入署中。為泰道始末甚詳。認為父。適李氏在尼庵為無賴所侮。訟於

奏。細鞫之，乃其母也。即迎歸，韓朋一家始復完聚。奏後，與李存孝同討黃巢，殲之於市。以父冤奏，旌獎授職焉。全記關目，憑空結撰，無所根據，以男女十人皆仗義救韓朋夫婦，故以標名。蓋因古有八義，此擴為十義耳。考古有韓朋，又名韓憑，世所傳青陵臺事，夫婦化為蛺蝶者，即其人也，見搜神記。至於此記，則以韓李夫婦篤於義烈，寧死不忍離析，故借用其名。黃巢李存孝，亦不過隨意點入，非必其時其事也。此記作者，雖無可考，然最遲亦當出於萬歷人之手。其情節動人，排場緊湊，可稱佳構。惟以流廣未廣，梨園已不見搬演矣。

珍珠記傳奇二卷 北京圖書館藏萬歷間文林閣刊本

未題撰人名氏。此記凡二十三齣，演高文舉與妻不忘舊恩事。畧謂洛陽高文舉貧欠官銀，不能償。有王百萬者，年暮無子，慨捨家資，救濟貧困，適遇文舉，奇其貌，邀至家，而以女金真妻之。後文舉赴京應試，中狀元。時奸相溫閣有次女未字，見通贅文舉為壻。文舉念王氏恩重，暗造張千持書迎之。張千攜書，為溫氏所見，拆改語意，致張千至洛，為王百萬家痛毆。金真則以夫婦臨別時盟誓真切，料文舉必不負心，親赴京訪之。值文舉召入內院，多日未歸。張千唧噥忿搆金真於溫氏前，溫氏遂迫金真剪髮剗鞋，執澆花掃地之役。賴老奴左右之，幸得不死。後文舉歸，獨卧書室，偶思食米欄，老奴進之。文舉討其味，似金真所造，復於米欄中得珍珠半顆，認係與金真臨別時各分一半之信物，遂根問老奴。老奴含胡以應。至晚，密令金真代至書室灑掃，始得與文舉重會。文舉以力不能敵，遵之踰牆而出，使赴包拯處告理。翌日包拯審明，具奏，詔謫溫閣，斬張千，許令王金真亦將溫氏

剪髮剝鞋。執澆花掃地之役。金真遂將溫氏。鎖繫轄前直至洛陽。賴王百萬夫婦苦勸。金真與結為姊妹。共事文舉終身焉。記中因珍珠信物。藏於米糷。夫妻得以相會。故又名珍珠米糷記。至於關目情節。未詳所本。殊為荒唐。而賓白村鄙。文詞平庸。昔年梨園嘗以弋陽腔搬之。至近年已無能衍者。亦非無因也。

魚籃記傳奇二卷 北京圖書館藏萬曆間文林閣刻本

未題撰人名氏。此記凡三十二齣。演劉珍金牡丹遇合與鯉精為祟事。全記關目。與明無名氏龍圖公案小說。卷六所載金鯉條。大畧相同。惟情節亦稍變化。此記謂劉珍字白圭。小說則作劉真字天然。記謂珍父為刑部侍郎。與相國金寵指腹為婚。寵念珍父母俱亡。接至府中攻書。小說作真赴京應試。囊篋蕭然。鬻書自給。為金丞相所賞。延置西館。與金女尚無婚約。至於金女。記名牡丹。小說名金線。記謂東海鯉魚

精作祟。小說稱為碧油潭金鯉。亦各不同。記謂包拯用斬妖劍照妖鏡降妖。俱不驗。有蟹精竟偽作包拯。及請張天師至。蝦精又偽作天師。天師奏聞玉帝。乃遣馬趙溫關四大元帥。領天兵討之。鯉始懼而逃走。道逢大士。用魚籃蔽之。四元帥知觀音慈力。乃引還。添出蟹蝦變化。殆借用小說中五鼠鬧東京事敷衍者。其曰漢朝天師二十七代孫者。宋時虛靖張真人。靈迹廣大。有捕同州妖蛇等事。故所以取相影射也。此記律文雖不工妙。幸排場尚有可觀。至於作者姓

名。已不可考。要亦為明中葉人之作。昔年梨園嘗以弋陽腔歌之。近日已無搬演者矣。

四美記傳奇二卷 北京圖書館藏萬曆間文林閣刻本

未題撰人名氏。此記凡四十三齣。衍蔡襄修洛陽橋故事。記中以蔡興宗奉使不屈為忠。蔡襄克成親志為孝。王玉貞不嫁為節。吳自成尋友為義。兩家刱立忠孝節義四美牌坊。故名。考諸史傳及方志所載。泉州萬安橋一名洛陽橋。原為宋嘉祐間蔡襄所建。明宣德間蔡錫亦有重建洛陽橋傳說。此記則以前襄後錫合為一事。蓋因蔡錫之名。不及襄之盛且久。里巷傳說。遂一並歸之於襄矣。按蔡襄字君謨。仙遊人。

舉進士。仕至端明殿學士。俱見本傳。此云字端明。晉江人。狀元。襄母盧氏見忠惠別紀。此云王氏。瑯琊代醉編謂蔡興宗五代宋人。與襄無涉。此記扭合為其父。洛陽本江名。此則云蔡為洛陽太守。如此種種。雖與史傳悖謬。然於戲劇之體製。亦自有其風趣。蓋蔡狀元修洛陽橋一事。至今盛傳民間。各地俗劇並皆衍之。此記乃其祖本也。此記每齣曲白均甚簡短。排場尚無支離繁瑣之弊。惟稍感平淡。至於宮調亦多錯亂。韻腳屢更。支時齊微魚模皆來四部相混。作者

雖不可考。當必明初舊本耳。昔年棃園嘗有演此記者。近則無聞矣。

風箏誤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順治間翼聖堂刻本

清李漁撰。漁有憐香伴。已著錄。此劇凡三十齣。演韓世勳詹淑娟因緣事。通本關目。以風箏作線索。故名風箏誤。略云。韓世勳美風姿。有才思。幼失怙恃。依父執戚輔臣以居。與其子友先同肄業。友先性驕。才不敵韓。里中詹武承者。任西川招討使。因事罷歸。有二妾。梅氏生女愛娟。柳氏生女淑娟。淑美而才。愛反之。蜀變。朝廷起詹鎮蜀。詹以二妾不睦。築垣院中。令東西分居。詹與戚有年誼。臨行以二女婚事屬焉。會

清明。韓作感懷詩。吟未竟。值友先以風箏屬畫。因書詩其上。且攢成之。友先放箏。忽線斷。墮柳氏庭中。淑娟見之。倒和其韻亦題箏上。題畢。值愛娟乳媼邀過東院。擲箏而行。友先歸。令僕索風箏於詹氏。柳以夫與戚家契厚。即以付之。僕持回。友先適倦寢。和詩爲韓所見。玩其句意。知出閨秀手。遂易以素紙。詢之館童。云是詹女。因復和一絕。題於風箏。故令線斷。落於詹宅。而令奚童往索。以探其意。執意入愛娟手。愛娟素不慧。以詢乳媼。媼具言柳院得風箏。且有戚公子

題詩之事。愛娟妹慕戚。乃與媼謀。託淑娟名。候戚索風箏。密囑夜間相見。韓童前索箏。反以語韓。大喜。抵暮往。詢以詩意。所答多謬。疑而燭之。貌甚醜。驚走。值試期近。因別輔臣往試。大魁天下。時詹已抵蜀。蠻以衆臨陣。戰屢失利。朝命韓監其軍。與詹設假擲以進。大捷。詹知其未娶。欲以淑娟字之。韓疑即向所見者。拒不允。詹乃致書輔臣。浼為主婚。輔臣立為納采。且以愛娟配其子高。合巹之夕。韓意殊不懌。及卻扇見女豔甚。迥非前所見者。比大疑而不敢言。未幾。友先成婚。始知前此係愛娟假託云。全記情節。憑空結撰。未有所本。以風箏作線索。故標曰風箏誤。至於關目奇幻。結搆緊嚴。賓稱傑奏。作者寓意。當在賦瑜混淆。妍媸難辨耳。昔年梨園嘗見搬衍此劇者。尤以第十三驚醜。第二十一婚鬧。第二十九詫美。第三十釋疑諸齣。最為盛演。至今尚有爨者也。

奈何天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順治閒翼聖堂刻本

清李漁撰。漁有憐香伴。風箏誤。意中緣。蜃中樓。鳳求凰。已箸錄。此劇凡三十齣。演闕素封積善行而大婦和好一門富貴事。略云。荊州闕素封富而貌醜。里人號為闕不全。然為人頗誠篤。初娶鄒長史女。才甚高。婚夕大怖。甫滿一月。以書房為淨室。供大士像。見遺裝。修行不出。再娶何執戟女。色甚美。甫三日亦入淨室。三娶袁經略之妾吳氏。才色俱絕。未嘗合歡。以死怵夫。即入淨室。袁經略者。江陵人。妻妬甚。袁討賊在外。輒嫁其二妾。素封所買者周氏。偵知其醜。臨登車時自縊。故采妻以吳氏代之。吳既怵素封以死。遂與鄒何二女同居淨室。吳乃題扁額曰奈何天。復聞袁歸。買舟往謁。欲復事袁。而袁以為覆水不可收。卻還於闕。吳氏不得已。遂與素封為夫婦。素封僕闕忠。仗義多智。素封嘗遣收債。輒焚券以結衆心。又以是時方南北征討。勸輸十萬金餉邊。半途買米而往。軍糧既足。飢民悉賑。袁經略奏其功於朝。授素封為尚義君。闕忠為招討使。忠乃為主母并請三副封誥。歸

家。而三官之神奏素封善行於玉帝。竟令變形使者易其貌。於是三氏並受封。與夫歡好。一門諧和。富貴以終。劇一名奇福記。相傳李漁此作。先出上半本。所云闕素封者。蓋指衍聖公而言。扮演醜惡。備極不堪。衍聖公惡之。賂以重金。復出下半本。則所謂闕素封者。已獲神祐。完好如常人矣。此說近於誣蔑。未可信。總之。此劇情節。毫無所本。大畧謂婚姻子祿。皆前生註定。即如巧妻之伴拙夫。亦是天數。非人力所可奈何也。然因焚券免債。輸糧助邊。力行善事。遂得受爵變形。隱寓勸人為善之意耳。昔年梨園。頗有爨演此劇者。至於近年。始無聞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意中緣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順治間翼聖堂刻本

清李漁撰。漁有憐香伴。風箏誤。已著錄。此劇凡三十齣。演董其昌與楊雲友陳繼儒與林天素遇合事。據卷首黃介序文所稱。楊林二女。雖與董其昌陳繼儒相識。初未嘗為其妾媵。此劇作者。以為二女子善書。自應配天下名流善書畫者。一時才士。無過董陳。二女為其妾媵。必所樂從。故以雲友歸董。天素歸陳。而標曰意中緣。情節關目。變幻離奇。皆係捏合。按劇中云。楊雲友林天素。皆僑寓西湖。楊能偽作董之書畫。林能偽作陳之書畫。初本與兩公不相識。後嘗見之。遂甘心為妾媵。雲友為人所紿。至於流落不堪。而終能自衛。潔已不污。以歸於董。然黃介序文。則謂董陳皆嘗訪之。求為捉刀人而不得。亦未嘗言其所天何人。且未言其卒於何時。若何結局。大畧或困頓貧以終老。要不失為良人婦也。其畫可充董陳。或亦可以傳後。後人不知。竟誤為董陳之妾媵矣。此劇於梨園中。昔年頗有演者。近無聞也。

蜃中樓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順治閒翼聖堂刻本

清李漁撰。漁有憐香伴、風箏誤、意中緣，已著錄。此劇
凡三十齣，演柳毅與洞庭女、張羽與東海女配合事。
考元人尚仲賢有洞庭湖柳毅傳書雜劇之作，李唐
陳翰異聞集柳毅一則譜成。又元人李好古有沙門
島張生煮海雜劇一本，亦出於唐宋稗說。以上二事，
適有相類，作者合而為一。錯綜衍成，謂洞庭君之女
與東海君之女，本係堂姊妹。洞庭君女探妹至東海，
二女在蜃樓遊玩，因見柳張二生。遂於海上幻出虹
橋，引與相訂。其後洞庭君女，以錯配涇河，誓死不從，
受其磨折。張羽代毅傳書，始得成婚。東海君女，聞洞
庭女嫁涇河，極相譏笑。後乃知其非本心。東海君初
不欲許張羽，以煮海逼沸而婚之。通本關目，雖與元
人雜劇微有不同，然大畧悉符焉。唯傳書李柳毅事，
而此劇以張羽代之，復假蜃樓遇合，先引其端，此則
傳奇組合，用為關鍵。按此二事，皆空中樓閣，故標曰
蜃中樓也。昔年梨園，嘗有襲弄此劇者，近已久不見
矣。

凰求鳳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康熙閒翼聖堂刻本

清李漁撰。漁有憐香伴、風箏誤、意中緣、蜃中樓，已著
錄。此劇凡三十齣，演呂曜與喬夢蘭、曹淑婉、許仙儔
三女相偶事。一名鴛鴦賺。畧謂金陵呂曜，少年鄉薦，
才貌兼絕，青樓中人，皆傾心焉。曜獨與許仙儔善。許
豔而能文，亦誓嫁之。曜約取名家女為婦，以許為側
室。許以其家貧，出已蓄供其費，徧訪名姝，得曹氏女
淑婉。時又有老儒喬國用，女夢蘭，令自擇壻，慫知曜
才。喬之媒媼何氏，何昔以許妓代為擇配事，喬怒，密
屬何語曜云，許欲亂不已，若者妒之，怨奪其寵也。曜
因疑許。何復繩喬之美，自任蹇修，遂引至喬家。夢蘭
出見，賦詩訂盟，并約期以與迎。曜入贅其家，許見曜
以曹氏之美告，曜殊漠然。許大疑，於袖中得與喬贈
答詩，密偵得其詳，恨甚，思有以傾之。時喬赴試畢，朝
議以有事於瓦刺，命舉子回籍候榜。適及喬氏婚期，
許來視曜，而令人先以輿至，偽為喬氏之來迎者。曜
未及詧，訖詞別許去，入一園中，四顧非喬居也。既卻
扇，新婦甚美，顧亦非夢蘭。旁皇不知所為。忽二婢引

之簾前內有人厲聲責其負心。命鞭之。左右曰。喬氏女也。瞿詧其聲。似習聞者。徑前捲簾。則仙儔也。始知見賣。而悅曹之美。亦未嘗不感許。特時時念喬。未能釋然。呂曹成昏之夕。喬氏李盛裝待瞿之至。僞空輿回。但於園公處得許僞作瞿與己書。責其妒而謝絕之。并還所贈詩。喬慚憤欲絕。不知其詐也。許與曹閉瞿園中。不令外出。招殷媪者。司灑掃事。又僞為喬氏失夫零丁。榜之通衢。殷媪揭以報喬。喬益憤。欲命人往劫。媪阻之。且為畫策。命瞿僞病。又屬卜者云。有一女詛咒。無可救藥。許曹懼。願迎喬同居。於是媪往來遊說。喬亦首肯。遂歸呂氏云。關目情節。全出虛搆。按作者別有連城璧小說。其第九回寡婦設計贅新郎。衆美齊心奪才子一則。與此劇所衍故事。完全相同。昔年梨園此劇頗見纍演。至於近日。已無搬音也。

比目魚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順治間翼聖堂刻本

清李漁撰。漁有憐香伴。風箏誤。意中緣。蜃中樓。凰求鳳。奈何天。已著錄。此劇凡三十二齣。演襄陽書生譚楚玉與女優劉藐姑再生團圓事。通本情節。未詳所據。關目奇幻。當出杜撰。按作者別有連城璧小說。其第一回譚楚玉戲裏傳情。劉藐姑曲終死節一則。與此劇同衍一事。又坊間小說。有無名氏之戲中戲比目魚一書。亦衍述譚劉事。但取此劇為之。非直接從連城璧而出者也。此劇於梨園中。昔年頗見纍弄。至近年來始無聞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玉搔頭傳奇二卷（滿洲傅氏藏順治間翼聖堂刻本）

清李漁撰。漁有憐香伴、風箏誤、意中緣、蜃中樓、凰求鳳、奈何天、比目魚，已著錄。此劇凡三十齣。衍明武宗納劉倩倩范淑芳為妃事。一名萬年歡。略謂明武宗委朝事於許進父子，而與江彬微行大同，幸伎女劉倩倩。託名威武將軍，臨別以玉搔頭為信物。歸途失之。為韓武將軍范欽女所得。武宗遣內侍迎倩，而倩力拒不從。慮以方命獲罪，懼而遁走，遇見韓武將軍，乃誤抵范欽之署，收為義女。范女淑芳，赴父任所，遇寧王亂兵，從者衝散，道次饒州。是時武宗失倩，方繪圖懸購，州役覩范女面貌酷似，以聞於守。武宗適南征叛藩，駐蹕金陵，州守具奏，送女至行在。范欽旋亦知帝購倩，復先送至。武宗遂並納為妃焉。此劇關目，揣之史傳。明武宗幸劉倩倩，及取范欽女，原有此事。惟點染過多，致失史實矣。昔年梨園嘗有搬演者，近則不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巧團圓傳奇二卷（滿洲傅氏藏康熙間翼聖堂刻本）

清李漁撰。漁有憐香伴、風箏誤、意中緣、蜃中樓、凰求鳳、奈何天、比目魚、玉搔頭，已著錄。此記凡三十四齣。演尹小樓一家離合事。一名夢中樓。通本情節，雖甚奇巧，然作者以明末亂離景況，點綴其間，非盡虛空捏造也。又漁別作十二樓小說中，其第十一種曰生我樓，亦述此事。按摶道人序此劇有云：若僅依樣沿襲，陳陳相因，作者之嘔心雕腎之功，讀者亦無驚目動魄之趣。覆瓿之外，烏所用之。是劇於倫常日用之間，恩境變化離奇之相，無後者鬻身為父，失慈者購嫗作母，鑿空至此，可謂牛鬼蛇神之至矣。及至看到收場，悉是至性使然，人情必有，初非奇幻，特飲食日用之波瀾耳。則此劇既係鑿空而作，亦可不必問其事之有無也。此劇昔亦有襲弄者，惟至近年，梨園已不復睹矣。

一片石雜劇 乾隆間刻本

清蔣士銓撰。士銓有西江祝嘏，已著錄。此劇凡四齣，演薛天目爲婁妃立墓石事。略謂明李寧王事敗，婁妃投江而死，漂至德勝門外，爲南昌漁人網起，見遍身紙條密結，知是賢妃，遂厚葬之。越二百餘年，有書生薛天目者，題詩感夢，欲訪其墓不得，因請於江西方伯籛公，爲之代訪，得於新建上饒兩縣漕倉之間。其地久爲小民雜處，封鬣俱廢，爰立一碑，以誌古蹟，故標名一片石。自序有云：乾隆辛未春，南昌藩書存先生謂余曰：昔聞米赤谷老人言，婁妃有墓在城外興隆館側，今廢矣，碑趺尚存，惜無能復之者。余頷之。明日，告青原方伯，方伯意怏怏，急遣吏訪其處，遂立碑表識之。按劇中薛天目，爲士銓自託，籛方伯實係中州彭家屏，蓋作者自譜實事也。間考明史，寧王謀逆，正妃婁氏諫不聽，及與王守仁戰，大敗，退保樵舍，聯舟爲方陣，守仁以小艇實葦，擬建昌人語，就賊艦乘風縱火，焚其副舟，婁妃以下皆赴水死，宸濠舟膠淺，倉卒易舟遁，王冕追執之，宸濠歎曰：昔紂用婦言亡，我以不用婦言亡，悔何及。觀此則婁妃賢淑，較諸脫簪姜氏、摩笄趙姬，有過之而無不及，宜後人流連景慕，不忍遺墓之久湮榛莽，而必欲表之使顯也。至於此劇，情文並茂，律法謹嚴，洵稱佳奏，惟梨園中未見囊衎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第二碑雜劇 乾隆間刻本

清蔣士銓撰。士銓有西江祝嘏。一片石。已著錄。此劇凡六齣。演阮劍彭為婁妃修墓事。又名後一片石。前僅為婁妃建碑表識。此則更為建立新坊。開闢北域矣。按此劇自序云。婁妃墓在新建上饒兩倉間。埋沒貧家竈側有年矣。乾隆辛未春。予訪得之。告青原方伯。時移藩滇南。且戒裝。不得廓清塋域。僅立碑表識而去。歷今二十六載。予每寓書有司。乞擇官屋一區。披此破屋。以妥妃靈。無有應者。乙未冬。漢陽阮見亭茂才過訪。執手如平生。叩以故。則於傳鈔中心折予所撰一片石舊詞。蓋十餘稔。每以不及訂交為憾。予乃傾倒見亭者不能已。見亭時往虔南。省舅氏太守翥堂吳公。款遇特甚。明年。上特擢太守江西鹽道。即權方伯篆。見亭從焉。予心怦然動。遂舉妃墓事屬告方伯。亦姑妄語之耳。明日。聞方伯偕令尹伍君往視。即償墓戶遷屋之資。又給金屬令尹修葺如式。伍君亦捐俸購墓門外居民俾拆去。於是北域寬曠。馬鬣隆起。新坊翼然以崇。嗚呼。妃之幽宅。至茲而奠矣。不亦快乎。劇中情節。即此自序一篇賅之矣。作者劇中仍自稱蔣天目。所謂方伯李延陵者。則漢陽吳翥堂。書生阮劍彭。即宛陵阮見亭。此劇與一片石。均設神道附會。此則詞章點綴。為操觚家所不可無也。惟婁妃自稱天帝第三女。則有來歷。傳士銓官中書時。妃曾降乩。填詞書謝。自稱天帝第三女。其事甚奇。故阮見亭此劇題詞有曰。見說靈乩信有神。第三天女是前身。誰知再譜漁山曲。仍屬操觚舊舍人。此劇於梨園中。亦未見搬演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四絃秋雜劇 乾隆間刻本

清蔣士銓撰。士銓有西江祝嘏。一片石。第二碑。已著錄。此劇凡四齣。衍白居易琵琶行故事。一名青衫淚。考琵琶行事。譜為戲劇者。元人馬致遠有江州司馬青衫淚雜劇。盛傳於世。惟以香山素狎此妓。於江州送客時。仍歸司馬。踐成前約。明人顧大典青衫記傳奇。即根據雜劇。渲染而成。按士銓序中所云。命意敷詞。庸劣可鄙者。蓋指顧作而言也。此劇關目。一切刪薙。僅就琵琶行序。及元和九年十年間時政。穿插成章。凡所徵引。皆出正史。並參以香山年譜。較馬顧二作。有天淵之別矣。其第四送客齣。為全劇最勝處。折桂令一曲。生動妍冶。尤稱絕妙。時丹徒王文治。精音律。家有伎樂。嘗以此劇播諸管絃。一時交口稱之。故葉堂納書楹曲譜。尚存送客一齣也。雜劇體例。以南詞登場者。始於有明李世。如汪道昆遠山戲高唐夢等。皆是。士銓即本此而作。未可訾其戾古焉。第一茶別齣。開場有尾犯序一曲。以茶客沖場。送客齣開首有香柳娘二曲。以二客香山沖場。是為饒戲。其功用與北劇中之楔子相同。凡整套大曲。其前後先將情節布置妥貼。別填一二曲者。即曰饒戲。此劇通本皆蘊藉語。恰合香山身分。第二改官齣。尤得大體也。其送客齣。往年梨園最稱盛唱。至近日始無聞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西江祝嘏 滿洲傳氏藏乾隆間刻本

清蔣士銓撰。士銓字心餘。一字苕生。號清容。又號藏園。晚號定甫。江西鉛山人。乾隆丁卯舉於鄉。甲戌考授中書。丁丑成進士。入翰林散館第一。授編修。居官八年。乞假養母。歷主講蕺山崇文安定三書院。晚年入京。以御史用。旋患風痺還里。詩古文詞負海內盛名。尤長於詩。與袁枚時有兩才子之目。卒年六十一。所著有安雅堂詩文集。銅絃詞。西江祝嘏。一片石。第二碑。四絃秋。空谷香。桂林霜。雪中人。香祖樓。臨川夢。冬青樹。採樵圖。采石磯。廬山會等。均傳於世。此集收雜劇四種。一曰康衢樂。二曰忉利天。三曰長生籙。四曰昇平瑞。每劇俱為四齣。全譜祥徵瑞現。四海昇平之故事。乃乾隆十六年皇太后萬壽時。士銓為江西紳民達祝純嘏之作。梁廷枏嘗評此集曰。徵引宏富。巧切絕倫。倘使登之明堂。定為承平雅奏。不僅里巷風謠已也。此集流傳未廣。梨園中亦久失爨弄者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六觀樓北曲六種 道光二十六年刻本

清許鴻磐撰。鴻磐字漸逵。號雲嶠。山東濟寧人。乾隆四十六年進士。官指揮。改安徽同知。擢泗州知州。所至有聲。暇即著書。所作方輿考證。考訂精詳。學者稱之。外尚有六觀文集。雪帆雜著。尚書札記稿。六觀樓曲等。此集共收北雜劇六種。一曰西遼記。衍西遼帝直魯古繼續遼統事。據遼史天祚紀而譜成者。二曰雁帛書。述元郝經使宋為賈似道拘留真州十五年。以雁足等書事。取材元史本傳及輟耕錄。敷衍而製。三曰女雲臺。譜明秦良玉捨身報國事。摭拾明史。渲染編成。四曰孝女存孤。搬臨桂孝女張氏撫孤事。鴻磐別有義姑傳一文。亦紀此事。蓋康熙十二年吳三桂構逆時之實事云。五曰儒吏完城。演河南濬縣知縣朱鳳森據城抗寇事。按滑縣妖人李文成叛變事。出於嘉慶十八年。此劇乃本鳳森所著守濬日記編製而成。六曰三釵夢。扮紅樓夢故事。此劇前之小序有曰。余謂讀紅樓夢。以為悲且恨者。莫如晴雯之逐。黛玉之死。寶釵之寡。乃別出機杼。以三人為經。以寶

王為緯。因謂之三釵夢云。以上六劇。俱做元人體裁。劇各四折。排場雖嫌過簡。然情文並佳。律法尚可。亦不失為奴品。惟梨園中。從未見有雙弄也。

瓶笙館修簫譜 道光間振綺堂刊本

清舒位撰。位字立人。號鐵雲。小字犀禪。河北大興人。乾隆舉人。工詩文。沈博閎恣。橫絕一世。著瓶水齋集。至使趙甌北低首下心。其佳妙可知。通音律。善製曲。有瓶笙館修簫譜。及人面桃花、琵琶賺。此集共收雜劇四種。一曰卓女當壚。衍卓文君當壚賣酒事。二曰樊姬擁髻。述伶元與樊姬夜談飛燕事。三曰酉陽修月。譜吳剛奉嫦娥命補月事。四曰博望訪星。搬張騫至天上訪牽牛織女二星事。以上四劇。各為一折。以

當壚劇為最艷冶。擁髻一劇。論斷史事。極有見地。按葉調生鷗陂漁話卷一載。嘉慶戊辰己巳間。鐵雲禮闈報罷。留滯京華。時婁東畢子筠華珍。方客禮親王邸。二君皆精音律。取古人佚事。撰為雜劇。禮王好賓客。亦知音。甚重二君之才。王邸舊有吳中樂部。每一折成。輒付伶工按譜。數日嫻習。即邀二君顧曲。盛筵一席。倩以潤筆千金。亦一代名流佳話云。近年梨園。唯博望訪星一劇。尚有能歌者。餘則無聞矣。

牟尼合傳奇二卷 崇禎間刊本

明阮大鋮撰。大鋮有燕子箋。春燈謎。雙金榜。已著錄。此劇凡三十六齣。演蕭思遠家冤得雪事。一名牟尼珠。因劇中離合信物為牟尼珠一對。離而復合。故以標名。按蕭思遠被害一事。全出撮撰。未有根據。蓋亦由於作者大鋮名入逆案。故假思遠以寓意。言定入逆案者。乃冤情耳。劇中第十一索嫩齣。麻叔謀烝兒事。本於韓偓之開河記。點染而成。第十八掠浙齣。海盜畫沒頭大鳥於壁。俟有畫頭者。即擁為盜魁。乃房德事。亦出於小說家語。第二十六蘆渡齣。達摩折蘆渡海事。因達摩嘗折蘆渡江。故又翻為折蘆渡海也。大鋮此作。文情穠艷。詞曲藻麗。惟關目布置。則未若燕子箋春燈謎兩劇之謹嚴妥貼也。梨園中。昔年尚有爨弄者。近年則無聞矣。

快活三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崇禎八年鈔本

清張大復撰。大復字星期。一字星其。號寒山子。江蘇蘇州人。生於明季。入清尚存。事蹟已無可考。戲曲著作最富。今尚見於海內收藏者。計快活三。釣魚船。醉菩提。雙福壽。如是觀。海潮音。喜重重。讀書聲。吉祥兆。紫瓊瑤傳奇十種。及元詞備考。南詞便覽二書。此外若井中天。金剛鳳。獺鏡緣。芭蕉井。天下樂。龍華會。雙節孝。娘子軍。小春秋。天有眼。發琅釧。龍飛報。癡情譜諸曲。則在存佚之間矣。此劇凡二十九齣。演蔣寔得婦後俱成仙事。考蔣寔得婦。乃成化間事。見祝允明西樵野記。凌濛初拍案驚奇卷十二。有陶家翁大雨留賓。蔣震卿片言得婦話本一種。亦衍述此故事。此劇並附會作蔣寔為揚州太守。以粟會鍜十萬。其後與婦俱仙。蓋採太平廣記之說。有四人言志。一人欲貴。願為揚州太守。一人欲富。願腰纏十萬貫。一人欲成仙。願騎鶴升天。又一人云。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殆欲兼富貴神仙於一身也。劇中又牽及拍案驚奇卷一之轉運漢巧遇洞庭紅。波斯胡指破鼉龍殼

話本。緣飾為蔣雲之事。既富且貴。復作神仙。故標曰快活三也。大復諸作。排場謹嚴。律法亦佳。故高奕傳奇品。嘗評其曲曰。去病用兵。暗合孫吳。實當行之作。昔年梨園。此劇頗見爨弄。近則久未睹矣。

釣魚船傳奇二本 康熙間鈔本 滿洲傅氏藏

清張大復撰。大復有快活三。已著錄。此劇凡三十一齣。演西遊記小說中劉全進瓜事。通本綱目。取材於吳承恩西遊記第十老龍王拙計犯天條。第十一進瓜果劉全續配。第十二唐王秉誠修大會。三回情節。改換而成。各有同異。記云漁者張稍。進瓜者劉全。此劇漁者亦劉全。記云全妻李翠蓮。劇作全妻排氏。記云翠蓮與夫口角自縊。劇作龍王擒下油鍋。記云術士袁天罡之叔守誠。劇作李淳風。記云森羅殿。劇作天妃宮。記云永充差徭。劇作封為駙馬。此其大異也。記云白衣秀士。此劇作老翁。記云辰時布雨。巳時發雷。午時下雨。得水三尺三寸零四十八點。劇作子時興雲。寅時下雨。辰時雨止。下雨三寸零二百三十點。記云蝦臣蟹士鯏軍師鰍少卿鯉太宰。劇作鼈丞相蚌參軍。記云少些點數。劇作多下點數。記云魏徵守後宰門。劇作鍾馗守後宰門。記云王英。劇作瓊英。此其小異也。又記中但言龍王夜半託夢求救。不言化緣獻株。又但言人曹官魏徵。不載天曹李建地曹崔

珽之說。按記中有魏徵寄書崔珽。及唐太宗借相良金銀一庫二事。劇則並用之。惟改相良曰徐長者也。此劇於梨園中。昔有演者。近則久不見矣。

醉菩提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舊鈔本

清張大復撰。大復有快活三。釣魚船。已著錄。此劇凡三十一齣。衍濟顛和尚道濟事。考濟顛故事。里巷流傳。甚為古遠。明沈孟柈之錢塘漁隱濟顛禪師語錄。清西湖香嬰居士之濟公全傳。天花藏主人之醉菩提傳。皆衍其事者。按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卷十四載曰。濟顛者。本名道濟。風狂不飭細行。飲酒食肉。與市井浮沈。人以為顛也。故稱濟顛。始出家靈隱寺。寺僧厭之。逐居淨慈寺。為人誦經下火。累有果證。年七十三歲。端坐而逝。今寺中尚塑其像云。則人與事。皆非虛撰也。此劇綱目情節。與清初古吳墨浪子之西湖佳話中南屏醉蹟話本。大略相同。惟緣飾之處。亦為不尠。昔年梨園此劇嘗見搬演。其第十三伏虎。第二十一醒致。第二十五當酒諸齣。至今猶有能歌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憐香伴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順治間翼聖堂刊本

清李漁撰。漁初字笠鴻。一字謫凡。別署湖上笠翁。笠道人。隨庵主人。新亭客樵。浙江蘭谿人。童時以五經受知學使者。補博士弟子員。少壯。擅詩古文詞。有才子稱。好遨遊。性極巧。凡窗牖床榻。服飾器具。飲食諸制度。悉出新意。人見之莫不喜悅。故傾動一時。所交多名流才望。即婦孺亦皆知有李笠翁。生平著述甚富。有一家言全集。耐歌詞。笠翁論古。資治新書。千古奇聞。詩韻。詞韻等。作詩文甚敏捷。求之可立待以去。

而率臆構思。不必盡準於古。所製戲曲笠翁十種。尤盛行於世。當時李卓吾陳仲醇名最噪。得笠翁為三矣。論者謂近雅則仲醇庶幾。諧俗則笠翁為甚云。生於萬歷三十九年。卒於康熙十八九年間。此劇凡三十六齣。演石堅崔雲箋曹語花配合事。略謂江都諸生石堅。原籍嘉禾。母范氏。寡無子。以堅入繼。從其姓范。改名石。妻崔雲箋。才色甲於維揚。其中表張三益。亦諸生。與堅善。山陰孝廉曹有容者。垂老不第。與江都教諭汪仲襄約。挈女語花。行抵江都。寄之尼庵。庵故范氏香火也。雲箋赴庵隨喜。聞蘭麝氣。詰尼得語花。相見恨晚。各賦美人香詩一首。時有容方遷寫學宮。語花與雲箋不忍別。訂小春朔。託為佛事。復會於庵。至期二人皆至。益相憐愛。約為來生夫婦。繼而雲箋曰。來生事遠。不如今生。乃勸語花亦嫁范氏。佛前立誓而散。雲箋歸語其夫。石喜。屬張三益為媒。言妻以病。故願讓曹女為正室。周公夢者。常見語花而豔之。亦欲懇三益為媒。三益為述石事。大驚。謂之於有容。三益見有容面斥之。并屬仲襄以石為劣生。報學

使者。石不服。與仲襄爭。仲襄復以石為段師。石竟被褫。挈妻歸嘉禾。以原名范石雋浙榜。三益亦雋南榜。時有容已登第。官翰林。居京師。語花思雲箋成疾。服藥不效。有容訊知其憶詩友也。乃物色女子之能詩者。以為女伴。石道應禮部試入都。雲箋隨行。聞之即偽為未嫁之女。就試於有容。有容喜之。認為義女。遂與語花共處焉。禮部榜發。石獲雋。三益亦入彀。皆出有容門。有容識三益。而不知石堅之即范石也。問石取未。云曾聘崔氏。自幼相失。有容允字以語花。三益

為媒。居無幾何。有容奉命使琉球。年老憚行。堅請於朝代之。有容益大愛堅。遂與諧花成婚。三日而行。諧花始告其父曰。堅即范石。詩女子即崔雲娥。范石之妻。與己同訂盟者也。有容大驚。以事上聞。有旨崔曾並歸石堅。不分嫡妾。遂其初志。堅回國。重行合巹禮云。此劇情節。憑空結撰。未有所本。笠翁諸作。取便梨園。本非案頭清供。後人就文字上尋瘢索垢。雖亦言之有理。而翁心不服也。科白之清脆。排場之變幻。人情世態。摹寫無遺。此則翁獨有千古耳。昔年梨園。有襲演此劇者。近無聞焉。

慎鸞交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康熙間翼聖堂刻本

清李漁撰。漁有憐香伴。風箏誤。意中緣。蜃中樓。凰求鳳。奈何天。比目魚。玉搔頭。巧團圓。已著錄。此劇凡三十五齣。演華秀與伎王又嬙遇合事。略謂。華秀下相人。父官西川節度。年少登科。未赴試。送父之任。歸途遊吳。吳中名士侯雋。方與好事者定花案於虎邱。秀適至。邀同遊宴。有伎曰王又嬙。廣陵名家女。流落賣歌。又一伎曰鄧蕙娟。與雋甚暱。以身許之。嬙獨漠然。其色藝實出娟上。雋定為第一。娟次之。花叢許其無私焉。虎邱之會。嬙見秀。甚愛之。以詩訂盟。約十年後迎取。雋則急欲得娟。貧不能遂。秀解囊助之。雋居娟尼庵中。身赴禮部試。與秀偕行。榜發。秀魁天下。雋一甲第三。時嬙避喧鄉居。為土豪所見。欲奪其志。嬙以告太守。守為申究。再遷居。與娟遇。同住庵中。秀雋既登第。一內相家有二女。願於新科中擇壻。意在得秀。秀固辭不可。迺歸雋。詎雋憐新棄舊。竟以書絕娟。秀奉命使吳。因訪又嬙。遇娟。悉其事。大怒。適京絕雋。不與相見。適秀父內召。道出蘇州。蘇守為言二伎始

末。乃以別舫載之入都。秀守前約無異言。居亦婉悔。納蕙娟為妾焉。考唐孫光棨有北里志。品題伎女之高下。此風至明。而吳中白下尤為盛行。每年好事者。取名伎評定優劣。出榜遊街。或以某花比某人。花之貴賤。定伎之妍媸。故謂之花案。如潘之恒有曲中志及金陵妓品。曹大章有蓮臺仙會品及秦淮士女表。冰華梅史有燕都伎品。皆所謂花案者也。此劇蓋指明代事。惟姓名關目。則皆撰出。作者以王又嬙不輕許。其交甚固。鄧蕙娟輕諾。其交幾散。故標曰慎交。

此劇昔時有襲演者。近年梨園。絕不見矣。

十五貫傳奇二卷 滿洲傳氏藏舊鈔本

清朱㿥撰。㿥有秦樓月。聚寶盆。朝陽鳳。已著錄。此劇凡二十六齣。演蘇州太守況鍾平反熊友蘭友蕙兄弟冤獄事。劇中友蘭友蕙。皆因十五貫鈔。無端羅罪。故曰十五貫。況鍾嘗禱於神。夢雙熊訴冤。因為研審而出其罪。故又名雙熊夢。考宋人話本。有錯斬崔寧一種。略謂有一女子。因夫醉歸。携鈔十五貫。誑云賣妾所得。妾懼。晨往母家。道中與崔寧相值。問路同行。而其夫是晚為賊殺。竊其鈔去。鄰里方共追妾。見與

寧同行。而寧適携鈔十五貫。遂鳴於官。官不能白。竟坐斬寧。相傳此為宋時實事。亦未可知。按馮夢龍醒世恆言卷三十三。有十五貫戲言成巧禍一本。亦衍述此事。較之劇中關目情節。尤為相近。此劇作者。實本此二事。串合為一。且云友蘭得生。與女配合。則又將情事改換生色矣。友蕙因鄰女失環及鈔。含冤受屈。後於鼠穴中蹤跡得之。乃釋罪成婚。則借用後漢書李敬故事。惟況鍾固確有其人。明初循吏。其政績具見張洪所著傳。及楊穆西墅雜記。然未及此事。蓋

借以點綴耳。此劇賓白詞曲。俱極當行。排場亦甚緊湊。搬來最為動人。昔時梨園嘗見爨演。近尚有能歌者也。

龍鳳錢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 乾隆間鈔本

清朱㿥撰。㿥有秦樓月。聚寶盆。朝陽鳳。十五貫。已著錄。此劇凡二十齣。演崔白與周琴心呂書心二女配合事。劇中因唐明皇遊月宮。擲龍鳳金錢。為崔白周琴心所分拾。以成因緣。故標曰龍鳳錢。又以此錢得呂書心為配。故又名雙跨鸞也。按薛用弱集異記杜光庭仙傳拾遺。葉法善傳。明皇遊月宮。擲金錢。是實事。但言金錢。不言龍鳳錢。亦未言獲者何人。係此劇作者所增飾耳。而崔白周琴心呂書心三人姓名。皆

出捏造。至周呂二女返魂事。則又借葉法善傳中。除張尉妻尸媚之疾。起姚崇之女二事相影射。明皇遊月宮歸。按葉傳及他書皆載經潞州城上。有擲金錢事。此劇則改作洛陽城。其餘關目。渲染之處。亦不鮮也。此劇情節奇幻。結構亦佳。昔時梨園。頗有爨弄。至近年來。始無聞焉。

兒孫福傳奇二卷 滿州傅氏藏康熙十年鈔本

清朱雯虬撰。雯虬字雲從。號際飛。江蘇吳縣人。所製傳奇甚富。有兒孫福。靈犀鏡。齊眉案。照膽鏡。人中虎。石點頭。小蓬萊。別有天。龍燈賺。赤龍鬚。兩乘龍。萬壽鼎等。泰半不存於世。此劇凡三十六齣。演徐小樓滿門富貴事。略謂。徐小樓妻言氏。子女五人。名曰乾、元、亨、利、貞。小樓貧迫難生。從人學為小盜。穴富家牆。先以木人頭入探。被覺成擒。剝衣痛捶。小樓計無復之。欲投水死。適有老僧拯救。留作寺中道人。其妻子見

河畔遺巾。捻知已死。慟哭歸。言氏守節。紡績度日。貧益甚。朝廷忽選繡女。長子乾。以妹未嫁。出訪此信真否。被崖州經畧叔孫景之夫人。令青僕擄入內室。與其女淑姑成親。延師訓誨。狀元及第。而乾妹元姉。黜選繡女入宮。未幾生子。竟册為皇后。次子亨。有膂力。投叔孫景麾下。值景征蠻。蠻兵俱乘海馬越海去。景方無策征勦。亨偶至海岸。見一海馬。乘之越海。蠻人不察。大相駭異。以為從天而降。亨因詐恐之。謂中國人皆有飛行法。將於昏夜過海殺蠻。於是蠻部諸長。

束手歸降。貢獻珍寶。叔孫景以此功成。而亨為首。欽賜武狀元。三子利。奉母命出外尋乾兄。道遇仙人赤松子。投以丸藥無數。含一丸者即不饑餓。河南歲荒。利以丸藥。活人甚衆。守臣表上其事。拜光祿大夫。四子貞。年尚幼。而姉册后。以國舅迎入京。賜翰林尚主。是時言氏母子。富貴已極。乃向寺中追薦小樓。小樓見言氏母子姓名。及所薦履名號。與己相同。且疑且信。尋至其家化齋。則真己之妻子也。夫婦團圓。子孫金紫環遶。極天下之富貴云。此劇關目。設想奇幻。全

係空中樓閣。作者之意。殆有所指。或以諷世之無基而得鼎貴者。若曰此自兒孫之福。未必其親積德所致也。高奕傳奇品。嘗評其曲曰。駿騎嘶風。馳驟有矩。此劇嘗見梨園爨弄。至今猶有能搬者焉。

回春夢傳奇二卷 道光三十年三鱣堂刻本

清顧森撰。森字廷培，一字錦栢，號雲庵，江蘇長洲人。少時從事館閣，曾為直隸涿州尉、興州牧，周某極相得。後里氏因借馬一事，鬩訟州牧，遂波及於顧，竄謫西安。安置栻祠，入關後，歷為慕賓。晚年杜門謝客，足不出閭門，手不釋書卷。著有雲庵詩文、雲庵雜錄、回春夢傳奇。雲庵自嘲散曲。此劇凡二十四齣，通本情節，全寫作者半生之遭際。略云：顧森嘗自悲身世蒼涼，因問道於再羅法師，法師贈以回天大造靈丹一

粒。服之，遂返老還童，忽得郎報，見羅名已蒙赦免，即束裝回里。越年，應博學鴻詞試，由江南入京，途經保陽，適逢總制殷天賓之女嬌娜，率侍婢獵於郊外，顧盼之間，頗屬意於顧，顧亦愛其娟秀。殷女歸家後，稟於其父，其父遂延顧至家，以女妻之。未幾，顧赴京應試，獲冠軍，又得劉氏綠雲為妻。無何，安南王黎廷叛，帝與朝臣共議征勦方略，顧以言語忤大學士洪安國，因恐被中傷，遂懇其師慕伊人，來閩奏請出補閑封知府，旋遷福建藩司。時貴岩征安南敗績，顧遂上

表，請除奸頑，另任賢能，以靖邊氛。帝即加顧兵部尚書、征南大元帥，顧受命後，馳往，連戰皆捷，大破敵兵。凱旋之日，又奏參洪安國尅扣軍餉等事，安國遂敗。帝以顧平南有功，封為平南公。一日正值歡宴之際，忽覺幻景盡滅，而己身則仍在再羅法師草堂之上，頓醒悟云。按此劇作者自序謂：回春夢何由而作也？傷余平生之命蹇也。余生自名邦，系出舊族，不幸遠竄關中，煢煢孤旅，苦莫勝言。繼之眷屬來依，耕瘠地數畝，為糊口計。育一男一女，喁喁相向，稍慰寂寥。又

以為轉否為泰矣。無何，男四歲而夭。今膝下惟一弱女。考余一生之遭際，不知者必以為短行險毒，故報應之若此也。然余自問平生，實無纖芥之愆，此無他，天也，命也。天命既定，即有蓋世拔山力，奚能挽回。今老矣，然悒鬱之氣，猶耿胸次。因思天意既不可回，好夢或可得乎。夢者意也，意之所及，即屬夢矣。夢之所成，即為真矣。此回春夢之所由作也。劇中主人，即作者本人，而姓名亦未稍隱變，實傳奇中別開生面之作。至於梨園，尚未見有鑿弄者也。

影梅庵傳奇二卷 道光六年若雪山房刊本

清彭劍南孫如金合撰。劍南字梅坨。號稚觀山人。江蘇溧陽人。如金字雲巖。安徽休寧人。並嘉道間人。劍南於此劇外。尚有香畹樓一本。流傳於世。此劇凡二十八齣。衍冒襄與董小宛事。按明南都舊院使董白。字小宛。一字青蓮。余懷板橋雜記稱其天資巧慧。容貌娟妍。七八歲時通書翰。少長。顧影自憐。針神曲聖。食譜茶經。莫不精曉。性愛閑靜。遇幽林遠澗。片石孤雲。則戀戀不忍捨去。慕吳門山水。徙居半塘。小築河

濱。竹籬茆舍。經其戶者。則時聞咏詩或鼓琴聲。已而扁舟遊西湖。登黃山。禮白嶽。仍歸吳門。喪母抱病。僦居以栖。隨如皋冒襄過惠山。歷澄江荊溪。抵京口。陟金山絕頂。觀大江競渡以歸。後卒為襄側室。事襄九年。年二十七。以勞瘁死。襄作影梅庵憶語哭之。哀感頑艷。世爭誦之。此劇綱目。即以影梅庵憶語。張公亮董小宛傳為經。旁取吳梅村題董白小像詩。范賀公壬午救荒記。韓慕廬潛孝冒徵君墓誌銘。為之証佐。敷衍而作。按劍南跋文稱。余始撰影梅庵。止六折。寓巖水部見之。笑曰。此桃花扇筆墨也。但如食江瑤柱。以過少為憾耳。因與雲巖製題分譜。余填詞什之七。雲巖填詞亦什之三云云。可知此劇乃出於劍南如金二人所合製。通本結構尚稱工整。情文幽怨。亦頗可誦。惟於律法。時有錯誤。蓋作者非深於音律者耳。此劇雖有槧本流傳。然梨園中從無爨弄也。

旗亭記傳奇二卷 乾隆二十四年刻本

清金兆燕撰。兆燕字鍾越。號椶亭。別署蘭皋生。安徽全椒人。乾隆進士。官國子監博士。著椶亭詩鈔。椶亭文鈔。椶亭詞鈔。旗亭記傳奇。此記凡三十六齣。衍唐詩人王之渙畫壁旗亭故事。取材於唐薛用弱之集異記。敷衍而成。更摭拾唐書中王昌齡高適楊國忠本傳通鑑綱目及全唐詩王之渙條。串合諸人事蹟。以作關目。按王之渙狀元及第。語雖荒誕。亦快人心論也。盧見曾嘗序此記曰。全椒蘭皋生。矜尚風雅。假館真州。問詩於余。分韻之餘。論及唐集異記旗亭畫壁一事。謂古今來貞奇俠烈。通於正史。而收之說部者。不一而足。類皆譜入傳奇。雙鬟信可兒。能令吾黨生色。被之管絃。當不失雅奏。而惜乎元明以來詞人均未之及也。蘭皋唯唯去。經年復遊於揚。出所為旗亭記全本於篋中。余愛其詞之清雋。而病其頭緒之繁。按以宮商。亦有未盡協者。乃歎之於西園。與共商畧。又引梨園老教師為點板排場。稍變易其機柚。俾兼宜於俗雅。間出解事。揮洒胸臆。雖素不諳工尺。而意到筆隨。自然合拍。亦有不自解其故者云云。昔年梨園曾有搬演此記者。近則久無聞矣。

介山記傳奇二卷 乾隆十五年刻本

清宋廷魁撰。廷魁字竹溪。號了翁。山西汾陽人。少穎悟。童試時即有才名。性好紀覽。為詞章下筆敏妙。縱橫不羈。著鶴鳴集。介山記傳奇。此記凡二十四齣。衍介子推故事。考介子推事。歷來傳記。惟左傳及呂氏春秋得其實。史遷之記。亦第曰環綿上山。封為推田。號曰介山而已。迨屈原九章。謂忠而立枯。莊周盜跖篇。謂抱木燔死。由是東方朔七諫、丙吉傳、長安士伍尊書、劉向說苑新序。並因之。厥後周舉之書。魏武之令。與夫汝南之先賢傳、陸翽之鄴中記。皆未考周官之制。每歲仲春。命司烜氏。以木鐸修火禁。上以順天。下以惠民。乃戒火之盛。而輒謂介之推三月三日被焚。後世為之禁火。殊為荒誕。此記則稱介子推仙去。是又化臭腐為神奇。而並使天下村夫俗婦。咸知感發興起。謂惟忠孝廉節。不愧天上神仙。蓋作者之意在箴世也。至於結構。尚稱謹嚴。詞意偶雅。蒼涼之際。仍帶烟霞。談笑之中。不忘慎重。而一種清風逸韻。雄心灝氣。更貫注於筆墨之中。而溢於意言之表。洵屬傑奏。惟惜梨園中。久未見爨弄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漁村記傳奇二卷 乾隆間妙有山房刻本

清韓錫胙撰。錫胙字湘巖。號妙有山人。浙江青田人。官金匱知縣。乾隆時人。此記凡十三齣。演元人慕蒙孝感飛昇事。畧謂孝子慕蒙。廬墓行孝。感動神祇。遣淑女梅影為配。典賣妝奩。濟貧睦族。並得黃白丹竈之術。功成證道。其事不可考。然為寓言可知。作者之意。蓋以為天上無不忠不孝之神仙。故鋪張揚厲。備陳天人感應之理。欲人知反本追遠。無愧人子耳。通本情節。纏綿悱惻。麗句新詞。芳藻煥彩。亦屬佳作。惟梨園中。尚無搬衍也。此記卷首。附刊南山法曲雜劇一本。乃錫胙為金椒吳鉞作壽。以侑觴者耳。

空谷香傳奇二卷 乾隆間刻本

清蔣士銓撰。士銓有西江祝嘏。一片石。第二碑。四絃秋。已箸錄。此劇凡三十齣。衍顧孝威姬人姚夢蘭事。按自序云。海寧姚氏。為南昌令尹顧君瓚園簉姬。事令尹十有四載。乾隆庚午冬。誕一子。甫及晬。而姬死。時年二十有九。予往弔之。令尹痛而慟。同人竊有笑之者。令尹獨留予飲繐帳側。語姬生平事最詳。凡三易燭。而令尹色沮聲咽。予亦泫然不能去。夫姬以弱女子。未嘗學問一絲。既聘。能為令尹數數死之。其忠卒不見奪。雖烈丈夫可也。方欲為之作小傳。越日。賠方伯王宗之先生語及之。先生曰。吁。姬其可傳也已。天下事有可風者。與為俗儒潦倒傳誦。曷若播之愚賤耳目間。尚足觀感勸懲。冀裨風教。予唯唯。甲戌乞假還。寒舟孑然。行迴颿洄渚中。歷碌如旋。牀蔬擩四閱。一榻自敘。乃度事勢。揣聲容。譜為空谷香傳奇。蓋此劇亦紀實之作也。至通本結構排場。曲折聚嚴。情文淒豔。悱惻動人。雖適搬演。然於梨園中。從未一睹焉。

香祖樓傳奇二卷 乾隆間刻本

清蔣士銓撰。士銓有西江祝嘏。一片石。第二碑。四絃秋。空谷香。已著錄。此劇凡三十四齣。演仲約禮李若蘭離合事。與空谷香傳奇關目。微有相似。如若蘭夢蘭。同一淑女也。李蚓孫虎。同一繼父也。扈將軍吳公子。同一樊籠也。高駕紅絲。同一介紹也。裴畹成君美。同一故人也。李桃雨小婦。同一短命也。曾王兩大婦。同一賢媛也。各為小傳。尚且難免雷同。而作者偏從同處見異。若蘭啟口便恨。夢蘭啟口便烈。李蚓之狡。孫虎之愚。扈將軍之俠。吳公子之戇。高駕之智。紅絲之忠。曾夫人因愛生憐。王夫人則以賢御下。此外如裴成諸人。各有性情。各分口吻。此無他。乃由於審題真。措辭確也。合觀兩劇。非惟不犯重複。且各極其錯綜變化之妙。可稱傑奏。惟惜梨園中。近年從未見搬演者耳。

桂林霜傳奇二卷 乾隆間刻本

清蔣士銓撰。士銓有西江祝嘏。一片石。第二碑。四絃秋。空谷香。香祖樓。已著錄。此劇凡二十四齣。衍馬文毅公雄鎮殉吳三桂之難事。一名賜衣記。考馬公諱雄鎮。字錫蕃。號坦公。漢軍鑲紅旗人。康熙九年。巡撫廣西。十三年。吳三桂於滇南反。檄提督馬雄進剿。遷延不發。公具密疏。遣子世濟入都請援。會將軍孫延齡叛。應吳逆。以兵劫公。抗節不屈。逆並家屬。因於土室。幕客陳文煥。標弁易友亮等。感公忠誼。潛負幼子推孫。間道入京告變。越二載。吳世琮至粵。迎公至馬金鋪。百計誘降。公大罵。遂被害。土室聞變。公姬人顧李二氏。及世濟妻董氏。妾苗氏。均自縊死。夫人李氏。視棺斂畢。北向再拜。舉火自焚。婢妾十八人俱殉焉。劇中第十四釋帖齣。讀之每使人輒欲擊碎唾壺。惟所紀顧氏邑乘。略有傳聞失實處。按顧氏名峯。字分若。直隸豐潤人。非蘇人也。善書。工寫梅竹。文毅被囚時。集漢晉而下各家草書碑帖。仿宣城梅氏字彙體例。分門別類。排爲二十二卷。題曰彙草辨疑。顧氏遂

宇為加旁訓釋。帖一齣。即本此而作。通本情文。悲壯動人。惟關目結構。稍嫌冗雜。近年梨園。此劇亦不見爨演者矣。

雪中人傳奇二卷 乾隆間刻本

清蔣士銓撰。士銓有西江祝嘏。一片石。第二碑。四絃秋。空谷香。香祖樓。桂林霜。已著錄。此劇凡十六齣。衍鐵丐吳六奇事。按蒲松齡聊齋志異大力將軍條。及鈕琇觚賸雪遘一則。並述此事。流傳甚廣。人艷稱之。惟吳公諡號。知者頗罕。據王士禎國朝諡法考載。廣東饒平總兵官左都督。贈少師兼太子太師吳六奇順恪。康熙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諡云。劇中第五齣獅齣。謂六奇祈夢。有二獅壓身之兆。此必有所本。甚身後贈少師兼太子太師。或足應二獅之夢歟。考六奇字鑑伯。號葛如。粵之海陽縣豐政都人。父廷符。母胡氏。兄弟二人。公為長。弟標。子十三。公卒於康熙乙巳五月三日。壽五十九。則當生於明萬曆三十四年。入清已三十九歲矣。著有忠孝堂文集。見長樂溫訓所撰家傳。通本關目。敘述頗核。惟查伊璜之名繼佐。誤作培繼。培繼字王望。伊璜族弟也。梁廷枏嘗評此劇曰。寫吳六奇。獨上添毫。栩栩欲活。以花交折。結束通部。更見匠心獨巧云。昔年梨園。頗有搬演此劇者。

至近年來。始無聞焉。

臨川夢傳奇二卷 乾隆間刻本

清蔣士銓撰。士銓有西江祝嘏。一片石。第二碑。四絃秋。空谷香。香祖樓。桂林霜。雪中人。已著錄。此劇凡二十齣。衍玉茗堂四夢作者湯顯祖事。按作者自題詩曰。腐儒談理俗難醫。下士言情格苦卑。苟合皆無持正想。流連爭宦謔淫詞。人間世布珊瑚網。造化兒牽傀儡絲。脫屣榮枯生死外。老夫叉手看多時。可知其製曲之旨趣矣。夫明清傳奇。情詞贈答。數見不鮮。其能掃盡踰牆窺穴之陋習。而出以正大者。惟士銓而已。玉茗四夢。紫釵還魂。皆少年筆。邯鄲南柯。則不作綺語。而身亦老大矣。此劇將湯顯祖一生事實。現諸氍毹。已是奇特。且又以四夢中人。一一登場。而與顯祖相周旋。更為絕倒。劇中第二隱奸齣。相傳諷刺陳繼儒。或袁枚。亦令黠可喜。蓋顯祖一生。不趨權貴。遂為執政所抑。一官潦倒。里居二十年。白首事親。哀毀而卒。固為忠孝完人。而士銓秉性峭直。不苟隨時。由進士官編修。以剛介為和珅所抑。留京八載。無所遇。以母老乞歸。其才其遇。無一不與顯祖相類。殆譜此

劇。以自況焉。其自序略云。先生以生為夢。以死為醒。予則以生為死。以醒為夢。於是引先生既醒之身。復入於既死之夢。且令四夢中人。與先生周旋於夢外之身。不亦荒唐可樂乎。是二公皆工於說夢者。嗟乎。才人寡合。今古同悲。士銓之寫顯祖。實假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宜其異曲同工也。劇中敘述梅國珍平定哱拜事。蓋梅與帥機顯祖。齊名一時。故並述之耳。惟顯祖還魂記。實非譏刺曇陽。而士銓誤信之。且云。畢竟是挑李春風舊門牆。怎好把帷薄私情向筆下揚。他平生罪孽這詞章。直以顯祖為挾私報復。未免失實矣。此劇於梨園中。亦不見有襲弄也。

冬青樹傳奇二卷 乾隆間刻本

清蔣士銓撰。士銓有西江祝嘏。一片石。第二碑。四絃秋。空谷香。香祖樓。桂林霜。雪中人。臨川夢。已著錄。此劇凡三十八齣。衍南宋滅亡時文天祥謝枋得諸人事。全記關目。惟第十八夢報。第三十八勘獄兩齣。神道設教。不免空中樓閣。而其餘則皆紀實。摭拾史傳。敷衍而成。義士唐珏植冬青樹事。亦見陶宗儀輟耕錄卷四發宋陵寢條。按張塤序此劇曰。冬青樹一種最後出。其時落葉打窗。風雨蕭寂。三日而成。此書以文山疊山為經。以趙王孫汪水雲幕府諸參軍。及一切遺民為緯。采擷既廣。感激亦切。振筆而書。褒貶各見。此良史之三長。略具於此。而顧如鐵鑄文成花聚云云。至於結構。因述事過多。頭緒紛繁。遂有全無主腦之誚。然事事實錄。語語沉痛。足與孔尚任桃花扇抗手。作者殆不無故國之思。故託之戲曲。一抒其哀與怨也。惟梨園中。此劇亦從未見搬演者焉。

補天石傳奇 道光十年靜遠草堂刊本

清周樂清撰。樂清字文泉。號鍊情子。浙江海寧人。由州判累官湖南山東知縣。至同知。著有補天石傳奇。此集雖標曰傳奇。然實為八種雜劇之合刊。一曰太子丹恥雪西秦。凡六齣。演燕丹興兵滅秦事。簡名宴金臺。二曰丞相亮祚綿東漢。凡四齣。演諸葛亮滅吳魏二國而統一天下事。簡名定中原。三曰明月胡笳歸漢將。凡四齣。演李陵歸漢而滅匈奴事。簡名河梁歸。四曰春風圖畫返明妃。凡六齣。演王昭君復歸於漢宮事。簡名琵琶語。五曰屈大夫魂返汨羅江。凡六齣。演屈原回生而復用於楚王事。簡名紉蘭佩。六曰岳元戎凱宴黃龍府。凡六齣。演岳飛滅金而秦檜被誅事。簡名碎金牌。七曰賢使君重還如意子。凡四齣。演鄧伯道終於得子有嗣事。簡名統如鼓。八曰真情種遠覓返魂香。凡六齣。演荀粲夫婦偕老終身事。簡名波弋香。按樂清此集。自序曰。曩閱毛聲山評序琵琶傳奇云。欲撰一書。名補天石。歷舉其事。皆千古之遺恨。天欲完之而不能。人欲求之而未得者。雖未見其書。而覽其條目。已爽心快膈。如食哀梨。使人之意也消。三十年來。遍訪其書杳不可得。豈聲山當時本無是書。但標其目。使後人為屠門而大嚼。以虛譽快意耶。嘗竊訝之。己丑冬北上。雨雪載塗。征車無事。偶憶及此。輒假聲山舊鼎。補鍊五色雲根。抵都而八劇就焉。據此可知樂清敷衍之意。乃欲為悲慘之史實。悉翻其案。以快人意者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東海記傳奇二卷　道光十一年宛鄰書屋刻本

清王曦撰。曦字季旭，江蘇太倉人。嘉道間人。著有宛鄰書屋全集。東海記傳奇。此劇凡十六齣。衍西漢時東海郡孝婦故事。按今山東郯城縣，漢時屬東海郡。有孝婦故里，城東五里許，遺塚在焉。嘉慶元年，周履端宰是邑，因禱墓獲雨，與邑中縉紳創建專祠，嗣得褒賜封號，春秋致祭。山陰陳氏，舊有東海傳奇之作。履端以其情節未為得實，更屬王曦另譜此劇。此劇綱目，根據漢書及太平御覽、搜神記等書，略為潤色。舊記所無者補之，誤者正之，疑者闕之。考縣志孝婦作竇氏，於故記無據，而太平御覽、搜神記皆作周青。然御覽云：母以女許同郡周少君，周氏之女不應復為周氏之婦，或以婦名而冒夫姓也。故賓白但稱青姐，以姓不可考，故闕之。又御覽載少君疾病，未獲成禮，求青母見青，以父母為屬，青許之，俄而命終。青為供養十餘年。此劇第一齣之所以始於請見也。御覽又載，公姑勸令更嫁，青不可，公姑皆自殺，而漢書於定國傳則云：孝婦事姑甚謹，不言遺事，畧與御覽小

異。此劇從漢書，以正史較為可信。又搜神記謂孝婦將死，車載十丈竹竿，以懸五旛，誓曰：青若有罪，殺血當順下，若枉死，當逆流。行刑已，血青黃，緣旛竿而上。與御覽相合。第七齣法場亦因之。通本律法排場均甚平庸，惟情文婉至，足以揚厲奇節，亦激勸興情之作。至於梨園，尚未見有搬衍也。

紅樓夢傳奇二卷 嘉慶四年綠雲紅雨山房刻本

清仲雲澗撰。雲澗不詳其名。別署紅豆村樵。江蘇吳縣人。曾賓谷弟子。乾嘉時人。此劇凡五十六齣。衍紅樓夢故事。上卷三十二齣。記紅樓夢小說中事。下卷二十四齣。則述紅樓續夢中事。惟小說原本篇帙浩繁。事多人衆。登場爨弄。既不能悉演其事。亦不能徧及其人。故事如賞花聯吟繡兜肚等。人如寶琴岫煙香菱平兒鴛鴦等。亦不得不概行刪去。要之此劇不過傳寶玉黛玉晴雯之情而已。通本關目排場。尚稱工穩。以賓白補曲文所未及。使無罅漏。且借周瓊防海事。振以金鼓。俾不終場寂寞。尤得本地風光之法。梁廷枏嘗譏其以副淨扮鳳姐。丑扮襲人。老旦扮史湘雲。腳色不甚相稱。按雲澗例言已明曰。淨扮賈母。不敷扮墨。副淨扮鳳姐。丑扮襲人。皆敷粉艷妝。不敷墨。老旦扮史湘雲。與作旦妝扮同。餘仍舊云。殊不知此爲傳奇舊法。一本腳色。不能相重。故此劇不得不如此假借耳。考譜紅樓夢故事之傳奇。約有數本。而以此本爲最合於律。可被諸管弦。如第七葬花。第十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一扇笑。第十四聽雨。第十五補裘諸齣。昔年梨園頗稱盛唱也。

紅樓夢傳奇八卷 道光間原刻本

清陳鍾麟撰。鍾麟字厚甫。江蘇元和人。官觀察。道光時人。此劇凡八十齣。衍紅樓夢故事。其凡例云。古今曲本。皆取一時一事。一線穿成。紅樓夢全書頭緒較繁。且係家常瑣事。不能不每人摹寫一二闋。殊難於照應。偶於起訖處。稍為聯絡。蓋原書體例如此。按此劇作者鍾麟本工制藝試帖。為十名家之一。製曲乃其餘事。此劇儘多蘊籍風流。悱惻纏綿之致。惜排場未盡善也。紅樓原書。雖斷而不斷。連而不連。然起伏照應。自具草蛇灰線之妙。鍾麟強為牽連。每齣正文後。另插賓白。引起下齣。下齣開場。又用賓白。遙應上齣。始及正文。頗似時文家作割截題。用意鉤聯。究非正軌。且以柳湘蓮尤三姐後成劍仙。頗嫌蛇足。至於曲律。尤為乖方。不適爨弄。道光末。鹺商家樂。曾有演者。惟未盛傳。至近年梨園。更從未一睹也。

正胎陽傳奇二卷 懷寧曹氏藏雍正間鈔本

清石子斐撰。子斐字成章。浙江紹興人。著有正胎陽。龍鳳山。鎮仙靈傳奇三種。今唯存此劇。此劇凡二十八齣。衍宋劉后害李宸妃故事。考宋仁宗實李宸妃所生。劉后以為己子。仁宗即位。奉劉后為皇太后。後謚明肅。不知宸妃生己也。宸妃沒後。仁宗始知為妃所生。有言妃不得其死者。仁宗哀慟急。發梓宮視之。則以水銀殮。容貌如生。且用皇后被服。仁宗乃益親劉氏。蓋劉后妬宸妃之有子。冒認為己生。而於宸妃生前。鉗制隱諱。不容母子相見。此劇之作。不為無因。但劉后初未嘗有害宸妃心。仁宗母子之恩。亦未嘗少替。劇中極力發揮劉后之險毒。謂用內監郭淮為腹心。以所生女易宸妃所生之男。郭淮捽殺女后。即誣宸妃所生。貶入冷宮。又誑真宗。謫宸妃看守皇陵。使人縱火。欲焚宸妃。復令內監雷先春謀刺仁宗。種種陰謀畢露。遂至飲鴆。此皆虛構。非史實也。宸妃沒後。始贈太后。生前未嘗正位中宮。所云正胎陽。亦不的也。呂端寇準。雖俱真宗時賢相。然端曾受太宗顧

命。真宗之初，有扶危濟變之功。真宗末年，蓋已無端。所云保奏宸妃，貶謫黃州，復起宰相，與仁宗講學，並出緣飾。準為樞密，勸真宗親征契丹，澶淵之役，厥功最鉅。本無隨駕征蠻之說。後拜宰相，為丁謂所阻，貶竄雷州。仁宗之初，亦無準在朝也。包拯雖真宗時進士，至仁宗始漸擢用，與呂端相去較遠，不得並時為大僚。其陳州平糶，及根究宸妃積冤事，皆本於里巷傳說，而增飾者也。昔年梨園此劇頗見饗衍，惟以流傳未廣，近無聞矣。

六如亭傳奇 道光三十年刊本

清張九鉞撰。九鉞字度西，號紫峴，別署羅浮花農。湖南湘潭人。生有夙稟，七歲能詩。乾隆二十七年鄉試舉人。選知縣，分發江西，歷宰南豐、峽江、南昌，以母憂歸。服闋，復出知廣東始興，歷保昌、海陽，所至有治聲。尋以海陽案牽連落職，徧遊嵩洛，偃蹇畢平生，磊落抑塞之氣，一洩之於詩。晚歸湘潭，主昭潭書院。著陶園全集、六如亭、紅葉記傳奇、四弦詞、竹枝綠雜劇、歷代詩話、晉南隨筆、峽江志、永寧志等。此劇凡三十六

齣。衍蘇軾與侍妾朝雲故事。九鉞晚年曾遊惠陽，訪白鶴居六如亭，因取東坡嶺南海外舊聞，及侍妾朝雲誦經栽茶偈化建亭事，復於宋人小志中得惠陽溫女超超許壻。韓吟殉志遺話，穿插講成，文律並佳。雖未能步武清容，然亦絕非乾嘉以後諸子所可及。惟第三齣經旨混江龍一曲，因貪用佛經禪語，長至數百言，頗嫌繁冗，文氣亦弱，遂成白璧之玷耳。近年梨園此劇已久未見搬演也。

誦荻齋曲二種 光緒間上海書局石印本

清徐鄂撰。鄂字午閣。別署汗漫道人。江蘇嘉定人。孝廉。博學能文。有聞於時。著有誦荻齋詞曲。此集所收共二種。一曰梨花雪傳奇。凡十四齣。衍金陵烈女黃淑華事。按烈女事。李元度天岳山館文鈔卷十九書江南黃烈女事一文。即紀其事。已採入湘鄉新志。此劇又名白霓裳。二曰白頭新雜劇。凡六齣。衍山陽藍生程允元白首完婚事。按此亦乾隆間實事。見欽定禮部則例旌表條內。元度天岳山館文鈔之書程允元暨妻劉貞女事及黃鈞宰金壺浪墨之白首完婚一則。皆述其事。以上二劇。關目均以烈女義夫為主。純屬有裨風教之作。惟未免時有酸腐之識。白頭新一劇。科諢尚稱不惡。第一齣守義之引子絳都春曲。第五齣署婚之風雲會四朝元諸曲。亦頗可誦。餘則平平。然較梨花雪。卻無時文氣矣。

錫六環傳奇二卷 民國五年刊本

清孫埏撰。埏字尚登。號碧溪。浙江奉化人。乾隆元年副貢。肄業修道堂。富於著述。有行文語類及錫六環兩重天傳奇二種。此劇凡二十四齣。衍彌勒佛顯跡奉化事。又名彌勒記略。謂彌勒佛顯跡奉化岳林。自號長汀子。人以其常荷布袋。稱為布袋和尚。梁貞明二年。在岳林寺東廊石上。端坐而逝。起塔錦屏山中。後有二僧到寺。謂適見之天台。不信其已死。於是發龕視之。祇得青磁淨瓶。六環錫杖。餘則空無所有。厥後由蜀寄偈言於蔣摩訶曰。彌勒真彌勒。化身千百億。時時示世人。世人自不識。後人因尊禮為彌勒化身云。全劇關目。取材於奉化縣志布袋和尚傳。及摩訶傳。渲染而成。按此事里俗相傳。其說不一。頗疑縣志所紀。出於邑人附會。然觀指月錄所載。較縣志為詳。考佛說阿彌陀經。有阿逸多菩薩。蓮池大師疏鈔。阿逸多者。此云無能勝。即彌勒菩薩也。作者自序有曰。佛氏之好為奇幻。大率多類此。未為希有。即余之為此傳奇。亦非欲傳布佛教也。念人生在世。南柯一

夢。田地山園。即佛家之檀那香積也。夫妻子母。即佛家之因緣果業也。功名富貴。即佛家九魔十難之神奇鬼怪也。一切有為夢幻泡影。儒釋何嘗不一。而二二而一哉。惟背違倫理。無父無君。未免開罪於聖人。而要其以空寂之義。驚醒塵夢。亦未必一無可取云。此蓋作者之趣旨耳。此劇流傳未廣。故梨園中。亦不見有搬弄也。

鶴歸來傳奇二卷 湖北官書局刊本

清瞿頡撰。頡字孚若。號菊亭。江蘇常熟人。以舉人知酆都縣。好古文詞曲。著四書質疑。酆都縣志。秋水閣古文。秋水吟。鶴歸來。雁門秋傳奇。此劇凡三十五齣。衍瞿式耜殉節粵西事。乃為其族祖留守稼軒公檢討壽明公祖孫二人而作。留守殉節粵西。檢討負骸歸里。一門忠孝。古今罕傳。先是畢東王懌民。曾取其事。譜為傳奇。而其本不傳。按此劇自序。謂嘗於賣餳擔頭。覓得斷爛曲文一本。題曰浩氣吟。其中更姓改名。以瞿為虞。以焦為姚。以張為江。如此類者。不一而足。前後俱已殘缺。未知即畢東舊本否也。作者因以此本為之更正姓名。其中情事。悉據明史本傳及粵行紀事所載。盡歸核實。庶使觀者知祖孫二人扶綱植常。洵不朽盛事。劇中以檢討負骸歸里時。曾有兩鶴集於會元坊上。故標曰鶴歸來。明清傳奇。首齣出場。例須先生後旦。如桃花扇發端。取復社別。而此劇作者更創一格。第一齣翻菊。自己登場。總領全局。以敘友朋。至牧場賜諡齣。則又敘及子姓。排場新穎。大

費苦心。律法工穩。情文並茂。惟惜梨園中。未見饗演者耳。

小蓬萊仙館傳奇 光緒二十六年海文書局石印本

清閨秀劉清韻撰。清韻字古香。江蘇東海人。適沭陽錢梅坡。同光時人。清韻工詩詞。精製曲。所著傳奇。有二十四種之多。今僅存小蓬萊仙館傳奇十種。此集十種。一曰黃碧簽。凡十二齣。演朱培事。二曰丹青副。凡十二齣。演田七郎事。三曰炎涼券。凡八齣。演任貴事。四曰鴛鴦夢。凡十二齣。演張靈崔瑩事。五曰氤氳釧。凡十齣。演張船山事。六曰英雄配。凡十二齣。演周又侯事。七曰天風引。凡十齣。演禹龍媒事。八曰飛虹嘯。演庚娘事。九曰鏡中圓。凡五齣。演南楚材事。十曰千秋淚。凡四齣。演沈嵘事。以上十劇。雖皆傳述舊事。而時出新意。故俞樾嘗評此集謂。關目節拍。皆極靈動。至其詞則不以塗澤為工。而以自然為美。頗得元人三昧。視李笠翁十種曲。才氣不及。而雅潔轉似過之云。推許如此。其中僅英雄配一劇。梨園曾有饗弄者。餘則未見也。

廣寒香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康熙間文治堂刻本

題蒼山子撰。寒水生評。蒼山子。寒水生。姓名里居事蹟。俱無可考。作者此劇外。尚有豐樂樓一本。然未見於世。此劇凡三十三齣。演米暹殷天眷湘娥婚合事。劇中關目。全在壁間畫月。故標曰廣寒香。劇中宋徽宗改米暹名曰元章用。云嘗恨米元章乃本朝名士。未竟所用。按元章卽徽宗時人。不宜作此語。其章惇曾布种師道等。亦皆徽宗時人。隨意點入。高俅宋史無傳。爲友元亦不見正史。是時林靈素最著。其餘方士。亦多不能詳也。畫月放光。相傳方士有其術。此劇所演過幻。亦踵事增飾耳。劇內稱翰林院學士曾布。又稱史館諸公。宋時翰林與館閣各分職掌。自明迄清。則館閣職掌。皆翰林所兼。不可無辨。劇又謂元微之作會真記。索白香山和韻。會真記未嘗有居易和詩。杜牧和韻一首。乃後來事。非同時人。居易和稹夢遊春詩。蓋指此事。然廣七十韻爲百韻。亦非和韻也。內云昔賢一歲文成。除夕尚以酒祭。此用賈島除夕祭詩事。又謂种師道答章惇云。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此用宋昌答周勃語也。此劇流傳未廣。已久不見梨園之襲弄矣。

椿軒六種曲 同治三年刻本

題椿軒居士撰。椿軒居士。姓名事蹟俱不可考。據卷首王承華張文熙二序。僅知椿軒居士嘉道間人。明經。蜀人而已。此集共收傳奇六種。亦名椿軒詩餘。一曰鳳凰琴二卷。凡十六齣。衍司馬相如與卓文君故事。二曰雙龍珠一卷。凡十齣。演錢萬選岳全秀配合事。以三寶太監鄭和事。穿插其間。殊為無稽。三曰金榜山四卷。凡十六齣。述張曙事。按張文熙序謂。余得由蒲邑。來署巴川篆。見城西有張狀元神道碑。州誌

經兵燹後。無考矣。詢諸鄉紳。或言張狀元父名俊。官禮部。早亡。其伯父名偉。官吏部。攜曙由河南遷蜀。從師崔昭。偉為蜀狀元。其言世代無可稽。僉曰。張曙父名全仁。與河南張全義為伯仲。全仁見中原荒亂。攜家往蜀。得陶朱公之術。家資鉅萬。艱於子嗣。三散千金。晚年生子名曙。唐昭宗龍紀元年。廷試第一。適有受恩之汪宗範。為曙座師。養二義女。招曙為婿。今城南金榜山。尚有狀元讀書堂云云。劇即演此事。而加以渲染。情節殊為怪誕。排場亦覺繁冗。四曰四賢配。凡十四齣。分為上下二部。上名節義配。下名忠孝配。譜屈天星與白女臙脂配合事。未詳所本。五曰孝感天。六曰天感孝。共四卷。凡二十齣。並衍西漢事。按孝感天有雷承厚序云。呂祖紀二十四孝。首舜次漢文帝。夫以文帝為高祖側室子。當諸呂危劉之際。能奉高廟。而宗祖享之。能傳漢統。而子孫保之。與舜為大孝。而祿位名壽之必得者。固後先輝映。然孰是以傳奇。則天下一人而已。百姓之孝何與焉。但傳其母病三年。衣不解帶。此庸德也。無論貴賤。皆人子分內事

也。誠至格天。天欲覆之而不能。天不欲培之而亦不能。則雖至庸而實至奇。何者。今之演義。有司馬戊為半日閻羅。放韓信、彭越、英布、降世為魏蜀吳之君。同分漢鼎。椿軒據此為藍本。謂天欲誅高帝八男。以償族滅功臣之命。故文帝未立而慘亡者六人。及立帝而淮南厲王亦以僭制廢誅。是七男皆不令終。獨文帝以孝得免焉。且延漢家四百餘年之祚。此非以庸德而造其奇者哉。孝感天演至歸代而止。天感孝則至即位而止也。以上六劇。情文尚可。惟於律法。多有

舛誤處。槧本流傳不廣。梨園中亦未聞有搬弄者矣。

百寶箱傳奇二卷 光緒二十年袖海山房石印本

題梅窗主人撰。梅窗主人。姓名里居事蹟。俱無可考。卷首有自序。署曰乾隆辛丑冬十月下浣梅窗主人序。知作者當為乾隆時人無疑。此劇凡三十二齣。演明萬歷間紹興李生與伎杜十娘事。按此劇自序曰。小說家傳杜十娘怒沉百寶箱故事。其說倡也。贖身從李甲。李窮困京師。得柳生輸金。挾杜歸江南。至揚州江上。有孫富者。艷其色。賂以千金。李竟委杜歸之。十娘方以百寶囊箱知李甲匪於嚴命。畏不敢歸。以

是為質。恣情山水。而孫故迫之。竟軼投江而死。其後柳生至瀨所。夜夢杜凌波贈箱。為前日助金之報云。考杜十娘事。明人或傳。宋幼清九籥集中有傳。今未見。馮夢龍情史卷十四。亦載十娘此事。且云。浙人好事者。為作負情儂傳。今見朝鮮刻本文苑楂橘中。所記甚詳。又馮夢龍警世通言卷二十三。抱甕老人今古奇觀卷五。並有杜十娘怒沉百寶箱話本。亦述其事。以李生之愚。而十娘誤事之。江濤淪沒。同屈子之冤。較之李益薄情。尤增憤慨。小說據實敷衍。甚足

動人。此劇強爲團圓之説。致落窠臼。頗無謂耳。通本
情文尚佳。惟作者不語律法。未過豔耳。流傳不廣。亦
非無因也。

桃林賺傳奇二卷 端洲傅氏藏 康熙間鈔本

未題撰人名氏。此劇凡二十九齣。演李祐裴蘭芳吳素芳配合事。劇中以李祐被賺於桃林。故標曰桃林賺。考諸史傳。李祐爲吳元濟僞將。李愬得之以平蔡。劇中關目。惟此是實。其與裴吳二女結爲夫婦。及前後情節。皆出增飾。至所引王叔文王伾李忠言等。雖出正史。事蹟則全不相合。裴璞應即裴垍。其叙李愬功成奏凱。陪宴内監璧文忠。按史憲宗時。有俱文珍。無所謂璧文忠。改俱文珍爲當。劾裴延齡者。陸贄陽城等。無所謂李澹庵者。劇謂李祐在華陰道上遇盜。以其地爲桃林。又謂此去崤山函谷。熊耳臨潼。皆响馬之窟。誤也。按桃林在河南陜州。乃一州大村鎮之名。非華山之陰。作者因歸馬華山之陽。放牛桃林之野。二句相聯。誤認爲一處耳。王叔文。順宗時翰林學士。戶部侍郎。劇云大學士。又呼爲老丞相。大謬。伾及叔文乃貶竄。非並誅。其事在憲宗初。而愬討元濟在十年後。紐合不倫。李忠言。本順宗時内官。劇又及牛貴妃。乃牛昭容。託名點染。俱不實也。昔年梨園。此劇

頗有攙衍者。惟以流傳未廣。近已不睹矣。

三笑姻緣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舊鈔本

未題撰人名氏。此劇凡三十四齣。演唐寅故事。略謂。唐寅易服為傭。賺取華家婢秋香。及周文彬喬裝為女。巧遇王月娥。結為夫婦。一名三嘯姻緣。按此劇所譜唐寅事。紛傳不一。如涇林雜記。以為寅事。華氏婢則名桂華。焦循劇說亦引朱季美桐下聽然。謂寅於華鴻山家飲。華有小姬。隔簾窺之。寅因作嬌女篇貽鴻山。鴻山作中酒歌答之。後人遂有傭書配秋香之誣。而王行父耳談。則以為陳元超事。婢名秋香。俞樾

茶香室叢鈔引黃蛟起西神叢語。又謂係無錫人俞見安事。王士禎古夫于亭雜錄。則又以為江陰吉遂人事。辨唐寅之誣。而不言所據。惟馮夢龍情史。並載唐寅陳元超二事。且云事絕相類。他書亦有以秋香事況作唐寅者。蓋當時所傳。原有唐陳二說。因並存之。馮夢龍警世通言及抱甕老人今古奇觀。所載唐解元出奇玩世話本。孟稱舜花前一笑。暨卓珂月花舫緣雜劇。俱以屬之唐寅。不為無本。考唐寅中正德戊午解元。而華察為嘉靖丙戌庶吉士。二人相去廿

有八年。其官至大學士。以及家居。當亦不下十餘年。是時寅已年老。焉得復有此事。而世人每以其風流放誕。遂有此傳會耳。至所衍周文彬事蹟。亦多子虛。不盡核實。此劇末齣結場尾聲曲云。文星翻出新編稿。曲盡男女情調。只是三笑姻緣情意高。可知此劇乃據朱㿥之文星現傳奇所改製者。惟將祝允明何韵仙一段姻緣刪去。另增入周文彬與王月娥事。全劇排場結構。縝密緊凑。於律亦諧。曲情詞藻。亦頗任誕可喜。雖由文星現改編而成。然並不落窠臼。其第

十五亭會。第十六卦賺兩齣。又名猜謎三鬮。總稱桂花亭。往年梨園。最為盛行之劇也。

南九宮詞 北京圖書館藏萬曆間三徑草堂刻本

未題選人名氏。不分卷。僅依南詞宮調。分為仙呂宮、正宮、中呂宮、南呂宮、黃鍾宮、越調、商調、大石調、雙調九部。各為起訖。共選小令五十六首。套曲七十七套。此本首尾亦無序跋。其正宮黃鍾宮兩部之首。並題曰三徑草堂編。按明末天啟崇禎間。蔣之翹所刻書籍。每署三徑草堂。此本不載嘉隆以後人作。版刻字體。全同萬曆初元。然則三徑草堂殆之翹先人之別署耶。通本南詞。多未見於他書。即有復見者。亦互有

異同。足資勘正。如白練序春烟暖一曲。此題方洗馬作。吳歙萃雅則題王雅宜作。白練序落光早一曲。無歙萃雅題梁伯龍作。此則題顧狀元作。然考伯龍江東白苧。無春光早曲。則當以顧狀元為正。夜行船霸業艱危一曲。王伯良輩皆以為楊鐵崖作。吳歙萃雅獨題楊升庵作。亦當依此題鐵崖為是。總之此本所錄南詞。皆嘉隆以前人之作。氣韻渾厚。辭調俊逸。視明末吳騷諸選。尤為可貴也。

醉怡情 清初原刊本

題青溪菰蘆釣叟點次。菰蘆釣叟姓名無考。僅知其為清初江蘇江寧人。卷首標曰新刻出像點板時尚崑腔雜曲醉怡情。不分卷。所選戲曲除元人無名氏之龐涓夜走馬陵道四齣為雜劇外。餘皆元明及清初之傳奇。計有琵琶記、幽閨記、荊釵記、連環記、精忠記、金丸記、繡襦記、教子記、白兔記、牧羊記、節孝記、躍鯉記、焚香記、牡丹亭、雙珠記、紅梨記、金鎖記、百花記、釵劍記、水滸記、浣紗記、義俠記、八義記、千金記、鳴鳳記、祝髮記、玉簪記、南西廂記、金雀記、翠屏山、爛柯山、燕子箋、占花魁、永團圓、黨人碑、一捧雪、荷花蕩、西樓記。每種各錄四齣。又望湖亭五齣、青塚記、四節記、邯鄲夢、孽海記則各一齣。以上共選傳奇四十三種。雜劇一種。凡一百六十五齣。以上諸劇雖未有如何罕覯珍本。然皆為歡場盛傳者。據此可見清初梨園崑山雅曲叢衍之一班也。

審音鑑古錄 道光十四年刻本

清王繼善校訂。繼善江西東鄉人。字號事蹟均無可考。惟知為嘉道間人。此集計選琵琶記十六齣、荊釵記八齣、紅梨記六齣、兒孫福四齣、長生殿六齣、牡丹亭十齣、南西廂記六齣、鳴鳳記四齣、鐵冠圖六齣。共六十六齣。卷首琴隱翁序謂元明以來。作者無慮千百家。近世好事尤多。擷其華者。玩花主人。訂以譜者懷庭居士。而笠翁又有授曲教曲之書。皆可謂梨園之圭臬矣。但玩花錄劇而遺譜。懷庭譜曲而廢白。笠翁又泛論而無詞。萃三長于一編。庶乎氍毹之上無憾周郎之顧矣。東鄉王子繼善。偶于京師得審音鑑古錄一編。細意評註。曲則抑揚頓挫。白則緩急高低。容則周旋進退。莫不曲折傳神。展卷畢現。至記拍正宮。辨譌證謬。較錄秦而析芒杪。亦復大具苦心。謂登有三長。而為不易之指南可也。繼善念其尊人璞園翁生平音律最深。每嘆時優率易紕謬。思欲手訂一譜。兼訓聲容。著為準則。惜未成而逝。既獲此本。喜與乃翁素志相符也。攜歸江南。稍事補輯。使公同好。第

是編詮所評輯。一時無猶。鑑善不肯攘人之功。特丐予序所自得并所以購之之故云云。嘗考中國戲劇。身段舞式。最稱繁重者。厥為崑腔。而劇本詳註身段做科。成為譜式者。亦獨崑腔有之。此種身段譜。皆為梨園伶工傳鈔之本。世世相傳。視如秘寶。絕不示人。故流傳極罕。此集乃選錄名劇至六十餘齣。且於身段舞容之外。兼及曲白聲情。實為梨園襲衍之圭臬也。此集判釵記上路齣尾。有註文曰。此齣乃孫九皋首劇。身段雖繁。俱係畫景。惟恐失傳。故載身段云。按

孫九皋。為乾隆時揚州江春家樂。德音部之教師。九皋工老外色。吳門名伶。見釀花使者見聞笑語。據此頗可推知此集所選者。殆全為乾嘉時梨園名伶之秘本。洵可貴也。

嬌紅記雜劇二卷 日本長澤規矩也氏藏 宣德十年積德堂刻本

明劉兑撰。兑字東生。浙江紹興人。元末明初時人。事蹟無考。著有嬌紅記、月下老世間配偶雜劇。僅存此本。劇演申純與王嬌娘配合事。凡二本。每本四折。俱有楔子。題目曰楊安撫空使權豪妬。王通判悔把姻緣悞。正名曰申厚卿難通叔伯婚。王嬌婚合昇神仙路。考申王故事。流傳古遠。如艷異編、繡谷春容、燕居筆記、花陣綺言諸書。均收有嬌紅傳一文。按此劇丘汝乘序文。則謂此傳出於元人清江宋梅洞之手。必

有所據。記中情節。與傳文大略相同。惟將申王以婚姻不遂而死之結局。翻易為吉慶團圓之排場耳。此記上本第一折。有孤云。你剗這里没甚席管待。咭了幾個行院。動些樂器。飲數杯酒咱。院本上開。下雜劇上。又第二折。有院本行着說仙法上。末同院本一行下等語。雖不載院本之詳。然可證院本即行院之本。且院本與雜劇亦可合衍也。此劇聯套用調。以及折數。悉宗元人雜劇法。唯劇中於正末申純之外。則有旦王嬌娘唱。旦末合唱。是又雜劇變體耳。此本僅見

太和正音譜著錄。其後絶未見有收藏者。不意此古本。今日尚存於東瀛。誠可謂珍籍矣。

吟風閣雜劇四卷 乾隆間原刻本

清楊潮觀撰。潮觀字宏度，號笠湖。江蘇金匱人。乾隆元年舉人。官四川瀘州知州。曾任汴省秋闈分校。宦蜀時。就卓文君粧樓故址築吟風閣。更製雜劇。以慶落成。此集雜劇凡三十二種。曰新豐店馬周獨酌。曰大江西小姑送風。曰李衛公替龍行雨。曰黃石婆授計逃關。曰快活山樵歌九轉。曰窮阮籍醉罵財神。曰溫太真晉陽分別。曰邯鄲郡錯嫁才人。曰賀蘭山謫仙贈帶。曰開金榜朱衣點頭。曰夜香臺持齋訓子。曰

汲長孺矯詔發倉。曰魯仲連單鞭蹈海。曰荷花蕩將種逃生。曰灌口二郎初顯聖。曰魏徵破笏再朝天。曰動文昌狀元配瞽。曰感天后神女露筋。曰萬表柱延陵掛劍。曰東萊郡暮夜卻金。曰下江南曹彬誓衆。曰韓文公雪擁藍關。曰荀灌娘圍城救父。曰信陵君義葬金釵。曰偷桃捉住東方朔。曰換扇巧逢春夢婆。曰西塞山漁翁封拜。曰諸葛亮夜祭瀘江。曰凝碧池忠魂再表。曰大葱嶺隻履西歸。曰寇萊公思親罷宴。曰翠微亭卸甲閒遊。每種一折一事。而副末開場。又襲

用傳奇舊式。是爲潮觀獨創。但甚合搬演家意也。此集警策語頗多。如錢神廟之豪邁。快活山之恬退。葉夜却金之恩祖德。小姑送風之自爲寫照。黃石婆及西塞山之別出機杼。皆非尋常戲曲所及。而最著者。惟罷宴一劇。衍寇萊公壽恩覲罷賀事。其詞足以勸孝。按焦循劇說卷五則謂此劇淋漓慷慨。音能感人。阮大中丞巡撫浙江。偶演此劇。中丞痛哭。時亦爲之罷宴云。蓋阮文達公元。亦幼貧。太夫人實教之。阮貴。太夫人已下世。故觸之生悲耳。此集雜劇。各有寄託。

通體多佳篇。卷首特著小序。仿詩序之體。讀者可以見其旨矣。至於梨園亦以恩覲罷宴一劇。最爲盛演。至今尚有能者也。

迎鑾新曲二卷 補洲傅氏藏舊鈔本

清吳城厲鶚同撰。城字敦復。號鷗亭。浙江錢塘人。監生。焯長子。承其先業。好聚書。搜求校勘。數十年丹黃不去手。鶚字太鴻。號樊榭。亦錢塘人。康熙舉人。乾隆初。召試鴻博不遇。性嗜書。著宋詩紀事。南宋院畫錄。遼史拾遺等。皆博洽詳贍。詩幽新雋妙。自成一家。詞亦冷峭獨絕。有樊榭山房集。斯集收雜劇二種。上卷曰群仙祝壽。凡四折。演王母率領男女八仙慶祝聖壽事。此劇爲吳城所製。下卷曰百靈效瑞。亦四折。演

觀音大士命浙右水陸仙靈添籌還祝事。此劇乃厲鶚所譜。以上兩劇。並係乾隆十六年高宗奉聖母南巡時。浙人呈演以迎駕者。故名迎鑾新曲。全祖望序曰。其詞典以則。其音噌吰清越以長。二家材力悉敵。宮商鍾呂。互相叶應。非世俗之樂府所可語。大吏令樂部奏之天子之前。備晨羞焉。昔人以此擅長者。如元之酸甜諸老。明之康王。不過以其長鳴於草野之間。而二君之作。上徹九重之聽。山則南鎮助其高。水則曲江流其清。是之謂夏聲也。降及晚清。兩劇猶甚

藏襲於內廷焉。

瞿園雜劇 光緒三十四年排印本

清袁祖光撰。祖光字小偶，號瞿園，安徽太湖人。以名進士觀政銓曹，隨班入值，不事奔謁。性情瀟灑，有乾嘉老輩風趣，爲駢儷文，流麗雅近六朝。長於詩，平和莊雅，宗派極正。有瞿園詩草十卷，刊行於世。亦能製曲。有仙人感、藤花秋夢、金華夢、瞎藏鶯、長人賺、東家顰、鈞天樂、一綫天、望夫石、三劉股雜劇，及雙合鏡、支機石、賜恵恨、紅娘子傳奇。此本共收雜劇五種，每種一齣。其一曰仙人感，演呂洞賓重過岳陽樓事。二曰藤花秋夢，演遠生夢中歷盡富貴聲色事。三曰金華夢，演名伎賽金花江南落魄事，一名孽海花。四曰瞎藏鶯，演華三郎與妻陰小鶯離異事，小鶯影鶯粟花。華三郎之毅然休妻，蓋實隱寓人之毅然戒除雅片者。五曰長人賺，演茶販詹五得歐人妻事，一名賣詹郎。取材倉山舊主筆記，及蠡餘小志詹五條，點綴而成。按自序嘗謂自忖際茲文明競爭，風雲騰踊之日，未克以寸長贊諸人才後，不得已思附梨園子弟輩，以傳饒裏東施，可憐孰甚，非敢云莊生寓言也。東方

俳優也。劉四罵人也。亦聊以戲吾之戲。且與友人之樂戲吾戲者。共覓一消遣之法而已矣。以上五劇。託諸諷諭。寓譏責之作。惟惜梨園。未見爨弄耳。

葉海扁舟雜劇 道光間搞本 滿洲傅氏藏

清金連凱撰。連凱字樂齋。號悟夢子。別署蓮池居士。滿洲人。事蹟無考。嘉道間人。著有靈臺小補。葉海扁舟。並傳於世。此劇凡六齣。演慈悲法師登壇說法。勸化梨園優伶改業事。一名濟世保嬰法曲。關目情節。憑空結撰。未有所本。卷首自序。謂後之好事者。如能依此曲白作法。付諸管絃。開場搬演。臺上臺下。局內局外。定可相觀而善。必能化導多人。必有揮淚大慟者。翻然頓悟。猛省回頭。自新悔過。急急抽身。憶昔曾閱搬演歸元鏡之傳奇。合班優伶。均剃度出家。今之葉海扁舟。紀實若能如是搬演。亦定感動。合班優伶。均改業四散。各尋門路。另謀生理云云。蓋此作純為勸善之劇。其第一齣當頭棒喝。排場聯套。全擬昇平寶筏之開宗一齣。第二齣闡明因果。亦擬昇平寶筏之北餞齣。第三齣自愛潛行。擬寶劍記之夜奔齣。第四齣新詞中警。擬長生殿之彈詞齣。第五齣彼岸同登。擬占花魁之勸妝齣。第六齣大慈掃業。則擬勸善金科之急覺皈護一齣。通本律法頗佳。文詞亦甚通

俗。惟梨園中向未覩有爨弄者耳。

琵琶記傳奇二卷 嘉靖閩斯干軒刻本

明高明撰。明字則誠。號東嘉。浙江永嘉人。或謂瑞安人。元至正五年張士堅榜中第。授處州錄事。辟丞相掾。初方谷真叛。省臣以高明溫人。知海濱事。擇以自從。與幕府論事不合。谷真就撫。欲留置幕下。即日解官。旅寓鄞之櫟社。沈氏以詞曲自娛。明太祖聞其名。召之。以老病辭歸。卒於寧海。著有柔克齋集。琵琶記傳奇。藝苑巵言嘗謂。南曲高拭則誠。遂掩前後。堯山堂外紀云。作琵琶者乃高拭則誠。靜志居詩話引之。

並稱涵虛子曲譜有高拭而無高明。則外紀之說。或有所據。按元刊張小山北曲聯樂府三卷前。有燕山高拭題詞。是即涵虛子曲譜中之高拭。而太平樂府卷一。載有殿前歡小令一支。作者高栻。栻拭筆畫微岐。要屬一人。其人與小山友善。當生於元之中葉。而非撰琵琶之高明。不容混為一人也。此記凡四十三齣。衍蔡伯喈趙五娘故事。考宋人陸游小舟遊近村詩云。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身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蓋伯喈故事。當時已盛傳

民間。南宋戲文。早有趙貞女蔡二郎之作。金元院本。亦有蔡伯喈之名。則高明此記。淵源可知。世人為伯喈辨誣。乃謂此記作者。譏其友人王四而作。如留青日札、真細錄、大團索隱諸書所載。嘵嘵不已。殊無謂也。此記獨鑄偉詞。情文並茂。其佳處殆兼南北之勝。呂天成曲品。列此記於神品之首。且評曰。其詞之高絕處。在布景寫情。真有運斤成風之妙。穿插甚合局段。苦樂相錯。具見體裁。可師可法。而不可及也。詞隱先生。嘗謂予曰。東嘉妙處。全在調中。平上去聲。用得

變化。唱來和協。至於調之不倫。韻之太雜。則彼已自言。不必尋數矣。萬物共褒。允宜首列云。相傳高明卒後。有以此記進呈內廷。太祖覽畢曰。五經四書如五穀。家家不可缺。琵琶記為珍羞百味。富貴豈可缺耶。其推許如此。此記繫本頗多。流傳甚廣。且有法蘭西文譯本。至於梨園。亦稱盛唱也。

還魂記傳奇 滿洲傅氏藏 竹林堂刻本

明湯顯祖撰。顯祖字義仍。號若士。一號海若。別署清遠道人。江西臨川人。隆慶四年舉於鄉。萬歷十一年中進士。除南太常博士。尋遷禮部主事。十八年疏劾首輔申時行。謫為廣東徐聞典史。後遷浙江遂昌知縣。用古循吏治邑。縱囚放牒。不廢嘯歌。二十六年上計投劾。罷歸不復出。里居二十年而卒。年六十八。明史有傳。顯祖為人志氣激昂。風骨遒緊。晚年所居玉茗堂。文史狼藉。賓朋雜坐。雞塒豕圈。接跡庭戶。在其

間詠歌自得。悠然有度世之志。胸中塊壘。陶寫未盡。則發而作詞曲。有還魂記、紫釵記、南柯記、邯鄲記、紫簫記。俱盛傳於世。前四種總名曰玉茗堂四夢。著有玉茗堂全集。此記凡五十五齣。演柳夢梅杜麗娘配合事。一名牡丹亭。相傳此記為王氏曇陽子作。按王世貞曇陽大師傳。文長約二千言。所述與麗娘事。絕不相類。靜志居詩話有云。牡丹亭曲本。尤真摯動人。人或勸之講學。答曰。諸公所講者性。僕所言者情也。世或傳刺曇陽子而作。然太倉相君。實先令家樂演

之。且曰。吾老年人。近頗為此曲惆悵。假令人言可信。相君雖盛德有容。必不反演之於家也。據此則譏刺曇陽之說。不攻自息矣。而將士銓臨川夢傳奇集夢齣。懶畫眉曲云畢竟是桃李春風舊門牆。怎好把帷薄私情向筆下揚。他平生罪孽是詞章。此則未免輕議古人焉。此記初出。度曲家多棘棘不上口。因有為之刪訂者。吳江沈璟。首為筆削。更名合夢記。屬山陰呂天成轉致顯祖。顯祖不懌。作小詩一首。有縱饒割就時人景。卻愧王維舊雪圖之句。其後臧懋循馮夢

龍碩園諸家。均有改訂。雖律度諧和。而文辭則遜矣。此記肯綮在死生之際。如驚夢尋夢診祟寫真悼殤五齣。自生而之死。魂遊幽媾歡撓冥誓回生五齣。自死而之生。其中搜抉靈根。掀翻情窟。為從來曲家屐齒所未及。遂能雄踞詞壇。歷千古而不朽。梨園變衍。至今猶弗衰也。

花筵賺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 崇禎閣刻本

明范文若撰。文若初名景文。字香令。一字更生。別署吳儂荀鴨。或署荀鴨檀郎。江蘇上海人。明末福王時。官兵部。精戲曲。著有北曲譜及花筵賺、鴛鴦棒、夢花酣、倩畫眉、勘皮靴、花眉旦、雌雄旦、金明池、歡喜冤家等。前四種均傳於世。此劇凡二十八齣。衍晉溫嶠玉鏡臺故事。按元人關漢卿有溫太真玉鏡臺雜劇。明人朱鼎亦有玉鏡臺記傳奇。皆譜此事。蓋取材王義慶世說新語第二十七假譎類溫嶠條。渲染而成。惟

此劇復牽合謝鯤事。以作關目。情節甚為生動。頗適爨弄。文若諸作。文律雙美。可與吳炳相頡頏也。此劇流傳未廣。故梨園中亦從不見有搬演者焉。

鴛鴦棒傳奇二卷 滿洲傳氏藏 崇禎間刻本

明范文若撰。文若有花筵賺。已著錄。此劇凡三十一齣。演臨安秀才薛季衡與妻丐戶錢氏離合事。按馮夢龍古今小說卷二十七。抱甕老人今古奇觀卷三十二。俱有金玉奴捧打薄情郎話本。所述故事。與此劇情節大略相合。如劇中薛季衡。即小說之莫稽。錢媚珠即小說之金玉奴。錢蓋即小說之金大。張詠即小說之許德厚。僅人名微有不同耳。考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卷二十三。亦載此事。惟團頭及其婿太學生某。皆無姓名。雖錄舊聞。未註出處。然頗疑出宋人記載。蓋起源甚古也。文若此劇。當取材於此。而加以渲染。故情節較諸小說尤為曲折。關目布置。亦巧妙妥貼。衍薛生之薄倖。錢丐之無賴。可稱寫生妙手。至於捧打事。西湖遊覽志餘無之。此係增出。然婚期打婿。本宋以來舊俗。此殆謂打時加重以示罰。未必故意安排。以打為快耳。明人衡曲麈譚。有評文若曰。近之奇崛者。有范香令。結構玄暢。可追元人。步武惜乎不永。一時絕嘆云。此劇流傳甚罕。故近年梨園向

未一睹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揚州夢傳奇二卷 康熙間欽智堂刻本

清岳端撰。岳端宗室。多羅安和親王岳樂子。封固山貝子。本名蘊端。字兼山。號玉池生。別署紅蘭室主人。工詩善畫。有紅蘭蓼汀出塞無題四集。總稱玉池生稿。其詩清婉奇麗。出入於太白昌谷義山飛卿之間。春郊晚眺詩有西嶺生雲將作雨。東風無力不飛花之句。輔國將軍博爾都見而賞之。時稱東風居士。能製曲。有揚州夢傳奇行世。此劇凡二十四齣。衍杜子春故事。根據唐人李復言續玄怪錄杜子春一條。敷

衍而成。關目情節。大略相合。馮夢龍醒世恆言卷三十七。杜子春三入長安一本。亦述此事。劇中因杜子春為揚州巨商。後遇老君得道。故采杜牧詩十年一覺揚州夢之句。以為標名。通本律法謹嚴。文則澹遠自然。全用白描。與劇中沖穆之意境相稱。於明清傳奇中。別具風格也。昔年梨園。偶有爨者。當初現紅氍毹時。主人徧招目下諸名流賞之。有少年王生。善集唐。即席詩成。結句云。十年一覺揚州夢。唱出君王自製詞。主人大喜。以黃金十四鋌。白玉卮三。奉酒為壽。

曰一字一金也。生受酒。以金分給梨園。曰。同沾君惠。一時傳為佳話。此劇至近年來。已絕響矣。

西樓記傳奇二卷（滿洲傅氏藏萬歷間劍嘯閣原刻本）

清袁于令撰。于令原名晉。一名韞玉。字令昭。一字鳧公。號白賓。又號籜庵。別署幔亭仙史。一署吉衣主人。江蘇吳縣人。明末舉人。因事斥革。清師入蘇。迎降表文為于令所撰。遂得官知縣。洊陞荊州知府。在官時終日以圍棋度曲自娛。長官惡其不治事。諷之曰。聞爾署中。終日祇聞棋聲、笛聲、曲聲、有諸乎。袁曰。然。竊聞明公府中。亦終日祇有三種聲。長官詰以何聲。袁曰。是算盤聲天平聲板子聲耳。長官大恚。遂劾之。落職。晚年寓會稽。忽患異疾。不食而卒。年七十餘。著有雙鶯傳雜劇。西樓記、玉符記、珍珠衫、鷫鸘裘、長生樂、瑞玉記傳奇。及隋史遺文小說。此記凡四十齣。演于鵑與名伎穆麗華遇合事。按袁棟書隱叢說載沈同和雄豪一鄉。凡新到伎女。必先為謁見。穆素徽者。頗有才貌。且年甚少。循例謁沈。是時適有文會。袁生亦在焉。席半袁頗眷穆。穆亦心許之。私語移時。沈為不懌。促之入座。終席而罷。袁生自是怏怏失志。有門下客馮某者。善任俠。有膽力。慷慨自負。以必得素徽為報。是日沈與穆同遊虎邱。馮單身迎道。沈舟負穆而去。沈甚不平。為興訟焉。袁生之父懼。送子繫獄。袁生於獄。惆悵無聊。為作傳奇。袁乃于鵑切也。西樓至今尚在吳江縣城外云。蓋此記之作。實于令自傳也。此記文情俱佳。頗負盛名。高奕傳奇品嘗評其詞曰。海鶴鳴秋。聲清影淡。然腕力稍嫌薄弱。第三十四俠試齣。北詞尚稱穩健。至第八樓會齣。楚江情一曲。乃襲周憲王舊詞。見誠齋樂府。于令不過改易一二語而已。此記於梨園中。曾傾動一時。至近年猶有擅者也。

一捧雪傳奇（滿洲傅氏藏 崇禎間刊本）

清李玉撰。玉字玄玉。後避清聖祖諱。改元玉。號蘇門嘯侶。江蘇吳縣人。明末中副貢。順治甲申後。絕意仕進。專以度曲自娛。所居曰一笠庵。與吳偉業、朱㿥、葉時章、畢魏輩相友善。所製戲曲甚富。有一捧雪、人獸關、永團圓、占花魁、眉山秀、太平錢、昊天塔、清忠譜、麒麟閣、風雲會、牛頭山、連城璧、三生果、千忠會、五高風、兩鬚眉、長生像、鳳雲翹、禪真會、雙龍佩、千里舟、洛陽橋等傳奇。三十餘種。及北詞廣正譜。多傳於世。此劇

凡三十齣。演莫懷古以家藏一捧雪玉盃為嚴世蕃所害事。相傳太倉王世貞之父忬。藏有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嚴世蕃知而索之。忬不忍與。而又畏其勢。乃倩人為贋本以獻。既而湯裱褙洩其事。嚴聞之大怒。遂以事陷忬於罪。此劇實本此事。特隱忬之名耳。然此事不見史傳。世貞諸稿。亦絕未題及此圖。殆傳聞之誤歟。或謂李玉係申相國家人。為申公子所抑。不得應試。故此劇極為奴婢吐氣。而開首即云裘馬豪華。恥爭呼貴家子。意固有在也。按吳偉業序其北詞廣正譜。謂其困於有司。既幾得之。而中副車。是玉固久困場屋者。曾為家人不得應試之說。實不足據矣。李玉製曲之多。既為明清第一。而其品亦不失為中上。高奕新傳奇品。評其詞曰。如康衢走馬。操縱自如。錢謙益亦深愛其曲。至比之柳屯田云。蓋其作於案頭場上。交稱便利。洵老斲輪手也。昔年梨園。此劇最為盛行。如第二十誅奸。第二十一哭瘞兩齣。至今猶膾炙人口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清忠譜傳奇二卷 滿洲傳氏藏康熙間刻本

清李玉撰。玉有一捧雪、人獸關、永團圓、占花魁、眉山秀、太平錢、巳箸錄。此劇凡二十五齣，衍五人墓故事。略云：明天啟間，蘇州鄉宦周順昌以忠直忤魏忠賢，被逮入京。蘇人義憤，毆斃緹騎。順昌卒死東廠獄中。蘇人為首者顏佩韋、馬傑、沈揚、楊念如、周文元五人，亦以倡亂之名被戮。後忠賢敗，順昌與五人者乃得昭雪。蘇人燬忠賢生祠，即創祠時順昌所曾痛罵者，就其址改建順昌祠，以五人從祀焉。明思宗用瞿式耜為順昌等訟寃疏中語，賜額曰清忠，風世故此劇取以標名。劇中情節大略採據明史周順昌傳及張溥之五人墓碑記敷衍而作。雖有不見史傳紀載或相歧異者，然皆有據。按吳偉業序此劇有云：逆賢敗，逆案既佈，以公事塡詞傳奇者凡數家，李子玄玉所作清忠譜最後出，事既按實，其言亦雅訓，雖云塡詞，目之信史可也。蓋此劇律文並妙，且言必覈實，事皆有據，而能生發變化，不愧高奕評之曰：操縱自如焉。昔年梨園此劇最稱盛唱，至今摘本猶存也。

千忠錄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康熙四十七年鈔本

清李玉撰。玉有一捧雪、人獸關、永團圓、占花魁、眉山秀、太平錢、清忠譜，已箸錄。此劇凡二十五齣，衍明建文帝出亡事。劇中以成祖即位後，屠戮忠良，窮搜建文蹤跡，故又名千忠戮。亦曰千鍾祿，或作千忠會。梨園一名琉璃塔。關目情節頗多紀實，然取材於致身錄者，究失不經。至建文帝削髮為僧事，千古疑案。明舊史例議力辨其誣，且言建文帝闔宮自焚，身殉社稷，死之正也。後人心惡成祖誅夷忠烈之慘，而不忍建文之遽殞，故詭言削髮出亡，以明帝之不死於火耳。此言誠是。然據王鏊守溪筆記及陸樹聲朱國楨諸家紀載，事皆歷歷可考。故清初編定之明史亦云都城陷，宮中火起，帝不知所終。或曰帝由地道出亡。其後滇黔巴蜀間，皆傳有帝為僧時往來蹤跡，世遂以帝為遜國云云。則建文為僧一事，或不虛妄也。此劇結構謹嚴，律法甚工，詞筆尤佳。第十一慘覩齣，發端無限淒凉，帝子飄零，迴異遊僧托鉢，選詞何親切乃爾。而尾聲由既云路迢迢，心怏怏，何處得穩宿碧

梧枝上。行將進場矣。忽飄來一杵鐘聲。遂歎道錯聽了野寺鐘鳴當景陽。神情之合。排場之佳。令人歎絕。此齣及第八草詔。第十八打車齣。至今膾炙人口。盛傳梨園也。

長生殿傳奇二卷 康熙間刻本

清洪昇撰。昇有四嬋娟。已著錄。此劇凡五十齣。衍唐玄宗楊貴妃事。是劇初名沈香亭。乃感李白之遇而作。因實以開天時事。繼以排場近熟。遂去李白。入李泌輔肅宗中興事。更名舞霓裳。後以情之所鍾。帝王罕有。馬嵬之變。勢非得已。而唐人有玉妃歸蓬萊。明皇遊月宮諸說。因合用之。專寫釵盒情緣。標曰長生殿。蓋歷十餘年。經三易稿而始成。宜其獨擅千秋也。劇成。趙執信為之製譜。吳人為之論文。全審音協律。

則出於徐麟之手。故能恪守韻調。無一句一字之踰越。為近代曲家第一。其選擇宮調。分配脚色。布置劇情。務令離合悲歡。錯綜參伍。搬演無虞勞逸不均。觀聽者覺層出不窮之妙。自來傳奇排場之勝。無過於此。梁廷枏嘗評曰。長生殿為千百年來曲中巨擘。以絕好題目。作絕大文章。學人才人。一齊俯首。自有此曲。毋論驚鴻綵毫。空慚形穢。即白仁甫秋夜梧桐雨。亦不能穩占元人詞壇一席矣。葉堂亦謂。此劇於閒實遠事。振採略遍。故前半篇每多佳製。後半篇則多

出稗畦自運。遂難出色云。蓋此就劇中事實言之耳。至其字之工。可稱到底不懈。穠艷淒麗。兼而有之。北詞諸齣。則幾合關馬鄭白為一手焉。當稿初成時。徇京師聚和班諸伶之請。大會名士於生公園。主之者梁清標相國。趙執信具柬邀客。而偶遺趙星瞻。趙館給諫黄六鴻。故喉黄按名具奏。謂是日係太皇太后忌辰。為大不敬。章上。遂奉嚴旨。皆落職。故時人有可憐一曲長生殿。斷送功名到白頭之句。即為此詠也。其後此劇傳入內廷。作法部之雅奏。而一時膾炙四方。無處不演。梨園至今猶稱盛唱焉。

桃花扇傳奇二卷 康熙間刻本

清孔尚任撰。尚任字季重。一字聘之。號東塘。又號岸堂。別署云亭山人。山東曲阜人。孔子六十四世孫。康熙間。授國子監博士。累官户部員外郎。博學有文名。通音律。著有岸堂文集。湖海詩集。闕里新志。桃花扇傳奇。會心錄。節序同風錄。此劇凡四十齣。衍侯方域李香君還合事。按其自序云。族兄方訓。崇禎末為南部曹。得聞宏光遺事甚悉。證以諸家稗記。無弗同者。香君面血濺扇。楊龍友以畫筆點成桃花。亦係龍友言於方訓者。遂本此以撰傳奇。於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確考時地。全無假借。蓋此劇閱十餘年之久。凡三易稿而成。自是精心結撰。非僅語語徵實。即纖細科諢。亦皆有所本。如香君譚名香扇墜。見板橋雜記。藍田叔寄居媚香樓。見南都雜事記。王鐸書燕子箋。見阮亭詩註。自有傳奇以來。能細按年月。確考時地。可作信史讀者。實自此劇為始。傳奇之尊。遂得與詩文同其聲價矣。通本結構。無懈可擊。至修真入道諸齣。又破除生旦團圓之成例。而以中元建醮收科。排

場復不冷落。此等設想。更為周匝。故論桃花扇之品格。直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所惜者全本乏耐唱之曲。除第五訪翠第六眠香。第二十三寄扇。第二十八題畫四齣之外。恐亦寥寥。不足動聽矣。馬阮諸曲。固不必細膩。而生旦則不能草草也。第六眠香。第七卻奩兩齣。世皆目為妙詞。而細唱曲。不過一二支。亦太簡矣。此劇凡例。自謂曲取簡單。多不逾七八曲。弗使伶人刪薙。其意雖是。而文章卻不能暢適矣。相傳當時此劇。曾進內廷。聖祖最喜之。宮內宴集。非此不奏。

演至第十六設朝第二十五選優二齣。聖祖歎曰。弘光弘光。雖欲不亡。其可得乎。往往為之罷酒云。當時京師演此劇者。歲無虛日。而笙歌靡麗之中。有掩袂獨坐者。則故臣遺老也。近年梨園。此劇則已罕覯矣。

小忽雷傳奇二卷 滿洲傳氏藏 乾隆間鈔本

清顧彩撰。彩字天石。號補齋。別署夢鶴居士。江蘇無錫人。官內閣中書。工詞曲。著有鶴邊詞。及小忽雷、南桃花扇、後琵琶記、大忽雷、辟騷譜等劇。此劇凡四十齣。演梁厚本鄭盈盈配合事。通本情節。取材段安節樂府雜錄。錢易南部新書。謝維新古今合璧事類備要。敷衍而成。與史傳多相符合。惟白居易琵琶行事。係出虛構。按孔尚任題此劇曰。家藏小忽雷。為唐樂府舊器。偶檢唐人小說。得鄭中丞遺事。參之別傳。班

班可考。且唐朝憲敬穆文四宗。二十七年文章事功。莫不與此相屬。歲丙子九月。退食之暇。賀聯雜史。作為小傳。顧子天石。補以詞曲云。劇中本以梁鄭小忽雷事為主。而又以白居易琵琶行一事串合其間。頭緒稍繁。遂致脈絡未分。結構不佳。至於文字。亦嫌平庸。幸於律法。尚稱工穩也。此劇流傳未廣。故梨園中。未見爨弄者焉。

陰陽判傳奇二卷 北京圖書館藏康熙間刻本

清查慎行撰。慎行初名嗣璉。字夏重。後更今名。字悔餘。號初白。又號查田。晚號他山老人。浙江海寧人。康熙時。以舉人特賜進士。官編修。後告歸家居。弟嗣庭獄起。盡室赴詔獄。世宗知其端謹。特放歸。少受學黃宗羲。於經邃於易。然所長尤在詩。著有敬業堂集。周易玩辭集解。經史正譌。蘇詩補註。人海記。陰陽判等。此劇凡二十八齣。衍明初孝子朱翊矢志報讎事。按長松下散人序此劇有云。余歸觀朱孝子矢志報讎。既不能駢戮讎黨。復不能剚刃讎腹。則是父讎終未報也。獨其枕戈待旦。須臾不忘。雖海有時枯。石有時泐。而此志耿耿不磨。歷二十五年。讎黨盡伏冥誅。卒以戴天為恨。一慟而絕。其跋丈亦曰。此傳之作。三吳諸君。讀聲冤憫冤二錄。悲練川廷奇朱公之慘死。孝子羽吉之百控不得伸而作也。陽判不公。自有陰判。理所固然。至姓氏里居。稍加改易。亦為梨園子弟之登場者地耳。蓋此劇闡明果報。毫釐不爽。實有裨於世道人心之作。惟以流傳不廣。梨園中未見有搬演者也。

風流棒傳奇二卷（滿洲傳氏藏康熙間翠花別墅刻本）

清萬樹撰。樹字花農，號紅友，江蘇宜興人。舉人。以才稱。尤工詞曲。吳興祚總督兩廣，延至幕府，一切奏議，皆出其手。以詞譜舊圖多舛亂，成詞律二十卷，士林珍之。所著有堆絮園集、香膽詞、璇璣碎錦、暇則製曲為新聲，甫脫稿，興祚即令家伶捧笙璈按歌，以侑觴。傳奇有風流棒、念八翻、空青石、錦塵帆、十串珠、黃金甕、金神鳳、資齊鑑、雜劇有珊瑚毬、舞霓裳、藐姑仙、青錢賺、焚書鬧、罵東風、三茅宴、玉山庵。惟風流棒、念八翻、空青石三種，合稱擁雙艷，尚存於世，餘盡未見也。此劇凡二十六齣，演荆瑞草與謝林風、倪菊人二女遇合事。通本情節變幻莫測，本詳所本。按吳秉鈞題此劇曰：丙寅春，飲紅蕉花下，客有言某閨詞之偽者，余謂此可入劇。作筵前一粲，家山翁填之，不半月而風流棒曲成。則遊思運腕，出奇無窮，徑愈折而愈幽，益愈吐而愈艷。荼郎之顛，林風之韵，菊人之摯，以及建寉之闒圖，童賴之醜報，刻畫畢肖。本言情之書，而不落冷淡生活，引人入勝，雅俗共賞，可稱觀止矣。昔

年梨園頗有纍衍此劇者，近則不聞矣。

念八翻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康熙間槃花別墅刻本

清萬樹撰。樹有風流棒。已著錄。此劇凡二十八齣。演虞柯與札鳳車阮霞邊二女配合事。標名之由。見第一翻案齣。謂功臣反獲罪。罪人反建功。善人變惡。惡人變善。劇中關目。有二十八番之變化。故曰念八翻。通本情節。雖未悉所據。然頗疑作者別有影射。如劇中虞柯字上枝。按童蒙字書百家姓有虞萬枝柯包。其中藏萬字。又柯與枝。即樹也。豈虞柯一名。影萬樹二字歟。又郭有心寓言果有心。鮑不平寓言抱不平。方畸人寓言奇人。蘇復生寓言虞雲卿幾死蘇而復生也。所謂程道脉者。則詆其假道學。自附大儒之後。自許道脉。而其行則謀奪人婚姻。蓋劇中姓名。皆出假託耳。全劇結構緊湊。針線細密。文采香艷。音律精嚴。洵稱佳製。當脫稿之後。嘗有搬演者。近年梨園則以流傳未廣。遂不見於紅氍毹上矣。

空青石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康熙間槃花別墅刻本

清萬樹撰。樹有風流棒、念八翻。已著錄。此劇凡二十九齣。演鍾青與妛珊然鞠書仙二女婚合事。全劇情節。憑空結撰。未有所本。律法精工。實為當行之作。梁廷枏曲話卷三嘗曰。紅友寢食元人。深入堂奧。得其神髓。故其曲音節嘹喨。正襯分明。吳雪舫稱為六十年第一手。信知言也。紅友為吳石渠之甥。論者謂其淵源有自。其實平心論之。槃花五種。情致有餘。而豪宕不足。紅友如天馬行空。別出機杼。宗旨固不同也。蓋紅友承石渠之傳。曲學甚精。以新穎之思。狀物情之變。論其優劣。遠勝李漁笠翁諸劇。布局雖工。措詞殊拙。僅足供優孟之衣冠。不足入詞壇之月旦。即就曲律言。紅友尤兢兢慎守焉。按紅友嘗曰。曲有音有情有理。不通乎音。弗能歌。不通乎情。弗能作。理則貫乎音與情之間。可以意領。不可以言宣。悟此則如破竹建瓴。否則終隔一膜也。故廷枏又云。今觀所著。莊而不腐。奇而不詭。艷而不淫。戲而不虐。而且宮律諧協。字義明晰。尤為慣家能事。情理音三字。亦惟紅友

庶乎盡之。此劇昔有爨弄者。近年梨園。已不覩矣。

芝龕記傳奇六卷 乾隆間原刊本

清董榕撰。榕字念青。號定巖。又號漁山。別署繁露樓居士。河北豐潤人。歷官金華南昌九江知府。分巡江西吉南贛寧兼水利道。攝贛關事。博綜群書。明於治亂。著有浭陽詩集。周易觀象。芝龕記傳奇。此記凡六十齣。衍明季秦良玉沈雲英二女將事。通本關目。全據史傳。敷演而成。以秦良玉沈雲英二女帥為經。以明季事涉閨閣暨軍旅者為緯。穿插野史。頗費經營。惟衍至六十齣。每齣於正文外。旁及數事。甚至十餘

事者。隸引太繁。祇可於賓白中帶敘。篇幅過長。正義反略。喧賓奪主。眉目不清。此其所短。故李調元雨村曲話亦評之曰。明季史事。一一根據。可為傑作。但意在一人不遺。未免失之瑣碎。演者或病之焉。又記中每曲點板。但往往有板法與句法不合者。如上四下三句法。而點以上三下四板式。不悉當日奏演時何若也。論者有謂此記。軼桃花扇而上。則非深知董榕者。記中第五十七江還齣。有悼南都漁歌三首。酣暢淋漓。性靈流露。通本僅見之作。昔年梨園。此記曾見

變演。近則不傳矣。

義貞記傳奇二卷 乾隆間鈕引山房刻本

清吳恆宣撰。恆宣字來旬。號郁州山人。江蘇海州人。乾隆間監生。擅古文詞曲。有郁州山人集。義貞記傳奇。此記凡三十二齣。演程允元與劉氏白首完婚事。劇中以山陽監生程允元。幼聘劉氏。同心守志。越五十餘年之久。終諧伉儷。貞義兩全。故名義貞記。按此記情節。本清初實事。甚少附會。記中當事多為程生事周旋。然恐出場嫌褻。故但於賓白中表其義舉。惟劉大剛實仗義以襄其事。金之忠更勸嫁以成其美。不得不借光於劇內。趙侯錢相孫百萬求婚。均屬假借。以表劉女之貞。李尚書招婿。亦屬子虛。以表程生之義。至搶親事。本是荒誕。因記中無武戲。藉金鼓槍棒。以作上本收煞。貞女廬墓。亦未有之事。特以為程生入京尋訪不遇之地步也。此記流傳不廣。故於梨園中。從未見有搬演者焉。

青燈淚傳奇二卷　光緒十六年刻本

清蔣恩灝撰。恩灝字酉泉。號梅水道人。湖北黃梅人。嘉道間舉人。工詞曲。著竹山集。青燈淚傳奇。此劇凡三十六齣。演黃緯陸敬嫒相愛而婚姻未遂事。按卷首有錢塘葉襄所撰事畧一則。畧謂。錢塘某女。其姿顏善文翰。其表兄某生。少孤。生兄挈母與妻就幕江南。令生肄業舅家。生容貌朕麗。且能早登黌序。詩文書畫悉冠群英。與女自垂髫嬉戲。兩小無猜。出入閨幃。深相悅愛。已有年矣。舅嘗曰。吾甥美貌清才。吾女似之。堪稱佳耦。心許之而未締姻也。女與生。閒結縞之言。兩情尤密。以為雖未奩歛。何妨先效于飛。於是庭月初斜。花飛不吠。西廂款步。鸞鳳歡諧。而家人不知焉。生素恃才負氣。雄辯高談。屢觸其舅。舅忌其狂。遂惡之。為女論婚他族。業有成言。遣生適江南。以探其母兄。知女屬意於生。越數月。詭言其兄。為生聯姻江南。以絕女念。女既知父母食言。生又他聘。悲思成疾。道光六年四月。病瘵而夭。時年一十有七。今猶寄櫬西泠。埋香未卜。生聞凶耗。避兄離母。遁世而為黃鶴矣。並附某女代札原詩。夢中吟三十首。及雜詩十六首。刊於卷首。斯劇即取此事。渲染而成。劇中姓名。全出假託。通本情節。悽婉可觀。惟作者不諳曲律。尋宮數調。謬誤殊甚。梨園中從未見有擧行者。亦非無因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梅花夢傳奇二卷 光緒二十年刻本

清張道撰。道署劫海道叟，浙江錢塘人。生於道光間，卒於同治元年。箸述甚富，多燬於洪楊之役，僅存蘇亭詩話，及梅花夢而已。此劇凡三十二齣，演小青故事。按小青事蹟無多，么絃獨彈，何以奏雅，故通本情節，泰半幻筆點染而成。作者雜言中有曰：小青死於大婦之手，千古痛心，如將妒婦情狀，當場演出，未免殺風景矣。然慈悲一案，乃胎禍之根，不能抹卻，茲特從旁聽側窺，曲曲傳寫，使其有影無形，夢了一折，雖俱登場，而中隔一門，曾未覿面。此中殊費打算云云。此劇情大幽怨動人，排場亦佳，惟梨園中尚未見有搬衍者焉。

許氏六種曲 光緒間刻碧聲吟館叢書本

清許善長撰。善長字季仁，號西湖主奏樵子，浙江仁和人。咸豐間為內閣中書，工詩文，能製曲，著有端巖集四卷，倡酬錄二卷，談麈四卷，瘞雲巖臙脂獄等傳奇九卷。此六種曲，一曰瘞雲巖傳奇二卷，凡十二齣，演金陵女子夏愛雲事，根據柳江情癡子之愛雲小傳一文渲染而成，紀實之作。二曰臙脂獄傳奇一卷，凡十六齣，演卞臙脂事，取材於蒲松齡聊齋誌異臙脂一傳。三曰茯苓仙雜劇，凡十四齣，演麻姑女仙事，取麻姑仙壇記及建昌府志所載麻姑事蹟，裝點而成。四曰靈媧石雜劇，凡十二齣，齣衍一事，皆譜列國志傳中諸名姝之故事。五曰神山引雜劇，凡八齣，演陽曰旦事，亦本於聊齋志異粉蝶傳一文製成。六曰風雲會傳奇二卷，凡二十四齣，演風塵三俠故事，全據唐張說之虬髯客傳敷衍而成者。以上六種文情尚可，曲律亦方，故梨園中從未見有搬衍也。

梅花夢傳奇二卷 民國十年影印道光間稿本

清陳森撰。森字少逸。號采玉山人。江蘇武進人。工文詞。著有品花寶鑑小說。風行於世。此劇凡十八齣。演錫山張若水與姑蘇伎梅小玉相愛未得團圓事。按卷首有作者梅花夢事說一文。略謂道光癸未。余遊京師。有同郡錫山張生名若水。渥然玉立。叢丹青。為花鳥人物山水。皆有姿致。偕其弟遊京師。士大夫多契重之。其詩詞亦斐然多雋永之句。曾有記梅花夢七律十二首。請余改正并為序。余以旅況窮愁。久置

筆硯。未應也。今春授徒於故大司馬汪宅。日長炎炎。無以消夏。因製此曲。即名曰梅花夢。釋其詩中之意而衍之云。通本情文悽惋可誦。惟作者不諳曲律。謬誤頗多。至於結構。亦嫌散漫。故梨園中從未見有爨演者。想當然耳。

千秋鑑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舊鈔本

未題撰人名氏。此劇凡三十二齣。演李玉麟常瑞鳳遇合事。略云。明時李文忠之子玉麟。嘗為千年老狐所惑。幸賴鐵冠道人解救。始免於難。時常遇春等奉命北征。與伯顏陀戰於柳河川。遇春左腿為伯顏陀鎗傷頗劇。及回營得卸甲風而亡。遇春有女名瑞鳳。聞耗謁見。泣奏請其雪仇。帝命朱亮祖為帥。李玉麟常瑞鳳為先鋒。率師赴援。未幾凱旋而歸。帝遂命玉麟與瑞鳳結為夫婦焉。關目情節。全出杜撰。未詳所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本。律文平庸。排場緊湊。爨演尚有可觀。往日梨園。嘗見搬者。至近年來絕無聞矣。

混元盒傳奇四卷（滿洲傳氏藏乾隆間鈔本）

未題撰人名氏。此劇凡六十九齣。演洪教真人張節以混元盒降伏諸妖事。略云。明世宗好長生術。有陶謙者。以妖言獲罪。世宗聞其能點金術。召見。惑其說。取童男女燒煉。怨氣干九霄。玉帝怒。命凶神降罰。收取惡人。有大狐山水神金花聖母。與張節世仇。欲乘機興妖滅法。聚集白氏夫人、紅衣道人、洪氏夫人、吳公長老、白衣娘子、黃衣娘子、蛙子妹妹、揭角大王、華石精、黑石精、蝎子精等妖。分授法術。命破張節祖傳

異寶、九宮八卦五雷神印。並誅滅之。群妖道散處民間為害。張節祖道陵。具知之。降昇仙臺。授節太乙圖、九龍神帕、琢妖金鏡、信香盒、混元盒諸寶。降妖伏怪。時有趙國盛者。以陰入監。嘗登奎星閣。閣有妖。國盛負氣。按劍坐閣中。至夜。見一麗人。知為妖。乃飲以酒。妖醉而口中吐物如珠。國盛吸之。五臟如焚。身體輕提欲飛。妖醒恚且哭曰。吾必有以報汝也。國盛就試捷音。擢御史。巡按江西。抵任印失。託病不理事。俟有兩道者。自言能治奇疾。見國盛。則已知失印事。竟為

求得於江中。厚酬不取。以素紙一幅。浼國盛求張節印。張節以真火夫之。化一婦人。云李良家子。為二怪所攝。剝皮為紙。叩求浼冤。張節作法收之。則華黑二石精也。國盛慚。誣張不法。世宗遣陸炳、薛保召張節赴京。時洪氏夫人。化作美女。蠱村民富氏子。召龍貯桶中。欲灌江邊民。而害張節。張節以符壓之。乃白蟒也。吳公長老等。亦來害張節。趙天君以鞭揮之。縛付張節。俱收混元盒內。而紅衣白衣黃衣三怪。奔告金花聖母。金花出戰。諸神不勝。張節法寶並被獲取。以

張節本水官星君化身。不敢傷。囚之水府。張道陵奏玉帝。命諸天神將討之。而金花以寒光冷氣護其居。無能入者。乃請西方鬥戰勝佛、孫大聖、二郎神、始破之。金花遁去。求其師老母元君。元君至。大聖亦無如何。玉帝怒。知元君為女媧弟子。乃告女媧。責元君而貶金花焉。張節得出。至張家灣。收老狐白氏夫人。一路擒怪無算。俱貯盒中。又遇火德星君。知奉玉帝旨。將焚張志家。張節以親故洩天機。其邸亦焚。張節入朝賀辯。世宗知其冤。置國盛於法。時蝎子精盛行。世

宗命陶謙治之。陶懼而逃。死於道。張節遂治蝎精。世宗嘉之。張節於是奏陶妖妄。前以誤聽。觸天帝怒。以致妖氣盛行。宜崇正法。勿信邪誣。世宗聞其有混元盒。命出盒現諸妖形。張節一一使現。而復收之。辭歸龍虎山。作羅天大醮。未幾。玉帝召歸水官星君位。張節遂沐浴上昇云。稽之史傳。陶謙即陶仲文。張節、陸炳、薛保、確有其人。然劇中情節。則大抵出於結撰。荒誕不經。但排場緊湊。變幻莫測。亦足以悅一時之耳目也。昔年梨園每於端陽饗衍此劇。以為點綴令節。及亂彈俗劇興。而此劇遂罕睹矣。

樂府新編陽春白雪十卷 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藏元至正刊本

元楊朝英輯。朝英字澹齋。山東青城人。此書乃散曲中第一部選集。分前後集各五卷。卷首附燕南芝庵先生唱論二十七則。全為歌曲規範。前集卷一曰大樂。所選錄者如蘇軾念奴嬌。蘇小小蝶戀花。晏叔原鷓鴣天之類。俱宋人詞也。凡十家。家各一闋。蓋以宋詞元曲。本出一源。體製雖異。其為歌唱則同。朝英固有深意存焉。卷二至後集卷一。所錄均為小令。卷二以後。盡屬套曲。全書共錄五十三家。小令三百五十三闋。套曲五十五套。內中頗有他本不載之作。夫元人戲曲。為一代絕藝。其詞語切至。情景逼真。付之管絃。販夫走卒。莫不能解者。惟以其俳語諧詞。入諸文字。為士大夫者所不屑顧。故昔人珠玉。散佚不復得見。至朝英始毅然首選此集。使後世得窺元人之藝術與思想。其功至偉。其所錄散曲。除尋常題詠外。可謂無體不備。其價值之高下。豈自來之人所已估定者耶。

類聚名賢樂府群玉五卷　明藍格鈔本

元胡存善輯。存善字不詳，浙江杭州人。正臣之子。豈戲曲。此書未見各家書目著錄。卷首亦未著輯者名氏。考鍾嗣成錄鬼簿卷下。胡正臣條下謂。其子存善能繼其志。群玉叢珠、衰集諸公所作。編次有倫云云。則此書為存善所選輯無疑矣。此書編次。以人為序。不取宮調為次。全錄小令。不兼散套。與他選有所不同。故曰類聚名賢也。惟卷一至卷四中。皆有自亂其例之處。尤以卷四為甚。本應以詞系人者。而人每隔卷復見。由遂前後零散。如劉仲彬之佳人送別、寨兒令十首。雜入吳克齋樂府之後。其小桃紅五首。又雜丘士元樂府之後。王仲元普天樂一首。雜入丘士元樂府之前。吳克齋王仲元二家樂府之前。俱有詞文按鍾嗣成既謂此書編次有倫。則不應混亂如此。想為傳寫之誤。但此明鈔本目錄序跋均已殘泐不存。全書究有若干卷。共錄若干家。五卷之帙。是否足本。俱無由考見矣。然就此五卷中。計得知名者二十一家。失名者二家。都小令六百二十七首。其中三百二十五首。皆他選所無。此書獨具如張子堅之得勝令。王日華之蘇卿雙漸問答等曲。均賴此書以存於今日。且二十一家中。王日華、張子堅、王舉諸人。他選亦未經見。其足珍貴可知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喬孟符小令一卷 北京圖書館藏 隆慶元年刻本

元喬吉撰。明李開先輯。喬吉有雜劇三種。已著錄。開先有詞謔等。亦並著錄。此集卷首有隆慶元年李開先序文。全書錄小令一百八十一闋。套曲凡叁。其編輯次序。首雙調。次正宮。次中呂宮。次越調。次南呂宮。以詞系調。與他集以仙呂宮為首者大異。雖其後序辯之。謂以雙調如水仙子。折桂令等。俱係官樣曲子。天下同歌。且多作者。以其熟閒易見。易知為序。然究嫌不相宜也。世之論孟符曲者。以李開先語最詳。謂涵虛子但賞其組練。要未能盡蘊藉包含。風流調笑。種種出奇。而不失之怪。多多益善。而不失之繁。句句用俗。而不失其為文。所謂蘊藉八字確。出奇不怪亦確。多而不繁是陪襯語。句句用俗則不盡確。為點謂尤好其小令。灑落俊生。如遇前之風韻。於紅牙錦瑟間。是乃有體會語也。

海浮山堂詞稿四卷 北京圖書館藏 嘉靖間刻本

明馮惟敏撰。惟敏有王殿傳臚雜劇。僧尼共犯傳奇。已著錄。卷首有作者自序曰。山人與老農語。或共野客遊。不復及文字。亦不說詩。乃闔以近調自寓。取足目前意興而止。而好事者喜聞之。傳至名流鉅公。亦未始不絜然節之。壬戌春。余篆款段出山中。遂浪跡風塵。雲水閭每有知遇。尚論古文辭。亦及此。輒徵稿不止。然稿不恆留。余弟往在秦州刻詩紀。以其羨刻石門樂府。余今刻山堂稿於潤州。既造工。乃別輯此卷刻之。亦惜其羨耳。第不欲以序為作者。漫筆是語於簡端云云。此集卷一曰大令。錄散曲凡三十二套。卷二曰歸田小令。錄小令都一百二十二闋。又十自由耍孩兒散曲一套。卷三曰擊節餘音。亦錄小令十一闋。別附雜曲四十一闋。卷四曰附錄。又載散曲五套。並附王殿傳臚雜劇及僧尼共犯傳奇。此書編次混亂如此。頗疑當時大令歸田小令等集。俱係分別刊行者。此四卷合集。乃各集刊後之輯。得附錄一卷。而彙刻之。書中閧三卷之名。固仍其舊也。惟敏散曲。為明代僅有之豪放派。最有生氣。最有魄力。惟王世貞王驥德輩以為本色過多。

北音太繁。多俠豪訓。殊不知惟歛長處與曲體之長處。正在本色與豪訓耳。

沜東樂府二卷　嘉靖三年刻本

明康海撰。海有東郭先生誤救中山狼雜劇。已著錄。此集為正德八年康海手訂。其弟康浩刻於嘉靖三年。卷首自序曰。世狃言詩情不似曲情多。非也。古曲與詩同。自樂府作。與曲始岐而二矣。其實詩之變也。宋元以來。益變益異。遂有南詞北曲之分。然南詞主激越。其變也為流麗。北曲主慷慨。其變也為樸實。惟樸實故聲有矩度而難借。惟流麗故唱得宛轉而易調。此二者詞曲之定分也。予自謝事山居。客有過予者。輒又酒酣聲作。隨之往往調其聲以指其譜。求能稍合作始之意益尠。蓋沿襲之久。謬以傳訛。而其辭又多出於樂工市人之手。音節既乖。假借斯謬。茲予有深惜焉。由是興之所及。亦輒有作。歲月既久。篇帙遂繁。乃命童子錄之。以存篋笥。題曰沜東樂府。此集上卷錄小令二十調。二百三十五闋。下卷錄套曲共三十一套。又帶過曲五調二十闋。卷末有康浩識語。原本正襯字別刻大小以判然。惟按譜多有未合處。疑非出康氏原本。康氏固精於律法者。諸作多用本色。為元人之豪放。擺脫明初闒茸之習。有功於明代曲壇作風不少。惟有時逞氣觸忿。辭慨

紫几。去几人之真摸揮學。尚有一間耳。

南曲次韻一卷 嘉靖二十四年刻本

明李開先、王九思合撰。開先有詞謔。已著錄。九思有杜子美沽酒遊春。已著錄。初開先製南曲仙呂傍妝臺百闋。多閑逸世外之思。九思嘗一一次韻和之。故此集標曰南曲次韻。其次韻者俱低一格刊行。原唱諸曲頗嫌質直。無甚風致。九思之所以激賞者。特取其意佳耳。九思本擅散曲。惟次韻百闋。殊不見工。當爲次韻所限。未能發揮盡致。觀開先原唱。每闋首句三字。俱以曲灣灣、打駁駁、恨綿綿等詞冠之。末句則曰得參禪處且參禪。得隨和處且隨和。得逍遙處且逍遙之類。結束之。諸曲雖爲開先歸田後散逸述懷之作。然以風趣不足。頗似勸世格言之屬。遂無甚可取矣。

詞謔四卷 明鈔本

明李開先撰。開先字伯華，號中麓，山東章邱人，官至太常寺少卿。擅詞曲，著有寶劍記、斷髮記、登壇記、園林午夢等。此書未題撰人名氏，考章邱縣志，有錄此書，則標以李開先撰。然未敢遽信。今從卷中考之，確出於開先之手，其證有三。卷一載市井艷詞百餘，乃所編集中有後敘，且多至作者云云。按列朝詩集謂開先嘗改定元人傳奇樂府數百卷，蒐集市井艷詞詩禪對類之屬。市井艷詞一語，與此正相吻合。此一證也。卷二評張可久之詞有曰：總較之東籬蒼老，小山清勁，瘦至骨立，血肉消化俱盡，乃孫悟空煉成萬轉金鐵軀矣。又曰：張小山久湖上晚歸南呂，當為古今絕唱。世獨重馬東籬孔後行船，人生有幸有不幸矣。按北宮詞紀錄張可久湖上晚歸一套，即嚴此評語，且書開先之名。則陳所聞編北宮詞紀時，固從此書迻錄者。此又一證也。又卷一內述王九思事者凡數處，則亦與渼陂相交之深可見也。開先生於弘治十四年，卒於隆慶六年，嘗訪康海王九思於武功鄠杜之間，賦詩度曲，二公恨相見之晚，則其時代之符合，與渼陂相友之親，俱可為證。符凡數端，將謂此書非出開先之手，必不可得矣。此書凡四卷。卷一曰詞謔，全載曲家遺聞，談諧可喜。卷二曰詞套，純為套數選集，劇曲兼收，頗有從未見於他書者，如范子安之范蠡泛西施等元劇之遺文，殊可珍貴。卷三曰詞樂，類多琴數頁，述周全學琴、顏容演戲，以及胡春之竹齋、徐宗之傳授，皆為音樂史料，又豈僅供談助已哉。卷四曰詞尾，歷來論曲，謂詩頭曲尾，又曰豹頭鳳尾，蓋尾聲最為緊要，定格極嚴，而歷代作者，其尾多弱，不能照應全套，致成強弩之末。此卷單獨論述，並採元明名劇尾聲之可為法者十餘支，俾得觀摩，其意甚善，亦足寶也。

江東白苧二卷（北京圖書館藏嘉靖間刊本）

明梁辰魚撰。辰魚有紅線女雜劇。浣紗記傳奇。均已著錄。此集二卷。共錄小令四十一闋。套數十四套。又補遺梁明珠記傳奇第二十折後曲文一套。按靜志居詩話載。辰魚雅擅詞曲。所撰江東白苧。妙絕時人。王元美詩所云吳閶白面冶遊兒。爭唱梁郎雪艷詞是已。此集清新雅俊。能融景入情。其風格似從北宋詞出。而宮商節拍不差累黍。猶其餘事也。張鳳翼序此集曰。曲之興也。發舒于性情。而節宣其欣戚者也。自習於道聽者俚而不文。偏於炫博者窒而弗達。失之均矣。梁伯子多宋玉之微詞。綦而長之遊。觸物感懷。紓情弔古。宮商按而凌風韻生。律呂協而擲地聲作。不俚不窒。雖落索數語。瓏璁百言。有不足謝詞。而猶未足盡之矣。

續江東白苧二卷（北京圖書館藏嘉靖間刻本）

明梁辰魚撰。辰魚有紅線女雜劇。浣紗記傳奇。江東白苧。俱已著錄。此書為江東白苧之續集。凡二卷。共錄小令二十二闋。套數二十二套。辰魚曲派。文雅蘊藉。細膩妥貼。尤全表現吳人之性格與長處。去北曲之蒜酪遺風。尤爽激越者。千萬里矣。惟此種陰柔之美。宜於詞之收斂性格之文學。而不宜於曲之放散性格之文學。故其取材取徑於不知不覺之間。無一不與宋詞相接近。而與元曲相背馳者。此派之弊。尤在套數與集曲。若單闋或重頭之小令中。猶尚有生動之作也。集中代高平生憶杜隱娘南呂巫山十二峯一曲。取三疊摘句。鏤承。醉太平。普天樂。征胡兵。香遍滿。瑣寒窗。劉潑帽。三換頭。梁州序。節節高。東甌令等十二曲。組合而成者。又代金陵馬瑤姬寄渤海汶君南呂九疑山一曲。集香羅帶。征胡兵。懶畫眉。醉扶歸。梧桐樹。瑣寒窗。大迓鼓。解三酲。劉潑帽等九曲而成。此種集曲。體段極長。不套不令。脣律成亂腔之始。雖有相當之可贊。而文字則一味鋪排。滿紙娘行多嬌。亦不足法矣。

城北草堂詞餘一卷 武豐閣安堂刻本

清顧夔撰。夔字鑒士，號御宸，江蘇華亭人。道光四年補安徽宣城縣教諭。五年授山西靈石縣。六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擅詩古文辭，著有城北草堂集。此書一卷，僅錄散曲四套而已。計商調梧桐樹一套，及臨江仙一套，仙呂入雙調步步嬌一套，雙調新水令一套。所譜多閒情詠景之作。但以風雅為歸，名之曰詞，尚可；稱之曰曲，則去遠矣。且限於才情，措詞用字，俱欠靈活，徒覺無數風花雪月諸字，堆砌紙上，機趣不足。至於律法一事，則但從前人作品中，依其平仄以填而已。蓋清人散曲，類多如此，不必誅求苛責也。

蘇門嘯雜劇十二卷 滿洲傅氏藏崇禎十五年敲月齋刻本

明傅一臣撰。一臣字青眉，號無技，別署西泠野史，江蘇吳縣人。此集收雜劇十二種。卷一曰買笑局金，凡四折，演鄭李二奸設計騙沈將仕事。卷二曰賣情紮囤，凡七折，演宣教郎吳造吉誤中美人計事。卷三曰沒頭疑案，凡六折，演程式貪花遇害事。卷四曰截舌公招，凡六折，演酆僑之姦污尼庵事。卷五曰智賺還珠，凡六折，演江虬與姬人迴風離而復合事。卷六曰錯調合璧，凡五折，演賈閨娘還魂與真繩武配合事。

卷七曰賢翁激婿，凡八折，演姚婿痛悔前非夫婦重圓事。卷八曰義妾存孤，凡六折，演朱遐妾張福妹撫孤成人事。卷九曰人鬼夫妻，凡七折，演崔玠與吳興娘慶娘姊妹姻緣事。卷十曰死生讐報，凡八折，演滿謙負義忘恩終為冥譴事。卷十一曰蟾蜍佳偶，凡七折，演鳳來儀與楊壽妝婚遇事。卷十二曰鈿合奇姻，凡七折，演權次卿徐素娥遇合事。以上諸劇，各有開場詞，如傳奇家門之例，蓋皆南雜劇也。胡麒生小引有云：青眉氏諷刺嘯歌十二劇，亦即詩人之旨。詩婉

約多風而傳永得於性情詞伶倫數演而勸懲疾於觀感詞又詩之功臣也其中可風者少而刺居多端以醇風漸遠古道日澆變詐萌生險巇百出無非箴末流而砭頹俗為狂瀾之一柱耳據此可知作者之旨乃意在警世也此集卷首有金堡胡麒生汪大年汪漸鴻諸家序文每卷末均有作者自跋一篇卷首並插圖十二幅栩栩如生鐫刻頗精出於名工陸武清所繪名手項南洲洪國良所刻者按此集從未見於戲曲書目之著錄公私亦無藏者蓋為國內孤本洵可寶也

議大禮雜劇（抄本　滿州傅氏藏）

清劉章撰章字爲寔號夢華居士江蘇丹徒人才氣閎放彈究音律之學著述甚富此劇題目曰明世宗私覲議大禮正名曰楊狀元進諫謫滇南名議大禮凡四齣前有楔子衍楊慎因議禮而謫滇南事按明史楊慎本傳載正德十二年八月武宗微行始出居庸關慎抗疏切諫尋移疾歸世宗嗣位起充經筵講官嘉靖三年帝納桂萼張璁言召為翰林學士慎偕同列三十六人上言臣等與萼等學術不同議論亦異臣等所執者程頤朱熹之說也萼等所執者冷褒段猶之餘也今陛下既超擢萼輩不以臣等言為是臣等不能與同列乞罷斥帝怒切責停俸有差踰月又偕學士豐熙等疏諫不得命偕廷臣伏左順門力諫帝震怒命執首事八人下詔獄於是慎及檢討王元正等撼門大哭聲徹殿廷帝益怒悉下詔獄廷杖之閱十日有言前此朝罷群臣已散慎元正及給事中劉濟安磐張漢卿張原御史王時柯余翱等伏哭乃再杖七人於廷慎元正濟並謫戍餘削籍慎得雲南永昌衛扶病馳萬里憊戍所幾不起嘉靖三十八年卒年七十有二云此劇印樣

此傳。敷演而成。卷首自序稱。此作非謂能傳先生。謂寫謇謇之大節。聊以見先生當日處難艱正。其流風餘韻。付之優孟衣冠。或可為教孝教忠者勸也。全劇情文並佳。宗法元人。可稱當行之作。惟惜梨園從未見演弄者耳。

瞿園雜劇續編　宣統元年排印本

清袁祖光撰。祖光有仙人感、藤花秋夢、金華夢、暗藏鶯、長人賺、總名瞿園雜劇。已著錄。此本乃其續編。共收雜劇五種。一曰東家顰。演東施效顰故事。二曰鈞天樂。演王母鸞馭西迴。天帝大張廣樂。警悟趙鞅事。三曰一錢夫。演日本古詩人近藤道原靈魂超脫事。四曰望夫石。演日本鶴岡愛哥與富山五郎相戀化為望夫石事。五曰三割股。演光緒間京都三孝女割股療親事。以上諸劇。僅望夫石一劇為四齣。餘皆一齣。詞采結構。俱甚可觀。惟律法未能精工。每用把調。與曲情多有不適之處。梨園中從不光爨衍者。想亦非無因耳。

樂府傳聲 乾隆間豐草堂原刻本

清徐大椿撰。大椿原名大業。字靈胎。號洄溪。江蘇吳江人。精醫學。著神農本草經百種錄。凡所箋釋。多有精意。又有蘭臺軌範。傷寒類方。醫學源流傳等。擅音律。有樂府傳聲。洄溪道情。盛傳於世。此書首論戲曲源流。元曲家門。詳究始末。議論精當。以次為出聲口訣。聲各有形。五音四呼。喉有中旁上下。鼻音閉口音。四聲各有陰陽。北字唱法。平上去入四聲唱法。入聲派三聲法。收聲交代。宮調陰調陽調。字句不拘之調。

曲情起調。斷腔頓挫。輕重徐疾。重音疊字。高腔輕過。低腔重煞。一字高低不一。出音必純。句韻必清。定板。底板唱法各篇。闡述度曲之法。言簡意賅。皆中竅要。胡彥穎序文有云。自元以來。有北曲。有南曲。而善歌者。首推三吳。南曲習於南耳。故視北曲尤為盛行。然明之中葉以後。於南曲刻意求工。別為清曲。漸非元人之舊。又作傳奇之人。喜集數曲為一。以致宮調難分。音拍盡失。訛且傳訛。旨復引旨。幾何而不盡變元人之歌法哉。徐子蓋有憫焉。傳聲之所為作也。此書

不但為時伶下鍼砭。為元曲留面目。并古今樂部之節奏曲折。可由此而推測其萬一。其功豈淺鮮哉。蓋大椿此作。誠為後世度曲者之圭臬焉。

怡春錦六集北京人文科學研究所藏崇禎間刻本

明冲和居士輯。居士號曲癡子。姓名里居。無可考。此本卷首。有空觀子序文。書一名纏頭百練。凡禮樂射御書數六集。禮集目錄題曰。新鐫點板怡春錦曲幽期寫照。計選有南西廂、紅梨記、錦箋記、玉合記、紅拂記、珠衲記、青瑣記、水滸記、明珠記、存孤記、玉簪記、紅鞋記、還魂記、灌園記、玉玦記、義俠記、異夢記等。明人傳奇十七種。每種各錄一齣。皆麗情之作。樂集目題曰。新鐫出像點板怡春錦曲南音攜步。計選有玉玦記、南西廂、明珠記、繡襦記、浣紗記、琵琶記、幽閨記、灌園記、荆釵記、祝髮記、雙珠記、綵樓記、尋親記、金印記等十四種。除浣紗記採錄二齣外。餘盡一齣。皆元明南曲之名作。射集目題曰。新鐫出像點板怡春錦曲名流清劇。計選有曇花記、還魂記、錦箋記、西樓記、合紗記、鴛鴦被記、弄珠樓、南柯記、驚鴻記、靈犀佩、霞箋記等十一種。除還魂、南柯、靈犀佩各錄二齣外。餘均一齣。亦皆明人南劇。御集目題曰。新鐫出像點板怡春錦曲絃索元音。計選有紅拂記、歌風記、邯鄲記、青樓記、焚香記、寶劍記、紅梨記、千金記、鮫綃記、明珠記、連環記、綵樓記、四郡記等十三種。除青樓、千金、俱錄二齣外。餘悉一齣。並為明人傳奇中北調之名劇。書集目題曰。新鐫出像點板怡春錦曲新詞清賞。計選有陳大聲、劉東生、高則誠、文衡山、周逸氏、李日華、梁伯龍、王渼陂、杜圻山、鄭虛舟、王雅宜、沈青門、楊升庵、張伯起、曲癡子諸家散曲。共二十五套。數集目題曰。新鐫出像點板怡春錦曲弋陽雅調。計選有青塚記、南西廂、琵琶記、荆釵記、長城記、金印記、噎紙記、躍鯉記、斷髮記、望雲記、四喜記、玉簪記、負薪記、登科記等元明傳奇十四種。每種一齣。皆當時盛傳弋陽調之名劇也。其中所錄之劇。如青瑣、存孤、紅鞋、合紗、鴛鴦被、弄珠樓、靈犀佩、歌風、噎紙、長城、斷髮、負薪諸記。俱為世間罕覯。未見槧本流傳者。故此集之價值如何。亦可知矣。

荷花蕩傳奇二卷 滿洲傳氏藏 崇禎間刻本

清馬佶人撰。佶人字吉甫，一字更生，又字旦山，號楚堂，別署擷芳主人，江蘇吳縣人。擅詞曲，製有荷花蕩、十錦塘、梅花樓傳奇，前二種均傳於世。此劇凡二十八齣，演李素甫蓮貞遇合事。略謂：吳門李素甫狂傲多才，壯年失室，四壁蕭然，謀館於閶門傳員外家，以酒後誤觸員外而未成。其後偶遊荷花蕩，與傳女蓮貞遇，一見相傾，遂私以並蒂蓮一枝訂盟。傳女固已字人，壻癡且醜，女終日鬱結，既而癡壻以瘋狂死。此時李已登第，授翰林，聞訊後，即倩媒謁傳求婚，傳欣然許諾。才子佳人，終成眷屬。劇中因以並蒂蓮訂盟，故此劇一名蓮盟。通本關目，全出虛撰，未有所本。情文並茂，亦屬佳構。高奕傳奇品嘗評其詞曰：五陵少年，白眼調人。惟此劇流傳極罕，故梨園中已久未見罍弄者矣。

昇平寶筏傳奇十本 滿洲傳氏藏 舊鈔本

清張照等奉敕撰。照有勸善金科，已著錄。每本二十四齣，共二百四十齣，衍唐玄奘法師印度取經故事。考三藏法師往印度求取佛經事，最古紀載厥為三藏法師自作之大唐西域記，及沙門慧立之慈恩三藏法師傳。此事流傳於民間後，更衍出孫悟空、沙悟靜、豬悟能三徒隨往印度，道上屢經險境，數為妖魔所擾，而終賴諸天佛力，得以取經而歸，純為神話。婦人孺子，津津樂道，遂成為中國佛教史上之一偉大故事矣。迨至宋元，採摭此事，衍為平話，譜為戲曲，頗有多種。降及明代，則有吳承恩之西遊記小說，尤稱盛傳。至於戲曲，有慈悲願、江流記傳奇，惟今皆散失不傳。此劇亦乾隆初葉，張照等採取唐宋金元明五代諸家紀載，綜合各本戲曲小說之關於唐三藏取經故事，翻衍而成。每歲上元日前後，由內務府所屬昇平署召集內監承應，搬衍此劇於宮中，供帝后觀聆燕賞，蓋亦清代內廷之承應大戲也。全劇非盡崑曲，間有以弋腔歌者。登場腳色，每齣竟有逾百人之

多。其中神佛鬼怪。各種冠巾衣飾。以及套頭面具之類。皆係專為搬此劇而特製者。至於昇天入地。神怪變化。種種幻異。所用之砌末。尤非民間所能想見。梨園所能置備者。通本關目之新穎。排場之偉大。亦絕非元明兩代戲曲所能相媲。至於詞藻堂皇高麗。引用內典經卷。亦復超脫入妙。洵為清代傳奇中不可多得之鉅製焉。

御爐香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舊鈔本

清李漫翁撰。漫翁名不詳。別署吳下寄民。里居無考。此劇凡三十二齣。演呂萃元宮鳳鳴事。略謂。建康呂萃元。娶宮年伯之女鳳鳴為室。萃元擢大魁。時年伯奉命征南。為蠻兵所虜。萃元乃引兵趨援。蠻王有女。名金鸞公主。於陣上見萃元丰儀雅秀。遂請降而嫁之。還朝後。天子特賜完婚。花燭日並錫以爐香。故曰御爐香。劇中鳳鳴金鸞二人。情感至洽。共侍萃元。因又名鳳鸞飛。此劇情節。未悉所據。文律尚佳。結構排場。亦復可觀。惟以流傳不廣。故從未見梨園中有搬衍者。此本卷首。有雍正丙午張怡題於武安郡齋序文一篇。蓋作者漫翁。當為康雍時人也。

鴛鴦帕傳奇二卷 滿洲博氏藏乾隆十六年佩蘭堂刻本

清張應楸撰。應楸字松岩。河北玉田人。善詩文。能製曲。此劇凡三十四齣。演鍾景期與葛明霞婚合事。劇中離合。以手帕為信物。故標曰鴛鴦帕。關目情節。未悉何本。頗有可觀。結構亦佳。按董光培序此劇曰。松岩先生。夙以詩名。近有所著鴛鴦帕一劇。讀之真如萬頃澄湖。千重岩嶂。上下千古。一往情深。至其珠圓玉潤。哀怨迷離。於纏綿款至中。自有瀟洒出塵之致。洵乎此宗之大家。不但於蘇辛秦李分其一席而已也。其推許有如此者。此劇雖於詞采情文可臻上乘。然作者於律法。殊未精工。出宮犯調。謬誤不尠。則未可諱言也。此劇流傳稍罕。故梨園中亦無纍演者耳。

雨花臺傳奇二卷 乾隆樹軒書樸刻本

清徐昆撰。昆字后山。號柳崖居士。山西新絳人。此劇凡三十二齣。演襄陵盧清宜事。按盧清宜名俶。才學極優。而竟夭其天年。為此劇作者密友。卷首崔桂林序此劇有云。余君后山。至情人也。其胸中有包納萬有之才。筆底有牢籠萬物之態。與余朝夕居。時道盧子清宜之為人。無何。清宜嘔血歿。徐君哭盡哀。情未盡。復借優孟衣冠。補清宜素志。按宮協調。作為是劇。每一折出。先示余。余把玩數四。有時泣數行下。有時笑不自持。蓋惟從至情流出。故感人如此其深耳。可知此劇乃作者為其亡友盧俶而作。以誌紀念。適本情文尚有可觀。然流傳不廣。而梨園中亦從無搬演也。

暗香樓樂府三種（凡齣十六十　寫刻本）

題欵嵐道人撰。道人姓名不詳。安徽歙縣人。生於咸同間。工詩古文詞。著述甚富。此集共收戲曲三種。一曰雁鳴霜雜劇。凡八齣。演賀雙卿事。謂雙卿幼慧。嫻習女紅。性嗜詩文。及笄。嫁農家子。不識之無。雙卿亦未嘗有怨容。每以黛粉於花葉上題句。取其易枯毀。不留痕迹於人間。用心亦良苦矣。故此劇一名花葉粉。又第六填詞齣。言雙卿聞霜雁哀鳴。填詞遺懷。勸雁勿哀鳴。須隨遇而安。此實為自己寫心也。情節關目。全本史震林西清散記一書。渲染而成。二曰霧中人傳奇。凡十六齣。三曰木犀香雜劇。凡十齣。兩本並演咸豐初年洪楊寇氛紀實之作。程秉銛序霧中人劇有曰。大著律度謹嚴。詞歸雅正。創巨痛深之旨。亦使局外局中同聲一哭。誰謂雜劇中無南史董狐筆也。惟此三種流傳不廣。故於梨劇中尚未見搬演者也。

盤古至唐虞傳二卷（日本內閣文庫藏　明末余季岳刻本）

題景陵鍾惺景伯父編輯。古吳馮夢龍猶龍父鑒定。卷末署曰。書林余季岳識。卷首標曰。按鑑演義帝王御世盤古至唐虞傳。封面簡稱曰盤古誌傳。卷前有景陵鍾惺序文及歷代統系圖。歷代帝王歌。此書不分回。寥寥二卷。僅十四則。雖遠古事蹟。難於稽考。然亦可見其文之易窮也。題曰鍾惺編輯。恐不足據。當出於偽託者耳。此書國內未見流傳。甚可珍貴。按崇禎八年刻本周游所編之開闢演義。亦衍古史。凡八十回。較此雖多數倍。但作者時代。當在此書之後耳。

離合劍蓮子瓶（道光二十二年緑雲軒刻本）

未題撰人名氏。卷首有道光二十二年自叟仙人序。而目錄頁上標曰時在乾隆丙午清和既望一行小字。當爲乾隆時人之作也。此書凡三十回。託唐肅宗時事。略謂錢塘崔言。幼聘陸氏女。有結義兄劉芳。妻侯氏色甚美。爲尚書子鄭屯掇奪。侯氏遂以家傳離合劍手刃之。亦自經而死。賴仙人救得復活。送之衛輝卜鳳池所。認爲義女。崔言攜仙人所貽七寶珊瑚蓮子瓶。往開封府投親。至則陸氏悔婚。以女改字張氏。崔言之衛輝。與侯氏邂逅。逢惡人欲得其寶瓶。誣崔爲盗。值按院私訪。侯氏往控告。終得昭雪。而按院實即劉芳也。是兄弟夫婦皆得團聚。後崔言中殿元。陸女雲霞頗有志節。誓不他適。因娶爲妻焉。文筆平易。殊未見佳也。

玉支磯小傳四卷（醉花樓刻本）

題煙水散人編次。按煙水散人即徐震之別署。清初人。所愁不遇。老而箸書。涸跡闤闠。所箸女才子傳等書。自稱爲風月主人。煙花總管。檢點金釵。品題羅袖。以此類小說爲之。蓋亦允當。然其詳無可考焉。書凡二十回。述才子長孫肖與才女管彤秀。卜紅絲二人配合事。出於成化間。謂長孫肖館於管氏爲家師。以才見賞於主人。旋納爲壻。以玉支磯爲聘禮。故以標名。此書他本亦有題曰天花藏主人述。或兼題步月主人訂者。乃後來刊本。殊不足爲據也。

人間樂四卷 光緒十九年上海石印本

題天花藏主人著。天花藏主人不知何人，著有玉嬌梨、平山冷燕、麟兒報、玉支璣等小說多種，均已著錄。書凡十八回，述明時許繡虎與居掌珠及米吏部女遇合事。略謂居鴻臚之女掌珠，自幼惹爲男子裝束，嘗以出遊，識許生繡虎，心甚羨之，乃詭云有妹，與定婚約，嘗即自媒。已而許生中探花，米吏部欲以己女妻之，許生不從，而掌珠因自幼男裝，人莫知其爲女子，乃以計娶米女，卒與之共事一夫。許生得二美妻，享盡人間之樂，故以標書名也。

兩交婚小傳四卷 大連圖書館藏康熙間刻本

題步月主人訂。序後署曰天花藏主人題於素政堂。此書作者，疑即出於天花藏主人之手。卷首有標題云：新編四才子二集兩交婚小傳，擬第一回曰平山冷燕，前已播四才子之芳香矣，然芳香不盡，躍躍筆端，因又採擇其才貌佳人之美，佳人擅才子之名，甘如蜜，辛若桂薑者，續爲二集云。據凡例又似與平山冷燕作者爲一人矣。書凡十八回，述甘辛兩家婚姻事。甘頤娶辛發之妹辛古釵，辛發娶甘頤之妹甘夢，兩姓四才，俱當肖美滿，故曰兩交婚。情節曲折，文筆生動，尚可觀也。

麟兒報四卷 大連圖書館藏康熙刻本

未題撰人名氏。卷前序文，尾署云：康熙壬子孟秋天花藏主人題於素政堂。疑作者亦即天花藏主人也。書凡十六回。述明時事。謂廉清中三元。娶幸昭華、毛小燕為妻。所福報則緣清父操戚集好善，不倦。故天以佳兒賜之。文中首謂昔因廉小村行此善心。報他生出廉清。故名之曰麟兒報。作者之意。純在闡揚果報。惟第五回中有曰。再加思言觸耳。深語攻心。許多世態。時時到眼。欲認為真而真罵之。則恐傷天地之高厚。欲認為假而忍受之。則滿胸憤氣。又不能平。故不得已。借酒消愁。托顛寄傲。聊以嬉笑怒罵為文章。自苦自樂。尚不自知。又何惜乎人云。雖出諸書中主人公廉清之口。實可窺見作者胸臆。殆懷才不遇。滿腹牢騷之文士而已。至於筆墨尚稱簡潔。書中因有葛仙翁屢次指示廉清之事。故此書之道光翻刻本。遂改名為葛仙翁全傳也。

白圭志 經綸堂刻本

題博陵崔象川輯。何晴川評。象川、晴川事蹟不詳。嘉道間人。卷首標曰第八才子書白圭志。按卷前晴川居士序文謂。文有依據。較金瓶、西遊。為有益世道。故詳加評論。列於才子書之八。則八才子書之名。為晴川品目。此書凡十六回。述古水張氏事。略謂。古水張博為宗人張宏謀害。女蘭英為男子裝。與凡庭瑞游學。遇武建章。與之訂交。而建章固夏氏婢女之子。改姓武氏。及應試。庭瑞中狀元。蘭英中榜眼。建章中探花。庭瑞先於吳城遇女子楊菊英。於舟中唱和。約為夫婦。別後。菊英與一女友劉秀英。亦扮男裝應試。俱點翰林。天子欲招為駙馬。因倉皇逝去。天子尋知其情。遂命庭瑞娶菊英、秀英。建章娶蘭英。俱富貴終老。而張宏父子。亦以不義罪死。其報復之由。則以張博亦夢於巡撫劉忠。贈以白圭。上記被害情實。因以名書。據凡例所謂事出於張氏譜中。象川輯之成書。則其事亦非全無根據也。至於文情。前半簡潔。後則頭緒稍繁。未免蕪雜矣。此書光緒間石印本。改題曰第一才女傳。

金蘭筏四卷 滿洲傅氏藏原刻本

題惜陰主人編輯。繡虎主人評閱。卷首無序文。正文每回之後。有顧天飛評語。疑即繡虎主人也。此書凡二十回。叙萬歷時田中桂事。略謂。杭州田中桂者。嘗鬧金蘭社。誤交匪類。後中榜眼。並得二妻。乃賦金蘭筏詩。以自悔過。意在勸世。而亦沾染時習。至謂張閣老慕田生之才。欲贅為壻。田生始以有妻辭。繼則懼罪從命。而閣老二女。又於閨閣爭婚焉。其摹繪佳人才子之情狀如此。又落窠臼矣。此書流傳甚鮮。亦非無因耳。

鐵花仙史 原刻本

題雲封山人編次。一嘯居士評點。卷首有三江釣叟序。疑即作者為之。其姓名事蹟均無可考。而序文中。嘗引玉嬌梨及平山冷燕。則此書之作。更在二書之後矣。此書凡二十六回。叙王儒珍陳秋遠事。略云。武林蔡其志。與王悅友善。蔡女若蘭。與王子儒珍同年月日時生。因訂婚約。儒珍有結義兄弟二人。一為同窗陳秋遠。一為錢塘知縣蘇誠齋之姪蘇紫宸。陳王並稱才子。蘇則文武兼長。王悅死。家中落。其志悔婚。欲以女改適某氏。若蘭不從。易男裝私遁。

瑤枝與秋遠相愛。亦為頑兄陷害。遭難流落。與若蘭俱為蘇誠齋收養。其後紫宸中進士。平海寇有功。忽厭繁華。棄官仙去。儒珍在誠齋教讀。先娶誠齋女馨如。又娶若蘭。秋遠亦與瑤枝結婚。各遂宿願。富貴終老焉。書名鐵花仙史。以王氏埋劍園中。埋先人遺劍。上鐫芙蓉二字。遂有玉芙蓉生於園中。而復成精。肖瑤枝之貌。蠱惑秋遠。賴仙人蘇紫宸掌中雷。方得救也。考明人舊本魚藍記傳奇。衍金龍女金牡丹與同年張瓊子張真同年月日生。指腹為婚。張真在岳丈家讀書。東海金線鯉魚精。幻作牡丹之狀。與張

真私。金壽日。真以無禮被逐。魚精復幻爲小姐狀。留之至家。金寵旋亦悔之。便招真至。兩家各有一牡丹。真僞難辨。因訴之包拯。拯禱城隍。啟請天兵討之。觀音至。以魚藍收伏之。於是張真與金牡丹團圓云。又龍圖公案卷六金鯉篇。載碧油潭金鯉誘惑秀才劉真事。亦相類。此鐵花仙史中所記玉芙蓉成妖事。蓋即本之。以爲全書關目。而作者自負。竟以爲標新立異也。

錦香亭四卷 經元堂刻本

題古吳素庵主人編。茂苑種花小史閱。茂苑即吳縣。疑作者吳縣人也。此書凡十六回。敘鍾景期豔遇事。頗似唐玄宗時。某千牛遇達奚盈盈事。考王銍默記。引達奚盈盈傳云。盈盈者。天寶中貴人之妾。姿艷冠絕一時。會貴人有病。同官之子爲千牛謁者。父遣往問之。因是以秘計相親。盈盈遂匿於其室甚久。其父失子。索之甚急。明皇聞之。詔大索京師。無所不至。而莫見其跡。因問近往何處。其父言貴人病。常往問之。詔且索貴人之室。盈盈謂千牛曰。今勢不能自隱矣。出亦無甚害。千牛懼得罪。盈盈因教曰。第不可言在此。恐上問何往。但云所見人物如此。所見簾幕屏幃如此。所食物如此。事不由己。則決無患矣。既出。明皇大怒。問之。對如盈盈言。上笑而不問。後數日。虢國夫人入內。明皇戲謂曰。何久藏少年不出耶。夫人亦大笑而已。爲人妾者。習術固可慮矣。此書大略本於此傳。而增益他事。謂鍾景期娶葛明霞衛碧秋雷天然爲妻。錦香亭爲葛氏園亭。景期入都。與葛明霞相會於此。故以標名。按乾嘉間吳縣石琰亦有錦香亭傳奇之作。疑即小說所本也。

雪月梅十卷 乾隆四十年德華堂刻本

清陳朗撰。朗字曉山，號鏡湖逸叟，浙江紹興人。卷首有乾隆四十年自序，及同時定陽董寄棉跋文。書內題曰：鏡湖逸叟陳朗曉山編輯，介山居士董孟汾月巖評釋，頴上散人邵松年鶴巢校定。此書凡五十回，叙嘉靖時岑秀事。略謂建康人岑秀，文武兼長，官內閣中書，以平倭有功，位至三公。娶許雪姐、王月娥、何小梅為妻。其叙許雪姐還魂事，頗似蒲松齡聊齋志異之薛慰娘篇。謂何小梅本狐女，為王進士婢，後與進士女月娥俱歸岑秀，則又與聊齋中小梅篇情節相同。疑此書即掠聊齋文而為之也。光緒間此書石印本，改題曰第一奇書，又名兒女濃情傳。

後西遊記六卷 乾隆五十八年書業堂刻本

未題撰人名氏。卷首標曰天花才子評點。按劉廷璣在園雜識卷三嘗引此書，則作者必清初人也。此書凡四十回，乃續吳承恩西遊記而作者。略謂花果山復生石猴，亦得神通，稱為孫小聖，輔大顛和尚賜號半偈者，復往西天，虔求真解，於路途中收豬一戒，得沙彌。且遇諸魔屢陷危難，顧終達靈山，得解而返云。其中謂儒釋本一，全同西遊正傳。至於此作文筆，雖不能媲美於前，然嬉笑怒罵，皆成文章，亦能品也。

燕山外史八卷 嘉慶間鈔本 滿洲傅氏藏

清陳球撰。球字蘊齋。浙江秀水人。諸生。家貧。工駢儷。善山水。以賣畫自給。喜傳奇。因有燕山外史之作。嘗謂史體從無以四六為文。自我作古。極知僭妄。第託於稗乘。當希末減云。蓋未見唐人張鷟游仙窟遂自以為獨創矣。此書八卷。不分回。述竇繩祖事。略云。永樂時有竇繩祖者。本鳳人。就學於嘉興。悅貧女李愛姑。迎以同居。久之。父廹令就婚淄川宦族。遂絕去。愛姑復為金陵鹺商所紿。輾轉落青樓。得俠士馬遴之助。終復歸竇。而大婦甚妬。虐遇之。生不能堪。偕愛姑遁去。會有唐賽兒之亂。又相失。比生復歸。則資產已空。婦亦求去。孑然止存一身。而愛姑忽至。謂當日匿尼庵中。今得重逅。是年、竇生及第。累官至山東巡撫。迎愛姑入署。待如命婦。未幾生男。求乳媼有應者。則前大婦也。再嫁後夫死子殤。遂困頓為賤役。而生仍優容之。然婦又設計害馬遴。生亦牽連得罪。顧終竟昭雪。復官。後與愛姑。皆仙去焉。此書乃取明人馮夢禎所撰竇生傳一文為骨幹。加以渲染。演為三萬餘言。專主詞華。然語必四六。隨處拘牽。狀物敘情。致史生氣。此書之作。亦略以寄慨者耳。至光緒初年。有永嘉傅聲谷注釋之。惟於本文。多有刪削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療妬緣 清刻本

題靜恬主人撰。主人姓名里居事蹟俱無可考。原書卷首。有靜恬主人序文。僅題曰庚戌。未標明年號。按金石緣小說亦署曰靜恬主人。想是一人。金石緣爲乾隆時書。則此書當亦乾隆間所作也。此書凡八回。略謂宋綸妻秦氏性甚妬。宋赴京會試。途遇劫盜。而爲許雄所救。且妻以女巧珠。未久。秦氏踵夫赴京。路爲盜所擄。而巧珠亦被擄至山。與秦同繫。乃設計偕秦潛逃。秦感其義。因與共事一夫。妬念全消云。文短而拙。純爲諷世之作。其後坊間刻本有更易書名爲鴛鴦會者。實即此作耳。

鸚鵡媒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 乾隆間刻本

清錢維喬撰。維喬字樹參。號竹初。別署林棲居士。江蘇武進人。維城弟。乾隆舉人。知鄞縣。善詩文。工畫山水。茂密峭秀。兼擅其勝。著有竹初詩鈔竹初文鈔及碧落緣鸚鵡媒乞食圖傳奇。此劇凡四十齣。演孫荊王寶娘因緣事。通本關目情節。取材於蒲松齡聊齋志異卷二阿寶一則。點染編成。按卷首維喬自序曰。或有疑其幻者。則夫蜀魄楚魂。望令不絕。又況千年化鶴。七日爲虎。漆園蝶栩。槐安蟻封。天下境之屬於幻者多矣。何不可作如是觀耶。臨川曰。第云理之所必無。安知情之所必有。信已。維喬此作。文情結構並稱佳妙。惟於律法頗有未合處。至於梨園。則從不見搬演者也。

乞食圖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 乾隆間刊本

清錢維喬撰。維喬有鸚鵡媒。已著錄。此劇凡三十二齣。演張靈崔瑩配合事。略謂。吳趨張靈。富才藝。少年不遇。與唐子畏祝枝山相友善。子畏枝山。嘗春宴虎邱。張靈扮為乞丐。趨至席前。對吟乞食。子畏為之繪乞食圖一幀。故名。後張靈與崔氏女瑩訂配。雖經若干波折。二人終成眷屬焉。因劇中二人之姓。同於西廂記之鶯鶯君瑞。故此劇亦名拔崔張也。全劇關目情節。取材於清張潮之虞初新志中。張靈崔瑩一傳。敷衍而成。亦以作者未諳曲律。流傳不廣之故。梨園未見搬衍也。

佛門緣傳奇 光緒二十年 石印本

清楊組榮撰。組榮字筱坡。陝西懷遠人。善詩文。工詞曲。才覇而性傲。遇不當意者。恆竊以白眼。故所如多不合。卒以抑鬱終。有佛門緣傳奇。西山鼓詞。牙牌詞。等述雖富。泰半不傳。此劇凡二十齣。演僧尼匹配事。略謂白雲寺僧人秀曇。撫稚時入禪門。資質聰美。性耽書史。康平縣令馬道傳。見而愛之。收為義子焉。有老友王相才者。豪俠仗義。偶遊尼庵。遇一戴髮尼。詢其家世。知為亡友尹信士之女。小字慧姑。於是携歸家中。認為義女。拔王相才夢化身鸚鵡。引秀曇入慧姑閨內相會。醒來商之於馬道傳。乃與二人執柯。一僧一尼。配成夫婦。故名佛門緣。又名鸚鵡媒。據卷首方濬序文所稱。此劇初名鸚鵡媒。稿甫竣。而遭洪楊之變。幾盡燬滅。後經整理續作。始付梓云。通本情詞清麗。尚為可誦。惟作者未諳曲律。不適爨弄。遂從未見於梨園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全福記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乾隆間抱慶堂刻本

清王筠撰。筠有繁華夢已箸錄。此劇凡二十八齣。演文彥禴門富貴榮華事。關目情節全出虛撰。按卷首朱石君序文曰。長安女史王筠。余同年丙圃王君之女也。生有慧性。於詩書無不淹貫。自恨不爲男子。特撰繁華夢一劇。以自發抒。庚寅南圃訪余晉陽臬署。出以相示。余曰。曲則佳矣。但全劇過於冷寂。使讀者惝然而悲。泫然而泣。此雍門之琴。易水之歌也。奏於華筵綺席。恐非所宜耳。南圃以爲然。歸以告筠。筠唯唯。越次年。而全福記又脫稿矣。南圃託郵筒寄余京邸。余展而讀之。見其豎義落想。處處出人意外。而且另闢蹊徑者。不勦襲前書。繁華夢如風雨凄凄。全福記如春光融融。譬諸蘭桂異蕊而同芳。尹邢殊姿而並麗。眞閨閣之俊才。而詞林之雙璧矣。女史此劇。不失佳作。惟以不諳曲律。舛誤殊多。梨園未見流傳。想非無因耳。

繁華夢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乾隆間抱慶堂刻本

清王筠撰。筠號長安女史。陝西長安人。王元常女。幼稟異質。書史過目即解。善詩文。能製曲。箸有繁華夢。全福記傳奇。此劇凡二十五齣。演王夢麟與謝夢鳳胡夢蓮黃夢蘭三女遇合事。通本情節。全出杜撰。劇中長安書生王夢麟。即作者長安女史之自寓。按卷首女史父王元常序文有曰。女筠每以身列巾幗爲恨。因撰繁華夢一劇。以自抒其胸臆。草創甫就。即呈余勘正。吴中有嫻於聲律者。爲細加刪潤。綴以評語。勘爲一編云。於此可見作者之意也。李調元雨村詩話嘗謂。閨媛填傳奇。古人所少。長安女史王筠撰繁華夢傳奇。自抒胸臆。以女入王氏登場。生於二齣始出。亦變例也。女史此作。文情雖佳。而乖於律法。故梨園中亦不見有搬演者焉。

洞庭緣傳奇 光緒六年刻本

清陸繼輅撰。繼輅字祁生。號修平。江蘇陽湖人。嘉慶舉人。官貴溪知縣。工詩。李兆洛稱其溫清多風。如其為人。有崇百藥齋詩文集及札記。洞庭緣。秣陵秋傳奇。此記凡十六齣。演陳弼教與洞庭公主、柳宗望與織成因緣事。全劇情節。根據蒲松齡聊齋志異卷八。西湖主一則。渲染而成。何兆瀛序此劇曰。綴聊齋志怪之書。翻湖上傳奇之譜。為洞庭緣院本十六折。作波濤而縈帶。織雲錦以綢繆。人同劉阮。俱號龍媒。緣結履巾。偏逢魚勝。雲鬟霧鬢。吹下步虛之聲。海市蜃樓。飛作散花之舞。烏絲寫徧。紅豆敲殘。誇小杜以驚迴。競周郎而顧誤。斯亦擅韻事於千古。成嘉會於一時已。此劇關目。幻化莫測。頗足觀賞。詞藻亦佳。惟以疏於律法。故不甚適於梨園之搬弄耳。

紅羅鏡雜劇 滿洲傅氏藏舊鈔本

清傅山撰。山有八仙慶壽、齊人乞食、已著錄。此劇凡六折。演太原書生陸龍與名伎弱娟配合事。關目情節。未詳所本。然察作者之意。必有所指。非盡憑空捏造者。按卷首有作者自序云。大戲場雖摩曰。功當成好事業。不必假好人手。緣當合。好風流。不必輒好人收。名當傳。好文章。不必出好人口。用世大賢。看取紅羅鏡可也。此劇文情並妙。全用北調。宋元人家法。意還詞渾。可稱當行之作。惟此劇從無刻本傳流。梨園不見搬演。而戲曲書目。亦未著錄。至可珍也。

齊人乞食雜劇 諸洲傅氏藏舊鈔本

清傅山撰。山有八仙慶壽。已著錄。此劇僅一折。演齊人乞食事。乃取孟子所謂齊人有一妻一妾。乞餘東郭墦間之意。按齊人妻妾事。孟子設言。本無其人。純為寓言。劇中尾聲曲云。俺齊人的名兒雖是不才。也收在孟夫子章句之內。强如那貴官顯爵臨死去。把金珠求一張墓誌借埋。只怕那世上美妻妾。不似俺醜妻妾賢。還須教世上真齊人喝我一聲假齊人的兒。作者之意。全在風世。蓋作者生當明季。茄花委鬼。

義子奄兒。脅嬰厚結。貂璫。衣冠等於妾婦。士夫幾不知廉恥為何物。宜其嬉笑怒罵。假此一吐胸中之抑鬱焉。此劇既未見於著錄。亦無傳刻之本。殊足貴也。

南詞叙錄 民國十年石印曲苑本

明徐渭撰。渭有四聲猿、歌代嘯雜劇、已著錄。卷首有嘉靖己未夏六月望天池道人志語曰。北雜劇有錄鬼簿。院本有樂府雜錄。曲選有太平樂府。記載詳矣。惟南戲無人選集。亦無表其名目者。予嘗惜之。客閩多病。咄咄無可與語。遂錄諸戲文名。附以鄙見。豈曰成書。聊以消永日忘歊蒸而已。全書不分卷。雖寥寥四十四則。然論述南戲源流。戲場故實。足資考證。其中解釋曲中常用方言字義一則。共計詞語五十三。

尤為治戲曲文學者之重要資料。末附宋元舊篇南戲目。凡六十五種。及明朝南戲目凡三十三種。並為研究南戲寶貴之文獻。此書眉端間有批註。又明朝南戲目。自邵文明作香囊記一種起。至唐僧西遊記止。共十五種。據姚燮今樂考證所載。蓋皆出於清人何焯所補註者。而於南戲之研究。裨益亦至大焉。

方諸館曲律四卷 北京圖書館藏天啟五年刻本

明王驥德撰。驥德字伯良，號方諸生，別署秦樓外史。浙江會稽人。幼嗜歌樂，精研詞曲，至壯不衰，以散曲負盛名於時。始師徐渭，即以知音互賞。繼與吳江沈璟討論音律，最為沈氏推服。著有男后記、離魂、救友、雙鬟、招魂雜劇，及題紅記傳奇、曲律、方諸館樂府、南詞正韻等。此書凡四卷。卷一論曲源至論調名，共三章。卷二論宮調至論對偶，共十七章。卷三論用事至雜論上，共十九章。卷四雜論下至論曲亨屯，共二章。

此書為自來評曲論曲之最完備者。蓋沈璟之譜韻，呂天成之品藻，驥德皆能得其精微。此作實明代曲學中所不可少者也。

顧誤錄 滿洲傅氏藏咸豐元年蓺雲齋刻本

清王德暉、徐沅澂合撰。德暉字曉山，山西太原人。沅澂字惺宇，河北大興人。此書為研究度曲之作，內容計有四聲紀畧、五音總論、五音口訣、十二律集說、十二律長短次序、十二律相生、十二律陰陽方位、七調方圖、七調圖、七調旋十二律圖、十二律旋宮圖、七調音叶律圖、十二律宮調說、十二律宮調目、十二月宮調、音節所宜、度曲得失、度曲十病、度曲八法、學曲六戒、中原韻出字訣、辨聲捷訣、南北曲總說、南北方音論、南北宮調說、聲調說、工尺即反切論、頭腹尾論、紅黑板論、襯字論、尾聲論、煞尾論、毛先舒陰陽略、沈衣仲養氣論、曲中厄難、韻學源流、陰去聲摘錄、北曲入聲字、南北韻邅庭字、俗唱正訛等，共四十章。卷首有周棠序文，略云：惺宇徐君，於讀書出宰之餘，輯成顧誤一編，探六律之源，闡九宮之秘，證今稽古，釐正詳明。其友曉山王君，素稱同調，辛亥歲遇於京邸，因出曲律精華，互相參校，付之剞劂。其將望大雅之有作，而進此道於依永和聲之盛，所以發明音律，而不與

古樂俱泯者。亦僅僅觸此乎。蓋德暉沅徽此書。雖未若徐大椿樂府傳聲之該贍精當。要亦不失為度曲入門之南針也。

玉門關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 道光間刊本

題青城山樵填詞岑華道人正拍。山樵姓名事蹟不詳。僅知為四川灌縣人。道人姓名事蹟。亦無可考。卷首有婁縣姚椿題詞。則作者必為嘉道時人也。此劇凡十八齣。衍班超投筆從戎遠征西域事。考後漢書。班超本傳載。超字仲升。為人有志。不修細節。然內孝謹。家貧。傭書養母。仕勞苦。嘗投筆歎曰。大丈夫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明章兩帝時。出征西域。歷官軍司馬將軍長史。西域都護。安集五十餘國。封定遠侯。在西域三十一年。以年老乞歸。徵還拜射生校尉。卒年七十一云。此劇關目。大抵取材史傳。渲染而成。按班超嘗有臣不敢望到酒泉。但願生入玉門關之語。故此劇取以標名。通本結構尚稱工穩。文律亦佳。惟以流傳至罕。梨園中從未見有搬衍者也。

征西演義全傳六卷（乾隆間刻本）

題中都逸叟原本，英門悔莊主人編次。卷首有乾隆五十年悔莊主人重刻征西傳序，文編者姓名已不可考。此書凡四十回。自褚人穫隋唐演義第六十八回鈔起，省略馬賓王蕭后事，憑空捏出薛仁貴征西一段，蓋此書第十一回以下，全襲褚作第七十回以下文，當考薛仁貴征東，薛丁山征西，仁貴信有其人，丁山則未之聞也。據舊唐書本傳，仁貴自恃驍勇，欲立奇功，乃異其服色，著白衣，握戟腰鞬，張弓大呼，先入所向無前。太宗遥望見之，遣馳問

先鋒白衣者為誰。將引見，則俗傳為白袍小將，固有徵矣。高宗稱其北伐九姓，東擊高麗，漢北遼東咸遵聲教者，並卿之力也。則其為一朝名將，固不待言。其子訥，自有傳，始為藍田令，其後突厥入寇，武后納將門子，使攝左武威將軍，安東道經略，久當邊鎮之任，累有戰功。開元二年討契丹，為所覆敗，訥脫身走免，詔削其官爵。吐蕃寇臨洮，以白衣攝左羽林將軍，為隴右防禦使，大破賊衆，錄功拜左羽林大將軍，復封平陽郡公，卒謚昭定。史稱其沉勇寡言，臨大敵而益壯，是訥固不愧將門之子。其弟楚玉，開元中為幽州大都督府長史，不久遂卒，無甚功績。訥子暢，拜朝散大夫。薛氏一門，可考者如此。小說附會之云，薛家世為名將，三興三敗，仁貴子為丁山，丁山子為薛剛，則大謬不然矣。樊梨花為丁山之妻，既無丁山，安有梨花。然四川松潘廳界，相傳有樊梨花墓，則又奇矣。按王先謙娩嬞封傳奇序文有云：蜀國搜奇，樊梨花不妨有墓；泰州覽古，王寶釧未必無窰。似真有其人者也。隋唐演義一書，詞旨淵雅，未合於社會一般讀者，故黠者另編此本，以徇俗好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二度梅全傳六卷 益秀堂刻本

題惜陰堂主人編輯。繡虎堂主人評閱。封面又題天花主人編。所題編者。是否為一人。殊難考定。此書凡四十回。託唐肅宗時事。梅良玉與陳春生各得二妻。梅妻為陳杏元鄒雲英。陳妻為周玉姐邱雲仙。以陳氏園中。梅落重開為關目。略謂梅良玉父梅魁。為盧杞所害。良玉投陳日昇家避難。日昇為梅魁設祭。天忽風雨。將梅花吹落。陳公以為不祥。憤欲出家。已而梅花竟重開云。按乾嘉間吳縣石琰有兩度梅傳奇之作。一名玉蝴蝶。又名梅開兩度。亦衍此故事。今各地俗劇中。更多有敷演者。其流傳之廣。於此可見矣。

引鳳簫四卷 荷洲[illegible]刻本

題楓江半雲友輯。雲友姓名事蹟均無可考。卷首亦無序文。惟知必乾隆以前人之作無疑。此書凡十六回。敘白引事。託為出於宋仁宗時。略云青州樂安縣有白引者。嘗以冬日尋訪仙人。遇黃損客。贈以四言。一曰駕一葉之扁舟。挾飛仙以遨遊。二曰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三曰鳳凰臺上憶吹簫。四曰羊子當年墮淚碑。已而王引父以忤王安石罷歸。縣令賢之。為立碑褒之。安石怒。命緹騎逮之。入獄。有俠客救之出。因匿跡息影。逃於五湖。而第一言驗。引遭家難。亦逃去。止於杭州奇院。而第二言驗。時有金侍郎延引至家教讀。侍郎一女名鳳娘。婢曰霞簫。慕生之才。與通款曲。而第三言驗。後安石罷相。父子俱還家。守高不往。向碑為新黨所毀者。至是復植於通衢。而第四言亦驗矣。此書文意平淡。牽合四語。殊不自然。致墮庸俗之誚焉。

鴛鴦配四卷 原刻本

未題撰人姓名。卷首亦無序文。此書凡十二回。託宋理宗時事。略云。崔學士有二女。長曰玉英。次曰玉瑞。學士嘗館故人子申荀二生於家。崔玉英悅申生。崔玉瑞悅荀生。各以家藏玉鴛鴦爲定情信物。其後崔學士因援襄陽失利。拿問家屬。夫人乃攜二女潛逃焉。中途。崔玉瑞爲盜所擄。崔玉英亦爲江皖制劫去。欲納爲側室。申荀二生旋登高第。荀平寇時而得玉瑞。申生則遇俠客。劫玉英還。均成爲夫婦。富貴以終云。此書文意平庸。故流傳亦不甚廣也。

春柳鶯四卷 康熙間原刻本

題南北鶡冠史者編。石廬拚飲潛夫評。卷首有序文。尾署曰康熙壬寅秋八月吳門拚飲潛夫題。作者及評者之姓名里居。俱無可考。是否一人。亦不得詳。惟可知爲順康間人則無疑耳。此書凡十回。敘嘉靖石液事。所謂春者。爲女子梅凌春。鶯者爲女子畢臨鶯。二女與石液始相愛慕。終得美滿團圓。至於所謂柳者。乃以石生侍童被人拐去易名柳姐。飾爲女子。石生買妾得之。遂復其舊也。通本情節。未悉所本。命意屬文。亦未見佳妙。流傳不廣。非無因耳。

三分夢全傳 道光十五年刻本

題瀟湘仙史張士登著，羅浮僑客何芳政評。士登芳政里居事蹟，均無可考。卷首有嘉慶二十三年作者自序，及二十四年西湖繆艮蓮仙、南海黎成華兩家題詞，則書成當在嘉慶末年也。此書凡十六回，敘章孟璟事略。謂章孟璟依外舅居嶺嶠，而從戎幕，征討安南，頗著功績。事定卜居西湖。其人具文武才，有謀略，能濟人之危。而琴棋馬弔諸戲，亦優為之。故往往為才女所傾心。先後娶三妻焉。綜觀通本情節，全出虛撰。章孟璟寓即作者張士登自寓。所謂三分夢者，非真事之意耳。原刻本外，有光緒間石印本，惟改題曰醒夢錄也。

花月痕十六卷 光緒十四年原刻本

清魏秀仁撰。秀仁字子安，號子敦，別署眠鶴主人。福建侯官人。早歲負文名。長遊四方，所交多一時名士。嘗為狹邪遊。所作詩詞，尤富麗瑰縟。中年以後，乃折節學道，治程朱學最邃。言行不苟，鄉里以長者稱。晚歲學行益高。撰述宏富。而今存者，則在其花月痕小說。此書凡五十二回。敘韋癡珠韓荷生與伎女秋痕采秋事。乃秀仁旅居山西，就太原知府保眠琴太守館時，多暇日。欲譜書又苦叢雜無聊，遂創此作，以自寫照。其中所謂韋瑩字癡珠者，即秀仁也。謝章鋌課餘續錄云：花月痕雖小說，畢竟是才人吐屬。其中詩文詞賦歌曲，無一不備，且皆嫻雅。市儈大腹賈未必能解，若載之京華懸之五都之市，落拓之京員，需次之窮宦，既無力看花，又無量飲酒，皆沈欲死，一見此書，必且破其戾敬別敬之餘囊亂擲金錢負之而去矣。綜觀此書，布局原在使升沈相形，行文亦惟以纏綿為主。但時復有哀怨悲涼之筆，交錯其間。欲於歡笑之時，並見黯色。而詩詞簡啟，充塞書中，文飾既繁，情致轉晦也。蓋秀仁此作，乃花天酒地，沈酣醉夢中，嘻笑怒罵，而一瀉其骯髒不平之

氣者耳。

水滸後傳八卷 原刻本

明陳忱撰。忱字遐心，號雁宕山樵，浙江烏程人。居貧賣卜自給。究心經史，稗編野乘，無不貫穿。好作詩文，驅策典故，若數家珍。而無聊不平之氣，時復盤旋於楮墨之上。鄉黨紳衿推重之，身名俱隱，窮餓以終。詩文雜著多散佚不傳。有雁宕詩集、雁宕雜著、癡世界、水滸後傳、一史彈詞等。此書題曰古宋遺民著，雁宕山樵評，凡四十回。蓋以續百回本忠義水滸傳者，略謂宋江既死，餘人尚為眾禦金，然無功績。李俊遂率眾浮海，王於暹羅，花榮徐寧之子共佐成業，應高宗却上金鰲背上行之讖，猶不失忠君愛國之旨。其結束頗似唐人杜光庭之虯髯客傳。按陳忱為明末遺民，故此傳雖遊戲之作，亦見避地之意矣。

蕩寇志七十卷 滿洲傅氏藏咸豐三年原刻本

清俞萬春撰。萬春字仲華，號忽來道人，浙江山陰人。諸生。嘗隨其父官粵，猺民之變，從征有功，議叙，後行醫於杭州。晚年奉道釋。道光二十九年卒。著有蕩寇志凡七十回，撰子一回，乃駁陳忱後水滸傳自七十一回起一百四十回止。原名結水滸，大旨謂宋江並無受招平方臘事，只有為張叔夜擒拿正法一句，乃破陳忱僞言。稱山泊首領非死即誅，使天下後世深明盜賊忠義之辨，絲毫不容假借，亦有關人心世道之作。其中造事行文，如陳麗卿、楊騰蛟諸傳，及高平山採藥，荀冠仙指迷各段，警絕處幾欲駕水滸本傳而上之。惜通體不甚相稱，而一百八人之因果，雖針鋒相對，未免過露痕迹耳。此書之作，始於道光六年，而迄於二十七年，首尾二十二年，萬春未遑修飾而殁。至咸豐元年，其子龍光始修潤而刻之。

八仙慶壽雜劇 滿洲傅氏藏舊鈔本

清傅山撰。山初名鼎臣，字青竹，後改名山，字青主，一字仁仲，別署公之它，一作公他，亦曰朱衣道人，又字嗇廬，別號甚多。山西陽曲人。少有異稟，過目成誦。明季天下將亂，諸搢紳先生氣習腐惡，山獨堅苦持氣節。明亡時，衣朱衣，居土穴養母。天下大定，始稍稍出。隱於黃冠。康熙中，徵舉鴻博，至京，堅臥城西古寺，不與試，授中書舍人，以老病辭歸。善畫山水墨竹，工詩文及金石篆刻，又精醫。其文章節槩，照耀寰區，著述甚富，皆立言不朽，而其餘波末猷，旁及製曲，有八仙慶壽、齊人乞食、紅羅鏡雜劇三種。此劇僅一折，述八仙慶祝壽辰事，惟劇中八仙非世俗相傳之呂洞賓、鍾離權、韓湘子等仙人，乃指莊周、東方朔、寒貧、李正陽、幼伯、女丸、麻姑、酒客八人而言。按劇中八仙登場駐雲飛曲云：莊叟逍遙，方朔詼諧冠帶老，凍得寒貧倒，李正陽呵呵笑，幼伯子太丰標，女丸娟妙，頃刻花兒弄出，麻姑爪，酒客也負著尊罍走一遭。觸目情節，憑空結撰，純為寓言，字字清新，言言雋快，雖稍疏於

律法然。亦不失為佳構。此劇未經傳刻。梨園不見爨弄。誠珍籍也。

舟遣雜劇　滿洲傅氏藏蕭山鍾駿文校刻本

清李慈銘撰。慈銘字悉伯。號蓴客。浙江會稽人。光緒進士。官山西道監察御史。數上封事。不避權要。中日事起。敗問至。感憤扼腕。卒於官。慈銘精思閎覽。最致力於史。詩文尤負重名。著述甚富。有湖塘林館駢體文鈔。白華絳柎閣詩集。越縵堂日記鈔等。又舟遣秋夢雜劇二種。總名桃花聖解盦樂府。此劇僅一折。演支純父施弄珠邂合事。按劇末有慈銘跋文曰。余嘗見唐小說。載支觀察施弄珠事。當具單車上道。所眷

被奪。冷落之況。為之感唏。及持節歸。邂逅津館。遽捐萬金。竟脫其籍攜去。不覺慨然於前後榮悴之殊。為之忽笑忽涕。惟稱支已離家十餘年。年已老大。又銜驛吏仇士構郤之憾。竟致其死。皆於情事有未能愜。故稍為變易。以就觀者。事之有無。不足深究耳。按其中所載係屬名氏。於史傳殊無可考。浙東廉使亦無其名。又稱支嘗官鳳閣舍人。其為觀察時。官文昌左丞。考唐改中書省為鳳閣。尚書省為文昌省。皆在高宗龍朔時。旋即改故。而觀察使之名。在玄宗開元

末由點陝使改置。然唐人小說多書為鳳閣丈昌之稱。蓋一代稱謂固如此也。唐自玄宗諱純，凡湻醇等字皆避，則丈事當在永貞以前耳。此劇情文並茂，惟流傳不廣，故梨園中亦從未見有搬衍也。

秋夢雜劇　滿洲傅氏藏蕭山鍾駿文校刊本

清李慈銘撰。慈銘有丹蓮雜劇，已著錄。此劇為桃花聖解盦樂府第二種，僅一折，演莫嶠柳嬰娘夢中重逢事。劇中事蹟純非虛搆，莫嶠即李慈銘之託名，柳嬰娘乃指其外妹薛珠嬰。蓋作者青梅竹馬時之一段艷事。試尋駢體文鈔、蘿庵遊賞小志及詩集中文字，皆歷歷可徵也。按劇末溫公跋文有云：至人無夢，忘情也。愚人無夢，不及情也。安豐有言，情之所鍾，正在我輩。情也者其夢之帥乎。越縵生幼痼於情者十餘年，已而悔之，近方研經學道，痛自砭治，絕口不言情。秋室伏景，屏俗勿營，感寂入幽，忽忽而夢，既寤述夢中狀為雜劇樂府，東鷗生受而誦之，憮然曰：善哉乎。情譬水也，堤而遏之，孰若順而導之，使情之泛濫而失其閑者，納諸歸墟，斯日習於情，而幾乎忘焉，殆夢忘之矣。則秋夢一篇，其越縵防情之學乎。此劇聯套脫胎於還魂記傳奇第十二尋夢一齣，至於詞意，則哀感頑艷，移情蕩氣，有溢於字句之外者，可稱才人極筆矣。此劇亦因流傳甚鮮，梨園從無爨弄也。

烏闌誓傳奇二卷（滿洲傳氏藏嘉慶間刻本）

清潘炤撰。炤字鷟坡，江蘇吳江人。潘耒之從孫。與袁枚、張問陶輩相友善。乾嘉時人。善詩文，著有小百尺樓詩文集、夢花影雜劇、烏闌誓傳奇。此劇凡三十六齣。衍李益霍小玉故事。按作者自序謂：丙午七夕，余客上黨，與李月槎郡伯話乞巧事，泰人風俗，張錦繡樹瓜果，宮掖尤尚。是以驪山當夜感而密誓，為長恨歌傳情。張本然霍小玉之恨，有甚於驚鴻者。因出唐人蔣防傳共觀而歎焉。月槎慫恿以詩，爰仿長恨歌

即白香山韻，甫脫稿。月槎擊節歎賞，為付削刀。遂傳其事云。後又敷衍為劇。關目情節，與蔣防霍小玉傳大略相同。惟劇中謂李益及霍小玉係織女所謫之牧童及絡絲娘所轉生者，是本傳所無。又本傳中謂畫烏絲闌書誓詞之絹，李小玉家中匿藏，而劇中謂出織女所贈。又小玉死後，為織女所拯，以返魂香，幻作霍槎，送小玉至江淮，復為易元救之，後終與李益團圓云。此亦與本傳不合也。此劇文律尚可，惟流傳不廣，故未見梨園有搬演者焉。

李雲生四種曲（道光間原刻本）

清李文瀚撰。文瀚字雲生，號訒鏡詞人，安徽宣城人。此集共收傳奇四種，其一曰紫荊花，凡三十二齣，演理璧理珠兄弟離合事。關目情節，據凡例言，虛實參半。劇名紫荊花，取紫荊花下宜兄弟之意，借花神為樞紐，聯絡夫婦，夫婦合而兄弟自全，毋庸泥也。其二曰胭脂舄，凡十六齣，演鄂秋隼卞胭脂邂合事。取材於蒲松齡聊齋誌異卷十四胭脂一文，敷衍而成。其三曰銀漢槎，凡十八齣，演張騫浮槎至天河故事。據

拾博物志、山海經、荊楚歲時記、及漢書張騫汲黯本傳，組織而成。以張騫為主，汲黯為賓，至東方朔、嚴君平，迺張騫之陪客，卜式，迺汲黯之陪客。一則證石，一則助餉，皆湊趣於張汲，而有功於河海斯民者，故為牽引之。其四曰鳳飛樓，凡二十齣，演清初岐山烈女梁珊如事。根據岐山縣志，人物，梁珊如條敷衍者，劇中並穿插孫傳庭、鄭崇儉、楊嗣昌、鄢捷春、賀人龍、左良玉、秦良玉、萬元吉、黃澍、李光壂、高迎祥、張獻忠諸人事蹟，悉本明史及蜀碧、守汴日記諸書，以事關名

節。俱寶錄也。以上四種文情結構。尚稱工穩。惟於曲律多有未合處。此本流傳甚鮮。故於梨園中。亦從不見有爨弄也。

倚晴樓七種曲 光緒七年刻本

清黃燮清撰。燮清原名憲清。字韻珊。浙江海鹽人。道光十五年舉人。以實錄館謄錄用湖北知縣。病不之官。家居築拙宜園硯北。栽花種竹。著述自娛。咸豐十一年。賊陷縣城。乃之楚。就官權宜都。未幾。卒於任。工詩善畫。通音律。著有倚晴樓集。及戲曲七種。國朝詞綜續編等。此七種曲一曰茂陵絃傳奇。凡二十四齣。衍司馬相如與卓文君故事。亦名當壚艷。其中買賦一齣。最為膾炙人口。二曰帝女花傳奇。凡二十齣。譜

明思宗女長平公主事。通體悉據吳偉業輓詩。而文字哀感頑艷。幾欲奪過蔣士銓。雖敘述清代殊恩。而言外自見故國之感。惟佛貶散花兩齣。全拾藏園唾餘。於是陳烺李文翰輩。莫不效之。遂成劇場惡套矣。三曰脊令原傳奇。凡二十四齣。則根據蒲松齡聊齋誌異卷三所載曾友于事。四曰鴛鴦鏡傳奇。凡十齣。取材王士禎池北偶談卷三十三鴛鴦鏡一則。敷演而成。五曰桃谿雪傳奇。凡二十齣。述康熙間耿精忠叛。永康烈婦吳絳雪殉難事。其詞精警拔俗。與帝女

花曲。皆扶植倫紀之作。收胥吊烈諸齣。刻意摹寫。洵為有功世道之文。六曰居官鑑傳奇。凡二十六齣。演王文錫居官清廉事。七曰凌波影雜劇。凡四齣。搬演曹子建遇洛神故事。以上七種文詞或可頡頏藏園。而排場則不甚研討。故熱鬧劇不多。所謂案頭之曲。非氍毹伎倆也。

九宮譜定十二卷（滿洲傅氏藏清初綠蔭堂刻本）

清查繼佐撰。繼佐字伊璜。一字敬修。號興齋。別署東山釣史。浙江海寧人。明季舉人。入清後更名省。或隱姓名為左尹。工書畫。嘗於雪中遇乞人吳六奇。異之。延與痛飲。贈貲遣歸。後六奇從軍。官至提督。莊氏明史獄起。繼佐以名列參校。六奇力為奏辨。得免。迎繼佐至粵。待以上客。群士紛為製雪中人傳奇以紀之。著有班漢史論。九宮譜定。此譜凡十二卷。卷一載黃鐘宮曲。卷二載正宮曲。卷三載仙呂宮曲。卷四載中呂宮曲。卷五載南呂宮曲。卷六載越調曲。卷七載商調曲。卷八載雙調曲。卷九載仙呂入雙調曲。卷十載羽調般涉調大石調小石調各曲。卷十一載宮調不詳各曲。卷十二載各宮調互犯諸曲。卷首有鴛湖逸者凡例十則。又東山釣史總論十六章。按東山釣史自序曰。為九宮譜大略耳。其中錯奏頗多。且甚俚率。余友沈子曠宋遂聲、朱彥兮相依數十年。子曠每有拈解。而數于歌最工。又時時得從陸君揚、陳瑞初、汪異先、陳素知、蔡令斐揚抗者調。互有發明。今來嶺南。與鴛湖逸者偶及聲事。遂取故譜釐正之云。沈子曠事蹟及鴛湖逸者姓名。惜皆不詳。此

譜於舊九宮譜曲名之遺漏者。間有補訂。至於四聲點板。並詳註之。用曲合情。亦多標明。甚便製曲者之入門。亦為南曲譜中之一善本耳。

北詞廣正譜 青蓮書屋原刻本

清李玉撰。玉有一捧雪、人獸關、永團圓、占花魁、眉山秀、太平錢、昊天塔、清忠譜等傳奇。俱已著錄。此譜凡十四帙。第一帙錄黃鍾宮類題共三十三章。第二帙錄正宮類選共三十七章。第三帙錄仙呂宮類題共五十三章。第四帙錄南呂宮類題共二十五章。第五帙錄中呂宮類題共四十四章。第六帙錄道宮類題共五章。第七帙錄大石調類題共三十三章。第八帙錄小石調類題共五章。第九帙錄般涉調類題共九章。第十帙錄商角調類題共六章。第十一

帙錄高平調類題共五章。第十二揭指調。第十三宮調。兩帙原缺。第十四帙錄商調類題共三十一章。第十五帙角調原缺。第十六帙越調類題共三十七章。第十七帙錄雙調類題共一百十九章。第十八帙附南戲北詞正謬十章。及牌名正訛九章。卷首有吳偉業序文。略謂。李子玄玉。好奇學古士也。其才足以上下千載。其學足以囊括藝林。以十郎之才調。效耆卿之填詞。所著傳奇數十種。間以其餘間。採元人各種傳奇散套。及明初諸名人所著中之北詞。依宮按調。彙為全書。復取華亭徐于室所輯。參而訂之云。

蓋此譜乃玄玉取徐于室原稿重為補訂。更參太和正音譜之偏謬脫漏者。一一繩而是之。引證之富。研覈之精。得未曾有。製曲者每奉為圭臬。欽定大成諸譜。於北詞之部。借重而已。不能盡也。譜名廣正。不為浮誇。且其中所引之雜劇傳奇選本。為今日不得見者頗多。至足貴也。

詞林逸響四卷 北京人文科學研究所藏天啟三年刻本

明許宇輯。宇字仰拙。江蘇吳縣人。此集分為風花雪月四卷。劇曲散套兼收。卷首有勾吳愚谷老人序文。凡例五則。曲中聲律一則。風卷計選明人鄭虛舟、陳大聲、劉東生、康對山、唐伯虎、文衡山等二十五家散曲。共五十三套。花卷計選高本嘉、毛蓮石、沈青門、杜圻山、沈寧庵、吳載伯等三十家散曲。共六十一套。雪卷計選琵琶記、南西廂記、荊釵記、白兔記、幽閨記、浣紗記、千金記、焚香記等傳奇八種。共七十四齣。月卷計選明珠記、金印記、香囊記、綵樓記、牧羊記、五倫記、尋親記、玉簪記、躍鯉記、龍泉記、繡襦記、投筆記、還帶記、四節記、連環記、玉玦記、八義記、羅囊記、玉合記、獻江樓記、崔君瑞傳、寶劍記、紅拂記、灌園記、祝髮記、葛衣記、還魂記、紫釵記、紅梨記、異夢記、西樓記、雙雄記、鸞鎞記、種玉記、節俠記、花亭記等傳奇三十六種。共六十六齣。雪月兩卷全錄元明傳奇。每種由一齣至十餘齣不等。所選尤以琵琶記為最多。按凡例第四則曰。時曲戲曲。世所共艷選幾相匹。而琵琶為曲祖。於戲曲獨尊焉。遂當什之二。要皆人口之膾炙也。此集所選。以南詞為主。間附北曲之最

傳者。亦云毅宗不可處馬耳。卷首附載荒腔原始一文。分十七則。實即魏良輔之曲律也。

吳騷合編四卷 滿洲傅氏藏崇禎十年刻本

明張楚叔張旭初合輯。楚叔名不詳。號騷隱居士。旭初為其弟。名亦不詳。號半顛道人。浙江杭縣人。事蹟無考。此書卷首標曰白雪齋選訂樂府吳騷合編。題曰騷隱居士選輯。半顛道人刪訂。蓋楚叔富廣收散曲。題名吳騷。共成三集。刻於萬歷間。及崇禎十年。旭初復彙合併一編。即此書也。卷一計錄仙呂曲十九套及小令二十闋。羽調曲四套。正宮曲二十一套。大石曲二套。卷二計錄中呂曲十九套。南呂曲四十二套。卷三計錄黃鍾曲十三套。越調曲五套。

商調曲三十七套及小令八闋。雙調曲三套。卷四計錄仙呂入雙調曲十七套及小令七闋。附錄新增體者各宮花犯曲十二套及小令十一闋。譜外變調曲二套。南北間調曲五套。北調曲十一套。所錄有明諸家散曲。體皆側艷。悱幽期歡會。悼別傷離之詞也。散曲總集。此編較雍熙樂府南調韻選。南北宮詞紀等書。稍為晚出。故吳江沈氏。吳縣馮氏。山陰王氏諸作。所采甚多。而顧樵騷隱二家評語。散見各曲後者。復皆有所依據。足資參證。且此編辨訂牌調分析正[illegible]。考集曲之字句。正板式之舛譌。尤較他選為精

洵稱散曲總集之善本也。

太霞新奏十四卷（通縣王氏藏天啟七年刻本）

明香月居顧曲散人輯。卷首有太霞新奏發凡十三則，署曰香月居顧曲散人識。每卷目錄並題曰香月居主人評選。香月居顧曲散人，姓名里居事蹟，俱無可考。或謂顧曲散人，即馮夢龍之別署。然無確證，未敢妄從也。此集凡十四卷，卷一共錄仙呂曲十四套，卷二共錄羽調曲三套，卷三共錄正宮曲十九套，卷四共錄大石調曲三套，卷五共錄中呂曲十六套，卷六共錄南呂曲十六套，卷七共錄南呂曲十八套。卷八共錄黃鐘曲八套，卷九共錄越調曲三套，卷十共錄商調曲二十套，卷十一共錄商調曲十九套，卷十二計錄雙調曲三套，仙呂入雙調曲二十一套，卷十三錄雜宮調曲共十四闋，卷十四錄諸宮調小令共一百三十五闋。所選散曲，大都當時名家新製，未經人耳目者。古調所採至罕。故取名曰太霞新奏。吳江詞隱先生沈伯英，為詞家開山祖師。伯明其猶子，其諸弟則千君、善君、甫俱以詞擅場。信王謝家無弱子弟。此集所錄，沈氏之作甚多。他如馮夢龍，表于令諸家曲，亦極可貴者。卷首載詞隱先生二郎神一套曲，論曲韻律之法，幕僚於此，以為此余

序文。苦心亦可知矣。

萬錦清音四集　滿洲傅氏藏順治十八年刻本

清方來館主人輯。卷首有順治辛丑臘月方來館主人題序。庵署白雲道人。方來館二章。每集卷首。下欄均標曰方來館合選古今傳奇。可知輯者必為方來館主人。撫白雲道人者無疑。惟姓名事蹟俱已無考。此書版式。分為上下兩欄。上欄不標卷數。一集題曰名家雜詠。選鄭虛舟康對山諸家散曲。四十五套。二集上欄亦題曰名家雜詠。選梁伯龍王雅宜諸家散曲。五十五套。三集上欄前半題曰名家雜詠。選梁伯龍錢鶴灘諸家散曲。二十六套。後半則題曰幽窗雅奏。選琵琶、荊釵、幽閨、牧羊、千金、躍鯉、還帶、連環、玉合、麒麟、浣紗、綵樓、明珠、五倫、香囊、八義、玉環、玉玦、三國、西樓、紅拂、玉符、紫釵、霞箋、鸞鎞、衆寶、琥珀、南西廂、北西廂等劇。共二十八種。每種一齣至三齣。僅錄曲文。不註賓白。四集上欄。前半題曰絃索調。選北西廂、玉合、焚香、西遊、四郡、千金、麒麟、連環、金藤、繡襦、雙紅、青塚、中郎傳等劇十三種。至後半又題曰幽窗雅奏。選琵琶、南西廂、荊釵、白兔、浣紗、金印、香囊、綵樓、牧羊、玉簪、繡襦、投筆、玉玦、祝髮、高衣、西樓、望湖亭、紅拂、寶劍、灌園、長生、合鏡、錦箋、異夢等劇

二十四種。均上錄曲文。此書下欄。分為風花雪月四集。風集選琵琶、南西廂、荊釵、浣紗、金印、金丸、繡襦、鳴鳳等傳奇八種。花集選玉簪、焚香、幽閨、紅拂、牡丹亭、明珠、尋親、千金、連環、水滸、翠屏山等傳奇十一種。雪集選紅梨、焚珠、西樓、義俠、四德、望湖亭、十錯認、想當然、青珠樓、霞牟佩、桃花、珍珠衫等傳奇十二種。月集選投唐、古城、登科、破窰、三元、繡鞋、紅葉、望雲、北西廂、拜月、紅梅、躍鯉、紅葉、救母、採桑、賣水、三關等劇十七種。以上每種采錄一齣至三齣。曲文賓白俱備。此集所選劇曲散曲之富。在清人戲曲選集內。可稱鉅製。而其中罕見流傳之本。頗為不鮮。尤以月集所載全屬浙拎弋陽調。最足珍貴者也。

說呼全傳十二卷 乾隆四十四年書業堂刊本

題半閑居士學圃主人同閱。作者姓名已不可考。卷首有乾隆四十四年滋林老人張瀚序文。每卷標名不盡相同。如卷八題培杏山人安道居士編。卷九題半癡道人戲編筆耕老叟加點。卷十題灌花老叟戲編。清閑居士小玩。卷十一題玩菊主人閑編。灌花逸叟賞訂。卷十二題元和道人笑正。逍遙居士快評。此書凡四十回。衍呼延贊及諸子事。考宋初名將。首稱楊家。次稱呼家。史載呼延贊亦并州太原人。起自騎卒。從王全斌討西川。身當前鋒。中數創。以功補副指揮使。太宗選為鐵騎軍指揮使。從征太原。首先登城。及堞而墜。而復上者數四。太宗賜金帛以獎之。後為馬步軍副都軍頭。嘗獻陣圖兵要。及樹營砦之策。太宗召見。令作武藝。贊具裝執鞭馳騎。揮鐵鞭棗槊。旋繞庭中數四。又引其四子必興必改必求必顯以入。或舞劍。或盤槊。賜白金數百兩。及四子衣帶。贊有膽略。常言願死於敵。偏文其體為赤心殺賊字。至於妻孥僕使皆然。諸子耳後別刺字曰。出門忘家為國。臨陣忘死為主。自作破陣刀降魔杵。絳帕禿驄。服飾詭異。性鄙誕不近理。盛冬以水沃孩

莫其長不甚寒而健。四子中以顧最知名。其贊辛攏為馬步軍副都軍頭。蓋呼家諸子。不亞於楊。故小說所述。不盡誣也。

西遊補　空青室刻本

明董說撰。說字若雨。號西庵。別著靜嘯齋主人。自稱鷓鴣生。斯張子。浙江烏程人。幼穎悟。十歲能文。十三入泮。逮見中原流寇之亂。遂絕意進取。明亡。改姓林。名騫。祝髮於靈巖。更名南潛。字月函。號補樵。三十餘年。不履城市。惟友漁樵。世推為佛門尊宿。著述甚富。此書題曰靜嘯齋主人著。卷首天目山樵序云。南潛作。可知出於董說之筆也。凡十六回。略謂三調芭蕉扇一段關目之後。孫悟空化齋。為鯖魚精所惑。漸入夢境。擬尋秦始皇借驅山鐸。以驅火燄山。徘徊間。入萬鏡樓。乃大顛倒。或見過去。或現未來。忽化美人。忽化閻羅。得虛空主人一呼。始離夢想。知鯖魚本與悟空同時出世。住於幻部。自號青青世界。一切境界。皆彼所造。故悟通大道。必先空破情根。破情根必先走入情內。走入情內。見得世界情根之虛。然後走出情外。認得道根之實也。其云鯖魚精。青青世界。小月王者。皆所謂情耳。或以中有殺青大將軍。倒置歷日諸語。因謂明亡之後所寓微言。然此作實於譏彈明季世風之意多。而於宗社之痛之迹少。成書之日。疑在明亡以前也。至於此書之造事遣辭

則豈聽多姿。變幻莫測。奇突之處。時足驚人聞。以俳諧語。亦殊佼絕。洵稱明末小說中之傑作焉。

女仙外史 鈞璜軒原刻本

清呂熊撰。熊字文兆。號逸田叟。浙江新昌人。文章經濟。精粤卓拔奇士也。生平著述甚富。有詩經六藝辨。明史斷。續廣輿志。女仙外史。並詩古文稿幾數百卷。此書凡一百回。述永樂間唐賽兒叛變事。翟灝通俗編卷三十七。引明史成祖紀曰。永樂十八年二月。蒲臺妖婦唐賽兒作亂。安遠侯柳升帥師討之。三月辛巳。敗賊於卸石。賽兒遁去。甲申。山東都指揮僉事衛青。敗賊於安邱。指揮王真。敗賊於諸城。獻俘京師。按

雜說。唐賽兒夫死。祭墓經山麓。見石罅露出石匣。發視得妖書。取以究習。遂得通諸術。削髮為尼。以其教施於村里。凡衣食財物隨須以術運至。細民翕然從之。漸至數萬。官軍不能獲。朝命集數路擊之。屢戰殺傷甚眾。既而捕得。將伏法。刃不能入。不得已。復下獄。三木被體。鐵紐繫足。俄皆自解脫。竟遁去。不知所終云。斯作即敷演此事。書中軍師呂律。即作者自命。清初王士禎劉廷璣輩。皆譽為說部中之奇作。事雖荒誕。而作者平生學問心事。皆寄託於此也。

蟫史二十卷　磊砢山房原刻本

清屠紳撰。紳字笏巖，一字賢書，別署磊砢山人，黍餘裔孫。江蘇江陰人。世業農。幼孤，而資質聰敏。二十成進士。授雲南師宗令。遷尋甸州牧。五校鄉闈，頗稱得士。後為廣州同知。嘉慶六年以候補北京，暴卒於客舍，年五十八。著有鶚亭詩話。蟫史。六合內外瑣言。此書凡二十卷，述桑蠋生事。按桑蠋生，即作者自寓。其言有云：予甲子生也。與紳生年正同。開篇又曰：在昔吳儂官於粵嶺，行年大衍有奇，海隅之行，若有所得。輒就見聞傳聞之異辭，彙為一編云云。且假乾隆間傳鼐平苗之事為主幹。書中甘鼎，蓋指傳鼐。傳鼐之材力，在明韓襄毅王威寧右。而未竟其用，舉世惋惜，故此書以同時一切戰績，歸傳一身，致崇拜之意。但懼干忌諱。故出之以廋詞隱語，飾之以牛鬼蛇神，以炫閱者耳目。然細考之，書中人物事蹟，仍歷歷顯露。如石玉之為琅玕，余鉾佐之為李侍堯，鮮斯貴之為福康安，賀蘭觀之為海蘭察。龍木蘭之為龍公妹。木宏綱之為柴大紀。梅颯采厳多稼之為林爽文莊大田。其餘若羣綢鶯鷥二城，則諸羅鳳山也。青黃黑赤白五苗，則九股十三姓諸種也。五斗米賊，則川陝各號之白蓮教匪也。餘不備述。此書全用文言，本非通俗小說。唯唐以來傳奇文字，絕無此等長篇。此書實受章回小說影響，但文體稍異耳。書中雖好用詞藻，及侈陳五行禨祥，而乏真情逸致，然亦不可謂非奇作也。

鴛鴦縧傳奇二卷 武進陶氏藏崇禎間刻本

明路迪撰。迪字惠期，號海來道人。江蘇宜興人。卷首有崇禎八年愛蓮道人序文，稱迪英齡敏質。父子荀陳，兄弟軾轍。淵源薰染之餘，飫經籍而涵泳。穎其性，風情雅之所旁寄。偶逞筆歌墨舞，有不知其所以合而合者焉。此劇凡三十八齣。演楊直方張淑兒遇合事。記為明末。未詳所本。更穿插清羊戰遼東事，以作關目。序文謂此劇曰：記中微詞冷語，似諧似讔，若教若誡。最後一倡妻子心切，則惠期氏救時憫亡之微意，概可睹矣。蓋此作者生當明季，國勢日非，邊境多事，而遼將無能。作者憂國之思，遂發為此作。按開場緣始齣，春雲怨詞云：堪嗟世事，但罄竹南山，無從休指。文官愛錢，武官愛命，空自百年養士。虜騎縱橫，滿朝震恐。天下無一人義士，赴剝民脂，奸蒙聖聽，今古皆如此。又收場完聚齣詩曰：陽羨一書庭，感憤吐新詞，清言能脫俗，激語或傷時，純憤世之聲也。劇中虜蠢勾虜洗，穢諸齣，於滿族頗有悖謬之處。乾隆間遂置此劇於禁燬之列，見全燬書目著錄。故梨園中亦從無搬演者矣。

秦樓月傳奇二卷 武進陶氏藏順治間刻本

清朱㬊撰。㬊字素臣，號笙菴。江蘇吳縣人。與李玉、李漁、葉時章、畢魏相友善。亦清初時人擅詞曲。製作甚富，有秦樓月、聚寶盆、朝陽鳳、十五貫、龍鳳錢、翡翠園、大吉慶、錦衣歸、文星現、振三綱、一著先、未央天、狻猊璧、忠孝閭、四聖手、保池宴、全五福、萬年觴、通天臺傳奇，共十九種，傳世者頗多。此劇凡二十八齣，演呂貫與伎女陳素素配合事。按國朝畫識載：陳素素，江都人。別署二分明月女子。為萊陽姜學在姬人。能詩畫。學在名實節，以詩畫鳴於世。又詞苑叢談謂：陳素素嘗為揚州豪家所奪，時以金環貽姜，誓以終身云。劇中情節，非盡子虛。素素確有其人，而呂貫即指姜實節。袁式子即實節友人吳菌次。菌次名綺，嘗為吳興太守。剿滅太湖賊寇，亦與劇中關目相符也。其第二十一謀覓、第二十二全節兩齣，為原作所無。李漁新增者，全劇情文並妙。故李漁評之曰：妙在一線到底，一氣如話，不似時劇新本，作女扮男妝，神頭鬼臉，通套也。遠則可方拜月，近亦不讓西樓。凡業觀覽，並堪心賞。此必傳之作云。按高奕新傳奇品嘗評朱㬊之作，謂如少女簪花，修容自愛。洵至論

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雙翠圓傳奇二卷（乾隆間秋水堂刻本）

清夏秉衡撰。秉衡字平千，號谷香。江蘇華亭人。善詞曲，有清綺軒詞選。雙翠圓、詩中聖、八寶箱傳奇，多傳於世。此劇凡三十八齣，演伎女王翠翹與徐海故事。秉衡自序謂虞初新志載王翠翹遇徐海事甚奇，惜其傳略而不詳。丁亥秋，養痾官署之鏡齋，偶閱稗史，知翠娘之遇徐郎，乃境遇之一端耳。其間遇人不淑，御兒河求若錫麓之東生，亦如花之枝葉，水之波瀾。作翠娘一生結束，惟金釵盟證生死不渝。方其情之所鍾，醉心刻骨，所謂千里來龍，結穴在此。因撮其本末，略加改竄，譜之詞曲，播之管絃，然後小傳之畧，稗官之誣，或可補救萬一云云。按翠翹事本至煊赫，茅坤、余澹心均有文記其事。清初時青心才人有金雲翹傳之作。秉衡序文所謂稗史，殆指此傳。當時督府籍一女子以說徐海歸降，明史胡宗憲傳亦言之。以此播之管絃，本可於陳陳相因之酸腐小說外，另闢一境界。惟作者仍抹煞事實，謂翠翹不死，終於團圓，致落窠臼。所幸文律工穩，尚可傳也。

坦園六種 光緒間刻本

清楊恩壽撰。恩壽字蓬海，號蓬道人，湖南長沙人。工詩古文詞，著述甚富，有坦園詩文集、詞餘叢話、眼福編、燈社嬉春集、小序、韻語、蘭芷零香錄等。亦工製曲，此集六種：一曰姽嫿封，雜劇，凡六齣，譜姽嫿將軍事。按姽嫿事，全屬子虛，取材於紅樓夢小說，敷衍以成。二曰桂枝香，雜劇，凡八齣，演田春航李桂芳事，掇拾品花寶鑑小說中田李二人事蹟，編製而成。三曰桃花源，雜劇，凡六齣，以陶潛桃花源記及桃花源詩渲染而作，純是寓言。四曰麻灘驛，傳奇，凡十八齣，衍沈雲英故事，根據毛奇齡本傳，備序而衍，並穿插瓊枝、曼仙二伎以為關目。蓋因二女與賈萬策同死荊州，牽連而及，俾附沈雲英以傳耳。五曰再來人，傳奇，凡十六齣，述福建老儒陳仲英事，見感應篇廣注聞事紀及沙氏再來詩識記。六曰理靈坡，傳奇，凡二十二齣，搬明季張獻忠陷長沙，司理蔡道憲死難事，詳考史傳，乃紀實之作。總之，恩壽諸劇，全學藏園，而遠不如黃燮清。其再來人摹寫老儒狀態，殊可醜，其桂枝香亦甚佳，麻灘驛、理靈坡，表章忠義，不如芝龕記遠矣。至於梨園，各劇皆未見饜弄也。

芙蓉碣傳奇二卷 光緒九年刻本

清張雲驤撰。雲驤字南湖，河北文安人。工詩文，擅詞曲，著有桃花源雜劇、芙蓉碣傳奇，雜劇不傳，僅存傳奇。此劇凡十四齣，衍東安烈女李蓉姑、陳春華事。按兩烈女事出於道光間，指諸邑乘，雖未採入，然高寄泉焚階外史固已詳載之。雲驤即取外史，更參以傳聞，渲染譜成者。卷首自序有云：嗚呼！李氏以弱女而不失其貞，陳氏以婢妾而能成其烈，時窮勢迫，慷慨捐軀，烈丈夫可也。所有篇中戎倩神仙，以為呼吸，或添脚色，以助波瀾，皆援筆時想當然耳。至於刻劃小人，語多過激，亦皆十餘年目覩身歷，格格於胸臆間者，必思有以吐之而後快，非敢徒以嬉笑怒罵為文也。總觀此劇，文則疊矩重規，意則青天白日，淋漓酣透，哀艷纏綿，間有一二未合律處，然實有關風教之文也。至於梨園，未見饜演，蓋作者時代較晚，崑山法曲早已衰落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太和正音譜二卷（江蘇省立圖書館藏影明鈔本）

明朱權撰。權太祖第十六子。封寧王。國大寧。永樂初改封南昌。恃靖難功。頗驕恣。晚年託志冲舉。自號臞仙。涵虛子。丹丘先生。均其別署也。卒諡獻。明史有傳。著述甚富。有漢唐秘史等書數十種。列朝詩集謂江右俗故質樸。儉於文藻。士人不樂聲譽。工弘獎風流。增益標勝。博學好古。無所不通。尤深於史。凡群書有秘本。莫不刊行之。史精戲曲。有辨三教、勘妬婦、烟花判、瑤天笙鶴、白日飛昇、九合諸侯、私奔相如、豫章三害、肅清瀚海、客窗夜話、獨步大羅天、楊娭復落娼雜劇十二種。又太和正音譜。此譜凡二卷。為現存北曲譜之最古本。程明善嘯餘譜、李玉北詞廣正譜。以及乾隆間莊親王奉勅所撰九宮大成南北詞宮譜諸書。皆取材於此譜。且譜中保存久無傳本之元人雜劇多種。吉光片羽。至可寶也。卷前附載曲論七章。一曰樂府體式。二曰古今英賢樂府格勢。三曰雜劇十二科。四曰群英所編雜劇。五曰善歌之士。六曰音律宮調。七曰詞林須知。俱為治元明雜劇者極重要之資料。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之涵虛子詞品一卷。實即此譜附載之曲論。蓋提要所著錄者。據曹溶學海類編本。而曹本又出於臧懋循元曲選卷首所錄。乃節取此譜之曲論。別為一書。然非全璧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北曲譜十二卷　滿洲傅氏藏崇禎間博山堂刻本

明范文若編。文若有花筵賺、鴛鴦棒、夢花酣，已著錄。此譜凡十二卷。卷一黃鍾宮曲。卷二正宮曲。卷三大石調曲。卷四小石調曲。卷五仙呂宮曲。卷六中呂宮曲。卷七南呂宮曲。卷八雙調曲。卷九越調曲。卷十商調曲。卷十一商角調曲。卷十二般涉調曲。實則此本乃覆刻明寧獻王朱權之太和正音譜。而改題曰北曲譜。惟取兩本相較。略有異同。如此譜卷二窮河西一曲。據正音應題曰無名氏呂呂旦第四折。而誤標曰梧桐雨第四折。又甘草子一曲。此譜編題薛昂夫小令。卷三青杏子一曲。應題曰朱庭玉。此譜誤作宋庭玉。卷四青杏兒一曲。正音譜題曰無名氏。此譜標曰趙東文作。卷五元和令、遊四門二曲之間。正音譜尚有上馬嬌一曲。卷八薛昂夫楚天遙曲後。正音譜有朱庭玉天仙令一曲。卷十鳳皇吟曲。正音譜則題作鳳鸞吟。而本文字亦間有歧異處。故治北曲者。此譜亦足資參考也。

元詞備考　滿洲傅氏藏康熙二十五年鈔本

清張大復撰。大復有快活三、釣魚船、醉菩提、雙福壽、紫瓊瑤、海潮音、讀書聲，已著錄。此書一名元曲備考。卷首有犯調總論一篇。題曰寒山張心其纂集。次為總目。正文標曰元詞備考犯調。署曰寒山張心其定。不分卷。採錄皆元明兩代南戲。頗多罕傳者。大復之作。亦保存不少。所謂犯調者。即集曲也。集曲有正犯、側犯、花犯、串犯、和聲犯之別。卷首總論。甚為詳盡。此本所載。計有黃鍾宮、正宮、大石調、小石調、仙呂宮諸套內之集曲。逐曲考訂宮調牌名。糾數撥式。精審無比。其中訂正沈自晉南詞新譜處。亦復不尠。按呂士雄南詞定律序文中。嘗引及此書。惟此書從不見刻本流傳於世。全書究有若干卷。已無從考知矣。雖非全璧。然可寶也。

納書楹西廂記全譜二卷 乾隆六十年刻本

清葉堂撰。堂字廣明，一字廣平，號懷庭居士，江蘇吳縣人。葉天士孫。精音律，尤嫻曲理。著有西廂記全譜、玉茗堂四夢曲譜、納書楹曲譜，皆傳於世。此譜上卷首驚艷，至[illegible]凡[illegible]齣。下卷前候至驚夢，計八齣，乃元人王實甫所製西廂記北劇。各後附續西廂記，係捷至榮歸，共四齣，則關漢卿之續作也。葉堂此譜，初刻於乾隆四十九年，問世以來，年以未點小眼少之。閱十一年，後據紅客落，復為訂正。其自序曰：曲雖小道，至理存焉。曲有一定之板，而無一定之眼。假如某曲某句格應幾板，此一定者也。至於眼之多寡，則視乎曲之緊慢，側直則從乎腔之轉折，善歌者自能心領神會，無一定者也。若必強作解事，而曰某曲三眼一板，某曲一眼一板，以至闆接收煞，盡露痕跡，而於側直又處處誌之，是殆所謂活腔死唱者歟。又曰：宋玉有言，曲高和寡，如子之說，恐非所以嚮俗也。蓋俯眼損焉，以悅時人之耳目可乎？余笑曰：余非敢挾者，然子言亦大有理，爰因原板日久散失，復加校訂，於可用小眼處，一一增入，以付剞劂，亦不得已從俗之所為，究非余之本心也。問者首肯之。人精音律而善度曲者，於紀載中得二人：一為王文治，嘗買僮教之度曲，行無遠近，必以自隨，與葉堂最為友善，堂製納書楹諸譜，多所商榷，並為序文，以行於世；一為鈕樹玉，得堂之藝術，獨樹玉得其傳。是二人者，一為友朋，一為弟子，則清代之善度曲者，尤當推葉堂第一也。

納書楹曲譜三集乾隆五十七年刻本

清葉堂撰。堂有西廂記全譜、玉茗堂四夢全譜，已著錄。此譜凡三集，正集四卷，卷一收琵琶記，計二十二齣，卷二收氣英布、貨郎旦等劇，計十一齣，卷三收浣紗記、幽閨記等劇，計二十三齣，及散曲三套，卷四收長生殿，計二十四齣。續集亦四卷，卷一收紅梨記、長生殿等劇，計二十八齣，卷二收眉山秀、太平錢等劇，計二十七齣，卷三收西樓記、一捧雪等劇，計二十八齣，卷四收紅拂記、荊釵記等劇，計二十七齣，及散曲二套。外集僅二卷，卷一收金雀記、獅吼記等劇，計二十九齣，卷二收醉菩提、一種情等劇，計二十四齣，及時劇三齣。以上三集，共錄元明清三代雜劇傳奇及時劇二百五十二齣，散曲五套。正集卷首，有凡例十一則。

按此譜分正、續、外三集者，蓋正集之末近乎續，續集之末近乎外，至外集所選，則為家絃戶誦，膾炙人口之劇也。王文治嘗序此譜曰：就風華者玩其詞，審音律者析其格，從俗而可通於雅，準古而可法於今。懷庭始訂譜時，有與俗伶不叶者，或羣起而議之，至今日翕然宗仰，如出一口云云。實則此譜抉擇宏富，考核詳明，度曲之家，當奉若圭臬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納書楹玉茗堂四夢曲譜八卷（乾隆五十七年刻本）

清葉堂撰。堂有西廂記全譜。已著錄。此譜凡四種。一曰牡丹亭。二曰紫釵記。三曰邯鄲記。四曰南柯記。每種二卷。皆明湯顯祖之鉅製也。玉茗四夢傳奇盛行於世。顧其詞句往往不守宮格。俗伶罕有能協律者。邯鄲南柯遺賦晉叔竄改之厄。已失舊觀。牡丹亭雖有鈕少雅訂本。未云完善。惟紫釵無人點勘。居然和璞耳。葉堂嘗掇拾舊譜。稗聰傾聽。較銖黍而辨芒杪。重加釐定。宗刊行世。王文治序此譜曰。吾友葉君懷庭誠哉玉茗之功臣也。楞嚴經云。琴瑟箜篌。雖有妙音。若無妙指。終不能發。玉茗四夢。不獨詞家之極則。抑亦文律之總持。及被之管弦。又別有一種幽深艷異之致。為古今諸曲所不能列。俗工依譜諧聲。何能傳其旨趣於萬一。非吾懷庭有以發之千載而下。孰知玉茗四夢聲音之妙。一至於此哉。懷庭苦心孤詣。以意逆志。順文律之曲折。作曲律之抑揚。頓挫綿邈。盡玉茗之能事。可謂塵世之仙音。古今之絕業矣。推許如此。卷首有凡例四則。略述參訂體例。全譜節色工尺俱備。惟未點小眼。不錄者白。近年梨園。四夢諸劇。得以不絕如縷者。端賴斯譜也。

納書楹補遺曲譜四卷（乾隆五十九年刻本）

清葉堂撰。堂有西廂記全譜。玉茗堂四夢全譜。納書楹曲譜。已著錄。此譜為納書楹曲譜三集之補編。凡四卷。卷一收太平錢琵琶記等劇。計二十五齣。卷二收西樓記。四方子等劇。計二十六齣。散曲一套。卷三收眉山秀。後尋親等劇。計二十九齣。卷四收雷峯塔一齣。時劇二十齣。散曲六套。以上共錄元明清三代雜劇傳奇及時劇一百零一齣。散曲六套。蓋皆梨園家搬演而葉氏所手製譜者。其自序謂。往余梓正續外三集曲譜問世。或謂是譜計文字之工拙。辨音律之淆訛。善矣。而於梨園家搬演尚多遺置。恐世之愛新聲者。心未饜也。夫古曲之不諧於俗。非自今日始。追新逐變。眾嗜同趨。若別成一風會焉。而不可解。余既不能違時好而獨彈古調。又安用靳此戔戔者為哉。按製譜者葉氏。究心於宮譜者幾五六十年。曲皆有譜。譜必協宮。而文義之淆訛。四聲之離合。辨同淄澠。析及芒杪。蓋畢生之精力。專工於斯。不少間斷。始成此譜。夫今日崑山雅曲。尚未能泯滅者。葉堂於此亦殊有功焉。

綴白裘合集六編　滿洲傅氏藏乾隆三十五年寶仁堂刻本

清錢沛思輯。沛思字德蒼。乾隆間人。里居事蹟不詳。此集凡六編。所選均為元明清三代之劇曲。初編分為風調雨順四卷。計錄牧羊記、金鎖記、三國志、邯鄲夢、占花魁、牡丹亭、白羅衫、永團圓、琵琶記、西川圖、一文錢、爛柯山、翠屏山、焚香記、一捧雪、荊釵記、水滸記、尋親記、後尋親、金印記等劇共四十齣。二編分為海宴河澄四卷。計錄琵琶記、精忠記、上壽記、西湖亭、雙珠記、金貂記、鐵冠圖、長生殿、紅梨記、兒孫福、連環記、雁翎甲、爛柯山、昊天塔、倒精忠、鳴鳳記、繡

襦記、西廂記、十五貫、荊釵記及摘錦等劇共四十三齣。三編分為祥麟獻瑞四卷。計錄鳴鳳記、荊釵記、千金記、千鍾祿、翠屏山、金印記、水滸記、滿床笏、琵琶記、風雲會、彩毫記、白兔記、漁家樂、白羅衫、浣紗記、紅梨記、虎囊彈、百順記及摘錦等劇共四十一齣。四編分為彩鳳和鳴四卷。計錄釵釧記、西廂記、彩樓記、鐵冠圖、鳴鳳記、尋親記、牡丹亭、琵琶記、義俠記、八義記、連環記、荊釵記、玉簪記、繡襦記、雙官誥等劇共四十二齣。五編分為清歌妙舞四卷。計錄琵琶記、三國志、紅梨記、節孝記、兒孫福、精忠記、鳴鳳記、西樓記、驚

叙記、霄光劍、牡丹亭、人獸關、獅吼記、艷雲亭、清忠譜、祝發記、釵釧記、爛柯山、風箏誤等劇共四十一齣。六編分為共樂昇平四卷。計錄琵琶記、八義記、慈悲願、繡襦記、倒精忠、盤陀山、麒麟閣、萬里緣、幽閨記、長生殿、蝴蝶夢、翡翠園、百順記等劇。共三十四齣。又梆子腔二十二齣。此集所選。俱乾隆時梨園盛行之劇。尤以第六編文武雙班所流行之梆子腔諸齣。最為珍貴。卷首有乾隆庚寅程大衡合集序一篇。每編首卷。各有序文。初編有乾隆甲申李克明序。按程大衡序有曰。玩花主人向集綴白裘。錢子德蒼搜抹復

增輯。一而二。二而三。今則廣而為六。雅艷豪雄。靡不悉備。南弦北板。各擅所長。擷翠尋芳。宗成全璧云云。玩花主人原輯綴白裘。惜不傳於世。內容如何。未能考察。然錢氏此集。選輯之豐富。於清人戲曲選集中。頗可稱為鉅構也。

曲律一卷 民國十年石印曲苑本

明魏良輔撰。良輔字尚泉，江蘇崑山人，居太倉南關，能諧聲律，轉音若絲。初習北曲，絀於北人王友山，退而鏤心南曲，足跡不下樓者十年。當是時，南曲率平直無意致，良輔轉喉押調，度為新聲，號曰崑腔，疾徐高下，清濁之數，一依本宮，取字齒唇間，跌換巧掇，恒以深邈助其悽淚，吳中老曲師，如袁髯尤駝輩，皆瞠乎自以為不及也。而張小泉、季敬坡、戴梅川、包郎郎、周夢山等，亦爭師事之。按陳其年贈歌者袁郎詩有云，嘉隆之間張野塘，名屬中原第一部。是時玉峰魏良輔，紅顏嬌好持門戶。一從張老來婁東，兩人相得說歌舞。則良輔當為嘉隆時人也。此書凡十七節，論述崑曲規律，為後世治曲者所宗。明人許宇詞林逸響卷首附載崑腔原始一卷，許氏有按語曰，元魏良輔，崑山州人，瞽而慧，以師曠自期，尤為絲竹之音，巧絕一世，既則定曲腔，點板，發古人未有之心思，海內宗之，度曲必稱崑腔者，不忘其所自始也。相傳有曲律，吳人咸補習焉，以海鹽、弋陽、四平等奴隸矣。按此卷實即曲律，惟許氏謂良輔為元人，而瞽目者，豈別有所據耶。

衡曲麈談一卷 民國十年石印曲苑本

明張楚叔撰。楚叔號騷隱居士，輯有吳騷合編，已著錄。此書純為論曲之作，凡四章。一曰填詞訓略，述傳奇散曲之分別，及散曲作法。其論散曲有謂曲不貴熊骨而貴流麗，不貴寒酸而貴博雅，不貴剽襲而貴治叔，不貴熟爛而貴新生，不貴文飾而貴真率肖吻，不貴平敷而貴選句走險，實至言也。二曰作家偶評，此章評騭元明曲家，亦多新義。三曰曲譜辯，截曲宮調辯證精確，足為治譜者之參考。四曰情癡寤言，則專論麗情詞曲。以上四章，俱為可傳之作。崇禎間楚叔與其弟旭初同輯吳騷合編時，即當附刻此書於卷首也。

製曲枝語一卷 昭代叢

清黃周星撰。星字九煙，晚號笑蒼道人，江蘇金陵人。生於萬歷辛亥，少育於湘潭周氏，姓周名星。崇禎甲申，始其就後姓，為黃名周星。崇禎進士，官戶部主事。入清，入道，遁迹湖州，營將就園，以終其身。著有夏為堂詩文集及別集若干卷，芻狗齋集，唐詩快選評，百家姓新箋，秋波對策等。亦工詞曲，通音律，所為製曲枝語、人天樂傳奇，並傳於世。製曲枝語，僅一卷，共分十則，全論撰曲之法。其第七則云：嘗謂曲之體無他，不過八字盡之，曰：少引聖籍，多發天然而已。製曲之訣無他，不過四字盡之，曰：雅俗共賞而已。論曲之妙無他，不過三字盡之，曰：能感人而已。感人者，喜則欲歌、欲舞，悲則欲泣、欲訴，怒則欲殺、欲割，生趣勃勃，生氣凛凛之謂也。噫！興觀群怨，盡在於斯，豈獨詞曲為然耶？此書雖寥寥十則，然闡述製曲之法，頗稱精當也。

曲目表一卷 民國十年石印曲苑本

清支豐宜撰。豐宜字午亭，江蘇鎮江人，擅詞曲，嘉道時人。此書著錄元明清三代之雜劇及傳奇，而以清代為大。按卷首謂傳奇雜劇，莫盛於國朝，故以元明人次之，以成一表，如有未備，再列補遺於後，家成大觀云。全表上下分為五欄，第一欄標曰國朝傳奇，著錄清代傳奇作者七十家，所製二百七十二本，作者姓名無考者二百二十六本。第二欄標曰國朝雜劇，著錄清代雜劇作者十四家，所製四十五本，作者姓名無考者十二本。第三欄前標曰元人傳奇，著錄董西廂、北西廂、伏虎韜等三本，其後標曰元人雜劇，則著錄元代雜劇作者四十家，所製七十二本，作者姓名無考者二十八本。第四欄標曰明人傳奇，著錄明代傳奇作者九十九家，所製一百九十三本，作者姓名無考者六十六本。第五欄標曰明人雜劇，著錄明代雜劇作者二十九家，所製六十一本，作者姓名無考者二本。至於第二第四第五等欄之末尾，共著錄明清兩代之雜劇傳奇作者四十七家，所製一百一十六本，姓名無考者二十八本。豐宜此表，蓋取黃文暘曲海目一書，復參以當時所作者。

增訂而成。特其體例不嚴。考核未精。如董解元西廂記。而列入元人傳奇。雍熙樂府。盛世新聲。詞林摘艷三書。而誤為明人雜劇。他如作者時代之顛倒。姓名別署之謬誤。殊難枚舉。然亦未始非治曲者之一助也。

柏齋何先生樂府一卷 正德間刻本

明何瑭撰。瑭字粹夫。號柏齋。河南武陟人。弘治進士。初任翰林修撰。不屈於劉瑾。出為開州同知。歷工戶禮三部侍郎。晉南京右都御史。卒謚文定。明史有傳。著有醫學管見柏齋三書。柏齋集。柏齋樂府等。此集附刊於碧山新稿卷末。共錄散曲四套。計壽渼陂先生七十新水令一套。自述新水令一套。歸興次渼陂先生韻新水令一套。春興次渼陂先生韻端正好一套。柏齋不以曲名。故所作甚罕。除此集四套外。北宮詞紀載壽康對山太史粉蝶兒一套。南

山莊書畫記。錄題畫清江引重頭小令二闋而已。所製雖少。惟清澹自然。頗可誦焉。

北樂府小令一卷 乾隆間刻袖珍本

清厲鶚撰。鶚有迎鑾新曲，已著錄。此集收北曲小令共八十六闋，凡二十六調，內附載金志章和作三闋，實餘八十三闋。厲鶚之作，全學元人張可久，較之朱彝尊法度尤為嚴整。其中以歎前歡秋思用小山春思韻一闋為著，清疏之氣，脩然滿紙。且厲氏雖能實元人喬吉樂府，而集中不能彷彿其妙處，於此可知小山之作，淵雅近詞，喬夢符之作奇俊，乃曲中當行，實難效耳。集中頗有遊戲之作，亦好為俳體，此俱是曲家本色。如題村學堂圖醉太平，詠漁家柳營曲二闋，皆淋漓盡致，自具風趣也。

霞箋記四卷 滿洲傅氏藏醉月樓刻本

未題撰人名氏。卷首未題撰人，亦無序跋。封面標曰：新編情楼述史，乃別名也。此書凡十二回，述李彥直、張麗容遇合事。略謂書生李彥直，小字玉郎，悅妓女張麗容，以霞箋題詩寄之，相見歡甚，約為夫婦。麗容旋為權豪強取去，而輾轉入駙馬府中。李彥直追尋至都，中狀元，駙馬悉為生妻，即以麗容歸之。記為元時事，未詳所出。按明無名氏著有霞箋記傳奇一本，今尚傳於世，實搬演此故事，殆即此小說之藍本耳。

蕉葉帕四卷 滿洲佟氏藏原刊本

不題撰人名氏。卷首亦不標撰人。亦無序跋。全書凡十六回。述龍驤胡弱水遇合事。以女孫長春子撮合。取蕉葉幻為手帕。題詩其上為關目。故題曰蕉葉帕。通本情節。脫胎蕉帕記傳奇。而換湯成說。蕉帕記傳奇。明人單槎仙所製。今有刻本流傳。全劇關目與此小說叁相符合。且此書中科白之跡。猶未去淨。顯為就蕉帕傳奇而改作。於文筆平庸。流傳不廣。非無因也。

群談採餘十卷 北京人文科學研究所藏萬曆間刊本

明倪綰撰。綰字維綬。號白窗。福建南安人。此書凡十卷。計分天文、地理、時令、花木、禽鳥、諸獸、昆蟲、衣服、飲食、宮室、器用、文史、雜記、忠義、正直、廉介、識見、德量、矜恤、推恩、明斷、科第、幼聰、敏捷、前定、神仙、僧梵、清逸、譏議、際遇、退隱、諛隱、交情、知人、傷感、詩禍、家政、貞烈、賢淑、知足、戒貪、怪異、風懷、色迷、淫穢、悍妒、諂詐、謠媚、節逆、術數、禍讖、疑解、考證、辨惑、戲謔、共五十五門。昔人前言往行。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以及天時人事。草木禽魚。寒暑災祥。災變。悉討論而備錄之。曰群談者。乃前人所嘗言也。曰採餘者。推其未盡之意而發之也。其所援拾搜羅。確而有據。雜而不繁。足以備鑒戒而垂法程。長智慮而啟蒙惑。實可傳焉。

鈞窗隨錄 北京人文科學研究所藏原稿本

明田嘉生撰。嘉生一作嘉年。號靜持。浙江山陰人。崇禎丁丑進士。授知縣。入清後。足跡不入城市。家貧。授徒以終。著有文集若干卷。鈞窗隨錄此書卷首有作者自序。未著年月。略謂。余履境多歧。太櫛蕭瑟。足跡之所經。不克出戶外一步。不得已乃發祖父之藏書。窮雙眸以遣日。鼓婆娑之餘興。揮寸管以舒懷。蓋如是者。十有數載於茲矣。雖饑寒迫體。霜著侵肌。而手執一編。樂此靡斁。自授徒以來。昏吻敝於句讀。神思疲於講論。生平英爽風音壯懷。不覺精然潛消盡矣。因思湘帙之富。披閱雖艱。圖集之繁。裁削由我。爰是年來之所寓目。遇有會心而不忍釋者。隨筆漫錄之。典不期工。期於愜意。辭不取麗。取於適用云云。蓋其入清授徒時之作。惟從未付梓。此殆其稿本。故可寶也。

原李耳載 民國四年石印說庫本

清李中馥撰。中馥字鳳石。山西太原人。明天啟舉人。性剛鯁。進退不苟。爲孝廉五十載。未嘗一入公府。李自成授僞官。卧不顧。姜瓖叛。登陴畫守禦方略。一邑賴之。著有石鼓考。從好集。銀杏園文集。本草目錄。原李耳載諸書。此編所載事。多通志及邑乘所未嘗有。雖不盡繫晉事。亦必信而有徵者。孫闓達序曰。耳食之不足貴也。信耳之不足憑也。耳載云乎哉。然目之所及有涯。而耳也無涯。舜達四聰。禹懸四擊。周采謠俗。孔子亦擇多聞。皆是物也。古今記載。大約得於耳者居多。亦視乎其人之耳。視乎其人之載而已云。按此編所載。皆可喜可愕可感可歎之事。而可以啟人之善思。警人之愚志。堅人之信心。破人之舉見焉。其有功於名教匪淺。與夫紀聞誌怪者。誠有霄壤之別矣。

在野邇言八卷 光緒十三年本善堂刻本

清王嘉楨撰。嘉楨字周卿，號棵巖山人，浙江吳興人。少孤力學，文名藉甚。弱冠補博士弟子員。然屢困棘闈，宦途偃蹇。嘗以筆墨自娛。著有經解、箋論、天文算學、文詞諸集及在野邇言。此書凡八卷。所載清季遺聞，皆其縱跡所至、見聞所及者。彙而錄之。初脫稿時，不下千餘章，而散失者居十之七。所存者八卷而已。卷六有王兒一傳，為江冶庭所述。作者因王兒雖纏伎而知自愛，足以風世，故作傳以表之。詎意為王韜淞隱漫錄竊刻之，略增首尾，別撰姓名。中間一段，一字不易。確是原傳。此書初未刊行，因是作者之子紹璽、紹端亟付梨棗。公之於世，俾見廬山全面者，自能辨別其筆致。至於此書之作，蓋以辭之淺近質樸無文，自有至理寓乎其中。故於酒闌燭灺，信手所拈，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為工。此在野邇言標名之意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勸善金科傳奇十本 滿洲傅氏藏乾隆間內府刻本

清張照等奉敕撰。照字得天，號涇南，江蘇華亭人。康熙進士。雍正間官至刑部尚書。通法律，精音樂，尤工書法。卒謚文敏。著有勸善金科、昇平寶筏、月令承應、法宮雅奏、九九大慶等承應大戲。乾隆初年，海內昇平，高宗嘗命張照製諸大戲進呈，以備樂部演習，供奉內廷。此劇凡十本，每本二十四齣，共二百四十齣。衍佛弟子目犍連入地獄救母事。嘗考目連救母故事，盛傳民間，淵源古遠。唐時以此故事為題材之變文，頗有數本，皆敦煌石室遺物，尚存於世，足資證也。至於戲曲，明代有鄭之珍之目連記戲文，金懷玉之妙相記傳奇，俱有傳流。勸善金科一劇，實源於目連記戲文。目連記則本之大藏盂蘭盆經。蓋西域大目犍連事跡，而假借為唐季事，牽連及於顏魯公、段司農輩，義在談忠說孝。西天此土，前古後今，本同一揆，不必泥也。顧目連記舊本相沿，魚魯豕亥，其間宮調舛訛，曲白鄙猥，此劇悉為改正，斟酌宮商，去非歸是，數易稿而始成。舊本所存者，不過十之二三耳。此劇文律之佳妙，排場之偉麗，實為清人傳奇中罕睹之鉅製。清代內廷每於歲暮時，召內務府所

齣并平署內監。以崑曲弋腔互歌之。供奉御前。取其鬼魅雜出。以代古人儺祓之意也。

鼎峙春秋傳奇十本 滿洲傅氏藏舊鈔本

清和碩莊恪親王允祿奉敕撰。乾隆初年。高宗以海內升平。命張照製勸善金科昇平寶筏月令承應法宮雅奏九九大慶諸劇進呈。以備樂部演習。又命莊恪親王譜鼎峙春秋忠義璇圖兩大承應戲。供奉內廷。不時搬衍。此劇每本二十四齣。共計二百四十齣。演魏蜀吳三國故事。全劇關目情節。大略根據羅本三國志通俗演義點染而成。嘗考三國故事。里巷流傳。最為古遠。唐宋之時。講述魏蜀吳非足三分之評話者。早已蔚然而起。迨至金元。以此故

事譜為戲劇者。有無名氏之襄陽會。院本關漢卿之單刀會。武漢臣之三戰呂布。朱凱之黃鶴樓。無名氏之連環計。及博望燒屯雜劇等。績指難數。降及明代南戲勃興。其衍三國故事之傳奇。如王濟之連環記。無名氏之古城記。草廬記、七勝記等戲。皆尚存於世。莊恪親王此劇。蓋即取材元明兩代劇曲。翻換緣飾而製。故詞藻不及張照諸作多矣。

忠義璇圖傳奇十本 滿洲傅氏藏舊鈔本

清和碩莊恪親王允祿奉勅撰。莊恪親王奉勅編有鼎峙春秋傳奇，已著錄。此劇亦乾隆間内廷特有之承應大戲，每本二十四齣，共計二百四十齣。衍宋政和間梁山諸盜及宋金交兵、徽欽北狩諸事。全劇關目情節，取材於羅本之水滸傳小說，更參考史傳，敷演而成。其中關於梁山諸盜故事，則剿襲明人許自昌水滸記傳奇、沈璟義俠記傳奇，頗為不尠。總之此劇詞藻雖未臻佳妙，然結構排場，尚稱緊湊可觀，其適豢弄。清禮親王昭槤嘯亭續錄載：鼎峙春秋、忠義璇圖兩承應大戲，詞皆出日華游客之手云。按日華游客，蓋謂編纂九宮大成南北詞宮譜諸人，即周祥鈺、鄒金生、徐興華、王文祿、徐應龍、朱廷鏐輩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紅樓夢散套 嘉慶間蟾波閣原刻本

清吳鎬撰。鎬字不詳，別署荊石山民，江蘇太倉人，監生，工詩文，著有荊石山房詩文集、漢魏六朝志墓金石例、紅樓夢散套。此散套凡十六劇，計葬花、警曲、擬題、聽秋、劍會、聯句、癡誄、顰誕、寄情、走魔、禪訂、焚稿、冥昇、訴愁、覺夢，皆紅樓夢故事。每套一事，不相聯貫，賓白俱備，體例與傳奇頗異，宜稱雜劇也。全集雖十六劇，然紅樓夢小說中，亦究惟此十餘事言之有味耳。穩濤居士序謂此製選辭造語，悉從清遠道人四夢打勘出來，並復諧音協律，窈眇鏗鏘，故得案頭俊俏，場上當行，兼而有之。蓋此散套膾炙人口，遠勝仲雲澗、陳鍾麟兩家所製傳奇。其中如葬花、警曲二劇，手神直與玉茗抗行，可稱壓卷。故梁廷枏亦嘗曰：曲情淒婉動人，非深於四夢者不能也。

紫霞巾傳奇二卷（滿洲傳氏藏嘉慶六年刻本）

清陳東村撰。東村名不詳，別署榕西逸客，福建閩侯人。篤學清修，乾嘉間以孝廉選邑令，改授德化學博士，旋告病歸。授徒講學，多所成就。善詞曲，著有紫霞巾、花月痕二種傳奇，並傳於世。此劇凡三十齣，演陸春英崔玉蛾配合事。劇中關目，以玉蛾所繡製紫霞巾為離合信物，故標名紫霞巾。全劇情節，憑空結撰，未詳所本。吳斯勃序此劇曰：大旨名士必悅傾城，美人當為情死，情之至者，死可復生。其抒軸則湯若士之牡丹亭，洪昉思之長生殿也。其藻采清新，則北西廂之王實甫也。其性情真摯，則琵琶記之高東嘉也。其洪音亮節，則徐文長之四聲猿，尤展成之鈞天樂兼有之。是真名士自風流，于茲益信云云。總觀此劇，律文尚稱工穩，頗可誦焉。惟以流傳未廣，故梨園中從未見搬衍也。

霞箋記傳奇二卷（汲古閣原刻本）

未題撰人名氏。此記凡三十齣，演李彥直與伎女張麗容相愛故事。略云：華亭書生李彥直，小字玉郎，悅名伎張麗容，書以霞箋題詩贈之，二人相見歡甚，約為夫婦。麗容旋為權豪強賺取去，而輾轉入駙馬府中。李彥直追尋至都，及中狀元，駙馬悉為彥直妻，即以麗容歸之，終得團圓。按呂天成曲品，列此記於中中品，且曰：此即心堅金石傳，死者生之，分者合之，是傳奇體。搬出甚激切，想見鍾情之苦，但覺草草，以才不長故也。可知此記本於心堅金石傳，惟惜此文今已不傳矣。此記第十二書房私會，第十七追逐飛航兩齣，昔年梨園頗稱盛行，至今日尚有能演者也。

重訂曲海總目 滿洲伊氏藏 舊鈔本夏錄本

清黃文暘撰。文暘字時若。號平山。江蘇江都人。乾隆四十二年。巡鹽御史伊齡阿奉旨於揚州設局。修改曲劇。凡四年事竣。總校黃文暘李經。分校凌廷堪程枚陳治荊汝為。修改既成。文暘著有曲海二十卷。全書今已散失不全。至此總目。原載於李斗揚州畫舫錄。惜舛雜無次。此本則係重訂者。按卷末有同治二年管廷芬識語曰。咸豐改元春杪。從西吳書估處購得斯冊。題曰重訂。稍為可讀。為校錄一過云。惟惜訂者姓氏無從考知。此目所著錄者。一曰元人雜劇。二曰明人雜劇。三曰國朝雜劇。四曰元人傳奇。五曰明人傳奇。六曰國朝傳奇。斯章之尾。有註云。原目一千一百三十餘種。今刪去重複。實存一千零五十餘種。雖遺漏尚多。而訪聲律者按目訪求。亦十可得其七八矣。卷後更取焦循曲考。葉堂納書楹曲譜兩書。選出總目之外者。附載之。約得七十餘種。則此總目。共著錄元明清三代之雜劇傳奇凡一千二百餘種。可稱詞林巨觀。惟其中作者之姓名列著。時代先後。體製異同。雖多舛誤。未可深責。亦足資參考也。

雍熙樂府二十卷 北京圖書館藏 嘉靖間刻本

明郭勛輯。勛為郭英六世孫。襲封武定侯。明史附見郭英傳。按四庫存目著錄有雍熙樂府一書。僅十三卷。題海西廣氏編。不著姓氏。所舉十二調。且商角般涉二調。則有目而無詞。與此本卷數內容次第。全然不同。知四庫館臣所見者。別一書矣。此書卷首。有嘉靖辛卯春泉居士王言。及嘉靖丙寅荊聚安肅春山序文。春泉居士序謂。大傳武定侯春岳郭公。當太平無事之時。偃武修文之日。徧閱宋元迄我朝文人所作詞曲。採而輯之。將鋟梓以廣其傳。題曰雍熙樂府。可知此書當出於郭勛所輯也。書凡二十卷。卷一載黃鐘宮曲。卷二卷三正宮曲。卷四卷五仙呂宮曲。卷六卷七中呂宮曲。卷八卷九卷十南呂宮曲。卷十一卷十二雙調曲。卷十三越調曲。卷十四商調曲。卷十五大石調小石調曲及南曲小令。卷十六南曲。卷十七至卷二十。並雜曲。以宮調分曲。多選南北套數。間亦收錄雜劇。自金元以迄明正德時人之作。搜羅甚富。頗多散逸孤存者。可稱散曲中山海之觀。包舉既洪。糅雜自然難免。是尚不足為病。惟最不快人意者。乃削去作者姓名。使人無從研討。雖

間有及之者。僅百一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北宮詞紀六卷 萬曆三十二年刻本

明陳所聞輯。所聞字藎卿。江蘇金陵人。經子之暇。旁及詞曲。著有濠上齋樂府。而所輯北宮詞紀、南宮詞紀、綱羅甚富。流傳尤廣。此編凡六卷。計分為讌賞、祝賀、投送、送別、旅懷、詠物、宮室、美麗、閨情九類。所選皆元明兩代名家北曲散套。卷首載紀內詞人姓氏目。元人自馬東籬至佚王氏。共一百二十六家。明人王子一至盛壺林。共八十家。惟編內所錄。不盡與目相符。卷前有凡例四則。古今品詞大旨一篇。其凡例有曰。北曲音節要矣。遣詞命意。貴在雅俗並陳。元人摹繪神理。殫極才情。足抉宇宙之秘。近代文士務為雕琢。殊失本色。而里巷歌曲。又類不雅馴。刻者汗牛。徒共揜耳。予所選大都事與情諧。神遇景會。質不俚。文不支。閱雖短而詠周。章若斷而意屬。真可以陶鎔心性。鼓吹詞場者。一弗嫺此。雖世所膾炙。絕不濫收云。於此可見斯編所選之精嚴為如何也。

南宮詞紀六卷 萬曆三十三年刻本

明陳所聞輯。所聞有北宮詞紀，已著錄。此編凡六卷。所選則為南詞散套，亦分為美麗、閨怨、譏責、祝賀、遊覽、詠物、題贈、寄懷、送別、寫恨、傷逝、隱逸、嘲笑等類。卷一至卷三錄套數，卷四至卷六載小令。卷前亦有紀內詞人姓氏目，自高則誠、劉東生至二酉山人，共七十六家。除高則誠外，俱爲明人。頗書內未見選錄之詞，亦復不鮮。卷首有凡例七則，其第三則曰：凡曲忌陳腐，尤忌深晦；忌率易，尤忌牢澀。下里之歌，殊不馴雅；文士爭奇炫博，益非當行。大都詞欲藻，意欲纖，用事欲典，豐腴綿密，流麗清圓，令歌者不噎於喉，聽者大快於耳，斯為上乘。予所選有豪爽者，有雋逸者，有淒惋者，有詼諧者，總之錦繡為質，聲調合符，體貼人情，委曲必盡，描寫物態，彷彿如生，即小令數言，亦皆翩翩有致。按其言於南詞之利弊，可謂瞭如指掌矣。所聞濠上齋樂府，雖未見流傳，然北宮詞紀及此編中皆收錄其作，不少足資參考。呂天成嘗許其詞曰：高蹤烟粲，允為上品。信不誣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舊編南九宮譜十卷 北京圖書館藏萬曆間三徑草堂刻本

明蔣孝撰。孝字維忠，江蘇武進人。嘉靖甲辰進士。博雅好古，尤精樂律。所著南九宮譜一書，世稱為南曲唯一最古之圭臬。此譜凡十卷，卷一載仙呂宮曲，卷二載正宮曲，卷三載中呂宮曲，卷四載南呂宮曲，卷五載黃鍾宮曲，卷六載越調曲，卷七載商調曲，卷八載大石調曲，卷九載雙調曲，卷十載仙呂入雙調曲。明嘉隆間，北曲衰亡，崑曲代興之際，而蔣氏首輯南九宮譜，欲使南曲而有定則可尋，其草創之功，實不能沒。蓋蔣氏輯錄此譜之前，北曲固有太和正音譜、中原音韻等書，可資應用；然南曲僅有陳氏舊編南九宮目錄，及白氏十三調南曲音節譜，惟皆有目無詞。可知現存南曲譜在沈璟氏修訂之前，則以此譜為鼻祖也。此譜既屬草創，不備之處，實所難免。如曲文正襯不分，未注平仄，且有混入北曲處；曲調名稱、曲文出處，所採亦不一致；或竟有脫落者。凡此種種，頗可窺見蔣氏草創時之艱辛，並可明悉其後各譜進展之跡焉。

南九宮十三調曲譜二十卷 滿洲傅氏藏萬曆間刻本

明沈璟撰。璟有桃符記、義俠記、博笑記、墜釵記、埋劍記，已著錄。此譜凡二十卷，卷一卷二錄仙呂宮曲，卷三錄羽調曲。卷四卷五錄正宮曲。卷六卷七錄大石調曲，卷八卷九卷十錄中呂宮曲。卷十一錄般涉調曲。卷十二卷十三錄南呂宮曲。卷十四錄黃鐘宮曲。卷十五卷十六錄越調曲。卷十七卷十八錄商調曲。卷十九錄小石調曲。卷二十錄雙調及仙呂入雙調曲。附錄一卷，載宮調不詳及犯各調之曲。沈氏精通音律，舉世所稱。此譜即取嘉靖間蔣孝舊編南九宮譜，增訂而成。每曲分別正襯，並署平仄音律，既示製曲者以準繩，而曲譜之形式，亦從此完備矣。徐復祚嘗評此譜曰：訂世人沿襲之非，剗俗師扭捏之腔，令作曲者知所向往，皎然詞林指南車也。按此譜至今為曲壇所宗，亦確有由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增定南九宮詞譜二十六卷 北京圖書館藏順治間原刻本

明沈自晉撰。自晉有望湖亭，已著錄。此譜一名南詞新譜。凡二十六卷，卷一卷二收仙呂宮曲。卷三收羽調曲。卷四卷五收正宮曲。卷六卷七收大石調曲。卷八卷九收中呂宮曲。卷十收般涉調曲。卷十一收道宮曲。卷十二卷十三收南呂宮曲。卷十四卷十五收黃鐘宮曲。卷十六卷十七收越調曲。卷十八卷十九收商調曲。卷二十收商黃調曲。卷二十一收小石調曲。卷二十二收雙調曲。卷二十三收仙呂入雙調曲。卷二十四二十五收宮調不詳及犯各調之曲。卷二十六收各宮尾聲格調。按自晉為沈璟從子，家學淵源，亦精詞曲，通音律。此譜即增訂南九宮十三調曲譜一書而成，故標曰南詞新譜。卷首有沈自繼之重輯南九宮十三調譜述一文，沈自晉之重定南詞新譜凡例十章：一曰遵舊式，二曰稟先程，三曰重原詞，四曰參增註，五曰嚴律韻，六曰慎更刪，七曰采新聲，八曰稽作手，九曰從詮次，十曰俟補遺。又凡例續紀四則，宮調總論一篇。其凡例續紀第一則，述此譜重訂之由，甚為詳盡，略謂重修詞譜之役，肪于乙酉仲春，而烽火須臾，狂奔未

有寧趾。丙戌夏。始得僑寓山居。猶然旦則攤書搜輯。夕則捲木置牀頭。以防宵遁也。漸爾編次。乃成帙。丙春。來病軀未遑終卷。擬于長夏將細訂之。適顧煬來屏寄語。嘗入郡訪馮子猶先生令嗣贊明。出其先人易簀時手書致囑將所輯墨憨詞譜。未完之稿。及他詞若干。畀我卒業。六月初。始攜書。併其遺筆。揭示翰墨淋漓。手澤可挹。展玩愴然。不勝人琴之感。雖遺編失次。而典型具存。其所發明者多矣。于是即予所哀輯。印合于墨憨。凡論列未備者。時從其說且捐己見而栽註之。必另註馮稿云何。非予見所及也。可知此譜。乃自晉參訂其友人馮夢龍墨憨詞譜而編。譜中所採。當時名手。如宛文若。袁于令。馮夢龍以及沈璟于徑輩。新詞頗富。吉光片羽。殊為可貴。卷首附載之古今入譜詞曲傳劇總目。與參閱此譜之姓氏字里目。俱為治曲者重要考據資料。誠未可忽視者也。

新定十二律京腔譜十六卷 滿洲傅氏藏康熙二十三年停雲室刻本

清王正祥編。盧鳴鑾施銓參訂。儲國珍點板。正祥字瑞生。鳴鑾字南浦。並江蘇吳縣人。銓字均衡。無錫人。國珍字君用。宜興人。皆清初時人。精於樂律者。事蹟惜無可考。正祥於此譜外。有十二律崑腔譜。宗北歸音。俱存於世。此譜凡十六卷。卷一黃鍾律曲。卷二大呂律曲。卷三太簇律曲。卷四夾鍾律曲。卷五姑洗律曲。卷六中呂律曲。卷七蕤賓律曲。卷八林鍾律曲。卷九夷則律曲。卷十南呂律曲。卷十一無射律曲。卷十二應鍾律曲。卷十三閏月律曲。卷十四通用調曲。卷十五附錄調曲。卷十六犯調曲。卷首有總論一文。凡例二十八則。考京腔者。即弋腔。弋腔起自江右弋陽。故名。猶崑腔之起于江左崑山也。按凡例有言。但弋陽舊時宗派。淺陋猥瑣。有識者已經改變久矣。即如江浙間所唱弋腔。何嘗有弋陽舊習。況盛行于京都者。更為潤色。其腔又與弋陽迥異。予又不滿其腔板之無準繩也。故定為十二律。以為曲體唱法之範圍。亦竊擬如正樂者之雅頌各得其所云爾。況乎集眾美而歸大成。出新裁而闢鄙俗。則又如製錦者之必求其華贍也。尚安得謂之弋腔哉。今

應顧之回京腔譜以寓端本行化之意亦以見大異于世俗之弋腔者云云弋腔曲譜惟有是書近數十年來弋腔于梨園中殆成絕響故此後治曲學者欲探索弋腔本原則端賴此譜為指歸矣

新定十二律崑腔譜十六卷 滿洲傅氏藏康熙二十四年停雲室刻本

清王正祥編盧鳴鑾施銓參訂正祥鳴鑾等有新定十二律京腔譜已著錄此譜凡十六卷亦如十二律京腔譜取張炎詞源中按月配調之說而以陰陽十二律分隸諸曲各律中又分聯套單詞兼用諸類而以朝元令二犯江兒水等曲為閏月以紅衲襖不是路入賺等曲為通用以漁燈兒雁魚錦諸曲為附錄又取各律犯調曲別宗一卷此譜卷首有總論一篇凡例二十五則所論律法頗多確當不易非鑿空臆斷者可比至於通本所引各曲往往刪去襯字蓋為字格所圍不得以割裂原文輕肆譏詆也總之全書體例悉更蔣沈兩譜之舊依類排次時多創獲惟念此譜精審無匹而海內博雅之士以流傳頗罕知之者卒鮮且編者正祥生平事蹟又無從稽核亦大不幸矣

新編南詞定律十三卷（滿洲傅氏藏康熙五十九年杏芸閣刻本）

清呂士雄、楊緒、劉璜、唐尚信合編。士雄字子乾。璜字子秀。尚信字心如。江蘇吳縣人。緒字震英。浙江杭縣人。俱康熙間。精於音律者。惟生平事蹟均無可考。此譜凡十三卷。卷一黃鐘曲。卷二正宮曲。卷三道宮曲。卷四仙呂曲。卷五大石曲。卷六中呂曲。卷七小石曲。卷八南呂曲。卷九雙調曲。卷十商調曲。卷十一般涉調曲。卷十二羽調曲。卷十三越調曲。所載南詞共計一千三百四十二體。二千零九十曲。卷首有凡例十八則。按楊緒序此譜。略謂憶三十載前。薄遊山左。時隨園胡公為廉使。聽讌之暇。徵歌選音。遂博搜諸家舊譜。斟酌考訂。浹歲而成書。曰隨園譜。藏為秘笈。緒時留連衙署。忝與校閱。因得乞其全稿而歸。後來京師。薄食斯道。每與同儕考索律調。悉以此譜為準繩。以其較坊刻所行為詳且贍也。今庚子歲。諸識音者一時振作。採取諸譜。然亦多取於隨園。舉向來失傳者。悉薈萃一堂。芟其繁蕪。正其訛謬。審節按板。分類定音。無一不協諸宮商。至精至當。務合乎古而宜於今。不紐於成而隨於俗。編輯既竣。顏曰新編南詞定律云。可知此書乃根據胡介祉隨園曲譜。增訂而成。凡正襯之字。眼板式之合拍。正曲之句讀。犯調之次序。一一分明。毫無假借。析而分之。既無乖舛。翕而合之。亦無差謬。且曲中庚亭韻諸字。概加六角弧。是為收鼻音字。至使尋纖廉監咸韻諸字。概加圓弧。是為閉口音字。蓋南曲旁譜較繁。分別字法。獨賴收音之除口齒不清。全曲皆難領會。舊譜惟十二律崑腔譜分析至精。此書沿用其例。足為嘌唱家之先導。不特詞學之功臣也。卷首有康熙五十九年恕園主人序。主人當時藩邸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新定九宮大成南北詞宮譜八十一卷 滿洲傅氏藏乾隆十一年內府刻本

清周祥鈺、鄒金生合編。徐興華、王文祿分纂。徐應龍、朱廷鏐參定。朱廷璋、藍曉校閱。祥鈺字南珍。江蘇常熟人。金生字漢泉。江蘇武進人。興華字紹棠。文祿字武棠。應龍字御天。廷鏐字萬年。並江蘇吳縣人。乾隆七年。和碩莊恪親王允祿。奉勅編律呂正義後編。既卒業。更命周祥鈺、鄒金生諸人。分纂此譜。至十一年刊行之。此譜凡八十一卷。卷首有分配十二月令宮調總論一文。亦主按月配調之說。次為南詞宮譜凡例十六則。北詞宮譜凡例十七則。此譜南詞多取於呂士雄之南詞定律。北詞則間及李玉之北詞廣正譜。而又備載供奉法曲。冠南北各詞之首。蓋乾隆初年。張照以文學侍從。深荷寵眷。一時內廷宴樂之詞。大抵出其手。斯譜所錄月令承應、法宮雅奏、九九大慶等詞。皆是也。此譜宮調分合。不句守舊律。苑林劇曲。亦不專主舊詞。絃索簫管。朔南交利。自此譜出。而詞山曲海。滙成大觀。製曲及度曲者。皆有準繩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太古傳宗六卷 滿洲傅氏藏乾隆十四年內府刻本

清朱廷鏐、朱廷璋合撰。鄒金生、徐興華同校。廷鏐字萬年。廷璋字龍田。江蘇松江人。金生字漢泉。江蘇武進人。興華字紹棠。江蘇吳縣人。俱乾隆時人。精通樂律。嘗參訂律呂正義後編及九宮大成南北詞宮譜者。此譜凡六卷。計三種。一曰太古傳宗琵琶調西廂記曲譜二卷。自奇逢至還鄉。共二十齣。王實甫、關漢卿之北西廂記雜劇也。二曰太古傳宗琵琶調宮詞曲譜二卷。所載皆從雍熙樂府、北宮詞紀、詞林摘豔、盛世新聲等集選出之元明散曲及千金記、邯鄲諸記。共四十六套。以上兩種。本為康熙間絃索名手湯斯質、顧峻德原譜。審音定律。至為妥協。廷鏐諸人。惟將原譜襯字之間。平仄不甚協處。略為增易而已。三曰絃索調時劇新譜二卷。選有崔鶯鶯、王昭君、小妹子等散曲。及思凡、僧尼會、花子拾金等劇。共二十五套。均當時歌場盛傳之絃索調時劇也。此譜則出於廷鏐諸人所製。為湯顧傳之太古傳宗原譜所無者。全譜卷首附載琵琶調說一文。琵琶源流。言簡而賅。頗資參考。卷前有乾隆十四年和碩莊親王序文。蓋為莊邸所梓行者耳。

駐春園小史六卷（滿洲傅氏藏乾隆四十八年三餘堂原刻本）

題吳航野客編次。水若散人評閱。作者評者姓名。俱無可考。卷首有乾隆壬寅水若散人書於挽香齋序文。則知野客散人。並乾隆時人也。此書凡六卷。共二十四回。述黃玠與吳綠筠曾雲娥二女配合事略。謂嘉興才子黃玠。先聘吳尚書女綠筠。以遠道疏闊。黃有園曰駐春園。讀書其中。又與鄰女曾雲娥酬唱含情。約為夫婦。而曾吳因亦姻眷。以家貧。依葉氏。於此者。後葉犯罪。雲娥與母就吳氏於金陵。與綠筠相見。黃生是時亦點探花。遂娶二女焉。水若散人於此書甚為推許。其言曰。駐春園一書。傳世已久。刻本敘劇。故人多罕見。茲吾友欲公同好。特為梓行。囑余評點。細為批閱。茲編才無慚大雅。雲娥之憐才。等之卓文。而放誕則非。綠筠之守義。同于共姜。而俠烈而勝。丫鬟愛月慧口如鶯。俏心似鏡。經妙手寫生。更是紅娘姐以上人物。非賊牢之春香可比也。吾于湯清遠之言曰。先生講性。弟子言情。情之既摯。乃之死靡他。經可也。權可也。含貴而賤。苟妬而憐。亦無不可。等而上之。澧蘭沅芷。致之于君。斷金蘭臭。致之于友。何莫非此情之四達哉。善天下看官。無作刻

舟求劍觀。作關關雎鳩讀則得矣。

白魚亭八卷（滿洲傅氏藏道光二十二年紅梅山房刻本）

清黃瀚撰。瀚字小溪，號趣園野史，四川涇南人。此書凡八卷，共六十回。通本情節，全寫作者當時實事。按卷首自序曰：余生也不辰，賦性好遊，足跡已遍天下。於山歷太華絕頂，五嶽之中，已登其四焉。北入太行，西入峨嵋，步及於南武當、羅浮諸勝。於水則泛五湖，舉泛蠡，繫舟處洞流而下，觀海市蜃樓，魚龍出沒之鄉。於人則見諸名公鴻文鉅製，常附驥尾，非幸也，是天之以辛苦與我，使我備書也。設使生長華冑，青雲直上，致君澤民，旰食不暇，何暇及此哉。抑又家難不堪，父母見背，兄弟散處，寰中一身，竟無掛礙，跋涉於山巔水涯，寄情詩酒，醉則狂呼，天地為之變色，雷霆為之息怒，非幸也，是天之以狂態與我，使我終無所成也。設使菽水可以承歡，骨肉得以聚首，吾亦不顧放浪於形骸之外，事親敬長，朝夕不暇，何暇及此哉。然余嘗閱古之人，動輒以遊名山大川，然後文有奇氣，襄樸之險，學幽探奇，此得志君親者之所有事也，非所以語於勞人棄士。往者峨嵋道上，幾經閱歷，今又以身詩，故走方山，謁烟霞石佛，救蜀中所有勞頓極矣。歇足於西川公署八閩月解館下，涇南蕉窗無事，思有以醒天下人之耳目，悅天下人之性情。非積善感應之事不可，非詞俗語俚之筆尤不可。故將生平所見所聞，撰述成書，顏其名曰白魚亭云。按其中人物姓名，虛實參半，即作者本人姓名，亦未稍隱，變誠說部中別開生面之作，惟流傳不多，甚罕睹也。

繡戈袍八卷 滿洲傅氏藏 道光間刊本

題江南隨園主人著。古審留仙甫校正。卷首有序文，亦署隨園主人。按隨園主人乃清人袁枚之別署。然此書文筆頗為淺陋，大非其所作，當出於依託者耳。此書凡八卷，共四十二回。敘唐南傑之子及劉素芳與王廷佐和合事。以繡戈袍為全書關目，故名。其事謂出於明嘉靖時，殊為荒誕。然此故事，至今盛傳，衍為戲曲。今有倭袍記、南詞倭袍傳兩種傳奇。作者姓名無考，但亦為乾嘉間人之作。譜為彈詞者，則有無名氏之倭袍傳，尤膾炙人口也。以上諸本情節互有同異，吾人於此甚可考見此故事流傳衍變之一斑。此書流傳頗罕，亦今珍本也。

聽月樓 嘉慶二十四年 同文堂刻本

未題撰人名氏。卷首有嘉慶二十四年無名氏序文，則此書作者當為乾嘉間人。此書不分卷，共二十回。述宣登鰲、柯寶珠因緣事。略謂明時司寇裴長卿，有一女綺霞，綺霞素守才女，為築一樓居之。仙人賜名曰聽月。狀元宣登鰲與女子柯寶珠，嘗結緣於此，故題曰聽月樓。無名氏序於此書謂宣登鰲之吟上人來，癡情也；柯寶珠之憐宣生才，柔情也；柯太僕之逼女拒婚，寡情也；裴司寇之設計完珠，深情也；如娟如鈎之幾死，原情也；國舅秀林之偷香，私情也；蔣連城之不從父命，高情也；柯無豔之逼北才郎，絕情也；及後吟詩聽月，閒情也；仙人降樓，留情也。此書以情始，以情終，可為千古鍾情者云爾。然作者文筆殊為卑弱，序文所云，則未免過譽耳。

庚巳編四卷 民國四年石印說庫本

明陸粲撰。粲字子餘，江蘇長洲人。嘉靖進士，補工科給事中。廷勁敢言，以爭張福達獄，下詔獄廷杖。尋草疏論張璁、桂萼，謫貴州都鎮驛丞，遷永新知縣，善治盜，以念母乞歸，母沒未終喪卒。有左傳附註、春秋胡氏傳辨疑、左氏春秋鐫、庚巳編、說聽諸書。此編凡四卷，多記明代朝野遺事、怪異見聞，可稱鉅麗。古有關國是，微瑣者足資談助，稗家之鼓吹，有時亦可以裨實用，烏得盡以荒誕目之耶。

說聽二卷 民國四年石印說庫本

明陸粲撰。粲有庚巳編，已著錄。此書凡二卷，亦多述怪異軼聞。其甥王尚犛題曰：先生著書滿家，庚巳編則其少作也，竟可指異論同，好者爭傳之。先生雅善稗官家言，每有奇文，輒隨筆識焉，久而成帙。帙成而毀於火。先生作而嘆曰：嘻，斯可不成書。初業乎，乃追惟曩時所記，益以後記者，編凡若干編，而舉請諸梓，得而伏讀之。微獨兼奇指異，足備庚巳之遺，即一歎一詠，而先輩風流才人逸致具焉。其間宏且鉅者，直可補正史之亡，而稗官野紀之闕，雖中壘說苑，方駕可也。康駢而下無論已。先生古心古行，讀書之外，舉無他好。今老矣，猶旦暮手一編不置。他所論撰甚多，此特其一爾云。蓋庚巳編為其少作，此則晚年所採輯者，足補庚巳之遺，而文筆尤較簡貴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天香樓外史誌異八卷 光緒二十六年石印本

明薛朝選撰。朝選別署思貞子。字里不詳。萬歷時人。此書凡八卷。卷一鳥部八十則。卷二獸部七十三則。卷三草部七十二則。卷四木部六十七則。卷五歌部一百零一則。卷六舞部一百零三則。卷七吹部七十四則。卷八彈部九十五則。每卷前有小序。朝選斯作。乃其觀往牒。聆近聞。考古證今。蒐外拔異。足資揮麈。卷首載萬歷癸卯八十七叟翁德江主人序文略謂。余友思貞子。幼聰慧。弱冠。日誦數千言。尤愛讀稗官小說。前十五載。作多識錄。鳥獸草木幾百二十卷。甲午冬。挾過膠州。聞序于松聖匡君。身泛寶應。西風大作。急登岸。而寒服之舟。遂納于湖中。比夜。思貞子夢湖神謂曰。子不宜說龍宮。值事蒞。已為余所收。後勿復為也。思貞子覺而悟。歸。遂盡其遺稿。及明冬。携余南郊奇梅。因登燃藜庵語異。思貞子曰。悟余有多識錄。為寶應所收。余近有外史八卷。雖瀟然為者。亦足異也。翌日。余過思貞子齋頭。案覓信感思貞子之識之異也。余因謂曰。余今為子傳世。無復為龍王所收。余乃袖歸。而付書林梓之云。此本為清人袁枚重訂者。有序文弁首。於斯作備極推許焉。

縣笥瑣探一卷 民國四年石印說庫本

明劉昌撰。昌字欽謨。江蘇吳縣人。弱冠舉正統進士。官至廣東參政。為文瞻麗。詩宗盛唐。著有中州名賢文表、河南志、姑蘇志、縣笥瑣探、及文集等。此書僅一卷。共三十五則。所記多為明成化間名賢逸事。如王直之有容德。王驥之陣法。楊士奇之為士。曹傑之純筆詞。東南王才子諸條。頗資談助。而異見聞閒。亦收錄。雖與他書略有出入處。然不礙其為并存也。

西清散記四卷（乾隆間私渚草堂原刻本）

清史震林撰。震林字岵囷，號瓠岡居士。江蘇金壇人。乾隆進士。官淮安教授。善畫樹石蘭竹，精八分書，摹曹全碑。年八十有七。有華陽詩稿、華陽散稿、西清散記並傳於世。此編所記，多託為神仙幽渺之詞。卷二所載雙卿張氏諸條，最為世人艷稱者。初以為必無其人，殆史公託以自喻。按董潮東皋雜鈔謂：慶青姓張氏，潤州金壇人，田家婦也。工詩詞，不假師授。然不以村愚怨其匹。有鹽賈某者，百計謀之，終不可得。以艷語投之者，罵絕不答，以禮自守。近見其詩詞，雖純疵各半，亦頗不俗矣。七言古頗學長吉、飛卿。惜不多見云。據此可知世間固有其人也。林下詞鈔亦錄有雙卿詞二闋，而屈復弱水集有擬雙卿七律十首，詩序亦作雙卿。并云詩詞外，兼工小楷，蓋雙卿亦不擬進士耳。編中多風世之語，寓而不腐，勝讀勸戒陳言，頗可傳也。

遯齋偶筆二卷（光緒間刻本）

清徐崑撰。崑字國山，江蘇武進人。乾隆時人。歷官浙中山左。善詩古文辭，著述甚富。有畫溪詩集、遯齋偶筆。此編凡二卷。卷首自序稱：雍正癸卯，就山右學使者之聘，經恒山，涉桑乾，皆窮日就郎。至則探槃焉，未浹歲還。試禮部，五台雁門諸勝，仰首遙矚，無由一至其地。自丁未貳守浙中，僕僕道途，武林苕霅，婺睦甌越，泗濱海諸郡，頻往返，而天台未及一遊。雁宕密通甌江，叙齒未到。陸行赴閩，溯灘而回。其間山海交錯，日經險巇，因公事旁午，過且弗留。嘗一登鼓山，力倦而返。蓋素乏濟勝之具，而心手頑鈍，山靈故靳相見也。迨乾隆乙丑，謫官寓海，茅齋一椽，兀坐竟日，無復遊覽之興。自問足跡所到，十不及一，耳目所睹，記者其莫能賅而存焉。丁卯秋，兩兒歸應省試，散衙後隻影自隨，有兩僕。黃昏時，匏軒聲與蛩聲相聞，輒剪燭取昔者所經及見聞之頗新異者，各綴數語。尹曹後日事，簿書木之高閣久矣。判張常氏犢吟，具右末李玩朱耿氏二則，述類及之。附於諸節烈後云。書中所述，凡作者生平所遇山水奇景，荒服奇蹟，節烈奇踪，坡龍奇變，妖幻奇態，皆筆及之。而文

禾亦甚可誦也。

寄蝸殘贅十六卷 同治十一年刻本

清汪堃撰。堃別署𡢃愚道人。江蘇吳縣人。書凡十六卷。多記清季掌故。其自序曰。余進為逆黨所陷。退為奸孽所譏。何日有忱。籲天無路。庚申遇變。避跡尤福山中。賊氛肆熾。閭里震懾。紳民同時薙髮。余曾受兩朝知遇之恩。定分所在。大義攸關。豈頫首隨衆。蒙面偷生。流離遷徙。不虧臣節者。祇余及金淑並太守兩家而已。身匿小樓。無可排遣。因將生平聞見。綴錄成帙。蓋此書著於洪楊亂時。故卷十四金陵紀事雜詠。及庚申遇變雜記二章。卷十五所載四川髮匪原供。卷十六永寧道誓廟疏及稿稟各文。皆有關太平天國之史料。足資參考。且於文中時見作者之義不負國。慷慨誓天。亦可傳之作也。

夜航船八卷 嘉慶六年識硯堂刻本

題破額山人新編。卷首有嘉慶五年破額山人自題於封溪之小山隱序文。山人姓名不詳，僅知為江蘇吳縣人而已。此書凡八卷，所記皆乾嘉時瑣聞異事。考夜航之名，由來已久。古樂府有夜航曲是矣。元人曲一作夜行船。中吳紀聞載夜航船惟浙西有之。故皮日休有明朝有物充君信，擔酒三瓶寄夜航之句。按破額山人自序曰：今吳越間路隔七八十里及百里許者，埠頭必有夜航停泊，以便趁船。黃昏解纜，黎明泊棹。船中拉雜不能安睡，勢必促膝互談，刺刺不休，以消長夜。其見棄於有德者，寧止道聽塗說已哉。今年春，不惜思索枯腸，默溫聞見，自書不一月而得百二十二則，因名之曰夜航船云。

六合內外瑣言二十卷 嘉慶間原刻本

清屠紳撰。紳有蟫史，已著錄。此編初名瑣蛣雜記，純為志怪之作。其文故作奇崛異行之辭，而伏藏諷喻。嘉禾湛若海跋謂：峇式曰：空言而不諸實事，斯懲創之義昭焉。今瑣言所言，則蜃氣之樓臺，蟻封之城郭已耳，於世間法何所裨。予曰：是何異甘鼎烹者，不知有腈鷺膾鳳之奇，而被錦綺者，不知有冰蠶火鼠之幻也。三閭之放，漆園之逃，事之實者也。而其言為香草焉，為山鬼焉，為蒙周而馬，為不祥金焉。必事事而求實之，則三閭固餔糟者流，而漆園亦文繡之犧牲已矣。且烏知大空言之中，不有所謂闇合乎道妙者，將使大巳氏自鏡其面目，以徐悟其立說之旨於言外。而又寓幸大虛假之詞之內，非大書深斥而莫可擬也。則其忿且快而不能終日者，其亦可以撒然自化也夫。按卷首吳穀人祭酒有序，乃以吳錫麒署姬金麟，蓋其誑誕多如此焉。

幻中真四卷 康熙間原刻本

題烟霞散人編。次泉石主人評訂。曲枝呆人評録。姓名里居俱無可考。卷首有天花藏主人序文。或即天花藏主人所作。亦未可知。此書卷首題曰批評繡像奇聞幻中真。卷一先演一事。標曰司馬嬰訂鴛鴦譜。似為入話性質。略謂金陵司馬元與女子呂玉英通好。互有贈貽。以會試赴京。行至山東。為寇所劫。遇桂天香者救之。贈僕馬而別。生旋及第。奉命剿寇。戳狀為寇所擄。時呂玉英隨父入京。亦為寇擄。寇知為生妻。不敢相犯。而寇實女子男裝。前後劫略及拯生之桂天香蓋皆一人。要以婚配。遂降焉。自卷二第一回至卷四第十回止。始為正傳。略云。姑蘇吉夢龍。妻易氏。為妻族所凌。易氏自盡。生亦避仇他所。遇富室汪某。認為義子。始冒汪姓應試。中狀元。時相何用欲配以女。生不願。乃奏請生平海寇。以離之。生竟綏靖海隅。授爵而歸。而生之父。及易氏向所生子。以畏女撫於他姓者。皆與生同榜及第。不相知聞。至是始相認。並歸宗團圓焉。按卷末總評曰。無名演幻夢集。覺非人作采真編。俱以行世。烟霞子兼得其美。題曰幻中真云。幻夢采真二書。今俱不傳矣。

昭代簫韶傳奇十本 滿洲傅氏藏嘉慶十八年內府刊本

清王廷章范聞賢合撰。張生寅李祿喜鄒煥章校閱。陳楚畹張鳳林參定。廷章字朝炳。江蘇常熟人。聞賢字知愚。江蘇吳縣人。生寅字丈虞。河北大興人。祿喜字中和。河北宛平人。煥章字歸文。江蘇崑山人。楚畹字級佩。江蘇吳縣人。鳳林字紹廷。江蘇長洲人。此劇每本二十四齣。共二百四十齣。衍楊業父子戰遼兵事。自遼兵入寇起。至蕭后降宋止。其源出自北宋志傳、楊家府演義。考通鑑正史。惟楊業陳家谷盡忠一節為實事。其餘皆後人慕楊業之忠勇。故譽其後昆。而敷衍成傳。即潘美之惡。亦不如是之甚。祇因既與楊業約。駐兵谷口聲援。王侁爭功離次。不能禁制。及引全軍徑退。乃坐致楊業於死地。是以眾惡皆歸焉。又如牽引德昭。匡襄軍國。竭盡忠誠。庇護賢良。不辭勞瘁。概為表彰其賢能。用以誅佞屏奸。褒忠獎孝耳。不可議其存歿而拘泥。此劇依據北宋傳為柱腳。略增正史為綱領。敷衍而成。蓋作者假此感發人心。善者使之入聖超凡。彰忠良之善果。惡者使之冥誅顯

戮。懲。奸佞之惡報。今觀者知有警戒也。通本體制悉如勸善金科。排場宏偉。亦爲清代内廷之承應大戲。道光咸豐間。昇平署内監曾三度排演。崑弋並奏。供奉宮中。至於民間梨園。則從無襲者焉。

雜劇九種 滿洲傅氏藏 道光間刻本

清王文治撰。文治字禹卿。號夢樓。江蘇丹徒人。乾隆進士。官侍讀。出爲雲南臨安知府。罷歸。工書法。秀逸天成。爲文尚瑰麗。至老一歸平淡。詩亦能盡古今之變。而自成體。有夢樓詩集。尤精音律。嘗買僮教之度曲。行無遠近。必以自隨。嘗與葉堂訂納書楹諸譜。此本雜劇無總名。凡九種。一曰三農得澍。二曰龍井茶歌。三曰祥徵冰繭。四曰海宇歌恩。五曰燈燃法界。六曰葛嶺丹爐。七曰仙醞延齡。八曰瑞獻天台。九曰瀛波清晏。每種一齣。皆浙中故事。蓋乾隆中

葉。清高宗南巡時。梁森副鹺兩浙。奉檄恭辦梨園雅樂。先期命下。適王文治罷歸。森乃延致署中。填製雜劇。皆即地即景爲之。即此九種也。梁廷柟曲話載。新劇九折。選諸伶藝最佳者充之。在西湖行宮供奉。每演一折。先寫黃綾衣本恭呈御覽。輒蒙褒賞。賜予頻仍。今日重披法曲。猶仰見當年海宇乂安。民康物阜。古稀天子。省方問俗。桑麻阡陌間。與百姓同樂。一種雍熙氣象。爲千古所希有。真盛典云。此本流傳甚罕。亦珍品也。

采石磯抹棋圖廬山會雜劇 滿洲傅氏藏乾隆間紅雪樓刻本

清蔣士銓撰。士銓有西江祝嘏、一片石、第二碑、四絃秋、空谷香、香祖樓、桂林霜、雪中人、臨川夢、冬青樹，已著錄。此三種並為雜劇。采石磯凡八齣，衍李白采石磯水解事。自序稱此劇以見青蓮一生遭逢志節，同聲而哭者，或又破涕為笑矣。蓋作者隱以青蓮自寓也。抹棋圖凡十二齣，按一片石、第二碑二劇皆譜婁妃事，此劇視二劇尤詳。自序有云：蓋題書以諫阻其夫之亂，故妃之隱志也。終以陽明立功遺忠，學道名山。一唱三嘆，惟解人知之耳。廬山會僅一齣，演五老三仙廬山仙會事。觀其詞藻，似獻與王氏者。而王氏又必江右人，作者桑梓之念甚殷耳。以上三劇與西江祝嘏流傳甚罕，然較之一片石、第二碑等九種，則有過無不及也。

韞山六種曲 滿洲傅氏藏嘉慶間晴雪山房刻本

清朱鳳森撰。鳳森字韞山，廣西桂林人。嘉慶六年恩科進士。此集共收鳳森製曲五種，其一曰才人福傳奇，凡十六齣，衍司馬相如、卓文君故事。此劇文詞平淡，暗場稍多，殊不適於搬演。其二曰輞川圖雜劇，凡八齣，衍王維鬱輪袍事，全據唐薛用弱集異記敷演而成。其三曰金石錄雜劇，凡八齣，衍李易安、趙明誠事。按宋人李格非，有女名清照，號易安居士，適趙明誠。明誠有金石癖，著有金石錄一書，易安為作後序，文載荊川稗編，而容齋四筆亦載之略。有刪節。斯劇即譜此事，惟增入記園詞會兩事，以作關目。其四曰十二釵傳奇，凡二十齣，演紅樓夢小說中重要故事十八則。其五曰平錁記雜劇，凡四齣，記李瑛平馬錁事。按原序云：余與李子匀洋，文最契，不獨以詩文相唱酬，并以古循吏相劻劇。嘉慶庚辰春，匀洋見余守濬日記，因出其所紀尊甫青萍觀察擒馬錁事，余擊節嘆賞，不置。時方請假多暇，遂倣元人百種，作平錁記，蓋紀實之作。其附刻之一種，曰守濬記雜劇，則許鴻磐所作，凡四齣，以記朱鳳森守濬縣之功績。按此劇即已著錄六觀樓北曲中之儒吏

完城。以上六劇。梨園中。均未見有扮演也。

竊符記傳奇二卷 懷寧曹氏藏舊鈔本

明張鳳翼撰。鳳翼有紅拂記祝髮記灌園記已著錄。此記凡二十四齣。衍魏昭王子無忌故事。劇中關目。以信陵君使如姬竊取兵符而救趙國事為主。故標曰竊符記通本情節。大略取材於史記信陵君傳。敷演而成。並以趙拓事穿插其間。惟顏恩則無其人。至於李同。亦見於平原君傳。但傳載李同赴秦軍戰死。而劇中以為同請救於魏。係紐合也。呂天成曲品。曾列此記於上中品。且謂前半真。後半假。不得不爾。女俠如此。固當傳云。昔年梨園。嘗有搬演此記者。惟以流傳不廣。近年已無能扮者矣。

楚江情傳奇二卷 明末刻本

明馮夢龍撰。夢龍有萬事足、雙雄記已著錄。此記凡三十大齣，演于鵑移麗華遇合事。乃取袁于令西樓記傳奇改訂而成。如胥長公之妾輕鴻改為妓女鴻寶，死本識池生，遂歸于池。又池生與趙不將俱為胥長公所救，此本劇案且謂趙不將聞于叔夜登第，反至父處為之作伐娶素徽為室。以贖前衍，皆勝原作之處。此本凡於改處俱標註於闌上。其自序曰：此記撰情布局，種種化腐為新，訓子嚴於繡襦，錯夢幻於草橋，即考試最平淡，亦借以翻無窮情案。今人可笑可泣。但有幾處未妥，必當竄定者。胥長公一世大俠，於誅一婦人何有？乃計無復之，而出此棄妾之下策，豈惟忍心哉？其伎倆亦拙甚矣。長公與叔夜素昧平生，慇效亦無關大事，何必相為乃爾？池、趙二生即與叔夜有隙，亦何至謀刺？且旅店逢俠，而遂委腹心乎？此又事之萬萬不然者也。合通記觀之，不過欲描佳人才子相慕之情，而已忍而殺一妾，忍而殺兩生，多情者將戒心焉。余不得不為醫此大創。看梅折便出鴻寶，既便收科，又伏池生救人之案。至易姬折，竟用鴻寶兩全其美，池公子即此了局，篇藤盡去云。此劇第二十一齣係全改原作，標名曰俠槪，為胥長公自叙此作。散莚買駿白云：錦帆樂府是江南解元于叔夜所作。傳有刻本，同年李貞侯作序，皆所以伏末劇之案也。至於病中錯夢一齣，世人相傳為夢龍所作，然夢龍極口贊其神化，不可思議，未嘗有改易之說，則錯夢正出袁于令之手，不可誣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詩賦盟傳奇二卷（通縣王氏藏崇禎間白雪樓刻本）

題西湖居士編次，集艷主人較閱。西湖居士有明月環，已著錄。此劇凡三十六齣，演駱俊英于如玉離合事。劇中以駱于二人賦詩訂盟，故曰詩賦盟。略云：檇李駱俊英父希古，家素封，重陽命子邀友施慢亭、張憬甫賞菊。英詰施書室，見一詩甚麗，詢之，蒼頭謂于志寧女如玉。施氏甥將赴京，隨母辭舅，詩其所作也。英袖歸和韻，復綴秋聲賦，倩蒼頭達其意。玉亦作賦答之。玉婢紅香窺英美，又為誇詡。玉屬英求施，懇之母氏。施遂妙遊烟雨樓，英乘間入語。玉母見英才，心亦許之。適虞世南子基亦偕張憬甫至，而張乃玉母中表之戚，與基年家，命女勿避席。基覩玉之艷，浼張執柯。施以英故，為拒張，復以英窗稿琴譜呈於妗。玉母亦以玉香奩集及繡譜酬之。施遂促英納采。張使基聘女，已不及，心啣之。值突厥擾邊，志寧為張寶相往討，而世南舉其子基為副。基赴闕，于夫人亦抵京。張係寶相表叔，囑基浼寶相求婚於志寧。會突厥平，寶相封安國侯，基授職肄業。寶相言基姻事，志寧允之，而夫人言已納英聘。夫婦爭不決。玉知之，憂憤成疾，約英晤於園亭，以為永訣。英試但不第。玉執志不改，慰之以詩。施懷不平，以甥女進御，授為充華。志寧世南為奏請得免。英復叩闕疏陳其情，有詔使歸前聘，賜英完婚，試英之才，授以清要。而志寧以旨許基婚，乃撫紅香為義女以嫁之，用踐前約焉。按虞世基乃世南之兄，唐時避太宗諱，或有單揭其名曰基者，安得以世南子名基也。世南子無文采，為將作大匠。而隋將來護兒之子來濟，以文學行誼為高宗相，故時人語曰：來護兒兒作宰相，虞世南男作木匠。劇因此語，遂謂世南子非名流，假託以供戲筆耳。于志寧、張寶相皆當時人，此不過借名渲染。貞觀時，太宗選一宮嬪，魏徵言其已字，太宗詰其父母及夫家，皆云無有。太宗以語徵，徵復爭之，太宗納徵言，遂止其事。此于女選充華而奏免之所由影射也。此劇流傳極罕，故梨園中亦久失饗衍矣。

後尋親傳奇二卷（懷寧曹氏藏道光三十年鈔本）

清姚子懿撰。子懿字不詳，浙江嘉興人。清初時人。事蹟無考。此劇凡二十八齣，演孝子周瑞隆事。以續明人尋親記傳奇之後者。謂教子古劇，思饌尚未終場。故為補足，使善惡之報，顯切著明，秋毫不爽。劇中周羽、郭氏、周瑞隆、林默、林玖瑜、李好善、張阮君、張禁茶博士、張敏、宋清、張千等人，皆前記所有。惟李好善之女春嫣，則係增入者，且以嫁於周瑞隆，亦出緣飾，以結全局。總之此劇用意，可謂與勸善編、迪吉錄諸書，相為表裏。雖甚淺陋，然於世教，則不為無益。昔年梨園此劇，襲衍甚盛，至近年來，始失傳也。

寒香亭傳奇四卷（滿洲傅氏藏乾隆間懷古堂刻本）

清李凱撰。凱字圖凌，號雪崖，浙江鄞縣人。雍正八年進士。乾隆間為紹興教諭。平居孝友，兄弟三人，俱家貧，每年各贈銀米。沒身不衰。李父歿後，從兄弟俱幼，亦按年贈以銀米，至各成立乃罷。凱善詩古文辭，尤工詞曲，製有寒香亭傳奇。此劇凡四十齣，演譚素與衛凌波、魏凝烟二女配合事。劇中因譚素寓所有寒香亭，富酬和衛凌波寒香亭詠梅詩，故以標名。通本關目情節，全襲萬樹風流棒傳奇而製。雖結構詞藻，遠不逮之，然作者特有偏才，其第十四齣討齣，說江龍一曲，乃以監咸窄韻填之，長至數百言，可稱鉅麗。此劇槧本流傳頗罕，故梨園中亦從不見有搬衍者也。

雙鴛祠傳奇 嘉慶二十五年吹侍萊根堂刻本

清仲振履撰。振履字拓菴。號群玉山農。江蘇泰縣人。乾嘉間。言為番禺令。工音律。卸事後。寓省垣。製有雙鴛祠。此劇凡八齣。衍李亦珊夫婦同卒於廣州事。略謂。李亦珊福建閩侯人。仕廣州別駕。不得於其親。一弟又桀驁不可馴。自廿京解餉歸。抑鬱成疾。疾日篤且死。一棺之外。四壁蕭然。其妻蔡氏。謂老婢曰。吾夫甫死。無過問者。設久殯此。其何以歸。我將死之。聞者或悔。我之節。送我夫歸。我翁姑亦搶以同歸。我無憾矣。乃冠帔拜堂上。自縊死。移棺於庵。人莫不哀蔡氏之節。亦卒無議歸其喪者。其同官某氏之妻。聞於老婢。而憫之。乃屬其夫。醵金以助。仍已出二百金。送以歸。且立廟祀之。故標曰雙鴛祠。此劇情節。乃粵中實事。有裨風教之作。梁廷枏曲話。評此劇謂。起伏頓挫。步武井然。惜點譜一折。入手太閒。歌賽一折。收場太重。通體八齣。雜劇則太多。傳奇又太少。古今曲家。無此例。云此本流傳不廣。故梨園中。亦從未見搬演也。

古城記傳奇二卷 北京圖書館藏舊鈔本

未題撰人名氏。明人戲曲載籍。不見著錄此劇。按劇中第十五齣。有可述送到尚寶司重鑄之語。必明時人所作也。此劇凡二十六齣。衍三國志中關羽與張飛相會於古城事。考諸史傳。關羽實奔劉備於袁紹。然從無至古城會張飛之說。且史傳中但稱張飛隨劉備依於袁紹。絕未載其占據古城事。至於劇中所演五關斬將。亦為正史所無者。又斬蔡陽一節。乃劉備復至汝南。與賊龔都等相合擊曹操兵時之事。劇中則以為關羽至古城時所殺。通本情節。皆本於羅貫中三國志演義。未嘗考實也。此劇於梨園中。傳唱甚盛。至今猶有能歌者焉。

西川圖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舊鈔本

未題撰人名氏。考明代戲曲選集。及談曲各書。均不及此劇。當非明人舊本。惟錢德蒼綴白裘初集卷三。錄蘆花蕩一齣。題曰西川圖。按即此劇第二十九氣周齣。可知乾隆時此劇已傳唱梨園。則成書時必在乾隆以前。殆出於清初人之手。此劇凡三十齣。衍三國時劉備娶東吳招親故事。關目情節。大畧取材於羅本三國志通俗演義。渲染而成。通本結構尚稱緊湊。曲詞賓白亦清利可誦。其中氣周一齣。乃剿襲元人朱凱所作劉玄德醉走黃鶴樓雜劇之末折。梨園中至今盛演也。近世俗劇。有美人計回荊州一齣。最稱流行。而情節穿插。與此劇全然相合。蓋此乃俗劇之祖本耳。

萬倍利傳奇 懷寧曹氏藏舊鈔本

未題撰人名氏。此劇凡二十五齣。演明嘉靖時嚴州徐氏義僕阿寄事。按此事本於明田汝成阿寄傳一文。馮夢龍醒世恒言卷三十三。及抱甕老人今古奇觀卷二十五。均有徐老僕義憤成家話本。亦述此事者。考明史孝義列傳。浙江通志。嚴州府志諸書。亦並為阿寄立傳。此劇關目情節。與本傳話本。各有同異。又取小說兒孫棄骸骨奴僕奔喪事。點綴前部。而謂徐哲父沒於外。長子次子皆不顧。哲庶出而幼。阿寄撫哲父庭。扶其柩以歸云。此為汝成傳文及話本所無。紐合而成。並非事實。劇中哲不曾死。因取團圓之意。不得不然。傳文中不言哲兒之遇。話本雖識言徐召。亦未嘗謂其有大惡。是劇作者。甚言之。故藉作波瀾耳。朝庭旌阿寄之閭。理所應有。傳文未及。當其時尚未舉行。劇稱阿寄授官。想亦出於點染。斯劇之作。知貧賤有德。終勝貪污者流。世人於此等人。亦不忍聽其埋沒不彰也。昔年梨園。嘗有搬演此劇。惟流傳未廣。近已不睹矣。

繡春舫傳奇二卷（惟寧書氏藏同治四年鈔本）

未題撰人名氏。此劇凡二十六齣。演鮑蛟、鮑鶴兄弟事。以鮑鶴焚李慎言繡春舫起釁。故用標名。略云：達摩祖師因善財童子思凡。請投東梓鮑氏為次子。名鶴。面綠鼻丹。濃眉白眼。父母生鶴三月俱逝。族人以其貌怪。且妨兩親。欲溺之。兄蛟不忍。哺育至十二歲。勇猛兇惡。好雪不平之事。兄蛟儒謹書生。數誡勅之。齊相李慎言造巨舫。長五十餘丈。分置十院。歌舞其中。曰繡春舫。騷擾軍民。糜金數十萬。值八百媳婦國女主叭達驍勇絕倫。欲得中原。率兵十萬。深入內地。中郎將衛懷來承命招討。與妻薄氏相別。令子時覺選才品兼優者。嫁其女菲香。鮑鶴之友言繡春舫害民事。鶴遂夜焚其舫。逃入古廟。其友懼禍及己。首鶴於慎言。謂與兄蛟共謀。蛟時遊庠。時覺聞其才。將嫁以妹。蛟以貧不敢應。時覺以計成之。慎言捕焚舫人甚急。有告其信於蛟者。蛟倉皇遁去。雖草草成禮。與衛女未覿面也。捕者至。竟擒菲香去。時覺失妹。又聞父為媳婦國所擒。往探之。亦被捕。叭達悉為衛將軍子。憫其孝。使侍父。並拘軍中。薄氏欲訪女訊。徬徨途中。適叭達微行。相遇。認作姑媳。相依而行。曉憩一蘆棚下。會慎言矯旨將殺鮑蛟妻。薄氏聞信。痛絕於地。叭達憐而欲救之。時菲香縛出將決。雷電大作。監斬者懾避之。叭達乘間釋菲香。挈其母女同去。及審失菲香。京尹謂雷神所攝。必有冤。奏其事於朝。時蛟遁去。亦抵古廟。與弟鶴相遇焉。齊祖閱奏。見雷神攝女。始悟慎言之奸。及矯旨事。黜其官。大赦諸罪。時覺潛離叭達營。詣京獻策。鶴亦使兄赴試。而自往叭達營。劫菲香及其父母以歸。並擒叭達。菲香母女念叭達恩。會其兄時覺擢武狀元。乃請於朝。得旨配以叭達。鮑蛟亦登第。與菲香再舉花燭。鮑鶴賜封為侯。而辭以入山訪道。化作善財。乘空而去。此劇情節。全屬子虛。劇中屢言北齊。又言蕭道成。祇博一哂。至於地名官名。亦多舛誤。昔年梨園尚有演者。近已失傳。非無因也。

有夏誌傳六卷有商誌傳四卷 嘉慶十八年擂古堂刻本

題景陵鍾惺伯敬父編輯。古吳馮夢龍猶龍父鑒定。有夏誌傳。凡六卷。自禹王伊水捉蛇怪。至桀敗三嵕終南巢。共十九則。有商誌傳。凡四卷。自湯王禱雨桑林野。至太公甲子滅殷紂。共十二則。此書總名夏商合傳。叙述夏商兩朝故事。每卷首行。雖標曰按鑑演義。然不盡與史傳相符。卷首有無名氏序。文極空泛。此書撰人題曰鍾惺編輯。疑為書賈所偽託。殊不足據。惟與盤古至唐虞傳一書。文筆酷似。則出於一人之手耳。

于少保萃忠全傳十卷 道光十五年刻本

明孫高亮撰。高亮字懷石。浙江錢塘人。書凡十卷。分為四十傳。述于忠肅公謙生平行事功蹟。一名旌功萃忠錄。卷首林從吾序云。忠肅公勲著天壤。忠塞宇宙。今勿論海內學士大夫瞻斗杓而仰河嶽。即田夫野叟。粉黛笄褘。三尺童豎。語公事業。則顏開。談公冤憤。則色變。百世之後。過公之里。謁公之像。有不且悲且泣。歔欷感動。想見其人者乎。獨公生平事蹟叢彩。未有完書。四方巾者。逞逞遺悵。里友孫懷石君。其先為公石交。傳其事。與予所聞懸合。因裒撰演輯。七歷寒暑。為旌功萃忠錄。夫萃者聚也。聚公之精神德業。種種叢備。與夫國事。及他人之交涉於公者。首尾紀之。而後公之事蹟無弗完也。蓋雅俗兼焉。此書表揚于忠肅公大節。與正統傳小說以忠肅為元兇大惡。顛倒是非者。正大相反。惟惜此作文筆枯澀。未免減色耳。

金石緣全傳八卷 同盛堂刻本

未題撰人名氏。卷首序文，署靜恬主人。又總評六則，題曰乾隆十四年歲次己巳省齋主人重錄。則此書當出於康雍間人之作。書凡八卷，共二十四回，述金玉與石無瑕配合事。略云：蘇州林旺女愛珠，幼字同里進士金桂之子金玉。金桂赴任，被劫陷於賊，其子金玉逃歸，家已赤貧，又病癩。及婚期，林愛珠誓不往，乃以婢石無瑕代嫁。金玉病旋亦愈，且中狀元，西征有功，且封王。林愛珠則先與利公子私通，又嫁之，而遭難破家，備為金玉家乳媼，後以無行被逐，流落為娼，染惡疾，淪為乞丐，見金玉榮貴，乃羞憤而死。此書情節，淵源於醒世恒言中陳多壽生死夫妻篇，及拍案驚奇毛尚書小妹換大姊篇事，翻換為之。靜恬主人序文歷數情夢柝、玉樓春、玉嬌梨、平山冷燕之失，謂「堂堂男子，喬扮女裝，閨媛詩篇，壓倒朝臣，天下寧有是理？且卿相擇配，不由正道，將詩詞眾人唱和，此皆理之所必無，寧為情之所宜有。」所論未嘗不是，惟此書敘男女團圓報應不爽，以為賴婚者戒，而命意遂落陳腐，至於文筆，亦未能勝於情夢柝諸作也。

畫圖緣小傳四卷 大連滿鐵圖書館藏康熙間刻本

未題撰人名氏。此本序文尾署天花藏主人題於素政堂。作者疑即天花藏主人。書凡十六回，述才子花棟與才女柳煙及柳青雲與趙紅瑞配合事。至於標曰畫圖緣者，蓋因花棟在故鄉溫州時，嘗遊天台山，遇仙人天台老人，授以二圖，一為兩廣地圖，一為四園圖，其後遊東粵，偶過柳氏家園，其境界一如畫圖所寫，尤諧佳偶，復平兩廣峒猺，位至大官，故名。其後重刻之本，皆題曰步月主人訂，而天花藏主人之序文亦不錄矣。

水石緣六卷 文德堂刻本

清李春榮撰。春榮字芳普。號棣園。甘肅隴西人。弱冠應童子試。取博士弟子員。以異籍被攻。憤不顧家。隻身遠出。棄舉子業。究習幕學。宦遊荆楚豫章滇南。約數十年。此書凡六卷。共三十段。敘石峋與水盈盈遇合事。故事時代不明。石峋為中州才子。先識伎女柳絲梅。萬後至楚。遇佳人女盈盈。互致傾慕。私訂盟約。及石峋中狀元。水盈盈。柳絲梅萬乃並歸之。卷首自序云。人生遭際。悉由天命。毫莫能強。當悲歌慷慨之場。思文采風流之裔。懸擬賞心樂事。美景良辰。諒在造化當不我忌。因以爰書之筆。繪兒女之情。雖無大藻可觀。或有意趣可哂。亦庶使悲歡離合。各得其平而不鳴耳。書成秘之行笥。惟恐貽笑大方。適以薄宦滇南。寅好觀之。強付之梓。予固不自信也。奚問奇之傳不傳哉。

掛枝兒一卷 滿洲傅氏藏崇禎間刻本

明馮夢龍原編。浮白山人選輯。夢龍有萬事足。雙雄記。古今小說。警世通言。醒世恆言等。已著錄。浮白山人姓名里居。俱無可考。編有掛枝兒。山歌。夾竹桃。黃鶯兒。俗曲總集四種。尚存於世。王驥德曲律謂。小曲掛枝兒即打棗竿。是北人長技。又謂北人尚餘天巧。今所流傳打棗竿諸小曲。有妙入神品者。南人苦學之。決不能入。蓋北之打棗竿與吳人之山歌。不必文士。皆北里之俠。或閨閫之秀。以無意得之。猶詩中鄭衛諸風。修大雅者反不能作也云。考南曲中呂有打棗兒。南呂有掛真兒。但掛真兒為引子。一名藍橋仙。句法迥於楚聲。絕非北人小曲之打棗竿。可斷言也。惟打棗兒為正曲。句法與相傳之打棗竿調相近。據沈德符野獲編曰。打棗竿掛枝兒二曲。其腔調約略相似。不問南北。不問老幼良賤。人人習之。亦人人喜聽之。以至刊布成帙。舉世傳誦。沁人心腑。其譜不知從何來。真可駭嘆云。此明曰二曲。又明曰約略相似。是掛枝兒與打棗竿並非一調矣。初以未見掛枝兒本調。故不能辨王沈兩說孰非孰是。後見此集。及劉效祖詞臠所載。始知掛枝兒句法

腔調。明。明興打棗竿打棗兒皆相合。然後知沉說之言為不足信也。夢龍此集原本今已不見流傳。按馮夢龍原編之童癡二弄山歌一書。自序中有故錄掛枝詞而次及山歌之語。則知掛枝兒之為童癡一弄。殆無可疑。此本係浮白山人所未選者。共錄四十一闋。雖非全璧。亦足珍貴。斯本而外。明人戲曲選集中頗多選錄此曲。今日治俗曲者。亟應蒐集彙成一編也。

山歌十卷（崇禎間刻本　歙縣許氏藏）

明馮夢龍編。夢龍有萬事足、雙雄記、古今小說、警世通言、醒世恆言、掛枝兒、已著錄。此集目錄。首行標曰童癡二弄山歌。凡十卷。卷一至卷四。錄私情四句山歌。卷五錄雜咏四句山歌。卷六錄咏物四句山歌。卷七錄私情雜體山歌。卷八錄私情長歌。卷九錄雜咏長歌。卷十錄桐城時興歌。共載山歌三百五十闋。卷首自序曰。書契以來。代有歌謠。太史所陳。並稱風雅。尚矣。自楚騷唐律。爭妍競暢。而民間性情之響。遂不得列於詩壇。於是別之曰山歌。言田夫野豎矢口寄興之所為。薦紳學士家不道也。唯詩壇不列。薦紳學士不道。而歌之權愈輕。歌者之心亦愈淺。今所盛行者。皆私情譜耳。雖然。桑間濮上。國風刺之。尼父錄焉。以是為情真而不可廢也。山歌雖俚甚矣。獨非鄭衛之遺歟。且今雖季世。而但有假詩文。無假山歌。則以山歌不與詩文爭名。故不屑假。而吾藉以存真。不亦可乎。抑今人想見上古之陳於太史者如彼。而近代之留於民間者如此。倘亦論世之林云爾。若夫借男女之真情。發名教之偽藥。其功於掛枝兒等。故錄掛枝詞而次及山歌云。此集所采者自

當以吳中山歌為多。然如卷七哭櫻桃曲之三十六個櫻桃矣。末紅藍裏。卷八睏勿着曲之連忙趕搭出去二語。則明是浙東人口吻。以及卷十所載桐城歌。固不限吳中一隅也。卷七馬蹇曲注云。此歌聞之松江傅四。則此集似皆得諸民間。然卷一捉奸第三曲注云。此余友蘇子忠新作。卷五尼童曲注曰。張伯起先生有所歡。既婚而廋。贈以歌云。雖有非民間之作品矣。卷九破騌帽歌注曰。遊翰瑣言尚有破氈襪歌。無味。故不錄云。則兼采他人之著述矣。此本之外。尚有浮白主人選本。共收五十五闋。僅七之一耳。

霓裳續譜八卷 滿洲傅氏藏乾隆六十年集賢堂刻本

清王廷紹編。廷紹字楷堂。江蘇金陵人。生平事蹟。今無可考。此集凡八卷。選西調二百十四闋。雜曲三百三十三闋。共五百四十七闋。內容曲調甚為豐富。計有西調、蓮花落、馬頭調、彈黃調、邊關調、單岔平岔數岔、歷津調、北河調、秋歌、揚州歌、玉溝調、寄生草、剪靛花、劈破玉、銀紐絲、落金錢等調。卷首附載乾隆五十四年備用萬壽慶典歌曲一本。按廷紹自序曰。京華為四方輻輳之區。凡玩意適觀者。皆於是乎聚。曲部其一也。妙選優童。延老技師為之教授。一

曲中之聲情度態。口傳手畫。必極妍盡麗。而後出而誇客。故凡來堅乘肥而至者。呼名按節。俾解纏頭紅裡匝地。歷迴歌扇之光。綵袖迎人。聲送明眸之睞。朱櫻白紵。與曉風殘月爭妍。亦所以點染風光。為太平之景色也。其曲詞或從諸傳奇拆出。或撰自名公鉅卿。逮諸騷客。下至衢巷之語。市井之謠。靡不畢具。諸師皆以口相授。相沿既久。或習其調而忘其辭。或習其詞而訛其字。或調與詞並失傳。許多名曲。因無藍本漸歸湮沒。諸部甚憾之。三和堂顏曲師者。津門人也。幼工音律。彊記博聞。凡其所習。俱覓人寫入

本頭。今年已七十餘。檢其篋中。共得若干本。不必祕惜。公之同好。諸部逐醵金。謀付剞劂。名曰霓裳續譜。因多舛訛。請訂於余云云。可知此集輯刻之由。原輯者乃三和堂顏曲師。曲師名自德。天津人。編訂者則出於王廷紹手也。盛安序此集。有楷堂先生以雕龍繡虎之才。平居著述幾於等身。制藝詩歌而外。偶寄閒情。撰為雅曲。纏綿幽艷。追步花間之語。蓋集中亦必有廷紹擬作。此集所輯俗曲。內容及篇章之豐富。在通俗歌曲總集中。實無出其右者。洵足貴也。

絲絃小曲 （日本長澤規矩也氏藏乾隆間刻本）

未題輯人名氏。封面題曰絲絃小曲。右旁標曰。新刻南北時尚。左旁注曰。姑蘇王君甫發行。目錄首行題云新鐫南北時尚絲絃小曲。卷首不著輯人。亦無序跋。每半頁六行。行十五字。袖珍小帙。版刻甚佳。蓋乾隆時姑蘇王君甫所刻者。此集不分卷。計錄本標調名小曲廿一首。一串鈴四套。劈破玉十三首。邊關調十二首。掛枝兒十三首。哭皇天四首。秋來景二十首。刮地風五首。羅江怨八首。寄生草十三首。所載小曲。皆當時膾炙人口。其中且多未見於他集采選者。頗可參考。此集流傳極罕。國內從未聞有收藏者。彌足貴也。

萬花小曲一卷 滿洲傅氏藏 乾隆間鈔本

未題輯人名氏。此集未題輯人。亦無序跋。書內題曰村南北雅調萬花小曲。所選全為時調小曲。計有未標調名小曲三十六闋。劈破玉五十三闋。鼓兒天五更一套。吳歌五更一套。銀鈕絲五更十二月一套。玉娥郎四季十二月一套。金紐絲四大景一套。十和偕三十闋。醉太平大風流一套。黃鶯兒風花雪月一套。兩頭忙恨媒人一套。共錄一百餘闋。雖未註明來源。然其中如劈破玉、黃鶯兒、玉娥郎、一類。皆可知為明代以來膾炙人口之曲。而最足珍貴者。則為三十六闋未標調名之小曲。其中頗多真摯雋永之作。此集流傳殊罕。亦通俗歌曲總集中善本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白雪遺音四卷 滿洲傅氏藏 道光八年刻本

清華廣生輯。廣生字春田。山東歷城人。生平事蹟。今無可考。此集凡四卷。卷一錄馬頭調嶺兒調。卷二錄馬頭調滿江紅、銀鈕絲。卷三錄九連環、小郎兒、剪靛花、七香車、呀呀喲、八角鼓、南詞。卷四全錄南詞。共數百曲。輯者廣生係歷城人。故此集所收俗曲。則以山東為中心。亦間及南北諸調。惟馬頭調為最富。卷一卷二所載者。約近四百闋。按楊懋建夢華瑣簿謂。京城極重馬頭調。游俠子弟必習之。硜然斷斷然。幾與南北曲同。其傳授。其調以三弦為主。琵琶佐之。蓋此種曲調。於清代中葉以前。秦樓歌館。流行甚盛。集中南詞。除開篇外。並收玉蜻蜓南詞九回。他如九連環、小郎兒、七香車諸調。均未見於他集選載。至足珍貴。廣生此集。自嘉慶九年採輯。至道光八年。始刊行於世。較之霓裳續譜。約晚三十餘年。而兩書所錄俗曲。截然不同。霓裳續譜。今日尚有流傳之本。但此書則極罕覯。是亦有幸有不幸耳。

西調一卷小曲一卷 滿洲傅氏藏嘉慶三年刻本

清戴全德撰。全德字暢莊，奉天瀋陽人，曾任九江榷運使。著有潯陽詩稿、潯陽詞稿、紅牙小譜、西調小曲等書，俱傳於世。此二種俗曲，西調一卷，共載西調十六章，小曲一卷，共錄套曲七章，小曲三十三闋。此卷所用曲調計有馬頭調、滿調、弋腔、戲子調、疊調、花柳調、疊斷橋、清平調、揹大小等，皆全德擬作。按其自序稱：余以舊國書入仕，值內廷，於漢文初未究析。已而恭呈帝簡，兩艤視榷，歷仕於外，凡案牘皆漢文，因而留心講習，垂二十年，稍得貫串。又曰：蒞潯陽者三載，視榷之暇，日坐愛山樓，以筆墨自娛，詩詞而外，傍及傳奇雜曲，花晨月夕，按離伶歌之，聊以適性而已。據此得知作者乃滿洲人，初不諳漢文，經二十年之研習，始克臻此。而此擬作兩種俗曲，聲韻美妙，間有至情之語，頗可傳誦也。

粵謳一卷 滿洲傅氏藏道光八年原刻本

清招子庸撰。子庸字銘山，號明珊居士，廣東南海人。嘉慶舉人，知濰縣，有政聲，尋坐事落職。工畫蘭竹，傳其官濰縣時，嘗於牘尾畫竹，有板橋道人風，又以新意畫蟹，風味為畫家所未有。精曉音律，著有粵謳，傳唱一時。此書共錄小曲一百二十餘闋，純以粵中方言貫串而製。卷首石道人序曰：戊子之秋，八月既望，蟋蟀在戶，涼風振幃。明珊故事悲然詰我，悄然不樂曰：此秋聲也，增人怊悵，請為吾子解之。余曰：唯唯。居士曰：子不攬夫珠江乎？素馨為田，紫檀作屋，香海十里，珠戶千家，每當白日西逝，紅燈夕張，衣聲綷縩，雜以佩環，花氣氤氳，蕩為烟霧，襛纖異致，儀態萬方，珠女珠兒，雅善趙瑟，酒酣耳熱，遂變秦聲，於子樂乎？余曰：豪則豪矣，非余所願聞也。居士曰：龍戶潮落，蠶吏夜午，游舫漸稀，涼月已靜，於是雛鬟雪藕，纖手分橙，蕩滌滯懷，抒發嬌唱，芙節甫奏，明燈轉華，楚竹乍吹，人聲忽定，於子樂乎？余曰：麗則麗矣，非余所心許也。居士曰：三星在天，萬籟如水，華妝已解，薌澤微聞，撫冉冉之流年，惜厭厭之長夜，事追往昔，情來感今，乃復舒彼南

音。寫伊郁緒。引吭按節。欲往仍迴。幽咽含悲。將斷復續。時則海月欲墮。江雲不流。概嘆奈何。誰能遣此。余曰南謳感人聲則然矣。詞可得而徵乎。居士乃出所錄。長聲長哦云云。此集俗名解心。其曲音悲似楚。其詞意婉而摯。真所謂慢入肝脾。哀感頑艷者。此集初出。紙貴一時。畫樓燈舫。譜入聲歌。閭閻至今猶盛傳之。

太平鼓詞一卷 滿洲傅氏藏乾隆三十二年刻本

清蘇爾德編。爾德字韜園。號定侯。吉林長白人。乾隆時。官至山西巡撫。此編共錄祀祖先、孝養父母、友愛兄弟、尊敬長上等勸諭俚歌二十四段。及忤逆父母、侮慢尊長、輕生害命、結黨逞兇等戒飭俗歌二十四段。卷首自序謂昔周公輔成王。以稼穡之艱難作豳風豳雅。使瞽矇朝夕諷誦。爰知小人之依。從此庶政。後人師其意。以施諸草野。而閭閻婦子亦有觀感興起。蒸蒸丕變者。以是知感孚之道必本乎實心以行實政也。前代寧陵呂新吾中丞曾撫

是邦。著風憲保甲等約。並編輯孝弟忠信等歌謠。飭瘝瘝殘疾無告之貧民。月給廩餼。令於街巷鄉村挨門傍户。逐段演唱。雖屬鄙俚詞章。要使蚩蚩愚氓、婦人女子。盡皆曉暢。即資之為暮鼓晨鐘。以運其化民成俗之柄。用心亦良苦矣。今年春使者奉天子命來撫三晉。素敦實務。欲率屬以理政。計惟有仍新吾之故轍。纔俾鄙俚歌謠。或瞽矇。或無告。或鄉約。或耆老。亦令其户誦家絃。俾錮蔽俗習之編氓。曉然於大義之不可忽。視惕然於法網之不可輕。惟庶幾大返伊耆之遺俗。而載效擊壤之鼓歌

也已。蓋此集乃紀者撫哥時，敎氏而作，故又名撫哥勸民歌也。

唐秦王詞話八卷 滿洲傅氏藏 天啟間刻本

明諸聖鄰撰。聖鄰名不詳，里居事蹟亦無可考。此本彈詞，每卷卷首均題曰澹圃主人編次，清修居士或夢周居士參訂。按卷首陸世科序文有吾友諸聖鄰氏，搜霍遺編，彙成鉅製之語，可知作者為諸聖鄰，則澹圃主人當其別署耳。至於參訂者清修居士、夢周居士，皆不詳其為何人也。此本凡八卷，共六十四回，衍唐太宗李世民征伐諸雄，統一天下事。一名唐秦王本傳，又名唐傳演義通本，關目情節，與熊大木唐書志傳通俗演義，表于今隋史遺文，互有異同。至於文體，則以十字句韻文及敘說散文組織而成。陸世科序此本曰：吾友諸聖鄰氏，以風流命世，抑劍術縱橫，雅意投戈，遊情講藝，笑秦封之雄烈，揮霍遺編，彙成鉅麗，毋以稗官況視，則弘文振藻，猶恍接其精英，文皇帝靈采，亦雖幾不泯哉。此本彈詞，蓋為今日見存之最古者，惟其流傳極罕，故此本彌足寶焉。

木皮子詞一卷 瀛洲傳氏藏乾隆間刻本

清賈鳧西撰。鳧西號木皮散人，失其名，山東濟寧人。崇禎末，起家明經，銓縣令，擢部曹。入清後，栖遲田里，以詩酒自鳴其胸臆，與世無庚。有縣尉與之齟齬，數挫之，遂翻然起，仍舊職，假王事過里門，執尉扑於階下。不數月，引病乞放，不得請，乃密謂主者曰：何弗劾我。主者曰：汝無罪。曰：吾說稗詞，廢政務，此一事可以釋西伯，何患無辭也。果以是免。居恆取論語為稗詞，端坐坊市，擊鼓板說之，此木皮詞。即鳧西所製，說唱俱備，題曰木皮子。木皮者，鼓板也。諸

嬉笑怒罵之具也。說於諸生塾中，說於宰官堂上，說於郎曹部署，說於街坊市肆。木皮隨身，逢場作戲，每一捶皮轉喉，石破天驚，發人猛省。其議論多與儒生不同，是非由己，顛倒任心，聞者咋舌，終無有出一語以折之者。則以其原本經史也。云亭山人孔尚任嘗贊曰：天道渾淪，聖言蘊藉。木皮以快論發之，所謂吾黨狂簡，不知所裁者，知所以裁，則又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矣。故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狷亦聖人之徒也。按鳧西行年八十，笑罵不倦，遂不容於鄉，自曲阜移家滋陽，閉門著書以終。此

木皮詞外，有澹圃恆言，凡數十卷，惜不傳於世耳。

天雨花彈詞三十卷 道光二十一年刻本

清閨秀陶貞懷撰。貞懷家世不詳。江蘇無錫人。生於明季。多才識。其夫從軍於外。紉于夫殤。而自身一病五年。知不起。乃理舊稿天雨花彈詞。時已順治八年矣。此本彈詞凡三十卷。共三十回。述左維明及其女維貞忠烈事。撰作者自序曰。今者風木不寧矣。生我知我。育我掖我。我何為懷哥秦嘉之私。述道參軍悼殯孫之殤。危樓思于。爰取叢殘舊稿。補綴成書。嗟乎烽烟既靖。憂患頻仍。潛看春明之痕留。自嘆香爇之絲盡。五載藥爐。一宵蕉雨。行將化石以以夫。其能使頑石點頭也乎。蓋此本彈詞情文悲壯。作者生當明季。必有所感。閨媛叢談謂。天雨花彈詞。其署名為梁溪女子陶貞懷。而近人謂實出浙江徐致和太史之手。為其太夫人愛聽彈詞。太史作之。以為承歡之計。則所謂陶貞懷。似係于虛烏有。未知然否。楊蓉裳書稱。南花北夢。江西九種。南花謂天雨花。北夢為紅樓夢。謂二書可與蔣士銓藏園九種曲並傳。蓋此本彈詞。全以七言韻文。及敘白散文組織而成。且一韻到底。洵傑作也。

再生緣彈詞二十卷 道光二十年寶仁堂刻本

清閨秀陳端生撰。梁德繩續。端生浙江錢塘人。陳兆崙太僕之女孫。有才識。善詩詞。著有繪影閣集。適范氏。婿以科場事。為人牽累。謫戍。端生謝膏沐。製再生緣彈詞。托名有元代女子孟麗君。男妝應試。更名酈君玉。號明堂。及第為宰相。與夫同朝而不合并。以寄別鳳離鸞之感。曰。婿不歸。此書無完成之日也。後范遇赦歸。未至家而端生卒。此本彈詞。僅成十七卷。梁德繩為足成之。共二十卷。計八十回。稱全璧焉。德繩為許周生德配。字楚生。晚號古春老人。工詩詞。著有古春軒詩鈔詞鈔。此本流傳甚廣。昔時婦女之略識之無者。無不讀此書焉。

錦上花彈詞 道光五年同文堂刻本

清修月閣主人撰。此書未題撰人名氏。卷首有嘉慶癸酉序文。尾題曰修月閣主人筆。當即此書作者。惟姓名里居。俱無考耳。此書凡四十八回。七字韻文。說唱兼備。述宋人王曾子孫崇顯事。按序文曰。予觀書史。賢相忠臣。未有不被奸佞之讒。叙身去國者。獨沂國公王曾少年連中三元。正色立朝。辭使職不偶於大庭。去佞臣片言進一戶。非深相度不能耳。本傳公無子。以兄子嗣。予竊不平焉。後人傳奇。演百順記。與公無一合。偶閱彈詞錦箋緣。內有遇劉氏七年不言。定高姬八載未露。似與公恰情合。惜乎言不蘊藉。情太粗略。過節無文。針鋒不對。後本金冠記。更爲嚼蠟。年來予遭多故。致染痼疾。息静閣中。借筆墨以消日月。寫俚俗聊承色笑。增改全帙云云。蓋此彈詞乃取舊本錦箋緣金冠記二書。增訂而成。但錦箋緣金冠記二本。從不見流傳。其失當亦久矣。

燕子箋彈詞四卷 咸豐五年燕海吟壇刻本

清潛園撰。潛園姓名里居。俱無可考。僅知爲乾嘉時人而已。此本說唱鼓詞。凡四卷。共十八回。演霍都梁與酈飛雲華行雲遇合事。按明季阮大鋮舊有燕子箋傳奇之作。盛傳於世。潛園此本。即取材傳奇。翻換而製。凡遇白話。或仍戲文。而議論叙事。則出杜撰。每回開首題詞。及西江月贊語等。皆按切本事。與他本彈詞之借鈔泛引者不同。篇中或采摭成句。無非作點染。助風趣。故拈改任使。適部多駢對成篇。而無複字。無重韻。於詩律亦細。其不拘者。則略方木皮子鼓詞。而合數十字爲一句。如祿山校獵破關等篇。尤爲另展手口。他凡曲名。約名骨牌名千字文句等。皆當句末。使恰合聲韻。至於關目情節。與傳奇相較。大略吻合。惟此本首回。純叙阮大鋮製劇情事。末回則述此本與傳奇異同之點也。總之。斯作則好色而不淫。怨誹而不亂。細針密縷。一寓於凡嬌填挂之中。是虞初九百之遺。洵可傳焉。

千秋恨十二卷 光緒八年頑石山房刻本

清頑石子撰。頑石子姓名里居俱無可考。此本說唱鼓詞，凡十二卷，共十二回，述明季張獻忠叛亂事。卷首自序曰：余少好讀史，而於明季一編，尤所寶愛，以其事近而有徵也。故稗官野史，靡不畢覽。其間如張獻忠降生記、高迎祥獲報篇等，怪怪奇奇，出人意表。每欲集成一書，而苦無暇。今秋臥病小樓，乃取其事連綴成章，以自遣。甫得十二回，而疾已霍然，俗事紛來，又難再續矣。適有客自南中來，見之笑曰：盍付之手民。余曰：有明史在，世人豈不知，何必是。客曰：文人學士固已知之，而三家之村，五里之鎮，亦但知有張李二賊而已，豈能詳其出處哉。余曰：是乃彈詞，何足重。客曰：惟其彈詞，乃人人可解，得知天地間有此千秋大恨事。余曰：然，但苦書未成耳。客曰：此恨之端也，正宜先布。聒之不已，迫付剞劂，余無知何從之客，且代名之曰千秋恨云云。此本叙述史事，雖結構詞采，未臻佳妙，然於彈詞中講史之作，究屬罕覩者，惟惜全書尚未完結，僅傳此初集耳。

娛萱草彈詞 光緒二十年活字本

清橘道人撰。道人姓名里居均無考。此本彈詞，不分卷，共三十二篇。據卷首緣起稱，寄食逆旅，適母氏有幽憂之疾，惟聽小唱以為歡，又不愛說本，而坊肆所傳如來生福、天雨花等書，母氏久熟於耳，又不願聞，因有娛萱草之作也。篇成急就，並無寓意，但摭拾平時見聞所及，薈萃其間，揭博老人一笑而已。可知此作之由來。書中取文選都京賦為花園監本，取烏有子虛等名為生旦丑末，人不數用者。取詩書成句而足之，男以經史手集，女以詩禮篇名，寓家有書香門傳詩禮之意。歌童則以詞曲名名之，取其相近類也。蓋是書憑空結撰，惟將作者平昔所成誦諸書，堪以點綴者，不論古今而擷采之。吹笙樓主人序此書云：標新領異，其間詞章之離奇，俶詭皆取六經三史諸子百家之書，貫串而擷其英，詼諧而暢其趣，若鸞凰鷺鷥之翔鳴於霄漢，吹天風而偶聞人間也。雖其自作緣起謂並無意旨，隨口雌黃，僅博老人一喙，然繹其文法，則周且密也。嘗覽諸家小說，往往絢爛之後，歸於平淡，獨此書則異是，以西王母始，以南極星終，歸結太夫人於夢，弃由夢中補

大夫人問視之樂。承子姊之歡。實一篇壽母文也。

庚子國變彈詞六卷 光緒二十九年上海世界繁華報館排印本

清李寶嘉撰。寶嘉有官場現形記、文明小史、已著錄。此本彈詞凡六卷。共四十回。行述光緒庚子二十六年拳禍事。卷首自序曰。讀長生殿傳奇矣。至李龜年說開天遺事。激昂懷慨。酣暢淋漓。又讀桃花扇傳奇矣。至柳敬亭蘇崑生說揚州兵變。淒楚入骨。悲憤填胸。由其大書深刻。筆舌互用。故能遙吟俯唱。聲淚相隨。自唐與明。迄今數百年。區區故簡陳編。後人猶棖觸無窮。低徊不置。何況神州萬里。忍告陸沉。咸陽三月。同歸灰盡。愁形慘狀。著萃一編。有不傷志士之心。而王國民之氣者。無是理也。庚子之役。海內沸騰。萬乘之尊。倉皇出走。凡目之所見。耳之所聞。緘札之所臚陳。詩歌之所備載。斑斑可考。歷歷知新。和議既成。群情頓異。驕侈淫佚之習。復中於人心。敷衍塞責之風。仍被於天下。幾幾乎時移世異。境過情遷矣。著者於是有國變彈詞之作。刪繁就簡。由博返精。自謂於忠奸賢佞之途。功罪是非之列。尚不隨人俯仰。與物周旋。書成爰付梓人。以質知者。亦曰此杞人憂天之語。托於俳優相戲之詞云爾。此本彈詞關目情節。甚為翔實。據例言稱。是書取材於中

西報紙者十之四五。得諸朋輩傳述者十之三四。其為作書人思想所得取資較佐者不過十之一二耳。通本文情並皆工妙。使讀者愓然驚心。且以韻語出之。感人尤易。當在官場現形記之上也。宣統三年。上海有石印本。改題曰秘本小說義和團。書僅二十回。序例並皆刪去。非足本耳。

燈月緣彈詞五冊 浙江傅氏藏乾隆間鈔稿本

清戴定相撰。定相字玉亭。號了緣子。浙江錢塘人。此本南詞凡二十回。分為江上數峰青五冊。演宋申與陳玉貞李瑞珠兩女因緣事。書中取其才子佳人作合奇緣。但從燈月中來。故標曰燈月緣。卷首自序稱。詩變為詞。詞變為曲。曲又降而為彈詞。本技中之末技。吾知操觚之家。固有不屑過而問焉者。然其間結構翻騰。不外乎悲歡離合。雖非填詞一派。而實與傳奇異流同源也。余自抵京門。終日跋聞。無可陶寫。偶閱古詞一種。鄙其言不雅馴。事多乖謬。於是別裁管見。另打機絲。總非無基樓閣。全屬憑虛。亦非照抹葫蘆。盡依底本。凡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者。余悉設身處地。推而廣之。即景生情。不至極情盡致而不已。雖不足當推人韻士之一盼。而香閨繡閣中。長卷披吟。亦未始非春燈秋月時。遣興消閒之一助也。通本結構甚稱謹嚴。韻律亦復諧協。而興會充盈。詞華富麗。蓋作者慘淡經營。良工心苦矣。

珍珠塔南詞 嘉慶十四年吟餘閣刻本

清俞正峰撰。正峰字不詳。江蘇吳縣人。著有珍珠塔、碧玉環、鴛鴦譜、鮫綃帕等南詞。尤以珍珠塔最稱盛唱。惜其生平事蹟。今無可考。此本南詞凡二十回。演方卿與陳翠娥因緣事。書中關目。以珍珠塔為離合信物。故標曰珍珠塔。又名九松亭。按乾隆以前無名氏有珍珠塔傳奇一本。即譜此事。惟與南詞情節頗有異同。此本南詞卷末有嘉慶元年五泉老人跋文。略謂正峰南詞諸作語妙天下。文筆活躍。至嘉慶十九年時。有周士珠陸士珍二人。復重編之。衍為五十六回。惟今日所通行者。乃二十四回本。山陰周殊士所編訂也。

八仙緣南詞四卷 道光九年刻本

清朱梅庭撰。梅庭名不詳。里居事蹟。亦皆無考。此本南詞。凡四卷。共十二回。演世俗八仙中何仙姑成道故事。據雲稚居士題此本云。是傳乃仙姑招親實事。而世稱呆老仙翁太平錢為真。傳者謬之也。故是記不以仙姑招親為名。特取八仙緣為記。是蘭觀者之誤耳。此本情節。盖取材於里巷傳說。渲染而成。梅庭自序曰。彈詞一藝。雖無白雪陽春之推。而瞽師謳歌。以發先哲之悲歡離合。解士女之感慨離騷。誠為解頤之則也。余游幕東西。既而杭。觀其舊每至無聊。閒書翻閱古今彈詞史傳。頗生欣羨。乃輯新詞數集。付諸瞽者而傳焉。繼而幕游不果。進藝中江。適故知心泉戴友。慕余新本。欲付梓行。奈未偶稿。而戴友索之甚切。因思素聞何姑招親一節。簡而易成。情無傷俗。數日編輯。弟弗深考。急於成帙。以塞吾友殷殷愛慕之至意耳。蓋梅庭除此作外。尚有新詞數種。惟皆未傳於世耳。

四香緣南詞四卷（道光十三年穆本堂刻本）

清朱鏡江撰。鏡江字月波。江蘇武進人。此本南詞。凡四卷。共三十二回。演楊椒山之子德明。與陸韻香仇月香聞谷香真璞香四女遇合事。關目情節。全出虛構。朱廷燮序此書曰。按其宗旨。蓋憫其椒山之後。無傳人。而獨運匠心也。劈空結撰。托名一楊德明者。以暢其意。其間寫德明之為人。則必極於忠孝。寫德明之功業。則必極其顯赫。寫其恩寵之隆。則必極侯爵之榮。寫其妻妾之奉。則必極人間之美麗。意謂不如是不足以慰忠義之靈。并不足以快今古之人心也。可知鏡江斯作。志善人之有後也。蓋當日者。嚴嵩父子專政。殘害忠良。肆無忌憚。朝廷大臣。知即趨之卑。皆出其門下。植黨自固。勢焰灼天。雖有一二正人。知依附者流。亦斂跡伏之。以保厥身。問誰能生當其時。敢出而犯其鋒者。椒山楊公。以新進小臣。挽回天轉日之忱。具直諫拔鱗之志。明知石卵不敵。而忠勇所發。出於至誠。以致隻上彈章。身攖僇辱。而作者托稱其子德明。始而落魄。繼而發憤。卒成其功業。以復不共戴天之仇。彼蒼蒼者若陰有以相助為力。成其蓋世之勳。使後之覽者。有感於斯。而勉為血誠之士焉。光緒間。有石印本。題曰晏樓傳。亦此本也。

芙蓉洞南詞十卷 道光十六年刻本

清陳遇乾撰。遇乾有義妖傳已著錄。此本南詞凡十卷，共四十回。述蘇州金貴游虎邱法華庵，與庵尼志貞通，私生一子，名元宰，為徐姓撫養成人，狀元及第，官至文淵閣大學士。後卒歸宗復姓。按無名氏舊有玉蜻蜓南詞一本，即演此事，已著錄。此本則係遇乾重編者，關目情節，兩本相同。惟此本改申貴生為金貴升，以南詞唱家多為蘇人，而申姓又世為蘇州望族，不敢直指其事，故諱申姓，而言金姓也。此本卷首有惜陰居士序，稱此書曰，雖為小說，而實寓創懲之意，其中美雅凡大縷縷言之，聞之未嘗不懍然也。大旨在於悲歡離合，戒人之墮落迷津，豈得概以淫書目之哉。

九美圖南詞十二卷 道光二十四年四友軒刻本

清曹春江撰。春江字號里居、生平事蹟均無可考。卷首有道光癸卯玉京仙史序。此本南詞凡十二卷，共七十五回。演唐六如已娶八美，更得秋香，而九美團圓，故標曰九美圖，又名合歡圖。考九美之說，頗有來歷，見黃周星所撰靈巖堂合傳。但唐六如為寧王摹繪九美，非自娶也。據傳中云，寧王宸濠久蓄異謀，其招致六如，一博好賢虛譽，一養六如詩畫兼長，欲倩作十美圖以獻之九重，其時宮中已覓得九人，而虛其一，六如請先寫之，遂為寫九美，而各綴七絕一章於後。九美者，廣陵湯之謁，字兩君，善畫；姑蘇木桂，字文舟，善琴；嘉禾淑，字文孺，善書；金陵錢韶，字鳳生，善歌；江陵熊御，字小馮，善舞；荆溪杜若，字芳洲，善笛；洛陽花萼，字未芳，善笙；錢唐柳春陽，字絮才，善琵；公安薛幼端，字端清，善簫。圖詠既成，進之濠，大悅，乃設盛筵特宴六如。九美之說，由此而起。此本南詞，作者因之，乃虛構陸昭容至秋香九人，以實之，謂唐六如一娶九美，皆妄言耳。

繪真記南詞四十卷 嘉慶十七年原刻本

清閨秀禾素仙撰。素仙有玉連環南詞，已著錄。此本南詞，凡四十卷，共四十回，演姬雲事。通本情節，未詳所據。按素仙自序謂繪真記之作，或以為雲間陸生事，其情節無足奇，其人猶有存焉，故非荒誕不經，而託諸虛無縹渺之說也。我嘗論其事跡其人，而又罕有能一一道者，或又曰非也。初雲間陸子獲錢舜舉繪靈王小女畫像，甚寶愛之，後以事之毘陵，寄其友某，遭胠篋者取去，於是臨摹贋本，流江湖間，蓋亦數數見矣。經年，陸子入都，遇其臨本於濟寧旅舍，有妄人者，題其上曰：巫山神女，故遂為夢雲寔繼客淮揚，知真本為鹺賈購去，蓋陸子之所善也，往請得之，而好事者，視為秦庭趙璧，無以過矣。乃臆張其說，著繪真記，雖然有其人無其人，有其事無其事，區區者又奚足憑哉。據此可知素仙此作之由來也。板橋女子李繡虎嘗評此本曰：詩係閨人所作，讀之蘭香秋韻，如對十里芙蕖，婷婷解語。蓋斯作工句新麗，詞意纏綿，布置妥貼，洵可傳唱焉。

一捧雪南詞八卷 嘉慶二十四年澄碧軒刻本

清夢花山人撰。山人姓名里居無考，乾嘉時人。此本南詞，凡八卷，共三十二回，演莫懷古以家藏一捧雪玉杯為嚴世蕃所陷害事。相傳此事影射太倉王忬所藏清明上河圖一事，然既未見於史傳，且王世貞諸稿亦從未及此圖，殆傳聞之誤歟。按卷首序文謂楚辭云：惟善以為寶，信斯言也。玉不足寶，玉杯亦奚足寶，玉杯既不足寶，一捧雪何為而作也？乃觀其書，揣其意，知作者借寶玉為善鑑，而有裨乎世道人心者，至深切矣。如嚴東樓湯北溪作奸犯法，以一杯而害人，是誠雪艷刎頸捐軀，以一杯而盡節，厥後二賊遭誅，杯歸舊主，是可知為惡者不能保善，安得寶玉，為善者既見寶善，仍能寶玉，相去奚啻天淵。是曲向有傳奇，今乃易為彈詞云云。可知此南詞乃取清初李玉所譜一捧雪傳奇，翻衍而成者，而其間情節宛轉動人，音調協合，尤足傾聽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畫中緣彈詞八卷 滿洲傅氏藏嘉慶二十四年鶴春閣刻本

清楓溪醉侠撰。按卷首淶水佩香外史序，有曰：吾友程子，甌月主人，烟霞總管，才推白鳳，學擅蒼龍，不獨米風謝雪，只解吟詩，抑且花底樽前，更工雅調。當謝太傅賭墅之年，正潘騎省閒居之日，細劈鸞箋，搜微言以通志，輕拈象管，倚小令以成聲云云。則知作者楓溪醉侠，係程姓者，然其名字里居，俱無可考。此本南詞凡八卷，共四十回，衍張靈崔素瓊遇合事，本於虞初新志所載黃周星之張靈崔瑩傳一文，敷衍而作。書中如訪友亭會，亦莊亦諧；知佛祖之拈花微笑，離魂還陽，提撕警覺；知目連之捨身救母，勦叛奏凱，勘破機關；又如護法尊天之杖，祈降龐通，本情節悲歡離合，沁人心脾，亦可傳之作也。

麒麟豹南詞十卷 道光四年飛春閣刻本

清篤湖逸史撰。逸史姓名、里居、事蹟，均無可考。此本南詞，凡十卷，共六十回，演方卿之子方俊榮顯事。按俞正峰舊有珍珠塔南詞，即述方卿事。此本南詞，蓋其續作也。此本卷首，有道光壬午篤湖逸史書於紅雨山莊之玩月樓序文，略云：麒麟豹一書，即珍珠塔續傳，向有古本，尚未續全，而且詞中關節，不符于未變以來。即好南詞凡見聞而有心得者，無不筆之於書，用以自謀進機，非敢為問世計也。憶自少而及壯，隨家君歷遊楚蜀豫粵，任所未遂所懷。年來家道坎坷，逸史無聊，齊門抱恙，以致胸中抑鬱，未得精伸。因於壬午春將此本麒麟豹搜剔枯腸，斟酌再四，編成雅句，另換關節，再加修飾，續全此傳，庶為排悶解愁之一助云爾。

珠玉圓南詞四卷 同治十一年樂善堂刻本

清柳浦散人撰。散人姓名不詳，浙江仁和人。卷首自序，略謂世風寖薄，狠戾如羊；古道漸衰，毒真似虎。戚重生男之誓，遂多溺女之風。掌上明珠，不復珠還夫合浦；旁中鍾氏玉頰，教玉碎於兒罔。酒食無加，投以水而不嫌；驚忍誕生有慶，寢以地而時念蛇祥。天方賜之以生，人竟速之以死。罪莫逭矣，情堪痛矣。爰採下里之新聞，為人全瓦撰為光語，刊厥棗梨，作此俚言，實同雅俗云云。此本南詞，凡四卷，共四十八回，述程千秋創嬰堂而獲善報事，命名珠玉圓者，取珠沉玉碎而仍圓之義，純為保嬰救溺之作。緣當時兩浙江西等處溺女惡習甚為盛行，作者本福善禍淫之理，衍為南詞，俾婦女樂於傳觀，易於感化，用心可謂良苦，勿以尋常唱本視也。

十五貫南詞四卷 同治六年刻本

清鴛湖逸史撰。逸史姓名無考，蓋荒廢閑生，浙江嘉興人。此本南詞，凡四卷，共十六回，衍蘇州太守況鍾平反熊友蘭、熊友蕙兄弟冤獄事。因書中熊氏兄弟以十五貫鈔無端罹罪，故標曰十五貫。相傳此事出於宋時，清初朱確有十五貫傳奇之作，亦譜此事。按此南詞作者自序稱：世傳十五貫一書，原係山陽之奇跡，然閱坊本每多舛謬。戊寅春，余遊於吳門，偶得真傳，并熊氏族譜，細查原板，迥不符矣。因於己卯之初夏重為刪改，另換關節，再加修飾，庶為排悶觧愁之一助云爾。序中所言未可深信。考蘇州太守況鍾雖為明初循吏，其政績傳載於張洪所著本傳及楊穆西墅雜記，然皆無此案，蓋出於作者之附會，增以點綴生色耳。

玉蜻蜓南詞十集 滿洲傅氏藏乾隆問巖餘閣刻本

未題撰人名氏。此本南詞未題撰人。亦無序跋。凡十集。不分回。共二十卷。演蘇州申貴生遊虎邱法華庵與庵尼志貞通私。生一子。名元宰。為徐姓所得。由徐氏撫養成人。狀元及第。官拜文淵閣大學士。後卒歸宗。還申姓。相傳所謂申元宰者。蓋即明萬歷時閣學申時行也。考明史本傳。申時行一生事蹟。旅進旅退。毫無事業。不過庸庸伴食而已。至其為私生子。則無可考。惟顧鼎臣狀元圖考一書。則題名碑為徐時行。是知時行幼為徐氏撫養。殆實事也。至於

南詞名申氏子為元宰者。蓋亦有故。按王世貞觚不觚錄載。諸生中鄉薦與舉子中會試者。郡縣則必送捷報。以紅綾為旗。金書立竿以揚之。若狀元及第則以黃紵絲。金書狀元。立竿以揚之。其他則否。萬歷戊寅吾郡申相公入閣。報至。撫按兵道創狀元宰輔字。金書於黃旗揭竿於門。入裏衣。聞此公知之。頗不樂也。是知元宰非申公真名。因當時黃旗高展狀元宰輔四字。已深入一般人之心目中。故此本作者。括取元宰兩字。以為其名也。

珍珠衫南詞二十八卷 滿洲傅氏藏嘉慶五年欣芳堂刻本

未題撰人名氏。此本南詞凡二十八卷。每卷一回。共二十八回。述襄陽貴人子蔣興哥與妻王三巧離合事。按此故事出馮夢龍古今小說卷一蔣興哥重會珍珠衫。考夢龍所編情史卷十六珍珠衫條。亦載此事。於蔣云楚中貴人。陳大郎謂係新安人。皆無姓名。且稱小說有珍珠衫記。姓名皆未的。當指古今小說。情史又云。或曰新安人以念婦故。再從楚中。道遭劫。及至。不見婦。愁恚病劇。不能歸。乃召其妻。妻至。會夫已物故。楚人所置後室。即新安人妻

也。則古今小說所演。即取或人之一說。蓋一為紀事。一為傳奇。體裁不同。去取自異也。情史又載九籥生評語曰。若此則天道太近。世無非理人矣。據此知情史所據乃宋幼清九籥集之文。古今小說所據。乃另一話本耳。至於此本南詞。則係淵源於古今小說所載者。翻衍而成。卷首有嘉慶三年平江葉冉子自序。中有友迫余改敷之語。疑即出其手也。

風箏誤南詞八卷 嘉慶十六年環秀閣刻本

未題撰人名氏。此本南詞凡八卷。共三十二回。述韓世勲與詹淑娟遇合事。書中韓詹二人因緣。全以風箏為線索。故標曰風箏誤。又名一線緣。按清初李漁原有風箏誤傳奇一種。盛傳於世。此本南詞。即根據李作傳奇翻演而成也。卷首有嘉慶十五年竹齋主人序。略謂。茲集風箏誤。坊刻甚夥。其摹繪情節。不惟句語不麗。亦抑粗俗荒謬。今春有故友來。示余善本。余甚喜之。味其文無淫穢之詞。聽其音悉風雅之筆。其筆上所贈之詩。幾有出於紅樓夢之右矣。余愛之。遂欲存其稿。又就正名人。重加潤色。竊欲梓行。以公諸同好。因編分次序。重鐫新本。俾天下之彈唱者。亦得棄荒誕而宗雅麗者矣。蓋此本係嘉慶時人所重訂者也。

八美圖南詞五卷 道光二十八年松茂堂刻本

未題撰人名氏。卷首有丁空主人序。未署年月。此本南詞。凡五卷。共二十二回。演唐六如一娶八美事。嘗考六如有聘娶華家婢秋香一事。傳說不一。明人記載。如涇林雜記。則以為六如事。華氏婢名桂華。耳談一書。則以為陳元超事。而婢名秋香。桐下聽然。則謂六如在華鴻山家飲。華有小姬。隔簾窺之。六如因作嬌女篇貽鴻山。鴻山作中酒歌答之。後人遂有傭書配秋香之誣。至清人著述。如西神叢語則謂無錫人俞允安事。古夫于亭雜錄又以為江陰吉道人事。辨唐六如之誣。而不言所據。按馮夢龍情史卷五。既引涇林雜記。又引耳談。云事絕相類。他書亦有以秋香事說作唐六如者。是當時所傳。本有唐六如與陳元超二說。因並存之。此本南詞。關目情節。尤多虛構。雖未及秋香事。然八美之說。更屬無稽。考之史傳。六如才氣橫溢。領解後偶詿吏議。即絕意仕進。明史稱其放浪不羈。為世所指目。傳說者增益而附麗之。往往出名教外。蓋即此等。然其事固任誕可喜。或者因為六如惜。而摭他人事當之耳。

挨空箱南詞二十四卷 咸豐七年癸香書屋刻本

未題撰人名氏。卷首有咸豐七年愚溪山人序。山人疑即此本作者。惟其姓名里爵均無可考。此本南詞凡二十四卷。共二十四回。演文徵明風流事。而以唐六如祝枝山二人傳說。穿插其間。全出臆造。考文衡山一生。高介絶俗。不若唐六如祝枝山兩家之風流放誕。安有桑間濮上之行耶。如此本南詞所謂假成衣匠竊賊之女。皆與訂定終身。直無業流氓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衡山能之乎。此本作者。殆自寫素所夢想而已。

十美圖南詞四十卷 道光二十年愛蓮堂刻本

未題撰人名氏。卷首有道光二十年松筠氏書於鐵巗館舍序。略謂。偶閱市坊有沉香閣者。可冠彈詞魁首。嘗觀梨園演劇。名士謳歌。但傳中關衍最繁。余不揣鄙陋。戲拈筆墨。翻搜典刊。檢閱韻篇。譜以時新之句。亦以俚俗之言。衍則刪。闕則增。庶使詞意貫通。關目調達。雅俗可以共鑒云爾。據此可知此本原名沉香閣。松筠氏改訂後題曰十美圖。惟松筠氏姓名里居。俱無可考。僅知其為嘉道時人而已。此本南詞凡四十卷。共四十回。演曾榮曾貴兄弟與十美配合事。叙曾銑二子曾榮曾貴。因父為嚴嵩所害。更名易姓。避難四方。長子輾轉入京。得娶嚴東樓趙文華及徐林諸姓女為妻。次子亦得娶故相夏言及龍余諸姓女為妻。厥後得海瑞提挈。發憤讀書。均以狀元及第。征服叛將仇鸞。得嚴嵩通鸞證據。奏明天子。盡雪前冤。置嚴於法。欽賜十美團圓。此皆無稽之談。作者以曾銑有功見戮。忠奸倒置。故藉此以鳴不平。非紀實者。曾銑信有其人。以征河套為嵩誣殺。顧不聞其有二子名曾榮曾貴。他如林上春、羅文耀、李剛、鍼余、責賓及退歸林下之龍閣老。史均無其

蓋皆作者臆造也。

旗亭記傳奇二卷（滿洲傅氏藏萬曆三十一年繼志齋刻本）

明鄭之文撰。之文字應尼，一字豹先，江西南城人。萬歷進士，官真定知府。工詩詞，擅製曲，風流瀟灑，於秦淮曲中嘲名妓馬湘蘭，戲成白練裙傳奇，膾炙人口，然為當道所訶，遂未行。著有遠山堂集、錦硯齋集、旗亭記、芍藥記傳奇等。此記凡四十齣，演宋靖康之亂董元卿夫婦遇俠故事。湯顯祖嘗序此記曰：予讀小史氏宋靖康間董元卿事，流離之義甚奇。元卿能不忘其君，隱於伉儷；某氏能歸其夫，且自歸也。最所奇者，以宋舊之兄，而一女子能再用之，以濟卻金示衣，特變輕微，立俠節於閨閣嫌疑之間，完大義於山河亂絕之際，其事可歌可舞，常以語好事者。而友人鄭君豹先遂以挾日成之，其詞南北交參，才情並越，千秋之下，某氏一戎馬間婦人，時勃勃有生氣，亦詞人之筆機也。嗟夫！董生得反南冠矣，獨恨在宋無所短長，於時有以自見，使某氏之俠烈不獲登於正史，而旁落於傳奇。雖然，世之男子不能知奇婦人者，亦何止一董元卿也。此記關目排場，文情聲調，俱甚可觀，故呂天成曲品列

之於上之下品。且謂此記事任曲多豪爽，非虛謦也。惟惜此記流傳極罕。梨園已久失爨弄矣。

碧天霞傳奇二卷 乾隆三十一年刻本

清徐昆撰。昆有雨花臺，已著錄。此劇凡四十齣，演鍾景期、葛明霞、衛碧秋、雷天然遇合事。劇中情節，頗似唐玄宗時某千牛遇建昊盈盈事，見王銍默記所載建昊盈盈傳。按清初時素庵主人有錦香亭小說，即述鍾景期事，此劇卷首，常庚辛序，有丙戌夏徐子后山僑寓歷下，因錦香亭小說作碧天霞傳奇之語，可知此劇實取才於小說，翻衍以成者。至於律法，尚稱工穩，文情亦佳，惟以流傳不廣，未見梨園之登演耳。又乾嘉時，吳縣石琰亦有錦香亭傳奇之作。傳流甚罕，雖與此劇情節相同，然各有短長，殊未可同語也。

百花夢傳奇二卷（滿洲寧氏藏嘉慶、年刊本）

清張新梅撰。新梅字玉堂，乾嘉間人。里居事蹟，均無可考。此劇凡三十二齣，演梅香與鳳仙、水仙二公主因緣事，劇目情節，憑空結撰。劇中人名地名，以及曲白，皆用花草之類，鍛鍊而成，體裁新穎，與余士俊之香草吟傳奇，異曲同工。按卷首新梅自序曰：夢，幻境也；花間一夢，尤幻境中之幻境也。然幻而為夢，則既實有是夢矣；幻而為夢中之花，則既實有夢中之花矣。若夫本未嘗有是夢，與是夢中之花，而花由夢生，夢以花繫，真耶幻耶，孤若梅，傲若菊，清若蓮，幽若蘭，一性之有定也；斧斤之所夭，澗谷之所遺，雕欄繡幕之所寶護而愛惜，一過之無定也；先春而萌，經霜而隕，映日而笑，浥露而泣，一盛衰榮悴之無定而有定也。人之於世，有以異於花乎？百年一夢也，夢之中又有夢焉。雀處士之廬，有陶氏、李氏、石醋醋，其人者非人也，花之化而為人也；花之化而為人者，不猶人之化而為蝶乎？人且栩栩然覓惹尋香，倚紅偎翠，樂蜨之樂於須臾，而自忘其為人也。然則夜深花睡之際，其現種種色相於夢中者，安知不馳逐於名途利域，悲歡離合之場，而自忘其為花。擬花

由夢生，夢以花繫，幻耶真耶，願與天下之不夢者辯之。蓋新梅此劇，純為寓言，乃案頭之曲，故梨園中，從無搬行者耳。

隔葉花傳奇四卷 滿洲傳氏藏舊鈔本

題勺園主人撰。主人姓名里居不詳。同光間人。擅詞曲。著有隔葉花傳奇、紫雲迴、梁園雪雜劇，皆未梓行於世。此劇凡三十六齣，演華瓊與杜是雲、馬又蘭二女遇合事。劇中情節，不盡虛構。按自序稱：甲午鄉試，寓杭之湧金門，邂逅元公子於西子湖，亦來自大梁也。握手傾倒，形影追逐，文章歌泣，心致知一一。一日讀余所撰紫雲迴、梁園雪各雜劇，喟曰：吾子乃能傳人，知此吾幾失子。吾有所欲傳之人與所可傳之事，悵吾無以傳之。吾欲借一以傳，吾幸遇子，子必為我傳之。余曰唯唯。則又曰：子來自梁，梁之地所親歷也，梁之事所熟聞也，梁之人所盡知也。舍吾子其誰傳之。余曰唯唯。則又曰：若是實若雪儂，子必知其為何如人也。曰固識之。若一時某某者，當無不知其為何如人也。曰概識之。距踰三日，無語而去。明日置酒而宴樓，竟一日談所欲傳事與所可傳之人，且詳且確。或情然悲，或肅然欷，或拍掌狂笑，或齊具吟而唱，酒痕淚漬淋漓衫袖。坐客愕眙，亦稍稍引去。乃起揖曰：吾言盡於是，子必為我傳之。我與子亦得常連而書及之。而華公子者固亦

試於杭。日徜徉於六橋三竺間。欲一見其人，乃竟不可得。吁，公子遠矣。又明日，入闈試畢遽歸。自是亦不得其元公子。乃即其事，編次之，經緯之，而校書。特書名諱君子，則姓氏不無痕詞。所謂微而顯者云云。據此觀之，此劇情節，必為當時實事。或即作者自述之作，亦未可知。通本格律精嚴，情辭麗密。關目排場，如李鄴侯小仙骨。節節靈通。結彩一齣，摘花泣曲，籠罩全局，謀蘭齣黃鶯兒曲，細膩熨貼，尤當擊節。募懺一齣，尤極詞人忠厚之旨。讀之令人增交道之重。此劇惜無刻本流傳，故梨園中從未見搬演也。

味蘭簃傳奇二種 光緒七年刻本

未題撰人名氏。此本共收傳奇二種。一曰俠女記，凡十二齣。演陳鸞夫人吳氏任俠事。按陳鸞字耕梅，道光時人。其夫人遺事，據序文所稱，則江漢人皆能道之。二曰烈女記，凡八齣。演新寧烈女江氏事，在於同治初年，亦紀實之作。以上兩劇，未題作者名氏。雖俠女記卷首自序差不雜記，及烈女記跋文，均不署名。然烈女記卷首有同治十年序文一篇，尾題曰醉筠外史撰。觀其序文中語意，頗疑此二種傳奇，即出於醉筠外史之筆。惜作者文律平庸，流傳不廣，故從未見梨園之搬演焉。

北西廂訂律 滿洲傅氏藏 積閒藝芳樓抄本

明胡周冕撰。周冕字服公，江蘇吳縣人。事蹟不詳。按自序曰：西廂自配絃索，已為戲家之金科玉律矣。初習時，人無善本，多草率入調，洋洋盈耳，已足醉心。久之，好事日繁，思標赤幟，遂有按譜者、正腔者、論調與宮者、句櫛字比、推究不遺餘力。於是雖黃蔚起，各翻師承，以互相標榜而角勝。然做此過猛者則失之艱，取悅念勝者則失之媚。余也衛不平執中，悉心究理，且為正之。故老高之高明者之善本，不敢謂有一得，實可稱三折肱焉。於北詞訂律之服，參互攷較，另成一帙，名為北西廂譜。蓋凡詞散於各劇，演唱者少，若分道而馳，搬易疑為截拔。西廂則家絃戶誦，知我罪我，自有公評，余無容置喙也。卷首有凡例十則。其第一則謂：碧筠齋本，刻於嘉靖癸卯；朱石津本，刻於萬曆戊子。皆精好可玩。古本惟此二刻為佳。後則有王伯良校徐文長本，近則有張于玄改定秘本。律具考核，學博辨精，俱可依據入譜。餘刻雖多，皆不足取云。此譜純為北詞絃索宮譜，訂正宮調，辨證聲韻，至稱精當，且為今日現存北西廂譜中之最古者。從無樂本傳流，尤足貴也。

遏雲閣曲譜 民國八年著易堂排印本

清王錫純輯。錫純字熙臺。別署遏雲閣主人。江蘇崇明人。卷首有同治九年粹者自序。略謂。余性好傳奇。喜其悲歡離合。曲繪人情。勝於閱歷。而惜其無善本焉。雖有納書楹舊曲。要皆九宮正譜。後綴白裘出。白文俱全。善歌者群奉為指南。奈相沿至今。梨園演習之戲。又多不合。余有二三伶人。令其於納書楹綴白裘中細加校正。變清宮為戲宮。刪繁白為簡白。旁註工尺。外加板眼。務合投時。以公同調。事涉遊戲。未敢質諸大雅。然花晨月夕。檀板清謳。亦殆非怡情之一助也。此譜計收開場劇二齣。琵琶記二十四齣。長生殿十四齣。繡襦記十三齣。邯鄲夢五齣。南柯夢二齣。牡丹亭九齣。紫釵記二齣。幽閨記三齣。水滸記二齣。西廂記二齣。尋海記二齣。及西樓記、玉簪記、療妒羹、雙紅記、慈悲願、四聲猿、精忠記、各一齣。共錄八十七齣。皆清季梨園傳唱之劇。此譜曲白俱備。宮譜板式詳注無遺。試按譜而倚聲。不必有良師為之口授指導。亦能隨工尺而成腔。依板眼而合節。誠善本也。惟原書無凡例。當刊行時。陳蝶仙另為學曲例言一卷。附載卷後。於音律調名。致及板眼。不憚繁瑣。一一解釋。示初學者以門徑。其於保存崑曲之功。亦非淺耳。

集成曲譜四集　民國十四年商務印書館石印本

近人王季烈、劉富樑合編。此譜凡四集，每集八卷，共三十二卷。選載元明清三代之雜劇傳奇八十八種，計四百十五齣。所錄各劇，則採曲律詞章之兼善者，校訂宮譜，則求古律俗耳之並宜。曲文曲牌，皆詳為訂正。北曲入聲字之應叶入三聲者，仿吟香堂曲譜之例，一一於旁間注出當叶某音。冷僻之字，易於誤讀者，亦悉標明。俗譜刪改之曲，於文理曲律可以遷就者，不加訂正，以便通行。其刺謬過甚者，方為改易。然原譜之可遷就者，無不用其原譜。至於刪節之曲，苟於套數體式無礙，亦姑從俗。與套數太不合者，始補之。凡增改之處，詳注理由於旁。批中至於賓白鑼鼓，角色板眼，亦無不詳載也。填詞製譜度曲，本為三事，然欲精於度曲，則填詞製譜之道，亦不可不窺門徑，故此譜每集之首，載有季烈所撰螾廬曲談，自度曲以至製譜填詞之法，及傳奇源流、作家事跡，皆撮其要旨，述以淺顯之語，足資研究崑曲者入門之助。魏戫稱此譜曰：洵足以起衰振弊，示學者以指南，而不為庸俗伶工之所誤，則其有功於三百年盛世之音者，豈淺鮮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與衆曲譜八卷　民國二十九年石印本

近人王季烈輯。季烈有集成曲譜，已著錄。季烈初與劉富樑共編集成曲譜，以矯正梨園伶工腳本之失，頗為風行一時。兵燹後，毀去泰半，故重選梨園習見之曲，以期通行，取孟子與衆樂樂之意，題曰與衆曲譜。此譜凡八卷，傳奇各劇之外，並以開場劇、時劇、散套等十數折，共得百折。曲文俱備，詳註工人板眼，劇中鑼鼓可注者，間亦標明。諺云：一白二引三曲子，謂曲最易，白最難也。然自來曲譜於賓白之抑揚緩急，絕不指授，故初學者視為畏途。唯此譜於賓白逐句點斷，如平聲字之應延長，上聲陰平聲字之應揭高，入聲字之應疾過，及散板南曲之入聲字，皆以各種符號注明之，並另撰度曲要旨一卷，附於卷中各折末尾之紙隙，既可卷帙不增，復得所參考，簡要明晰，洵為治度曲者之津梁。按輯者自序稱此譜較為徇俗，非敢下喬入幽，聊充曲高和寡云爾。竊願習崑曲者，以此為階梯，進而求之集成、納書楹、吟香堂諸譜，斯可矣。

南峰樂府一卷（民國二十六年覆明刻本）

明楊循吉撰。循吉字君謙。江蘇吳縣人。性好山水。居於南峰。因自號南峰山人。成化進士。授禮部主事。善病致仕歸。年纔三十一。結廬支硎山下。課讀經史。性狷隘。好持人短長。武宗駐蹕南都。召賦打虎曲。稱旨。易武人裝。侍御前。善為樂府小令。武宗以俳優畜之。循吉以為恥。辭歸。晚歲落寞。益堅癖自矜。卒年八十九。有松壽堂集。南峰樂府。及雜著十餘種。此集共收散曲·七套。重頭小令二十四闋。循吉應召所製之打虎曲南呂一枝花一套。即載卷首。觀其所作。雄恣奔肆。殆所謂豪放一流也。

投筆記傳奇二卷（北京圖書館藏萬曆間文林閣刻本）

明邱濬撰。濬字仲深。廣東瓊州人。景泰五年進士。官至大學士。諡文莊。事詳明史本傳。著瓊臺集。瓊臺類稿。戲曲有五倫全備忠孝記。投筆記。舉鼎記。羅囊記傳奇四種。前者均有傳本。此記凡三十八齣。衍漢班超投筆從戎。遠征西域。得勝榮歸事。關目情節多與史傳相符。但超傳止稱備書。而此借任尚以實之。以尚後與超交代。有易超之言。遂從此生波。其實超與尚本無宿嫌也。徐幹因佐超於域外。遂用幹以終始之。此傳奇家佈置之法。班超之母。本傳未載。超在西域三十餘年。不應其母尚存。超子名成。而曲云穀。則又與後漢書未合。餘尚實也。呂天成曲品列此記於具品之末。且云詞平常。音不叶。俱以事佳而傳耳。詞雖迂腐。然描摹班超凜凜氣概。頗有生動之趣。其第六投筆空回。第十五夷邦酧月諸齣。慷慨激昂之氣。讀之不禁令人神往。昔年梨園尚有以弋調爨演者。近成絕響矣。

香囊記傳奇二卷 北京大學藏萬曆間世德堂刻本

明邵璨撰。璨字文明，江蘇宜興人，生員。事蹟無考。曲品題為常州邵給諫作，當是另人。此記凡四十四齣。演張九成、九思弟兄事。九成兄弟同榜進士，以老母在堂，同請終養，而九成對策時，適觸秦檜之忌，遂矯旨參岳武穆軍。九思歸里養親。武穆轉戰勝利，論功陞轉。九成補授兵部侍郎，又未使往五國城省視二帝。十年不歸。所謂香囊者，蓋九成母手製，臨行佩帶者也。參贊岳軍，遺失戰地，殘軍拾得，歸報故鄉。於是老母生妻，皆謂九成已死。又值遷都臨安，紛紛移徙，張氏姑婦，乃至失散。重歷十載，始得完聚。記中關目，與九成本傳，殊未相合。九成非蘭陵人，其弟亦不見於史傳。洪皓、王倫、朱弁，皆當時使金者，借以點綴。九成得罪秦檜，在為刑部侍郎時，非對策事。謫居南安十四年。記云羈沙漠十載，亦誤。此記辭昏驛會二齣，頗有蹈襲琵琶幽閨格調之嫌。曲品列此記於妙品，並曰：詞工白整，儘填學問。藝苑巵言則謂雅而不動人。按徐渭南詞敘錄云：以時文為南曲，元末國初未有也，其弊起自香囊記。文明習詩經，學杜詩，遂以二書語句勻入曲中，賓白亦是文語，又好用故事作對子，最為害事。至於效顰香囊而作者，一味孜孜汲汲，無一句非前場語，無一處無故事，無復毛髮宋元之舊。三吳俗子以為文雅，翕然以教其奴婢，遂至盛行。南戲之厄，莫甚於今。徐復祚曲論亦曰：香囊以詩語作曲，處處如烟花風柳，麗語藻句，刺眼奪魄，然愈藻麗愈遠本色。蓋此記詞藻殊未見工致，惟好用儷語，已開浣紗、玉合之先矣。所幸記中關目，波濤起伏，結構至佳，科諢亦頗有可取處。惜梨園已久不見搬行者也。

金印記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 崇禎間刻本

明蘇復之撰。復之字里事蹟均無可考。此記凡三十四齣，衍蘇秦故事，自十上不遇至佩六國相印止。一名合縱記，又名黑貂裘，以蘇秦佩六國相印，故曰金印。點出說六國之指，故曰合縱。追原其未遇困頓之時，說秦不合，黑貂裘敝，故曰黑貂裘也。通本關目皆依據戰國策記中蘇秦云，父母偏愛，與兄嫂分居。又以其兄為蘇厲，按史記蘇秦之弟蘇代，代弟蘇厲，則厲非蘇之兄，特借名以實之。記又云秦兄素無賴，護秦於父母，則由嫂不為炊一語而附會之。其第一齣始末，心園春詞云：可怪那趨炎惡令，多少世情人。蓋借蘇秦不禮於其嫂，以明人情之反覆，而勢力起於家庭也。記中文詞古樸，結構緊嚴，確是明初人之手筆。曲品列此記於妙品，並曰：李子事佳，寫世態炎涼曲盡，真足令人感喟發憤，近俚處具見古態，所論甚當。第十九往魏一齣曲用武陵花一套，為記中最勝處。其後種玉記之往邊，長生殿之聞鈴，俱從此出。以此相比，則大略椎輪，氣韻較厚焉。記中支時齊微魚模等韻皆混合並用，是承琵琶之弊，明曲泰半如是。不能專責復之也。此記第五逼釵，第十五尋夫，第十六刺股，第二十一負劍，第二十六金闔詰齣，梨園盛唱，至今弗衰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雙忠記傳奇二卷（北京大學藏萬曆閒富春堂刻本）

明姚茂良撰。茂良有金丸記。已著錄。此記凡三十六齣。衍唐張巡許遠故事。畧謂張巡、許遠、拒賊睢陽。後先殉節。時人目為雙忠。睢陽立廟。曰雙忠廟。故此曲名雙忠記。全記關目情節。均是實跡。大抵依附唐書。編製而成。記中描摹張許困守孤城。城破罵賊以死。死後身為厲鬼。夫與陰兵。助殺元凶。極盡慷慨激昂之致。其第十三齣。寫招募勇士事。四邊靜曲云。逆胡狂獗。殊猖獗。生民困顛越。募士遠行師。糾將破虜穴。

裹創飲血卧霜月。一劍靖邊塵。歸來朝金闕。一種忠憤填膺之氣。如躍紙上。按呂天成曲品。嘗列此記於能品。且稱此張許事。境慘情悲。筆能寫義烈之剛腸。詞亦達事情之悲情。求人於古。足重於今。此評尚非過譽也。梨園中昔有演者。近則已成絕響矣。

精忠記傳奇二卷（崇禎閒及古閣原刻本）

明姚茂良撰。茂良有金丸雙忠二記。已著錄。此記凡三十五齣。演岳飛盡忠報國事。略謂岳飛破虜救國。而為秦檜所不容。卒定計以莫須有三字。陷飛於難。飛死後為神。檜及妻王氏不久亦逝。墮入地獄。受與涯之罪。此記以西湖建精忠祠。祀岳飛。故名精忠記。全記關目。大畧取材史傳。粉飾而成。考宋史飛傳云。韓世忠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又

世忠傳云。岳飛冤獄。舉朝無敢出一語。世忠獨攖檜怒。又抵排和議。觸檜尤多。此記因增飾世忠上疏。飛訟冤。史傳但言何鑄明飛無罪。又稱大理寺丞李若樸。何彥猷。大理卿薛仁輔。並言飛無罪。宗正卿士㒟。亦請以百口保飛。然未及周三畏。蓋三畏棄官去。而諸保飛者盡獲罪。故未及載三畏事。此記則謂周三畏棄職入山。與通鑑正合。史傳言飛按兵淮上。而記言屯兵三關。亦增飾語。按三關在雄莫間。飛是時不得屯兵也。記中飛云。已欲屈招。因兩兒駐軍朱仙

鎮上。恐其領兵報怨。遂招二子同入獄。飛傳亦無此事。考春秋時。楚平王囚伍奢。欲殺之。奢恐子尚與員報寃。乃以書招其二子。此記實假用奢事。岳飛季女。本抱銀瓶投井死。此記則以銀瓶為女之名。記中秦檜自稱官授都御史之職。宋無此官。自明太祖革去丞相御史大夫。始設都察院。按檜傳謂檜為臺長。蓋即御史中丞。又史但云登第。亦未稱為狀元。此記云万俟卨奉檜意旨。將飛父子三人。俱在風波亭上弔死。亦與正史不合也。此記情節關目壯烈。動人文詞質樸。實當行之作。呂天成曲品。列之能品。且評曰。此岳武穆事。詞簡淨。演此令人皆裂。惜梨園中久失數演者矣。

千金記傳奇二卷 滿州傅氏藏萬曆刻仇英繡像本

明沈采撰。采字練川。江蘇吳縣人。事蹟無考。此記凡四十六齣。衍韓信事。而以滅項羽輔漢高祖成大業為主。韓信嘗以千金報漂母一飯之恩。故記名千金。全記情節大略取材史記漢書諸傳。敷衍而成。千金報漂母。本是實事。惟信妻高氏。高氏之兄高起。似有未確。按高祖本紀有高起王陵對曰之句。或以高起為人名。或以為高坐者起而對。此遂以高起為信妻兄也。記中張邯。疑即章邯之誤。而邯本秦降將。為楚拒漢。漢圍之廢丘。邯自殺。無從韓信處項之事。又魏豹始從楚。繼歸漢。後又畔漢。韓信擊虜之。漢王令守滎陽。楚困之急。周苛懼其有變。因殺之。不應此時猶在。又史記陳豨傳云。豨不知始所以得從。亦從未明言從破項籍。又史記功臣表。止有河陽侯陳涓。亦無奚涓。及閔子奇殷蓋也。考元人雜劇。武漢臣之窮韓信登壇拜將。王仲文之淮陰縣韓信乞食。張時起之霸王垓下別虞姬。均衍韓信事。惟皆散佚。僅有金仁傑之蕭何月夜追韓信一本。幸傳於世。此記第二十

三齣追信。即割襲金作雜劇第二折而成。唯曲牌畧有增訂耳。又第二十七齣登壇。粉蝶兒十二月兩曲。亦係採諸雜劇者。故曲品曰。內插用北劇也。此記排場尚不冷靜。雖以韓信爲主。然描摹項羽悲壯有力。因之結構分散。致少一篇主腦。呂天成曲品。置此記於能品。並謂韓信事佳。寫得豪暢。但事業有餘。閨閫處太寥落。且旦是增出。只入虞姬漂母。亦何不可。其第十三鴻門。第二十三追信。第三十五別姬。第三十六埋伏諸齣。梨園最稱盛演。至今弗衰也。

還帶記傳奇二卷 北京大學藏萬曆閒世德堂刻本

明沈采撰。采有千金記。已著錄。此記凡四十一齣。演唐裴度香山寺還帶故事。唐王定保摭言載裴晉公質狀渺小。有相者曰。郎君形神。不入相書。若不至貴。即當餓死。今殊未見貴處。一日遊香山寺。有婦人致一緹褶於僧伽欄楯上。祈祝良久。擲筊瞻拜而去。少頃。度見緹褶在舊處。知其遺忘也。又料追付不及。遂收取以待。至暮。婦人竟不至。詰旦復携之往。寺門始闢。見向者婦人疾趨而至。撫膺惋嘆。度從而問之。婦

人曰。阿父無罪被繫。昨告人假得玉帶二。犀帶二。以賂津要。不幸遺失。吾父之禍無所逃矣。度因授之。婦人拜泣。請留其一。度不答而去。後見相者曰。必有陰德及物。前途萬里。非某所知也。度果位極人臣。蓋即據此敷衍而成。考裴度操守堅正。神觀邁爽。勳業赫然。威震四夷。即細行小德。亦有足稱。如此事出唐人記載。恐是實事。亦未可知。記中謂妻弟劉二欺度。待以不堪。及度榮顯。乃曲盡諂媚。寫炎涼世態。毫髮無遺。或因親戚參商。別有寓意。然度無此事也。別頭巾

事。足資捧腹。其風雪月三詞頗佳。賓白亦巧。神童施槃係明正統己未狀元。獨飾爭色川作蘇語。作者殆有意謿弄耶。記中周女。稱借帶於彭鄒兩公。按彭韶鄒幹。皆名鄉貳。與施槃同時。疑即所指耳。呂天成曲品。評此記曰。裴晉公事佳。鋪敘詳備。但周女何苦作娶婦。纏繞人家。當作閨女周旋出獄。送女謝裴。而裴不納。女竟不嫁。後陪夫人入京。年且長矣。夫人苦勸。裴留之而生幼子。遂為宣宗朝學士。入此一段姻緣。則各有結局云云。並列此記於能品。總觀此記律文結構。頗稱佳妙。惟梨園中久失爨弄矣。

獅吼記傳奇二卷 日本京都帝國大學藏萬歷間環翠堂原刻本

明汪廷訥撰。廷訥字昌期。一字無如。自號坐隱先生、無無居士、清癡叟。安徽休寧人。官至鹽運使。博學善文。著有華袞集、無如子正續者言、環翠堂集。文壇列俎、人鏡陽秋、棊譜等。所製傳奇尤富。有獅吼、同昇、長生、天書、三祝、種玉、義烈、彩舟、投桃、二閣、威鳳、飛魚、青梅、高士諸記。及廣陵月雜劇。傳於世者。尚為不尠。此記凡三十齣。演宋陳慥妻柳氏奇妬事。宋人調謔篇稱。慥字季常。公弼子。居黃州岐亭。自稱龍邱先生。又曰方山子。好賓客。喜蓄聲伎。然其妻柳氏。絕凶妬。故東坡有詩曰。龍邱居士亦可憐。談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河東獅子。指柳氏云云。蓋廷訥附會此說。衍為傳奇。然東坡所撰方山子傳。曾謂慥家豪富。聲伎滿前。一旦棄之而去。與妻偕隱黃州。食貧自喜。是知慥固一豁達士。不似跼蹐於石榴裙下者。或謂慥喜參禪。而口才不及柳氏。每肆談鋒。輒為妻挫。故東坡乃借傳燈錄河東獅子吼語。為詩調之。斯說頗允。此記關目結構。殊稱佳妙。呂

天成曲品列之上之下品。且曰。備極醜態。總堪捧腹。末段悔悟。可以風笄幃中矣。其第九奇妬。第十賞春。第十一詠柳。第十三鬧祠四齣。梨園至今盛演不替也。

蕉帕記傳奇二卷 北京圖書館藏萬曆閩文林閣刻本

明單本撰。本字槎仙。浙江會稽人。事蹟無考。著有蕉帕記。露綬記傳奇二種。唯蕉帕記尚傳於世。此記凡三十六齣。演龍驤胡弱妹事。略謂。龍驤早孤。為父執胡招討撫養。招討有女弱妹。美而才。驤頗屬意。有長春子者。乃西施死後化為女狐。煉永有年。欲取元陽成丹。因假託弱妹。與龍驤私焉。所謂蕉帕者。蓋長春子初見龍驤時。取蕉葉幻為手帕。題詩其上。以贈驤者。及龍驤遣媒說合。花燭之夕。語及往事。弱妹茫然。

以為有意誣衊。驤方知前所遇者。實非弱妹也。長春子既登仙籙。感龍驤恩。為之營科名。成眷屬。又贈天書。得立功邊陲。勦襲巨寇劉豫。合家封贈。極盡富貴之樂云。關目情節。憑空結撰。未詳所本。至於詞章。頗有精警。用本色處亦多。高奕新傳奇品嘗評其詞曰。新妝越女。粉媚脂香。記中摹寫招討之子胡連憨狀可掬。明人傳奇罕長於科諢。此記猶可稱勝。居亦水梅禹金輩多矣。全記尾聲曲。每喜增多一句。作尾雙聲。破舊格十二板之例。殊不可法。乃曲律不應爾

許。至梨園中。此記則久無變演者也。

琴心雅調傳奇二卷日本内閣文庫藏萬曆間刻本

未題撰人名氏。首無序文。戲曲書目不見著錄。國内並無藏者。此亦海内之孤本也。此曲凡八齣。衍卓文君私奔司馬相如故事。按明人取此題材。譜成戲曲。盛傳於世者。雜劇則有無名氏之漢相如獻賦題橋。傳奇則有孫柚之琴心記。此爲傳奇體裁。曲用南北合套法。全本僅八齣。不似琴心記之繁縟。蓋以簡明勝耳。此書既刻於萬曆中。則作者當亦爲隆萬間之人也。

御雪豹傳奇二卷 滿洲傳氏藏乾隆間鈔本

朱佐朝撰。佐朝有艷雲亭、錦雲裘已著錄。此曲凡三十二齣。演宋曷惠以戰功封和陽王，得御賜名馬雪豹，為薛贇妬陷，終得昭雪，夫婦團聚事。此曲關目一無所本，純出虛構。按宋人稱楊沂中為楊和王，然未聞有所謂和陽王者。又曲中有總兵、錦衣、都御史之名，此亦為明代官制。或作者別有所寄託，故假名於南宋也。佐朝此作，曲律結構，不失法度，然詞藻意境，未免失之鄙俚膚淺之譏。如艷雲亭、錦雲裘諸作，雖麗工鍊，尤非斯作所及。豈此本為梨園伶工所竄易歟？昔年雖頗有搬弄者，然至今日，俱不傳矣。

兩度梅傳奇三卷 滿洲傳氏藏乾隆間鈔本

清石玨撰。玨字恂齋，號紫佩，江蘇吳縣人。善詞曲，著有二度梅、錦香亭、天燈記、酒家傭傳奇四種。僅前二種世有傳本，餘則未見。此曲凡三十五齣，一名玉蝴簪，又名梅開兩度，亦曰二度梅。演唐盧杞陷害梅旦、陳國柱及梅魁、陳玉珍離合故事。關目全出杜造，無史實。清惜陰堂主人嘗有二度梅小說之作，今各地俗劇更多有演之者，其傳播之廣可知。玨此作律文尚稱工穩，惜其意境未能超脫，致墮庸淺之譏。幸賴排場緊熾，饗弄頗有可觀。清代中葉，梨園時有演者，近則無聞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曲部

長生樂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 乾隆間鈔本

清張勻撰。勻字宣衡。號鵲山。浙江秀水人。黄文暘曲海目。支豊宜曲目表並著録。爲無名氏作。按楊李詩繫題曰張勻撰。勻秀水諸生。年十二。作稗史。今所傳平山冷燕是也。又爲十美圖長生樂傳奇二十種。箸有鵲山堂集。所製傳奇。惟此曲尚傳於世。餘俱未見。此曲凡十六齣。演劉晨阮肇事。略謂劉晨阮肇並赴科舉。肇以二人同試。必有居第二者。遂毀卷不納。晨擢大魁。朝廷以肇名不與。特賜狀元。時晨甫婚。肇尚

未娶。給假返鄉。會重陽。二人往成皋山登高。麻姑幻化。引入天台。令與仙女瑞鶴仙嘉慶子爲配。留宿六日。備享逍遥之樂。後送還其家。初。晨肇久未還朝。家人亦徧覓不得。帝元日慶誕。麻姑忽降殿簷。飛示一詩云。眉壽曾從德上培。欣逢此日奉春罍。君王自有長生樂。姑待劉晨阮肇回。帝始知晨肇必遇仙而回也。麻姑送晨肇返。且授以長生金丹。命獻於帝。晨肇往天台六日。已閱六十年之久。晨妻白首鬖髿。子餘蔭亦中狀元。官宰相。見晨年少。俱不相識。詳述遇仙情蹟。乃共驚喜。晨偕肇獻丹於帝。帝服之。鬢髮復黑。精神愈健。始信麻姑長生樂詩。果驗於此。封晨肇爲天台公。賜宰相壽時明女與餘蔭婚。阮肇則不受勳爵。入山訪仙而去。此曲關目。全本於列仙傳。名山記。天台山志諸書。惟劉阮中狀元。麻姑爲二仙女之母。及二仙女之名。俱出杜撰。按明初人王子一有劉晨阮肇誤入桃源雜劇。亦衍此事。惟二本情節。微有異同。蓋此曲實即根據誤入桃源雜劇。緣飾而成者。結構整飭。律文並佳。洵爲妙作。惜梨園已久無爨演者

矣。

珍珠塔傳奇四卷（滿洲傳氏藏舊鈔本）

末題撰人名氏。黃文暘曲海目。題曰清無名氏撰。當爲乾隆以前人之作。此曲凡三十六齣。演方卿與陳翠娥畢姻。金彩蘋三人配合事。曲中以珍珠寶塔爲定情信物。串合關目。故取以爲題。按嘉道間無名氏。有珍珠塔南詞。一名九松亭。即衍此事。其後更有珍珠塔寶卷。亦係重綴此故事者。想此必爲明季實事。里巷傳聞。故有如是之普遍也。此曲關目排場均有可觀。律文亦復工妙。不失佳作。惟自乾嘉以後未聞梨園有爨衍者。其不傳蓋已久矣。

銀瓶牡丹傳奇二卷（滿洲傳氏藏舊鈔本）

末題撰人名氏。戲曲書目。不見著錄。此曲凡三十七齣。演東華帝君仙童祥麟彩鸞及金母侍女嘉慶子瑞應子同以思凡降謫人間事。略云。祥麟降生長安富氏名璘。彩鸞降生江西胡氏名文鸞。嘉慶子降生西寧史氏名玉琴。瑞應子亦降生富家名銀瓶。遇闖元之亂。鸞與銀瓶。璘與玉琴。屢遭挫折。歷盡辛苦。後以衛國有功。各蒙擢贈。並成婚配。待功行圓滿。各返仙境焉。此曲因金母嘗獻銀瓶及牡丹花於東華帝君。故以爲題。曲中取安祿山叛變。穿插其間。以作關目。與史傳所載。間尚相合。餘則盡出作者虛構。殆亦無稽之談耳。全本排場縝密。佈置妥貼。律法詞文。亦復可觀。惟乾嘉以降。梨園已失爨演者矣。

雙金牌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舊鈔本

未題撰人名氏。戲曲書目從不見著錄。此曲凡三十六齣。曲演明郭勳、邵元節、陶仲文謀叛誣陷梁國棟梁楚材父子事。劇中諸人雖見於史傳紀載。但邵元節為龍虎山上清宮道士。明世宗篤好鬼神之說。嘗徵至京。大加寵信。封真人。尊號。拜禮部尚書。卒謚文康榮靖。而劇中竟稱其為惡多端。從被罪。陶仲文嘗授符水訣於羅田萬玉山。因與邵元節善。得薦於世宗。絕宮中妖。瘥太子痘。封真人。授少保禮部尚書。

後加少傅少師。封恭誠伯。卒謚榮康惠肅。亦從無謀叛事。以上二事。俱與史實未合。誇謬特甚。至劇中梁國棟、梁楚材。皆不知何所據而云。恐出臆造。總之。此劇必為痛惡道家者所作。故於邵陶諸人。有如是之詆毀耳。全劇律度結構。尚稱工穩。惟詞章庸劣。殊無足稱。乾嘉以後。即不見梨園演弄。蓋亦有因也。

福壽榮傳奇 泰縣梅氏藏乾隆間內府精鈔本

未題撰人名氏。戲曲書目不見著錄。按黃文暘曲海目。支豐宜曲目表。並載有無名氏之十大快傳奇一本。而千古麗情曲目。則題回郎潛長撰。係譜俞孝克事者。此曲亦演孝克事。取兩本相較。關目情節。正復相同。惟俞改作余。是其微異處。按此曲乃清代內廷之承應大戲。以意揆之。必為當日詞臣。或南府供奉。取十大快傳奇。略事改竄。更易劇名。以為進呈之本。此曲凡二十四齣。演晉時俞孝克一家榮顯事。原本

所以名十大快者。蓋因書生為駙馬。一大快。金榜三元。二大快。天仙送子。雙産麟兒。三大快。勦滅猩猩班師奏凱。四大快。立非常之業。兼兩王之封。五大快。二子文武高魁。六大快。女寇入境。不動干戈。反成秦晉。七大快。兩女聯姻。贈無限金珠。得無窮至寶。八大快。壽登古稀。金玉滿堂。窮奢極欲。九大快。長生不老。與天地同休。此即所謂十大快也。本事荒誕。羌無根據。惟結構嚴密。甚適搬演。而情節奇幻。亦尚可觀。殆如莊生寓言。實遊戲之作。此曲除內廷外。民間梨園。尚

未有彙演者也。

三義記雜劇 日本內閣文庫藏明刻本

未題撰人名氏。卷首無序文。戲曲書目未見著錄。國內亦無藏者。乃日本幸存之孤本。此記凡四折。體裁為雜劇。衍劉方三姓孝義故事。略謂宣德間。北京管下。河西務地方。有劉老兒夫婦。膝下無子女。設酒肆為生。時有京衛老軍方大者。携子投宿肆中。旋以時疫病卒。方子無依。遂認劉為父母。易姓劉。方實一女子。釵而弁者也。其後有山東士人劉奇者。亦為劉翁所救。因亦拜劉為義父。方劉二人。後成為眷侶。於劉翁夫婦。深致孝義焉。按記中關目。全本明嘉靖間夕川老人花影集卷一。劉方三義傳一文。敷衍編成。何大掄燕居筆記卷七。亦載此傳。可知此故事於明季頗為流行。此記曲文。南北合套。律文並妙。不失佳品。作者當為明人無疑也。

太平祥瑞雜劇 泰興梅氏藏乾隆間內府精鈔本

未題撰人名氏。戲曲書目不見著錄。所收雜劇凡十種。曰景星慶雲、海岳效靈、四民樂業、靈山勝會、豐登擊壤、萬卉芳榮、祥麟現瑞、萬國呼嵩、方朔偷桃、瑤池集慶等。審其內容及所衍故事，蓋乾隆十三年清高宗東巡至闕里，釋奠孔廟時，祝嘏演劇，由詞臣特製進呈，以供承應者。景星慶雲一劇，略謂當今皇帝恭奉太后巡幸山東時，有三台星官率五行星官、風雨星官、牽牛織女諸神，焜耀光華，以彰至治，並祝萬壽無疆。海岳效靈一劇，演五岳尊神、四海龍王，因皇帝奉皇太后巡幸山東，恭迎聖駕事。四民樂業一劇，演太平鄉豐樂里之耆老、儒士、農夫、匠役、商旅等，城市遊觀人物，恬熙處處，謳歌昇平景象，更有雙鳳凰出現，相舞於空，眾人咸稱為太平之祥瑞。靈山勝會一劇，演釋迦牟尼佛於娑婆樹下，為諸菩薩說法，有天女來散花，觀音菩薩等皆謂天花如雨，實我佛皇太后之洪福齊天也。豐登擊壤一劇，演上元佳節，風調雨順，百穀蕃昌，大放花燈，小兒跑竹馬，擊太平鼓，唱太平歌，村女執採茶籃舞，唱十二月採花歌，老民老婦，街市遊玩，覩此太平景象，遂謝皇恩。萬卉芳榮一劇，演花神以帝德昌明，率催花使者命十二月花神，百卉呈祥，萬花齊放，以成盛世咸若之休，感戴天恩高厚。祥麟現瑞一劇，演漁樵農牧四人，以年歲豐登大有，各攜酒餚，於溪山勝處，歡飲行樂，漁翁出金鱗，樵子出靈芝，農夫出王粒，各欲進獻於朝廷，而牧童正苦無物可獻，忽來麒麟，遂同眾人報官表賀。萬國呼嵩一劇，演八國藩王仰戴皇恩，歸心入貢，同赴午門，呈獻珍寶，叩祝萬壽無疆。方朔偷桃一劇，演瑤池金母壽誕，八仙等均往叩賀，東方朔因無壽儀，乃赴蟠桃園竊桃而往。瑤池集慶一劇，演西王母誕日，八仙、福祿壽三星、東方朔等各呈珍寶，更有十六仙女奏舞鈞天廣樂，藉以表祝寰區福地，億萬遐齡。考諸劇關目，僅靈山勝會一事出於維摩詰經，方朔偷桃雜采漢武傳、漢武故事諸書，裝點而成，餘則盡出憑空結撰，祥徵瑞現，以供承應祝嘏者。總之，各劇排場堂皇，詞章富麗，或歌崑曲，或奏弋腔，演來既有可觀，亦

足以見昇平之盛事也。

詞林一枝四卷 日本内閣文庫藏萬曆閩福建葉志元刻本

明黃文華輯。文華字玄明，浙江杭縣人，事蹟無考。卷首標曰新刻京板青陽時調詞林一枝。題云古臨玄明黃文華選輯，瀛賓郄繡甫同纂，閩建書林葉志元繡梓。版分三欄，上下兩欄選錄元明傳奇，凡三十三種。計有獅吼記、胭脂記、藏珠記、紅拂記、灌園記、曇花記、三元記、題紅記、五桂記、教子記、長城記、昇仙記、投筆記、洛陽記、彌弓記、斷髮記、易鞋記、殺狗記、四節記、三桂記、羅帕記、玉簪記、奇逢記、古城記、金貂記、三關記、荊釵記、破窰記、琵琶記、西廂記、金印記、白兔記、妝盒記、千金記、賣水記、和戎記。每種所錄二三齣不等。其中如胭脂、題紅、長城、斷髮、四節、羅帕、三關諸記，均為世罕流傳之明人傳奇。至若洛陽記、彌弓記、三桂記、五桂記、奇逢記、賣水記等，俱係從未見於著錄者。愈足珍貴。中欄所載，卷二時新耍曲，乃明人散曲。卷四為傳奇散齣，計尼姑思凡、孝弟忠信等四齣。卷一卷三均題為時尚楚歌，計羅江怨五十五首。按沈德符顧曲雜言謂羅江怨興於嘉隆間，此集則題曰時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尚楚歌。可知此俗曲於萬歷初年。兩湖間猶甚流行也。此集所選傳奇。以南戲為多。就書名觀之。所謂青陽時調者。按明湯顯祖宜黃縣戲神清源師廟記。謂江以西弋陽。其節以鼓。其調諠。至嘉靖而弋陽之調絕。變為樂平。為徽青陽云云。可知此調乃弋陽腔之變調。青陽本屬安徽池州府。池州為餘姚腔之流行地。蓋萬歷時弋陽腔之餘勢。侵入安徽。仍弗衰也。戲曲書目。從未見箸錄。此集國內亦無藏者。實中土久佚之珍籍耳。

玄雪譜四卷 日本內閣文庫藏崇禎間刻本

題鋤蘭忍士輯。媚花香史評。輯者評者名氏。今無可考。戲曲書目。從不見箸錄。國內亦無藏者。蓋日本僅存之孤本也。卷首有響隱道人序文。並笑癡子贊語。此集所選。全為元明雜劇傳奇。計有琵琶記。西廂記。望湖亭。東郭記。幽閨記。絡冰絲。珍珠衫。紅拂記。焚香記。水滸記。還魂記。灌園記。花筵賺。風流院。明珠記。彩樓記。三國記。西樓記。義俠記。鴛鴦棒。情郵記。靈犀佩。曇花記。白兔記。荊釵記。明月璫。獅吼記。蕉帕記。想當然。紅梨記。紅梅記。繡襦記。四聲猿。祝髮記。浣紗記。連環記。冰山記。異夢記。題塔記。共三十九種。每種最多者。選錄四齣。其中頗多罕覯珍本。如冰山記。衍魏忠賢失敗故事。今樂考證題為陳治徽撰。按此記張岱亦曾加以刪訂者。見陶庵夢憶。明月璫演青娥雪梨故事。未見箸錄。均極難得之品。珍珠衫。袁于令撰。全本久佚。唯方來館主人之萬錦清音錄有一齣。餘則未見。此集選載至三齣之多。殊為可貴。靈犀佩。許自昌撰。除滿洲傅氏藏天啟鈔本一部外。未見刻本。冲

和居士之怡春錦。雜錄二齣。然與此集所選者。未盡重複。異夢記。今樂考證著錄。題無名氏撰。係演王奇俊顧雲容夢贈雙魚佩故事。亦未見刻本流傳。俱足珍貴。他如宋京樊之風流院。演小青事。松瘦道人之題塔記。演梁灝事。雖世間尚存萬歷原本。然絕不易覯耳。此集選錄珍本。如此宏富。實可寶也。

天書記傳奇二卷 滿州傅氏藏 康熙間鈔本

明汪廷訥撰。廷訥有獅吼記。已著錄。此記凡三十四齣。衍孫臏龐涓鬬智故事。一名七國傳。按元無名氏有龐涓夜走馬陵道雜劇一本。廷訥此記。即係採取元劇增飾而成。而本關目情節。互有異同之處。此記謂孫臏父掺母燕國公主。妻蘇氏。丞相蘇秦之女。並出緣飾。按史記載蘇秦張儀皆受學於鬼谷先生。是蘇張孫龐同一師也。劇遂以秦與臏綴合。謂為翁壻矣。孫臏王敖同學於鬼谷。為龐涓謀害。臏涓侍兒金

花寶帶與臏言涓欲害臏。後臏亂箭射殺王敖。以金珠酬金花寶帶。一段情節。亦係增出。元劇以鄭安平為龐部將。此記改作秦之相國。元劇謂卜商載臏往齊。此云朱亥及孟嘗君。元劇中各國伐魏時。諸將之名。此亦略改。楚將吳起作昭常。蓋因鬼谷教孫臏時。即云授以吳起兵書。不便重出也。孫臏佈陣。龐涓僅識其二。其後佈者不識。此記與元劇同而小異。元劇云臏佈一字長蛇陣。鄭安平以為扁擔陣。此云王敖。臏佈天地人三才陣。鄭安平以為丫髻陣。此云王敖

以為三脚香爐陣。又云三角糉子陣。臏佈九宮八卦陣。鄭安平見有八座門。以為螃蟹陣。又見有小渠被亂鎗戳倒地上。以為鑿籠陣。龐涓口中又以為滑亂陣。此亦以為教與涓之言。均不同者也。元劇有韓將馬服子。按馬服子本趙將趙奢子括。因奢封馬服君。故稱馬服子。原非姓名。元人誤作姓名。此記故為刪去。考今宛平縣戒壇之旁。傳有孫臏龐涓洞。蓋臏本燕人。疑孫龐嘗同道於此。記中謂鬼谷在是之雲夢山。尤為不衍。記名七國。然所衍孫龐事。止係魏齊兩國。亦不賅也。總之。孫龐同學於鬼谷。其後涓圖殺臏。臏攻殺涓。乃是實事。餘出附會。而穿插同時之人。藉以裝點生色耳。呂天成曲品列此記於上之下品。評曰。孫龐有元劇。此記亦斐然。雖見弋陽腔演之。亦頗激切云。此記昔年梨園有以弋腔演之者。近則已成絕響矣。

種玉記傳奇二卷原刻本 汲古閣

明汪廷訥撰。廷訥有獅吼記、天書記、已著錄。此記凡三十齣。衍漢霍仲孺事。記中以衛青妹少兒生霍去病。為種玉也。故名。考史傳載霍光、去病弟也。父仲孺。河東平陽人。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侍者衛少兒私通。而生去病。仲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光。因絕不相聞。久之。少兒女弟子夫立。為皇后。去病以后姊子貴幸。既壯大。乃自知為霍仲孺子。未及求問。會為驃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遣吏迎仲孺。大為仲孺買田宅奴婢。而將光西至長安。任為郎。按衛青傳稱大長公主囚青欲殺。其友公孫敖往篡之。故得不死。後敖為騎將軍。與青去病同出擊匈奴。此記情節關目。雖雜采漢書史傳而作。然頗多裁翦。未盡屬實。如衛少兒從未聞與和親之選。霍光亦無舉賢良科及尚主之事。呂天成曲品列此記於上之下品。且評曰。吾越金叟撰摘星記。即霍仲孺事。此記略具幽情。兼揚將相之業。勝摘星多矣。要之此記雖不及獅吼記之絕妙。要亦不失為佳作。惟梨園中久不見搬演者矣。

祝髮記傳奇二卷（北京圖書館藏萬曆間富春堂刻本）

明張鳳翼撰。鳳翼有紅拂記。已著錄。此記凡二十八齣。演徐孝克孝母故事。關目情節。全本於南史及陳書中徐摛傳。緣飾而成。按史載孝克之妻。未免失身。孝克諒其心而復合。記中不得不為迴飾。記謂達摩折葦渡江。點化孝克。贈以僧帽。名為法螢。亦出增飾。蓋達摩渡江。在武帝時。其回首在大通二年。去侯景之叛。尚十八九年。記又以手提隻履。以作隻履西歸之證。按魏使宋雲奉使西域。迴。遇達摩于葱嶺。手攜隻履。翩翩獨逝。雲問之。答曰。西天去。雲歸。具說之。啟壙。僅存隻履。詔取供養于少林寺。此則回首後三歲事也。記稱孝克母如其賣妻。責令祝髮。則係增出。法整至景行宅募化。與妻相見。亦是增飾。此因祇私致饋餉。懸揣如此。孝克復官。搜捕逆黨。乃見其妻。不實。蓋孝克官甚小。搜逆非其職也。呂天成曲品。列此記於上之中品。且評曰。境趣凄楚逼真。布置安插段段恰好。柳城稱為七傳之最。但事情非人所樂談耳。鳳翼所作。夙重本色。然此記中賓白。往往亦用儷語。

已受駢綺一派之影響矣。據顧曲雜言。蝸亭雜訂。稱此記乃萬曆十四年。鳳翼六十歲時。祝其母八旬壽辰而作云。此記第二十四齣達摩折蘆渡江。昔年梨園最稱盛唱者也。

灌園記傳奇二卷 北京大學藏萬曆間富春堂刻本

明張鳳翼撰。鳳翼有紅拂記、祝髮記、已著錄。此記凡三十齣。衍齊法章灌園故事。畧謂樂毅伐齊。殺齊王。齊世子法章改名王立。亡命民間。傭於太史敫家灌園。敫女君后奇法章貌。憐而愛之。贈以衣食。而與私焉。其後田單復齊。迎立法章為王。納君后為妃。並以君后侍女朝英賜婚田單。此記本事據戰國策、史記之田敬仲世家、樂毅、田單諸傳。以及通鑑綱目等書渲染而作。惟法章無改名王立事。君后侍女未聞

亦無婚於田單事。俱係添出。餘與史傳尚相合也。呂天成曲品列此記於上之中品。評曰。有風致而不蔓。節俠俱在上。虞趙武作灌園。遠不逮矣。其中第十五君后製衣。第十六君后授衣兩齣。最有情致。惜梨園中已久未見爨演者也。

三元記傳奇二卷 汲古閣原刻本

明沈受先撰。受先字壽卿。里居未詳。事蹟無可著。有三元記、銀瓶記、龍泉記、嬌紅記傳奇。泰半不傳。此記凡三十六齣。演馮商還妾。得子連捷三元事。按羅大經鶴林玉露及姚庭若不可録載。馮京之父壯歲無子。其妻與銀數鋌曰。君未有子。可為置妾之資。至京師。問牙婆。引一女來。立契償銀訖。牙婆去。公問女之所由。女涕泣不言。固問之。女曰。父為官。綱運欠折。鬻妾賠償。馮惻然不忍犯。即呼牙婆。遣女還父。不索原

銀。女泣拜而去。馮歸。妻問妾安在。馮以實告。妻曰。君用心如此。何患無子。居數月。妻有娠。里人皆見鼓吹喧闐。迎狀元至馮家。是夕生京。鄉會殿皆第一。受先即取此事敷衍以成。惟宋時稱省試。不稱會試。插廷試。不稱殿試。考宋史馮京傳。不載父名及其行事。當是後人渲染。蓋以勸勵為善。有裨名教。不嫌附會也。京傳云。京字當世。少雋邁不群。舉進士。自鄉舉禮部以至廷試。皆第一。時猶未娶。此記所演與傳正合。傳又云。試知制誥。避婦父富弼當國嫌。拜龍圖閣待制。

知揚州。此記以京為富翁之壻，亦合。按不可錄所載
太倉吏員顧芳事，與此記中張女嫁富并相一段情
節，尤為相合，而其事在明孝宗時，恐是因此而作也。
呂天成曲品列此記於具品，且評曰：馮商還妾一事，
儘有致，近插入三事，改為四德，失其故矣。徐渭南詞
敘錄著錄有商輅三元記，及馮京三元記，皆明初人
作。此記即馮京三元記，渭評曰：多市井語，故呂天成
亦嘗謂：受先蔚以名流，雄乎老學，語或嫌於湊插。事
每近於迂拘，然吳優多肯演行，吾輩亦不厭弄云云。
惟梨園中近已久不見搬衍者矣。

玉合記傳奇二卷 北京圖書館藏萬曆閒世德堂刻本

明梅鼎祚撰。鼎祚字禹金，號勝樂道人，安徽宣城人。
棄舉子業，肆力詩文，撰述甚富，著有鹿裘宛雅、青泥
蓮花記、才鬼記等。戲曲有崑崙奴雜劇，及玉合記、長
命縷傳奇，並傳於世。好聚書，嘗與焦竑、馮開之、趙
玄度訂約，蒐訪期三年，一會金陵，各出所得異書，逸
典互相讎寫，事雖未就，其志亦足千古矣。此記凡四
十齣，演韓翃章臺柳故事，關目情節，根據唐人許堯
佐章臺柳傳，及孟啟本事詩中韓翃條，敷衍而成。絕

鮮妝點增加處。鼎祚作此記，結構雖尚緊嚴，然其詞純
為駢儷一派。王驥德曲律卷四稱：文辭一家，得一人
曰宣城梅禹金，摛華掞藻，斐亹有致。呂天成曲品列
此記於上之中品，且評曰：玉合詞調，組詩而成，從玉
玦派來，大有色澤，伯龍極賞之，恨不守音韻耳。徐復
祚亦曰：玉合記士林爭購之，紙為之貴，曾寄余，余讀
之不解也。傳奇之體，要在使田畯紅女，聞之而趯然
喜，悚然懼，若徒逞其博洽，使聞者不解為何語，何異
對驢而彈琴乎。文章且不可澀，況樂府出於優伶之

口。入於當筵之耳。不皇使反。何暇思維。而可溷乎哉。見三家村老妾談。沈德符顧曲雜言亦謂此記實白盡用駢語。餖飣太繁。其曲半使故事及成語。正如設色骷髏。粉捏化生。欲博人寵受難矣。蓋自鼎祚玉合以後。駢儷一派。日趨於衰微。及臨川吳江起。曲苑風氣。遂為之一變矣。明清選集收錄此記者絕罕。而梨園中亦久無爨行者。實有因也。

青衫記傳奇二卷 汲古閣原刻本

明顧大典撰。大典字道行。江蘇吳江人。官至福建提學副使。妙解音律。自按紅牙度曲。松陵多蓄聲伎者。其遺風也。著有海岱吟、閒遊草、園居稿、清音閣十集、戲曲有青衫記、葛衣記、義乳記、風教編、總名清音閣傳奇。今傳世者。僅青衫、葛衣二記。此記凡三十齣。衍白居易琵琶行故事。居易琵琶行結語云。就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此青衫之所由名。考元人馬致遠有江州司馬青衫淚雜劇一本。大典此記即取雜劇繙為傳奇者。按琵琶行詩中云。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故有浮梁茶客。但琵琶女與茶客。俱無姓名。又與居易相遇。詩中未言舊係相識。至馬致遠青衫淚雜劇。始有裴興奴、劉一郎之名。並敘興奴先與居易情好。此記大率根據雜劇而作。按裴興奴。唐時名倡。攏撚第一。天下稱為興奴手。然居易長慶集內。從未及之。樊素小蠻本居易侍姬。居易有詩云。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是也。又元稹、劉禹錫雖與居易交好。然時禹錫未嘗為江州刺史。居易

貶江州司馬之後。徙忠州刺史。入為司門員外郎。以主客郎中知制誥。亦未嘗召為禮部侍郎。乘翰林學士。皆係大典之妝點耳。呂天成曲品列此記於上之中品。且評曰。元白好題目。點綴大概。亦了了彷彿四節記云。此記流傳未廣。梨園亦久失搬演也。

錦箋記傳奇二卷 北京圖書館藏萬曆間文林閣刻本

明周履靖撰。履靖字逸之。號梅墟。一號螺冠。癡梅先生。浙江秀水人。萬曆中布衣。築舍鴛湖之濱。種梅百餘株。時伊唔其下。人呼為梅顛道人。喜刻書。著述甚富。有梅顛稿。夷門廣牘十六名姬詩及錦箋記傳奇。此記凡四十齣。演梅玉柳淑娘婚合事。未悉所本。記中關目大意。謂梅柳二母。乃結義姊妹。梅母命子玉探視柳母。事之如親母姨。於是玉與柳女叔娘。亦以如表兄妹。始而相見。繼而相慕。錦箋贈答。女媼勾通。

湖上之遊。既已同舟。寺中之約。復且同室。兩情既定。而柳母全然不覺。以甚言異姓之文。本非至戚。不宜引入閨閣。致生事端。然形容梅玉之才美。至造為良家嫠婦。欲輕身改節以奔之。為所拒而不悔。及見柳女之艷。乃慚恧而投繯。是其造孽。又過於綺語之戒。不能免法秀之訶也。呂天成曲品。列此記於中之上品。且曰。鍊局遣詞。攙鋒甚迅。巧譬會心。向云經諸名士而成。今而知螺冠獨擅其美云。至於梨園中。已久無搬演此記者也。

稱人心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乾隆間鈔本

清陳二白撰。二白有雙官誥。已著錄。此曲凡二十四齣。演文懷衛星波洛蘭藻遇合事。以劇中人各遂所願。故名稱人心。又以詩扇為定情信物。串合關目。亦名詩扇緣。此曲關目情節。與清人鶴蒼子之風流配傳奇大畧相同。惟曲中姓名詩句各異。如文懷即風流配之歐陽綺。衛星波即風流配之衛瑤雲。洛蘭藻即風流配之阮翠濤。衛星波祝父壽作謁金門詞。風流配則為五言律詩。又文懷洛蘭藻二人倡和之詩。與風流配亦各不同。蓋其時必共聞有此事。影響各衍一劇。或因見新出稗官。受其聳聽。增飾點綴而成。二白此作。文律並佳。亦當行之作。近年梨園已無搬衍者矣。

四喜記傳奇二卷 汲古閣原刻本

明謝讜撰。讜號海門。浙江上虞人。事蹟無考。此記凡四十二齣。演宋郊宋祁兄弟榮顯事。世俗相傳四喜詩云。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掛名時。士人登第。乃第四喜也。故取以為名。考宋史宋庠傳。宋郊即宋庠。為李淑所劾。因而改名。未生時。父母禱於廬阜。夢道士遺以書曰。以遺爾子。已而郊生。天聖初舉進士。開封試禮部第一。奏第時本祁第一。郊第三。章獻太后不欲以弟先兄。乃擢郊為首。記中乃據傳衍述之。宋郊竹橋度蟻事。載事文類聚梓潼陰隲文云。救蟻中狀元之選。即指此也。又賞花釣魚。則係宋仁宗宴群臣故事。宋祁過御街。逢內家車子。中有褰簾者曰。小宋也。祁因作鷓鴣天詞。傳達禁中。仁宗不罪。即以內人賜之。出於稗說。取貝州王則叛亂事。穿插記中。以助波瀾。且係史實。見通鑑。張子野本名先。詞最有名。號張三中。亦號張三影。宋祁與子野本相善。故此記摭拾其詞苑韻事。用以點綴焉。呂天成曲品列此記於中之中品。評曰。二宋事佳。詞亦

工美。上虞有曲派。此公甚高云。推許如此。惟此記於梨園中。久失爨弄也。

衍莊新調雜劇 日本内閣文庫藏天啟間刻本

明王應遴撰。應遴字堇父。號雲來居士。浙江紹興人。官至禮部員外郎。通曆象醫術。著有王應遴雜集。及衍莊新調雜劇。此劇附刊於天啟間刻本王應遴雜集。此劇前有天啟丙寅常新道人題序。内題曰。古越雲來居士編。友人常新道人訂。此劇向不見於著錄。從無藏者。爲日本見存之孤本。劇衍莊子度髑髏尹故事。按盛明雜劇二集。有逍遥遊一本。題曰王應遴撰。取與此本相較。本事情節曲文賓白完全相同。即衍莊新調也。據此觀之。逍遥遊本名衍莊新調。沈泰選輯盛明雜劇時。所爲更易者。此本則爲原刻之本。殊可貴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易水歌雜劇 日本內閣文庫藏明刻本

明葉憲祖撰。憲祖有金鎖記，已著録。此劇卷首題曰檞園居士著。每頁九行，行十八字。劇演荆軻刺秦始皇故事，根據史記荆軻傳，敷衍以成。其結局作荆軻厭棄塵世，隨王子晉仙去，出於杜撰耳。按盛明雜劇二集有易水寒一本，題葉憲祖撰，以兩本相較，實為一劇。惟此本槧刻在盛明雜劇之先，蓋係單刻原本，故可珍也。

八能奏錦六卷 日本內閣文庫藏萬曆間愛日堂刻本

明黃文華輯。文華有詞林一枝，已著録。卷首標曰鼎雕崑池新調樂府八能奏錦，內題云：汝川黃文華精選，書林蔡正河繡梓。版分三欄，字刻粗拙，不及詞林一枝之工緻。卷數則分上中下，及一二三，似為兩次刊行者。此集現存二三兩卷，最為完整。卷一卷上均殘。中下兩卷全缺。幸總目猶存，得以窺見全書內容。此集上欄所選傳奇，計有羅帕記、玉簪記、妝盒記、紅葉記、雙節記、昇仙記等二十六種。下欄計有木梳記、

獅吼記、五關記、藏珠記、琵琶記、三元記等二十種。其中如木梳記、五關記、藏珠記、賣水記、題鶯記、金箭記、飯袋記、彫弓記、織錦記傳奇等，均未見於著録，亦無刻本流傳者。彌足珍貴。為治明代戲曲史者重要資料。餘若羅帕、雙節、四德、五桂、洛陽橋、藍關、斷髮諸記，亦皆為傳流極罕之傳奇，未可忽略視之。此集中欄所録，盡為俗曲，計羅江怨二十首，哭皇天二十首，劈破玉歌及急催玉歌各三十首。前二種乃嘉隆間最稱盛行者。見沈德符顧曲雜言。劈破玉歌此集目録

上。冠以新調時尚字樣。可知乃萬曆間新興之俗曲。按袁中郎與其兄伯修家書中云。世人以詩為詩。未免為詩苦。弟以打草竿劈破玉為詩。故足樂樂也。此曲當為中郎所喜。猶如明初李崆峒何大復輩之讚賞瑣南枝等俗曲耳。此集向不見於戲曲書目之著錄。國內亦未聞有收藏者。殆孤本也。

連環記傳奇二卷（禹州傅氏藏舊抄本）

明王濟撰。濟字伯雨。一字雨舟。浙江烏程人。以貲捐為橫州通判。家富好客。閱史鼎彝收藏甚富。此記凡三十齣。譜三國志中董卓呂布王允之故事。與三國志演義第四回廢漢帝陳留踐位。謀董賊孟德獻刀。及第八回王司徒巧使連環計。董太師大鬧鳳儀亭之事蹟大略相同。考元無名氏有錦雲堂暗定連環計雜劇。亦衍此事。惟關目頗有異同之處。元劇以一貂蟬兩用之。故曰連環計。此記王允以玉連環予貂蟬授之密策。故名連環記也。記云。董卓議廢立。王允袁紹曹操蔡邕俱在。袁紹抗議。不合而出。按史稱董卓集議時。百僚大會。卓奮首而言。袁紹獨橫刀長揖而出。曹操蔡邕官小。未必能與其議。記云。王允獻劍曹操。謀刺董卓。亦非曹操。乃伍孚事。記云。王允以貂蟬餌呂布。許以為婚。密送於董卓。令布飲恨圖卓。與元劇略同。此以王允賫貂蟬玉連環。貂蟬拜月。允窺其有心。告以心跡。呂布於虎牢關大戰劉關張。失去紫金冠。董卓訶責。允知。即製冠送布。布往謝允。令貂

蟬侍酒。即以許之。及布復往虎牢關。允乘其出。復移送於卓。布歸。見貂蟬於鳳儀亭。正與私語。卓見而擲戟。布走免。卓使李肅遂之。至允家。乃定議反戈。此各異也。卓布方盛。劉關張尚未顯。據演義云然耳。洛陽與虎牢近。而卓已遷長安。布不煩往虎牢。亦與史傳未合。卓欲出。李儒阻止不從。自撞死。與元劇同。未合正史。按布傳稱布與婢通。卓傳謂少妻止之。蓋即記中所指為貂蟬者也。此記律文並美。結構亦佳。呂天成嘗許之曰。人以曲稱曲。緣事重。頗知鍊局之法。半寂半喧。更通琢句之方。或莊或逸。列此記於妙品。且曰。詞多佳句。事亦可喜。其第六賜環。第十八拜月。第二十小宴。第二十一大宴。第二十五梳妝。第二十六擲戟諸齣。故梨園至今尚盛行也。

渭唐夢雜劇 日本內閣文庫藏明刻本

未題撰人名氏。戲曲書目從未見箸錄。而國內亦無收藏者。此殆為海內獨存之本。此劇凡四折。總目曰。做小買賣的是店小二。結好因緣的是夢遊神。害乾相思的是賈妹子。撞大造化的是王仲麟。劇演王仲麟賈妹子婚合事。畧謂賈員外之女。遇書生王仲麟。飲於門前酒肆。因生貌美動情。嗣由夢神撮合。終成夫婦。情節關目。未悉所據。曲為雜劇。用南北合套法。律文工穩。尚有可觀。想當出於萬曆間人之手也。

明人雜劇三種　日本內閣文庫藏明刊本

未題輯者名氏。三種版式相同，當為一雜劇叢編。三種為葫蘆先生、鬱輪袍、杜祁公看傀儡，均不題撰人名氏。考鬱輪袍及杜祁公看傀儡雜劇，乃明人王衡所製，並收於盛明雜劇及酹江集中。顧曲雜言又稱衡有没奈何雜劇一種，黃文暘曲海目則著録衡有長安街、没奈何二種，後姚燮今樂考證、王國維曲録，俱因之，世遂以為衡於没奈何之外，别有長安街一種。因無傳本，治戲曲者亦皆沿襲之。今覩內閣文庫所藏此書，始知歷來相傳之誤。蓋葫蘆先生雜劇之正目，題曰：没奈何哭倒長安街，彌勒佛跳入葫蘆裏。没奈何與長安街，原非兩本之名。曲海目所著録者，實割裂之誤耳。此劇國內向未見有傳本，惟盛明雜劇初集內，陳與郊之袁氏義犬劇中，插有葫蘆先生一劇，不意其曲文賓白，卻與此本完全無異，僅腳色為正末飾彌勒佛，净飾没奈何，非生丑二色所搬也。由此證之，衡作雜劇，今日傳於世者，又多一種矣。鬱輪袍一劇，與盛明雜劇所收者相較，兩本曲文賓白，大畧相同，惟此本正目為二句，題曰：王摩詰拍碎鬱輪袍，韓持國正本中書省。杜祁公看傀儡一劇，顧曲雜言及盛明雜劇，均題作真傀儡。此本劇名，標為看傀儡，正目則云真傀儡，似較前二書之題名為佳，餘盡同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鴻臚寺志五卷

明劉海楊爾繩撰、凡五卷、明季刊本、李侍郎文田舊藏、前有崇禎癸酉自序、題銜為資治少尹光祿寺卿掌鴻臚寺事、略言本寺前本無志、後將何師致勉圖而襄其成、是此志乃爾繩所創為也、卷一宣宗御製箴、聖諭、奏疏、鴻臚考、卷二禮儀、自登極至頒曆凡十七類、卷三禮儀、自太廟祭祀至謝頒恩詔凡若干類（此卷前失五葉故條目不完）卷四彙纂、自朝儀稽略、新舊事例、以至公儀帖式凡十類、卷五題名至崇禎五年為止、前有江汝璧撰記、每卷前爾繩又別有記述、按黃俞邰千頃堂書目有鴻臚寺志四卷、不著撰人、卷數亦不符、其非此書明矣、四庫全書存目載南京鴻臚寺志四卷、為濮州桑學夔撰、學夔萬曆壬辰進士、則千頃堂所收必桑氏作也、楊氏序謂寺本無志、自指永樂北遷後而言、明代鴻臚寺祇此兩志、南桑北楊、遙遙相映、孤行天壤、桑志自進呈四庫館外、未見流傳、此楊氏志亦不見於諸家著錄、其罕秘要自可珍、所載諭旨奏牘以令署事簡、初無鴻編鉅製、惟儀制及題名考明代典制人物者、大可資參證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辟雍紀事十五卷 傳鈔德化李氏藏本

明東莞盧上銘吳門馮士驊輯四庫全書總目亦載此書於存目然無卷數撰人祇有上銘而不言士驊同輯意其所見非完本也此帙出順德李侍郎文田家言從德化李編修盛鐸藏本傳鈔其流傳固有緒也前有詹事張四知序次引言次紀事述言并凡例七則次辟雍攷分官秩職掌廩修錢糧四則次紀事原始述洪武甲辰至丁未四年之事本書則起洪武戊申迄於天啓凡章制興革典禮恩遇學官除授監生升擢皆按其年月詳述原委惟事詳於南監而北監轉爲附見蓋上銘任南監典簿自謂在南言南不敢越俎也据張序及引言所稱南雍舊有雍中紀事一書爲雒陽區公所撰其後李黃二公南雍正續志先後刊行獨以簡冊稍繁不能人手一冊上銘乃就前後二志而折衷之而區書散軼者亦閒爲綴拾編不盈寸而事蹟罔遺今觀其書故實明晐而敘述有法足當簡要之稱學者欲攷其詳則黃氏之南雍志已覆刊行世取而觀之一代豐鎬作人之化可知其大凡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偶記八卷 明萬曆刻本

明鄭仲夔撰。仲夔字龍如，江南信州人，著有蘭畹齋清言十卷、耳新十卷，四庫存目載之。耳新中述及魏忠賢事，則其人已在崇禎時矣。前有吳山王宇春社友董思王二跋，皆為清言而作，別有朱謀㙔序，言仲夔嘗擬世說作清言，茲又撰偶記八卷，略如洪景盧隨筆，多識近世嘉言懿行，雜以古昔奇異，典正精約，可諷可勸，推崇備至。今觀其書，雜述前代僻典珍聞，可資談助，然皆不著所出之書，與楊升菴焦弱侯所著相類。所述近事，如康對山以三奈家傑說劉瑾，申救夢陽，丘瓊山愧其夫人，劉珽征虜戰死事狀，高麗交趾進士人名，建文從亡諸臣姓名，王新建初生異兆，咸有關掌故，為他書所未及，要自足存。至於閑宴杖談，友朋諧謔，亦著之於編，自謂雋賞清言，詡為一時標致，然既無故實之可徵，亦乏名理之足尚，此明人標榜之習，不足語於大雅之林也。

西藏志四卷 舊抄本

不著撰人名氏。盛繩祖衛藏圖識，採用其書，亦稱無名氏。又稱舊有西藏志，不知作自誰氏，規模粗具，紀載亦詳，惜向無刊本。是此書在乾隆五十七年尚有傳抄之本。大約為理藩院司員簡放其事者，採集檔案而成。因係官書，不敢私自印行。附錄內稱乾隆二年遣送理藩院入一統志，可證與吉林輿地略將軍咨呈會典館之例不同。所記卷一為事蹟。卷二為疆圉山川寺廟天時物產岀節紀年風俗衣冠飲食婚嫁夫婦生育喪葬醫藥占卜禮儀宴會市肆刑法。卷三為封爵頭目兵制邊防徵調賦役朝貢外番碑文台站糧臺。附錄卷四為自四川入藏程途及由藏至各處地方里數。記事截至乾隆六年止。其人在雍正年間已入藏，故於雍正朝事特詳。且與頗羅鼐接近。而所稱頗羅鼐於藏人。昔為拉藏汗仲意。準噶爾犯藏。欽兵進敵被擄。堅心不降。為他書所未詳。又稱小招南即頗羅鼐佳宅。按頗羅鼐次子朱爾墨特那木札爾

襲爵。將其所居大興土木。至伏法後。房屋籍沒。改為駐藏大臣公署。則其書為乾隆十五年以前所成無疑。至疆圖內載都統傅清臘令成都孫教誘揚世祿招撫巴塘。巴塘營官隨楊世祿齎土地戶口冊。迎投兵餉狀。與陳克繩西域述聞微異。述聞偽美於兵餉狀。而略楊世祿之名。若無是書。世祿湮沒不彰矣。又招撫作丫蔡雅作貢。奔達桑阿都宗察木多等處。他書僅[illegible]進擊其書林。而不知尚有成都同知馬世烜也。其陰隘等處。最為詳者。蓋濟

雍正初年噶爾弼藏。達賴喇嘛移錫泰寧。藏中一切事務。悉頗羅鼐主持。守隘設從。固不僅遣其長子朱爾墨特策布登守阿里也。又載委用頭人。皆頗羅鼐選擇。亦用才亦。首取家道殷實。郡王之下設噶隆數人。總管各處地方事宜。設高噶一名。察核境內各項事宜。皆與乾隆中年制度不同。亦見頗羅鼐有總統全藏之才矣。又紀巴爾布三部。巴那勒布亦即今之泥內爾於雍正十年。遣使進貢。藩部要略僅稱奉金葉文表而不詳其詞。是書詳載布顏汗庫

庫木汗葉楞汗之書。與玉樹三十九族之表文。並布魯克巴族噶畢族之原書。及互相仇殺。屢肯排解。俾遣進貢之始末。頗羅鼐實為一番經營。固衛藏之屏藩。即嚴川滇之門戶。以視晚清末造。視披楞內逼哲孟雄。中朝視為甌脫相爭。卒釀印藏之大禍。判若霄壤矣。今者布丹等處。版圖易色。內閣大庫。茂草荒蕪。得此孤見片羽。珍若天球河圖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西藏志 無卷數 舊抄本

不著撰人姓名。卷末有乾隆四十三年七月抄錄一行。就可考證者，為所稱巡撫鈺者，考四川通志職官題名，鈺泰康熙四十三年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任川撫。為年羹堯前任。所稱府憲書者，則馬湖府知府書已查康熙四十六年任也。所載果親王題詩，乃往泰寧攜達賴喇嘛時所作。為雍正八年事也。咏記傳清題詩事，改傳清拉敖布二忠捐軀係乾隆十六年中事，自此以後之事絕無記載。是此書必為乾隆十五六年所成。特四十三年始傳抄別本耳。至稱府憲書，則著者或為四川部職充西藏糧務者。書中所載為或都至拉薩之旅記，藏中官制、兵制、刑法、風俗、外番之貿易、寺院之華麗、實為之敘，從打鬼之制度，均與他書相同，惟附錄拜當野史之議與前引西遊記之數。其序文六極廣部，則其學識自房陽陋，惟錄唐孝德和盟碑，謂係四拐石碑為有文錄。錢侯夷字様，似為目擊所弘治十年王救紫府飛識衙題爲四川措學道常接祭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司会事。可證明代之官制。清聖祖平定西藏碑，康熙當尔彌開藏碑，年羹堯德政碑，查郎阿碑，焉紀岬草事碑，李麟紀功碑，碑側記立石年月。碑陰有岱增姓氏，譯人所書。是知金石可考為文，流傳可求古事者也。

西藏志殘本

是書與舊抄本西藏志完全相同。其爲傳抄本之付印者歟。惜無封面。又無跋語。無從攷其開雕年月。且於卷一卷二、僅有卷三卷四。然不如抄本之句讀分明。西藏人名地名最爲難讀。然抄本封奥(?)內第叁(?)注盡末空一字。適已空一字。望而知其爲人名。此則渾(?)聯而下。竟不能句讀。又適(?)抄本九月賞封山經撤回休養。次年仍往。又設要卡哉(?)委。而此書休養以下十二字。俱作小字。殊屬錯亂。外番內別都隆巴塞(?)河派員[illegible]亮向胎(?)古外郎二名尤爲手民之筆誤。無足取也。

西藏攷一卷

不著撰人姓氏。刊入仰視千七百二十九鶴齋叢書中。題之[illegible]謙林其述行程頗詳。其實皆抄襲西藏志而成者也。即所紀行程、概西藏志卷四自川入藏之程途及自藏至各地之里數。惟前以至蜀[illegible]。所紀錄布顏庫之木、木葉楞、布魯克巴、略畢東魯卜諸處者。即西藏志卷三之外番。惟於人名之譯[illegible]札木蘇作查色立書也。當畢東魯卜之貢單。西藏志作咕達一簡、珊瑚、八簡。小珊瑚七十簡。金絲緞或花緞一疋。花布三疋。象牙一根。卡契布五條。白卡契布三十疋。蜜蠟一串。一百一十五簡。而是書忽刪節其文。若咕拉珊瑚金絲緞或卡契、象牙一根、蜜蠟珠子一盤、金絲緞與卡契等名爲一種。焉可混而爲一。廣輿碑謂所引用者津塹國紀略之誤。不知亦均自西藏志者。總之是書全採自西藏志一書。並未旁搜博引。稍類例其前後。摘取一二。以資談助。且刻風雅而甚夥。竟有脫去一行者。似隨筆抄錄。決非身至其地者。誠之

謙風耘博雅多才。而於藏事不甚明晰。似不免有過自矜張之嫌云。

西藏見聞錄 舊抄本

清蕭騰麟著。騰麟字十洲，又字繡夫，江西峽江縣長田人。少好學工書。由文生中康熙甲午武舉。戊戌會魁。受知于汪退谷李穆堂諸名臣。選侍衛。雍正間，授河南開封都司，護理懷慶參將。晉州北鎮保甯遊擊。歷左右中營。並著勞績。乾隆二年統領川兵駐鎮察木多。管理西藏臺站。三載任滿。值準噶爾奏准進藏熬茶。以熟悉夷情，又留鎮二年。終養歸田。取康藏情形手輯成書。即自序云凡目之所覩，耳之所聞，躬之所踐歷者，輒筆之于紙者也。書共二十篇。卷上為事蹟、疆域、山川、貢賦、時節、物產、居室、經營、兵戎、刑法。卷下為服制、飲食、宴會、婚娶、醫卜、喪葬、梵剎、喇嘛、方語、程途。自序作於乾隆十一年。而梓行迄至乾隆中葉。惟流傳絕少。此為抄本。字極工整。擬為嘉道時人手寫。書中所載與西藏誌、西藏記大旨相同。而較有條理。如自註所引準噶爾之世系。頗能參考他書。康金鼐等之事蹟。青海之原委。番民之折貢。噶隆之設制。實皆原

原本本。嗣見洽聞、殭圉篇詳載四至。如布魯克巴等處。今已版圖易色。而纂時顧羅異經營之跡。實為西藏附庸。此尤議藏界者所宜知也。貢賦篇備記析征數目。甚為微細。可見荒磧之區。不當以橫征暴斂施之也。其他所記風俗、居室、典禮、圖紀、游方諺語、程途、驛站、衛藏圖識同。而圖識雜於雜語，分門別類。而於文之語。未經列入。不如此書之詳博也。是書又於夾宿之記駐軍數數。人戶業尤為防邊要策。然非身歷其境。不克如此詳盡。結銜書乾清門侍衛鑾儀衛左所馴軍司鑾大輅鑾漢整儀尉等官。可見當時語春人材之法。文則儲諸翰詹科道。武則內廷行走。如海蘭察、楊芳等。即位至公侯。而皆以出入禁庭為榮寵。所以無尾大不掉之患。於此尤足為後世法。卷首表校序及同治峽江縣志俱作西征錄為初名。錄為徵改者云

西藏記二卷 龍威秘書本

此書不詳撰人姓名。清乾隆末年，王俊良輯龍威秘書。全部採入。列為荒外奇書之一種。書分上下兩卷。與西藏誌相同。其以西藏誌為藍本歟。惟目次不同。較有條理。如首序碑文封爵。以示尊重中朝之意。事蹟篇末記頗羅鼐之子謀逆伏誅事云。其子□□于乾隆十六年謀逆伏誅。其黨執殺都統傅清。奉旨命四川總督公策楞、提督公岳鍾琪往討。兵至西爐。逆賊為某擒獲。後藏地復定。永除王爵。封爵篇所記亦同。此為西藏誌所未載。蓋西藏誌成書較早。此事尚未發生。此書出板較遲。大約為乾隆中葉所成。故補入此。則然頗羅鼐子之名。尚付闕如。茲按清高宗實錄及雙忠祠文。伏法之頗羅鼐子。為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又考此案為十五年事。此作十六年。實為外誤。末篇自成都府城至西藏程途。較西藏誌為詳審。西藏誌僅記某地至某地之里數。此書則於經過之地。羅列不遺。復附注古蹟之由來。實為記程之要點。且各地距離

之遠近。地名之譯音，亦詳確，惟所記甚少。如西藏誌中自打箭爐至察木多，察木多由類烏齊草地進藏，西藏至西甯，自藏出防騰格那爾，自藏出防玉樹卡倫等路程，皆未詳列，其遺漏者也。

西域遺聞不分卷 舊鈔本

清陳克繩撰。克繩字衡北，又號希荒，歸安人。雍正己酉舉人，癸丑進士，仕蜀，任保縣令，旋擢茂州牧、打箭爐廳同知，後陞嘉定知府，分巡川東道。是書前有分巡松茂道張之浚序，首西藏事跡，次疆域，次佛氏，次政教，次風俗，次物產，次屬番，次興國，次隣番，次裏巴二塘，次建昌道統轄土司，共十一門。其所載事跡，內如準噶爾納兵始末，大兵進藏等事，皆紀岳威信公語，殆當時身考戎幕，故特詳於他書。政教所釋衛藏之義，綴唱之義，均為他書所未詳，亦有略而不詳者，如風俗物產內所載婦女見喇嘛及卦卜等，不及西藏圖識明晰；札不札雜延寺果攢酒，不及竺國紀游；山川源流，亦不同西藏圖考、見聞異辭，固史家舊例也。屬番內所載桑葩駱海產白鹽，藏民資之以食；科爾喀兩次用師，實因鹽滲沙土之細故，釀成絕大風波，而平定巴勒布紀略、平定廓爾喀方略均未提及，是書獨載，產鹽之區尤足詳人所略。與國隣番，大抵株自明典

各書而大究典火山二則述紀中亟王游戎語紀名織為四川巡撫及駐藏大臣王游戎尚增校小未詳其名無從考證要一身任邊陲者其言信而可徵也疆域內所載寧靜山頂立界為世宗實錄所刪僅紀巴裏二塘核入貴給達賴喇嘛一事黃沛翹西藏圖考載劃界事蠻宗是書近時英人為中藏劃界力持此議昌都等處日尋干戈未始不由此屬階甚矣紀述之不可不慎也是書為先紀身歷之區目擊之事參以舊聞而編纂之故視他人書按圖籍者校為詳核惜書中多亥豕魯魚脫落費解之語前走傳鈔之訛若按各書校正之則不致以訛傳訛矣

西藏紀述一卷 振綺堂叢書本

清張海撰乾隆榮經縣志職官表云海為浙江人時官縣主簿考海於雍正九年辛亥辦理糧務及軍需赴西藏十一年癸丑奉部行取口外輿圖戶口風俗清查繪畫採訪兼制各土司歷年未結夷案事件旋巡檢泰寧管理漢土民情兼司糧運軍務十三年乙卯從果親王允禮護送達賴還藏乾隆三年戊午管理裡塘糧務是書尾詳載其經過自謂任川十三載塞外幾十年故所記俱屬目擊而非向壁虛構者考榮經縣屬四川雅州府海為主簿辦理土司各事故書中首載雅州附近土司之戶口錢糧之數以及各地駐防軍士之多寡土司之狀況俱分地羅列較他書為翔實蓋即紀雍正十一年奉部行取所報戶口錢糧各冊以為官書之張本今部中片紙無存轉賴是書以見一二深可寶也惟記西藏之風俗民情述之極簡經過及地理之險要進藏之臺站僅具大畧未能詳盡且見聞不廣又未博採群書而詳加考訂致體

例皆亂次序顛倒譯音尤多錯舛如顏羅爲之作晉納爲達賴之作達賴亦足見其謬陋也

西藏紀聞一卷 舟車所至叢書本

清玉山房居士編居士姓氏不可考此書卷首標明輯錄魏源聖武記盛繩祖衛藏圖識等書而成然除此二書外絕勘採錄即書中所繪番民番婦各圖亦自衛藏圖識中來所記以地域爲主台站物產山川寺廟糧台等俱因其地分列載之較清眉目惟西藏番民判度一篇全採衛藏圖識而節錄原文更易詞句間有前後倒置之處頗舉有明人纖佻嬌飾之習而書中踳駁挂漏不一而足如土語篇載達賴剌麻班禪額爾德尼胡土克圖畢勒罕沙隆布等法佛之名稱爲土語殊非通達藏情者其餘如注解拉撒爲佛地哈達爲備作東帖亦屬有昧事實考拉撒爲前藏都城雖爲達賴喇嘛駐錫之地然不當即稱爲佛地哈達即如古人之用幣帛每事必持以爲贄藉申敬意非作柬帖用也是書載於道光二十三年而記事至乾隆末年爲止以後之事竟絕無記載殊屬簡陋至以宗喀巴之作宗喀巴呼畢勒罕之作畢勒罕雖係筆

誤，亦見其疎舛也。

衛藏通志十六卷首一卷　浙西村舍叢刊本

不著撰人名姓。舊有精鈔本，袁昶刊入浙西村舍叢書中，其跋尾加戳，謂疑爲和琳所輯。考和琳爲鈕祜祿氏，滿洲正紅旗人，大學士和珅之弟。自筆帖式累遷至兵部侍郎、正藍旗漢軍副都統。乾隆五十六年，廓爾喀擾[illegible]藏，將軍福康安往勦，和琳隨辦前藏以東臺站烏拉等事，[illegible]督糧餉。亂平，辦理善後，任爲駐藏大臣，事蹟詳清史稿本傳。和琳駐藏前後三年，熟悉藏事，書中詳載當時情形及奏摺公牘，其爲和琳撰無疑也。是書首卷爲御製詩文，次爲考證、疆域、山川、程站、喇嘛寺廟、番目、兵鎮、鎮撫、錢法、貿易、條例、紀略、撫卹、部落、經典等十六門，紀載西藏諸事爲詳核，考證多引古籍，附加按語，於譯音舛互殊異，紀略門所載與廓爾喀紀略大旨相同，而廓爾喀投誠進貢之表文、內稟進象貢象等事，爲紀略所未備，且查軍機檔亦遺失此檔，尤可寶貴。山川險隘、程站遠近，瞭如指掌，蓋爲當時行軍運餉身所經歷，非向壁虛造者可

比，惟所記詳於乾隆一朝，而裕陵以前諸事，都付闕如。然紀略中西藏附清類末以及順治康熙兩朝之事蹟，俱不詳載，殊不知經營藏地，始二百餘年，衛藏不侵不叛之局者，皆康熙朝允禵、年羹堯諸臣屢平藏亂所致，至乾隆末年，耗中國之財力，誇殊域之受降，不過承聖祖之餘威，幸收全功於於殊勞之末耳，豈可數典忘祖哉。且於藏地風俗之情形、物產之繁多，俱未考明，蓋於軍事奏牘中未遑詳細考訂，所采多諭旨奏章、公文檔冊，以編述之，謂為史料則可，究與方志體例未盡脗合也。

按是書表紀改作二十卷，蓋合卷首及分卷十三之上中下、卷十四之上下，各為一卷而言也。

西藏圖考八卷首一卷　光緒十二年刻本

清黃沛翹撰。沛翹字壽菩，湖南善化人，以佐雜撥貝，由平黔軍功薦保至觀察，筮仕四川，署成綿道。書成於光緒十二年，為聽鼓成都時所纂，故凡例稱識於錦城寓廬也。考光緒二年清廷與英人訂烟台條約，附件條款中許英使入藏，於是英人窺藏之謀遂澎漲而不可遏。衛藏雖一隅，實為滇蜀藩籬，西南接越緬，西北鄰俄羅斯，正北樹新疆之屏捍，著者甚有鑒於此，故考西藏地理形勢風俗人情，編纂成書，俾當局得按圖索驥，以謀撫藏禦英之策乎。書首載列朝御製碑記，以示尊王；次彙圖考程站，次山川城郭等，彙考有未盡者，復分天地人物四門以補之，又次藝文，而附之以外夷考終焉。以圖為主，而繫之以說，所載皆有根據。若西招各圖，即采自松筠西招圖略中，而繪法較為精審。西藏總圖、沿邊圖等，俱有開方，已得閱南輿地局之薪傳，實各書所未備。程站考內附詩文，於佶屈聱牙之藏地譯音中，而參差以詩歌，使饒風趣。

藝文考法制周詳辭華淵博尤多散佚之篇如毛
振翮西域記、王我師藏鑪詩記、李菊園西域述記
序等原書皆散亡今得此書亦片羽殊為可貴和
甯西藏賦全文采錄而於原注尤多考證其可博
洽惟源流考以為衛藏圖識未能詳盡故為續纂
然所補者仍屬簡略記事止於乾隆季年其後如
嘉慶十三年達賴喇嘛之不由瓶掣道光十五年
哲孟雄與廓爾喀之搆釁同治二年達賴喇嘛以
兵略取瞻對等事皆有關藏事之大者俱付缺如
深為憾事藏事續考後附奏議係采衛藏圖識末
卷奏議二篇不過分數附於藏事之後仍未若圖
識之合為一篇之為明瞭著者雖久官邊陲而足
未履藏地故皆據人典實而編次之不克多所闡
明殊為可惜然於紀載藏事書中當首屈一指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西藏賦一卷 原刊本

清和甯撰和甯後避宣宗諱改名和瑛此書成於嘉
慶二年故仍用原名也字太菴額勒德特氏蒙古
鑲黃旗人乾隆三十六年進士授戶部主事累遷
至陝西布政使五十八年以副都統銜充駐藏大
臣迭任八年嘉慶五年召為理藩院侍郎二十三
年入為軍機大臣道光元年卒謚簡勤事蹟詳清
史稿本傳此書仿董越朝鮮賦體博采其土地之
沿革風俗之變易達賴班禪之世系職官兵之
制度以及山川人物畜產錢幣靡不詳載既訪圖
經更徵典籍注釋其意并以事實述明原委所記
往往為他書所未載蓋多目擊身到之言必信而
有徵也其文典麗宏燿精彩煥發以京旗世家古之
人而能有此筆墨可見乾嘉時藩院中尚不乏人
材和甯嫻習掌故著於文字者甚夥此書外尚著
有讀易匯參三州紀略易簡齋詩鈔回疆通志等
書傳於世云

西藏新志三卷 鉛印本

許光世蔡晉成合撰光世字劍虹晉成字劍修皆江蘇陽湖人清宣統三年同任上海自治編輯社編纂有清末季英俄窺藏政教內訌而清廷以朝政不綱垂臥榻及邊陲竟視為甌脫一任人之宰割危機四伏遂致輿圖易色作者蓋有心人欲藉此書而引起國人之注意藏事乎因舊有果親王之西藏志故題為新志如貴州圖經之有嘉靖新志之例也其所參考古籍新書羅列詳載參引英人之文迻譯或編纂及報紙即錄近事紀聞書分地理政治歷史等三卷以位置境界幅員及人口山脈河流湖泊氣候人種物產區畫都會驛站郵電等分篇記述歸納於地理部以官制刑法曆法兵政財政商務教育宗教職業風俗等篇隸於政治部以西藏之源流及清廷之撫馭列為歷史部其分類纂集敘次亦不合宜雖徵引尚稱淵博而記事則甚簡略藝文為方志要目竟付闕如其歷史部記事之條綫引原檔較詳洽然不閱歷史者讀雜摘附末免與本書分類敘述之體例不符殆倉猝成書只求速售而未詳訂之弊也

西藏通覽 鉛印本

日本山縣初男撰，中國譯本。計有二種，一為清光緒三十四年四川西藏研究會所譯，一為民國二年陸軍部所譯，兩本相較，當以後譯本為佳。著者因英人窺藏，而引起研究西藏之興趣，乃采中國古時史籍，擇其有關藏事者，刪繁補簡，而補入中東近代考據家所著，彙為一書，計分上下二編二十二章，上編為地勢、風俗、官制、物產等十六章，下編為西藏列代事蹟，及西藏與英俄各國之關係、英藏之條約等六章，分門別類，簡目清晰，故西藏新志即引為藍本也。惟章節過繁，微病瑣冗，史畧一章似有重複之文，既叙西藏事蹟後，引史籍有關藏事者，彙錄詳述，意不在分朝代之先後，而附各書之所載，以資考證，與衛藏通志考證篇例之為得體也。然是書彙古今中外典籍而成，實不為不可多得之佳作，雖有小疵，不足掩其瑾瑜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蒙古游牧記十六卷 初印刊本

清張穆撰，何秋濤校補。穆字石洲，山西平定州人，道光中優貢生，善屬文，通訓詁、天算、輿地之學，著作甚富，除此書外，尚有顧亭林、閻若璩年譜，月齋詩文集等書。秋濤字愿船，福建光澤人，道光中以進士授刑部主事，留心經世之務，著有朔方備乘、王會篇箋釋等書。事蹟俱詳清史稿文苑傳。考蒙古塞外沙漠之地，唐以前未全入版圖，至遼金元皆書郡縣其地，而三史地志亦弗詳其山川形勢、都會阨塞，自清以遼東入統中原，間志邊境之重要，撫綏約[illegible]外蒙古，較漢唐之馭邊，尤中肯綮。於蒙地之形勢，亦考察精詳，清一統志中，大都可見。此書即以嘉慶一統志及大清會典各書為綱要，而加以考訂排纂，首六卷記內蒙古，以十卷記外蒙古。其中細目，係分以各旗為篇，先記地域，詳考沿革，然後略載事蹟，其體裁精而有體例，引證而不誣，其所載各地距離，大都確實可靠。蒙古地志之書，當以此為首，惜未成書而卒，較秋濤君之補撰

末四卷然其中五列烏蘭布通山於翁牛特旗此事實不符應坣（崑）什克騰旗近人丁謙辨之甚詳其山之外誤亦所不免要不害大致之詳賅同時有祁韻士著藩部要略用編年体此書則為史志体論者謂之堪與相頡頏云

蒙古志畧不分卷 抄本

此書不著撰人名氏亦無書名序跋志畧疑為後人所加似不甚精審書中為史料体非方志体也撮取輯蒙古史略較為切實書中章目不分大約可析為六節首為蒙古緣起蒙古世系以及元代帝系元裔紀畧次為佛教入中原之源流次為和碩特部世系及紀畧次為青海和碩特部紀畧次為阿拉善和碩特部紀畧其体例殊為蕪雜抄襲各書不加排纂致朝代前後參差凌亂無章如論佛教時而漢唐時而梁宋其中尤誤者如節錄龔自珍蒙古像教志序前後重出兩篇惟節錄詞句間有異同耳疑此為未成稿本致多差誤其中魯魚亥豕亦不勝枚舉也

衛藏攬要六卷 稿本

民人邵欽權撰。欽權字季衡，浙江東陽人，畢業於北京籌邊高等學校，專攻藏事，因撰是書。以稽古、山川、風俗、宗教、政治、兵制等六篇，各自為卷，再以細目總析，殊為繁冗。其徵引尚為詳博，而編次不甚得體。其於一物之微，尚詳述其用處，而於西藏之沿革及清廷籌藏方略二百餘年之事實，簡略不詳，其於記事之輕重，未免倒置。所記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世系，僅載六世，謂宗喀巴經典云六世以後不再降生塵世，故述其一世至六世之史略。此說不過宗教之傳說，與史事無關。考自第六世達賴喇嘛以後，事務紛紜，有關於西藏之存亡甚鉅，尤為近世研究藏事之必要，乃全未載錄，殊屬採擷失陳。意者未及究同手第五卷政治篇附入清代理藩院及民國蒙藏院官制，亦與方志體例不符，直是雜出不倫，未經明眼人指導，尤為憾事。是書為稿本，其勾抹之處甚夥，卷首有于長蔭序，云分十目，尚有交通、外交、地方、附錄四卷，書中未載，蓋未完或尚須補纂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嘉靖開州志十卷 原刊本

明孫巨鯨修，王崇慶纂。巨鯨於嘉靖十三年任知縣，遷[illegible]州人。崇慶修志，崇慶字德徵，正德進士，官至吏禮二部尚書，著有周易議卦、五經心義、山海經釋義、海樵子等書。斯志凡十綱：一地理，二建置，三田賦，四祠祀，五官師，六人物，七選舉，八祥異，九藝文，十雜志。志例六則：一曰寺觀淫祀不書，二曰宦蹟之存不書政行，三曰官師詳古略今，限於所考，四曰每事立論，五曰大書啟綱，分註竟目，六曰文無關繫不錄。其時修志，體例本如此也。屬邑不詳，書自有志也。類項以古聖君撰曰入官師志，甚為乖謬。藝文載漢武瓠子歌、元武宗加封孔子文宣王勅，及明朝諸帝制碑之文，也為冗濫。地理志以陵墓、城丘台亭，應附於古蹟，亦非所宜。雜志一門，止四禮，作三段，全篇泛論，毫無事實，直可削之而已。

隆慶豐潤縣誌十三卷 原刊本

明王納言、石邦政纂修。納言，信陽人，隆慶四年任知縣。屬邑人谷嶠、石邦政修志，歷年而成。庠生谷九思亦預編修、採訪之事。梓之者，則知縣余秉山也。其書首列總論，以述全書體例。次圖經，次事紀，次地理，次建置，次學校，次食貨，次官師，次仕籍，次宦蹟，次人物，次兵制，次雜職，次藝文，凡十三卷。以舊稿為古志，其新續者注今志二字。大書以敘事，分註以載言，法綱目也。事紀正統閏位，字之大小，格之高下，亦一以綱目為式。建置、廨廨、鋪舍、學校、兵備誌之特詳。以選舉曰仕籍，儲備物產均入食貨，明人所修方志，體式無也。地理志立民業門，以詳人民生計，頗知側重社會方面，最為可取。

嘉靖長垣縣志九卷 原刻本

明杜緯修，王崇慶纂。崇慶撰有開州志，已著錄。長垣舊志修於正德丙子。嘉靖二十年蒲坂杜緯任知縣，因屬邑庠生劉芳、王琪等編次，而■延崇慶總纂之。是書首凡例七條，次圖，又次為九志：曰地理，曰田賦，曰祠祀，曰建置，曰官師，曰人物，曰選舉，曰古蹟，曰文章。文章志錄及志銘，傳於家乘，今祇錄其文之有關政教風化者，頗有可取。城池、堤堰、橋梁入之地理，馬政、兵戎附之田賦，列傳乘志例，而陵墓、城壘、臺丘、故事、災祥、靈異、閻異概曰古蹟，尤為不類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嘉靖清河縣志五卷 原刻本

明孟仲遠撰。仲遠，嘉靖二十九年任知縣，創修邑志，踰年脫稿，捐俸鋟梓。首輿圖，次地理志，次官師志，次版籍志，次人物志，而以續錄、藝文志殿焉。以版籍名賦役，在方志中為創見。事文分見各類，其無類可附之者，■則入續錄。明人為志，好濫取無聊詩文，頗雜可憎，今續錄所收，皆閱獻徵，不為無識。風俗門附太祖聖■諭及呂氏鄉約，雖流於迂，然於社會風教則不無小補，亦未可厚非也。凡例云：志也者，紀實也，未之志也勿取。其見於境土之所有，或考見於人言之可徵者，蓋亦嚴婉史法者。惟山川之附古蹟，陵墓之附祥異，列似有未■洽耳。

嘉靖内黄縣志九卷 原刻本

明張鵬修，董弦等纂。内黄在明屬大名府，隸北平布政司。永樂初直隸京師。邑志自弘治以來歷任知縣皆修之，未成。嘉靖十六年，知縣張鵬復屬邑人董弦、王訓等纂成之。其叙首函次九志：曰地理，曰田賦，曰祠祀，曰建置，曰官師，曰人物，曰選舉，曰古蹟，曰文章。每門為論以志曰引端，述其作意，頗有可觀。祠祀之目，曰壇壝，曰廟貌，曰義冢，而學校、社學列之建置。文章首載勅誥，以彰君寵；繼以詩文。知縣周溥題内黄景八首，亦附之。此皆不出明人志書陋例。官師姓氏列名宦，沿續入宦績，殊不知名宦、宦績，實二而一者也。武備附之田賦，祥異而附之古蹟，亦考例之乖謬者。

乾隆豐潤縣志八卷 原刻本

清吳慎纂修。乾隆十九年遵化知州新鄭劉靖屬知縣眉山吳慎纂豐潤志，半載書成。舊志每條目冠以綱領，今各自為類，凡二十八門。卷一星土、建置、沿革、疆域、山川、城池、官署、學校，卷二壇廟、古蹟、田賦、倉儲、武備，卷三職官、封贈，卷四選舉、風俗、物產，卷五忠義、政事、文學、武功、高行、孝友、淑德，卷六流寓、貞節、雜記，卷七八文苑，而以函冠之。劉靖序云：舊志記沿革不清，又陳宮石鼓之穿鑿附會，八景之支離不根，劉振世、李昌祚、趙登高之不為立傳，殷杜□畝並遺其名，而廟之儒輩，輙得與徐樂、田疇諸賢分類抗手，謬失偏，并一一更正。殊勝前書。於舊志之訛謬，皆辨正而附以按語，頗可取法。採用不經見之書，均注各條下，以明所出，尤合史法。事實悉按現在經制紀載，而以載後舊制注於下，甚便省覽。亦考可採邑境金代黃見牛壯、明代黃見象樽，既畫其形象於前，復於正編述其形制，加以考證，詳亦良得。惟列傳而首忠義，藝文而殿文苑，似有未當耳。

康熙密雲縣志六卷 原刊本

清薛天培修陳宏謨纂此天培知縣事時所作也其敘首爲圖考次紀恩北巡次即本志曰沿革曰疆域曰星野曰災祥曰形勝曰風俗曰景致曰山川曰物產曰城池曰學校曰部署曰古蹟曰牌坊曰集市曰里甲曰鄉村曰屯衛曰倉庫曰鋪舍曰驛站曰陵墓曰駐防曰壇壝曰廟宇曰兵制曰官師曰事略曰科甲曰選舉曰名宦曰鄉賢曰忠義曰孝友曰義善曰士行曰節烈曰仙釋曰藝文（第三十九門）藝文之目三曰敕奏曰文集曰詩集文集更分序論記碑文祠碑墓誌莊記傳墓表諸類先後複出參差不一卷首列康熙九年聖訓十六條文集錄及樂章事蹟兄監守邊諸臣死封疆衛社稷者另標忠義一冊御製詩文亦搜輯補入別較可取焉

康熙薊州志八卷 原刊本

清張朝琮修崔穎重等纂康熙三十三年四十二年朝琮兩任州事因偕郡人崔穎重邵宗重修州志分爲八門曰疆域曰建設曰賦役曰官秩曰名宦曰仕紳曰人物曰藝文而畫分見各卷之中州爲清陵所在故賦役之陵稱爲他志所無疆域志有名山大川美景盤勝自是明人口吻惟見於盤山志者不詳載體合史法藝文取其有關風教及故實者載之他若賦山水之奇言登臨之樂因景爲心觸事生感則不備錄是亦深明方志體者薊州鎮朔營三衛順治十六年裁汰歸併入州亦取其時官秩附載之具見於紀惟壇廟記神祇長寺觀後復列盤刹似欠斟酌耳

康熙懷柔縣志八卷 原刊本

清吳景果等纂修。康熙五十七年，吳景果知縣事，以前志久佚，與吳江潘其燦纂新志八卷，分建置、星野、疆域、城垣、山川、關隘、廟宇、書院、行宮、道路、里社、寺廟、祠墓、風俗、災祥、官師、科貢、人物、賦役、物產、雜綴、文詩二十三目，而冠之以地圖四幅。雖不分綱目，而條例頗整齊。蓋吳景果曾預修[illegible]通方輿之書，廣覽直省所上郡邑志，略通志体也。風俗寥寥二番，一邑禮俗時尚描寫盡致，甚為得法。賦役、音蔭、園地之沿革與差徭之病民，均可供為政者之參考。詩中雜存吳景果及其燦倡和之詩，皆流連風物，無關考證，究不合史法矣。

乾隆定興縣志十二卷 原刊本

清王錫聰纂修。乾隆四十四年，錫聰知邑事，重修縣志，為十二卷。卷一繪圖，卷二星野、疆域，卷三建置、祀典，卷四田賦、郵政、兵制，卷五封爵、職官，卷六循良，卷七選舉、仕蹟，卷八人物，卷九列女，卷十古蹟、風俗、物產，卷十一藝文，卷十二祥異、雜志。凡例云，邑志例有八景，多屬傅會，覽山川者當知其源委，其勢沿沿於景，抑末矣，並從刪略，頗為有識。卷三詳載兩廡賢儒位次，籩豆、雅帛之數，圖便考按，亦載元燕代黃金台本在易縣境內，并屬之北章村，尤為附會也。

續書堂明稗類鈔十六卷 順德李侍郎文田家鈔本　傅藏園撰

此書據李侍郎記云，鈔自貴筑黄編脩國瑾家，不著編輯人姓名，惟前有緣起一篇，自稱潘子，言宋既有稗，明曷可已，感而復爲明稗云。考四庫書目略有宋稗類鈔三十六卷，題國朝潘永因撰，則輯此書者即宋稗類鈔之潘氏矣。然檢王氏寶翰堂書目，又題宋稗類鈔爲李宗孔撰，是在清初即有異說，爲潘爲李殆難以確定也。書凡十六卷，通九百六十六則，每則下均注所引書名，各卷所分門類以四字標之，如列聖貽謀、熙朝盛事、人倫月旦、幽怪傳疑之屬，倣雲溪友議、鑑誡錄之例。引用書目至一百三十四種，見於紀錄彙編、歷代小史、四庫存目者爲多，然如黄章之送懷隨筆、茅元儀之石民稗訖、余颺之兩朝紀事、丑元禎之湖海搜奇、揮麈新談等數十種，亦絶少概見，其搜采可云浩博。據自著緣起，謂創始於康熙改元，至癸丑初夏始能畢業，凡歷十有一年，己屆平子研京之數，並述編輯之工，視宋稗乃有六難，頗年桔括卷帙有加於宋，是其致力可謂勤且至矣。又按宋稗爲書三十六卷，此書詮次僅十六卷，而緣起乃謂卷帙加於宋者，蓋分卷雖約而文字特豐，每卷所列多至六七十則，視宋稗事實實爲過之，非舉數之有舛誤也。特附志於後，庶免來者之傳疑焉。

宋太宗實錄二十卷 傅氏藏園刻本
傅藏園撰

宋錢若水等奉敕脩。見宋史藝文志，書凡八十卷。考李燾通鑑長編載，至道三年十一月己巳，詔部侍郎、集賢院學士錢若水脩太宗實錄，若水舉同脩官，起居舍人李宗諤與焉。上曰：自太平興國八年後，皆李昉在中書日事。史策本憑直筆，若子爲父隱，何以傳信於後代乎。除宗諤，不可，餘悉行之。十二月甲午，錢若水等言：所脩太宗實錄，自太平興國八年以前，君臣獻替，不著於話言，淳化五年以前，親決萬機，不關於策府。請降詔旨，許臣等於前任、見任宰相、參知政事、樞密院、三司使等處移牒求訪，以備闕文。許之。咸平元年八月乙巳，錢若水等上太宗實錄八十卷，上覽書流涕，賜詔褒賚有差。又按玉海引會要云：若水請柴成務、宗度、吳淑、楊億同脩，此即與宗諤同舉者也。玉海又載書成凡八十卷，注云：楊億獨脩五十六卷。是同脩雖四人，而出大年手者，乃居太半。意其時大年以博學能文著聞朝列，故同館諸皆奉手交推，非若後來史官分卷程功，各不相謀，以冀傳邀恩賞

也。据若水上書表云：借緗之畫，咸所預聞，執簡而書，莫非據實。其詳慎可云至矣。然其後祥符九年二月，監脩王旦言兩朝實錄事有未備，望付史官增脩，遂委趙安仁、晁迥等增續，明年書成，卷帙如舊。以此推之，今所傳者，當爲祥符增脩之本矣。案此書吳中黃丕烈得南宋時館閣鈔殘本八卷，李兆洛、徐松、瞿鏞所錄本皆從之出，其原本踪迹今不可知矣。又一殘本十二卷，亦宋代寫本，藏汪士鐘家，每半葉九行，行二十字，楷法精勁，紙墨鮮明，宋諱缺筆至敦廓諱止。各卷後有書寫人姓及初校、覆校姓名。錢士昕、吳大澂有跋，定爲理宗時館閣所鈔，今原書尚存，藏張元濟家。藏園傅氏合鈔兩本，刊板行世，計所存爲卷二十六至三十五、卷四十至四十五、卷七十六至八十，通爲二十卷，蓋得原書四分有一矣。前代實錄今存於世者，祇唐順宗一卷，見韓昌黎集中，亦尚非完本。至宋代實錄，自晁陳書目後，未見流傳，然盧熊蘇州府志於宋代知蘇州者，尚引實錄以著其年月，是明初猶尚存也。至文淵閣書目乃不著錄，知其亡佚當

永樂以後何意六百餘年後猶有此二十卷之書重出於世雖殘編斷簡亦等於吉光片羽矣書中所載事蹟足以補宋史及長編者甚多如命相制詞及京外要任拜罷均備錄於編近人撰北宋經撫年表其太宗一朝據此書補入者甚多知其有功於乙部甚偉非僅秘籍孤本之足珍也

瀘州志二卷 傅氏雙鑑樓藏繆藝風鈔本 傅藏園撰

此志撰人不詳。光緒間繆氏荃孫自永樂大典第二千二百十七十八兩卷鈔出。審其門類。尚未完具。原書分卷若何。莫由悉也。所引諸書。有九城志。寰宇記。輿地廣記。輿地紀勝。江陽譜。江陽續譜。元一統志。郡縣志。圖經志等書。最後者為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檢天文分野之書。為洪武間欽天監編成經進。是此志當為洪武後人所撰矣。考明代瀘州志。向無傳本。其名可考者。有隆慶間章懋撰瀘郡志。見於黃氏千頃堂書目。又有明李璿全天德二家撰志。見於劇其作瀘志序。其人皆在永樂以後。則此志非三家所撰明矣。此本前列圖五。一瀘屬全境。二本州。三江安。四納溪。五合江。上卷首建置沿革。次郡名。分野。至到。城池。坊巷。街道。鄉都。橋渡。園囿。風俗。形勝。戶口。下卷錢糧。土產。土貢。山川。宮室。分類賅簡。敘述詳明。輯取諸書。咸標舉其名。可謂深知體要矣。文字蒐采尤博。如鄧綰瀘州南譙門記。鄧選揚江安南門記。瀘州東園西園北園記。李燾朱孝友南定樓賦。李寅仲鎮遠樓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記梁介瀘江亭記，皆世所未見，關於掌故要端。巽巖一賦，論孔明冒暑遠涉，用兵南蠻，虛耗國力，坐失事機，卒使岐山之功不成，其言似有為而發，文尤雄奇可喜。諸文成都文類既失載，明楊慎纂全蜀藝文志，綜攬古今，收羅閎富，自詡一代鉅編，今以志中所載檢之，則咸在遺珠之列，知慎於此志固未寓目也。慎在當時號為博極群書，瀘南又為鄉邦舊游之地，而國初圖志已艱於訪尋，則此書之罕可知矣。按志中小注，知尚有文類一門，惜已久佚，然僅此寥寥殘帙，其中遺文賸簡，固已貴若璆琳，其裨於蜀乘，豈淺鮮哉。

雪浪一卷松寥一卷吴裝一卷 藏園傅氏藏本 傅藏園撰

明嘉定程嘉燧孟陽著。孟陽有松圓浪淘集、耦耕堂詩，刻於崇禎庚午，為嘉定四先生集之一。此三卷則早年單行本也。雪浪詩半葉十行，行十七字，板心題玄暢堂三字，前有庚申秋嘉定唐時升序。松寥詩半葉八行，行十五字，前有辛酉孟陽自序，板心題泠風堂三字。吴裝詩半葉七行，行十二字，使有婁堅跋，板心題偈菴二字。凡刻古雅，審為孟陽手書上版者。據孟陽所述，自丙午者曰雪浪，自甲寅者曰松寥，志其晚遇禪老，皈心空寂云云。蓋雪浪為禪友，松寥則焦山僧寺也。考王漁洋筆記，言新安汪洪度于鼎寄程孟陽手書松寥、吴裝、雪浪等集三種，萬曆中刻於長治，甚工，即此本也。然檢唐序題庚申秋，則已為泰昌元年，殆漁洋誤記耳。至刻此書為方方叔，孟陽之鄉人，時升嘗述及之。此本極罕覯，又重為孟陽手書，筆力古秀，雕鐫精湛，為板刻別開生面，前此未嘗有也。其後鄭燮之板橋集，金農之冬心集，江聲之篆書集註音疏、經師系表、釋名疏證，張敦仁之通鑑補識誤

咸以自著之書手寫授梓，楷墨精良，為世寶貴。其亦聞孟陽之風而興起者歟。又以三集詩證以松圓浪淘集目錄，松寥詩為卷十四，雪浪詩為卷九，吳裒詩為卷十六。然此刻雪浪詩，實兼有遇琴春湖荊雲春帆諸集詩在內，松寥詩亦兼有雪江集詩在內，惟吳裒一卷與集本粗合。然編次首數亦有出入。意此三冊為先刊之本，刊定全集時，又重經編輯，故不特詩篇互有增減，即字句亦多所改訂也。孟陽詩清麗溫婉，可矯王李諸人粗獷膚廓之病，在明季可自成一家。牧齋以暮年交契之深，力為推許，謂其精熟李杜，七律似隨州，七古似眉山，至援遺山中州集之例，謚曰松圓詩老。然崇獎太甚，以致攻者四起。朱竹垞斥其格卑才庸，乃三家村夫子伎倆。邵子湘摘其累句，詆其纖褻俚俗，幾於體無完膚。又謂其纖詞浮語，僅比於陳仲醇。此皆因虞山黨同伐異，遂遷怒於孟陽耳。平心論之，孟陽才力微弱，然體度秀逸，尚不失晚唐風格。善夫沈歸愚之言曰：孟陽自有真詩，勿因牧齋之過許，而毛舉其疵以掩之。斯為篤論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炳燭齋隨筆一卷 順德李文田家藏曲阜顏氏寫本 傅藏園撰

明顏大韶撰。大韶字仲恭，常熟人，太僕卿大章之弟也。兄弟攣生，大章起甲科，致通顯，罹閹禍，以忠烈著聞。大韶老於諸生，浮湛里巷，非以好學深思見稱名輩。少治詩義，專門名家。鍾惺定為本朝第一。長益肆力學問，六經諸史百家內典之書，靡不賅覽，而於詩經三禮尤所沈研錯極。晚咸焚棄其稿，自定為二十三篇，今世所行仲恭文集初刻是也。卒後錢牧齋為之傳，推許備至。所撰竹籤傳後蟊賊，為采入傳中。其詞旨恢詭，多藉以摩切當世，蓋衰晚病廢，憤慨不平而作也。此書為傳涉群書時，隨筆考辨所記，說經者居其半。如論詩言伐木之詩，乃答上篇棠棣之意。言鴛鴦于飛二章，乃一反一正，皆據小序以糾朱注之非。論周禮最多，如地官之原隰贏物，小司徒之上中下地，鄉師鄉老州長之名秩，春官大宗伯之天產地產，夏官之世婦，夏官馬質之旬內外，司爟之出火內火，冬官之量豆甗槃，以及匠人營國，皆援據經傳，考古徵今，以訂注疏之失，持說精確不易。卷末論莊子

至五十則，疑為讀莊札記附錄者。大韶推崇莊子，竟謂道家之書，莫妙於莊子。又謂佛教未行之先，莊子早為前驅，佛教既行之後，莊子相為表裏，以篤嗜之深，推闡時得新解，第其他疵類甚多，如言讀五經而不講理學，不通三教，是貧兒數寶之學，謂孟子不脫文人氣習，只是齒牙鬆快，謂橫渠之西銘，其意甚恭，其詞甚鹵，可以覆瓿，其詞詭激，似揚李卓吾之餘波者。又如辨俗語之為王八，辨少史之為男風，謂淫祀五郎神之冒稱五通，謂鬼畜鬼獄，引及康王泥馬冥司拷鬼之事，皆可已而不已，未免自穢其書。至於以天主教為即古之祆祠，引西溪叢語為證，此由明季歐化初東，情事睽隔，又不青矣。按錢氏傳中云，大韶晚歲欲將十三經諸子隆言滯義，標舉數則，勒成一書，竊比於程大昌演繁露、王伯厚困學紀聞之列，此即指此書。今觀篇中論列，瑕瑜不免互見，視程、王二氏不如遠甚，以學無師承，而嗜奇鶩博，故氣矜詞駁，終不脫明人習氣也。

補遼史藝文志一卷 光緒刊本

清繆荃孫輯。繆氏輯有遼文存六卷，已著錄。先生於輯遼文之餘，復成遼史藝文志一卷，為類十四。一曰小學類，二曰譯語類，三曰實錄類，四曰起居注類，五曰雜史類，六曰儀注類，七曰地理類，八曰政書類，九曰傳記類，十曰史鈔類，十一曰五行類，十二曰醫書類，十三曰釋道類，十四曰別集類。小學類目一，曰龍龕手鑑，譯語類目四，曰譯五代史、譯貞觀要政、譯通譯方脈書，實錄類目二，曰皇朝實錄、統和實錄，起居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注類目一，曰興宗起居注，雜史類目三，曰先朝事跡、大遼古今錄、大遼事跡，儀注類目三，曰蒐覇禮書、契丹官儀、遼朝雜禮，地理類目四，曰遼西記、契丹地理圖、契丹疆宇圖、大遼對境圖，政書類目二，曰契丹會要、大遼登科記，傳記類目三，曰焚椒錄、七賢傳、三臣行事，史鈔類目一，曰唐三紀行事，五行類目二，曰百中歌、星命總括，醫書類目一，曰鍼灸脈訣書，釋道類目九，別集類目十五，茲以目多不錄。其輯法或據著者本傳，或據書目。其所據書目，有直齋書錄解題、續

通考通志藝文畧宋史藝文志補元藝文志補三史藝文志遂初堂書目千頃堂書目世善堂書目等數十種此外紀載凡有關於遼人著述悉行摘入各目之下皆標出典今存者亦皆注出遇有一書二名則不憚煩瑣一一注明如於龍龕手鑑云此書本名手鏡宋人避嫌名改鏡為鑑於大遼事跡云按此書疑即先朝事跡遂初堂書目契丹事蹟亦即此種云云較之倪燦所補遼金元藝文志殊稱富慎故雖所收無多實深合著述之體例也

遼史藝文志補證一卷 清光緒刊本

清王仁俊撰仁俊輯有遼文萃七卷已著錄按遼史無藝文志後世考遼人著述者有倪燦補遼金元藝文志厲鶚補遼經籍志錢大昕補元藝文志附見遼金金門詔三史藝文志繆荃孫輯遼藝文志等書王氏於輯遼文萃之暇遇有關於遼人著述者悉行錄出將諸家所輯各目合為一編加以標注並論補家所未收者三十餘種分為四部其分部之法經部曰經總類書類通禮類小學類譯語類史部曰正史類

實錄類起居注類雜文類故事類儀注類厤象類地理類政書類刑法類職官類傳記類史鈔類子部曰釋家類道家類五行家類醫家類藝術類集部曰別集類詩集類詩評類所作補證多有佳處如於遼朝雜禮云按見黃目遼史樂志曰遼朝雜禮參考史籍定其可知者以補一代之闕儀衛志四冊律陳大任舊志有未備者兼考之遼朝雜禮據此則二篇可攷見雜禮矣於大遼古今錄云按金時高麗所進厤象志上高麗所志大遼古今錄統和十二年始頒正朔

云云若是者直可稱為解題較之惟書載目撰人者為勝實多又卷末附宋金人談遼事書目二十餘種尤與研求遼史者指一莫大途徑為例之密洵非其他遼史藝文志所可比擬也

才調集補註十卷 清光緒刊本

蜀韋穀原編清殷元勳箋註宋邦綏補註元勳字于上長洲人邦綏字逸才號梅况亦長洲人也舉乾隆進士由編修累擢湖北巡撫以摸稜瞻徇革職尋起用官至廣西巡撫查出軍田十二萬餘畝戍守有資帝頗嘉之後官戶部侍郎考韋穀才調集錄詩千餘首一百七十餘家大約導源漢魏沿溯六朝四庫全書提要云穀生於五代文敝之際故所選取法晚唐以穠麗宏敞為宗救粗疏淺弱之習又云集中無杜

詩馮舒評此集謂崇重老杜不欲芟擇然實以杜詩高古與其詩體例不同故不採錄舒所說非也是才調集之原委四庫提要已詳言之茲不復述惟才調集引用廣博初學讀之似昧津梁殷公元勳有感於是因廣搜博採加以箋註惜為蠹魚所蝕散佚不完宋公邦綏乃研精覃思詳考經史采摭羣言補而成之凡馮舒馮班二氏所評點殷氏所箋註俱為載列使題之根據典之奧僻渙然冰釋豁然雲開其於殷氏原箋一一標出不更一字蓋不欲泯滅前人如郭象

之稱向秀莊子解以為己說貽嗤後世也卷首有乾隆二十九年邦綏自序三十年古婺吴玉綸五十八年邦綏子思仁序光緒二十年嶺南鄧華熙重刻序各一篇於此書源流述之極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三十五舉一卷 乾隆二十九年刊本

元吾邱衍撰衍字子行吾邱其姓也錢塘人不仕不娶離世異俗好古博雅隱居授徒四方之士相傾慕者交於户內而子行不以貴賤為低昂居僅容膝迎送未嘗下樓長篆籀圖章之學所著有尚書要略聽玄集九歌譜十二月詞譜重正卦氣楚史檮杌晉文春秋道書援神契說文續解周秦刻石釋音等書於其三十五舉可知其於道之深矣一舉曰科斗為文字之祖二舉曰今之文章即古之直言今之篆書即古之平常字三舉曰學篆字必須博古四舉曰凡習篆說文為根本五舉曰字有古今不同當先熟於復古編六舉曰篆多有字中包一二畫七舉曰篆法扁者最好八舉曰小篆各有筆法李斯方圓廓落李陽冰圓活九舉曰小篆不可寫詞曲十舉曰小篆俗習喜長十一舉曰凡寫牌匾字畫宜肥十二舉曰以鼎篆古文錯雜為用無跡為上十三舉曰圓圈中字不可填滿十四十五二舉皆言執筆之法十六舉曰漢篆多變古法十七舉言隸書十八舉至三十五舉皆為

言印章者說極詳盡可為後世法按篆籀之學至宋已槩至元吾邱氏始倡其說以復於古而吳興趙文敏公和之其學乃大明於世洎元代一博雅之士卷末有乾隆間朱琰跋云是編為潛采堂朱氏藏本聞有誘處以今刊本相校則此本為古云按嘯園叢書中亦有三十五舉一卷殘佚頗多遠不如此本之完也

漢書音義三卷 李氏木犀軒刻本

隋蕭該撰清臧鏞堂輯蕭氏蘭陵人梁鄱陽王恢之孫少封攸侯梁荊州陷至長安開皇初賜爵山陰縣公拜國子博士事蹟具隋書儒林傳鏞堂後改名庸字在東號西成江蘇武進人布衣嘉慶十六年辛未卒年四十五按隋書本傳稱蕭氏於詩書春秋禮記並通大義尤精漢書甚為貴遊所禮撰漢書及文選音義為當時所貴又包愷傳稱當時漢書學者以蕭包二人為宗而陸法言撰切韻同稱集者八人蕭氏實居其一法言序稱欲更捃選精切除削

疏緩蕭顏多所決定者謂該與顏之推也是蕭氏既善班書兼嫻聲韻此篇今雖僅餘殘簡而其徵引翔洽斷制謹嚴猶可窺知一二知其書之見貴於當時非無故矣隋書及舊唐書經籍志載是書並稱漢書音義十二卷新唐書藝文志則云漢書音十二卷按新書修於宋祁祁景文筆記記是書稱曰蕭該漢書音義知係新志偶奪一字非有異名至原書之亡蓋在唐宋之際故景文筆記稱曾見蕭該漢書音義若干篇時有異議然本書十二篇今無全本而宋史藝文志經部小學類載是書亦止三卷其與

景文所見之本相同與否，雖不得知，然非蕭書全帙，固顯然矣。此本為鏞堂從史記索隱及宋祁漢書校語中綴輯而成，舊校中有稱蕭該曰，而實屬後人之說者，有稱宋祁曰，而實為蕭氏之書者，又有蕭氏說羼入顏注中者，臧氏謂[illegible]精加別白，雖未能復蕭氏之舊觀，而可考見崖略，尚可傳者，作者不滲不漏，然其從顏注及宋校錄出者，但憑肊斷，非有確證，例如翟方進傳「成」下引說文為證，僅百乾谿條下引史記楚世家

為證，臧氏咱謂非宋祁語，定為蕭氏原文，夫史記說文為唐人所必讀，豈非蕭氏所必不知引用耶。考景文筆記中嘗錄蕭氏書十餘條，今取相勘對，楊雄傳鷫鷞，筆記明引，該業蘇林鷫鷞音殊絹一條，臧氏乃不載，顧以韋昭曰鷫鷞鵔鸃鳥也一條充數，[illegible]知其他之據相傳者必多矣。以蕭氏原書既已不存，臧[illegible]未極謹嚴，尚可窺見[illegible]梗概，故[illegible]著於錄，而例如左傳來者有所抉擇焉云。

漢書正誤四卷 家刻本

清王峻撰。王氏字次山，號艮齋，江蘇常熟人。雍正二年甲辰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官至江西道監察御史。乾隆十六年卒，年五十八。卷首有自序，云暇讀漢書，每疑註說多繆，隨時條記，又見李安溪、何義門、陳少章諸家所校，多有可采，因倣顧氏左傳杜注補正之例，合為一編，附以己見，名曰正誤云。序末不著年月，考第三卷衛青霍去病傳封狼居胥山條下云，上條記於辛酉秋，壬戌秋偶閱劉郁西使記，知前人早與余合云云，則是書之成在乾隆六七

年以後也。書中采錄何焯、陳景雲之說居其大半，王氏自立說者不過三分之一，惟立說雖少，時有發明，於地理尤為精析，如卷一謂北發渠搜之渠搜在雍州西北，非朔方郡之渠搜，申應劭而駁晉灼，謂居延即張掖之居延，申韋昭而駁師古，謂盛唐當盧江郡界中，申文穎而駁韋昭，謂天山乃白山，非祁連山，申晉灼而駁師古，謂下杜本杜陵西南，非唐之杜城，駁師古之說，謂蒲類澤在天山西北，不在敦煌北，在敦煌北者乃蒲昌海，非蒲類，糾應劭之說，卷二謂新秦中即今河套，造陽在上谷，與秦無涉，駁應劭之說，

河南中牟非趙地、糾孟堅而伸臣瓚、謂汶水有二、明見水
經、駁師古之說、謂酉水入沅、零水入澧、皆不入湘、駁應劭
之說、謂玄菟非故真番、亦駁應劭之說、卷三謂北海即鄂
羅斯國柏海兒湖、又謂鰈得即猴掖縣、伸鄭氏而駁師古、
謂塞非釋種、駁師古之說、謂富平本名厭次、自宣帝徙封
張延壽、始改名富平、申顏監之說、卷四謂眩雷乃北邊塞
名、與烏孫無涉、駁服虔之說、謂匈奴傳稱反非河東縣、謂
邛都乃唐之嶲州、非卭州、謂捐毒非身毒、皆駁師古之說、
大都義據明確、不作游詞、而卷三釋霍去病傳登臨瀚海、
謂瀚海即漢北之杭愛山、即元史之杭海、引元劉郁西使
記為證、如滈謂瀚海為北海、不知北海在匈奴北邊、為去
病行師所不到、[illegible]確[illegible]
為歷來治漢書者所未及、[illegible]至其解釋事義、
亦多可喜者、如卷一以爾雅傃聲也、音義傃音屑、釋武紀
之屑然如有聞、以三輔黃圖之十池、釋百官表之上林中
十池監、以均輸鍾官辨銅令釋食貨志之三官、又如卷二
郊祀志大為人長美言多方略、師古以美言連讀、王氏則
以長美連讀、卷三李布傳使人先發書、師古釋為使人先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致書於布發視、王氏謂發書即致書、張良傳天府之國、師
古謂物產饒多、故稱天府、王氏則謂蘇秦說秦惠王、稱秦
地勢形便、所謂天府、不當專以財物言、周勃傳擊章邯車
騎殿、師古釋為擊章邯之殿軍、王氏則謂諸騎同擊邯、勃
為其殿、賈誼傳圜視而起、應劭釋為圜精正視、王氏則讀
圜為環、張師之傳十餘問、尉左右視、意不能對、師古釋為
視其屬官皆不能對、王氏則謂左右說為惶遽無措之狀、
非視屬官、盡不能對、謂所問十餘無一能對、非謂屬官不
能、灌夫傳坐乃起更衣、師古釋為寒暖或變、久坐更衣、王
氏則謂眾見夫罵坐、故借更衣避去、武五子傳大奴、師古
釋為奴之尤長大者、王氏則謂是奴之用事者、嚴助傳數
年不聞問、師古釋為無善聲、王氏則謂不聞問為無奏記、
丙吉傳瑣科條其人、張晏釋瑣為錄、王氏則謂瑣當訓為
細、蕭望之傳、蕭育杜陵男子、師古釋為自言欲免官、但是
杜陵一白衣男子、王氏則謂杜陵男子乃自高之辭、卷四
佞幸傳下吏驗問、頗有遜竟書、師古以頗有遜連讀、王氏
則以遜竟案連讀、外戚傳我壯即為所為、師古讀為于偽
反、王氏則謂為所為即為變之意、當讀如字、敘傳仍世作

相、師古釋仍為頻、王氏則謂仍世為再世、糾正舊說、皆覺犂然有當於人心、然亦有考之不審考、如卷一成帝紀財振貸、師古讀財為裁、謂量其等差而振貸之、本為確詁、王氏乃謂以財物振貸、卷四儒林傳、弟子通之者蘭陵褚大、遂訓為成義、本可通、但衍之字耳、王氏乃謂通當从史記作通、王莽傳天重以三能文馬、晋灼引許慎說文馬縞身金精、其文今略見說文馬部駁字下、王氏乃云說文未見、皆為疏失、然小有疵纇、要為瑕不掩瑜也、考王鳴盛十七史商榷漢書諸卷、高祖紀學與神遇一條、武帝紀盛唐一條、天山一條、宣帝紀下杜一條、與此書文句全同、是書卷首有錢大昕序、[illegible]稱年二十有二學於紫陽書院、受書於艮齋先生云云、考錢氏年譜載西莊與錢氏為紫陽書院同學、則西莊當亦受業於艮齋、以今日聲望而言、西莊在艮齋之上、以當日年輩而論、艮齋在西莊之前、以師襲弟似不可能、而弟用師說、理所咸有、[illegible]如謂偶然相合、不能文句全符、而言不稱師、又非學人所應出、姑為揭出、俟他日詳考焉、

漢學拾遺一卷 劉氏遺書本

清劉台拱撰、劉氏字端臨、江蘇寶應人、乾隆三十六年辛卯舉人、官丹徒縣學訓導、嘉慶十年乙丑卒、年五十五、是書皆考證漢書之條記、而名曰漢書拾遺、殊不可解、頗疑漢學乃漢書之誤、然遺書首載朱彬所撰行狀及阮元所撰墓表、皆稱為漢學拾遺、又似非揭字、疑莫能明也、全書條數不多、而精審者居十之八九、如高帝紀廷中吏無所不狎侮、師古釋廷中為郡府廷之中、劉氏則謂廷為沛廷、又趙別將司馬卬方欲渡河入關、沛公乃北攻平陰、絕河津、師古訓絕為直渡、劉氏則謂此與魏王豹之絕河津同、乃欲距卬使不得渡、沛公時欲入關、不當自渡河也、刑法志隱之以阸、鄭氏釋隱為威、隱臣瓚釋為隱括、劉氏則謂隱當讀如左傳隱民多取食焉之隱、阸即承上文秦人生民之道隘阸而言、謂生之以隘阸者、乃所以使之隱約窮困也、又道之以刑罰、師古讀道為導、劉氏則謂道為遂字形近之誤、遒迫也、食貨志農民戶人已受田、語不可解、劉氏據周禮注引人上補一字、又於是上感誼言、始開籍田躬耕以勸百姓、劉氏謂開籍田事在前二年、時距漢得天

下載二十九年、而誼疏云漢之為漢幾四十年、則非因誼言而然、地理志、左馮翊雲陽縣有越巫䑨鄜祠三所、劉氏謂䑨當即辜之古文、其字從死旁古、以形近誤為觝、鄜當讀為禳、賈誼傳、具諐亾節、劉氏謂具即說文訓諐恥之諆之省字、李廣蘇建傳、庶幾乎曹柯之盟、李奇謂欲劫單于如曹劌劫齊桓公柯盟之時、劉氏則謂陵自以敗軍之將欲立功自効如曹劌、不必為劫單于、趙廣漢傳、其尉薦待遇吏殷勤甚備、師古釋尉薦為安慰而薦達、劉氏則謂尉薦二字義同、與尉藉溫存為一語之轉、不當分訓、儒林傳伏生老不能行、詔掌故朝錯往受之、劉氏謂往受為受讀、凡若此類、或糾駁舊說、或自創新義、皆深中肯綮、不支、信足為讀班書者之助、惟高后紀、呂須怒曰、汝為將而棄軍、今無處矣、此明承上文酈寄紿說呂祿使歸將軍印而言、文上文明言祿然其計、使人報產及諸呂老人、須斷無不知之理、劉氏乃謂此時須尚不知酈寄之謀、顯為疎失、古人云、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殆此之謂歟、

漢書辨疑二十二卷 廣雅書局刻本

清錢大昭撰、錢氏字晦之、號可廬、江蘇嘉定人、嘉慶元年舉孝廉方正、十六年癸酉卒、年七十、錢氏為竹汀之弟、學問淹博速不逮甚兄、然亦頗能實事求是、是編大都以紀表志傳互相證發、亦間取論衡西京雜記等書、疏明本事、意明而止、不為夫蔓之辭、令通覽全卷、其長處在說明文字、蓋漢書多古字古言、孟堅於叙傳自稱其正文字、實由於此、錢氏於說文訓詁之學頗有研求、故於班書疏釋頗多審核、如卷二武帝紀怵於邪說、讀怵為訹、汾陰脽上讀脽為鄈、膢五日、以楚俗二月祭飲食釋膢、昭帝紀母曰趙使伃、讀使伃為婕妤、宣帝紀行幸萯陽宮、讀萯為鄜、元帝紀嚴籞池田假與貧民、讀嚴為巖、卷三異姓諸侯王表殷周之王乃繇禼稷、讀禼為偰、卷十二律厤志王乃洮沬水、沬顧命作額、疑額當作頮、禮樂志盛揖攘之容、以推釋攘、郊祀志曳阿錫、讀錫為緆、卷十三郊祀志井幹樓高五十、正幹當作韓、卷十四地理志中縣木條、讀縣為蘇、滎波既豬、讀波為潘、卷十七劉向傳分曹為黨、讀黨為攩、息夫躬傳未有能窺左足而先應者也、讀窺為跬、賈誼傳通增擊

而去之、讀擊為翮、卷十八爰盎傳交睫解衣、讀睫為睞、張揖之傳閱蹕匿橋下、讀蹕為趧、汲黯傳閑出財物、讀閑為闞、與太后家迂、讀迂為啎、景十三王傳曉節適、讀適為吝、司馬相如傳瑊玏玄厲、讀瑊玏為玪塾、徼郤受詘、正郤當作御、夭蟜枝格、讀格為絡、越壑厲水、讀厲為砅、卷十九吾丘壽王傳十賊彍弩、讀彍為彉、東方朔傳尻益高、正尻當作尻、霍光傳中孺扶服叩頭、讀扶服為匍匐、卷二十谷永傳滿讕誣天、讀滿為謾、揚雄傳閩中容競淖約兮、讀淖約為綽約、嚮若阺隤、讀阺為氐、匈奴傳遵相與掌歫、讀掌為

堂、兩粵傳高后白臨事、釋白為古自字、卷二十二敘傳三枿之起、釋枿為櫱、皆根據說文、加以疏證、犂然渙然、他如地理官制、亦頗能證發、如卷十三郊祀志登禮灊之天柱山、號曰南嶽、謂以霍山為南嶽、乃漢時之制、駁盛弘之荆州記之說、卷十七灌嬰傳賜嬰爵列侯、食杜平鄉、據史記絳侯世家、謂杜平鄉當是鍾離鄉名、糾師古杜縣平鄉之說、卷二武帝紀大行王恢、大司農韓安國、據百官表謂大行當作大行令、大司農當作大農令、卷十二禮樂志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謂夜誦為官名、正顏注夜中歌誦

說之誤、卷十八鼂錯傳、通詔太常使人受之、正太常當為奉常、又路溫舒傳、遷廣陽私府長、謂私府為皇后之官、諸侯王后亦有之、糾師古天子曰少府、諸侯曰私府之誤、指摘舊說、亦頗允當、惟卷一惠帝紀兩龍見蘭陵家人井中、錢氏據漢紀、謂家人當作人家、不知漢世稱庶民為家人、本書欒布婁敬馮唐汲黯原涉董賢儒林外戚諸傳歷歷可證、史記魏豹傳、秦滅魏、遷咎為家人、家人、漢書作庶人、尤其顯證、漢紀出於荀悅妄改、不足為證、又高后紀、通立兄子呂台產祿台子通四人為王、錢氏謂通后紀七年及

外戚傳皆作建、不悟建為高帝子、高后七年建薨、後乃封呂通為燕王、錢氏以二人先後同封燕王、遂混為一、卷十七彭越傳、漢王追楚、為項籍所敗固陵、錢氏謂固陵上脫壁字、不悟高祖敗於固陵、明見高紀及韓信傳、如以句倒罕見、遽爾獻疑、則後書安帝紀亦紀鄉隱為種羌所敗於冀西、與此文句正同、但此文省於字耳、錢氏致疑、殊為疏忽、卷十八司馬相如傳子虛過姹烏有先生、姹字或作詫、錢氏據說文謂詫為詑字之誤、不悟相如之文、乃本莊子達生孫休踵門詑子扁慶子之語、莊子文正作詑、豈亦誤

之誤字乎、然考證之事、百密一疏、事所恆有、不必以其偶疏遽末殺其全書耳、

漢書西域傳補注二卷　道光九年張琦刻本

清徐松撰、徐氏字星伯、順天大興人、嘉慶十年乙丑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官至陝西榆林府知府、道光二十八年戊申卒、年六十八、徐氏博極羣書、於嘉慶間以事謫戍伊犁、遍游天山南北兩路、所至輒咨走卒、記異山川曲折、爲西域水道記五卷、新疆志略十卷、釋歸以後、復就所經歷、徵引故記、而爲此書、故其所考釋、恆得之目驗、與他人徒憑故紙者虛實不侔、如上卷蔥嶺下注云、今伊犁西南境善塔斯嶺即蔥嶺之一山、山上悉生野蔥、有城郭田畜、與匈奴烏孫異俗下注云、今天山南回部皆有城郭田畜、同漢時西域國、天山北蒙古部落事游牧、同漢時匈奴烏孫俗、鄯善白草下注云、卷發新苗、與諸草無異、冬枯而不萎、高三四尺、性至堅韌、以之織物、其用如竹、惟哈喇沙爾城東特伯勒古地產者最堅實、心可爲著、罽賓其民巧雕文刻鏤下注云、罽賓今痕都斯坦、其地鏤玉有鬼工、又出封牛下注云、今有此牛、形小、膊上有肇、大宛馬汗血下注云、今伊犁馬之强健者、前膊及脊往往有小瘡出血、名曰傷氣、必在前肩髆者、以用力多也、前賢未目驗、故不知其審、又

其人皆深目多須頗善賈市下注云今安集延種人近之[illegible]皆其身經目睹事之尤著考也至其解釋地形尤為精析如釋南北有天山[illegible]陽關出西域有兩道[illegible]引隋書裴矩傳互相勘校謂漢隋之南道今不置驛漢之北道隋之中道今謂之南道往回疆者由之隋之北道今亦謂之北道往烏魯木齊伊犂者由之又引後魏書西域傳出西域本有二道後更為四出之語謂四出之為漢書所不數其餘二道皆經莎車即漢之南道是言四出考實惟一道而已比勘今書如錐畫沙讀之使人意快其他考證如無雷國下辨捐毒非身毒糾顏監之疏烏孫國下謂烏孫昆彌因常惠上書實在元康二年摘通鑑考異校改元康為神爵之誤皆義據堅卓確不可移惟上卷鄯善國下云其弟尉屠耆降漢具言狀徐氏謂久在漢故曰降不悟尉屠耆久質於漢不得歸後匈奴遣其兄安歸立為君故遂降漢情事瞭然非以久在漢

故言降也下卷烏孫國下云副使季都別將醫養視狂王徐氏謂醫養為知醫者及厲養不悟外戚傳云哀帝遣謁者張由將醫治中山小王又云令孫建將醫往問疾又云孝王薨有一男嗣為王太后自養視知此傳亦當以養視連文不當以醫養連讀然小有疵累不足為全書之病迺日王先謙撰漢書補注於徐氏此書幾完全采錄非無故矣

漢書注考證一卷 廣雅書局刻本

清何若瑤撰。何氏字石卿，廣東番禺人。道光二十一年辛丑進士，官翰林院編修、左春坊右贊善，卒年六十。春首有何氏自序，末題甲辰季冬，爲道光二十四年，正何氏官京師時也。是書意在考證漢書舊註，其是者爲之疏通證明，心所未安，則加之糾駁。凡所取證，以本書爲多。就中如以楚元王證魯元公主之元當爲謚，糾服虔、師古訓長之說；據景帝紀禁馬高五尺九寸以上齒未平不得出關，糾昭帝紀孟康注馬高五尺六寸之六寸爲誤字；據陳遵傳有

尺牘字，糾韓信傳顏注今俗言尺牘一語之非；據江充傳魁岸，證張良傳之魁梧，駁師古驚悟之釋；據劉向傳北臨廁，張釋之傳上居外臨廁二文，證汲黯傳上踞廁視之之廁爲牀邊側，伸孟康之說，駁如淳釋溷之非；據蕭望之傳顏注，謂龔勝傳之白衣爲無位之稱，駁顏氏本注趨走賤人之說；據通鑑圜橋門觀聽者億萬人一語，證賈誼傳之天下圜視而起，圜當讀爲環，糾應劭、圜精正視說之誤，類皆證據確鑿，足使人首肯。又如汲黯傳令病力不能任郡事，師古釋力爲甚，以力屬上讀，本爲誤，何氏以力屬下句，

其發疑正讀，亦頗允當。惟高祖紀閉城城守，城守謂登城爲守，師古釋城守爲守其城，固未密合；何氏釋爲城之守者，則語意不完。地理志雒陽，師古引魚豢漢火行忌水，洛字去水加隹之說，與周禮職方豫州川作雒、雍州浸作洛截然有別者[illegible]本屬不據之說，何氏謂魚氏當有所本，殊爲誤信。項籍傳楚雖三戶，史記索隱未有三戶地名之說，然於本文文義不諧，何氏據下文[illegible]引軍渡三戶，證三戶爲地名，意欲申小司馬以糾蘇林，亦殊疎。史淮南厲王傳以親戚之意望於太上，太上謂天子，匡衡傳云太

上者民之父母，王褒四子講德論云太上聖明，皆可取證，何氏謂太上爲上古聖人，亦爲失考。高五王傳齊王尊魯元公主爲王太后，師古謂尊爲齊王太后，以母禮事之，以自媚，深合當時情事。何氏乃曰傳文止云王太后，未嘗曰齊王太后，魯元薨未聞齊王以母禮喪之，欲以此糾顏，不悟其事爲一時脫禍之權謀，而斤斤理論，尤爲迂濶可笑。至郊祀志能知四時犧牲壇場上下氏姓所出者以爲宗，何氏伸臣瓚宗伯之說；梁孝王傳六月中病熱，六日薨，何氏駁張晏牛爲丑畜衝在六月之說，說固皆是，然劉敞已

言之武帝紀用事八神何氏據郊祀志為釋又更黃金為麟趾褭蹏何氏謂即以泰山所見之黃金為之項籍傳馬童面之何氏釋面為對馮唐傳上既聞廉頗李牧為人良說如顏皆以良屬上句讀何氏以良說連文諸條有是有非然劉攽皆已言之宣帝紀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如淳謂律百石奉月六百何氏據百官公卿表注訂如說六百當作十六斛宋祁引刊誤已言之高祖紀五諸侯何氏釋為塞翟魏韓趙吳仁傑已言之凡若此類縱或證據與前人不一亦當陳述及之況復取證多同立文無異而必疊牀架屋殊乖體例又本書編次不盡依班書前後之次而夏侯嬰傳考證三條一條列吳王濞傳考證之後餘二條又列張良傳考證之後顛倒錯雜尤為無理然綜觀大體尚不失為有用之書故詳論其得失而著於錄焉

後漢書注考證一卷 廣雅書局刻本

清何若瑤撰何氏有漢書注考證已著錄是書意在考證范書李注體例與其所著漢書注考證大同全書凡八十餘條每條著墨不多頗多能中肯綮如光武紀自是始貳於更始據國語註釋貳為二心糾李注訓離異之誤又野穀旅生據爾雅韓詁釋旅為衆糾李注訓寄之誤明帝紀積精禱求據管子注釋精為誠糾李注訓積精為儲積之誤章帝紀思遲直士據史記索隱釋遲為待糾李注訓希望之誤安帝紀春秋之義不以父命辭王父命據公羊傳文糾李注作穀梁傳之誤在孺而勤據上文云年十歲好學史書糾李注引或本而作不之誤質帝紀以致災眚據易虞注左傳杜注釋眚為災糾李注訓過之誤吳漢傳漢至莫府上兵簿據前書注讀莫為幕糾李注訓大之誤馮勤傳崇山幽都何可偶黃鉞一下無處所據本文帝疑侯霸書姦故以共工雛兜比周為說糾李注言將殺之之誤朱浮傳因以峻文詆之據前書注釋詆為毀辱糾李注訓詆之誤張霸傳戒饒為之釋饒為餘糾李注訓益之誤鄭太傳以膠固之眾據雷義傳膠漆自謂堅釋膠固為如膠

之固、糾李注訓膠為固之誤、大都語有根柢、不同妄說、又如賈逵傳輒令祝少賓、據童恢傳謂以言相告即謂之祝、非必告神、劉焉傳但令首過而已、據西域傳釋書為服、呂強傳、莫肯矯佛、據禮記注證李注佛戾之訓、何休傳、精廬暫建、據文選注證李注講首之舍之說、或補苴漏文、或疏通勝義、亦頗密切不支、惟范書自章懷作注以後、清初惠棟撰補注一書、最為淹博、何氏於皇后紀數呼相工問息耗條、引前書董仲舒傳為說、於耿弇傳城中兇懼一條、引左傳及說文為說、皆與惠氏說同、不知何氏未見惠書歟、抑雖見而未暇一一細勘歟、至書稱安氏則惠一條、見順帝紀、以致災眚一條、見質帝紀、原書誤列於安帝紀、莫肯矯佛一條、見呂強傳、原書誤題曹節傳、皆失之不審、特為校正、毋俾後之讀者致疑焉、

史漢駢枝一卷 清光緒十四年廣雅書局刻本

清成蓉鏡撰、成氏一名孺、字芙卿、號心巢、江蘇寶應人、諸生、光緒九年癸未卒、年六十八、是書為成氏考訂史記漢書讀漢書後漢書之作、考史記者十條、考漢書者五條、考續漢書一條、考後漢書者二條、雖篇簡寥寥、而義多精核、如史記五帝紀在江淮荊州、正義讀淮為匯、釋為彭蠡湖、成氏謂禹貢東匯澤為彭蠡、不得稱彭蠡為匯、淮當如字讀、江淮荊州謂江淮之閒為古荊州、不必東涉揚州之彭蠡、又楚世家、文王二十六年、滅英、正義謂英蓋蓼國、不知何時改名、成氏則謂左傳文公五年、楚公子燮滅蓼、魯文公五年當楚穆王四年、故世家下文云、穆王四年滅六蓼、正與左氏相合、英既滅於文王時、與蓼自非一事、二條皆糾駁張守節之說、義據深通、又項羽本紀烏江亭長檥船待、錢大昕史記考異謂檥當從鄒誕生本作樣、成氏則謂檥說文訓榦、榦訓築牆耑木、引伸為凡正之稱、歷引玉篇文選蜀都賦為證、斥鄒本作樣之非、又律童牛者冒也、錢氏考異謂牛為牙音、冒為脣音、聲不類而轉相訓者、同位故也、成氏則謂古人[illegible]惟用雙聲疊韻、牛古音在之部、而王襃九懷則以韻州修游流休悠浮求幬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儔怞律書以冒訓牛、殆即此例、意欲以聲韻明律書之聲訓、譏錢氏爲皮傅、雖未能於古韻之幽二部互相通轉之故直截證明、要爲不中不遠、漢書地理志泰山郡下云汶水出萊毋西入濟、萊蕪縣下云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泲、錢大昕謂志文萊蕪下爲衍字、錢坫則謂泰山郡下語爲後人所加、成氏立四證以伸小錢之說、證據堅實、確然不移、惟吳王濞傳吳有豫章郡銅山、師古引韋昭說謂但當言章郡、不當有豫字、成氏立三證明豫章之不誤、今考地理志豫章郡下無銅官、而丹陽郡下云故鄣郡有銅官、然則韋昭意主鄣郡、故衍豫字、其說不爲無見、成氏三證義據薄弱、顯與事實不符、然通核全書、精湛者居多、固治班書者所不可廢矣、

漢書札記七卷 北平圖書館排印本

清李慈銘撰、李氏字悉伯、號蓴客、浙江會稽人、光緒五年庚辰進士、官山西道監察御史、二十年甲午卒、年六十六、李氏傳涉羣籍、而於諸史致力尤深、所讀正史眉間丹黄殆遍、近日北平圖書館購得李氏藏書、盡取所評識諸史編錄爲諸史札記、此其一種也、今詳加審校、如食貨志云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裴駰史記集解及顏師古皆以斥塞卒連讀、李氏謂當於塞字爲句、卒六十萬人戍田之、謂用卒六十萬人戍田之也、藝文志云及警者爲之、則苟鉤鈲析亂而已、鈲字汲古閣本誤作鈲、李氏謂字當从瓜作鈲、字見方言、蕭望之傳云、京兆尹張敞上書言、國兵在外、軍以夏發、王念孫讀書雜志校增軍以夏爲軍已經夏、以發字屬下讀、李氏謂軍以夏發四字爲句、不必增經字、外戚傳云皇后乃上疏曰、妾誇布服糲食、孟康以誇布連讀、釋誇爲大、李氏謂漢婦人皆自稱名、下文言許后妹名謁、則誇爲許后之名無疑、孟說不可通、又云、許美人前在上林涿沐館、數召入飾室中若舍、顏師古釋若爲或、謂或暫入或留止、李氏謂若舍爲

錦室中舍名與班倢伃傳之增成舍本傳上文之昭陽舍同、其發疑正讀皆精鑿不磨、而於蘇武傳揭發班氏敘圖象麒麟閣事於武傳之旨、謂惟畫麒麟閣一事、足使武仲肖於身後、故班特以此事系之傳後、以慰千載讀史者之心、若在後世史家必當屬之名列第一之霍光傳矣、推核良史用心、尤可謂好學深思、心知其意○惟竇嬰田蚡傳云、且帝寧能為石人邪、師古曰言徒有人形耳不知好惡也、一曰、石人者、謂常存不死也、按此本王太后責武帝不當廷辯之辭、故武帝以俱宗室外家故廷辯為解、合觀上下文義顯然、師古前說深得立言之意、李氏以後說為是、未免失擇、石奮傳云中子慶愛之、李氏云德後為太子太傅、同戾太子發兵族誅、見戾太子及劉屈氂傳、而此處不載、蓋因仍史記未及改也、按同戾太子發兵者為別一石德、非石慶子、周壽昌據百官表恩澤侯表功臣表及劉屈氂傳論證甚詳、李氏以為一人、不免沿小顏之誤、此類疏失、卷中時或有之、然不足掩其精詣也、又其立說多有為前人所已發者、蓋因讀書時隨手箋記、未盡檢前人之書、故不及[illegible]識不足之病也、考王先謙撰集漢書補

注、於李氏說多所采擷、取此冊與補注相校、多有勝義為王氏所采錄者、據越縵堂日記、王氏以補注稿本與李氏商榷在光緒辛巳壬午之交、其後王氏出任江蘇學政、事畢歸田、遂終老湘中、與李氏不復相見、李氏所說王氏采能盡見、故采摭不全耳、

漢書知意一卷　民國二十年自刻本

民國劉咸炘撰。劉氏字鑑泉，四川雙流人，四川大學教授。民國二十三年卒，年三十七。劉氏於馬班陳范之書皆撰有知意，此其漢書知意也。書首有序論，謂馬書衆知其斷制，故學者多知求其旨意，獨治班書者徒知摘詞論事，考據家考訂詳密，亦秖及古事古言，鮮推義法，一言體例，則羣持後人褒貶之論以概之。馬遷所謂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竟罕其人。且班氏實為斷代史開山之祖，既無人深探其義例，且致謗馬史法之隱，當由於此。用是劉氏廣徵舊說，是者存之，失考糾之，大抵發明義例，用意取法於章學誠之文史通義，而於桐城文家之推論關節，强分賓主者則無取焉。又前人較量班馬，或軒馬而輕班，咸優班而劣馬。劉氏謂馬為通史，班為斷代，體裁既異，事各有宜。孝惠別立紀，陳項改為傳，諸王諸元功不為世家，齊悼惠改書高五王，梁孝王改書文三王，非馬劣而班優。蒯通伍被別立一篇，魏豹田儋韓信合為一傳，公孫主父各歸其類，亦非馬優而班劣，皆通史與斷代之不同而已。所見頗卓，持論尤平。又謂紀信周苛以事少故不立傳，立傳與否不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關褒貶，駁王懋班氏略節義之說；成帝紀贊稱帝有穆穆天子之容，五行志記帝肆情聲色，乃班氏互見其文以明帝之色莊而冥冥墮行，駁劉知幾紀志自相矛盾之說；平紀於王莽奏事書安漢公，乃當時不氏不名以示優禮，本如此稱，史官據章書之，駁劉子翬史家不敢斥書之說；霍光上官桀金日磾同討莽何羅，日磾列入功臣表，霍上官列入外戚恩澤侯表，此史家據實分列，別無褒貶之意存於其閒，駁齊召南分列有深意之說。大抵於前人成說糾班而誤及譽班而鑿考，皆一一辨明，頗為允當。然亦有班過失之疏漏者，如韋玄成傳附載宗廟迭毀之議，漢胡廣以為宜入郊祀志，自是確論，劉氏乃謂志體綜敘大略，不當及議論之煩，何以解於食貨志載賈誼鼂錯之疏乎。又如高后紀書立孝惠後宮子為淮陽王，不疑為恆山王，弘為襄城侯，朝為軹侯，武為壺關侯，而表以二王入異姓王表，三侯入外戚侯表，讀史者往往致疑於班氏之矛盾，其實紀文據當時詔令，而表則據史實，乃班氏互文見義之例，而劉氏不及，不免失之目睫。又如李廣蘇建傳，劉氏謂班本傳其二父子，不知建武因為父子，而廣陵則係祖

孫、亦爲疏於史實、又有舊疏違、劉氏稱引未悟其失者、如眭兩夏侯京翼李傳引蘇輿說、謂京房與夏侯勝俱於儒林中著小傳以明學派、此班氏創例之精、不悟史記仲尼弟子傳既列子贛、而貨殖傳復記之、則互見之例、子長創之、不始孟堅也、馮奉世傳引錢大昕說、謂傳首敘馮氏世系百餘言、與司馬遷揚雄自序同、疑馮商續太史公書亦有自序、班承用之、不悟同揚傳人、與奉世非同[illegible]續史記者[illegible]有馮衍、衍爲奉世曾孫、奉世傳[illegible]本衍文、不[illegible]出於馮商也、

漢書刊誤一卷 獨學廬全集本

清石韞玉撰、石氏字執如、號琢堂、江蘇吳縣人、乾隆五十五年庚戌一甲一名進士、授翰林院修撰、官至山東按察使、道光十七年卒、年八十二、是書意在刊班書本文之誤、而於顏注之外誤者、間加糾駁、[illegible]如武帝紀賜菑川王几杖、謂菑川王非菑川王志、[illegible]、田儋傳章邯大破齊楚軍、謂此役無楚軍、楚當從史記作魏、[illegible]戚傳、[illegible]班氏爲[illegible]如高后紀立孝惠後宮子強爲淮陽王、不疑爲恆山王一條、石氏謂史記於強等詳於呂后本紀、又詳於諸侯王年表、而班氏不列入諸侯王表、乃班史之疏、又外戚恩澤侯表裏城侯義、軹侯朝、壺關侯武、昌平侯大一條、石氏謂四人皆以孝惠子封侯、班氏列入外戚恩澤侯表、殊不可解、不悟高后紀云孝惠後宮子者、乃當時法令之文、然諸人實非孝惠之子、故班氏於強不疑列入異姓諸侯王表、義朝武大列入外戚恩澤侯表、此[illegible]良史互文徵實之例、石氏獻疑、殊爲不審、宣帝紀元康元年、復高皇帝功臣絳侯周勃等百三十六人家子孫

石氏謂功臣表皆作元康四年、與紀不同、表知孰是、不悟紀書元年者、據下令之時爲言、表記四年者、據有司檢校訖事請封之時爲言、二者並非歧異、石氏疑其所不當疑、亦爲疏失、如高帝紀十年夏五月太上皇后崩、[illegible]條、石氏以爲衍文、如淳晉灼已言之、景帝紀中三年春正月皇太后崩、石氏亦以爲衍文、文穎孟康已言之、刑法志諸當完者完爲城旦舂、石氏[illegible]諸當完[illegible]作[illegible]當髡[illegible]、臣瓚已言之、陳勝傳至今血食四字、石氏謂當削、外戚傳竇太后凡立五十一年、元光六年崩、石氏謂五十一當作四十五、

元光當作建元、顏師古皆已言之、燕王劉澤傳、康王嘉立九年薨、子定國嗣、立四十二年國除、石氏謂九年及四十二年皆與諸侯王表不合、蒙爲傳、地震五十六、石氏謂十六二字爲衍文、宋祁皆已言之、天文志、北宮大星、上將、左星、右右將、石氏謂左星當作左將、灌夫傳、夫爲郎中將、石氏謂當作中郎將、劉攽皆已言之、高帝紀、六年以故東陽郡鄣郡吳郡五十三縣立劉賈爲荆王、石氏謂吳郡字誤、宣帝紀、自中郎吏至五大夫、石氏謂中郎吏當作中吏、王子侯表、永光五年、封廣陽屬王子疊繞和元年

封廣陽惠王子得、石氏謂廣陽無屬王惠王、彭越傳、漢乃使人賜越將軍印、石氏謂漢爲衍文、外戚上官皇后傳、宣帝即位爲太皇太后、石氏謂宣帝當作元帝、諸條劉攽皆已言之、楚元王傳、文帝尊寵元王子、生爵比皇子、石氏謂元王諸子文帝時未嘗封爵、戾太子傳贊、建元六年、蚩尤之旗見、後遂命將出征、略取河南、建置朔方、其春戾太子生、石氏謂二事不當聯繫、儒林傳、臨代五鹿充宗爲少府、石氏謂代爲誤字、諸條劉奉世皆已言之、五行志、史記成公十六年、公會諸侯于周、石氏謂成公上應有魯字、劉知

幾史通已[illegible]糾駁、匈奴傳、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于秦、自是之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戎翟、石氏謂由余入秦至魏絳和戎中止五十餘年、百有餘年爲誤文、[illegible]王應麟困學紀聞亦已訂其誤、高帝紀、韓信決策東鄉一條、石氏謂班以東鄉之策誤屬淮陰侯韓信、陳勝傳、欲擊秦軍濟陰下、石氏謂濟陰當从史記作定陶、梁平王傳、削梁王五[illegible]、梁餘尚有八城、石氏謂與史記世家文異、清殿本考證齊召南說亦已明言、考石氏書不過六十餘則、而前人[illegible][illegible]者竟至二十餘條、夫士人研習班書、處無人不

讀舊注、宋劉刊誤、亦彰彰在人耳目。劉知幾史通、王應麟困學紀聞亦有十之一二、清殿本考證成於乾隆四年、石氏書成於乾隆十一年、則書亦當所為見、乃於前人成說不憚覼縷言之、殊為無謂、如為本見、不免失之陋、若已見而言之、又不免失之愚、二者固無一可矣。

漢書蒙拾三卷　道古堂外集本

清杭世駿撰。杭氏字大宗、浙江仁和人、雍正二年甲辰舉人、乾隆元年丙辰召試博學鴻詞、授翰林院編修、三十八年卒、年七十六。自宋人有西漢博聞、史記法語之作、後世讀史者遂多抄撮史書、以備修詞之用、杭氏此書亦其一也。其書取漢書中新穎罕見或難解之字句、一字至四字作為標題、詳載原文及注說於下、次第依照原書、仍載各篇篇目。其曰蒙拾者、文心雕龍辨騷篇云、童蒙者拾其香草、此二字所出。清初順康間王士祿有讀史蒙拾一書、其書先於杭氏、而體例與杭氏書同、或即王氏取法之所在歟。

後漢書蒙拾二卷 遺古堂外集本

清杭世駿撰、杭氏有漢書蒙拾、已著錄、是書取范曄後漢書及司馬彪續漢書諸志中新穎之字句、分條摘出、而以原文及注說附載其下、體例與漢書蒙拾全同、意在獺祭取便修詞、與史學無關涉、篇首有杭氏自序、歷舉東漢文物之盛、而以宋黃震之黃氏日抄諸後漢書者過少、明郝敬之後漢書瑣瑣涉於膚末為病、故倦游伏誦、溫故知新、徵文碎辭、詳加甄錄云云、然毛舉字句、能免於膚本之譏乎、自序又云、小友周嘉猷復拾劉昭之注、益余未及、斐然美備、有足多云、[illegible]諸志注語杭氏本未及、乃嘉猷所附益也、

東漢書刊誤四卷 羅振玉景刊日本崇蘭館藏宋本

宋劉攽撰、劉氏字貢父、慶曆閒進士、熙寧初、知太常禮院、出知曹州、元祐初、召拜中書舍人、三年戊辰卒、年六十七、事具宋史本傳、宋史藝文志載三劉漢書標注六卷、劉攽漢書刊誤四卷、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載三劉漢書一卷、劉攽東漢刊誤一卷、云、攽序稱英宗讀後漢書、見墾田字皆作懇字、命國子監刊正之、攽為直講、校正其謬誤、不可勝數、然此書世無善本率以己意定之、治平三年奏御云云、趙希弁讀書附志載西漢刊誤一卷、東漢刊誤一卷、所記與公武所述攽序說略同、惟誤以英宗為仁宗耳、今此標不載攽序、惟卷四循吏傳王景緣堤懇殖條下云、黎懇當作墾、即詔旨所令刊正者、並後字皆同云云、與公武所記攽序說合、惟公武希弁記卷數並云止一卷、實為差誤、宋史藝文志載攽漢書刊誤四卷、卷數與此相合、即是此編、惟攽不云東漢書為異耳、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亦記三劉漢書標注六卷、不及此書、而云又本題公非先生刊誤、其實一書、[illegible]清四庫館臣校刊陳氏解題、以宋史所記標注刊誤既是兩書、頗致疑於陳氏之

說而不能言其故今此本刪去標注乃刊訂班書之作而刊誤四卷乃攽專刊范書陳氏認為一書顯然以明監本漢書並載三劉之說而後漢書止有攽校語觀之可為明證至陳氏所以致誤亦自有因蓋是書標名東漢本自分明而或省稱漢書刊誤如宋史之所稱遂致與漢書標注相混又貢父既別有西漢刊誤理當併在三劉漢書標注之中陳氏既未見是編故遂致誤說耳其書初本單行至南宋時劉之問刊兩漢書取劉書散入各卷當條之下而單本式微中土遂無傳本此本為羅振玉假日本崇蘭館藏宋本景刊卷首有治平三年四月宣德郎守太常博士充國子監直講騎都尉臣劉攽上一行猶儼然當日書面目也宋史稱攽尤邃史學作東漢刊誤為人所稱頌司馬光修資治通鑑專職漢史云云今讀其書於范書字句精心考核糾駁訛誤往往深中肯綮信為實副其名第考證之事難免百密一疏自吳仁傑著刊誤補遺於書已有所糾駁及清代諸儒殫心考證摘發益多例如陳欽王美傳云與王共祭黃老君劉氏校改為黃帝老君為吳仁傑所駁安帝紀云其百僚及郡國吏人有道術明習災異陰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陽之度琁機之數者劉氏校增令字南匈奴傳云以征西大將軍耿秉行度遼將軍劉氏校改行作為並為何焯所駁桓典傳注云還平津都尉劉氏校改為平準令為陳景雲所駁光武紀云復南頓田租歲劉氏校增五字劉玄傳注云刺殺其驂乘劉氏校改驂作參耿弇傳注云歲終郡試之時劉氏校改郡作都王霸傳云以霸為功曹令史劉氏校刪令字蘇竟傳云拜代郡中尉劉氏校改中作郡鄭弘傳云還淮陰太守劉氏校改淮陰為淮陽張衡傳注云得水仙為河伯龍魚河圖曰劉氏校增主字李膺傳云豈可以漏奪名籍劉氏校改奪作脫耒紹傳注云鮑信引軍還鄉里劉氏校改軍作歸又云臣與主同者權在於主也主與臣同者權在臣也劉氏校刪十字呂布傳注云刺史東之郡劉氏校改郡作部儒林孔僖傳云所謂畫龍不成反為狗者劉氏校龍為誤字又張玄傳云玄兼說嚴氏宣氏劉氏校刪宣氏二字皆為惠棟所駁臧洪傳云無以為悔劉氏校改悔為益為陸宗楷所駁耿夔傳云轉車騎都尉劉氏校衍車字為萬承蒼所駁儒林杜撫傳云其所作詩題約義通劉氏校於題下補文字為杭世駿所駁馮勤

傳云、尚平安公主、劉氏校平安當為安平、張衡傳云、羈要裊以服箱、劉氏校裊字作褭、酷吏周紆傳云、常築塹以自給、劉氏校築字作塹、並為錢大昕所駁、鄧禹傳云、即如是、何欲為、劉氏校刪為字、為沈欽韓所駁、光武紀云、無遣吏及因郵奏、劉氏校刪無字、鄧騭傳云、治理有聲、劉氏校謂治理當衍一字、馬嚴傳注云、嚴從其故門生肆都學、劉氏校改故作叔、朱暉傳云、誠非明主所當宜行、劉氏校衍當字、蔡邕傳注云、論語二碑毀、劉氏校改二作一、李固傳云、久乃得拜議郎、劉氏校增已復二字、黨錮劉淑傳云又陳

時政得失、劉氏校刪又字、孔融傳云、覽為刊章下州郡、劉氏校謂刊章字有誤、董卓傳注云、遣婢詣省問、劉氏校改問作閤、王渙傳云、每食輒弦歌而薦之、劉氏校改食作祀、儒林傳云、搜選高能以受其業、劉氏校改受作授、文苑趙壹傳云、實望仁兄昭其懸遲、劉氏校改兄作君、方術高獲傳云、主簿曰、但使騎吏迎之、劉氏校刪曰字、南匈奴傳云、遣遣單于、劉氏校刪遣字、並為周壽昌所駁、鄧訓傳云、縢兵者二三千騎、劉氏校刪者字、臧宮傳云、宮因從擊、劉氏校改從作縱、文苑禰衡傳注云、等道猶今言何勿語也、劉氏校改勿作物、西域于寘傳云、國人殺之、而立建子安國焉、劉氏校改殺為不從、並為王先謙所駁、質帝紀注云、漢官、左右中郎將、劉氏校增儀字、王常傳云、別徇汝南沛郡、劉氏校改沛為南、竇固傳云、來苗文穆至匈奴河水上、劉校刪奴字、桓譚傳云、啼血昆陽、劉氏校改啼為喋、陳元傳云、有詔詔太子受公羊、劉氏校衍一詔字、周榮傳云、及安舉奏竇景及與竇憲爭立北單于事、劉氏校衍一及字、董阜傳云、請以不及為罪、劉氏搜改為請不以及罪、南匈奴傳云、諸王大人或前至、劉氏校改前為隨、並為黃山所駁、

南蠻傳云、其民爵比不更、劉氏校衍民字、為柳從辰所駁、皆其例也、然著證之業、搜勝於前、事所恒見、正不必以寡犯衆也、此書自單本不傳、學人頗疑散見後漢書者非其全帙、今略為檢校、知散見者雖略有刊削、不過十中之一、大端與此本不殊、並附及焉、

前漢書瑣瑣四卷　山草堂全集本

明郝敬撰。敬字仲輿，號楚望，湖廣京山人。萬曆□進士，官戶科給事中。崇禎十二年己卯卒，年八十二。事見明史本傳。是書卷首有崇禎二年郝氏自序，自題七十二翁，知其為晚年之作。序稱漢書中雋語危言，可資後生文筆，助談士揮麈。暮景多暇，料簡以授兒曹，命曰瑣瑣云云。其纂錄大旨，可以窺見。其書體例節鈔漢書原文於前，遇有難解及新奇字句，則摭錄舊注於下，郝氏偶加銓釋，補苴舊注。時亦有中肯之語，如卷一惠帝紀，宦皇帝而知名者有罪當盜械者皆頌繫，郝氏謂頌猶俗言鬆。文帝紀贊，身衣弋綈，郝氏謂弋與爾雅釋天太歲在壬曰玄黓之黓同。武帝紀，內長文所以見愛也，郝氏謂長文猶言尚文。卷二楊惲傳，左驗明白，郝氏謂責券以左合右謂之左券，取證左驗之義，立說皆頗明通。然亦書考之審，遽爾下義，未可據信者。如高帝紀，韓王信亡走匈奴，其將曼丘臣、王黃立趙利為王，郝氏謂曼丘即毋丘，以毋與無通，曼亦與無通，與法言曼是為也曼訓無為證，不悟姓氏之字，不關義訓，豈可以二字義同，遂定為一事耶。武帝紀，天下馬少，平牡馬匹二十萬，郝氏謂牡馬老而齒平者，每匹尚值錢二十萬。不悟平為平其價值之義，不謂齒平也。律曆志，書曰先其算命，郝氏釋算為目，釋命為名，謂萬事萬物各有名目以為之紀。不悟算無目訓，即如其說，算命當為目名，不為名目。至名目為後世之語，不可以釋古書，更無論矣。五行志，繇獄不解，茲謂追非，郝氏謂追古隨字，不悟追隨二文各別，豈可略無憑證，率臆視為一字耶。卷二陸賈傳，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強於此，郝氏既引舊注屈強為不柔服矣，乃又引周勃傳贊木強人也，謂木性強揉之則屈，則與不柔服之義正相反矣。金日磾傳，捽胡投何羅殿下，郝氏訓捽為擊，不悟說文訓捽持頭髮，捽胡為持頸之義。又日磾兩子與昭帝略同年，郝氏謂略者不同日月之辭，亦避不敢當之意，不悟略同年為年齡略相上下之義，如郝氏說為不同日月，則正是同歲所生，何得言略，果係同歲生矣，亦何避不敢當之有。郝氏立義，殊為可笑。大抵明人於訓詁多疏，喜為肌說，故郝氏此書亦所不免。至其書本旨在隨意抄撮，取資采掇，非欲於漢事有所據求，則郝氏已自言之，更不必論矣。

後漢書瑣瑣六卷 山草堂全集本

明郝敬撰。郝氏有前漢書瑣瑣，已著錄。書首有郝氏天啟五年自序，視前漢書瑣瑣自序作於崇禎二年者為時較早，似此書之成在前漢書瑣瑣之前。然序云，余讀范蔚宗漢書，簡其可以供鼓層助文筆者若干條，推其數，反多於孟堅。蓋孟堅義例整齊，而蔚宗事辭詳洽，輔以劉昭志注，更覺克美，方丈盈前，所取過多，知此編撰就實在前漢書瑣瑣之後也。其書體例與前漢書瑣瑣全同，惟采錄舊註及郝氏自加銓釋，較彼篇為少。至其銓釋，瑕瑜互見，亦與前漢書瑣瑣不殊。例如卷一祭祀志中八陛，陛五十醊，合四百六十四醊，郝氏引史記封禪書為醊食羣臣從者為證，謂醊即羣臣從者飲食位次。二卷臧宮傳，宜小挺緩令得逃亡，郝氏引禮記月令挺重囚為證。卷三中山簡王焉傳，官騎百人，稱娖前行，郝氏引輿服志諸侯王出入稱課娖為證，皆頗精切不支，足供研習范書者之參考。至若二卷王霸得市人皆大笑，舉手邪揄之，舊注以說文歋歈舉手相笑為說，至為確當，郝氏欲釋揄為揺，則支離無謂矣。三卷宋均傳，為上蔡令，府下記，禁民夫葬不得侈長，舊注釋侈長為奢侈有餘，義亦切合，郝氏乃謂侈長即鋪張，則輕前失實矣。

後漢書辨疑十一卷 廣雅書局刻本

清錢大昭撰、錢氏有漢書辨疑、已著錄、是書體例與其所著漢書辨疑略同、意在是正文字、疏明史事、簡要不支、是其所長、而發明甚少、亦由於此、縱觀全卷、如卷四安成孝侯賜傳、同拋財產、引史記三代世表拋之山中、證拋非古字、卷五韋彪傳、已封曹參後曹湛爲平陽侯、據和帝紀及馮勤傳、證平陽爲容城之誤、馮衍傳、必懷周趙之憂、謂周當爲害字之誤、駁章懷之誤說、心愊憶而紛紜、引前書陳湯傳策慮愊億爲證、終悇憛而洞疑、引楚辭七諫及說文爲證、卷七桓鸞傳、時太守向苗有名迹、迺舉鸞孝廉、謂鸞爲沛國人、訂太守爲國相之誤、班固傳、横被六合、謂横被即光被、訂章懷注關西爲横之誤、卷九陳蕃傳、梁氏五侯毒徧海內、釋五侯爲樂平侯梁安國、單父侯梁讓、襄邑侯梁嗣、城父侯梁桃、潁陽侯梁馬、糾章懷釋爲梁讓等之誤、皆證據明確、深見會心、至王常傳論云、王常知命、功惟帝念、章懷注謂常復歸朝、上錄其功、封爲列侯、故曰帝念、本無訛誤、錢氏乃以更始敗後常詣洛陽自歸、光武慰勞之語爲說、抑思光武此時正以常又事更始、有責其遲歸之意、豈有念其功之意乎、陳俊傳云、嘉遣書薦俊、錢氏疑遣爲遺之誤、不悟陳蕃傳有大將軍梁冀遣書詣蕃之語、則遣字固不誤也、祭遵傳云、又建爲孔子立後、錢氏疑建爲遵字之誤、不悟建爲立議之義、前書鄱陽傳東平思王傳屢見、錢氏以不誤爲誤、殊爲失考、竇固傳云、來苗文穆至匈奴河水上、錢氏襲劉貢父之說、謂匈奴河當作匈河、不悟史記前後漢書匈奴傳皆作匈奴河、漢書趙破奴傳止稱匈河者、乃偶爾省稱、豈可以其孫證盡改群書耶、虞延傳云、時延爲部督郵、錢氏謂部當作郡、不考續志郡監屬縣有五部督郵、而延爲陳留南部督郵、明見袁宏後漢紀、部字並不誤、張禹傳云、祖父況族姊爲皇祖考夫人、錢氏疑祖字爲衍、不悟樊宏爲光武之舅、明見宏傳、則光武皇夫人乃樊氏而非張氏、至光武呼張況爲大舅、大即今之太字、錢氏緣今日俗稱、據以立說、顯爲說誤、竇武傳云、張敞者、太尉溫之弟也、錢氏校太尉當爲衛尉、不悟溫爲太尉、明見靈帝紀及董卓傳、並非誤文、王景傳云、平帝時、河汴決壞、錢氏謂明帝紀注、訂河汴當作汴河、不考明帝紀云、河汴分流、則河汴固不誤、陽球傳云、甫子永樂少府萌、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錢氏謂甫子當作甫養子蓋據王吉傳作王甫養子爲說不考曹節傳亦作子蓋宦官之子率是養子不言可明故或言養子或單言子無所異也凡此之類大抵考之不審遽爾獻疑不免疎失近日王先謙著後漢書集解博采清代諸家而於此書竟至漏脱殊爲可怪及王氏卒後其弟子黄山撰爲校補始於錢書多所采擬間爲駁議亦有頗中錢氏之失者然亦兼錢氏不誤而黄氏誤駁者如淸子恭傳云縱我不得宅人何傷錢氏云言我雖不得宅人得之亦無傷也與上下文語意正合黄山改釋爲事無傷於它人則支離不切矣

後漢書注又補一卷 廣雅書局刻本

清沈銘彝撰沈氏浙江嘉興人仕履未詳是書爲補惠之後漢書補注而作故名又補卷首有道光十三年自序云垂老殘年無可遣日翻閲惠氏補注恐師丹善忘記於本書眉端使讀是書者於日月經天之後又得炳燭微光未必非好學者所許云云知其書爲晚年之作全書不過百餘條雖醇駁雜出未能一律精深亦頗有足補前人之缺者如自序中謂荀越乃荀悦之父明見悦傳而惠氏以前書有郇越郇相遂誤疑悦爲越後人其一例也他如明帝紀云百姓殷富粟斛三十以三公山碑國界大豐穀斗三錢爲證和帝紀云朕望長陵東門見二臣之壠謂爲後世功臣陪葬之始皇后紀云漢法常因八月算人引張遷碑八月算民不煩於鄉爲證鄧禹傳云敕曰司徒堯也赤眉桀也書人以此爲漢時詔令人主自擬之證沈氏則引漢文帝賜尉佗書書言狂夫之言明主擇焉今則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二語以爲其例在光武之前馮異傳云横被四表謂横被即光與之光校歷引爾雅說文禮記鄭注淮南子高注爲證鄭均傳云帝東巡幸均舍敕賜尚書

祿以終其身、謂爲後世在家食俸之始、馮衍傳云、飢者毛食、引前書功臣表靡有孑遺耗矣顏注今俗語猶謂無爲毛爲證、楚王英傳云、尚浮屠之仁祠、釋仁祠爲佛寺、引唐人權載之詩爲證、訂司馬光通鑑改祠爲惡之誤、孔融傳云年十三喪父、引孔宙碑證宙卒時融年止十一、糾范氏之誤、儒林傳云、精廬暫建、謂精廬猶李充劉淑包咸擅後諸傳之精食、糾文選五臣注釋爲寺觀之謬、皆義據明碻、非穿鑿附會者可比、惟吳漢傳陛下慎毋赦條下、歷引匡衡崔寔王符三國志爲證、已頗嫌繁冗、乃竟引及明呂坤之呻吟語、殊爲泛濫無節、張堪傳桑無附枝條下、趙益傳盜嘗夜往劫之條下、王符傳隱居著書條下、引張履祥沈赤然語評論之語、亦失著書謹嚴之體、樊儵傳儵字長魚、條下、謂字書有儵字無儵字、知二字是一字、則竟似未曾讀說文者、尤爲荒陋、近日王先謙著後漢書集解、此書亦漏未采入、至黃山撰校補、始加擬取云、

後漢書知意一卷 壬申年自刻本

民國劉咸炘撰、劉氏有漢書知意、已著錄、是編與劉氏所著太史公書知意漢書知意體例悉同、惟馬班書體例精審、有褒贊而無駁難、范氏書多違失、故兼有糾彈、與二書略異耳、其推論范書而得者、如謂李通傳論蔚宗不滿於李通、是其特識、鄧禹傳記天下已定常欲遠名勢、寇恂傳記其修鄉校教生徒、馮異傳書其愊謝之奏、賈復傳書知帝欲偃干戈不節、吳漢傳書其出師引道之速、在朝廷斤斤謹質、臧宮傳書其謹信質樸、故見任用、皆所以著光武之多忌、諸人之所以能全功名、馬援傳記其善謀與光武意合、又記其善功不衰、天下既定之後、猶躍躍欲試、爲援致禍之由、桓榮傳謂東京之桓榮、猶西京之韋賢、范氏稱其溫恭有蘊藉、與班氏贊張禹孔光稱其蘊藉者同意、論舉爲人爲己二義、識切之意尤爲明顯、於胡廣傳引王鳴盛說、謂廣至劣之行、以蘊藉出之、其云在公台三十餘年、每通位辭疾、及免通歸里、未嘗滿歲、輒復升進、於鄙夫情狀曲曲道破、盧植傳引王補李慈銘之說、謂植於張讓劫少帝走河津、追帝相從事見何進傳、而論中特著其事、爲史

家之互文見義，詳略不苟。皇甫嵩傳備載黃巾始末，董卓傳備載涼州兵始末，皆史家圓神之法。宦者傳次於循吏、酷吏，先於儒林諸傳者，以循吏、酷吏、宦者皆所以明政事，儒林、文苑、獨行、逸民、列女所以明風俗，皆深得良史之用心，足供讀范書者之參證。至其譏切范氏，引章學誠之說，謂范史列傳人自為篇，篇各為論，全失馬班合傳之意；謂趙典當入黨錮傳，不當與宣張二王同列；謂梁慬第有戰功，無將略，不當與班超並列，亦頗中其害，非肆意詆訶者可比。又徵引前人之說，時加駁詰，亦頗有中肯者，如王補謂胡廣傳特記六世祖剛事，與史記汲黯記其先有寵於衛君、鄭當時傳記鄭君獨不名籍同，劉氏則謂此偶於事相反，若以為史法，則無其事者柰何。王闓運謂東京有馬鄧二后，故特傳列女，劉氏謂馬鄧與女行不相關涉，豈朝無賢后，便無列女可紀，便不可立女傳耶，亦頗能廓清障翳。然亦有立論不審者，如安帝紀下駁趙翼之說，謂范氏未嘗為殤帝、沖帝、質帝特立本紀，篇目云和殤帝紀、順沖質帝紀，連言之耳，柳知殤、沖、質帝在位不久，其事跡太少，不能成卷，故蔚宗附諸和順二紀之後，此猶曾閔公在位日淺，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公羊傳不別為卷，附諸莊公之後耳。范氏標題明云孝和孝殤帝紀、孝順孝沖孝質帝紀，如劉氏之說，豈范氏標題差誤耶。平心論之，蔚宗之書雖不逮馬班遠甚，要不失為良史。清代治史諸家考證文義者居多，專論史法者頗少，劉氏裒錄成說，特為專書，立體既新穎可人，於讀范書者亦實有裨，不失為佳著也。

三長物齋詩略五卷 自刻本

清黄本驥撰。黄氏有三長物齋文略，已著錄。其曰詩略者，詩之附見叢刻者不錄，應酬之作多汰去不存，猶文略之意也。故五卷僅詩三百六首，蓋欲精不欲雜，取約不取繁也。黄氏與其兄本騏少日齊名，本騏詩以才力富贍著，而黄氏則以語意真切神味淡遠見長。篇中五七古頗多舒卷自如之作，五律亦時有佳篇，斷句如卷一秋日過十方禪院云：一徑白雲僧出沒，滿林花雨鶴聽經。九日登東山遇雨云：親舍每從雲外望，名山多向雨中登。卷二次韻朱晴谿游嶽麓寺云：黄葉不知路，白雲常到門。雪中柬友云：飢寒身外事，杯酒故人心。三至鳳灘謁灘神廟云：魂夢依親舍，安危託水神。韓侯嶺云：功成大將登壇日，死肇真王拜命時。卷五題凌茯舟御芳館詩集云：偶爾一言出，耐人十日思。瞻謁荃帆云：每從慷慨高歌處，想見蒼茫獨詠時。書絳州呂刺史侍妾張氏殉主事云：須儒亦知名最好，英雄終覺死為難。皆清新可誦。近日徐世昌輯晚晴簃詩滙，於清代詩家搜采略備，顧

有黄氏兄本騏詩而無黄氏詩，可謂百密一疏矣。卷中未經細校，誤字頗多，如卷一秋日過十方禪院云：禪闕深鎖毒龍腥，闕當作關。義帝陵云：當知此義誰知者，當知當作當時。卷二辰陽舟次云：三載[illegible]荒海浪游，海當作悔，是也。茲附記之。

東洲草堂詩鈔三十卷 同治六年長沙無園刻本

清何紹基撰。何氏有東洲草堂文鈔，已著錄。何氏博極羣書，根柢深厚，所爲詩天才俊逸，奇趣橫生，一歸於溫柔敦厚之旨。長篇歌行鞭笞雷霆，震蕩乾坤，騰驤變化，得詩家舉重若輕之妙。卷首有朱琦序，稱子貞自言，吾爲詩取達吾意而已，吾所欲言，縱筆逸之而即得焉，天下之至快也。吾所欲言，心知其然而手不與之相肖焉，此不可以責之手也。莊周有言，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所積者誠厚矣，而非

徐而竢之，亦不能以詣其至。子貞平日肆力於經史百子許鄭諸家之學，所爲詩不名一體，隨境觸發，鬱勃橫恣，非積之厚而能達其意所欲出，不能爾也。又張穆序言，客有誇子貞庖饌之精者，穆應曰子貞之餚無他謬巧，只是本色而已。子貞之文詩書亦無他高妙，只是本色而已。本色者何，真而已矣。真者何，不事矯揉造作，自寫其性情而已矣云云。皆頗能道出何氏詩之真象。林昌彝射鷹樓詩話卷五錄其飛雲洞七古一篇，稱其倏忽變幻，魚龍出没。卷八節錄其

顧先生祠五古，稱其真樸渾厚。卷十錄其荆州渡江晚泊七律一首，稱其胸次高曠。卷十五錄其素心蘭七律斷句及五古一篇，稱其神妙。卷二十一錄其玉笥堂詩五古一篇，稱其純是天趣。吴仰賢小匏庵詩話卷八稱其模寫山水，獨闢生面，舉辰龍關亂水諸篇爲證。又舉其武陵曉發斷句云，新樓來熟桃花洞，苦筍林香菖府山。野人家云，土姜雨增力，草香晴健馬牛牙。謂其無一點甜熟氣。陳衍近代詩鈔稱其金石書畫題詠，視翁方綱復初齋詩，有過無不及。

又錄其詩心到處能聽雨，畫裏憑虛自作樓，老去一宮清似鶴，集成千卷韻於琴，跋餘讀畫十峯雨，別後看花萬里杯，閏重九日數復數，看十三陵山外山，夜郎萬里看山眼，秋士三千聽雨聲，班傳循良先蜀守，唐賢蒼莽有嘉州，名酒好風烏夜曲，快雲奇雨白公祠，西擬嵬峩方右顧，中原郡縣盡東傾，折與一旬三度醉，蕭然兩叟萬枝花，雪後商量無限味，春前多少未開花，使車愧未周天下，遊記今才補粵西，真可絕交何必論，既能抱隱不煩詩，待傾除歲凍醪酒，來看

破春油菜花諸斷句可見近人傾倒之一斑矣惟詩中喜用通俗語詞如湘省釐捐新水寬坐卡如斯況做官鄂州試上大輪船北看郡泉兩街門昨日官場大雅班花翎兵備蚤揚譽自鳴洋鐘將報十等句頗為世詬病衍以為本色之過讀者節取其長可矣

使黔艸三卷 道光間自刻本

清何紹基撰何氏有東洲草堂文鈔已著錄何氏於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奉命充貴州鄉試副考官自聞命紀恩及道途紀行周覽山川以迄反京覆命凡得詩百九十首編定三卷自刻行世卷首有楊季鸞朱琦梅曾亮戴絅孫苗夔張穆鄔鴻逵詩人序及賀長齡朱右賢鄧爾鶴楊季鸞題詩同時他人唱和之作亦附見各詩之後何氏天才奇拔又喜遊山水所為詩縱橫變化不可端倪此集如別顧先生祠展龍關過雨亂水玉笋堂詩素心蘭飛雲巖諸篇為近日林昌彝吳仰賢楊鍾義諸人所稱道同治六年何氏自刻詩全集為東洲草堂詩鈔此集諸詩全編入第九十十一三卷中惟於同時唱和之作削去未錄耳詩鈔今已著錄故此本第附存目云

峨眉瓦屋游草二卷 自刻本

清何紹基撰。何氏有東洲草堂文鈔，已著錄。何氏於咸豐二年奉命視學蜀中，五年事訖，以言事被謫去官。性本好遊，因登峨眉瓦屋二山，窮其幽勝。五年七月朔日登舟，八月二日返成都，遊覽一月，得詩百餘首，而為此集。卷首有觀復、初及朱鑑成二序。第一首將遊峨眉云：黼官愈識君恩重，許到峨眉頂上遊，無怨尤之意，有感戴之辭，與詩人忠厚之旨相合。下山云：上山莫猶豫，下山莫息遠，煙雲變化奇，多在迴頭處。天趣盎然，妙語如繪。何氏晚年編東洲草堂詩鈔，此冊詩皆已編入，故今於此種第存其目云。

茶香室詩草一卷 道光間寧鄉黃氏三長物齋刻本

清女子黃婉璚撰。婉璚字葆儀，湖南寧鄉人，咸步縣學教諭黃本驥之長女，拔貢劉陽歐陽道濟之妻也。道光十年卒，年二十七。本驥頗能詩，黃氏濡染家學。年十二即習為吟詠。卒後，道濟搜其遺稿，請婉璚叔父本驥刪存其半而為此編。卷首有本驥序及張家榘、何紹基、龍啟瑞等題詩。啟瑞詩云：雄豪不似女兒詞，壓卷應推望嶽詩。望嶽詩者，卷中第一首也。張晉本遠觀堂詩話卷八錄其詠鏡、聽琴五絕二首，和張蓉裳三分水二分屋一分居七律一首，皆具此冊中。聽琴云：待月焚銀葉，疏香透幾層，松風添逸韻，絃脆七條冰。第二三句與此集文句不同，豈後經改定，或付刻時本驥曾加潤色耶。又錄其七絕一首云：小閣春深樹影濃，風搖簷馬韻丁冬，落花滿地無人掃，鸚鵡籠前罵婢傭。此冊未見，蓋經本驥刪汰矣。詩體大都纖弱，未能自振，蓋深閨弱質，不壽早夭，固難嚴格相繩矣。

小酉腴山館詩鈔二卷補錄一卷 同治元年北京刻本

清吳大廷撰。吳氏有小酉腴山館文鈔，已著錄。此集卷末有吳氏咸豐十年自跋，略謂平生學詩有三變。自咸豐壬子迄於乙卯，好格律，率苦規摹。丙辰丁巳，稍能自吐胸臆，不依傍人門戶，然不免虛機掉弄。自戊午夏遘疾，好讀先儒性理書，此事中輟，嗣後病漸愈，情有不能自已者，亦間爲詩，然心有所欲言，而力能追之，或力不足以達其所言，則聽之，不能工，亦不求也。蓋其自道如此。今觀此卷，大抵隨機攄寫，不事苦吟，而亦間有佳句。如卷上偕劉松雲飲天甯寺云：斜照漸低樹，荒煙欲滿樓。淀園即事云：林深藏霧雨，水闊足魚蝦。送曾靜鴻于役西陲云：才經窮徼老，詩到出關雄。卷下喜游四子代至云：許國胸期在，懷人涕淚收。送家又桓刺史之官湖南云：四海奇才能有幾，百年知己更無多。訪王子槐侍郎云：行藏當代少，朝野一身尊。皆氣象頗佳。近日徐世昌晚晴簃詩滙卷百五十四錄吳氏詩四首，惟送陳右銘出都一首見於此卷。其他常州天津題顧亭林先生詩集後七律三首，此冊皆未見。考吳氏小酉腴山館文鈔卷六有詩鈔續編自敘，而湖南通志亦載吳氏詩集四卷，蓋合正續二集統計之。徐錄三詩，蓋在續編中，今未見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坦園詩錄二十卷 光緒間家刻本

清楊恩壽撰。恩壽字鶴儔，號蓬海，湖南長沙人。同治九年庚午舉人，官湖北候補知府。光緒十七年辛卯卒，年五十七。此集二十卷，分年編次，自蓬先丁未迄光緒辛卯，凡爲詩千三百八十餘首。卷首有王先謙序，稱道海少以詩鳴，興之所發，飈舉雲起，頃刻百紙，爲之卅歲，日有程課，飢溺奔夫，不以自廢，宜其詩篇之富矣。楊氏坦園文錄卷六有與王益吾書云：僕學詩苦無師承，僅從唐人中晚入手，取徑雖卑，初基已定。對客揮毫，我之所長；閉門索句，我之所短云云。自道其詩之短長，頗爲真切。蓋楊氏於詩以敏捷勝，隨意揮灑，故時有靈機，不能力索苦吟，道罕見凝鍊之作。其長之所在，即其短之所存。至其入手取徑較卑，故所爲體格不峻，又自然之勢矣。與王益吾書又云：夫詩之傳，豈必多哉？楓落其江，空梁燕泥，單辭隻語，亦掛人齒頰，苟能以數首選入名大家之列，姓名即因而不朽，但不知拙作亦有數首足入通人鑒別否耳。楊氏之歿，逮今四十餘年，近日徐世昌撰輯晚晴簃詩滙，第百六十四卷選入楊氏過昭平峽及呈吳南屏孝廉丈亟題東游草七古二首、卷感七絕一首、謝郭筠仙侍郎問疾五古一首。楊氏生前期，竟實現於身後，向令地下有知，或雲爲之少慰乎。嗚乎，文士畢生苦志，斤斤於身後之名，及其名之成，而骨已早朽，此則千古文人當同聲一哭者，不惟楊氏爲然矣。

坦園文錄十四卷 家刻本

清楊恩壽撰、楊氏字蓬海、湖南長沙人、同治九年舉人、官湖北候補知府、此集十四卷、卷一卷二為序、卷三為論跋書後、卷四卷五為議、卷六為書、卷七卷八卷九為傳、卷十為行狀、卷十一為墓志銘、卷十二為記及書事、卷十三為銘贊、卷十四為辭賦誄祭文、卷三無曠土無游民論、卷五安置遣回湘勇議、力主用散勇開採礦山、頗為有見、惟卷四鐵路議、謂中國修築鐵路有八難七害、[illegible]表免迂濶不通、卷九陳瑞霖傳、謂瑞霖性最魯、童年好弄、其師雖諄諄教誨、亦無所得、其父命從余游、余決其無成、後授徒、口授三字經、頗多譌舛、有識者指斥之、諸徒閧然而散云云、按文人作傳、必其人之行事德業文學有可紀述、為之始為不苟、如瑞霖之魯鈍無知、楊氏居然為之作傳、豈非濫費筆墨乎、集中卷六有復友人論文書、楊氏自明其集中作傳之旨、謂窮巷老儒、其遇既艱、其情可憫、尤當極力表揚云云、如瑞霖之授三字經尚多譌舛、豈足[illegible]乎、又浙江候補道張自牧傳云、郭侍郎嵩燾奉命出使外洋、疏請君充參贊官、湘撫王公文韶恐以輕浮褻大朝也、疏劾罷之、又云、諸商人訟於湘撫、益醜其詞、湘撫又以夙嫌銜君、庭訊窘詰、君不堪其辱、憤而卒、時光緒十二年正月也云云、考王文韶再任湖南巡撫、一在同治十年、一在光緒十四年、庭訊自牧之湘撫、既非文韶、則立詞自宜有別、楊氏於下文第稱湘撫、不加別白、幾令讀者疑其承上為文、修辭殊為鹵莽、卷三書王先謙續古文辭類纂後、卷六復吳南屏先生書、頗欲立異兩家、乃不能自圓其說、大抵楊氏粗習辭華、學鮮根柢、而欲撰述古文、自為矜重、宜其有舉鼎折臏之象其

雉舟酬唱集一卷 光緒閒長沙楊氏刻本

清楊恩壽、越南裴文禩同撰。楊氏有坦園詩錄，已著錄。文禩字殷年，號珠江，越南河內人，乙丑科進士，官禮部右侍郎，辦內閣事務。按光緒三年丁丑，越南國納貢清廷，裴氏充其國貢部正使。楊氏時官湖北，充湖北護貢官，迎裴氏於巳陵，送至信陽而別，兩人朝夕相裴者一月，互相贈答，凡得詩百餘首。楊氏刻之為此集。卷首有孫衣言題詞及楊氏自序。今觀此集，楊氏諸詩大都已編入坦園詩錄第十六卷中。裴氏籍隸越南，雖濡染中華文化，頗嫻吟詠，以中土詩人之篇什嚴格繩之，疵纇良多。欲求抗手中原，不無遜色，故今第附著其目云。

樂園文鈔八卷 道光甲辰子嚴正基刻本

清嚴如熤撰。嚴氏有嚴樂園詩鈔，已著錄。此文集八卷，為嚴氏卒後其子正基付刊。卷首有賀熙齡序，並附載陶澍、湯金釗所為嚴氏墓誌、神道碑文。卷一為辨書後論，卷二為論，皆討論古事之文。卷三為說記序，卷四為紀略、傳、書事、墓誌、行狀、哀辭、書，卷五為苗疆總議，為乾隆乙卯黔苗作亂，裴氏策劃征勦之文。卷六為御試集，為嘉慶四年嚴氏舉孝廉方正御試廷對之文。卷七為漢南雜著，大抵皆嚴氏官陝西時吏牘及詩營建記文，而載輔水利諸文附焉。卷八為壽序。嚴氏以吏治卓絕一時，卷五六七三卷為其經濟指施之所在，立心懇摯，慮事周詳，與其所著苗防備覽、三省邊防備覽互相表裏，信為可傳之作。餘如卷一宋宣公辨，謂宋宣公傳位於弟穆公，上承商人兄弟相及之義，讓德可嘉，至為與夷之亂，乃子弟之不肖，不能歸罪宣公，駁公羊傳及呂東萊之說。書左氏隱公後，謂責隱公之能讓國，春秋已許之，以求仁慕義之心，受慘變於其弟，乃由於桓公之不德，不

能以責隱公斥呂東萊之苛論書春秋齊晉後謂春秋時霸業無過齊晉其事功遠勝於論國而齊纂於田氏晉分於三家變禍之烈亦過於諸國非天倚齊晉獨薄也良以齊晉所謀皆召禍致害之心其臣下亦習其術而為之特變而加厲耳論秦謂論者咸謂秦之王業基於孝公其實不然蓋秦有大功於天下者三驪山之禍周奔於狄秦仲以死勤事而襄公復有敵王所愾之誠則周之晏然而東未必非秦之力一也秦三置晉君最後得文公而成霸業尊周攘夷二也楚藏於吳秦哀公感申包胥之義出兵救楚遏吳使不能爭中原三也至若始皇祖孝公李斯法商鞅秦遂以亡則謂秦亡於孝公可也論范雎蔡澤謂二子取富貴不足計其能全富業而卒去為可尚秦二論而晉謂晉所以為晉者在事實而苛察之主而獨宋寬本論王導謝安謂東晉禍變與南宋同其人材國勢皆不逮宋而晉未嘗如南宋之屈己講和者以晉能用賢相宋有賢相不能用也論古皆為有識卷三地不足以囿人說義本尋常不足特為一說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嚴氏籍隸溆浦為湘西偏地殆為激發其鄉人而作也卷四羅慎齋先生傳足資掌故卷四書札數首多親切有味之言而與劉楓山一書自述其三十以後痛自損抑折節為儒乃自知前此意氣自許之過尤足為少年豪宕自負者之鍼砭云

海秋詩集二十六卷 道光戊戌自刻本

清湯鵬撰。湯氏字海秋，湖南陽人。道光三年癸未進士，官至戶部郎中。道光二十四年卒，年四十四。湯氏天才絕特，所為詩淋漓酣暢，不規規於格律，[illegible]其為人。五古如感春十九首、秋懷九十一首、古意八十首、九懷二十八首，追擬嗣宗，得其神理。七古如孤鳳篇、放歌行四十首、窗後悵慨篇，如長江大河，浩瀚無涯。律體胎息唐賢，亦多佳什。斷句五言如寄巴陵方向亭云：蘇蘆一片月，江海百年心。天涯萬里眼，人事九迴腸。送郭興可孝廉云：秋色攢詩魴，蘆花隱釣磯。野望云：山勢盤天地，河聲送古今。尋僧云：紛紛紅葉落，杳杳白雲深。暝色云：白靈依水盡，黃葉補林虛。秋夜云：河漢澄如許，梧桐微有聲。臥起云：風吹殘夢去，鳥喚好雲生。詠懷云：艱難增鬢白，漂泊抵年豐。地僻客難到，雲深門自關。舊交云：九原難可作，萬淚已難償。李石梧勞辛陵兩孝廉至都云：思君淚如水，每夜月當天。懷楊紫卿云：天遠江湖白，人奇幕府疏。遠陳筠心云：文心雜今古，眉宇半春秋。輓劉中甫儀部云：不張才子幟，祇讀聖人書。偶作云：獨坐遠愁影，多情是憾媒。送羅錫侯別云：久聚不知樂，言歸忽已愁。畫松云：大木無斤斧，空山有棟梁。極樂寺云：苔深無鳥過，僧老有雲知。送客云：小橋流水活，高鳥白雲齊。答孫琴西云：天憐吾道弱，君自浙東來。調苦彌蒼琴，名高送坎坷。哭次兒健昭云：偶從天上落，肯向世間留。丙申八月十二日送弟鴻攜亡姪瑞華殤兒健昭之柩南歸云：死別還生別，秋聲雜哭聲。送黃香鐵孝廉云：尊罏隨野艇，雖犬滿巖扉。獨往無[illegible]合，空山少是非。林少穆中丞入都云：九重求治急，開府帶春來。送喬見齋觀察云：乾坤容我懶，杯酒對君豪。寄李碧珊觀察時碧珊遠劾去官云：路[illegible]驊騮困，天高鴻鵠哀。青蠅天地有，白璧古今憐。寄裕如山中丞云：風霜存翠柏，天地入黃渠。輓程春海侍郎云：廉難失知己，慘澹向青天。詠懷云：百卒饒萬事，便鬢瘦千莖。樹齊席上偕李甫作云：新情閒處活，舊事醉邊深。贈孫芝房云：歧路誰知己，名山待少年。酬箏生化北劉生詩稿來見云：各篠三千髮，誰當五百年。花之寺云：地偏花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集部

合、天闊寺門低、獨坐書懷云、不作千秋想、其如兩鬢何、七言如與客談湖湘山水之勝云、衡嶽乾坤低泰岱、洞庭風雨挾黃河、閒門云、才能受謗有餘福、詩不閉門無苦心、夜坐云、月色古今如此白、秋聲天地茶蒸寒、遣懷云、天地無言自風雨、古今未了此文章、訪友不值云、空隨明月一時到、不識白雲何處尋、室焚云、莫官欲殺亦知己、生事不言能古人、潘星齋紱庭昆季招飲云、公子能招天下士、蒼生永繫尚書家、歲暮雜興云、樓臺缺處數峯見、霜雪封時一徑微、歲莫

雜興云、天地有情還故我、秋冬無事足新詩、十年湖淚頻佳節、萬里江湖有故鄉、登岐、云四塞河山千島外、萬家風雨一秋聲、送錢夢巖孝廉云、三年謗社交天下、一夜鄉心過嶺南、感別云、蚤識文章易蕭瑟、便應巖壑與纏綿、客日言懷云、欲醒欲眠春鳥過、忽晴忽雨桃花開、詠懷東汪衡甫云、請看天下無端事、盡是人間最好詩、書懷云、數聲幽鳥是非外、一片涼風醉醒間、喜胡慕庭明經入都云、要卷英華如處女、不離庭戶有餘師、送敦甫宗丈典試江南云、帝曰才人

樓草莽、公隨秋色到江南、散步昆明湖云、歷歷島嶼秋影活、深深臺榭夕陽留、過何子貞下第往浙江云、吾道非與能傲命、君今往矣莫回頭、漢行云、行看邱壑有生意、生見雲霞來點頭、送楊杏農孝廉云、昔有文章半推挫、君無羽翼且韜藏、酒樓云、陶潛醒醉非關酒、杜甫行藏只倚樓、九日登高云、九月天風吹木葉、百年人事餞秋光、皆清新可喜、林昌彝射鷹樓詩話卷十九云、海秋偶見佳篇、輒思並之、其才足以橫掃一世、而詩格亦因此漸減、林氏與湯氏交好頗深、

其言自為可信、傅熊湘鈍安脞錄卷一云、湯氏才氣信為橫溢、惟駿快之作、常有發露太盡之處、不如蕭綏者之紆徐可思、乃知彙定卷已亥出都別海秋詩所云勇於自信故英絕、勝彼優孟偽仲為者言之殆自有得也云云、所論亦為平允、要之、才氣縱橫、是湯氏之所長、馳騁不節、則猶未至盛者綿壽殷、殆不無開緊點、是其所短、然他人患才不足、而湯氏則患有餘、固自一時豪傑之士矣、

李文恭公詩集八卷 子李概刻本

清李星沅撰。李氏字子湘，號石梧，湖南湘陰人。道光十二年壬辰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歷官至太子太保，兩江總督，欽差大臣，督辦廣西軍務。咸豐元年卒於軍，年五十五，謚文恭。李氏詩以氣力豪邁見長。卷中以七律為最勝，五律次之，五古為最劣。吳仰賢小匏庵詩話卷九録其交河曉發云，天連大漠沉刁斗，地入平沙散橐駝；樹杪明星寒不落，馬頭殘月照無多。稱其頗有風骨，良為允當。其他斷句，如宿旅店書壁云，雨聲敲夢碎，風勢挾濤奔；風灘云，舟從巖際落，石與亂流爭；夢遊山寺云，楓林濃似畫，竹屋小如船，流水出寒澗，斜陽入暝煙；贈別譚醒漁云，岸逼危峯仄，灘迴怪石多；送勞次山之巴陵云，大雪渡湖水，北風吹暮寒；送羅五芝麓還長沙云，薄宦故交遠，中年鄉思多；重九即景云，游倦最人事，病餘生達心；身抵渝城見紅梅數枝有感云，數點梅花開肩樹，一年春思落江船；小憩覺林云，荷蓋擎珠如靜女，竹林飛瀑作秋聲；舟發重慶云，獨携歸棹歲云暮，久住他鄉別亦難；贈熊雨樓云，半肩行李擔秋去，一笠簫騷冒雪來；放論云，工詩務破窮人例，食肉先儲智士謀；樊城舟中與劉芜塘朱星泉勞辛陔左青士夜話感賦云，那能世事都如願，不信天心總忌才；林少穆制軍奉使回部云，建水直探星海上，夕陽曾渡雪山來；答湘皋文云，秋心萬斛憑高闊，山色四圍留夕陽；皆清新可誦。惟其以氣勝，不肯苦吟，往往失之粗率。如岳廟云，十年功敗垂成日，三字冤埋和議聞；是也。此類似五古中尤多。如論詩云，中如遷固雄及長卿子淵，彼公安竟陵，變態可厚非；對月懷瀛秋李眉兩弟云，我年甫及冠，汝年未及冠；君平卜肆云，云子向西蜀，君平其識他；寄瓊妹云，今之曹大家，鮑謝何可跂；以文為詩，率易殊甚，讀者好而知其惡，斯可爾。

李文恭公文集十六卷 子李楓刻本

清李星沅撰。李氏有李文恭公詩集，已著錄。此集爲李氏卒後其子桄等編次付刊，第一、二卷爲散體文，三四兩卷爲駢體文，五卷至八卷爲滇南軍事書札，乃李氏任雲貴總督討緬甸叛回時事，九卷至十六卷爲粵西軍事書札，則洪楊起後李氏任欽差大臣時事也。書札雖覺瑣瑣，頗足證明當日軍事情形。駢文託體不高，尚無巨纇，散文則似非李氏所長，繩以文律，頗多不合。卷二元配郭恭人行略云：乙未，奉命使粵甫抵任，毋攜弟翼就養，丁酉五月，毋命棹南還，按此爲李氏督學廣東時事，其毋由粵返湘，乃是由南而北，何乃云命棹南還耶？又云：戊戌三月，塗次聞出守漢中之役，星沅仍挈眷行，恭人以女㛹長大，當令于歸，獨留京師治奩具，迨嫁事既蕆，而星沅近移中州，恭人先後至，夫先至或後至，二者不得相兼，先後至語殊費解。又云：星沅駐漕次閘以內，無鉅細皆恭人經理，恭人亦辭煩瑣，隨事函悉，綽綽有餘裕，隨事函悉，語意不明。文末云：謹略，按行述可云謹述，行略不得云謹略，以略非動字也。羅君荊畦墓志云：先篤於手足誼，仲弟事裴工爲文，每一藝出，君贊賞不置云云。末云：仲弟郵書至，以某月某日卜葬於某之原，在[illegible]之意，仲弟承上文之仲弟事裴爲言，以文勢言之，則幾令讀者疑爲作者之弟矣。張篤慶先生家傳云：至吾鐵菴夫子及伯兄銅士先生以文雄長中湘，突稱伯兄，殊與羅君墓志同。若增一其字，云及其伯兄銅士先生，不爲明白耶？前貴州布政使李公墓志銘云：天使如公數輩擔當世務，經畫封圻，必克建樹非常，斡旋元氣，大有裨於國計民生，何止以東南財賦之區，惜不得假手於公，爲之補偏救弊耶。末三句語意鬱塞不明。邵陽縣學訓導張公墓誌銘云：張公第鎔，諱廷鏡，道光乙酉科優貢生，就職訓導，歷署祁陽新化邵陽縣學，按歷署縣學文氣不貫，李氏蓋以訓導已見上文，故下文省略，不知此決不可省也。

梧笙館聯吟初輯二卷 道光丁酉自刻本

清李星沅郭潤玉同撰、李氏有李文恭公詩集、已著錄、郭氏字笙愉、湖南湘潭人、嘉慶甲戌進士陝西郭縣知縣郭汪燦之女、李氏之室也、道光十八年戊戌卒、年四十二、梧笙館者、李氏字石梧、郭氏字笙愉、各綴一字以為名、初輯者、編刻時尚豫期有續輯也、郭為湘潭舊族、門女子皆能文章、郭氏祖姑母姑母及[illegible]姊[illegible]並皆工[illegible]、郭氏以耳目濡染、又益以庭訓、故頗能詩、自嘉慶戊寅郭氏詩於李、閨中唱和無虛日、即李氏偶[illegible]筆外遊、恆以詩筒相往復、香閨韻事、談者豔之、此輯為道光丁酉李氏任廣東提學時編次付刊、實郭氏卒之前一年也、卷首有李氏自序云、初欲去其繁複及纖屑不成章者、所存殆無幾、笙愉曰、是何足言詩、聊以志唱隨耳、若雎鳩之關關、嬿龍德牧之邕邕、自鳴其天、同聲相應、必操節奏繩之、毋乃迂乎、遂備錄付梓云云、今考李氏詩集卷八有雜憶絕句多首、乃郭氏逝後李氏追憶生平之作、有自注云、笙愉初以詩質予、顧叢頭水仙數枝、香沁冰雪、入春猶花、遂疊韻唱和、又云、予催妝詩云、又要青蓮分綵筆、鏡[illegible]添箇女門生、戲贈詩云、天生女學士、可惜是無鹽、又云、笙愉甫送[illegible]潭、予有句云、欲把相思訴明月、月中人恐笑郎癡、又絕句中一首末二句云、寄遠不堪尋斷句、[illegible]山何庭是辰州、自注云、末句即館沅陵時笙愉見懷之作、今此集卷首無水仙唱和之作、李氏所引諸句、集中亦未見、且兩人酬唱二十年、亦不應止此二卷、然則李氏於唱和之作刪削良多、序所謂備錄付梓、殆非事實、蓋以集中佳什無多、李氏聊為此言以自飾耳、

讀書延年堂賦存一卷 同治五年自刻本

清熊少牧撰。熊氏有讀書延年堂詩鈔，已著錄。此本為熊氏所著賦集，凡賦十三首。李氏元度天岳山館文鈔卷二十一有所撰熊氏墓誌，云會稽吳梅梁侍郎督湖南糧儲，發策以諸賦試士，得先生作，大驚，署超超等，待之以國士云云。故熊氏以辭賦蜚聲一時，實緣於此。此本前有自識，云往者非就試不作賦，雖宗工謬加賞異，益用頹泚，今髦矣，未遑之志付之闕如。同學諸子搜得十餘首，請附存集中，以揚子雲之才，尚悔少作，況遠不及子雲者耶。所云宗工賞異，殆即指吳侍郎而言。熊氏雖頗有文才，未能免俗。又據其所稱，諸賦皆少時應試之作，其格律未高，鍾錄未至，固其宜矣。

讀書延年堂駢體文存二卷 同治五年自刻本

清熊少牧撰。熊氏有讀書延年堂詩鈔，已著錄。此集二卷，文依類編次，第一卷啟六首，記一首，跋三首，書四首；第二卷啟五首，賀啟一首，謝啟二首，墓誌銘一首，銘一首，頌二首。凡文二十六首。首有熊氏自敘，謂四六為文章一大宗，造端於六經，引伸於百氏，奇中律呂，製播金石，學者苟昧於陰陽奇偶之用，概以俳優目之，則無以與乎著述之事。近世辨志書塾駢文鈔上采湻于髡、司馬子長、諸葛武侯之文，崇雖式廓，洵知言哉。余舊稾中應酬賦綺諸篇，痛從刪汰，聊存此帙云云。其持論頗正。辨志書塾駢文鈔，即李兆洛選本也。集中諸文以書札為較佳，餘無多可取。卷一覺世真經集說圖證敘云，小戴禮編，得賈疏乃可據。按以熊氏稱賈疏言之，似小戴禮編指儀禮，雖戴聖國傳儀禮，然鄭注本儀禮十七篇次序實本劉向別錄，與聖本次序不同，唐人賈公彥作疏，既錄鄭注本，則不得以經本屬之小戴。至為小戴禮記今通稱禮記作疏者，為孔穎達，非賈公彥也。卷二賀李輔堂觀

察新婚啟云、公子翬如齊逆女、春秋特書、無論春秋所書爲諸侯之事、熊氏取以相擬、爲擬於不倫、且翬所逆爲齊桓公夫人文姜、其後文姜與齊襄公通、至於與弒桓公、爲魯所出、又豈可以相擬耶。

劉果敏公文集一卷 光緒十五年家刻本

清劉典撰、劉氏字克菴、湖南寧鄉人、諸生、以軍功官至陝西巡撫、幫辦陝甘軍務、通政司通政使、光緒四年卒於甘肅軍次、謚果敏、此集凡文十四首、記五首、序跋六首、送序一首、祭文一首、墓志一首、既非依體類編、亦不據撰文先後編次、頗無條理、卷後附錄公牘文字十八首、考劉氏著述別有批牘五卷書劉一卷、此十五首與批牘書劉相類、何以不入彼而附入集中、頗不可解、核其付刊先彼、此在前而彼在後、自非以此補遺、豈彼二種皆成於幕僚之手、而此諸文爲劉氏親裁歟、莫能明矣、劉氏文頗平實、議論亦尚正大、昭忠祠記敘其從軍及轉戰各地情形、頗爲扼要、送朱都轉石翹回江序、述湘軍將帥多出於朱氏之拔擢、頗於史乘有關、考劉氏書劉上左文襄公書有云、昨接朱石橋都轉來緘、論及吾湘省志、當事欲以湘勇肇端歸文正公、頗有不平之意、典以爲古未之是非未必盡是、公論凡事祗求在己、身外之名似可不爭、至如紀事之書、必彼諸實、是則任事者之書

也省中壬論大半與石翁同恐志成之後不免有議之者繼其後耳據此劉氏此文正有為備作非同泛泛惟篇末特出朱氏名字籍里有類傳記與贈序體裁不合耳劉氏實為其里人劉基定校刊復園詩集曾撰序一首置於簡首而此集不載不知其遺漏未收歟抑文係他人代撰故屏而未錄歟集中篇幅雖少而誤字頗多送朱石麯都轉回江序云鋤治姦宄宄誤作究祭黃藻思文云驟聞噩耗耗誤作託周母王恭人墓志銘云連年受本邑邑侯之聘掌教玉潭雲山兩書院受誤作授技勤草率可以見矣

補石山房文集四卷 光緒乙未長沙劉金垣刊本

清曹光詔撰曹氏字識山湖南湘潭人諸生咸豐間嘗贊湘鄉縣知縣朱孫詒幕以知兵聞光緒十年甲申卒年七十六此集四卷為曹氏卒後其姻家劉■金垣吳■俊等集貲付刊據春朱劉氏跋謂先就文集中擬其尤有關於世道人心者分為四卷付諸剞劂則此集尚非曹氏文之全豹也曹氏學有根柢卷二春秋楚國疆域考歷引傳記證春秋時楚疆域已及湖南駁顧棟高春秋大事表之說頗為翔實說文仞字八尺致謂程瑤田通藝錄謂伸手度物度廣與度深形勢不同度廣兩手全伸故為八尺度深則身側兩手不能全伸而成弧形故為七尺段玉裁取以注說文謂可定仞八尺七尺之說不知從側身之形求其弦固為七尺若求其弧仍當為八尺況先王定制以人體為法制器利用是用器以側深淺非用人體以側深淺不當有側身之說立論至核足闢程段之口卷三城隍廟永誠堂募資引謂唐張說有祭荊州城隍文張九齡有祭洪州城隍文杜牧有祭黃州

城隍文、不獨吳越有之、駁李陽冰縉雲城隍記之說、亦頗審核、讀荀子、謂禮論篇略於養生、詳於送死、蓋緣斥墨子薄葬其親而作、立論亦殊精當、卷四新建夏廷擬行狀一首、有裨史實、行文有兀奡之致、而駢體尤長、卷一擬謝眺拜中軍記室辭隋王牋、卷三答書雲史明府書、報邑侯夏慧庭明府書、婀娜剛健、娓娓動人、尤為傑構、惟卷二三單法、讀井田之法即三單之法、頗嫌無據、讀荀子、謂非十二子篇貶及思孟、而韓詩外傳所引止十子、無思孟、則非思孟者乃韓非李斯所附益、非荀卿之言、不悟荀卿果不及思孟、則所非止十子、何得以非十二子名篇、豈篇名亦韓李所改乎、至韓嬰詩傳止及十子、明係韓嬰刪去、不足證荀書之本無、曾氏之說[illegible]欲為荀卿回護、非確論也、通覽全書、可取者多、正不得以偶有疵瑕累其全體矣、

十二梅花書屋詩六卷 光緒己丑自刻本

清郭慶藩撰、郭氏字子瀞、號岵瞻、湖南湘陰人、諸生、官浙江候補知府、光緒二十一年乙未卒、年五十二、此集分年編次、首數卷格律未嫻、語多拙澀、而古體尤甚、末二卷殆為中年以後之作、篇幅漸老、而七古淋漓酣暢、尤為出色、如卷五易卓超遠道見存深感其意臨別再賦長歌贈之一首、卷六壬午九日揚柳樓臺作、日本刀歌奉舟王遠梧祭酒、過蔣山遙望金焦二山、嫣磯遇霧、撥陽九江舟中、病愈放歌寒夜寄懷李芋仙明府諸篇是也、近日徐世昌晚晴簃詩滙百七十九選郭氏野望五律一首、新霽七絕一首、將之日本奉別張雨珊司馬即送其之山東七律一首、獨不及其七古、就其所錄、都是少作、而不及其晚年之篇什、似未為善擇者也、卷六舟中望福山云、山色迎舟勢蜿蜒、忽看雄鎮障江邊、魚龍宵靜月沉海、星斗光寒霜滿天、秋氣萬山愁病骨、西風千里送歸船、故人落落成高尚、本肯輕將大纛懸、此篇沉雄高渾、格律老蒼、較之奉別張雨珊司馬一首相去何啻倍

菴、而乃舍此取彼，抑何顛倒乃爾耶。卷中誤字頗多，卷六壬午九月十八日三十九初度感事述懷云：「歲月秖合斷輪老，」斷誤作斵；過蔣山遙望金焦二山云：「準擬支筇凌岧嶤，」準誤作准。此類似尚多，聊記二事以諗讀者。

盤山詩草九卷 新化三味堂刻本

清歐陽輔之撰。歐陽氏字室甫，湖南新化人。據卷首陳今柱序，知歐陽氏嘗入劉武慎公粵西滇中幕，又嘗佐劉忠誠公於兩江，佐魏光燾於雲南。武慎重其才，欲列諸薦牘，以去就要之，始已。蓋亦孤介之士。此本為新化三味堂書坊校刊，此書坊即陳氏所設也。卷末有自跋，謂年十五六時，第習制藝律賦試帖，偶見同宗人歐陽輅磵東詩草，則酷嗜之，潛與從弟崙拈題唱和。丁卯出游，時有即景詠懷之作。光緒辛巳，與益陽王德基懷欽同在劉武慎雲南幕府，發篋就正，趣見稱許，謂加以礱濯，足掩珠石溪歐陽磵東有味其言，遂成吟癖。辛丑游滇歸後，略事揀錄，益加刈削，編為九卷云云。知此冊實其所手定。歐陽氏於詩用力頗久，亦間有佳章，惟嫌全卷大都平衍無出不能精警動人，若非才力過低，當錄取法太邇之故圖近日偶題湖鈍安侍錄，錄其大雷寄懷之絕、大涼州秦鈞五律三首、登獨秀峰放歌古一首，或雜驅使才氣，稍涉辞張，工力所至，亦未可掩。長篇才力噴薄，時有泥沙併下之憾，評陽頗以足為歐陽集定論矣。

覺顛冥齋內言四卷 光緒戊戌自刻本

清唐才常撰。唐氏字佛塵，湖南瀏陽人。光緒二十三年丁酉拔貢，嘗任湖南時務學堂教習。庚子以謀起兵被戮於漢口，年三十四。中國自甲午之役以後，士大夫痛感於舊政之不可以圖存，亟思求革新以救國難，而湖湘人士感之尤切。會其時陳寶箴任湖南巡撫，黃遵憲任湖南按察使，江標任湖南提學使，陳黃江固皆憂國賢士，而陳子吏部主事三立隨侍在湘，復多所贊畫，於是與湘紳鄒代鈞、熊希齡、譚嗣同等同心協力，開學校，設學會，立報館，興警察，一時湖南新政之多且勇，冠於天下，海內外莫不稱之。唐氏既與譚君為至交，又為江君所拔識，故其時贊助新政之一人。初江君蒞湘，創湘學報，以經學、史學、輿地、算學、時務、格致分門撰著，唐氏實為撰述者之一。此集文字，大抵皆湘學報論著也，持論率主南海康氏孔子改制之說，旁及外國政治、學術、宗教、法律與其時政，而於中國與外國之交涉情形尤所斤斤致意。雖其所述大都本自譯籍，由今觀之，不免淺陋，[illegible]

[illegible]就中唐宋禦夷得失論，比較兩朝禦夷之策，衡其得失，頗為中肯。朱子語類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條證，歐朱子語與西洋新說相合者一一比附，足證朱子學問之精實，[illegible]為有功先哲。文體力模龔自珍、康有為，雖才力不逮，[illegible]云。

瓦缶雷鳴四卷 光緒丁酉上海鑄文書局石印本

清黃家麟撰、黃氏字曉秋、湖南湘鄉人、仕履不詳、卷首有光緒二十三年丁酉黃氏友人程霱序、稱其納職黃門、日僕僕於長安紅塵十丈中、則黃氏嘗仕京師、不審其果為何官、又卷四有竢園訪程子大晚語詩、知其與程頌萬相識、為光緒間人而已、卷中詩句頗多俚俗、卷一天詩云、今日作天詩、詩膽如天大、文運既天開、詩運應通、蛇吞象云、人服悉不起、心腹、我謂貪心太不足、都門除夕戲詠云、既然除盡客中夕、舊恨新愁應併除、詩桃源洞云、洞既有源在、吾欲一問之、暮吟云、明朝更有大雪下、主人訪我當騎馬、家居春蕭季陶先生過訪云、文字漫傳招所忌、我鄙俚不詞、或語句費解、不足言詩也、

檗隝詩存十二卷和陶詩一卷 自刻本

民國王以敏撰、王氏字子捷、號夢湘、又號古傷、湖南武陵人、清光緒十六年庚寅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截取江西知府、入民國卒、王氏平歲客游齊魯、酒邊扇底、多緣情綺靡之作、中年以後、詩情漸壯、聲調益高、少與易氏順鼎齊名、詩才之敏不逮易氏、而格律嚴謹過之、集中新句如卷三冬感云、野寺鐘清夢寒天雁語愁、離感云、天容貧病猶耽飲、念絕貪嗔尚膽癡、何處樓酒著云、蘊香通午夢、蘆響戰秋聲、卷四空囊云、浸矜千首富、不敵一錢真、冬感云、但遣長江變春酒、好鋤明月種梅花、寥寥云、誰家臘漁網、和月挂松枝、天河云、雲流聲不去、月落影逾明、冬望書感云、野雀背人穿亂竹、溪風吹雨入高樓、卷五人日通闕云、地僻魚蔬登市晚、歲新笳鼓賽神忙、雨後郊行云、細路溼微雨、連林開杏花、夜坐云、萬樹烟霏明宿鳥、四山秋影落空潭、九日前一日云、新詩格與爭山瘦、故侶書遲抵玉溪、卷六日夕渡齊河云、一角孤城河里、四山落日客肩輿、登平原城樓云、四野桑麻新雨

後、千家烟火暮鐘時、齊河道中云、千村水宿人如雁、一線隄防路似蛇、阻風獨崖口云、長河連夜雨、獨客一舟横、天闊雲如立、村遥火不明、赴歷城云、山隨雲洹寒無影、河挾冰流折有聲、卷七答李俊臣舍人云、不有銜杯樂、誰忘作客貧、渚蘋春早綠、山革雨餘新、子蓄以詩來再答云、過雨秋山色、微風落紙聲、和子蓄云、坐閱山氣一線領、世外水流終古清、卷八北上題晏城壁云、積雪白於水、亂山青向人、蘆溝橋云、萬里渾河來朔漠、一鞭寒食過蘆溝、阜城大風懷伯達云、天容如潑墨、風力欲掀車、卷九拜岳王墓云、帝本無心歸二聖、天胡此酷壞長城、獨遊雲棲寺云、數峯雲外合、一塔鳥邊明、秦淮晚泛云、六代春花有淚、大江流夢月無聲、卷十一韓侯嶺云、成敗一丞相、恩仇兩婦人、不寐云、萬葉聲如雨、開門月正中、卷十二渡黃河云、水從星宿落、人自雪山來、徐溝云、薄暝山如睡、微陽雪不融、皆佳句也、和陶詩有沖淡之致、頗能自具面目、不全以貌襲為工、近日陳衍近代詩鈔云、王氏有磔隝詩存初續集、此十二卷皆初集、續集

未見、然陳氏所録諸作皆具此集中、疑本無續集、而陳氏誤記也、

裒碧齋詩五卷 光緒乙巳揚州自刻本

民國陳銳撰、陳氏字伯弢、湖南武陵人、清光緒十九年癸巳舉人、官湘潭縣學、桂陽州學訓導、江蘇候補知縣、入民國後卒、陳氏從王湘綺遊、故詩體宗法魏晉、頗得其神貌、古體如卷一壬午秋試落解將歸江上別陳八兆葵、酬贈郭侍郎嵩燾、奉懷何璞元衡陽、卷二將出都門留別衡山二寧、繆筱珊編修宅餞集賦詩留別諸子、叙哀詩哭詹秀才、庚寅七月往長沙道經郴城寢疾未發聞婦病輒止先之以詩、長沙秋

莫步出城北門遂至開福寺曠覽有感作、卷懷、卷三偶感近事寄懷宋檢討參贊使館兼呈曾郎中廣銓、龍陽陳丈訓導永興提學試郴期已先至而疾作旋返余自桂陽往訪不遇悵然作歌仍題其卷尾、聞臺灣戰事遥寄俞大明震、卷四憶廬山春雪即事、皆意旨真切、不同有貌無神之作、律體斷句、如卷一早涼懷陳嘉言賦得聞雁同何承道作云、蠋晴涼初入樓高夜易驚、卷二舟發潞河至天津云、夜涼知近海、波動欲迷山、沌口舟夜云、夜靜江流濶、天高水氣騰、見池荷感秋云、砌陰微見月、葉響欲秉霜、隱山致祭胡文定祠往返有作云、眼垂鄉夢近、心死故交疏、卷三東湖云、世外閒雙鬢、天涯訊一鷗、皆清新可誦、第五卷為七言律詩、蓋陳氏自謂不工七言律、故別為一卷、傳熊湘鈍安脞錄卷一云、陳氏自以不工七律、實則七律亦多有工者、如人日未游云、人日題詩花欲然、尋春直到秦淮邊、草堂新水才三尺、野客閒鷗又一年、隔岸好山多入座、過橋名酒不論錢、相逢那便添惆悵、贈取楊枝作馬鞭、何嘗不清脆可誦、評隱頗

為平允、近日陳衍近代詩鈔、徐世昌晚晴簃詩滙、於陳氏詩皆有所甄錄、知此集流傳頗廣矣、

哀碧齋雜文集一卷 自刻本

民國陳銳撰、陳氏有哀碧齋詩、已著錄、此集凡文十二首、以文體類次、箴一首、賦一首、書一首、序四首、行述一首、家奠文一首、哀文一首、祭文一首、弔文一首、除先母行述為散文外、餘皆駢儷之詞也、陳氏夙為王湘綺所稱賞、故所為辭賦皆工麗過人、卷中與宋芸子書芬芬悱惻、易實甫魂南集序忼慨激昂、瓊海樓日記自序敘次瓊海景狀、生動如在目前、奠母文紀述瑣屑、斐斐動人、祭劉忠誠文高簡肅括、皆不失為傑構、全集篇幅雖止寥寥十餘篇、固自卓然可傳矣、惟與宋芸子書云、還惕五羊、曰惟改歲、今夏南旋、墓草青矣、按陳氏由粵還鄉、乃係由南而北、不得云南旋、此與李星沅文集元配郭恭人行略、敘其母由粵歸湘云母命棹南還者語病正同、要之同為失實、哀玫籃文序云、裒詢手澤、闕無報章、按序及文並不及籃為陳氏先世遺留之物、且序中有皇太后皇上方西巡太原之語、知其文作於光緒庚子後四年癸卯、陳氏撰先母行述時、陳氏之父猶健在、縱令玫籃為其父所嘗攜用、作文時父尚生存、尤不得稱手澤、此其修辭之失、決無可解免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蘇庵集十八卷 宣統三年曾會輔堂刻本

民國曾廉撰。曾氏字伯隅，湖南邵陽人。清光緒二十年甲午舉人，官陝西候補道，以黨庇康匪落職。入民國後卒，年七十餘。此集十八卷，前六卷為詩，卷七上為賦，卷七下卷八為論，卷九為考經義，卷十為序，卷十一為序書後跋，卷十二為疏箋，卷十三為書，卷十四為傳碑墓表誌銘，卷十五為記說，卷十六為銘頌贊祭文哀辭弔文，末二卷為雜著。曾氏頗能文章，而詩尤傑出，其詩不主一家，而天趣橫溢，新意瀾翻，視

之若毫不經意，而動合自然。卷七溫嶠賀循陳貞明張璁諸論及朱子九廟圖論七篇，皆說明禮制，謂天子諸侯由旁支入繼大統者，皆當定為昭穆，雖詩父諸祖父亦然，蓋親親尊尊之義，兩不相蒙，故服制天子諸侯絕旁期，無緣復敘親廟，溫嶠疑一帝一世，將祭有不及禰，天子反不若庶人，乃僅知禮之常而不知其變，反復申明，凡數萬言，曲暢旁通，使春秋逆祀之旨沈霾千餘年者燦然復明，最為有功經傳。卷十一通鑑漢紀書後，謂史家之體有二，曰斷代，曰述古，述古之體又有二，一曰以敘述示法，一曰以褒貶見意。惟其為斷代，故范曄修後漢書，載耿紀韋晃起兵討操，以范氏據漢立言，不得不認操為賊也。至陳壽修魏志，亦為斷代，而書王必討斬紀晃等，以既已帝魏，據魏立言，則又不得不認抗魏者為賊也。至司馬光脩通鑑，文同於陳壽，朱子脩綱目，文同於范曄，同為述古，而不相同，則以一第主敘述，一明褒貶故耳。故四家之史，體制不同，不可併而為一。尹起莘綱目發明以此議司馬公者非也，衡論史裁，亦具特識。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卷十三與揚子玉書云：明乎孔子時書止二十八篇，則書序非孔子作，自可信矣。按漢世有逸書十六篇明見傳記，又墨子諸書稱引尚書篇名出二十八篇以外者甚多，安得謂孔子時書止二十八篇乎？卷十二應詔上封事，意欲杜絕西學，上都察院請代奏疏營救山西巡撫毓賢，皆為迂謬不通，他姑不論，即以曾氏文中屢稱曾國藩之賢，國藩知西人之有絕技，故派遣學生出洋，其辦天津教案，平情處理，不激不隨，何嘗如曾氏之拒絕西學，黨庇匪類乎？蓋曾氏讀

書論古頤有特長、而當世之務非其所習、略其短而節取其長、斯為善讀者矣、

鈍安詩十二卷補遺二卷 民國二十一年長沙排印本

民國傅熊湘撰、傅氏有國文法教科書、已著錄、傅氏勇於為詩、嘗自謂一歲有詩三百首、故此集十四卷有詩千三百餘首之多、而佚刪者尚甚夥也、光緒庚子、傅氏年十八、即始為詩、嘗自輯癸卯以後所為詩凡十卷、民國六年、以長沙日報館燬於火、稿付焚如、旋得友人鈔本、益以南社所錄、各得若干首、斷自宣統辛亥迄民國十三年甲子、編為古今體詩八卷、鋟板印行、其少作與雖非少作而不欲存者、盡行芟薙、即此本前八卷是也、其後又自續輯甲子乙丑詩一卷、丙寅詩一卷、即此集九十兩卷也、又有丁卯戊辰己巳詩一卷、庚午長沙被陷、傅氏蒙難出走、迄於冬閒卒前數日、共有詩若干首、傅氏卒後、其友人劉鎵為搜輯遺稿、知丁卯戊辰己巳一卷詩稿全佚、因從各方徵求及見於瓊湖唱和集者得十之六七、爰與庚午避地之作合編為二卷、即此本之第十一十二兩卷是也、以八卷鋟板已燬於庚午之難、故此仍重印、其補遺二卷、則庚子至辛亥之作也、全集以七律

爲最多、亦最擅勝、格律宗法宋賢、時亦得其神理、鈍
安文中有家七律詩選序目一首、謂律詩欲其一氣
流轉、少取而深入、少取故廉、深入故悍、其所宗向可
以知矣、斷句如生事十年猶汗漫、人間一息有滄桑、
世有斯才吾見罕、天方降亂佛悲深、此日湖山宜澹
治、一時欄檻與流連、文章早分成難助、功罪還應託
馬肝、病餘祇覺一身累、別後相看百事疏、我魚已覺
樂非樂、木雁寧論才不才、負戴尚能偕婦隱、死生終
竟為誰來、一燈回夢人初醒、萬籟噓寒天欲冬、一脈

倘存誰復死、萬山無語我歸時、一春長困令人病、來
綠爭榮各自肥、高田初足一犁雨、幾屋時當四面風、
二月花如十五女、百年人醉幾千杯、花飛春晝聞鵑
語、草長泥肥有燕喧、角山半缺雲還補、弦月斯圓秋
欲中、風搖老樹山猜立、月瀉寒煙村犬喧、往事經年
成隔世、人間一念舊千悲、歲闌客困徵文債、世亂人
爭賣國錢、萬山待醒春初動、一水自澄天欲浮、何圖
酒綠燈紅外、猶見周情孔思人、與子低徊千載下、各
成憂憤一家言、綠草剗如僧項髮、紅蕉春似美人心、

看君涉筆有佳句、似客還鄉見遠村、鬢毛歷歷有秋
意、歌哭塵塵換夏聲、我病眾生今亦瘁、臣精壯日為
誰亡、皆可誦、惟春二曉眺云、小山如几足憑凭、憑凭
通用義同、連用殊為未合、卷十海上觀梅郎演劇五
律云、傾國連瀛海、傾城動萬人、詩為律體、而以傾國
傾城相對、不合規律、

民國三十年

鈍安文三卷 長沙排印本

民國傅熊湘撰。傅氏有國文法教科書，已著錄。傅氏一時以文有名於湖湘間，此傳氏卒後其友生所輯達文也。卷一湖南圖書館圖書分類目錄序，詳說圖書分類之法，謂不抉破四部，即無以容納新書，不變通近日通行之杜威十進法，亦無以安置舊籍，細繹漢志悟七略之分實能包括羣流，乃廣其意，設為十類，衆收四部，旁采十進，而以諸經獨立為一類，識以諸經分屬各類者為不明國性，自滅宗風，持論頗為有見。卷二匡先文傳、亡友甯太一事略、卷三吳耕三先生墓志銘，其人或以俠烈亡身，或以文學垂教，均與掌故有關，足裨史乘，行文大都明白曉暢。卷二記元因厄及里之婪二篇，摸擬震川，頗為神似。卷三外舅潘公墓誌銘、先考潤康府君墓志銘，規撫中郎，亦差具體。惟卷一龍蟠遺稿序云，同人為賻其喪，返葬於尊陽鄉江甯祖山之陽，以賻喪為經紀其喪，譌詁不合。葉陶希先生五十壽言云，固不欲以當世謏諛達官貴人之言而重冒先生不韙也。海鹽朱葆庭先生六十壽言云，鳳蔚之功可永金石於無既矣。卷二揚烈士卓林傳云，無娶，以兄子繼其後，冒先生不韙、永金石於無既、無娶諸語大有語病。卷三外舅潘公墓志銘云，抑施于躬者嗇，而達其後者麥，以麥作厚義用，似本說文。然說文麥下云，麥芒穀，秋種厚薶，故謂之麥。此許君以薶麥為聲訓，不能直訓麥為厚也。卷一悔晦先生六十壽序云，使天侯孔子於魯，以繼周，或且生若陽虎僑如之倫，以富貴雄視當世，而免乎東西南北車馬之勤，與夫削迹伐樹絕糧之厄，則孔子之於後世未可知也。不惟以孔子擬人太失不倫，而意謂孔子若為諸侯大夫，將不能有既如今日之德，尤為侮聖，難免妄誕之譏。綜觀全卷，要為瑕不掩瑜，固不失為能文之士也。

鈍安雜著一卷 民國二十一年長沙排印本

民國傅熊湘撰。傅氏有國文法教科書，已著錄。此集凡文四首，一曰中學國文教科之商榷，二曰中學適用之文學研究法，三曰養生詮素，四曰記醴陵磁業。傅氏籍隸醴陵，曾撰醴陵鄉土志一書，醴陵磁業一篇，即從醴陵鄉土志節鈔所成也。傅氏別有文集，此四文不入文集，別出為此卷者，以文集皆精心撰述之作，而此諸文皆通俗筆札之文，故別列也。傅氏少從醴陵老宿吳德襄遊，粗解讀書門徑，又教授中學

多年，故中學國文教科之商榷及中學適用之文學研究法二文，簡而不陋，平易可行，惟中學適用之文學研究法小學條下云，有古韻之學，有廣韻之學，有切韻之學，當於專門治之。按隋陸法言著切韻，其書今已不完，然宋人增修廣韻，其藍本即是切韻，故清末陳澧研治廣韻，所得甚多，而所著書名曰切韻考，以法言所著書規模具於廣韻也。傅氏以廣韻、切韻分言，殊為不當，惟據其先廣韻，後切韻觀之，似所謂切韻者當是反切而言，果爾，當云等韻，不當云切韻也。又書目集部下云，古今詩選，清王士禎編。按王氏詩通止有古體，並無近體，後來姚鼐為補王氏之缺，撰五七言今體詩鈔一書，非出自王氏也。傅氏云云顯為錯誤。

如恥齋詩集六卷 家刻本

清謝振定撰。振定字一齋，號薌泉，湖南湘鄉人。乾隆四十五年庚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歷官江南道監察御史、禮部員外郎。嘉慶十四年己巳卒，年五十七。謝氏負經世才，矜尚氣節。嘉慶元年官御史時，巡東城，遇和珅奴乘違制車，謝氏杖其奴，燒其車於通衢，時珅勢張甚，遂以他事落謝氏職，世撰燒車御史云。性好山水，罷官後作東南汗漫遊，所至士大夫虛左相待，酒痕墨瀋中，獲其寸紙，珍為拱璧。其為世所重如此。詩筆清遠，五七古自寫懷抱，不事模擬，動合自然。張維屏詩人徵略初集摘其宵寒燭屢跋，瑣碎誦新句，雨足分秧水，風清颺麥天諸斷句，楊鍾羲雪橋詩話卷九亦稱其在揚州時有酒痕紅到綠楊城之句，今檢是集游揚州諸詩，未見鍾羲所稱之句，據謝氏子興嶢撰行狀，稱謝氏有詩千餘首，今是集不及其半，蓋刪汰不少矣。卷二客有欲為余鐫詩通天洞者，詩以謝之云，一從秋壑留名後，多少遊人不肯題。卷四十二月十九日集汪庶子靜厓芥室為東坡生日云，忠孝秉高節，肯附青苗錢，窮愁為玉成，畫位欽昔賢，壽身與壽名，相距奚止千，志事所存，隨時可見，言為心聲，信不虛矣。

知恥齋文集二卷 道光十二年子謝興嶢刻本

清謝振定撰。謝氏有知恥齋詩集，已著錄。此其文集也。與詩集皆謝氏卒後子興嶢付刻。據下卷遊大方山記，知謝氏尚有京師戒壇寺檀柘寺遊記二篇，而此集未見。考興嶢撰謝行狀，稱謝氏有古文百餘首，病亟，命彙稿交吳玉松編修校閱云云。此本二卷，僅文三十八首。卷首有門人長洲吳雲玉松校訂一行。蓋經吳氏汰去三分之二，故文多不具也。檢王龍文平養堂文編卷二有謝氏集序，稱人之求先生集者時或於龍文焉取之，爰謀諸其族裔，廣為印行，以風天下云云。其文撰於光緒三十一年，知此板刻近時尚在矣。謝氏風節峻峭，至今為人景仰，疑若鋒鋩發露不可一世，然其持論至為篤實。卷上與唐陶山書云，振定通來巡城，初亦浪得廉名，人望而長，非任重致遠之道，今且盡吾力所得為者，不急赫赫之功，不博矯矯之譽，以息謗忌，於此中歷練一番，殆亦仕學一貫之旨云云。考謝氏嬈和珅家奴車，王其為御史巡城時事，嬈車後旋即落職，此書有通來巡城之語，知作於嬈車以前，而其言如此，其非致為矯情沽譽，灼然可知。復初撫軍書，泛論鹽政吏治，深切事理，其留心經世之務，亦可窺見。邱氏非左氏後駁議，據廣韻引風俗通邱氏為左邱明之後，[illegible]至唐林寶元和姓纂不載者，以姓纂今非完書之故，不得以此致疑，考核頗為精審。卷下遊上方山記、游華山記，皆長篇敘次娓娓，頗見功力。蓋謝氏於古文用力頗深，嘗徧讀清代諸名家文，欲選輯一編而未就。又據卷上與徐鳳輝書，知謝氏兄振宇專心古文者四十餘年，謝氏少即從其兄學為古文辭而好之，及入京師，出程晉芳門下，與書世士大夫遊，獲聞矯論，宜其根柢頗深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集部

嚴樂園詩集六卷 自刻本

清嚴如熤撰。如熤字炳文，號樂園，一號蘇亭，湖南溆浦人。乾隆五十四年己酉優貢。嘉慶元年丙辰舉孝廉方正，廷試，仁宗擢第一，以知縣發往陝西，官至陝西按察使。道光六年丙戌卒官，年六十八。此集六卷，卷一爲漢南集，卷二爲漢南感舊集，卷三爲詠史集，卷四五六爲蘇亭集。如熤有經世之略，久官陝西，教養兼施，興滯舉廢，民受其惠。吟詠之業雖其餘事，然集中從軍行、憫農詞及其他紀事作，真摯悱惻，論者謂其有杜少陵前後出塞、元次山舂陵行遺風。又

華陽吟及本廠鐵廠紙廠諸詠、塞堡行、團練行、前後鄉兵行，皆關涉南山風土形勢軍事，爲采風者所必錄。七律諸篇，大都詞意悲壯，風格高騫，有明七子風格，專家殆無以過也。湖南通志藝文志載如熤有樂園詩鈔八卷，善化張晉本達觀堂詩話卷七記如熤詩刊有洵定集，此本止六卷，無洵定集之名，徒爲未全之本。然晉本所錄洵定集中七律諸詩，如示洵陽數文書院生徒、哭向魯齋、輓白河令黃補堂殉節、

防江、憶岳麓諸友、陽山諸生、勸農、凡詩十首，今皆在漢南集中。考如熤初官洵陽知縣，定遠同知，故有洵定集之目。後遷任漢中知州，漢南集雖無序跋，漢南感舊集前有自序，有一麾出守之語，則漢南集蓋遷任以從合併前作所定之名。晉本所見，殆其未經合併之初刊。至通志所載八卷，當或是誤文，或是亟初刊合計，無由審悉矣。

別本硼東詩鈔二卷 光緒己丑王先謙刻本

清歐陽輅撰。輅有十卷本硼東詩鈔，已著錄。此王先謙從十卷本選刊者，故止二卷。據李洽夜談追錄記輅嘗欲仿山谷編詩例分內外集而未果，又輅自謂前二三四卷詩可刪者儘多，知十卷中詩輅亦自多不滿。然文章之事，見仁見智，意旨不同，由他人評定，終不及自知之明，杜工部所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者是也。據夜談追錄，輅於歸自湘中宿黃氏山莊留別仲端題張會同明曆女弟顧文素樂圖題鄧子立南郊耦耕圖諸篇，皆所自喜，而此本俱未錄。蓋輅嘗手定詩稿三卷交鄧顯鶴，顯鶴後編沅湘耆舊集即取此三卷付刊。先謙所錄與耆舊集既不同，則其去取自不盡符輅意矣，故今取十卷本著錄，此本第存其目焉。

南村草堂文鈔二十卷 自刻本

清鄧顯鶴撰。顯鶴字子立，號湘皋，湖南新化人。嘉慶九年甲子舉人，道光六年大挑二等，官寧鄉縣學訓導。咸豐元年辛亥卒，年七十五。鄧氏竭一生之力，以表章先哲宏獎士類為事，如編刻宋周子全書、元歐陽玄圭齋文集、明蔡道憲忠烈公遺集、明遺民王夫之船山遺書，纂輯資江沅湘兩耆舊集，增輯明周聖楷楚寶，皆其表章先哲之事也。集中卷一祀何忠誠公於湘潭流水橋議、選祀寧鄉令邸公暨殉難一百三十六人於北郊義士廟議及卷十八十九二卷所敘元明諸人諸傳記事述，皆此志也。昔乾嘉間全祖望著結埼亭集，表章明季遺民行事最力，鄞沈道寬序鄧氏此集，遂以全氏集擬之，世之論者莫不以沈氏為知言。其後咸同之際，洪楊亂起，蹂躪半天下，於時湘楚健兒提戈奮起，臨難授命，前仆後繼，雖其因不一，而鄧氏之表章節烈與有力焉。其弘獎士類也，寧鄉劉基定、新化鄒漢勛、武陵胡焯、長沙周壽昌以及遵義鄭珍，或受其指誨，或蒙其獎拔，而皆卓然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集部

以自立。集中卷十與石甫書、致胡光伯書、其[illegible]之誠猶可窺見。長沙熊少牧讀書延年堂詩鈔有贈鄧氏詩云、愛士一腔皆熱血、可謂搔著癢處矣。咸同之間、湖南武功事業炳著寰區、而文學亦極一時之盛、論者謂鄧氏之提倡不為無功[illegible]見卷首姚瑩序云、世之為古文者、體格聲色神理氣味或精美高古過於湘皋、而究其為功於世者實鮮、觀湘皋之文、復讀其書、可謂善用其才云云、信為深知鄧氏者矣、

古微堂外集八卷 上海國學扶輪社排印本

清魏源撰、源字默深、湖南邵陽人、道光二十五年乙巳進士、官江蘇高郵州知州、咸豐六年丙辰卒、年六十三、源博通百氏、尤留心當世之務、著作之多、通涉四部、近世學人文質求至、殆未有及源者、有清一朝學業、以顧炎武閻若璩啟其端、其時務矯明季空談之弊、而趨於實、無所謂漢宋之分也、及乾隆中葉以後、漸標漢學之名、徽幟既張、頗以詆斥宋儒為能事、名物訓詁研求既久、漸趨破碎、乃與實用日離、末流之學弊正章、外侮之侵凌又熾、於是道光之季學風一變、反名物訓詁之餖飣破碎、遂欲治西漢今文學之大義微言、知禦侮之不可空談、斯留心經世之務、其代表此學風者、厥惟源與龔自珍二人、而源於地理掌故治河鹽漕洋務無所不治、較自珍尤為精實、如此集自六卷以下大抵皆論政之文、其所別著若海國圖志皇朝經世文編、皆裒然巨帙、斯其證也、初源本有內集三卷外集七卷、內集別名默觚、名為集而實擬諸子、外集七卷、編次頗為凌雜、所收文首未

全、此本八卷、爲清末宣統元年長沙黃象離重編、較七卷本溢出文三十餘首、就此集得失言之、源本能考證、尤善文章、卷一小學古經敘、謂小學當依朱子之說、取禮記曲禮少儀學記內則大戴禮記保傅管子弟子職賈子容經諸篇爲正經、不當如今本小學之蕪冗、所見頗爲確當、卷二孟子年表考五篇、根據竹書紀年、訂史記魏世家惠成王年數之誤、並駁閻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之說、精核無倫、最爲傑構、卷三擬進呈元史新編序、謂元代官人內北國而疎中國、財賦則潤而削南、馴致物極必反、不百年而畸重北者復歸於南云云、欲藉以針砭清室重滿疏漢之風、具見良工心苦、趙汝愚擁立寧宗論、謂汝愚以皇太后之命及光宗念欲退閒之旨、擁立寧宗、國勢危而復安、可謂功在社稷、汝愚之可責者、不在推戴之不宜、而在駕御韓侂胄之失當、駁錢大昕譏汝愚爲冒險徼幸之說、論史頗爲有見、書宋名臣言行錄後、糾紀昀撰四庫提要謂朱子不載劉安世事之誣、駁楊慎謂本子列王安石爲不當之誤、亦爲平允、他如

書明史藁、書趙校水經注後、及卷四嚴如熤陶澍神道碑、傳鼐姚學塽李兆洛周濟傳、卷八與包慎伯大令書、皆有關失乘或掌故之文、不同苟作、惟卷一說文轉注釋例以下諸篇、糾說分部之失、謂𩫏部从回、象城𩫏之重兩亭相對、並無隸字、何不以𩫏入邑部、而自立部、按𩫏部明有𩫖字、源謂無隸字、既爲疏失、又𩫏字並不从邑、何能以入邑部、如謂經傳通用郭字、其字从邑、不知郭本是借字、豈能附合、且若去𩫏部、𩫖字將何所附、又謂鼻書入自部、不必別立鼻部、不知去鼻部則齅鼾𪖐齂諸文將無所歸、又謂異部惟一戴字、戴當入戈部、異當入共部、不知戴从戈聲、義與戈不相附合、豈能析入戈部、又謂耑即端、當入立部、尗部只一䜶字、當入豆部、不知耑端本係二文、何能強合、䜶固可入豆部、尗字將無所附、大抵說文分部非無可議、而實有不能不分者、源議大都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至謂會[illegible]部、克當入合部、嚮壁虛造、尤爲可駭、又謂宀部家牢皆牛豕之宮、以牢字爲从宀、謂父字當从八从又、不當爲又持杖、以今隸

說文字、亦爲巨謬、又謂也與者同部、與地池馳施不同部、何以諸字皆从也得聲、不知古今音變、而以今音疑古字、亦殊疏失、又卷二孟子年表考、旣謂伯魚卒時孔子年七十、夫子卒時子思年止十餘歲、故孔子之喪、子貢築場、門人哭別、皆不及子思、說近是矣、及爲孔子年表、又謂伯魚卒時夫子年五十、夫子沒時、子思年當廿餘歲、孔子之喪、皆門人治之、無一言及於子思、爲記論語者之疏、前後自相違異、不相照覆、則象離已識之矣、

別本古微堂外集七卷 光緒戊寅淮南書局刻本

清魏源撰、源有書古微已著錄、此本凡文九十餘篇、乃源集之初刻、宣統元年、長沙黄象離又別搜輯源遺文爲此刻所未載者凡三十餘篇、重加編次、定爲八卷、由上海國學扶論社排印行世、欲者源學術言論者、當以彼爲完備、故今取黄編本著於錄、而此本則第存其目云、

讀書延年堂詩鈔三十卷咸豐七年自刻本 詩續集十二卷光緒三年自刻本

清熊少牧撰。少牧字書年，號雨膲，湖南長沙人。道光十五年乙未舉人，官藍山縣學訓導，候選內閣中書。光緒三年卒，年八十四。熊氏少以詩賦受知於湖南糧儲道吳梅梁侍郎，性喜吟詠，至老不衰。詩編前續兩集，凡四十二卷，皆先後手自編校付刻者，分年編次，首三卷為嘉慶甲戌以後之詩，時居長沙，故第一二兩卷名湘中集，同時頗擬古樂府歌辭，別為一卷，名吹塤集，為第三卷。道光辛卯，客遊江右吳越齊晉，北至京師，故第四卷為望雲集，第五卷為燕臺集。丙辰以至庚子，行游四方，居無定所，故集以年名，為丙戌集二卷，戊庚集二卷，是為總集第六七八九卷。辛丑以江南科場業被放南歸，得幽居集二卷，為總集十十一兩卷。乙巳游晉，得詩二卷，為晉陽集，為總集十二十三兩卷。戊申南歸，以疾自養，得倦游集二卷，為總集十四十五兩卷。自壬子至丁巳，得初續集一卷，為總集十六卷。以上為卷首少牧自序所述及者，而十六卷之末有詩稿編訖率題七律一篇，蓋初編本止此。後又續印耳。以下卷十七為再續集，為丁巳至辛酉之詩。卷十八十九為三續集，為同治元年壬戌二年癸亥之作。卷二十為四續集，為甲子之作。卷二十一至二十四為未了吟初二三四集，為乙丑丙寅之作。卷二十五至三十為小影珠吟館補存稿，為丁卯至庚午之作。續集共十二卷，仍名小影珠吟館補存藁，為同治辛未以後至熊氏卒前之詩。凡為詩二千七百餘首，可謂富矣。熊氏詩頗富於天趣，亦時有佳篇，惜貪多太甚，不肯嚴刪，故集中頗多率易之作。苟精加簡汰，去其蕪穢，擷其精英，則生色多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讀書延年堂文鈔十卷 同治五年瀏東草堂刻本

清熊少牧撰。少牧字書年，號雨臚，湖南長沙人。道光十五年乙未舉人，官內閣中書。光緒間卒，年八十餘。此文集十卷，首有同治四年少牧自序，乃少牧自編刻也。少牧以文名一時，其文亦頗異於帖括之士，惟識解卑卑，學尤荒陋。卷一周易象義集成序，謂京房費直略理任數，述為陰陽占驗，數世賊俗，朱子出，一豁塵氛，本朝顧亭林、惠定宇本其義而推闡之，故能旁通曲暢云云。按謂京房任數，固然，若費直治易，長於卦筮，無章句，提以彖象繫辭解說上下經，何嘗略理任數之事乎。顧炎武於易無專書，姑不具論，若惠棟專明漢易，何嘗推闡朱子乎。重刻治家格言試體詩自敘云，雍乾間，士倡尊漢學，知有鄭賈，不知有程朱，且攻詆之不遺餘力云云。按漢學家排詆宋儒，如紀昀之四庫提要，江藩之漢學師承記，皆在乾隆中葉以後，雍正時何嘗有此事乎。卷五讀書說云，豐熙古書世本云，得自朝鮮云云。按明豐坊撰古書世學，不云古書世本，撰者豐坊，非豐熙，又云，大學中庸本小戴記，宋仁宗始表章之，與論孟合為四子書。按宋仁宗並無表章大學中庸之事，學庸論孟合為四書，始於南宋之朱子，與宋仁宗無涉。又與李梅生書云，我朝自顧亭林、萬季野、閻百詩殫精經學，戴東原、江慎修踵之，數後李安谿、湯文正、朱高安、楊文定諸儒，復能躬修實踐云云。按湯斌、李光地、楊名時本軼皆在江永、戴震之書，不得以為在後，凡此皆極尋常之事，竟爾紕繆如此，他更不足論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天岳山館文鈔四十卷 光緒六年自刻本

清李元度撰。元度字次青，湖南平江人。道光二十三年癸卯舉人，歷官至貴州布政使。光緒十三年丁亥卒，官年六十七。元度博學能文，尤習於國故。此文集四十卷，爲光緒四年元度手自編次付刊者。卷一子產論，謂論語稱子產有君子之道四，乃贊歎之詞，與孔子稱顏回有君子之道、史魚有君子之道三相同。糾集注引吳才老數其事而責其所善者多，數其事而稱，猶有所未至之說。又謂君子之道即聖人之學。朱子謂子產於聖人之學概乎未有聞，是道外別有學，乃宋儒重心性薄事功之論，不可據信。所見頗爲平允。卷三格物說，謂物即周禮大司以鄉三物教萬民之物，即六德六行六藝是也。朱子謂窮天下之物，無一定準繩，故使人疑其支離，病其空濶。說與顏元之說相同，以經詁經，頗爲精核。關雎說，謂關雎爲文王繼娶太姒而作，大雅思齊篇所謂思媚周姜，即文王之元妃。思媚猶言思齊，非謂太任媚於太，其果指太姜，不應婦撰太任，而姑反稱周姜。其曰京室之婦者，蓋文王方爲世子，未即位，而周姜卒，明其未爲國妃也。太姒嗣徽音，正謂娰氏繼姜氏，稱言贊女雖華也。大邦有子，親迎於渭，正指初娶其氏而言。而關雎序云，哀窈窕，思賢才，[illegible]謂哀逝者而思繼續者耳。按明鄒氏忠胤以詩言贊女雖華，疑太姒爲文王繼妃，謂文王即位後始娶太姒。近儒陳奐撰毛詩傳疏，取其說，謂合於事理。然不能取思齊篇爲證，終嫌無據。元度取大明、思齊二篇互相勘校，證據明確，情事顯然，可謂精當無倫。有裨經義。四卷以下至卷二十三卷，碑傳表志之屬，大抵以咸同間軍事諸人行事爲多，頗有裨於史乘。卷三十書羅氏鐵遺後，謂羅璧實平江人，足訂四庫提要題新安人之誤。書方望溪與李剛主書後，謂陸世儀、張履祥二人尊崇朱子，而皆無子，剛主之喪子，與其譽訾朱子無關，糾方苞詩論之陋，持論頗爲平實。卷三十八杜工部墓考，謂甫卒於岳陽，權厝今平江之小田，歷四十餘年始歸祔偃師，所考頗爲覈實。惟亦有考禮失實，持詩未當者，如卷二陳平周勃論，責平勃不應殺惠帝之子，謂據史

記漢書稱殭不疑大山朝武皆云孝惠後宮子、咸云後宮美人子、則為惠帝之子甚明、其以為非真孝惠子者、乃諸大臣之陰謀云云、不悟彊不疑朝之封王、班氏列於異姓諸侯王表、云高后所詐立孝惠子、義朝武大之封侯、班氏列於外戚恩澤侯表、是諸人之非惠帝子、史家原有定論、其云後宮美人子孝惠後宮子、乃據呂后時詔令之辭為言、不得據以為信也、冉子聚歛說、謂冉子為季氏聚歛、正所以為季氏歛民怨、欲藉以張公室、孔子故責之、乃所以妨權門之猜忌、欲回護冉有、不惜視孔子為譎詐之人、殊為荒謬、宰我短喪說、謂宰我第述時人之言、非宰我本人之意、亦牽强不合、卷三十八讀大學、引漢賈逵語云、孔伋窮於宋、懼先聖之學不明、而帝王之道墜、故作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又云、鄭康成注禮、亦云大學中庸皆子思作云云、按鄭康成注禮記、雖云中庸為子思作、而於大學則無所言、元度引賈逵之語出自明人豐坊■■■豈可保信、近人魏源黄以周兩家輯子思子、於禮記但取中庸表記坊記緇衣、■

度但續紀儒、不核敘文辭尚疏失

不及大學、最為矜慎、元度所云、殊為失考、又四書次第、謂朱子訂四書、先大學、次中庸、次論孟、子思作中庸、乃孔子之孫、顧次於論語之前、先後失倫云云、不悟朱子原本、本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為次、書肆刊本以大學中庸篇葉無多、併為一冊、並非朱子原次、此事四庫提其及方东樹漢學商兌皆曾言之、元度所疑、亦為失實、要之瑕瑜互見、可取者為多云、

雪門詩草十六卷 光緒戊戌家刻本

清許瑤光撰。瑤光字雪門，湖南善化人。道光二十九年己酉拔貢，官浙江嘉興府知府。光緒八年壬午卒，年六十六。此集凡十六卷。第一第二卷名悠游集，為道光二十年庚子至咸豐二年壬子之作，以其時中原粗安，未見兵革，故集以悠游名也。第三卷至第六卷名蒿目集，為咸豐三年癸丑至同治二年癸亥之作，以其時洪楊亂起，時事方艱，故集名蒿目。第七卷至第十三卷名上元初集，始於同治三年甲子金陵克復之年，以至十三年甲戌。第十四卷為衍古謠諺，第十五十六二卷為上元二集，為光緒元年乙亥至八年壬午之作。前十四卷為初編，末二卷則續編也。卷首有瑤光自敘悠游蒿目二集，前又各分序。瑤光頗以吏治着，而文學非其所長，所為詩大抵信手拈來，不加鍾鍊，故篇章雖富而佳什無多。卷九讀書五古第三首云：吾生好書籍，所好惟詩多。坐此五十年，精神役吟哦。知其耽於吟詠，用力頗勤。第一首云：藏書不盡讀，非止無閒時，為恐瘁心力，催促兩鬢絲，牙籤浩煙海，況入何太癡。夫以杜甫詩才之卓絕，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瑤光慮兩鬢之絲，藏書不肯盡讀，宜其雖役志吟哦，不能臻下筆有神之境矣。

四照堂詩集十五卷 咸豐八年武昌自刻本

清譚溥撰。溥字仲牧，號荔仙，湖南湘潭人。諸生。嘗從軍江西水師營，隸曾國藩麾下。此集十五卷，卷一爲沅湘草，卷二至卷五爲粵東草，卷六爲粵西草，卷七至卷八復爲沅湘草，卷九爲楚北草，卷十爲西江草，卷十一復爲楚北草，卷十二復爲沅湘草，卷十三卷十四復爲江西湖北合草。譚氏耽嗜吟詠，嘗自言性之所在，覺萬緣莫能奪，一日不作詩，輒如負心然。四十年來精力半耗於此。卷首有勞崇光序，稱豪邁之氣，奇恣之思，時時流露於楮墨閒。張維屏談藝錄錄其斷句，山逼青天小，江穿白石空、別途真浩渺，離緒各蒼茫、夜警那知兵即盜，戶損難信將皆忠、花裏有琴皆對月，水邊無笛不成秋諸聯，觀此集佳句頗多。張氏所稱除山逼一聯外，皆平平，不足爲譚氏精詣，花裏一聯尤嫌庸俗。惟張氏聽松廬詩話云，荔仙天資超拔，詩有奇氣，有生趣，亦有未穩處。考譚氏師事南山，粵東草中屢稱張南山師，卷首自序云道光三十年攜初稿四卷往東粵，就質

於張南山先生，是其事也。卷首張曜孫序亦稱，譚氏初稿曾經南山點定。是譚氏從南山遊，相處頗深，南山於譚氏，好而能知其惡，[illegible]。古人云，知弟莫若師，殆是之謂矣。

四照堂文集一卷 咸豐八年武昌自刻本

清譚溥撰、譚氏有四照堂詩集、已著錄、此文集一卷、止散文四篇、應城縣湯池記、曾少固舍人索補劉煒畫山水記、閔南村廣文詩𢿔跋、白衣觀音庵記是也、湯池記云、應城湯池、李白曾遊地、余抵應即拉同人往遊之、是時夕陽將墜、霜風泠泠、泉氣忽燏然、以拒之、薰蒸如炎夏、遊者若反汗然、以拉字入文不免俚俗、反汗字見漢書劉向傳、譚氏用非其義、索補山水記云、舍人索補劉煒畫山水、蓋謂其境則幽而少趣、見理於

以明矣、觀音庵記云、空中色相、不滅不生、髮白顏蒼、烏能抗志東埋之魏魏、奉教者或亦不寄意於佛國之緣乎、皆語意晦澁、難於索解、觀譚氏詩集自序、此冊不載、語意亦頗拙劣、知譚氏於文本非其所長矣、

意溫處公遺書六卷 家刻本

清童兆蓉撰、兆蓉字紹甫、號芙初、湖南寧鄉人、同治六年丁卯舉人、官至浙江溫處兵備道、光緒三十一年乙巳卒官、年六十八、童氏久官陝西、晚始改任浙江、為人忠亮明達、勤政愛民、舉凡興學勸業、聽訟救荒、厚俗鋤莠諸政、無不銳意講求、惟恐或後、卒後、浙紳孫詒讓、陝紳張威勛等臚陳政績、續宣付史館列入循良傳、其遺愛之深、可以見矣、遺書六卷、一、二、三卷皆陳報上官之禀牘、四、五兩卷皆書札、六卷則諭

示條屬之批牘也、童氏之初涖溫處兵備任也、時當庚子拳亂和議初成之後、西洋教士勢尤橫恣、有瑞安縣民楊茂奶與天主教士積釁、法國神父趙保祿必欲得茂奶而甘心焉、不應則挾兵船至溫州、指索茂奶甚急、童氏據約力爭、卷五覆趙保祿二書是也、保祿仍盛氣要挾、童氏曰、茂奶於國法無死罪、我不能殺人以媚爾、必强我者、請與君偕詣京師、質成於外務部可也、保祿氣沮、茂奶卒獲全其執節不撓、如此、當勝清末造、外侮日亟、年少者激於國難、一意更

新、老成之士則嚴守中外之防，務爲排屏，齗齗互詆，馴致積禍日深。童氏高掌遠蹠，博資衆綜，留意於人心風俗，疑於舊而不腐，極意提倡留學，疑於新而不激。孫詒讓撰童氏神道碑，稱其精究時務，獨能通新舊之郵而袪其偏駮，可謂深知童氏者矣。卷書札，[illegible]討論政務，[illegible]肫懇之意，時流露於字裏行間。晚近士風日薄，即平居士大夫不聞忠告善道之風，官僚中尤爲罕見。[illegible]卷四覆龍甑臣孝廉，戒以節飲寡言；卷五致黃碧川太守，戒以平實已爲難得，而致陝撫端午橋，戒以節用，不惟端方時居專閫，爲人所難言，而方以豪侈名，此語尤切中其病。蓋童氏夙嗜宋儒之學，故能體用兼備如是也。

湘東草堂詩集二卷 同治辛未家刻本

清王晉撰。晉初名翥，字貴士，一字桂史，湖南常寧人。諸生，舉孝廉方正。據卷首弟鎮興序，知咸豐初王氏曾奉曾文正檄治團練。序又稱：獨惜賫志早逝，遺稿散佚，失者不得盡存，存者迄無定稿云云，知王氏爲不壽早逝者。詩二卷，上卷古近體百五十六首，下卷二百三十五首，詩句下恒有注云一作某某，即鎮興序所云存者迄無定稿者也。詩多俚俗，不足入作者之林也。

乾榮堂詩稾八卷　民國二年聚珍版印本

民國黄遠劭撰。遠劭字吉棠，湖南湘潭人。清諸生，入民國後卒。此集八卷，卷一、卷二為肩甫集，為同治十一年辛未至光緒三十三年丁未之作，凡詩二百二十五首，為前一集。卷三、卷四為琴西山莊集，卷五、卷六為鄗杜國集，卷七、卷八為鉋葉盦集，為光緒三十四年戊申至民國二年癸丑之作，凡詩五百九十六首，為後三集。通共前後四集，得詩八百二十一首。黄氏詩抒寫胸懷，不尚修飾，雖俚辭俗語，所不甄擇，核其體格，近似寒山、擊壤之流。卷首有趙啟霖序，以陳白沙詩相擬，亦謂其不事彫琢摸擬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四魂集四卷外集四卷　光緒丙申自刻本

民國易順鼎撰。順鼎字仲實，號實甫，又號哭盦，湖南漢壽人。清光緒元年乙亥舉人，官廣西右江道。入民國，官國務院參事。民國九年卒，年六十三。四魂集者，魂北集、魂東集、魂南集、歸魂集，各一卷是也。易氏於光緒甲午奉其父命墨絰從軍，由故鄉抵京師，得七律詩一百九首，為魂北集。旋參欽差大臣劉坤一戎幕，游山海關，得詩一百一首，為魂東集。繼而奉坤一檄赴臺灣，得詩七十一首，為魂南集。乙未十月歸長沙，得詩三十六首，為歸魂集。易氏本詩人，驚才絶豔，當國家多難之會，間關險阻，出入兵間，難所為不道，論者哀其志焉。詩緣感傷時事，多悲涼激切之音。生平博學多通，驅使故事，無不如意，近百年來詩人，以富麗擅勝場，殆未有過於易氏者。集中如卷一東吴中朋舊云、鴻墓好為客滕廳虎郎堪作捨身崖，寓居上海蕭寺感事云、下帀齊梩上帝嚳達愁柳惠近孫登，邦溝淮陰道中詠懷古蹟云、一飯報恩忠可想，萬家置冢孝何如，感事書懷云、鞭慹後着人先我、殳基

前驅伯為王、讀進齊觀察和詩有感云、虎口何如葬
魚腹、馬蹴豈尚畏羊腸、贈進齊云、足跡縣窮鄒衍赤、
舌鋒屢去趙佗黃、曉發崔莊望岱山云、立馬岱宗青未
了、閒雞天下白如何、津門感舊書懷云、麻鞋詣闕懷
詩史、墨經從戎媿禮經、抵都感賦云、東海固應深葬
我、西山猶自冷看人、都門感舊云、死遭黃祖翻為福、
生嫁烏孫倍可哀、卷二東晦若云、禪心半死參黃檗、
仙骨三生訪赤松、關城登眺云、卷水綠浮天外島、夕
陽紅上海邊牆、雪中感事云、緊急春寒如戰事、遲延
花信似家書、後海上雜感云、宗社有靈應黜檜、皇天
不雨合烹桑、五疊韻寄夢湘伯棠云、張敏夢迷芳草
外、伯之魂斷雜花前、自關入都道中云、行見鹿游吳
苑裏、甘教妓舞魏宮前、出都云、那用青春同作伴、得
歸黃土勝還家、卷二津舟感懷云、丹穴生靈薰越[illegible]
烏桓部落奉田疇、閒舟感懷云、忍見伊川皆野祭、況
聞倉葛有人呼、臺舟感懷云、空慕班超探虎穴、豈知
項羽走烏江、贈臺將云、孤城斗絕三千里、一將強於
百萬兵、寓臺詠懷云、泛海零丁文信國、渡瀘兵甲武

鄉侯、別臺詠懷云、照汗青詩文渡海、滿江紅曲岳憑
欄、卷四奉父還抵長沙云、歲月變除諸夢短、江山搖
落一魂歸、和畬程六頌萬云、未許朱三作天子、尚留
南八是男兒、李家慣作降王表、劉宇空書太尉旗、麓
峯絕頂云、紅樹青山秋後屐、赤文綠字夏時碑、皆使
事工巧、儷語天成、不愧為才人之作、外集皆他人後
贈和答之作、不復論云、

求志堂詩集七卷　北京排印本

民國方榮東撰、榮東字厚卿、湖南岳陽人、清光緒十一年乙酉舉人、乙丑考取內閣中書、改外補福建邵武府同知、保陞知府、張曾敭巡撫山西浙江、張鳴岐巡撫廣東、皆招之入幕、民國五年乙卯卒、年五十二、此詩集七卷、為方氏卒後其兄榮穀為之搜采付之排印者、卷一為晉遊草、卷二為越遊草、為晉浙入幕時作、卷三為山居集、為去浙家居之作、卷四為塞垣集、乃卷辟入綏遠幕時作、卷五蟄庵集、為入民國後作、六七兩卷皆少作、卷六附集為光緒乙酉至壬寅之作、卷七為丁亥度歲雜詠、凡為詩二百餘首、方氏所作頗富、以不自收拾、散佚頗多、故僅存此耳、卷首有漢陽劉寶森序、稱方氏詩宗杜韓、尤沈酣於蘇、故所作多出入三家、而有其獨到之境、彬彬乎大雅之林、又衡山李子榮序、稱其真氣內充、精采外溢、弔古愴今、令讀者欲歌欲泣、感喟而不能自已、今觀其詩、少作才思橫溢、不可一世、中年以後、沈鬱蒼涼、運逸氣於韻律之中、振符采於骨格之外、知劉李二氏所言頗非溢美、古體如卷一贈別李手丹太守、卷二長歌贈張讓三、題安南貢使阮恂叔詩卷、觀潮行、題方文忠先生水中雁字詩卷、玉泉觀魚、卷三哀任少昉重星樓、將赴綏遠城作、卷六夜走稱村到店出店、泛海行、卷七團年、斷句如卷一保陽雜感詠漢口云、吳蜀帆檣來不斷、華夷樓閣屹相望、又詠江行云、但見羣山如走馬、那從大海覓騎鯨、詠塘沽云、胡羯只今輕上國、榜人流涕話王師、詠庚子之變云、但見烟塵昏御道、更無耆舊把天衣、謁觀音閣云、餘生應學佛、多難悔能文、井陘云、山勢忽疑雲外盡、天形真向井中看、太原贈別李松洲親家云、豈謂故園難一面、翻從異地得重逢、別後幾年兒女大、秪今兩鬢雪霜橫、後夜相思託明月、前軍飛騎渡黃河、贈閣年濟南王君云、海內幾人同乙酉、客中相對守庚申、卷二張伯琴太守以秀州秋感見示疊韻贈之云、江邊輪到烟塵黑、海上潮來天地青、並生侍御奉旨開復[illegible]事云、待得雷霆震威後、始知天日故依然、許鄧太守以詩贈別次韻奉酬云、滄桑吾欲涕、朋舊手

猶存、卷三偶成云、作計當初未料今、年來豪氣已消沈、都將問舍求田意、換盡移山塞海心、即事云欲求詹尹卜、端有室人識、卷四懷安縣昭化寺題壁云、爲心獨往人誰識、景教東來佛不尊、皆清新可誦、巴陵詩人、自毛西垣以後、殆不能不推方氏矣、

謝麐伯

青郊六十自定稿四卷 民國十六年排印本

民國梁煥奎撰、煥奎字璧垣、湖南湘潭人、清光緒十九年癸巳舉人、癸卯舉經濟特科、召試、以知縣分發江蘇、入民國後卒、此集四卷、一卷爲五言古體、二卷爲五言律體、三卷爲七言古體、四卷爲七言律絶體、煥奎少日僑居江南、受詩學於武岡鄧輔綸、又與同縣王闓運有姻連、往來頗數、鄧王於詩皆以復古爲幟志者、故煥奎始爲詩亦從魏晉六朝入手、及中年感傷國事、奉母郊居、時時讀杜陵詩以自適、民國以後、湖南兵役不休、煥奎安捷心淨土、持齋禮佛、心志友冷、誦經之外、時讀陶靖節詩、此其平生學詩之經歷也、綜觀全卷、以五古爲較勝、爲賀義生十總妻張氏作、模擬孔雀東南飛煌煌巨篇、頗見功力、餘多具形貌而乏神理、未爲名家云

青郊詩存六卷 民國元年長沙刻本

民國梁煥奎撰。煥奎有青郊六十自定稿，已著錄。煥奎性耽吟詠，篇什頗多。民國元年，其弟煥均因裒輯煥奎平生所為詩篇付刻，此本是也。及民國十六年，煥奎年六十，自以詩境有進，頗不足於此刊，因略加刪汰，益以入民國後所為詩，別為六十自定稿。彼篇分體，而此本則係編年，兩本差異既不甚多，若詩境隨年變化之跡，彼篇尚不如此卷之易見也。

平養堂文編十卷 宣統辛亥長沙思賢書局刻本

民國王龍文撰。龍文字澤寰，湖南湘鄉人。清光緒二十一年乙未進士，官翰林院編修。辛丑以褒拳匪落職。民國十二年癸亥卒，年六十。此集十卷，乃清末王先謙以公錢為龍文刊行者。龍文後改名補，別著平養文待十六卷。文待卷首錄先謙致龍文札云：「代刊微勞，何足挂齒」，謂此集也。卷一上為續志林，下為史佩，皆評論史事者。卷二以下為各體文。續志林論宋高宗，謂高宗惟恐徽欽二帝歸國，而已不得安於其位，故凡事曾可以歸其父兄者不為，諸臣之戰勝攻取，志存於歸其父兄者，不用李綱、岳飛，以請迎二聖觸其忌，故僭逆如張邦昌，不遽加戮，而飛則決然殺之，肆赦天下，雖叛逆者皆與，而綱不在其列，可謂窺見隱微。史佩鄧公條謂漢書載鼂錯欲令帝自將兵而已居守，徐僮之旁，雖至愚者不為，考史記並無其文，疑為當時袁盎等傅致之詞，雖無確證，頗合事理。卷二讀桓譚傳，謂世皆言桓譚以非讖見疏，以是咎光武，其實不然，蓋譚班諭大誥，受王莽告里附城之

封、見班史瞿方進傳、范史稱莽世天下競稱德美作符命、譚獨默然無語者、乃范氏之飾說、漢紀通鑑悉本班史、而論譚者率沿范傳之訛、為不知光武扶樹名節之意、所見頗為正大、卷三與吳巨年及答伊光論陳忠潔公書、卷八陳忠潔公傳、據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及楚寶所載文字、辨陳純德並無為衆擒見賊之事、足訂明史之誤、卷七劉襄勤公傳稿、卷八書崇公邸閻門殉難事、皆頗有裨史乘、他文於[illegible]政教[illegible]人心風俗之故、斤斤致意、頗具苦心、文字亦悍勁有力、惟史佩以丁公見殺、贊漢高祖之能刑、殊嫌過譽、蓋丁公之竊高祖、有市恩之心、高祖不能忍、故殺之耳、此事周樹槐壯學齋文集所論最為中肯、不然、何以解於季布之見赦、項伯之見封乎、又論秦穆公、謂楚子玉乃自殞、而以春秋書曰楚殺其大夫得臣者、為示戒、亦與傳文不合、左傳明記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明是楚莊王逼得臣自殺之詞、何得謂之自殞、然小有疵類、固不害其大體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慈衛室詩草一卷粵行集一卷詠春詩稿一卷非翁詩稿一卷　民國二十年影印手稿本

民國譚延闓撰、延闓字組安、湖南茶陵人、清光緒三十年甲辰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入民國、三任湖南都督兼省長、歷官至國民政府主席、二十年卒、年五十三、延闓本貴公子、及清季革命事起、為湘上軍人所擁戴、強起任都督、以文人當軍事、其時黨人尤橫恣、延闓依違其間、不能有所建白、再去再返、凡三長湘政、與初政不殊、湖南銀行之倒閉也、湘民雖販夫走卒皆怨之、中產之家以此傾其業者尤不可勝計、故延闓死、天下稱其美、而湘民獨不思、然性本機警、早知北方軍閥已即末途、故轉依新黨、始終不貳、崎嶇嶺表、歷艱難而不懈、其艱苦亦絕有足多者、及北伐成功、建都武漢、旋移南京、初與共產黨合、繼而復分、延闓始終居大位、晚節尚能持重以鎮物、當世之士無賢愚皆仰延闓為元老焉、此詩集四卷、皆延闓隨時手寫、慈衛室草始光緒二十九年癸卯、訖民國十一年壬戌、粵行集始十二年癸亥、訖

十三年甲子、訖春詩草始十四年乙丑、訖十五年丙寅、非春詩草起十六年丁卯、訖十九年庚午、就詩而論、其抒寫懷抱出之以自然雖無意規摹古人、而芬芳綿邈動合矩度、蓋延闓天才本高閱世尤廣、本其所歷見之於吟詠、宜非一介寒生尋行數墨者所能企及也、

榮木堂詩集十[illegible]卷續編六卷 世綵堂刻本

明遺民陶汝鼐撰、陶氏字仲調、一字燮友、號密庵、湖南寧鄉人、崇禎六年癸酉舉人、丁丑癸未兩中會試副榜、官廣東新會教諭、南渡後授五省監軍翰林院檢討、明亡後祝髮大溈山、號忍頭陀、陶氏少奇慧、詩文詞翰名滿海內、有楚陶三絕之目、詩體雖未脫竟陵之習、然英爽絕倫、五古中湖南寇事詩、述崇禎癸未張獻忠寇湖南事將千言、鄧顯鶴沅湘耆舊集稱為不愧詩史、良為允確、天性忠孝、明亡後、故國之思時時流露楮墨、蓋其志哀而音亦苦矣、集中斷句如六盤山遇雨云、崖昏人語隔、葉落馬蹄疑、初夏別杜于皇還黃岡云、春隨人影散、雨向子規來、風雨過洞庭云、浪未聲自送、帆落影難知、小舟云、同時輩盜起、一夜大荒流、虎警云、中原英物少、當路爾曹橫、甲午十月晦日初度鄖城感歎云、坐看湘水涸、悔向東流生、劉鷟傭以兩詩竹扇見寄云、萬死身仍在、餘生老本安、秋夜與馮根公同遊岳麓看月云、疎鐘遠浦雁欲落、黃菊碧雲人自妍、送霜檢尊者往迎天童密和

詩文集

倡云、十年南嶽夜烺芋、八月洞庭風滿航、中秋偕雨兒山居對月云、春來無故星辰落、秋到不知湖水波、奉酬法幢和尚云、世亂逐難容卜肆、命輕偏得立嚴牆、或音節淒楚、或意緒清新、沅湘耆舊集卷三十一載陶氏八首、自壽詩十首、云詩不載集中、由陶氏手書真蹟錄入云云。今考續編卷五有大畫歎三十首、鄧氏所錄即在其中、不知鄧氏未見續編抑或見而前言、殊為失考、不審至於闕此本審其紙墨、似刻於清初、而清提要既未著錄、即光緒間修湖南通志、人物志有陶氏傳而不及其著作、故藝文志竟無其目、知此集之沉埋久矣、民國後寧鄉廖樹蘅嘗取陶氏集重為刊行、其本遍布國中、乃徐世昌撰晚晴簃詩匯、於明遺民詩甄錄甚多、獨不及陶氏、此則徐氏搜采未全、不能辭其責耳、

榮木堂文集十二卷 家刻本

明遺民陶汝鼎撰、陶氏有榮木堂詩集、已著錄、此集十二卷、卷一為論策制詞、卷二三四皆為序、卷五為志序、卷六為碑記、卷七為遊記、卷八為傳及志傳、卷九為題跋、卷十為書、卷十一為祭文墓志塔銘、卷十二為文引檄箴銘贊說募疏、志序志傳者、陶氏於明亡後、嘗以地方官吏之請、主修長沙府志及寧鄉縣志、故擇其序傳若干篇入集中也、陶氏生易代之際、志節皎然、不肯苟降其志、卷五重修寧鄉新志序云、孔子殷人也、故可謂武有慚德、而箕微、宗臣也、一抱器、一陳範、何也、微子周求之、箕子周釋之也、求之釋之矣、始悟天之所在不能自絕、而思託先人之業於道與器之間、雖古人處此、豈得已也、於身世之故、斤斤自明、用心良苦、清初修長沙府志寧鄉縣志、以年代悠遠、今不易求、藉此集志序志傳諸篇、尚可略窺梗概、卷八楊龍友中丞傳黎平何公殉節傳、記揚文驄何騰蛟殉難事、頗為有裨史乘、至其行文、未能盡脫明季纖穠之習、蓋一時風尚已成、雖豪傑之士亦未能自拔耳、

榮木堂賦一卷 自刻本

明遺民陶汝鼐撰。陶氏有榮木堂詩，已著錄。此集賦一卷，凡賦六首，昔遊賦、哀湖南賦、洞庭秋賦、湯泉賦、荔枝賦、小孤山續夢賦是也。中以哀湖南賦敘述明季湖南被寇事，淒涼懷慨，最為著稱。朱彝尊靜志居詩話稱其悽戾過於蘭成，非無故也。按陶氏詩集中有湖南寇事詩，亦敘明季衡湘間被寇事，最為詳盡，與哀湖南賦並足為徵文考獻之資者也。陶氏又別有騙雉賦一首，作於康熙十六年丁巳，榮木堂詩集續篇卷首，蓋以單篇簡短，不能成卷，故附刻詩集之首也。據此推之，此賦集之刊，當在康熙丁巳以前矣。

嚏古集三卷 錄斐園刻本

明遺民陶汝鼐撰。陶氏有榮木堂詩集，已著錄。此陶氏所為樂府詩，名嚏古者，卷首陶氏自序云：詩曰：寤言不寐，願言則嚏，安知古人無嚏乎哉，蓋取鄭氏箋女思我心如是我則嚏，今俗人嚏云人道我為義。平易言之，即思古人耳。自序又云，明興，吳越詩最盛，中葉乃推七子，然所為樂府，不過擬古題目，刻畫無鹽，即逼肖古人口吻，何關風義。唯吾郡李文正用古體詠史，自命曰西涯樂府，無斤斤學步之病，而自抒尚論之懷，匪獨眼空一世，亦云救時云云。陶氏爰取西涯所賦推而廣之，取漢以後史事之卓著者各賦詩一章，凡得百二十餘則，題下首記本事，詩後附其子之典所為箋注典故之考注，間載陶氏評語焉。首二卷曰寤歌，漢至元之事也。第三卷曰商歌，則明代史實也。黃周星序稱，所賦非忠孝廉節之型，即奇傀靈秘之蹟，大之可以干城名教，小之可以博物洽聞。至最寤歌之後，繼以商歌，則建安不存，恨滿椢靈之痛，義熙以往，辭多定哀之微，昌黎所謂誅姦邪于既死，

發潛德之幽光考、一篇之中、三致意焉云云、頗能道出陶氏著書本旨、文章之美、固不足望李東陽、而義在勸懲、旨趣固無二也、卷一身毒鏡一條、據漢外史、謂宣帝身繫身毒國寶鏡一枚、此鏡照見妖魅、佩之爲天神所福、故宣帝從危獲濟、帝崩、不知所在云云、按此事荒誕無稽、本難徵信、陶氏既取足一章、考注又力言其非誕妄、然與勸懲何相涉乎、此則不免好奇之過耳

別本了庵詩集十卷 家刻本

清王岱撰、王氏有二十卷本了庵詩集、已著錄、此集十卷、以詩題事類分卷、卷一紀事三十四首、卷二紀事四十六首東挽四十八首、卷三遊覽九十八首、弔古三十九首、卷四詠物五十八首、詠懷十六首、卷五閒適六十首、讌集二十八首、卷六酬答百一首、卷七酬答七十一首、卷八贈言八十七首、卷九贈言五十首、卷十詩餘七十二首、卷首有高珩等序及題詞二十篇、佔篇紙二十餘枚、沿明季江湖名士廣通聲氣之陋習、令人駭詫欲絶、王氏詩於此集外尚有且園燕邸浮槎三集、乾隆丁卯、王氏曾孫恪取王氏四集重行分體編次爲二十卷、於是王氏詩得其全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恒齋文集十二卷 乾隆間四為堂刻本

清李文炤撰。李氏字元朗，號恒齋，湖南長沙人。康熙五十二年癸巳舉人，授湖北穀城縣學教諭，不就。雍正十三年乙卯卒，年六十六。此集十二卷，卷一為序，卷二為記跋，卷三為論說策，卷四為學規家訓傳，卷五為書札，卷六為祭文，卷七為賦，卷八九十為詩，卷十一十二為雜錄。李氏學以朱子為宗，頗長於性理之說，間有考釋經典之作，亦頗能中肯綮。如卷二十三經源流辨，謂考工記乃周人省試百工之書，觀其國號有秦，殆周遷以後之所作，所著與江永說同。又謂爾雅為六經以後諸儒訓釋之辭，觀衛風淇澳首章之訓，既入大學，亦入此書，可以為證。斥定為周公孔子所作者為不祥之甚，■頗能持之有故。卷十一雜錄謂趙簡子之熊羆，漢高祖之蛇，陳涉之狐魚，光武之冰，晉武帝之石馬，皆所以飾詐欺人，世但以成敗為真偽，愚矣。論史亦為有識。又卷二省志辨駁詰當時變例諸條，頗為切合事理。文大抵明暢，詩句則非其所長，卷十學道吟，以性理之辭為題，卷賦一篇，尤嫌陳腐云。

陶山詩錄十四卷 嘉慶辛未自刻本

清唐仲冕撰。唐氏有陶山文錄，已著錄。此集前錄二卷，為唐氏乾隆癸丑以前之詩，■姚鼐為唐氏刪存者。詩錄十二卷，為癸丑以後至嘉慶十六年辛未之詩，為唐氏辛未冬手自編定者。詩錄為集者十五，做古人一官一集之例也。卷首有自序，稱先公詩宗韓蘇，學之數十年，後頗效岑高，悍於精專，貪多喜雜，知而不能改也云云。然唐氏筆力健舉，卷軸頗豐，實能鎔鑄眾長，自成機杼。卷中藉民事以通諷諭，如元次山舂陵賊退之篇者至多，尤無愧詩史之目。張維屏詩人徵略二篇卷四十八舉其徵漕歎、亭口卒、留別吳門、鹽漬水、袁浦水、石室書院、題錄兒讀書圖諸篇，又摘其斷句云：但使窮黎活，何辭大府嗔。縱有焚黃禮，終非戲綵心。老因閒轉健，官為拙難成。杏泥隨小燕，櫻筍薦鰣魚。小溪牽鴨書，高樹一蟬涼。暮景催疲馬，春風起倦禽。畏途都勸公無渡，行役何知我獨賢。微禹其魚聊自幸，以鄰為壑亦堪哀。一身豈僅衰年病，萬姓都如刺史饑。得便舟車兼訪古，無多簿領輒

論文、家累盡教歸竹屋、宦情終合辦梭鞋、半世星霜寒士骨、四時風雨庶民心、骨格本憨空冀北、頭銜又唱望江南、七里塘邊停小艇、三生石上認前身、南斗箕張原有口、北山雲出總無心、病中消息嫌人問、老去文章受客訣、容易變寒秋後熱、最難忍淚老來朋、吳仰賢小匏庵詩話卷五稱其味灞橋斷句云、歇後自知新宰相、呵前那識故將軍、謂其巧不入纖、楊鍾義雪橋詩話餘集卷五舉其偃師道中郭汾陽祠七律二篇、謂錢大昕稱唐氏爲筆力橫絕、字字心花結撰、抒寫懷抱者爲不虛、又錄其雨後晚行永壽山中斷句云、雲眠橫澗碧於海、草上巖腰青到天、謂爲天然好句、又云、崇川集過狼山駱丞賓王墓云、此才不流落、義旗當一振、豈因宰相用、便作則天臣、尤見史識云云、近人於唐氏推挹之深可以概見、據鄧顯鶴沅湘耆舊集卷百十八稱唐氏詩凡三十卷、又引許香林語、知唐氏於嘉慶辛未冬手定詩此錄十二卷之後、嘉慶二十五年庚辰冬又嘗手定詩八卷、迄道光三年癸未夏又手定詩四卷、癸未歸田以後、又有小

東園集四卷、嘗由唐氏子鑑開雕、前後合計、恰符三十卷之數、此本止十四卷、乃辛未手定後之傳本、尚不足窺唐氏詩之全豹也、

近光堂經進初稾十二卷 自刻本

清聶銑敏撰。聶氏字蓉峯，湖南衡山人。嘉慶十年乙丑進士，選庶吉士，改兵部主事，詩授編修，官至浙江紹興府知府。卒年五十四。嘉慶十四年，仁宗五旬萬壽，聶氏進呈四言詩繩武受祜頌三百六十五章及七言絕句錫福延釐衢歌一百首，仁宗以其臚陳事實，文義優贍，擢為首選，除賞給五絲緞、筆墨硯紙等物外，並特授編修。先是十三年，仁宗巡幸淀津，閱視河隄工程，聶氏獻七言律一百首，恭紀其事。又仁宗嘗東巡盛京，展謁祖陵，聶氏獻賦一首。是集合刻所獻詩賦，總為十二卷。卷首錄賞物及賜編修諭旨及蒙賜紀恩詩七律十六首。按自三百篇而後，文體流變，戰國之世，已不復為四言，故荀卿作賦，屈原製騷，體皆別創，嗣後漢初韋孟作風諫在鄒諸詩，漢末韋玄成作自責戒子孫諸詩，皆以四言，雖漢代去古未遠，論者終謂韋氏諸詩不足繼三百篇之美，蓋文至極工，艱於紹武，文章遷變，自有其不得不然之因，非人力所能挽回也。聶氏生於清代，欲擬則三頌，撰為四言，體格卑凡，古人形貌尚不能具，神理更無論矣。又為誇多起見，雖一極微至淺之事，實亦必衍成一章，揄揚備至，詩教淩夷，於斯為甚。其他詩賦，體亦凡庸，未能入格，蓋聶氏意在頌揚，文章之工拙，殆非所深計矣。

三十六灣草廬稿十卷 道光閏寧鄉黃氏三長物齋刻本

清黃本騏撰、黃氏字伯良、號花耘、湖南寧鄉人、嘉慶十三年戊辰舉人、官城步縣學訓導、此集十卷、分年編次、凡古近體詩九百八十二首、黃氏少與其弟本驥齊名、喜言詩、不主一格、所爲詩瓌奇豔麗、以才氣勝、近體尤與明七子爲近、卷首有王金策序、稱黃氏爲詩酌量調劑於聲調高下陰陽清濁、或一字至數十易不止、知其非率爾操觚者、集中斷句如衡山縣云、藤垂城角綠、山入縣門青、夜坐山家云、浸背月如水、澆胸雲過舟卧云、關山圖旅夢、風浪碎吟愁、入喬口云、曠蕩心如水、艱難鬢有華、玉溪寺云、峰陰僾閣峙、樓影一溪呑、天生橋云、秋虹吹影墮、危石架空來、出游云、畫舸低昂衝浪去、青山偃蹇出雲來、瀘園賞菊云、細雨疏煙仍對此、寒蛩冷雁寄相思、登岳陽樓云、天入波濤青壓本、人隨煙雨綠登樓、早春遊郝坡山莊云、雲隨短杖自來去、我與梅花誰主賓、頗有空靈清挺之致、張晉本達觀堂詩話卷二云、詩從至性流出、不求工而自工、予最愛黃花耘耒陽中秋云、倚閭慈母隔瀟湘、弟客辰陽我耒陽、同此一輪明月色、分來三地照秋光、橫江遠樹征帆影、渡嶺寒雲去雁翔、醉枕船舷折熟睡、團圞隨夢夜還鄉、五言如秋容分客瘦、詩骨傲山高、野氣沉千樹、灘聲聚一篙、殘雲栖絶壑、落月掛孤松、破屋狐鳴火、荒庵鬼拜鐘、皆沉鬱精悍云云、亦頗有真賞、故併錄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三長物齋文略六卷（自刻本）

清黃本驥撰。黃氏字仲良，號虎癡，湖南寧鄉人。道光元年辛巳舉人，官黔陽縣學教諭。其曰三長物齋者，三長物，一為秦漢以來金石文字，二為古琴，三為周秦刀布也。黃氏嘗編刻三長物齋叢書，所為文嘗見於叢書各種中者，皆屏不錄，故不曰文集而曰文略。黃氏以金石學著稱，故於金石有關之文字最為擅勝，卷三歷代尺式記，歷數各朝尺度，頗為詳備，是其證也。他文亦多平正篤實，無矜躁浮誇之詞。惟卷一馮振公集序稱，明季蔡忠烈公道憲守長沙危城時，嘗夢宋末長沙守李忠節公芾過訪。芾者，宋末守長沙殉難者也。其後忠烈死，即祠於忠節盡節之熊湘閣故址。然則忠節忠烈之為前後身無疑。而馮振公與忠烈同時被害，又豈當為隨忠節殉難郡人尹穀楊霆繼之後身邪云云。夫前後身之說，本屬謬悠之談。宋之李芾、明之蔡道憲，先後同守長沙，同殉國難，縱令道憲曾夢芾過訪，而死後見祠於芾殉難之地，黃氏何所據知道憲之必為芾後身，又何所見而疑馮振公當[illegible]何所據定為尹穀楊霆繼之後身邪。

桐華閣文集十二卷 清光緒三十一年孫杜耀珪刻本

清杜貴墀撰。貴墀字仲丹，湖南巴陵人。光緒元年乙亥舉人。道咸之際，巴陵吳敏樹以古文名於天下，貴墀為敏樹同邑後進，嘗從敏樹研討古文辭之學，故亦頗能文章，雖其文辭之美不逮敏樹，而見達之篤、涉學之博，殆有過之。此集為貴墀卒後貴墀孫耀珪請湘陰郭焯瑩編定付刻者。凡為文百二十首，自為說者百三首，代人之作十七首。今通觀全集，如卷二壻再娶婦不得為吾女說，足糾流俗後婦認前婦母家為母家之失。卷三歸黃貞姑喪主議，謂女子身在母家，喪在母家，既無子嗣，母家既服以在室之服，即得主其在室之喪。至禮記雜記所云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者，顧炎武、汪琬謂為指姑姊妹之夫死，與姑姊妹死事自不同，即依鄭注說，為不主姑姊妹之喪，亦指姑姊妹死於夫家者為言，與貞姑死於母家者情事不合，持論頗為有見。蓋貴墀於喪禮之學夙所究心，著有典禮質疑一書，頗為士林所稱許，故能酌禮準情，言之成理也。卷二魯子敬論，謂子敬勸孫權借荊州於先主，非為蜀不為吳，乃欲多曹操之敵以自為樹黨，斥權論子敬稱勸借地先主是其一短者為非，論史頗能窺見古人之深，亦為有識。至卷一為譚巡撫請崇實學疏，力言同治以後從事西學者之無實效，而謂孟子生在今日，值彼敵船堅礮利，亦惟當以告梁惠王修其孝弟忠信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諸語制之，他無善策云云，則貴生迂闊之談，殊為可笑。又貴墀雖頗能考證，行文亦時有失檢之疏，如卷八贈謝君定侯序云：道光後元閏余居郡城云云。夫漢世文景二帝有改元之事，故史家為區別計，有中元年、後元年之稱。若清室諸帝絕不改元，後元果何所指耶？卷九誥封中憲大夫馮君墓表云：吾鄉經學，國朝首推許侍御石雲先生，其書入儲四庫云云。考石雲為許伯政之別號，伯政諸經著述有易深、詩深、春秋深三種，四庫全書總目提其皆入之存目，既與著錄者不同，何得云入儲四庫？貴墀所言，殊為失考。又卷五湘輶叢刻敘云：光緒二十六年某月日，湖南學臣吳戶侍

奏言推原治本急在造就人才造就人才不外講明學術故思勉竭駑鈍凡所誥誡均剴切開陳不敢視爲故事期以愚誠感動各能激發天良共懷康濟之思同奮臣民之義艸莽臣杜貴墀伏讀再四作而歎曰云云夫王文稱述乃湖南學政吳樹梅奏進之詞並非詔諭乃竟用艸莽臣杜貴墀伏讀再四之文殊爲失體平情而論貴墀秉性惇誠持論篤實全集中要爲可取者多正不必以偶有小疵沒其大善矣

墨香閣集十三卷 清道光二年茶陵彭氏家刻本

清彭維新撰維新字石原號餘山湖南茶陵人康熙四十五年丙戌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官至協辦大學士兵部尚書以事免久之卒茶陵自明李東陽以文章相業蔚爲一代主盟數百年來鄉里後生奉爲準的顧未有能繼其業者至維新出後以文學見重於時雖文章位業不逮東陽然虎賁中郎典型固尚在也此集十三卷爲清道光初元維新裔孫所校刻卷首爲頌及恭和御製詩應制詩卷一二三爲序卷四爲記卷五爲論卷六爲雜著卷七爲書卷八爲墓誌銘卷九至卷十三爲古近體詩卷末補遺爲雜文八首紀卷十三實十五卷也讀第一卷知維新自著有詩經論世經疑音誤舉正史臆歷代著述人名書目唐音集穀集句和韻諸書其涉獵之博研討之勤已可想見卷五荀彧論謂傾漢祚者曹操遂操之傾漢祚者彧世以彧事操屢獻表薦及聞操將加九錫彧以憂死遂於彧爲寬假之論者非也陳壽論謂壽撰三國志於諸葛亮推崇甚至斥孫盛謂壽

詆毀諸葛父子之論為不實、李文正論、謂人多以東陽不觸忤劉瑾、及劉謝去位東陽不辭位為訾、不知東陽去則毒燄將愈張、即劉謝二公亦終不能保、況揚一清說張永發劉瑾之罪、實東陽之、故一清語人有實翁捧日補天無迹、而序東陽文集有應變介介不易等語、世之詆東陽者、皆小人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者也、推論史事、能略迹原心、頗為有識、自維新為東陽辨誣、後乾嘉之際、蒙古法式善繼之、而東陽之誣始大白於天下、知公論在人、非維新故袒鄉賢矣、卷二論衡序、評充著宣漢驗符二篇、意在獻諛、不顧與他篇言符瑞為適然者相矛盾、卷三老子關尹子合序、評關尹子雕鎪字句、拾釋氏之唾餘、決為隋唐人偽作、卷六讀淮南子、謂其書皆采摭諸書而成、意指雜陳、略無創見、又其書於守分義恬榮利養生不假服食之意、稱述娓娓、與安之行事不類、意八公之徒故以此諷安、惜安之不悟也、書呂氏春秋、謂其書為歷代類書之始、皆別具隻眼、非苟作者可比、又南嶽衡山辨歷引經傳證古南嶽確為衡山、卷七荅

吳荊山書力闢協韻之不當、皆考核詳明、深中肯綮、詩規模雖嫌略狹、然宗法甚正、古體尤多沈博瓌麗之作、惟卷二文心雕龍序云彥和更有新論十卷、傳於世、不知著新論者為北齊劉晝、非劉勰也、又詩經鳥獸草木蟲魚圖序云、鄭康成之箋亦曰詩譜、不知詩箋與詩譜自為二事、非箋即譜也、讀淮南子謂大要本文子、不知文子為偽書、乃文子襲淮南、非淮南勦文子也、統觀全卷、雖不免時有小疵、固無礙其大醇矣、

綠漪艸堂文集三十卷別集二卷外集二卷 清光緒九年子羅式常刻本

清羅汝懷撰、汝懷字念生、晚號梅根居士、湖南湘潭人、道光十七年丁酉拔貢、晚授芷江龍山縣學訓導、不赴、光緒六年庚辰卒、年七十七、汝懷頗以文字之學著稱於時、今觀卷一說杼柚、訂詩小雅大東七章杼柚其空、柚當作軸、謂柚乃橘柚字、與織事無涉、軸雖為車中轉輪之具、而可引申為凡轉圜之稱、織時經紗繫於兩端、有軸持之、以為轉運、故亦可名軸、而詩以之與持緯之杼對言、卬訓病說、謂詩小雅小旻

首章亦孔之卬、巧言三章維王之卬、傳箋皆訓卬為病、然卬本地名、訓病無可證實、窮字之假借、卷三說鴟鴞、謂鴞與梟判然二物、爾雅說文分列甚明、其互混由於經傳之借鴞為梟始、又說釐篇、謂釐說文訓家福、以字从里、里者居也、故謂家福、通志引作家福、便失其義、又謂堯典釐降二女、釐假為來、書言釐降、猶詩言來嫁于周、又詩言釐爾圭瓚、傳訓釐為賜、實賚之假借、卷四說翰篇、謂說文翰訓天雞赤羽、赤羽有光如初日之出、故字从倝、說文倝日初出光倝倝也、又說謁甚、謂謁字今讀於謁切、古音不然、史記孔子世家去魯歌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優哉游哉、維以卒歲、以謁與敗歲為韻、則謁當讀若愛、揚雄百官箴、殷以刑顛、秦以酷敗、獄臣司理、敢告執謁、知至漢猶然、蓋謁从曷聲、曷从匃聲、故可讀愛也、皆頗有根據、立義卓然、卷六保甲事宜說、謂保甲之名、剏於宋之王石安而明之王守仁亦行之、兩人之法非甚懸殊、而後人於安石則毀之、於守仁則頌之、蓋石安欲矯闒茸奮然有為、而圖治太急、既未能遽信於民、而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復與士君子為忤、故因民之怨苦而益排之、其實小民之怨咨不盡可據、而當日之士君子亦豈無疾之已甚之情、致令百世以後相率以為口實、而汝懷獨不欲為隨聲之和者、蓋安石之才智氣力實非今人所可幾、如必謂變法勇行為不然、則胥為王珪之三指宰相矣、而何以立於人之朝乎、力為安石辨冤、與從來史家務袒司馬光輩力詆安石之議絕不相同、論古尤有特識、惟卷三說鴟鴞云爾雅釋鳥鴟鴞鸋鴂、郭璞注以為鴟類、乃誤以鴟鴞為梟、舍人據陸璣

詩疏議之，是矣。考經典釋文敘錄明記舍人為漢武帝時人，陸璣為三國吳人，而璞為晉人。舍人既無由引陸璣之書，尤不能璣書以駁璞注。汝懷誤讀爾雅疏文，以疏語為舍人之詞，殊為失考。卷四說廾云：頃閱一周禮本，地官廾人掌金玉錫石之地，注云：廾音礦，象兩手相對，指事曰共，借為金玉之藏。據此則周禮係借兩手相對之収為礦，云云。夫収象兩手相對，廾字篆文形體懸殊，既非兩手相對，借収為礦，尤無憑證。汝懷所稱一周禮本出自何人，乃[illegible]竟輕信

此等謬言，以說文字，尤為疏失。又說卪第錄王引之經傳釋詞詩例證數衍成文，略無裁斷，頗為冗濫。卷八釋許所引禮記檀弓注高四尺，所釋為四尺多，不知四尺許猶言四尺之譜，今言當為四尺上下，不得泥言四尺多也。凡若此類，皆不免考核太疏，學者棄其短而取其長斯為善耳。

綠漪艸堂詩集二十卷 清光緒九年子雅式常刻本

清羅汝懷撰。汝懷有綠漪艸堂文集，已著錄。此其詩集也。一至四卷為五言古，五至九卷為七言古，十十一兩卷為五言律，十二至十八卷為七言律，十九二十兩卷為五六七言絶。汝懷為人性頗閒逸，富於天趣，故其詩雖格律未極超邁，時有自得之趣。同輩相與唱和，考以吳敏樹、何紹基為多。蓋敏樹天懷超曠，汝懷性格頗復相同。紹基喜究六書，深通金石，而汝懷亦留心文字碑版之學，嗜好相近故也。近日天津

徐世昌序所輯晚晴簃詩滙，謂清代詩家有特長，考四事，而擅場金石者據居其一，歷舉翁方綱、阮元、潘祖蔭、翁同龢諸家為其徵表，湖外詩家游心金石文字，考嘉道間有劉基定，道咸間有黄本驥，咸同間則紹基而外，獨有汝懷。如此集卷七和蝯叟與楊性農論金石之作，圉令趙君碑歌，戲柬蝯叟，卷十題前學使張海門先生集華山碑字聯句詩篇，雖學涉之博，詩律之奇，不及紹基，亦能原原本本，如數家珍，固紹基之亞也。近世侯官陳衍撰近代詩鈔，不錄汝懷詩，

徐世昌輯晚晴簃詩滙、皆錄汝懷于萱蘇花閣詩、而亦不及汝懷、殆皆緣未見此編、故致遺漏矣。

小酉腴山館文鈔七卷 同治三年甲子浙江刻本

清吳大廷撰、大廷字桐雲、湖南沅陵人、咸豐五年乙卯舉人、歷官福建鹽法道及臺灣道、卒贈太僕寺卿、先是嘉道閒沅陵李沅訓伊卿以能詩著稱於時、著有酉腴山館詩集行世、大廷慕法鄉賢、故自署所居曰小酉腴山館也、此文集七卷、分年編次、爲咸豐四年甲寅至同治七年戊辰之文、凡爲文百八篇、據卷首蔣益澧序、乃益澧任浙江布政使時爲大廷刊行者也、大廷喜讀宋儒性理家言、亦頗治持古文辭之學、爲文稱心而言、蹄厲迅發、亦時有曲折往復之致、集中如卷二夏貞女傳、談孺人傳、贈易笏山序、卷三王節母傳、卷四吳幼桓哀辭、皆敘次簡潔、意旨周摯、卷三張楊園先生文集書後、謂楊園力詆陽明、謂濂溪明道廣大樂易、陽明特私竊附託、文其背朱之失、其持論過苛、不足以服陽明、論事頗爲平允、卷四江忠烈公行狀書後、謂世之論將才者、謂江忠烈不如羅忠節、羅忠節不如李忠武、大廷則謂羅李之出在曾文正胡文忠主持兵柄之時、其事在後、忠烈遠在其

前事、出於因、則功多以倍、事出於創、則勞而鮮獲、斥論者之非、論事亦為有見、又胡文忠公行狀書後、記胡林翼虛己受善愛才若渴之情、亦為有裨史乘、惟卷一舒烈婦傳贊云、同郡舒伯魯天才英偉、幼育於烈婦、恩若己出、伯魯宦農部時、余獲與過從、知烈婦事觀察事甚詳云云、規以文律、首三句殊嫌突兀、蓋前文已云漵浦舒公蘇橋納烈婦為側室、伯魯名熹、為舒蔓齡蘇橋之子、文既已記蘇橋縣貫、則伯魯為大廷同郡人不言可知、今忽以同郡冠舒伯魯、而下接幼育於烈婦、幾若伯魯非蘇橋之子、而為別一人者、讀者不能不生奇異之感、如易之云、蘇橋之子伯魯、天才英偉、其官農部時、余獲與通從、為余言烈婦事觀察事甚詳、而伯魯幼實育於烈婦、恩若己出云、斯文理明順無疵矣、昔汪琬撰睢州湯烈婦旌門頌序云、睢州諸生湯某妻趙氏、值明末李自成之亂、章學誠著文史通義、譏琬文為不當云突起、似現在之人、而易其文為明睢州諸生湯某妻趙氏、值李自成之亂、於辭乃順、大廷此語文病、正與琬文相類、今師

學誠之意、特為改易、俾後來操觚之士有所取法云、

滅山草堂遺稿三卷 同治五年家刻本

清陳起書撰、起書字通甫、號松心、湖南郴州人、歲書生、候選訓導、咸豐乙卯、郴州匪起、迫起書、起書不食死、年五十八、起書少從其兄起詩學詩、以漢魏為幟志、故卷中以五古為較長、惟才力既弱、卷幅亦不充、不免廓落之病、卷首有何紹基羅汝懷二序、紹基序稱起書以明經終、足跡不遠涉、死入忠義祀、自有可傳於詩之外者、汝懷序雖盛譽起書之詩、終亦云松心老遭世變、出力捍衛州里、至於臨難不辱、志行卓犖、一藝之傳云乎哉、似皆有言外之意、卷首又載魏源與起書札一通、頗稱其五古、復勸起書出游天下、攬山水之勝、又勸其多作關係時政之詩、謂如此何患律詩不與杜陵媲美、近徐世昌撰晚晴簃詩話、乃稱魏默深云、集中精華全在五古、律體感時之作、亦媲美杜陵、以期望之詞、作已然之語、殊為誤解[illegible]

晉。

守默齋雜著三卷 自刻本

清何應祺撰、應祺字鏡海、湖南善化人、初隸曾國藩江西軍為營官、積功洊保道員、歷官江西贛南兵備道、廣東高廉兵備道、卒年五十四、應祺少客廣西、從臨桂朱琦問業、又其姊為龍啟瑞之其、琦啟瑞皆以文章氣節名一時、應祺耳濡目染、故亦頗能文章、集中如王壯武公傳敘事生動、上曾滌生尚書書古拙沉鬱、為友人復論東征局書論事明快、皆不失為佳作、第二卷以下皆洪楊之役江西官吏士民立功殉難諸人傳記、頗為有裨史乘、蓋同治間江西大吏嘗設局修江西忠義錄一書、應祺與其事、有所纂述、復選擇可錄者若干篇入己集、故第一卷第二卷各有王壯武公傳一篇、蓋第一篇為專作、第二篇為忠義錄作、又即剪截前篇而成者也、惟其書統名雜著、雖實分三卷、卷首及版心皆不標卷次、又每篇分斷、不相銜接、第一卷文題種不同、尚不致過相淆亂、二三兩卷同是傳記、裝訂者以漫無區別、遂致互相糅雜、不可爬梳、今細心勘校、當以張芾江忠源塔齊布羅

澤南李續賓馬濟美蕭接三蕭啟江江忠義劉騰鴻王開化畢金科王鑫劉開本周玉衡蔡應龍李達春常海王本梧恭安沈衍慶李仁元葉濟英章裕善高學易靳丹書傅培峯洪漳陳彤燮吳錫光雷封李傳心鄧廷選汪報閏謝邦翰諸傳爲第二卷劉希洛李錕林源恩林長春郭式源胡德瑛左楷耿光宣樊俊彭壽頤鮑家驄羅子璘曾煒邱觀光梁紹鴻吳嘉禾吳修孝劉詠臧劉家驥屈蟠王安邦胡迪壹傅承雲周春林劉同纓李文璣李希郊龔世增吳應奎馮佩

珩石應拱石振廷石兆桂周善繼黃志盛古和彭懷芳唐文光涂慶雲胡豐七余源王志成歐陽應超生光黃得雨冷昱瀛徐震輝陳夢松徐克岐曾爲九余仲鰲徐霖楊加諸傳爲第三卷並詳記之以爲讀應祺書者參證云

守默齋詩集一卷 自刻本

清何應祺撰應祺有守默齋雜著已著錄應祺頗能爲古文其詩筆不免平直篇中殊多穉句桂林雜感云摧我棟梁天喜亂受他鋒鏑士何辜又云聞得聖朝修廢典旁求端底是良圖諸將云事權果歸一或可待時清征婦怨云明月真無賴窺人直入幃詠史云國無強與弱得人纔而昌人無智與愚器使才而良文官愛錢武惜死天下從此多故矣皆以文爲詩直率平衍非長於吟詠者也

靜壽軒詩一卷 清光緒乙巳陶氏家塾刻本

清陶紹曾撰。紹曾字仲甫，湖南安化人，諸生。光緒二十六年庚子卒，年才二十五。紹曾爲陶文毅公曾孫，席豐履厚，顧無貴游子弟習氣，與其兄憲曾皆篤志好學，力追古人。雖兄弟年皆不逮三十中道夭折，而考訂經史，著述斐然。校訂漢書，立說未幾，即爲王先謙漢書補注所采錄。今世傳二陶遺稿，頗爲藝林珍重，非無故也。此册爲二陶遺稿中之一種，凡古近體詩三十二首，附錄詞三首，乃紹曾卒後憲曾爲之搜

輯者，及刊遺稿，憲曾兄弟之友人蘇輿爲之編訂。又別附憲曾遺詩七古一首。於卷末云：紹曾留心文藝，嘗論歐陽輅磵東詩，迴風吹渓雲岡巒滿晨曛川光雜林影參差落人衣諸語，語意超妙，實從柳宗元詩迴風一蕭瑟，林影久參差二語脫胎而出。長沙鄭鴻亟賞其妙悟。卷首鴻題詞，所謂詩品尋源脫化奇，柳州遺響獨君知者也。卒前一日，猶口占一聯云：涼月梅花夢，清風詩客魂。其清雋如此。卷中諸什，大都清俊超拔，不染塵氛，就中爲蔭孫弟賦答周彥融七古

一首，擬張茂先勵志詩四言一首，皆頗見工力。讀漁洋詩七律一首，格調即頗似漁洋。令紹曾幸獲中壽，成就殆未可量。顧以爲年事所限，未能極盡其才，所詣遂止於此，是則造物爲之，非紹曾之過爾。

湘蘅館遺稿二卷 民國十二年長沙排印本

清黃思衍撰、思衍號少陵字仲淵、一字淵父、湖南善化人、光緒間諸生、宣統二年庚戌卒年四十四、此集為思衍卒後其兄達元取其遺文為之刪存者、凡文二十四首、中為古文二十首、駢文四首、即附載於達元集後、思衍學不逮其兄、而文才則似過之、卷中古文頗能曲折盡意、駢文亦潔淨可誦、諸體之中以書札為最勝、下卷復彭任甫書、致楊怡真書、致易銘六書、皆其善者也、蓋思衍少游寧都善魏禧文、年三十歸鄉以後、又篤嗜吳敏樹抨湖文集、長沙粟楧志思衍墓、稱發軔寧都、結轍抨湖、達元題思衍畫冊詩亦云、勺庭粟士抨湖叟、記得聯牀細品論、皆謂此也、懸名家為的、手摹心追、宜頗異於流俗矣、惟卷上四知臺圖序云、黯然而鎖繞朝以何物贈策、按左傳文公十三年記秦繞朝贈晉士會以策、思衍云以何物贈策、殊為不辭、此修辭之失、無由為之解免者也、

言馨草堂詩集三卷 民國十七年劉蒖詒排印本

民國易翰鼎撰、翰鼎字壽梓、湖南湘陰人、清諸生、入民國後卒、年八十餘、翰鼎善讀宋儒書、尤留心經世之學、縣人郭嵩燾出使英倫、頗稱道歐洲政教風俗之美、湘士聞之大譁、詈嵩燾不置、翰鼎獨持議右嵩燾、論者服其卓識、此詩集三卷、為民國十七年翰鼎外孫瀏陽劉蒖詒㨨璇兄弟排印傳世者、卷首有黃世崇序、稱詩有不學而能者、詩之純乎性情者也、有非不學所能為者、詩之澤以學問而益以正其性情者也、翰鼎能為純乎性情之詩、故讀其詩而王裒蓼莪之慟、李密烏鳥之私、與夫奉繼母、撫弱弟、室家盛衰之故、胥流露於長吟短詠中、[illegible]庶幾善用其學云云、今觀全卷、雖間有信手拈來鄰於俚俗之作、而如卷一舟中望月、代襄樓酒隱題三閭祠壁、客中夢後見月、寄懷鍾祿訓汨北館中憶慶兒長沙山中修高祖耕南公墓遇雪感懷、讀養知先生使西紀程感賦、卷二故人客死吳中垂三十年一女貧而寡、壬辰秋忽患心疾、親黨為乞助藥資、淒然有作、百夫長飛

輪行爲吳中丞作、題畫、元旦題壁諸篇，大抵性情真切，不作浮詞，知世崇所稱信爲審諦。惟三卷中首二卷標題詩選，爲同治元年癸亥至民國十七年丁卯之詩，第三卷標題詩存，爲同治三年甲子至民國十四年乙丑之詩，區分意旨何在，輸鼎自序及輸鼎弟炳畬序、于甲鵬跋皆未明言，以意推之，蓋詩選爲較工之篇什，詩存則選錄之餘耳。

企鶴山房文集二卷 民國癸酉長沙刻本

民國梅英杰撰。梅氏字殿鄰，湖南寧鄉人，清光緒間輪生，入民國後卒。此集二卷，卷首有廖基棫序，稱殿鄰好學深思，能剗棄世俗一切之學，專心於古人之文，而於桐城服膺尤篤，爲文兢兢以義法自繩，其雅潔雋峭之筆，足以達其所學而不背於道，信乎非浮薄苟於爲文者。今觀此冊，[illegible]文[illegible]傳三十餘首，篇幅不多，大都敘事簡潔，筆致峭折，知其寢饋於桐城文學者頗深，廖氏所言，尚非溢美。就中卷一辨縣志文書山覆軍事，據鄉邑父老傳聞，謂咸豐四年朱孫詒寧鄉之敗，錄於愎諫自用，設軍失地利所致，與史實有關，足供參證。卷二馬維藩、劉基定、陶鴻勳、廖宗元、許承岳、童錫荃詩傳，清大理院少卿王公行狀及墓志、珠泉先生墓表，其人或工於文學，或長於史事，足爲鄉邦掌故之資，皆不同苟作。[illegible]寧鄉以文學著稱者，清初有陶汝鼐，嘉道間有黃本驥，最近有廖樹蘅，其文皆未能盡合古人法度，梅氏所爲，要爲度越諸子矣。

怡雲室文集六卷 民國十二年長沙排印本

民國黃逢元撰。逢元字少雲，號木父，湖南善化人。清光緒二十九年癸卯舉人，官廣西候補知縣，投牒未久，棄官歸。民國十四年卒，年六十三。逢元博涉傳記，時有精思。如卷一喪狀駁議，謂某甲出後大宗，所後父母俱没，雖本生父母尚存，宜服杖期，據禮經斥甲因本生父母在自稱不杖之謬，頗能通知禮意。後漢書論贊鈔序，謂劉知幾史通譏范曄後漢書每卷立論，其煩已多，嗣論以贊，爲黷彌甚。逢元據隋書經籍

志載范書九十七卷，別出贊論四卷，知唐以前贊論未屬別行，知幾所以致譏者，蓋因唐時試士，范書設科，學者為便研求，合贊於論，知幾見此昧其本始，遂爾致譏，非曄之過也，可謂讀書得閒，深曉古人著作體裁。卷中多駢儷之作，頗以詞華富豔見長，惜文格未能儁拔，字句未盡凝鍊耳。秦一秦博士序錄云：漢書百官公卿表，博士，秦官，掌通古今，其實六國時已有之，獨秦滋多，班氏從其多者而言，故曰秦官，不悟班氏撰表，追溯漢官緣起，或曰古官，或曰周官，或曰秦官，蓋以殷周秦漢統緒相承，博士既非周職，故曰秦官，無緣旁稽六國，亦非由於官多。逢元之說殊嫌杜撰。秦六擬梁簡文帝與湘東王論文書云：思欲闔筆，獵喜復萌。按逢元既擬梁文，自當用梁以前典實，見獵心喜為北宋程明道事，見朱子近思錄，簡文帝豈當知之耶？應劭風俗通記高漸離聞人擊筑而技癢，見獵心喜正技癢之謂，不大可用耶？又擬謝都督姬人荃娟殉節詩啟云：姬人，其先為長沙沈氏婢。按史漢用其先皆指祖先，逢元殊為誤用。惟清末之

際，新舊紛呶，士不悅學，逢元發憤著書，勤心纂輯，自足一時之傑，正不必以偶有疵瑕苛加評論矣。

陰常侍集一卷 張澍二酉堂叢書本

陳陰鏗撰。鏗字子堅，官晉陵太守、員外散騎常侍。事見南史本傳。按梁書及南史陰子春傳皆云：武威姑臧人，曾祖襲，隨宋武帝南遷，至南平，因家焉。由襲至鏗，業已五世，則鏗實為平南人。故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著錄鏗集，直署曰南平陰鏗，紀其實也。南史稱鏗有文集三卷行於世，隋志載鏗集一卷，兩唐志並不著錄，然宋代晁公武、陳振孫、馬端臨皆載其書。公武稱今所存十數詩而已，振孫則云三十餘篇，所見差多於公武。此本為清張澍從文苑英華及諸類書哀輯而成，得詩三十五首。據澍序稱，較之明馮惟訥詩紀多得一首，其與振孫所見為異為同，則不可知矣。南史稱鏗博涉史傳，尤善五言詩，陳文帝召鏗預宴，使賦新成安樂宮，鏗援筆便就，帝甚歎賞之。杜甫贈李白詩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甫又有句云：頗學陰何苦用心，謂鏗與何遜也。鏗詩以流麗著，故竹林詩話稱其神采新澈，黃伯思東觀餘論稱為啓代沈宋體之椎輪，頗為近似。王明清揮麈錄載李

白襲用鏗柳色黃金嫩，梨華白雪香二句，按二句為鏗詩，亦見姚寬西谿叢語。寬云：今陰詩無之，知宋時已佚其全章矣。張淏雲谷雜記載王維襲用鏗水田飛白鷺，夏木囀黃鸝二句。龔頤正芥隱筆記載柳耆卿襲用鏗夜雨滴空階一句。而澍於卷首亦摘杜甫之江流靜猶浪，本於鏗之大江靜猶浪；甫之薄雲巖際宿，孤月浪中翻，本於鏗之薄雲巖際出，初月浪中生；甫之雲逐度谿風，本於鏗之華逐下山風；甫之中流聞棹謳，又全用鏗語，知唐宋名家之於鏗詩，口吟心擬，熟復不厭矣。近日丁福保輯全陳詩，所錄鏗詩篇數與澍此本全同，而字句之校勘較澍為略詳云。

笙雅堂文集四卷 嘉慶壬申賜錦樓刻本

清張九鐔撰。九鐔字竹南，號蓉湖，湖南湘潭人。乾隆四十三年戊戌進士，官翰林院編修。此集春首有九鐔乾隆癸巳自序，稱平生之論，以爲經傳之出，至兩漢而已全。注疏之學，至唐正義而略備。二千餘年不能增易。中唐以後，董畢之言易，啖趙之傳春秋，漸生異義。逮宋熙寧閒，始爲新學，注疏遂廢。洛閩大儒由博反約，微言精義，多所發明，然於事實制度，略而不備。視漢唐專門之業，或遠遜焉。今日之學，仍宜折中注疏，歸而求之經傳。不當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云云。持論至爲正大。卷中論易力主費氏以彖象繫辭文言解說上下經之說，於卦變互體五行納甲飛伏之法，及宋儒圖書象數之學，皆所不取。著說卦傳解十異餘聞，詮發易義，頗爲平實。蓋九鐔於周易致力頗深，故獨多心得也。於春秋主因傳以明經，於吳澄春秋纂言之說，多所駁詰。於周禮謂漢文景時異書已出，不得以劉歆稱爲周公致太平之書，遂疑爲歆僞作，糾方苞周官辨之說，持論皆頗平

允。卷二論語弟子門人考辨，謂孔子弟子亦稱門人，駁朱彝尊受業於弟子者稱門人之說。卷三讀莊子，謂外篇載孔子繙十二經以說老聃，又言丘治六經，漢儒始稱六經，十二經出自緯書，疑外篇非莊周之作。跋庾開府集，謂六學出漢書儒林傳，春秋繁露中國明於禮義，闇於知人，出莊子田子方篇，糾倪璠注之失，考證亦爲審核。惟於古文尚書，不惟信梅賾晚出之書爲古文經十六篇之舊，並信僞傳實爲孔安國之書，斯則好古之蔽耳。要之大體審核，可取者爲多云。

笙雅堂詩集十四卷 嘉慶壬申家刻本

清張九鐸撰。九鐸字竹南，號蓉湖，湖南湘潭人。乾隆四十三年戊戌進士，官翰林院編修。此集十四卷，各以行跡分卷。據九鐸乾隆五十一年自敍，居湘潭為洗硯草，往來楚粵為嶺雲草，居長沙為麓苑草、東園草，居柳州為黃岑草，省侍山西為陟岵草、晉遊草，遊歷吳越為春帆草、秋帆草、海南草，居京師為研京草，凡得十一卷。其後三卷，十二卷為衡雲草，為居衡山時作，十三卷竹南草亦居長沙時作，卷十四龍門草，

則九鐸子官山西知縣九鐸就養居晉時作也。九鐸為九鉞之弟。九鉞詩天才橫溢，名震一時，九鐸才力之雄厚不及其兄，而從容大雅，自然名貴。春中五古如嶽麓感懷用王文成韻、江上望黃鶴樓漢口諸勝懷古、自望雲亭至嶽廟小憩有作、早下南天門戲作雲海歌，七古如望日吟、義帝祠歌、信陽大雪歌，斷句如晚登岳陽樓云，乾坤洞庭大，憂樂岳陽多，晚次滎澤云，飛雲來廣武，白日下鴻溝，清涼寺居感懷云，重泉雙淚斷，浮世此生孫，客廣州偶作云，生有虞翻骨，

歸無陸賈金，登平陽城云，寒雲倒映橫汾曲，落日斜臨太華西，皆清新可誦。春五春帆草登滕王閣絕句云，誰憐孤客渡江來，一夕來風亦快哉，解與落花楊柳句，有人驚道是天才。九鐸意蓋謂王勃滕王閣[illegible]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一聯，全襲庾信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二語而成，並非創作，譏世人以此二語譽勃為天才者之非實也。張維屏聽松廬詩話乃謂九鐸意謂勃雖襲前調，然句有過之無不及，終不愧為天才，則誤解九鐸之意矣。

竹南賦略一卷 嘉慶壬申賜錦樓刻本

清張九鐔撰。九鐔有笙雅堂文集，已著錄。九鐔總角時以三湘賦著名，及晚年入翰林，翰林館課例有律賦，三年教習期滿，九鐔裒所為課賦求正於朱珪，珪為擇其尤存二十餘篇，又自益以少作及散館御試賦一首，凡得三十篇，而為此集。卷首有珪序及九鐔自序、[illegible]、竹南者，九鐔之字也。律賦體格本卑，九鐔諸賦字句雖頗駢貼，若律以軒昂拔俗之致，似尚未能至也。

莫如樓詩選合刻六卷 同治六年蔣益澧刻本

清蔣湘培與其弟湘墉、湘城、湘垣合撰。湘培字篤因，湖南湘鄉人，乾隆五十九年甲寅舉人。湘墉字之翰，號崇如，乾隆五十七年壬子解元。湘城字于蕃，嘉慶三年戊午舉人。湘垣字師大，嘉慶十年乙丑進士。湘培兄弟四人自相師友，俱以文鳴，時稱四蔣。莫如樓者，取詩經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二語以名其樓，其兄弟讀書詠歌之所在也。集凡六卷，第一二兩卷為湘培之詩，第三卷為湘墉之詩，第四卷為湘城之詩，第五六兩卷為湘垣之詩。蓋本為湘垣所論定，四蔣卒後，湘培子平甫復以湘培遺命奉其父及諸叔父遺稿請新化歐陽紹洛訂定，六卷嶽麓山亭題下有紹洛注語云，此詩本二首，因首章漫漶訛錯，不可辨識，故乙之云云。又李洽夜談追錄載紹洛復平甫札云，僕所刪改尊翁及令四叔詩，或因未妥愜，或因有忌犯語，故細細翰點之，免為他日文字之禍，切不可聽旁言更有增入也。今四叔生平學杜，多有套用杜詩腔調處，俱概為易之，或者不察，以為此用杜腔也，不

知學杜可、套杜腔調則不可、此非淺學所知、故詳為闡下言之、勿聽外人言、以僕為不知杜詩腔調也云云、則湘培湘垣二人之詩皆嘗經紹洛刪剟改竄、蓋紹洛與湘培本同年鄉舉、湘培湘垣生存時、恒出所作相示、一字之瑕必摘、一聲之舛必爭、紹洛於二人生前既為諍友、宜死後有為之點定也、鄧顯鶴沅湘耆舊集但稱湘培韻語曾經碉東論定、而不及湘垣、蓋或緣不知、或雖知之而偶遺未記耳、詩以湘培湘垣二人為較多、亦以二人為差勝、故耆舊集於湘壖湘城詩甄錄甚少、而於二人之作錄至三卷之多、據紹洛序言仲氏叔氏不甚為詩、知致力有深淺之不同、故篇章之多寡工拙有異、惟湘培湘垣年俱不永、歿業未大成、頗可惜耳、此本為湘壖孫益澧重刻、益澧時巡撫廣東、故卷首紹洛序外又有鄧澧一序云、

肩鼻餘瀋一卷 光緒七年柳葆元錄刊本

清左宗棠撰、宗棠字季高、湖南湘陰人、道光十二年壬辰舉人、官至太子太保東閣大學士、封二等恪靖侯、卒諡文襄、宗棠久在兵間、偶有撰述、命胥錄副、而自題以此名、光緒七年、宗棠由甘肅被召入朝、道過陝西、陝西按察使沈某為之付刻、傳寫次第不免凌亂、抵京以後、其幕客柳葆元易策勳乃檢校原本重付手民、即此本是也、據目錄凡為詩文四十八首、後又續刻四首實五十二首、卷首三篇為題孫侍講蒼莨谷圖詩一首、前江南道監察御史黎君墓誌銘一首、箴言書院碑銘一首、實皆作於興兵之前、與書名不副、以宗棠恒錄以應客、為其愜心會意之作、故併錄入云、宗棠功在天下、澤被生民、原不必以文重、惟第就文字而論、亦簡古肅括、與喜言宗派筆力孱弱者不同、蓋宗棠天性伉直、言為心聲、故文如其為人也、卷中詩如題孫侍講蒼莨谷圖、軍次龍邱九日作、題鄧完白先生日觀峯圖、泛舟泉湖諸篇、皆昂頭天外、迥不猶人、近日侯官陳衍輯近代詩鈔、評宗棠詩

有扶風豪士之風、良為確當、文如祭胡文忠公文、委曲真摯、敘修西嶽廟碑、高古簡潔、送劉克菴南歸養親敘、序次娓娓、皆傑構也、其題蒼莨圖云、還君茲圖三歎咨、一言告君君勿嘆、楚人健鬬賊所憚、義與天下同安危、會縛湘筠作大帚、一埽區宇淨氛垢、詩作於宗棠未出山之日、爾後洪楊事起、湘上健兒馳驅全國、削平大難、而宗棠實為其渠帥、一一果如其所言、英豪韜略、早具平時、亦可見矣。

斆藝齋文存八卷 光緒八年家刻本

清鄒漢勛撰。漢勛字叔績、一字績父、湖南新化人、咸豐元年辛亥舉人、以軍功保舉同知直隸州知州、三年、從江忠源守安徽廬州、殉難卒、年四十九、漢勛承其父文蘇母吳氏之教、於學無所不究、諸經史志天算歷律地理形數名物制度小學音韻無所不通、集中卷一九江考、據水經注引劉歆語、九江謂湖漢等九水為證、謂九江當為沅湘資澧入洞庭之水四、脩贛盱鄱餘入湖漢之水五、合之而為九、言之成理、足解從來說九江者之紛、漢長沙零陵桂陽武陵四郡地考、根據故籍、詳述四郡屬縣今地及其彊域、朗若列眉、足供治漢郡者之參證、屈子生卒年月日考、據離騷本文及史實推定原當生於周顯王二十六年戊寅正月二十一日庚寅、亦頗有根依、足備一說、末二汝淮泗注江說、謂孟子墨子呂氏春秋均言汝淮泗入江、必非誤述、其與今日地理不合者、汝乃南昌之汝水、非出天息之汝、淮乃江南之青弋江、非出桐柏之淮、泗即海內經泗出吳過胡陵之泗、乃今入巢湖

諸水，非出陪尾之泗，古水同名者多，故前人誤釋。說亦頗足解頤。寶慶疊里圖說歷述製地圖之利病，精核無倫，尤為偉著。卷五廣韻表敘例、說文諧聲譜敘例，分古音為二十五類，條理精密。卷八再與龍皞臣大令論籀書，謂籀說文訓讀書，籀文並非宣王大史所作，實為近日王國維史籀非人名說之先驅。他如卷三卷四考核湖南寶慶及貴州安順貴陽建置沿革，亦極詳實綜覈。大抵漢勛心精力果，於地理音韻尤所擅長，故能多所發明，導近日名家之先路。其所著五均論，謂今音娘日古音當為泥母，近人章炳麟即本之以立說，亦其一端矣。

斅藝齋外集一卷 光緒八年家刻本

清鄒漢勛撰。漢勛有斅藝齋文存，已著錄。文存所錄為散體，此集皆駢儷之文，似二集以駢散為分，然文存第八卷之末有追憶賦、松漚賦二首，則文存亦載儷文，知二者之分不盡緣於體製也。集中凡文十七首，書札居其十二。獄中上黃海華太守書者，漢勛有從父兄子某游藝邵陽，為富豪岳姓所毙，漢勛聞之，訴其冤於邑宰，邑宰粥獄不直，反下漢勛於獄也。新化闔邑士紳為四生募錢疏，清代科舉之制頗重流品，凡公署皂隸之子弟不得與試，然皂隸子弟實有讀書能文者，往往改更祖父名字，希圖冒進。四生被人公舉，抗議公廷，遭停止鄉試之罰，四生因公推而受累，故醵錢以報之也。漢勛博洽多聞，故駢文隸事頗為富贍，惟於修飾未極其能，編者不以入文存而別編外集，殆以此歟。

敦藝齋詩存二卷 光緒八年家刻本

清鄒漢勛撰、漢勛有敦藝齋文存、已著錄、此其詩集也、卷二再次韻辛山考棚之作自道所得、頗為親切有味、其云、讀書先訓故、何須龜蔡卜、鄭孔賈馬外、說文誦宜速、書馬尾當五、讀南緩不促、一一有根株、味之莫辭複、形聲既不謬、始可經窮六、則其平生讀書宗旨也、論小學七首為漢勛專長所在、頗非苟作、卷一著書二首自序、於古今音學原原本本、提舉弘綱、尤見心得、又卷二聞魏默深之征西幕府一首、用世之志躍然紙上、而卷一羌鷲結句云、要縣實蝕控弭引、死後終當馬革裹、■漢勛之投筆從戎、臨危授命、乃其宿志之所存、非出偶然矣、楊鍾義雪橋詩話餘集稱漢勛讀屈子九章書後一首讀書論世、頗為得間、徐世昌晚晴簃詩話亦稱漢勛生平作詩不多、時有高秀之句、為考據家所難能、蓋漢勛本樸學之士、其詩亦為學人之詩、所長在學而不在文、故兩家評論云爾、

罘罳草堂詩集四卷 光緒五年陳寶箴長沙刻本

清隆觀易撰、觀易字无譽、湖南寧鄉人、布衣、光緒四年卒、年四十一、觀易父為任俠、為里豪所中傷至死、觀易避仇逃死山谷、不敢入城市者二三十年、索居無俚、日與二三相知不涉世事者為詩以寫其幽憂、久乃識同縣人廖樹蘅、樹蘅既奇其才、又哀其遇、為言於義寧陳寶箴三立父子、世始稍稍知其能詩、觀易既久抑鬱不自得、再遊秦隴、思從軍絕塞以自振、以戊寅十月病歿於甘肅寧夏官幕、生逢荼蓼、年不及中壽、侘傺客死、論者有餘痛焉、觀易處約悲歌、冥孤往、憔悴專一、所為詩體格前後數變、多至六七千首、此本乃寶箴父子為之擇尤付刻者、裁五六百首耳、寶箴序稱其詩達源杜韓、語言之妙類大蘇、而歸宿於山谷、又稱其詩淺簡以溫、志深而味隱、充充乎若不可窮、昔子瞻稱山谷之詩為御風騎氣、以與造物者遊、世人多不能為、而於无譽詩庶幾遇之云云、寶箴父子學道能文、不為妄語、所言近得其實、■樹蘅珠泉草廬詩鈔卷三有哀友七律五章、其一哀觀

易云、[illegible]廿年前踏梅山路、風雨遲樓意倍親、作客仲宣多難日、解頤匡鼎若吟身、竭來關隴空皮骨、一去江湘少替人、我與長文同契闊、誦君絕筆一傷神、傷逝之情、憐才之感、[illegible]躍然紙上、惻動人、樹衍為觀易平生惟一之知己、固宜有是矣、題為隆无譽經、知觀易又名經云、

退思軒詩集六卷補遺一卷 宣統辛亥京師排印本

清張百熙撰、百熙字埜秋、號潛齋、湖南長沙人、同治十三年甲戌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官至郵傳部尚書、光緒三十四年卒、謚文遣、年六十二、百熙仕於清末、遭遇頗隆、經光緒甲午戰役及庚子拳亂以後、痛心國難、於修改通商約章、變更科舉制度、增改官制、設立學校、建立報館、整理財政諸大端、多所建白、汲引才智之士、惟恐或後、一時士論翕然歸之、身沒以後、門下士至醵金為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蓋其感人者深矣、初、百熙於光緒戊戌以薦康有為獲譴、故卷六題劉教授鳳輝所輯東坡居士居儋錄云、過書舉燭明何在、削牘真慙舊侍臣、此引咎之辭也、同時題畫馬詩却云、要駕昔聞千里馬、良工誰是九方歎、更無覊靮遺驚敗、但有新圖寄嘅呻、隱痛蒼生餓豺虎、歌青眼望騏驎、驚駘滅盡文閑色、神物何時一降真、其欲得賢士之心與用人不[illegible]求備之意又躍然紙上、蓋其求賢若渴之懷出於天性、有非利害禍福所能挫抑者、至其心存家國、數於每飯不忘、故瑞安

黃紹箕嘗贈百熙詩云、浩浩橫流憂國夢、堂堂白日愛才心、論者謂二語足賅百熙生平、非無故也、詩稾百熙在時屢自刪削、病革以手稿交門人王式通、囑其校刻、式通旋以稿寄湖北刻工陶子麟仿宋付刊、刊刻將竣而辛亥武昌事起、槧工星散、式通恐久而散失、先付排印、即此本是也、先是式通嘗請沈曾植審定、故卷首有曾植序、擬百熙詩為唐之張說權德輿、頗為類似云

泳經堂叢書二卷 民國二十一年建德周氏景印本

清魏繇撰、繇字季詞、又字季子、湖南邵陽人、仕履未詳、觀集中附載陳三立贈繇詩云、爾祖聲名煥日星、知其為魏源之孫、又集中詩多居金陵之作、而書局遺懷詩自注云、予自壬午二月入局、迄今凡十一年、蓋久供職於金陵書局者也、繇詩宗法杜陵、沉鬱頓挫、一往情深、陳三立稱其詩淵思輿采、綿密嶷姚、永概稱其無一俗筆無一滑字、雖出友朋之稱譽、尚非過實之諛詞可比、此集為建德周氏據手稿影印、編次既非分體、又不分年、如一卷十九葉凫册自注為甲午十月作、以下四葉依次列乙未丙申諸詩、而忽繼以甲午九月作之擬古五章、敘次殊為凌亂、蓋繇別有文斤山民集六卷、其詩始於同治壬申、訖於光緒戊戌、為分年編次之體、細檢此册、與彼集複重者甚多、且施以濃密之圈點、又友朋題記亦在此而不在彼、蓋此為繇自擇錄其生平愜意之作、故漫無次序如此也、考前人詩文集以叢書名者有唐陸龜蒙之笠澤叢書、繇名其詩集為叢書、不為無本、惟近

代以來叢書已專成羣書彙集之名、非復龜蒙時可比、綠擬則龜蒙、殆失因時通變之旨矣、

文斤山民集六卷 民國二十一年建德周氏影印稿本

清魏綠撰、綠有泳經堂叢書、已著錄、此集實六卷、遺集總目稱五卷者、誤也、集為分年編次、訖始於同治戊辰、訖於光緒戊戌、取與泳經堂叢書相校、自二卷三葉嚴子陵釣臺以下時時與彼冊複重、而一卷及二卷卷首諸詩彼冊概未錄、蓋彼為擇尤存錄之本、少作所不取也、惟彼冊多所改定、而此集所錄皆與改訂之文相同、則此冊又似為定本、周氏影印遺書首列此集、意蓋在此、檢彼冊卷末有送江杏邨太史歸養一詩、考江春霖因同御史趙啟霖彈劾貝子載振落職、事在光緒三十三年丁未、然則戊戌以後十年之詩實具於彼冊也、夫此編少作既為彼冊所不收、晚歲諸詩又為此集所不具、故今以內實為副目、以泳經堂叢書著於錄、而此集則第存其目云、

復初文錄一卷 民國二十一年建德周氏影印本

清魏𩥇撰。𩥇有泳經堂叢書、已著錄。此文錄凡為文二十六篇、書鮚埼亭後一篇、辨毛奇齡未嘗從施閏章講學、又謂方苞撰萬季野墓表並未敘季野卒於浙東、駁全祖望之誤、說頗為明核、又書曾文正公逸事蔣鹿潭別傳二篇頗資掌故。餘文以牽率酬應之作為多。

潛穎詩十卷 光緒辛丑自刻本

民國何維棣撰。維棣字棠孫、湖南道州人。清光緒八年壬午舉人、官四川候補道。入民國後卒。維棣為紹基之孫。何氏自紹基逝後、文學中衰、及諸孫、維樸以善畫著、維棣以能文鳴於時、而先業復振。紹基博涉九流、詩才思橫溢、不可端倪、而維棣於經訓小學亦頗有端緒。集中第十卷覽張香濤制軍勸學內篇守約說成讀書絕句、寄示長子積燕七絕十六首可以見也。詩才之博大雖不及乃祖、而清新婉約、頗具典型。五言古規模魏晉、五七律擬則浣花、時時得其神理。卷六有論詩絕句云、五字清吟正始音、汪家誰悟阮陶心、參軍獨擅從橫句、已為唐賢暗度鍼、杜陵萬象總楷梯、律句皮毛一玉溪、何李用心誠獨苦、解將馬骨召良騏、宗尚所在亦可窺見。而於明七子之復古頗有恕詞、蓋知乃祖才大、可以天馬行空、空諸依傍、而常人則不能不以撰擬為入手之方、所謂善學柳下惠莫如魯男子也。卷首南海羅度序稱其詩沈博道麗、於東洲草堂、以別闢塗軌為踵武、蓋為深知維棣者矣。考程頌藩

伯翰先生集卷末有維棣題詩五古八首，敍其與頌藩前後交誼，語真情摯，疊疊動人，而此集不載，蓋此集刻於清末，彼詩作於民國二年，在刻集以後也。卷中頗有誤字，卷一麓山懷古七律云青石碧沼盛瀟湘，石字當爲苔字之誤，卷二岳陽舟次自注云，同行者張鶴帆大令陳伯翰戶部張元芋舍人，陳爲程字之誤，並附記之。

潛穎文四卷 光緒辛丑自刻本

民國何維棣撰。維棣有潛穎詩，已著錄，此集皆維棣所爲駢儷之文，清光緒二十七年維棣與其詩同付梓刻者也。凡文四十餘篇，分年編次，首卷第一首清河通濟閘賦，不詳撰於何年，第二首作於甲戌冬，爲同治十三年，第四卷末首答李雲軒書中有云，近今黨禍，頗殊宋明，萌芽於非聖之篇，羽翼於謀野之議，未幾鄭校從毀，漢官仍復，非叨湯網之仁，幾倍春阬之酷云云，知文當作於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八月政

變以後，實付刻前數年也。維棣少喜駢儷之文，集中卷二與程子大論駢體書，卷四與吳雉圭書，歷歷自道其宗尚，而程頌藩伯翰先生集末卷載維棣題詩有云，予時溺詞章，遠慕齊梁前，君言近作者，孫洪此蹄筌，知新以則古，由茲致力嫥，遂續南城書，甄列乾嘉賢，稍存八代質，不采三唐妍云云，知其主旨以簡質爲貴，不徒以綺靡爲工，所見頗爲正大，核其所製，亦頗能高簡入古，無纖靡浮豔之習，與其持論尚爲相合，就中如冰牀賦，胡子和誄，答蕭虞駢廣文書，答

胡孝博大令書、與零陵諸友書、與吳雖圭書、皆不失爲佳作、而乾州行記歷狀難狀之境、尤爲集中特出之篇、以同時駢儷諸家相校、雖工緻不逮王闓運、李慈銘二家、而與周壽昌趙銘殆不相上下矣。

鹿川田文集五卷 民國三年長沙石印本

民國程頌萬撰。頌萬字子大、號十髮、湖南寧鄉人。清末官湖北候補道、入民國後不仕。卒頌萬少受詩古文法於其從兄頌藩、頌藩遺集中有與子大弟論詩文書札多通、是其事也。蓋頌萬少穎敏、年十五六時詩文即斐然可觀、少長博涉書史、益覺驚才絕豔。光緒辛丑、頌萬自刻楚望閣集、專爲古樂府、擬則六朝以至唐之温李昌谷。辛丑以後、有石巢集、未及印行。此集詩四卷、第一卷爲辛亥十一月至壬子三月之作、第二卷爲壬子四月至九月之作、第三卷爲壬子十月至癸丑七月之作、第四卷爲癸丑八月至甲寅三月之作、第五卷則壬子癸丑兩年所爲詞也。大抵楚望閣集之詩、一意摹古、尚不免有斧鑿痕、此集則生新雅健、意到筆隨、不主一家、自然合拍、近代侯官陳衍亟稱頌萬此集之詩、爲非凡手所能貌襲、陳三立亦稱頌萬近作能囊括宋賢佳境、似尚非阿好之辭。昔人云、頌萬殆庶幾近之矣。

珠泉草廬詩鈔四卷 光緒辛丑衡陽自刻本

民國廖樹蘅撰。樹蘅字蓀畡，湖南寧鄉人。清歲貢生。官宜章清泉縣教諭內閣中書。入民國後卒。樹蘅以端正幹濟著稱。久幹湖南礦務，為當事所倚重，而亦能詩。陳三立稱其詩芳鮮澄澈，冷然埃壒之外。王闓運亦稱其詩高皇中宮音，決其非鄉曲窮愁之士。雖皆出自交遊贊許之詞，而樹蘅詩之氣度凝鍊，音節鏗鏘，固開卷可得也。考寧鄉以吟詠著者，當首推明季遺民之陶汝鼐榮木堂一集，所與唱酬，皆當世知名之士。是後聲響歇絕者幾百年。乾嘉而後，有陶章溈、何澤遠、胡□□、周雲臺、易清照、鄧枝麟、黃本驥諸人，稍振宗風。至道光中，鄧顯鶴任寧鄉縣學訓導。顯鶴素以提倡風雅為己任，既居寧鄉者十餘年。於是承其風而起者，有劉基定、劉希戩、梅鍾澍諸家。而基定之所成就，獨為傑出。光緒間有隆觀易，為陳三立所稱。遜清末季以迄民國之初，當推樹蘅與程頌萬。樹蘅既友隆觀易，又與頌萬同為三立之友，而此集與頌萬之鹿川田父集互不相稱，殆緣不相識也。一鄉

三百年之詩學，以汝鼐為其始，以樹蘅與頌萬為其終。以遭遇論，三人同值□代之年；以詩才論，兩家抗手鄉賢，差無愧色。斯亦數鄉邦掌故者所宜知矣。

紫藤花館詩草四卷 民國十四年長沙刻本

民國廖基植撰。基植字璧耘、湖南寧鄉人、清諸生。基植為廖樹蘅之子、樹蘅頗以詩名、基植濡染家學、故亦喜吟詠、惟才力頗弱、又不事苦吟、故篇什殊無精彩、據其弟基棫敘稱、基植尤好昌谷義山兩家詩集、按昌谷詩縋幽鑿險、義山詩凝鍊功深、學兩家詩者往往病在晦澀、而基植詩之病卻在滑易、其於兩家殆無所得也、基棫敘又言、兄嘗謂予詩太苦、予亦謂兄詩太甘、勸兄再加凝鍊、以歸於溫深徐婉、卷四喜毓衡見過自注云、君謂我詩才調優於次峯、特沉鬱不及耳、然則基植詩之所短、其兄弟友朋皆頗知之矣。

古歡室詩集五卷 民國二十二年仿宋排印本

民國吳士萱撰。士萱字夢舟、號蔭雲、湖南長沙人、清光緒間諸生、民國二十一年卒、年六十二、士萱少以善為駢體文著稱、偶賦詩示葉郎園、郎園曰、不工、蓋激之也、士萱大感奮、日夜取古人詩盡讀之、而於清代二百餘年間詩家專集、尤刻意搜求、擷取精華、手錄不輟、成清代詩錄數十冊、集中卷四讀乾嘉以來詩家集七絕四十首、即此時所作也、由是遂工於詩、世遂與其駢體文並稱之、今觀其詩、氣勢流走、詞旨真切、無膚泛語、無纖俗之筆、卷首郭焯瑩序稱、士萱為詩、推敲字句、稿十易不能自休、善者無間人言、遂自省覽、累月經時、迄莫能定、知其洗鍊功深、故疵纇獨罕矣、斷句如卷一得詞白比部都中寄詩次韻奉答云、孤雁一聲遠、新詩五字來、春華樓坐茶云、南風四月吹愁老、遠水空江載夢流、夏日感懷寄詞白都護暉春云、游當倦役何曾返、詩到窮時竟不工、來日云、長夜詩情和燭滅、一春酒債為花增、哭陶維箕云、生逢多難何如死、人本能傳豈在官、半江樓坐茶云、

洗心但飲一杯水、濯足如臨萬里流、送春云、愁因中
酒渾無主、老覺論詩漸入微、感秋云、秋從黃葉聲中
覺、愁向紅羊刼外生、寄懷許若宋衛州兼示郭予扶
云、當日共期雲得路、到今空見海成田、書病云、似月
孤陰蝕、如潮百感侵、連日友人招飲酒樓均有小史
侑觴詩以紀之云、七月漸過猶酷暑、百年如寄又新
秋、卷二贈黃木父云、舊夢春明塵外杳、寄峯獨秀望
中虛、生日書感云、形容憔悴經霜樹、朋舊蕭疏向曉
星、春日偕季純赤厓登天心閣云、但覺江山改、那知

老病侵、哭郭子扶云、修年竟何益、長臥轉為安、秋夜
病起作云、衰極故知存一息、癡來還擬乞長生、郭亦
厓以九日遊愛晚亭詩見示賦答一首云、久廢登臨
萬峯裏、尚能跌宕一杯中、卷三題楊澂園師聽雨樓
畫冊云、無復池塘入幽夢、似聞林壑助哀吟、哭黃木
父云、無端感鄰笛、真欲碎牙琴、元日書懷云、論世未
甘尊耳食、酬詩猶可鬭心兵、再次韻答滄江云、氣如
天馬行空出、思似春蠶剝繭生、卷四讀洪稚存北江
詩集云、受書苦憶機邊火、遣戍寒銜塞外霜、讀鄭子

尹巢經巢詩集云、一枝鑿險縋幽筆、高唱響雲瘴雨
天、讀郭筠仙養知書屋詩集云、要知大氣能包舉、況
有孫懷最激昂、皆神味雋永、卷一論詩云、詩不空靈
藝不成、蘇黃都是破空行、要從慘淡經營出、鏡見皺
橫變化生、人自高才矜古調、我原秋士愛商聲、殊途
總有同歸處、只恐浮詞掩性情、以慘淡經營為工、以
浮詞掩性為戒、蓋士萱自道其所得之言矣、卷首曹
孟其序稱許崇熙還夢舟詩鈔存四卷、附以別集、知
此集非全本、今木五卷、無別集之名、蓋士萱頗好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伎第五卷皆事涉歌郎舞女之章、[illegible]編者嫌其蕩泆、
初擬別存、後又不果也、

國文法教科書一卷 民國二年長沙排印本

民國傅熊湘撰、熊湘字君劍、號鈍庵、湖南醴陵人、湖南省政府秘書、湖南圖書館館長、熊湘以馬建忠文通為書繁重、不適教授之用、因取其書刪繁擇要、編為此冊、求合中學師範學校之用、故立說全依馬氏、略無修正、間有熊湘增益馬書之處、往往不免錯誤、如第二篇第一章論名詞之附加、謂名詞有附加他類字合為一名者、舉仁者知者附者字、君臣也父子也附也字為例、不知仁知下附者字、成為仁人知人之義、固可認為附加他類字之名詞、若君臣父子下加也字、義與君臣父子下不加也字者意義相同、則止能認君臣父子為二名詞、二也字為助詞、不能視為綜合名詞與仁者知者一例也、又論指名代字、謂之字亦代之於、如封之有庳、封之於有庳也、按此文止是孟子文省略於字、不得謂以之字代之於、又論詢問代字誰孰何三字皆為表詞、舉女與回也孰愈為例、按孰明是起詞、不得認為表詞、又論同次云、臣朔少失父母、少、靜字、附於動字以肖起詞臣朔、無之同次、按少乃表時狀字、不能認為靜字、尤與同次無關、又第二章論靜字之比較云、天時不如地利、不如者、不等也、按孟子此句並不含靜字、不如乃不及之義、不必引為靜字比較之例、第三章論外動字止詞云、無是餒也、猶云無餒是也、按無是當為一讀、乃假設之詞、孟子公孫丑篇趙岐注云、若其無此、則腹腸饑虛若人之餒餓也、解釋極明、熊湘殊為誤解、又論受動字云、王猶足用為善、用、受動、按用訓以、王猶足用為善、即王猶足以為善也、熊湘認用為動字、亦為差誤、第四章論狀字云、不字有代無字者、如人不閒於父母昆弟之言、無閒也、按閒古訓非、集解云、人不得有非閒之言、亦以非閒為釋、不必釋為無閒、凡若此類、知熊湘於文法訓詁之學皆未能深造、故立說動有齟齬、特馬氏原書本極繁難、讀者往往一時不能得其條貫、熊湘為之縮約、據其自序謂稿經數竄、則是篇之作亦頗具苦心、讀者以是為讀馬書之階梯、或亦不無裨益耳、

羅洋文集一卷 清嘉慶癸酉家刻本

清郭竣撰。竣字昆甫，湖南善化人。雍正十三年乙卯拔貢，乾隆九年甲子舉人，官國子監助教。竣以制藝有名於時，所著羅洋草時文一將為人傳誦。此其所著古文辭賦，為序八首、記二首、傳二首、首一首、跋一首、墓誌銘三首、祭文十三首、表一首、賦五首，凡為文三十六首。其曰羅洋者，縣北有羅洋山，故竣自號曰羅洋山人也。竣古文模擬昌黎，頗有奇氣，與桐城末流之第以搖曳為工者不同。集中如勒素亭詩序、還雨福記、壺村記、傭者誰傳諸篇，皆筆致峭折，能顯難達之情，不失為佳作。與楊景翔書意擬昌黎答李翊書，頗能得其神貌，惟中有云：足下年少而氣清勇，為之古人不難到，而僕易言之若是者，僕自知有僕，不知乃同足下於非僕，忘所以待足下者也。數語辭意晦澀，頗難索解。傭者誰傳中有云：人之於父母兄弟也有十分之十，不可謂不厚也，雖然猶薄；人之於妻子也無一分之十，不可謂不薄也，雖然猶厚。語意亦欠顯明。其表賦諸篇，皆駢儷之辭，頗不免於庸俗，又遠不逮其散文。蓋竣文才頗高，死時年才四十有二，既未能極其力之所至。據卷首竣弟燦序，稱曾以兄命繕其文稿，郵寄京師，不還，原稿遂浮沉不返，其存者僅十之五六云云。然則卷中精詣無多，或者以此故歟。

附記 竣生於康熙五十三年甲午，卒於乾隆二十年乙亥，年四十二。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羅洋詩草一卷 清嘉慶癸酉家刻本

清郭竣撰、竣有羅洋文草、已著録、此其詩集也、集中五言古三十首、七言古二十二首、五言律九十七首、七言律九十五首、五言絶句三十三首、七言絶句九十二首、六言六首、四言四首、凡爲詩三百六十餘首、竣詩天才横溢、於古風尤爲擅場、卷中五古如贈周白民、出都、柳林夏夜、借生日、七古如狄母詩、題王仲荒釣魚圖、題李寶森永懷圖、漂母祠、黄金臺故址、對雨、雪香園作、車格格行、山東道上作、重陽後四日同

人讌集分賦悲歌行、鄭州道中、歸養圖爲歐陽瑶岡作、五律如皋蘭和答孫隣初六首、舟發潭城、舟過洞庭、早起二首、丙辰除夕書懷哭長子書城、初夏雨後、七律如再遊五泉、中秋前一夕同嵝亭宿李氏園亭、湘潭晚發哭陳宗五、廣水早發、暮歸襄樊書感、漢上秋晚、五絶如葛衣、偶成二首、同年舒伯董招至合水得四絶句、七絶如金口小除夢中作、秋夜、諸篇大都逸興遄飛、藻思翁勃、不失爲才人之作、按姚鼐惜抱軒詩集有贈郭昆甫助教詩云、君才磊落天下奇、四海賢儁誰不知、五年見子銅駝陌、澹沱東風吹鬢絲、又阮葵生七録齋詩選有題瀟湘問渡圖詩云、鹿原不作羅洋逝、話到湘衡淚滿巾、君過洞庭應問訊、橘洲楓浦有詞人、自注云、鹿原謂武陵陳宗五、羅洋謂長沙郭昆甫也、竣爲當時賢儁所推崇、可以想見、又紀昀灤陽消夏録云、一士子雪中過蘆溝橋、憩小茶肆、見壁間小軸題詩云、騾綱對對響銅鈴、侵曉衝寒過驛亭、我欲停鞭玩殘雪、馬蹄踏碎亂山青、款識羅

洋山人四字、士子疑焉、忽空際有人語云、羅洋尚不識耶、一日舉以告人、咸曰、此近日湖南名士郭昆甫別號也、君未讀羅洋草乎、按羅洋草爲竣制藝集之名、昀所記事雖近誕、然竣聲氣之廣、亦可見一斑、至其詩爲此集所未載、或曾經汰去、或因漏略未收、不復可考矣、

桑榆夕照錄四卷 清光緒十二年丙戌家刻本

清蕭霞萬撰。霞萬字雲階、湖南湘潭人、乾隆間諸生、據卷首霞萬自敘、知此集為霞萬年七十六歲時所裒集、故以桑榆夕照名也、卷中以說經之文為多、而亦旁稽天象地理及古史之說、就中如卷一讀周官寤言、謂大司徒職所言建國方里之數與孟子所言不合、未可強通、讀春秋淺說、取經文反覆參證、糾穀梁傳以日月為褒貶之說、持論頗為平允、卷三九江考、謂九字固以數言、亦有以多言者、舉公羊傳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但示叛者之多、非實有九國為證、與汪中述學釋三九篇立論正同、足廓清歷來考九江諸家紛紛之說、卷四雜說歷舉對文則別散文則通之例、以蠻貊戎夷禽獸牝牡為證、又舉四海有三說、百姓有兩說、學者當觀其通、不可執此以礙彼、立說弘通、頗有裨於學者、惟卷一燧人氏鑽木取火辨、謂火列於五行、與水木金土相同、乃自然之物、不當始於鑽木、歷舉博物志後漢書郡國志抱朴子大井火泉為證、不悟火井火泉乃偶然之事、至於民生日用、水火無日不需、鑽木取火之制發明、民乃隨時可以取給、非謂燧人氏以前天地間無火、鑽木後始有火也、霞萬所辨、殊為蛇足、卷二周官正歲正月辨、駁鄭注正歲為夏正正月為周正之說、謂正歲正月皆指夏正而言、不悟周官之文、正以所指不同、故立文殊異、此猶詩豳風七月篇夏正稱月周正稱日之例、果如霞萬之說、則周官但稱正歲可矣、何必於正歲之外又言正月、岐而二之乎、又駁四書釋地歸豚歸女樂歸當作饋說、謂歸本訓入、陽貨歸孔子豚、齊人歸魯女樂、歸者皆知其入而不返、故故特作歸字、不當作饋、此不惟穿鑿可笑、似並古人同音假借之義亦不深知、尤難免陋儒之誚矣、

无咎詩艸二卷 清光緒十八年壬辰甯鄉校經書院刻本

清易清照著、清照字无咎、湖南寧鄉人、嘉慶道光時人、仕履未詳、此集為清照卒後數十年、邑人梅基杰於故紙堆中得其遺稿為之刻行者、雖寥寥二卷、為詩不過六十章、而清超絕俗、洗盡塵氛、五古如卷一答王十丈鑒齊、莫春寄中田、春二元日沙灣發舟使風行八十里、阻風玉潭橋、招姜處士送表兄陶東源先生泛櫬歸里、登舟感懷呈季寄、十月初八夜舟中對月懷季壽先生、涂中寄袁峴岡太史昆仲、七古如卷一答星門、秋雨作詩呈季壽九日以雨不得登高、分韻得菊字呈和叔季壽兩先生、宿田家、卷二中田惠筍、舟夜聽雨感懷、五律如卷一早春遂居大石谷四首、秋夜懷陶季壽先生、哭西藏七兄、青石澗送友林寺、夏夜驟雨、卷二到家、趁中田庭前石子翔次韻罘至、雨後出城訪陶和叔、書懸、答香林、寄張體中淨見和再答、再泊雙江口、壽子翔、泊舟與范伯恒對月、伯恒見和次前韻、中秋夜送伯恒之永豐時余將入都、次韻伯恒留別、獨泊夜坐懷人不寐、八月十五夜、七律如春一二月初二夜遂居栗山非所欲也、終首他徙、作此見意、寄子翔、惜春、卷二中秋夜有懷季壽先生都下、寄友、寄楊蒙泉上舍、雨中過家文占新築山房二首、五絕如卷一宿白雲菴、卷二聞子規、聞布穀、皆意致清新、體格秀逸、非隨手塗抹者可比、卷首有陶澍題辭、稱清照詩戀烟語澤、秀骨天成、佳處妙造自然、入王韋之室、殆非過譽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程伯翰先生遺集十卷 民國戊辰程頌萬排印本

清程頌藩撰。頌藩字伯翰，湖南寧鄉人。同治癸酉拔貢，官戶部主事。是集為頌藩從弟頌萬所編印。初宣統辛亥，頌萬曾編頌藩遺文為內外篇文二卷、詩二卷，名曰程戶部集，排印於長沙。是後隨時蒐補續有所得，更益以論學家書，區分為十卷，重排印於上海，即此編是也。頌藩為學凡三變：幼嗜小學詞章及金石記錄，繼又習漢學家言，旁及輿地考證，最後乃篤嗜宋儒朱子之書，有志於身心性命之學。故集中論

學之文，皆篤實平易，不騖為高遠之談。評論詩文，亦卓有心得，即以文論，駢散詩律，皆託體頗高，不同凡響。所不足者，氣體局度未極恢弘，則以頌藩卒時年才三十有七，不及中壽，故不免為才力所限耳。集中最有精采者為卷三、卷四、卷五與其弟頌萬子大論詩論學論文諸書，其文詞旨懇切，立論透宗，自立身行己以至讀書作文習字，無不有所指陳，足為初學指示康莊，斬除荊棘。昔道光時，嘉興錢儀吉與其弟泰吉書，指示為學之方，篤實親切，儒林稱頌。今觀頌藩書札，殆無愧於儀吉。頌萬文學彪炳一時，亦無慚於泰吉，信可謂後先媲美矣。

附記一 頌藩生於咸豐二年壬子，卒於光緒十四年戊子，年三十有七。

仲松堂詩集三卷 民國十三年家刻本

清童錫笙撰。錫笙字駿欽，湖南寧鄉人。光緒乙酉舉人，官陝西永壽縣知縣。宣統三年九月，陝西民軍起，錫笙圖為清守，事不就，歸鄉里。民國五年卒。錫笙早困於帖括，中牽於吏事，晚年始壹意為詩，天才本不甚高，而學之也晚，故未中雖亦閒有一二可存之作，而通體平弱，時傷率易，未能自進於古人。卷首有錫笙中表周祖詒序，云駿欽於書自少酷嗜阮亭，不常作，作亦未嘗存稿，晚乃盡讀沈歸愚別裁，粹博觀約取，以自成一家，而天奪之速，故其詩止此。又有廖基棫序，述錫笙語云，予於詩非不能也，實為帖括之學所誤耳，惜今已晚矣。然則錫笙詩工力淺深，祖詒知之，即錫笙亦未嘗不自知之矣。

附記一　錫笙生於咸豐八年戊午，卒於民國五年丙辰，年五十九。

不易心堂文集一卷 民國十四年排印本

清吳獬撰。獬字鳳孫，湖南臨湘人。光緒己丑進士，官廣西荔浦縣知縣。入民國後卒。獬以時文名當世，一時有才子之目，居京師時，公卿有施施投謁者，至今士大夫豔稱之。此文集一卷，為獬卒後其門弟子搜集遺稿付之排印者。獬文不主一家，亦頗富於天趣，卷中如許蔭南先生七十壽序、李君直吾夫婦壽言、撲〔擬〕公羊傳、送吳大令還會垣序、擈擬楚辭卜居、又籌設岳州民育嬰堂序、徐曾福傳、劉厚福傳諸篇，敘事亦頗簡潔，惟如彭子蘭秀才詩集序、趣園詩序、漆家埠募修橋序、臨湘儒磯塔諭諸文，大都取一意反覆迴環說之，其長在能曲盡文情，其弊則不免於纖仄，往往使讀者不耐。卷首有曾廣鈞題辭，云君制藝似明代名家，詩文亦似明代名家，近而桐城、陽湖，遠而唐家八家，均不足以束君。又廣鈞於題辭中歷數與獬同聞時游戲嘲謔之事，而終之云，因舉科場往事著之刊端，即謂余以君之法，永君之文，可乎。廣鈞冰雪聰明，設辭含蓄，其所謂明代名家者，意蓋指全人

瑞鍾惺之流耳。

不易心室詩集一卷 民國十四年排印本

清吳獬撰。獬有不易心室文集，已著錄。獬詩自寫性靈，無所宗主。卷中五古如適意、僵牙，七古如劃劉宅竹片、弔李武生，九日同王梅二同年登高戲贈王梅二同年，漢口喜謁密丹階，為張伯琴題魏午莊制府洞庭歸棹圖，奉和宋太尊益濬示校經堂諸生，陳伯弢贈詩集索糾戲贈，題李東岩先生像，題石猴上人山谷圖，五律如和朱純卿太守答張未箴阮長韻，和謝廖伯遊合盤寺原韻，七律如謝杜元穆觀察東符字澄，七絕如記夢二首，皆頗有逸趣。其他不失之纖仄，則失之鄙俚，以古人擬之，蓋近於寒山擊壤之流，非詩家之極則也。

八指頭陀文集一卷 民國己未北京法源寺刻本

民國釋敬安撰。敬安字寄禪，俗姓黄氏，湖南湘潭人。敬安以詩名一世，此則其文集也，計書十七首、啟二首、紀夢一首、碑二首、銘一首、塔銘三首、祝詞一首、道狀二首、上狀一首、序一首、疏一首，凡為文三十二首，除紀夢一首、道狀二首、上狀一首、致程商霖書一首、與吳少階書一首凡文六首為散文外，餘皆駢儷之作。大抵宗法六朝，詞旨清逸。諸體之中，以書札最為擅勝，就中與曾公孫廣銘書、致易笏山方伯二篇，音

節諧暢，興致淋漓，尤為傑出。夫文生於情，而菩提教旨在割斷情根。敬安雖身在佛門，而心縈家國，觀卷中寧波師範育德學堂教員偕諸生入太白山採集植物祝詞，傷國步之凌夷，致李梅癡太史書，愍鴒原之困迫，皆其情感眞摯，固宜以文章雄於一世矣。夫貫休禪月、齊己白蓮，但撰詩篇，不傳文筆，惟皎然杼山一集，附載雜文數篇，義屬附庸，不與詩歌相稱。敬安則善吟之暇，復長筆札，蓋不惟梵界之奇人，亦文壇之傑士矣。惟集中編次既不以文體類聚，復未依

後先。考岐山中興恒志來和尚道狀一文，據文中敘述，當作於光緒十七年辛卯。上吳憲齋中丞奉發祭文藏香祈雨黑沙潭前後得雨狀一文，當作於光緒二十年甲午，以是年湖南久旱，吳大澂正撫湘也。而二文次序乃列於赤山法忍心禪師塔銘、金山大定密源禪師塔銘、採集植物祝詞三文之後。此三文皆光緒三十二年丙午所作也。蓋此集既未經作者手定，編刻者亦未細稽，故有此失歟。

郭明經遺集四卷 清光緒丁未門人王允猷刻本

清郭志正撰。志正字體吾，號直夫，湖南長沙人。光緒間諸生。此集凡四卷，第一卷爲說經之文，第二卷爲史論及書後、墓表、墓誌之屬，第三卷爲駢體文，第四卷則古今體詩也。志正以文學鳴於一時，今觀此集，卷一凱風申魯詩義，歷舉列女傳、後漢書東平憲王傳及姜肱傳注引謝承後漢書、漢衡方碑、梁相孔耽神祠碑、古樂府長歌行爲證，頗能言之有物。平王東遷後詩世次考，根據小序、鄭氏詩譜、孔疏及朱子之說，細意排比，頗能實事求是，與故存漢宋門戶之見者有殊。經韻樓集明世宗非禮九論平議，謂段氏論世宗兄武伯孝而帝興獻，徇一己之私親，絕大宗之胙胤，可謂罰當其罪，惟據禮經爲人後者即爲之斬衰，一切皆若真子，則不免拘文牽義，窒而難通，持議亦爲平允。惟春秋王魯說，謂王魯說始於何休，不知董生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明言王魯尚黑絀夏親周故宋，說不始於何邵公。騊駼外國之名考，謂騊駼即漢書西域傳烏孫之昆彌，以余彌古爲通韻為證，姑無論余字古韻屬魚模部，彌字屬脂微部，二部絕不相通，不得謂爲遷韻，而昆彌爲烏孫君長之號，亦猶匈奴之有單于，志正竟以爲國名，顯爲繆誤。凡若此類，不免百密一疏。卷三、卷四詩賦氣體頗爲卑弱，然如西學遷考敘，議論飈發，隸事精能，足徵傳洽。與曹劍諳書、與王生書詞旨懇摯，情韻悠揚，固不愧爲佳構也。

附記 志正生清咸豐十年庚申，卒光緒二十七年辛丑，年四十二。

辛亥濺淚集四卷 長沙龍雲印刷局石印本

清蘇輿撰。輿字厚庵，湖南平江人。光緒甲辰進士，翰林院庶吉士，改官郵傳部員外郎。民國成立，棄官歸，以貧病卒。此集四卷，凡爲七言絕句三十三首，乃紀清宣統三年辛亥武昌民軍舉兵以後時事而作。其曰濺淚者，用杜甫詩感時花濺淚語也。詩中雖間亦自註故實，而以當時清廷舉措及時人重要文電附注於各詩之後，故詩篇雖少，而卷帙頗多。輿蓋仕清廷，於禪位一事不無憤慨，故集中於袁世凱之欺玩清室，私圖權利，指摘無遺，而於清末政治之荒謬，滿人之昏庸，親貴之貪賄，亦盡情敍述，不爲諱飾，不失爲持平之論。以詩而論，隸事頗多精切。蓋輿少日即游於王先謙之門，博通今古，至其深思精識，有時欲突過其師，故雖此區區數卷紀事之詩，亦殊耐人尋味也。

附記一 輿有春秋繁露義證、晏子春秋校本，已刊。

二 輿生於光緒元年乙亥，卒於民國三年甲寅，年四十。

壯學齋文集十二卷 清咸豐二年自刻本

清周樹槐撰。樹槐字星叔，湖南長沙人。嘉慶十四年己巳進士，官山西沁源、江西吉水縣知縣，年未五十致仕歸，咸豐八年卒，年七十三。樹槐年二十四通籍，二十六作吏山西，閲三年，丁艱歸里，歸後盡燒嚮所爲時文，壹意致力於古文詞之學，時年正三十，故以壯學名其齋，自號壯學子云。此集爲樹槐手自編次付刻者。卷一論十首，卷二議說十六首，卷三序十二首，卷四記六首，傳四首，卷五博七首，卷六書事九首，卷七書後十二首，卷八書十六首，卷九書十五首，卷十手簡七十五首，卷十一墓誌文辭贊銘題跋二十七首，卷十二家譜雜著三十七首。樹槐文修潔廉悍，議論時有獨見，敍事亦頗精能。集中如卷一趙孝成王論，謂長平之敗，緣於將趙括，不當歸咎於受上黨之貪。藺相如論，謂相如之完璧歸趙，危不得完，危不得歸，斷太史公贊相如兼智勇爲不當。漢高帝論，謂季布自以有罪於高帝而逃之，故帝可以赦布；丁公自以釋高帝爲德而未諂，故帝恥而殺之，皆深合事理。

卷六書官圖氏書楊忠武公軼事書淮陽獄書滎陽獄模擬左史簡勁有法卷七書仲尼弟子列傳後謂子貢說齊之詞為戰國游士所為書蘇文忠正統論後力斥正統之說皆所見甚卓卷十與李孝廉論文手簡亦時有精到之語惟卷三贈李賓門序謂堪輿之說茁於魯之東按漢書藝文志有堪輿金匱十四卷師古注引許慎說謂堪天道輿與道此果為後來相地之術與否不可確知若從漢書袁安傳明記安父沒母使安訪求葬地遣逢三書生為安指一處云葬此地當世為三公安從之故累世隆盛云云又太平御覽四十七引孔靈符會稽記記漢太尉朱儁為光祿大夫遭母喪將洛下冢師歸登洛思山相地云云是相地之術後漢葉已盛行毫無疑義安得謂茁於魯之東耶蓋古文家大抵留意文辭疏於考核讀者節取其長可矣

慶園詩鈔一卷 清光緒庚寅王先謙刻本

清毛國翰撰國翰字大宗青垣湖南長沙人嘉慶間諸生道光二十一年裕泰任湖廣總督招致國翰於幕府二十六年丙午以後疾卒於署年七十五國翰性耿介尚節義赴縣試見知於縣令陳光詔光詔子流寄國翰文願納交招之不往流親至其家結歡而去與鄢縣沈道寬為文字交道寬宰湖南鄢縣聘國翰教其子後道寬權知茶陵州虧帑數千金被劾勒追國翰為走鄢稱貸鄢人以道寬前有惠政又感國翰之誠爭致金粟不一月而集事甚勇於為義類如此初國翰卒後裕泰為編刻其詩為慶園詩鈔八卷傳本絕少此本[illegible]王先謙從八卷本中刪取最精粹之作凡詩百二十餘首新建夏廷楨序國翰詩稱其五古清越醇雅出入陶謝江鮑之間七古雄邁有奇氣約束於貴不涉奔放近體步武唐賢無沾滯之音佻纖之氣今觀此卷知廷楨所稱近得其實不為阿好又裕泰序稱國翰為詩鏡心研神朝吟而夕琢月成而歲易人知好與否舉勿顧集中如松徑含風雨

秋山見性情、巖花留雨色、風絮落春陰、獨往吟詩對修竹、同來入座惟秋岑、楚蜀地形江口斷、乾坤秋色兩邊來、諸聯最爲傑出云云、以此冊觀之、除裕泰所舉外、佳句尚多、如春日山齋云、茗穎茁初陽、生煙冪廣津、秋夜舟中云、風江夜聲雜、月露宵光冷、順風嶺云、積翠礙日月、長雲蔽朝昏、曉行西林渡沙溪云、煙閒萬井樹、鐘動一村雞、遊古唐寺云、去鳥銜寒葉、歸雲擁落暉、立冬日感懷云、[illegible]聲秋盡雁、寒色雪前山、春朝即事云、雀喧爭宿粒、蜂急遡遊絲、山居即事云、偶逐飛雲出澗谷、貪看反照明陂池、訪李寄亭隱居云、野花一徑自開落、春草半陂隨淺深、春日山居云、蘊藉東風教柳碧、殷勤好鳥勸花開、旅館云、爲客獨看秋盡月、還家多上夢中山、寄李寄亭大云、天浮空翠水陂綠、門對寒光風嶂青、或則曲盡物情、或則縋幽鑿險、百年來湖外詩人、不能不推國翰爲能手矣、

復園詩集六卷 民國十七年湖嶠遺書館刻本

清劉基定撰、基定字子復、湖南寧鄉人、嘉慶閒例貢生、咸豐十年庚申歲卒、年八十六、基定初與蘄水陳沆、湘潭張家榘相昌、互相賡唱爲樂、道光中、鄧顯鶴官寧鄉縣學訓導、基定出其詩篇就正於顯鶴、顯鶴恆少所許可、基定乃盡焚其舊藁而爲之益勤、時年已五十餘矣、其虛懷樂善如此、基定志趣恬淡、閉戶讀書、嘯歌自得、故其詩頗有沖[illegible][illegible]澹之致、其音節高亮、蓋得諸漁洋山人集爲多、基定卒後、同治六年、同[illegible]人劉典爲刊行其遺詩、爲復園編年詩集十四卷、抉擇不嚴、不免蕪濫、故陰觀易罘罳草堂詩集卷四有書某詩集後詩云、斯人妙解文章體、沖穆雅淡嚴且溫、山虛水深遇若士、石細路古逢蘭蓀、寒梅教抹月浩浩、下有野屋環低垣、躋攀尺寸搞上峽、雨壁翠溼含朝暾、青燈綠醅出紅粉、遠戍絕域傷離魂、平生執友得陳鄧、此事固已窮抹根、波瀾雖覺讓江海、風格自爾能高騫、漫誇隨州作初祖、繩武似是漁洋孫、泉明春秋合俎豆、君亦配享宜特豚、惜乎存留少

擇采，往往雜出泥沙，痕當年故人久淪沒，誰與論定删置頑極，稱基定詩之淡雅類漁洋，而又惜其玉石雜揉，未能精擇也。此本止六卷，據卷首載廖樹蘅與梅英叔書札觀之，知此本之删定實出自樹蘅之手，樹蘅稱基定詩五十以後功力益深，故此本皆道光辛卯基定年五十七歲以後至八十五歲之作，道光辛卯，基定與顧鶴納交之年也，畢生吟詠至老不衰，可謂篤志好學之士矣。

復園文存一卷 民國十七年戊辰瀏陽遺書館刊本

清劉基定撰。基定有復園詩集，已著錄，此其文集也。文為書後二首、序二首、跋一首、書五首、贈序一首、行狀一首、誌銘七首、墓表一首，凡文二十首，篇簡無多，寥寥可數。據劉典序基定復園詩鈔，稱基定為文深得古人義法，惜生平不自收拾，稿多散佚，意以基定文字不多由於散佚，今觀卷中再與周星叔論文書云：聞亦彷作志狀未傳，又復汰去大半，是基定於己文繩削頗嚴，存文之少，殆以此故，典說恐非其實也。卷中送鄒叔績應禮部試存稱，叔績年二十餘已有著述三四種，鄧顯鶴招至寧鄉學署，盡發藏書資其考證，後貴筑周公權臬湖南，延叔績入幕府，益以聲經古義、星曆、句股、九章算學、律呂諸書資其講肄云云，足考鄒漢勛成學之緣由。又有翰林院侍讀學士王正亭先生墓志銘一首，正亭名坦修，為清乾隆朝與修四庫全書之一人，行事他無所見，基定此文足資掌故。又寧鄉訓導鄧湘皋先生墓表及同知銜武陵學訓導儲石友先生死寇行狀，皆頗有裨史乘，惟

書張荅湖檀弓出母辨後謂禮記檀弓篇子思門人所問喪出母者出當讀為左傳康公我之自出之出出母即謂生母子思言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子思意謂非其嫡妻而為其妾意欲彌縫孔氏三世出妻之說姑無論生母名為出母古無此稱且果係生母則禮經士為庶母尚服緦麻子思安能使子上不喪之乎夫夫婦本以義合古人於此本頗圓融後世視出妻為奇變於是相忍為家而生人之道乃苦據世紛紛為孔氏三世出妻作辨護如基定者不一其

皆以後代之眼光論古事耳以文字論基定文頗不免庸俗劉典稱其深得古人義法乃過譽之詞本可據信也

附

西垣詩鈔二卷黔苗竹枝詞一卷 清光緒甲申王先謙刻本

清毛貴銘撰貴銘字彥翔號西垣湖南巴陵人道光二十年庚子舉人大挑教諭咸豐三年癸丑卒年四十九彥銘少穎敏八九歲時父師試以詩輒成數十章不休稱為神童嘗登岳陽樓謁呂仙像賦詩云我亦能吟客公真大醉人為時人傳誦卷中次韻南屏呂仙亭感舊之作云憶昔九齡歲在酉郡城童試時方秋登樓大笑呂仙醉詩如湖水滔滔流即其事也貴銘屢上春官終不得第奔走衣食遨遊四方初遊燕齊晚歷秦蜀黔中窮愁之感羈旅之悲一寓於詩

而詩乃益工吳敏樹誌貴銘之墓稱其遊京未諸詩悵奇沈雄高壯偉麗之作古今詩家之鉅觀莫不皆有遊黔以後又時有別出秀妙之作雖稱譽略嫌過實而貴銘詩之瑰偉絕特固不可誣也春中如離感云闕智窘纖步曠情臻坦途始知今人心正自同古初荒郊云想其奔苦時愴惻念孫子安知非英雄臨絕心未死華嶽廟古樹云根柯鐵石立骨死氣逾王日月到自寒風雷起相傍貴陽水口寺寓居別去留

題[四]云、征馬換舊槽、盆魚喫新水、魚馬皆不知、牽移隨所止、又云、昨夜夢先壠、清明吾已歸、覺來啟窗牖、黔山青四圍、雨霽望青州山云、半年未見山、到眼忽如夢、蒼茫雲霧中、飛出兩青鳳、孫氏南院罷宴聽李惠如太史彈琴云、數絃忽動聲飄揚、置身萬丈凌蒼茫、平沙落雁作沙響、眼前倒縮瀟與湘、詠淮陰侯云、手提天下付劉季、平生相面不相背、豈有國士如兒童、聽陳豨語疏蒯通、和秋白薊門秋感云、空庭下黃葉、獨客在高樓、開半出郭夜歸枕上作云、寺鐘敲

冷月、戍鼓落流星、得吳南屏退菴二子書云、鯉魚不到處、忽得一雙書、峭隨云、馬蹏敲石火、人影亂山雲、水口寺秋望云、雨氣將沈樹、河聲欲上樓、讀吳梅村祭酒詩集云、燕市夢回三月雨、秣陵詩換六朝秋、還鄉河云、繞解望天悲薊北、可能揮涕憶陳東、黨峪投宿云、萬家黃葉浸陽樹、一網青天黨峪山、雪夜發盧龍至赤城口云、白翻一道烏鴉樹、寒倡五更僧打鐘、都門作家書後寄吳南屏退菴兄弟[四]云、青天一望忽愁絕、白髮早生還獨吟、自滬池至硤石驛云、遠

村日落街紅樹、峭壁風寒坐黑鷹、又云、亂草帶花迷古寨、斷雲拖雨下空壕、清明日半晴雨偕門人唐鄂生自嘗曲至半頭寺望樊川一帶歸憩興善寺云、寒磬一聲興善寺、暮鴉千點少陵原、得鄂生京邸書卻寄云、荒城雨過黃雲暗、大海潮來白日寒、蜀道聞猨云、衰鬢連根白、啼猨更數聲、輓舒郎中伯魯云、到是人生須老大、從今敢恨鬢毛蒼、皆逸興[illegible]飛、使人三復不厭、是集原有家刻本、流傳絕少、此本為王先謙重刊、前有李楨序、蓋敏樹嘗以貴銘詩示楨、楨復以示先謙、先謙大欣賞之、遂出金為重刊也、

天影盦詩存一卷 程康排印本 民國

清李壽蓉撰。壽蓉字篁仙，號械叔，湖南長沙人。咸豐六年丙辰進士，官戶部主事、湖北候補道。道光之季，壽蓉與湘潭王闓運、武岡鄧輔綸繹兄弟、攸縣龍汝霖結詩社於長沙，以復古為幟志，一時才名甚噪。此集為民國初年寧鄉程康為之排印者，凡古今體詩二百九十一首。卷首有郭嵩燾序，稱壽蓉詩華妙處不減謝宣城。今觀此春、五古輕清婉約，最為擅勝。近體步武唐賢，亦多超妙之作。近日侯官陳衍撰近代

詩鈔，錄壽蓉七律五首，為晉夫亡兒初度日一首、悼亡一首、聞官軍收瓜洲鎮江一首、學義山體為宮詞一首、春莫遣懷一首，又揚州七絕二首。實則此外佳什尚多。五古如妾薄命四章、月下獨立、雨夜韓臣過宿玉山館中聞歌、夜泝鄱湖、月夜曲、良會篇、曉泊信州登南屏山亭、幽蘭篇寄鄉彌之、同年南昌城南送客過故人寓城南送徐伯澄、孤凰篇、美人、中秋夕代古意、出獄補和董研樵同年秋懷詩韻、送蔡吉六下第南歸、鷓鴣篇有所答、代白馬篇、登平臺陪湘鄉相國城西看月詩、昭陵灘、廣州城東永勝祠哭聶亦峯觀察、古意、聽易笏山彈琴、古意寄沈仲復中丞二十二韻；七古如江上別答張峴生學博；五律如夜下吳城江、耒陽謁杜工部墓、中秋宿黃村；七律如登岳陽樓諸篇，皆筆力健舉，意旨清新，不失為才人之作也。

精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壽梅山房詩存一卷 清光緒甲申長沙王先謙刻本

清李謨撰。謨字禹臣，湖南善化人。咸豐間任長江水師餉運營書記，同治辛未以貧病歿於九江旅次。謨為王先謙之友，此冊即謨卒後先謙為之選刊者。者先謙自定年譜光緒十年甲申條下及虛受堂文集均載有先謙此集序文，而此冊未見奉寄，何故也。序言謨喜為詩，言必稱杜甫，又嘗以學杜勉先謙。又稱謨於詩實能得其所以然之理，其生平顛連困𠍴，無所發抒，及時事可歌可泣，一寓於詩，多沉鬱悲涼之響云云。今觀此集，五古如卷首古詩、壬子秋紀事八首、戊午正月雜詩六首、舟夜泊羅、漁父詞；七古如大雲謠、往昔行、短歌行、苦吟對月；五律如得湯臣弟書、聞塔齊布公昭潭之捷志喜、送雁、謁石鐘山昭忠祠、揚提軍分頒諸將御賜棗蓮杞麪橘餅牛乳糕諸物見之感賦、辛酉元旦向晚；七律如奉母還長沙暮泊城外親友枉問話至夜分慨然有賦、秋江送別、題秋閨夜坐圖、岳陽樓、沙市旅店寄易八清漣、望湖樓、煩憂、西風；五絕如梅花諸篇，大抵聲情激越，詞意清新，深得杜陵神理，知先謙所稱信非過譽。末附雜著九首，為與友人書札及與弟絕命書。中有致陳碧帆一書，勸其教子弟先經學而後文辭，八股為末藝，必如此乃足以起人才而銷劫數云云。語頗切中當時之流弊，知謨識解頗高，非尋常文士可比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磨綺室詩存一卷 光緒甲申長沙王先謙刻本

清丁蓉綬撰。蓉綬字竺雲，湖南長沙人。同治三年甲子舉人，官戶部主事。光緒壬午以病卒，年四十一。蓉綬與王先謙鄉舉同年，繼又同官京師。蓉綬卒後，先謙爲刊存詩九十首，即此冊是也。蓉綬詩才頗高，時有奇逸之趣。卷中如閨情、讀家秋臣遺書感賦、先慈忌日、阿鼎生雜詩三首、感秋、聞客談西北奇荒、近感四首、秋閨怨諸篇，皆■意旨清新，筆力健舉。斷句如七月十五夜睡起云：涼氣欲成雨，羈魂併作秋。寄黃子壽保定云：去國一身多病日，舉朝萬口中興年。讀項羽漢高祖本紀云：逐鹿興亡成逝水，絶憐孤負兩詩才。辛未抄秋偕謝君麐伯、張君楚秋、周君桂午、張君少恆薄遊淀園，余歸長沙與友人偶話首蹤，感時追舊，憮然有作云：大難人才寒葉少，終宵客思亂山多。春晚山中雜花盛開云：憑仗東風嬌不語，不知已近落花時。亦皆清新可喜。先謙同時刻兩友之詩，一爲李謨，一即蓉綬。今取兩家詩合校，模之功力視蓉綬爲■深，而才則不及蓉綬。模專擬杜陵，而蓉綬則力追太白。觀集中書曾文正詩集後云：數輩獨宗浣花老，贖眉日效捧心痛。又讀太白集云：自君限滿塵沙謫，列星恥作下界逃。世人但效秋蟲吟，怕爲狂語驚天曹。此可知蓉綬宗尚所在矣。考先謙自定年譜及虛受堂文集，並有先謙此集序文，而此本未載，疑是後來補撰，未及追刻也。卷中誤字頗多，如讀家秋臣遺書感賦云：無人不識李劬叔，識誤作失。來五兄楙卿先生云：君兒清臞兮心暗驚，兒誤作兒，皆顯然訛誤。蓋先謙未曾細校，故有此失耳。

黃黔陽遺詩鈔一卷 民國六年孫冀預排印本

清黃忠浩撰。忠浩字澤生，湖南黔陽人。光緒十四年戊子優貢，官至廣西右江鎮總兵，署四川提督。宣統三年辛亥九月，湖南民軍起，執忠浩，不屈死。忠浩自為諸生時，即留心當世之務，而尤通知兵法。光緒壬寅癸卯間，廣西匪陸亞發叛，據柳州，忠浩領湘軍援桂，力戰山谷間，遂其亂。武昌民軍之起，軍帥檄忠浩為湖南都督，湖南事方殷，湘人士以忠浩通知兵事，有投書勸之反戈者，忠浩不應，遂及於難。是後十年

之閒，湘政為浮滑少年所主持，遂至大壞。有識者莫不追惜忠浩之死焉。然忠浩自其少時，即慨然慕想鄉先輩曾國藩、羅澤南之為人，志節皎然，臨難不苟，若朝秦暮楚，貪利苟活之事，豈忠浩所屑為哉。綜觀忠浩生平，頗與江忠源相類，其以書生出而治兵也相同，率湘軍平廣西之匪亂也亦同，臨不苟以一死自全其節也亦同。平生重意氣，急朋友之難也亦同。雖其生平之所蘊蓄，未能罄其什一，固近代之人豪也。此集為忠浩卒後，其門人孫冀預搜集殘稿付

諸排印者，凡詩八十餘首，大抵以少作為足窺其精詣，然如金鰲山作五古諸首，神酣氣足，高唱入雲，自不失為傑作。至七律拜何閣部墓一首云：東南何處計偏安，烽火憑城弔影單，有分死生談笑出，無多土地去留難，風雲可更神舟護，山水空餘落日寒，欲薦溪蘋感時，為公揮淚落江干。何閣部者，明末督師何騰蛟死難於湖南者也。蓋忠浩大節不磨之志，已早於吟詠閒見之，固非尋章摘句之徒所能企及矣。

附記一 忠浩生咸豐九年己未，卒宣統三年辛亥，年五十三。

碧湖集二卷 民國二十一年北平萃錦園刻本

民國釋永光撰永光字海印湖南益陽人此集為永
光卒後友人西山逸士時儒為之選刊者計詩二百
六十餘首析為二卷上卷為五古及五律下卷則七
律及五七言絕句也永光詩氣體高妙音節自然於
五律最為當行高者殆欲與王輞川孟襄陽爭席如
中秋北渚閒玩月步梅叟韻云此夜一尊滿高樓明
月多山中奉贈鷗夢龕主云雉子拾青菓山僮掃白
雲冬日還山和梅老見懷韻云小亭臨水立孤秋帶

雲來秋日喜梅叟入山云偶攜青竹杖來臥綠蘿雲
息園憶梅叟云與子一為別因風問起居與梅叟小
酌梅下云孤杖穿花入一尊相對清益陽留別諸社
友云高閣一登眺青山入遠吟益陽懷梅叟云寒燈
窺遠夢孤月遞微明病中憶舍弟滬上云衹餘雙眼
淚不見一行書定起云古木生清籟秋聲入苦吟和
梅叟山中賞梅原韻云暗風吹老蘚疎影淡芳尊木
葉亭云湖光明樹外山影落簷中益陽山中雜感云
曉起自行腳山多不問名次心龕居士秋日山中韻

云霜鐘穿樹冷野柿隔溪紅自道吾還長沙與天隱
翁同坐云杖老猿聲急山空鳥夢閒書社莜僧楊喆
甫見過云一藤微雨過二老破關來已覺青山貧穿
知白髮催戊午臘月二日與徐實賓劉腴深曾履初
丁憲和小集碧湖詩社聯句散歸補賦一首云冷飆
吹白髮殘雪又黃昏己未秋日得心龕居士詩札感
賦云尺書勞慰問把卷淚俱流自與王孫別頻懽亂
世憂三月五日招徐實賓聽者閣尋劉腴深不遇兼
劉蔣念茲云鳥聲穿樹碎山色壓湖青己未五月九

日初度韓園感懷云一塚草綠三年人未歸西山次
叔明居士韻云黃葉一燈雨碧溪雙屐煙雪夜書感
云落日閒邊雁平蕪生暮寒皆詞旨清越風骨渾成
湘中自唐齊己以後不乏詩僧近世敬安尤為傑出
永光與敬安並世而年輩略後於敬安論其詩之功
力固與敬安不相上下也

思蘭堂詩集五卷 民國四年子晉廣武活字印本

清曾紀元撰。紀元字竹麟，湖南湘潭人，仕履不詳。此集爲紀元卒後其子廣武取紀元手稿請王闓運勘訂，付之排印者。卷首有闓運序，稱紀元童幼時下筆成章，其材志不可限量，以爲必大成，勇而不實，遂以夭逝云云。知紀元爲學未大就，賫志以沒者。又廣武跋稱紀元自早歲爲文，即厭棄舉子業，不屑尋章摘句，而於經世諸有用書恆置案頭，晨夕研求不輟。壯歲走海疆，周知中外情勢，知禍患已萌，而國人尚守

故習，上書當軸，婉陳利害，咸以書生易之，於是有閩政新編之作，危言悚論，頗足動時，值戊戌之變，庋其板於家，故世鮮知者。今觀卷中卷二安平電線局與英人譯談一書，贊電線之巧，而識其對者爲塞聰蔽目；與礦師張全生林勖台陳子安夜談基隆山頂食洋菜酒菜，且論潮汐之妙一首，深服地球形圓之說；卷三採礦詞，贊礦政之可以富國，知廣武所稱其留心經世者，語信而有徵。至其詩頗涉粗豪，時傷率易，卷一秋夜長云山精鬼魅相乎量，不知說文鬼魅

爲一字，桂頌以美北潔祿易卉說民禹長媚殖瑞誦用物海節歲式爲韻，既違今韻，亦非古韻，四聲通押，略無限制。又卷三申江贈何懷浦冶遊七絕一首，以師奇吾爲韻，濫押及於近體，尤爲不合。蓋紀元才華頗富，而學力未充，又不肯謹守法度，宜其詩之未能躋作者之林矣。

珠泉草廬文錄一卷 清宣統庚戌長沙自刻本

民國廖樹蘅撰。樹蘅字蓀畡，湖南寧鄉人。清廩貢生，官內閣中書。入民國後卒。樹蘅頗有文學，此其文集也。文頗平實，無輕佻儇薄之習，是其所長。惟於文律不甚講求，故時有疵纇。語句如遊衡山記云：漢唐勛戚多陪陵，高冢祁連，與國無極。按祁連為天山一之名，高冢祁連語，殊費解。又云：左轉為羅漢洞，危石懸度，下臨不測。按縣度為西域山名，見漢書西域傳，說者以其懸繩而度，故名縣度。樹蘅所謂危石懸度者，釋為山名，則與高冢祁連同一不可通，釋為懸繩而度，則與危石二字不貫，不知其何所取義也。珠泉草廬記云：仰視天宇，寥碧萬象，孤迴灑然，不知人間世復有許事。謂何事為許事，義訓不根，亦嫌杜撰。卷首有王闓運序，稱樹蘅文於今所謂古文家者皆有合。又稱余雖勉與君唱和，於古文義法未之窺也。末又稱退之非薄六朝，余不敢擅論八家，蓋人各有能有不能，而余之論君文，曾不敢謂當君意也。其詞微婉而意指躍然。又有閻鎮珩序，稱姚姬傳文善於修飾，工於淘洗，故古光油然，為世所寶重。廖君誠能於此求之，其必有進乎今之所得者。以修飾淘洗勖樹蘅，可謂切中樹蘅之病者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循園詩鈔八卷 民國十八年家刻本

民國楊文鍇撰文鍇字屯孫湖南寧鄉人清光緒宣統閒官江蘇鹽大使民國後歸里民國十六年以憂蹈水死年六十五文鍇少游同里廖樹蘅之門樹蘅頗以詩名文鍇耳目濡染亦耽吟詠通觀此集五古頗有閒逸之趣五律次之七律又次之首五卷為少壯之作尚不免時傷平衍自第六卷以後則學隨年進功力漸深五古如卷六感懷一首示黎潤荃送海仙槎歸邵陽卷七我生篇游洛伽山寺寄懷諤魯晚起散步池上卷八玉潭小住秋暑困人偕次峯漸之過訪梅氏企鶴園歸而作詩七古如卷七送諤魯歸安化中秋夜對月寄懷佛節見長沙卷八題嶼滄抑陰垂釣圖航海省親圖為漸之之母陳太恭人題次韻廖種垞甲子初春入居龍鳳古剎之作即以奉寄五律如卷七歲暮寄懷陶冀谷卷八和次峯避兵湯泉游紫龍寺訪陶密庵先生遺蹟二首七律如卷六題劉蜀雲暢機園圖題孫畡丈球泉草廬圖到家偶作卷七庚戌三月避亂寓省門偕佛節見登天心閣有感過訪洪毅夫文鹽泉山館五十初靜庵以詩見贈作此酬之卷八丁巳初春喜漸之過宿循園偕漸之過宿鹿苑寺邀次峯不至即呈補長老春晚遣興秋日招同瞻麓秋塵鐵史讌集龔湖草堂瞻麓有詩見贈次韻酬之諸篇在全集中較為佳什蓋文鍇之所長在情景真摯其短在卷軸未豐擷其短而取其長固在善讀者矣

了庵詩集二十卷 清乾隆丁卯曾孫玉恪編刻本

清玉岱撰。岱字山長，一字九青，號石史，又號戈山，湖南湘潭人。明崇禎己卯舉人。入清，授安鄉縣教諭，遷隨州學正，順天府教授，廣東澄海縣知縣。康熙己未薦舉博學鴻詞。卒澄海任所。初岱詩文有了庵且園燕郎浮槎溪上草堂諸集，皆曾付剞，日久板漸漫漶，乾隆丁卯岱曾孫恪取諸集詩文分類重爲編次，爲了庵全集三十五卷，此則其詩集也。卷一二爲四言古長短句，卷三四爲五古，卷五六爲七古，卷七爲五

六七言排律，卷八九十爲五律，卷十一至卷十六爲七律，卷十七爲五六言絕，卷十八十九爲七絕，卷二十爲詩餘。岱少客金陵，即有時譽，及與王士禎施閏章高珩諸人游，才名益噪。王晫今世說稱岱嶔崎磊落，以氣節自命。閻章序岱集稱岱博涉羣籍，卓犖自負，不隨俗俯仰，爲詩文多自成杼軸，不假繩削，朝脫於腕，夕鏤於版，終日累數千百言，愁嬉歌哭，筆墨淋漓，或以爲憤時嫉俗，而不知其胸中鬱結積累使然也。其於岱可謂傾倒甚至。綜觀全卷，岱所交游自士禎閻章諸人外，有杜濬黄周星陶汝鼐尤侗宋犖申涵光龔鼎孳毛奇齡魏禧魏象樞周亮工胡承諾湯斌陳維崧詩人，蓋當時天下名士，岱無不有縞紵投贈之歡，同時湘上文人聲氣之廣，殆未有過於岱者。然細案卷中詩什，累句實多，如卷三鄭陶問答詩云，五柳徵君名，舉世咸稱焉。卷五枯桐歎云，孤竹二子千秋矣，遺桐百尺商林裏。卷八歷下云，主人無北海，何物足居停。皆率易粗獷，與溫柔敦厚之旨不侔。卷十三寄懷唐魏子云，倚玉自慚頻佩韋。卷十四寄壽

許玉衡云，共道于公平反德。考玉篇章音于非切，讀平聲，平反見漢書雋不疑傳，如淳注反音幡，亦讀平聲。岱讀二字皆爲仄聲，昧爲失者。卷四偶記名號自序云，余之名初無同者，自壬辰後，始見有同余諱者。夫諱者，子孫於父祖之名，不敢斥言，故稱爲諱。今岱自稱其名爲諱，亦何昧於名義乃爾乎。卷三鄉園作云，物類故並育，非種終相妨。當康熙文網嚴密之時，岱敢於作此語，其不遭文字之禍，亦云幸矣。

硐東詩鈔十卷 清光緒二十二年新化三味堂刊本

清歐陽輅撰。輅原名紹洛，字念祖，號硐來，湖南新化人。乾隆五十九年甲寅舉人，道光二十一年辛丑卒，年七十五。輅幼慧，九歲補縣學生員，上邑宰詩，有所怙悲風木謀生託脊令之句，及長，博學多通，讀書過目不忘，家貧，性耿介，視人世一切焜耀光顯，避之若浼，夷然不屑也。久之，挾所業出遊，所至咸折服，稍稍得資，即買田資江之濱，閉門不出，躬耕奉母以終。輅初與同里吳摽孫起棟起栩揚興植諸人倡和甚富，晚乃盡為刪薙，不存一字，其嚴如此。嘗言作詩當自寫胸中之天，不期而與古合，所謂非有受於人，忽自得之，令人過一地遇一人必作一詩，豈吾胸中之詩哉。集中卷二贈黃生云：且聞古傳人，匪直言語優，外之為文字，內之為躬修，凡厥所傾吐，皆與心神侔，非身所自具，言之為贅疣，非心所素了，言之補悠，譬彼積氣盛，發為雲霓浮，譬彼土膏肥，發為禾黍稠，蘊極理必洩，有來事斯酬，以茲窮物變，直若故物投，取如在其宮，引如探其喉，乃知意理絀，端緒心鏡瞀，此輅自道其作詩之旨趣，亦可以窺輅得力之所在矣。輅集十卷，初刻於道光六年，為陶澍總督兩江時為輅付刊者，後輅取原刻大事刪節，又增益近作於卷末，以寄鄧顯鶴，時顯鶴正校刊楚寶，遂又為輅重刊於寧鄉，時道光十年。顯鶴編沅湘耆舊集錄輅手定詩三卷，及光緒十五年，王先謙取陶刻本及耆舊集所載兩相勘校，以其互有得失，復刪存為二卷，序而刊行之，實為輅集第三次刻本。此本為光緒二十三年新化三味堂所覆刻，前有道光六年澍及顯鶴二序，復有顯鶴道光十年重刻時跋語，蓋取顯鶴重刊本覆刻者，今取與王先謙刻本相校，如卷一織綠歌古怨詞，卷二上湘道中寄伯氏二首，羈懷五首，文句彼此大不相同，其他標題往往互異，至沅湘耆舊集所載則大都與此刻相同，蓋先謙時依陶刻，不盡從輅改定之本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集部

唐確慎公集十二卷 清光緒乙亥善化賀瑗刻本

清唐鑑撰。鑑字鏡海，湖南善化人。嘉慶十四年己巳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職檢討，歷官至江寧布政使、太常寺卿。咸豐十一年卒，特旨予謚確慎，年八十四。是集凡十二卷，卷首爲奏疏，卷一爲序，卷二爲序說論議，卷三爲記碑箴題跋書，卷四爲傳墓志碑碣哀辭，卷五爲稟移示諭，卷六至卷十爲古今體詩，卷末爲歌語。乃鑑卒後鑑增賀瑗官浙江慈谿縣令時付刻者。賀熙齡寒香館文鈔有鑑集序，稱鑑集爲四砭齋文存，羅汝懷湖南文徵又稱爲紅葉山房文稿，蓋兩者皆鑑生時齋室之稱。此集卷首即載熙齡序文，而文徵所錄鑑文亦全見於此冊，知其非有異矣。鑑爲唐仲冕之子。仲冕當乾嘉之際，久寓江南，與孫星衍等交游，持論頗與當時所謂漢學家者相近，而鑑則精研性理，篤守程朱，於王陽明致良知之說，謂其足以亂聖道藩籬，深惡痛絕，排斥不遺餘力。所著國朝學案小識一書，獨推陸隴其、張履祥、陸世儀、錄伯行四人爲傳道，以四人皆篤守朱子，力斥陽明故也。

鑑以是自敕其躬，亦以是强聒於人。集中文字大抵皆主敬存誠，勸人學聖賢之說也。平心論之，清自聖祖推崇朱子之學，一時理學之風甚盛，自不免依草附木之輩阿世主之好以爲利祿之媒。若鑑當道咸之世，時君既無推崇宋學之人，士大夫羣以考據詞章相尚，鑑獨冥心孤往，篤信不疑，人或譏其隘或笑其迂而悉不顧。曾國藩誌鑑墓，稱鑑陋室危坐，精思力踐，卒近七十，斯須必敬，自非篤學爲己之君子，儒而能若是乎。抑鑑自內調太常寺卿之後居京師者數年，其時倭仁、曾國藩、吳廷棟、呂賢基、何桂珍、竇垿諸人皆從鑑考德問業，討論無虛日。觀此集第三卷所載復曾滌生侍郎、何丹谿編修、竇蘭泉吏部諸書，當日講求細密之功，猶可想見。是後洪楊亂起，國藩左提右挈，削平大難，賢基、桂珍臨難不苟，大節炳然，鑑之所學雖不獲施於其身，而得顯其用於諸友。昔王通講學於汾水，成就唐開國之勳，鑑講學於京師，致清代中興之盛、儒林偉業，可謂後先媲美矣。

寒香館文鈔八卷 家刻本

清賀熙齡撰。熙齡字光甫，號蔗農，湖南善化人。嘉慶十九年甲戌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歷官至四川道監察御史，以病乞假歸。道光二十六年卒，年五十九。是集凡八卷，卷一爲雜著，卷二卷三爲序跋，卷四爲記，卷五爲卷表誌銘傳，卷六卷七爲奏疏，卷八爲訓語。熙齡秉性誠篤，嘗前後兩主長沙城南書院講席，殷殷教誨，成就頗多。所爲文章平正通達，不爲高遠之談。官御史時所上疏奏，如請照舊委員巡

緝洞庭湖面，請查瀕湖私垸，永禁私築，請懲吸食鴉片之官吏，並查禁海口囤販，皆頗切中當時利病。行文亦顯簡淨有法，不失先正典型。卷中如沅湘耆舊集序、湖北試牘序，皆酣暢淋漓，娓娓可誦。惟卷二臧氏族譜序云：世本起於漢代。考漢書藝文志春秋家載世本十五篇，班固自注云：古史官記黃帝以來訖春秋時諸侯大夫。而劉向亦云世本古史官明於古事者所記，不確詳著者爲何人。至晉皇甫謐撰帝王世紀，乃云世本左丘明所書。六朝時顏之推亦祖其說，雖無確證，然劉向班固並云古史官。又漢書司馬遷傳贊亦敘遷著史記所采古傳記，次世本於左氏傳國語之後，戰國策楚漢春秋之前。遷劉班皆不謂世本爲漢人著述，[illegible]明。況隋書經籍志云：漢初得世本，敘黃帝以來祖世所出。書既得於漢初，其非起於漢又甚明。熙齡稱起於漢世，殊爲失考。至書中記述有燕王喜漢高祖事實，乃出自後人附益，非是本文。顏之推早已辨之，自不得援爲漢人著作之證也。惟卷二章池嚴氏族譜序又云：周推世本以辨諸宗，則熙齡似亦自知其前說之謬矣。

拜經書屋詩鈔一卷 清刻本

清黃兆麟撰、兆麟字叔文、號皺卿、湖南善化人、道光二十年庚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歷官至光祿寺少卿、以疾假歸、尋卒、此本一卷、又標名燕臺草、皆居京師時詩篇也、凡古近體詩八十九首、卷中如吾廬云、環觀萬物覺心拓、坐對古人知過多、語頗能見道、一雨云、街柝息聲動、寺鐘含靜機、亦頗善於體物、惟綜觀全冊、頗傷才弱、又如藤花軒消夏雜詩五律八首云、雲峯作奇態、林木無俗容、又云、即此足頤性、何須訪丹邱、又云、讀罷思元賦、孤鶴時一鳴、全章既非拗體、忽時作不詩之句、亦為疵纇、考徐世昌晚晴簃詩滙卷百四十三錄兆麟詩四首、一為舟中雜詩五古二首、一為諸葛武侯銅鼓歌七古一首、一為吳三桂繫馬樁一首、諸篇皆不見於此冊、風格實皆較此集為遒練、而世昌記兆麟集名為古樗山房遺稿、亦與此冊名稱有殊、孫鼎臣蒼莨文集有兆麟遺集序、為兆麟卒後撰、此冊卷首亦無之、又觀此冊唐克甫茂才以和除夕詩見示元日復疊前韻奉酬詩云、今朝已是冊年人、則此冊乃兆麟年四十前後之詩篇、非其最後定本、宜其集名殊異、而詩亦視世昌所選諸篇為少遜矣、

楚頌齋詩集八卷 清光緒己丑子胡庭培刻本

清胡焯撰。焯字光伯，湖南武陵人。道光二十一年辛丑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歷官至侍讀。咸豐壬子，任廣西學政，是年以瘍卒官，年四十九。焯資性穎敏，讀書過目不忘，九歲能爲歌詩，出人意表。庶吉士散館，命擬長楊賦，同試者皆愕眙，焯獨雒誦原文，不謬一字，即依原韻擬文，遂得高第。此集爲焯卒後焯子庭培屬寧鄉程頌萬編校付刻者。湖南通志稱焯有楚頌齋詩集及東都南海紀行詩。今觀此集卷八有使赴東都紀行、東都使館詠懷及奉命典廣東鄉試出都及紀行各詩，則所謂東都南海紀行詩者已併入此集矣。焯詩古風導源漢魏，頗能遺貌取神。律體擬則唐賢，風格亦頗遒勁。五古如卷一上灘，送王石農之崇作令江南，寄竹伯，卷二自開封赴江夏，賦旅懷詩十首，三十生日，旅行雜詩，卷三哀永逝詩二首，得洪宅伯同年書，賦詩代札五首，卷四登高望大江四首，卷五隨使車赴徐州阻雨宿遷，賦詩題郭艾生李廉秋林讀易圖，卷六葺舊居有感示弟及詩子八首，卷七題萬年少秋江別思圖。七古如卷六呂麗堂先生射虎圖，題吳蘭畦邑令詩冊，卷七題苗仙麓寒鐙訂韻圖。五律如卷一外祖没於酉陽爲位而哭，銜哀既久，得詩二章，城上懷陳九香，卷二得家書因題二首，荒村，荆州紀事，卷六書懷示弟及兒輩。七律如卷一朱仙鎮岳鄂王廟古槐，與高芷庭沅晴舫偕同出都，途中詠懷一首，沅陵道中望谿濱山下人家，卷二登黄鶴樓。七絶如卷六偶成四首，皆集中傑作也。焯精研小學，故曾國藩爲苗夔墓誌，歷數道光末年京師治小學諸人，焯居其一。今觀集中卷五題凌荻舟同年青塘山居圖，用匣字古音押入歌韻，又卷七送苗仙麓之山東，題苗仙麓寒燈訂韻圖，卷八奉使廣東典鄉試紀行八首中第三書，於文字音韻之學若數家珍，知焯於小學音韻確有根柢。蓋道咸之際，武陵士大夫以文學著稱者，惟楊彝珍與焯。彝珍專業古文，而焯則研治樸學，彝珍喜逞聲氣，而焯則閉户闇修。彝珍年過九十，焯則壽不及中人，坐此數因，知焯者遂較知彝珍者爲罕，初非關於學業也。

匯慧山房詩集四卷 清光緒癸卯甯鄉廖樹蘅刻本

清吳超然撰。超然字韻霆，湖南益陽人。同治六年丁卯舉人。超然幼負儁才，喜為恢奇之言。嘗游裴公亭、登嶽麓山，賦詩有遐想，驚其儕輩。鄉舉後屢不得第，又連遭親喪，侘傺不自得，乃漫遊四方，下武昌，過彭蠡，弔東征將士於金山瓜步之間，隨西之商軒，道夭承，抵蘭州，客寧夏，飲酒草檄於賀蘭山下，遇日益困而詩亦日益工。此集為超然卒後友人廖樹蘅為之付刊者。大抵才思橫溢，詞藻繽紛，風格與太白為近，

就中以七古最為擅勝，五古次之，七律五律又次之。七古如卷一癡儂曲、狂生歌、贈郭玉樵、操江歌，卷二高漸離故里行、路離罌粟花，卷三金陵舊事行、偕迪亭結伴西游許君芷臣送之江上并舟登查星推置酒為別、輪船行，卷四舟遣浙川、龍駒寨喜晤陳仲謇大令，五古如卷一放言一首，卷興，卷二避兵砦嶂昔篇，卷三幽坐升天行、述夢，卷四曉宿清水驛。七律如卷二避寇長沙喜晤王懷嶽胡珏軒諸友、九日偕姚推軒舍人蔡雄雲司馬王子山同年讌集裴公亭感賦，卷三秋夜瑤華講舍書感、湖口客舍感作，卷四襄陽道中。五律如卷一秋感四首、大水觀塞堤，卷二天津雜感四首，卷三憶懷嶽，卷四金積堡弔劉忠壯公、咸陽縣，皆集中傑出之作。中如罌粟花、輪船行，以舊律描寫新事物，可與黃遵憲人境廬詩並美，尤為新穎可喜。廖樹蘅珠泉艸廬詩錄有哀友人五首，其一為超然，中有句云：才驅江漢風濤湧，人在蘇梅伯仲間。其傾倒超然甚至。擬其詩才如江漢風濤，尤為恰切云。

國文法草創一卷 商務印書館排印本 擬著錄

民國陳承澤撰。承澤字慎侯。福建閩縣人。民國第一屆參議院議員。中國文法創始於馬建忠。惟文通篳露藍縷。於文法理論未遑涉及。承澤是編。意在根據理論植中國文法之基。所見獨為深遠。其第二節研究文法大綱。謂研究文法宜注意三事。其一為說明的非創造的。其二為獨立的非模倣的。其三為實用的非裝飾的。於文通模倣之病痛下針砭。持論亦極透澈。他如第六節論動字。創立關

係自動字一類。於不完全自動字分為斷動成動二類。第八節論副字。分為限制副字修飾副字疑問副字三類。第十一節論助字。分為語末助字語首助字語間助字三類。第十三節論字之活用。謂他動字有致動意動二法。皆如犀分水。精確不移。蓋承澤精研小學。曾以探求各字用法之故。輯一極大之詞彙。根柢既深。故所論獨為先樞也。惟訓詁之學意在明文字之源流。而文法則主於實用。二事途徑不同。頗難密合。承澤喜取舊說狹義字

詞之義以說新文法之詞。頗嫌纖繞。又第二節論焉為助字。駁馬氏以焉為代字。解為於此於是者為非。不知焉明有代字用法。論語。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以忠焉與愛之對舉。即其明證。如承澤說。則焉字虛懸無著矣。第三節及第十二節以然否唯諾可毋等字入之感字。不知諸字乃表意志之詞。與情感無涉。入之感字。則名實乖舛矣。第九節論介字。舉王應偉之說。謂中國本無文法。介詞乃從西文譯來。中文是否需要介詞一種。尚

不能定。不過有此一詞。說明較便耳。承澤贊同其說。不知文法之為詞。雖其來已久。固與今所謂文法者不同。名代動靜等字。何一不本自西文。推承澤此說而論。將今之文法亦可不需要乎。且今之所謂文法之事。本皆為說明便利而設。不止介詞為然。今若於文法中除去介字一類。則其字果將屬之何類乎。凡若此類。皆不免致思不審。為編中白璧之瑕。然近日研究文法諸家。功力之深。未有逾於承澤者。雖偶有疵纇。固不足病其大體也。

附記　承澤生清光緒十一年乙酉、卒民國十一年壬戌、年三十八。

中國文法講話一卷 上海北新書局排印本 擬存目

民國劉復撰。復字半農、江蘇江陰人、北京大學教授、此書據復自序、乃復應書坊之請編輯以供高級中學生之用者、故例句文言口語二者並用、說明亦極簡略、文全書分為二分、第一分為總論、第二分為名詞及代詞至動詞以下全未論及、據復卒後訃告所載復著作目錄、應此書為中國文法講話上卷、知復尚擬續撰、此篇故非完帙、然印本既未記明上卷、復自序亦絕不言之、則其疏忽也、編中如第七節論言與文斷不能一致、但有二者差隔較近較遠之分、並舉英文一節為例證、足破無識之士謂外國言文為一致者之述、第十六節論語詞、謂中國文法有動語詞靜語詞、如鳥飛之飛為動語詞、花紅之紅為靜語詞、所論亦頗中肯、惟第三十三節論複句、以我恨他沒有你愛好一句為例、用畫圖法說明、以你字為主詞、不知沒有你愛好為沒有你那般愛好之省略、殊為疏失、第八十七以下三節論所字、謂所字用法有三種、第一種用

楊樹達之說、定所字為表被動非關接代詞、第二種引左傳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為例、定所字為包含關接代詞之副詞、第三種引莊子彼之所引非引人也為例、定所字為關接代詞、不知左傳之例正由身為大官大邑所庇句變來、莊子之例亦由彼為人所引非引人也句變來、復所謂三種用法、其源實止一種、並無三種也、至復謂衛太子為江充所敗可改譯為江充敗衛太子、大官大邑為身所庇不能改譯為身庇大官大邑、冀北之土為馬所生不能改譯為馬生冀北之土、以此斷定樹達為錯誤、不知二句與衛太子為江充所敗相等之句、當為身為大官大邑所庇、馬為冀北之土所生、改譯二句為主動句、則為大官大邑庇身、冀北之土生馬、與江充敗衛太子句正得相同之結果、此自復之誤也、非樹達之誤也、又如第九十八節以下論者字、多立條例、頭緒紛繁、使人目眩、尤為無謂、蓋復於中國文學植基本不深、其著書亦非從涵泳從容而得、觀其自序云、於友朋哄談之際、或舟

車塵擾攘之中、往往偶觸靈機、不期而得一二新解、則復於文法之學、非由研討而得、復固自知而明言之、惟其如此、故雖此一極簡短之小書、亦不免疵類百出、書初出版、即痛遭他人之駁難、非無故矣、

附記 復生光緒十七年辛卯、卒民國二十三年甲戌、年四十四、

國文典一卷 商務印書館排印本

民國戴克敦撰。克敦字懋哉，浙江錢塘人。克敦嘗任商務印書館編輯之職，此書為其所編著之一。大抵抄撮章士釗之中等國文典成書，為避勦襲計，又時時雜以他說。其最荒謬者，第一章第三節論名詞之種類，謂名詞可分四類：一為陽類，以君父兄弟麟鳳雄雞等詞屬之；二為陰類，以后母姊妹麒凰牝雞等詞屬之；三為可陰可陽類，以朋友戚族嬰孩牛羊犬豕虎豹等詞屬之；四為非陰非陽類，以金銀銅鐵木石泥沙等詞屬之。不知歐洲文字如法德等國，名詞必分性屬，最為無理，惟以有冠詞關係，學者不能忽視。英文雖無冠詞關係，然以代詞有男女之別，故雖較法德諸國文為簡易，而仍不能全廢。中國文字既無冠詞關係，代詞復無男女之分，克敦依樣葫蘆，不知何所取義。又第一節論集合名詞，謂集合名詞有時亦可如普通名詞之例，加一別稱之名詞，而將本名詞略去，因舉史記封禪書一生盡驚，一宮盡駭二句為例，而釋之云：一生者，即一生之人也；一宮者，即一宮之人也，其驚與駭，皆指人而言，雖未將人字道出，而自含有人字之意。然則克敦竟認人字為集合名詞矣。又同節論普通名詞，舉孟子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為例，謂帛字為普通名詞，及其論物質名詞，前係在第七面，後係在第十一面，相距不過兩葉，而竟自相矛盾如此，不知陛下閣下為代名詞，入之普通名詞，以地名代人名例中，又為篇中數見不鮮之錯誤，更不煩一一枚舉矣。

終太山人集十卷 孫艾曰華刻本 擬著錄

明艾穆撰。穆字熙亭，一字和甫，湖廣平江人。嘉靖三十七年戊午舉人，累官至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引疾歸。事蹟具明史本傳。穆初為國子助教，文名籍籍，時宰相張居正為穆鄉人，欲用穆為中書舍人，穆恥入權門不應。及居正遭父喪奪情，穆與同官沈思孝抗疏請令居正奔喪回籍守制，反覆數千言，詞旨激切。居正大怒，廷杖穆八十，遣戍涼州。居正死，言官交薦，復起任職。其曰終太山人者，

謫戍時穆嘗徧游終南、太華之勝，故以自號也。是集凡十卷，首有萬歷壬子門人喬壁星序。卷一奏疏十首，第一首即論張居正者也。卷二、卷三序四十首，卷四記四首、客對一首，卷五傳十首，卷六祭文二十首、墓誌墓表各三首，卷七、卷八書牘六十四首，卷九、卷十詩二百十四首，而以同時贈答之詩凡七十首附焉。穆為人原本忠孝，直節抗慷，故所為詩文忠厚悱惻，跌宕不羣。卷四恩譴記一首，記其與居正齟齬及抗疏被杖謫戍事甚詳，明代廷杖制度之慘酷，猶可令人想見。卷九西竄出京詩云：病向西風一促裝，寥寥征雁塞雲長。流沙萬里殊非遠，去國孤蹤信若狂。楚客江魚身可葬，漢臣馬革骨猶香。青山到處皆吾土，何必湘南是故鄉。無戚戚怨尤之意，而有曠達之懷，穆學養之深亦可見矣。穆得罪時，趙用賢亦以劾張居正同被逮，用賢謂穆曰：讀公文章，便知節義，今果然。雖一時之俊語，卻為穆文字千載之定評，正不必與字彫句琢之文同相評騭矣。是書前題不肖孫曰華

輯，省其紙墨，為明刊。又有一活字排印巾箱本，首題十一世孫法善刊，後附明史列傳，則為清代刊本。顧清提要漏不著錄，故亟為論定，以為立節者勸焉。

蔣恭侯集一卷　清光緒庚子麓山精舍叢書刻本　擬存目

蜀漢蔣琬撰。琬字公琰，零陵湘鄉人。官至大將軍錄尚書事，封安陽亭侯。事蹟具蜀志本傳。按琬本無集，故隋書經籍志以下皆不著錄。是編乃清末陳運溶取蜀志琬傳所載琬承命所上疏為之。末附琬子斌答鍾會書，亦琬傳所載也。考集之為義，由於集合。此編止錄一疏，既與集合之義無當，又史傳所錄疏文，往往節去首尾，略存梗概。琬此疏亦然，是寥寥一簡，又非完帙。以集為名，尤嫌名實不相應矣。又蜀志董允傳載琬領益州刺史，上疏表允內侍歷年，翼贊王室，宜賜爵土以褒勳勞。雖為斷簡，固是琬文。運溶未加甄錄，殊為疏略。又琬疏及斌答鍾會書皆載琬本傳，運溶注云出琬傳注，亦為訛誤。緣篇幅既少，又采輯未完，故今第存其目焉。

陶山文錄八卷　清道光二年壬午自刻本　擬著錄

清唐仲冕撰。仲冕字六枳，號陶山，湖南善化人。乾隆五十八年癸丑進士，累官至陝西布政使。仲冕幼承家學，學有本原，以儒生出膺民社，所至勤求民瘼，振興文教，興利除害，知無不為，故有循良之目。今觀集中卷六興利除害議、委查河海灘地議三篇，被災州縣蠲緩漕米議、清理虛政議、清釐修兩六塘河堤岸議、濬吳淞江工竣善後議諸文，其存心民事，通知政要，猶可想見，知當時羣以循吏稱仲冕者信非無因。至其持論，如卷三中歐陽子本論，欲驅佛氏使還其故國，中夏之從其法者則當從韓愈之說，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云云，不免為迂儒之論。然仲冕氣象寬博，所學不主一家，集中如卷二尚書說、卷三危微精一辨，力闢梅賾古文尚書之偽；卷三大學論，謂大學本一篇，無經與傳之分，亦無綱領條目之分，暗糾朱子之說；卷二天理人欲說，謂理為文理條理之義，孟子所謂理義即禮，糾宋儒天理人欲對舉之說，皆當時漢學家之

持論也。卷三克己論，謂孟子所謂大而化之之謂聖者，其功當自克己始，則宋明學者之持論也。卷五宣西通序，自述其[illegible]西人地球之說[illegible]，初[illegible]之而後信之，[illegible]仲冕足見虛懷服善實事求是之心矣。乾嘉之際，漢學風靡一世，湖湘人士，聲氣隔絕，幾於漢不相關，當時湘人能知漢學之長者，自余文燦外，厥惟仲冕，至仲冕之子鑑，復專以理學名家，雖其見道之篤，或過於仲冕，而門庭之廣，氣家之博，視仲冕殆不無愧色，是又考湖湘學術宗風者所當知者矣。

附記一、仲冕生乾隆十八年癸酉，卒道光七年丁亥，年七十五。

二、仲冕別著有岱覽、江蘇海州志。

劉令君集一卷 清光緒庚子蘿山精舍叢書本 擬著錄

蜀漢劉巴撰。巴字子初，零陵烝陽人。先主定蜀，辟為左將軍西曹掾，先主為漢中王，進為尚書，後代法正為尚書令，事蹟具蜀志本傳。巴才智絕人，而長於文學，故本傳稱先主稱尊號，昭告於皇天上帝后土神祇，凡諸文誥策命，皆巴所作也。當時推重，可以想見。是編為清末善化陳運溶所輯刊，文蜀代漢中王上漢帝表一首，先主即位告天文一首，冊穆皇后一首，冊皇太子一首，策魯王一首，策梁王一首，策諸葛亮為丞相一首，策張飛領司隸校尉一首，策馬超領涼州牧一首，答劉先書一首，與諸葛亮書一首，凡為文十一首，除書二首明見巴傳裴注所引零陵先賢傳外，其告天文一首、冊二首、策五首，即據巴本傳語勒錄，自可徵信無疑。至據先主傳錄漢中王上漢帝表一首，考先主傳，此事在建安二十四年，在先主稱尊號以前，其為出巴手筆與否，絕無文證，運溶概行收錄，殊嫌泛濫。嚴可均全三國文輯錄巴文，不錄此篇，知可均

較為矜慎矣、又許靖傳稱先主稱尊號、策靖云云、據已傳語、亦當為已作。運溶顧漏未收入、亦為疏略。又册策二字古人通用、其文皆誥命之辭、略無差別、運溶以其異字、遂析為二體、亦為未當。今者錄已文、而論運溶編輯之得失如右、使來者有所考覽焉。

劒閒齋遺集六卷 民國十七年重編排印本 擬存目

清陳瀚撰。瀚字裕楣、號子峻、湖南湘鄉人。光緒間廩貢生。是編乃瀚卒後其子爾錫取瀚生平古文詩詞綴輯成篇者也。書凡六卷、卷一至卷四為詩四卷、卷五為詞一卷、卷六為古文一卷。瀚為諸生。嘗游於郭侍郎嵩燾之門、侍郎博學多通、周知中外之務。故瀚亦頗究心經世之略。法越之役、瀚時適居閩浙總督楊昌濬幕府。黑旗劉義屢挫法人、當道多以為慶幸。瀚獨謂黑旗勝法、法必遷怒中

國、沿海方且多事、中國即興兵拒敵、天下必騷然而終且以和局了其事。集中卷六與翟孚侯書、即其說也。後法人果據台灣、擾閩浙、天下騷然、終成媾和之局。是瀚留心時務、頗有先見之明、不失為識之士。文意在規橅古人、惟鑿痕未能盡化。蓋瀚之所長固在經濟、而不在文學也。此集又有民國七年石印七卷本、亦爾錫所編。此編為民國十七年爾錫重編付印者、蓋其定本。故今錄此本、而七卷本則從略焉。

附記一 瀚生清咸豐五年乙卯、卒光緒二十二年丙申、年四十二、

二、瀚尚有劒聞齋師門問答、有刻本、

桓令君集一卷 清光緒庚子陳運溶輯刊本 擬著錄

魏桓階撰、階字伯緒、長沙臨湘人、曹公平荆州、辟階為丞相掾主簿、遷趙郡太守、魏國建、為虎賁中郎將侍中、遷尚書、文帝即王位、遷尚書令、封高鄉亭侯、加侍中、及受禪、徙封安樂鄉侯、拜太常、卒、諡貞侯、事蹟具魏志本傳、隋書經籍志不載階集、是編為清末陳運溶輯刊湘中名賢遺集之一九、據魏志注引漢獻帝傳宋書禮志杜佑通典綴輯而成、凡表五首、疏二首、今取嚴可均輯全三國文所錄階文勘校此篇第一首賀受孫權稱臣表為嚴書所缺、蓋魏志武帝紀注引魚豢魏略載此奏為侍中陳羣尚書桓階合奏、故可均以屬陳羣、而運溶則屬之階、故相違異也、然文帝紀注又載有侍中劉廙辛毗劉曄尚書令桓階尚書陳矯陳羣給事黃門侍郎王毖董遇等合奏、又有侍中辛毗劉曄散騎常侍傅巽衛臻尚書令桓階尚書陳矯陳羣給事中博士騎都尉蘇林董巴等合奏、凡若此類、運溶皆未加甄錄、與首錄賀受孫權稱臣表者自

相違異、蓋以二人合奏、輒分屬於階、連名太衆、遂不復分屬歟、故知可均凡遇合奏盡屬之第一人者、體例較為謹嚴有法矣、

瞿文慎公文稿一卷 民國十五年石印本 擬著錄

清瞿鴻禨撰、鴻禨字子玖、晚號止庵、湖南善化人、同治辛未進士、官至軍機大臣、此編乃鴻禨卒後、其子宣穎搜求遺稿編集付印者也、編中考證文三首、序跋二十首、壽序七首、碑志十一首、叙記三首、凡文四十四首、末附書札二十二通、合為一卷、鴻禨以權略著轉、故其晚年當國、為袁世凱所忌、見擠去位、生平無文學之名、然觀此卷考證諸文、北發解據大戴禮史記說苑逸周書諸文證北發確為夷種之名、訂顏師古漢書注訓徵為徵發之誤、至大至剛句讀一文以易文明以健方以智禮記疏以達句例證至大至剛以直當連讀申趙岐之說、轉注說酌取江聲曾國藩之說而加以補正、並據說文酒酉莤莤諸字說解證酉即酒字、糾國藩當別立酒部之說、皆證據明通、持之有故、非略無根據妄為新說者可比、其餘之文雖多酬應之作、要為不失雅馴、書札中偶有駢儷之文、亦頗修潔可誦、蓋湖南自清遇咸而後、武功文學皆臻極

盛鴻機雖科名早達、而嘗游於郭嵩燾周壽昌諸人之門、耳濡目染、自與俗學不同、固不得以其達官而沒其文學之長矣。

附記　鴻機生道光三十年庚戌、（據集中戊黃再同書札推算）卒民國八年己未、年七十。（據宣穎序推算）

文通十卷　上海商務印書館排印本　擬著錄

清馬建忠撰。建忠字眉叔、江蘇丹徒人、官分省補用道、朝鮮領事館參贊。建忠嘗遊學歐洲、見彼邦有所謂葛郎瑪者、說明彼中語句之類別及組字成文之方式、至為詳盡、童蒙入塾、用為程課、年十四五即能讀書為文、進而求專門之學、故其國無不學之人、而人各為有用之學、歸國後、遂竭十餘年之力、倣葛郎瑪之法、作為此編、實為中國有科學的文法書之嚆矢、書凡十卷、卷一正名、卷二論

名字代字、卷三論名字代字之次及靜字、卷四卷五論動字、卷六論狀字、卷七論介字、卷八論連字、卷九論助字歎字、卷十論句讀、由今觀之、建忠於舉世推崇西洋聲光化電之時、獨能取彼邦科學律令、以應用於中國之文字、可謂能見其大、至其書以事屬創始、又建忠博通西學、於中國文字訓詁之學、非其專長、自不無可議之點、如古書記所在所經所至之地、本當有介字於字為先者也、故記地之詞為賓次、而建忠則云、無介字為先、故所

記之地列於賓次則適得其反矣、又此類例有介字者正例也、省介字者變例也、而建忠則云、所經之處介以乎字者、非常例也、記所至之處後乎內動無介字者、常也、則與文法理論不合矣、此建忠不明文法理論之失也、孟子云、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此本為三代以仁得天下之變文、以介字也、建忠乃謂以為動字、孟子云、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此本為天子不能與天下於人之變文、人轉詞也、建忠乃謂人為止詞、史記儒林傳云、仲尼既沒、

七十子之徒散遊諸侯、既、狀字也、建忠乃謂既為連字、孟子云、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禮記祭義云、比時、具物、二比字皆介字也、而建忠乃云、比字領讀、則為連字、祭義比時之比、則為介字、則詞類動搖無定、學者無所遵循矣、此建忠信道不篤之失也、孟子云、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二者字、指示代字也、而建忠則謂者為接讀代字、史記平準書云、諸買武功官爵首者、試補吏、先除、諸表數靜字也、建忠乃云、諸、代字、者以指之、孟子云、諸侯多謀

伐寡人者、此猶云諸侯之中謀伐寡人者多也、多、靜字表詞也、而建忠則云、多字主次、諸侯偏次、猶分子與分母然、凡此皆不免強以歐洲之文法律中文、失卻中文固有之組織、此建忠強我就人削足適屨之失也、大記留侯世家云、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仇強秦、報仇強秦者、報仇於強秦之省文也、而建忠則謂強秦為仇之同次、孟子云、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注之江者、注之於江之省文也、而建忠乃云之字代之於二字、此建忠不明古文

有省略之失也、代字是此二字用法本同、建忠乃云、凡指前文事理、不必歷陳目前、而為心中可意者、用是字、前文事物有形可跡、且近而可指者、用此字、介字以字之於司詞、不論司詞長短、或居動字之前、或居動字之後、本無定也、而建忠乃云、司詞短者居動字之長者居動字之後、此建忠強生分別、不合事實之失也、韓文送孟東野序云、漢之時、司馬遷楊雄最其善鳴者也、最其善鳴者猶言其最善鳴者、而建忠因最字位於其善鳴之上」

遂謂最為静字表詞。史記酷吏傳云、天子至自視病、其隆貴如此。此文為其隆貴至天子自視病之變文、至字介字也、而建忠困至字位天子之下、遂謂為内動字、此其不明古文有變化拘泥詞位之失也。史記項羽紀云、梁父即楚將項燕、項燕表詞、楚將加詞也、而建忠乃謂楚將為表詞、孔子世家云、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孔子起詞、布衣表詞也、而建忠乃以孔子布衣四字連讀、謂為起詞、刺客傳云、得趙人徐夫人之匕首、趙人加詞也、而建忠

乃謂趙人為偏次、匈奴傳云、其見敵則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矣、其見敵、其困敗、皆表假設之讀也、而建忠乃云、其見敵為逐利之起詞、其困難為瓦解之起詞、莊子大宗師云、墮枝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道、此謂坐忘、墮枝體以下四句、起詞也、此字複指四句、同次也、而建忠乃謂此為起詞、以墮枝體四句為加詞、則輕重倒置矣、此其誤認組織之失也、孟子云、今燕虐其民、今狀字也、建忠乃謂今為連字、史記孔子世家云、余

低徊留之、不能去云、云、助字也、建忠乃謂云為外動字、孟子云、人皆可以為堯舜、皆、狀字也、建忠乃謂皆為代字、孟子云、二王、吾將有所遇焉、有、動字也、建忠乃謂有為代字、此其誤定詞類之失也、茲第就關涉文法者言之、其他不明故訓、誤讀古書之處尚多、不復縷指、然其書要為體大思精、雖後起者研求益密、亦第於建忠有所修正、大體終不能出其範圍、固不得以一二疵瑕沒其創建之功矣、

東洲草堂文鈔二十卷 清光緒間家刻本 擬著錄

清何紹基撰。紹基字子貞，晚自號蝯叟，湖南道州人。道光十六年丙申進士，官翰林院編修。紹基以書法重於時，於金石文字考證之學頗有心得。此集凡二十卷，題跋佔七卷之多。近日湖南刻叢書，於紹基文集獨刻其題跋，蓋特取其所長也。今觀第七卷校定阮氏積古齋款識釋文冘彝冘簠條下，謂鄭武公名掘突，屬公為武公之孫，不當名突，疑實名宂，突字以形近而誤。第八卷跋潘校官碑，謂官字从宀从𠂤之本字，皆以屋宇為義，下从𠂤，象周廬列舍之形，謂臣吏所居，後乃引申為官職之稱。周禮官府都鄙並稱，是其本義。許叔重於宀部宣宏宰守諸字以屋室府寺為言，惟恐人昧其本義，獨於官字入𠂤部，云吏事君也，未免自淆其例。皆立義堅卓，足訂經字及說文之誤。裴岑紀功碑考，謂岑事實具後漢書西域傳，惟傳文有脫漏，碑文正可補其缺失。跋漢司徒殘碑，推定為伯升後下博侯劉張之碑，亦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惟第六卷秦公䈂鐘文考及[illegible]秦公望秦公玗兩鐘文拓本跋，紹基分別定為秦文公德公穆公三公之鐘，謂諸鐘皆有畏龔咸忌之文。紹基據史記秦本紀定咸忌為秦大庶長之咸壘弗忌。今考秦本紀，大庶長弗忌咸壘三父等擅行廢立，事在武公即位之前。武公即位三年，遂誅三父等。武公鐘有畏咸壘弗忌之語，理尚可通。至德公為武公之弟，穆公為德公之子，穆公即位時，距三父等廢立時已四十餘年，若云畏咸壘弗忌，義無所取。此知畏龔咸忌猶書言嚴恭寅畏耳。紹基欲附合史文，殊為牽強。又同卷竟寧銅鴈足鐙跋銘文云護武嗇夫霸掾廣漢主右丞賞守令尊護工卒史不禁省，紹基以主右丞連讀，釋為主此工之右丞，不知主與省為對文，當屬上讀，亦為疏失。又第七卷校定阮氏積古齋款識釋文冊父乙尊條下謂班字乃从竝得聲，當从竝，不當从玨，不知班从玨刀，本會意字。凡會意之字，聲本無可求。如紹基之說，則說文中會意之字將一一改定而後可，豈可得乎。然綜觀全集，要為瑕不掩瑜。偶論詩文，亦多獨到之語，固宜亟為甄錄者矣。

附記一　紹基生清嘉慶四年己未，卒同治十二年癸酉，年七十五。

又二　紹基見清史列傳卷七十三文苑傳，附郭尚先傳。

存吾文集四卷 清咸豐乙卯雲香書屋重刻本　擬著錄

清余廷燦撰。廷燦字卿雯，晚號存吾，湖南長沙人。乾隆二十六年辛巳進士，官翰林院檢討，以母老乞養歸，遂不復出。廷燦生乾嘉之際，其時漢學風靡一世，不讀許鄭之書者，幾不得為通人，而湖湘學子大都猶專己守殘，與湖外風氣若不相涉，獨廷燦以屢至京師，獲聞緒論，傾心折服。今觀此集之文，如卷一釋射一首，取凡與射義有關之文字一一加以詮詁，與沈彤之釋骨、任大椿之釋繒、孫

星衍之釋人體例略同，而精博亦復相類。旅酬考九獻考二篇，融會經文，條舉件繫，令讀者於繁賾之禮制，一覽瞭然，最為詳核。他如寢衣辨，據說文證寢衣之為被，親軌考引戴震阮元之說而加以申證，胥考核詳明，不為膚論。卷二書爾雅正義後於邵晉涵之書備極推崇；卷三江慎修永傳，卷四戴東原事略，櫽舉兩家學術，簡而得要；又如卷二書赤道南北兩總星圖說、書測恒星黃道經緯儀說、書測恒星赤道經緯儀說、書紀限儀說諸篇，歷

述西人湯若望之說、深相推挹、尤非迂儒深閉固拒者可比。以文字論、亦真氣橫溢、兀傲不平、鄧顯鶴沅湘耆舊集卷九十五稱廷燦有存吾文集十六卷、又稱廷燦論天文律歷句股徑圍之學與戴東原往復辨難、具見文集云云。今此本文集止四卷。卷一周禮太史正歲年說、雖糾駁戴震周禮兼用夏時之說、並無與震往復辨難之文、據集中戴東原事略末稱廷燦未識君而後君之死十二年來京師、從士大夫之後、日聞君之學與君之人、因

次敘其事略云云、則廷燦與震殆無往復辨難之事、蓋由顧鶴傳聞誤記、故多與事實不合耳。

附記一　廷燦生於雍正七年己酉、卒於嘉慶三年戊午、年七十。

又二　廷燦附見清史列傳六十八儒林傳王文清傳。中華書局出版

胡端敏先生遺書四卷 清光緒閒家刻本　擬著錄

清胡元直撰。元直字子正、湖南湘潭人。光緒十一年乙酉拔貢、候選教諭。其曰端敏先生者、元直卒後門人私謚也。元直為胡錫燕之子、錫燕嘗受學於番禺陳澧、督教諸子甚勤、故元直與其兄元儀、元常、弟元玉、皆通經學、古學有淵源、而元直詞章之學尤著稱於時。與兄元儀同見賞於湖南學使朱逌然、同科選拔、傳為士林佳話。是編凡四卷、第一卷為癸甲試賦、第二卷為介堂經解、第三卷為介堂詩詞、第四卷為

介堂文筆、試賦雖係應試之作、然詞采富贍、音節鏗鏘、就中信陵君救趙賦直抵黃龍與諸君痛飲賦、氣勢流走、雖駢儷而有散體之觀、河閒獻王對三雍宮賦規橅漢賦、及擬鮑明遠謝希逸庾子山諸賦、皆具體而微、不失為佳構。經解如南海說、據爾雅釋地尚書考靈曜及周禮注、謂海之言晦、四方荒遠之地皆可稱海、不必盡為納百川之天池、持論明通、足糾杜預左傳僖四年注之誤。說成周宣榭考讀榭為序、謂宣榭乃宣王廟之東西序、服虔釋為宣揚威武之處、

杜預因而釋為講武屋者，固非；孔廣森釋為堂後無室本射堂之制者，亦不可信，尤足解千古之疑，文明春秋之確詁矣。

附記一　元直生咸豐三年癸丑，卒光緒十九年癸巳，年四十一。

劬盦文稾四卷　民國九年庚申家刻本　擬著錄

清羅正鈞撰。正鈞字順循，晚號劬盦，湖南湘潭人。光緒十一年乙酉舉人，歷官直隸撫甯定興清苑縣知縣、天津保定府知府、山東提學使，入民國後卒，年六十五。正鈞為人倜儻英邁，果毅有為，生平致力於船山王氏之書，故其為學體用兼賅，非迂儒能坐言不能起行者可比。其知定興縣時，值拳匪之亂，縣民有招匪至毀河橋者，正鈞立斬匪首一人，梟首示眾，境內以安。又言於上官，力主剿匪，上官依違，時議遂釀大亂。官山東提學時，見清政日壞，引疾告歸，不數月而清社遂屋，蓋先幾之智也。是集凡四卷，略以撰著先後為次，文中涉及宗族故舊者，悱惻周摯，藹然仁者之言；而於政治得失、風俗厚薄、人才進退，每每慨乎其言之，其宅心之厚、憂世之深，令人想見其梗概。文中如卷一補輯王船山先生年譜跋後者，訂船山實於父喪服闋後始就行人之職，足訂劉毓崧之誤說；卷三明錦衣衛副總兵羅公傳及記近湘公闔門殉寇難事二首，足為考訂明末史實者之資；卷四

四侍軒遺詩敘記江西新城陳廣敷歷相湘中中興名臣事、亦足資治清史者之采擇、文字大體簡潔雋永、不失名家法度、蓋正鈞學足澤其身、治足利其民、文采之優、在正鈞固其餘事矣。

附記一 正鈞别著有劬盦官書拾存、船山師友記、辛亥殉節錄、皆有刊本。

谷儉集一卷 清光緒庚子陳運溶輯刊本 擬著錄

晉谷儉撰。儉字士風、湘州桂陽人、元帝初、刺史甘卓舉秀才、策試高第、除中郎、事蹟附見晉書甘卓傳。據卓傳稱儉少有志行、寒苦自立、博涉經史、于時南土凋荒、經籍道息、儉不能遠求師友、唯在家研精、雖所得實深、未有名譽、又恥衙耀取達、遂歸終身不仕、卒于家。知儉不止博學、又為篤行闇修之君子。阮孝緒七錄載湘州秀才谷儉集一卷、隋書經籍志云已亡、故兩唐志皆不著錄、此本為清末陳運溶輯刊湘中先哲遺書之一、凡文二首、一為叔母寡姑遺還未嫁而亡服議、采自通典禮部、知唐人猶得偶見其遺文、一為角賦、采自太平御覽、蓋李昉等沿修文殿御覽之文、為之非昉得見儉集也。其服議一首、謂婦人夫死、姑以其無子遣之歸宗、欲令更嫁、未嫁而死、夫之餘親不應有服、頗與古人禮意相合、通典又載虞子卿駁儉議、不能證明夫之餘親應當持服、第謂此婦不應出、出之非教訓之道、乃支蔓之辭、不足以折儉也。雖二

文皆零縑碎錦，不足窺其全，然一則深通喪服，一則雅贍辭華，吉光片羽，亦足令人珍惜矣。

九烟先生遺集六卷　清道光己酉揚州刻本　擬著錄

明黃周星撰。周星字景虞，號九烟，晚更名人，字略似，湖南湘潭人。崇禎十三年庚辰進士，除户科給事中，不就。入清後，年七十，縱飲大醉，自沈死，蓋以亡國之痛也。周星為穎州學正周逢泰之子，逢泰本湘人，僑寓金陵，生周星，育於黃氏。逢泰晚年挈家歸里，旋沒，周星與其家人不相能，忿而他去，遂冒黃姓，為上元人。而朱彝尊明詩綜稱周星本上元人，今育於湘潭周氏。今觀此集卷一芥庵和尚詩序云：余本湘人，今寄跡白門，於湘不忍遽忘，猶復往來羈栖於湘者數四。又卷五載程光禋與周星酬答詩，自注云：略似本湘人，後冒上元黃氏。並則周星本為湘人，亶無疑義，故顧鶴輯沅湘耆舊集、羅汝懷輯湖南文徵，皆錄周星之詩文，如非妄相援引。彝尊所記，乃出於傳聞異辭，非事實也。周星幼有神童之稱，八九歲時書臨黃庭經、曹娥碑，端勁風逸，為董其昌所驚服，有老夫當焚硯

之語。所著有夏為堂、易狗稱等集，多散佚。此本為道光間周星族孫周詒樸所刊，乃取湘鄉左仁所得夏為堂別集及詒樸先世陸續所采獲之遺文綴輯而成。凡為書六卷，卷一為賦論序，卷二為記傳書，卷三為古今體詩，卷五為雜著，卷六為時藝。並如朱彝尊靜志居詩話記周星詩云：高山流水詩千軸，明月清風酒一船。借問阿誰能作伴，美人才子与神仙。此本顧未載，知其詩文佚脫者多矣。周星文激昂慷慨，肖其為人。而如天地與日月食論，則於西洋人士地居天中，為一毬形，能粘吸萬物，及月在天上，日在地下，地毬居中隔之，日光為地毬所掩，故有月食諸說，深致折服，知周星頗能留心物理，實事求是，不徒以文采著稱。其詩則才氣橫逸，歌行尤獨開生面，集中如姑山草堂歌、楚州酒人歌、垂虹橋新漲歌、六月六日登洞庭西山縹緲峯放歌諸篇，皆縱橫跌宕，一往奔放，風馳雨驟，不可端倪。蓋周星天才既高，性復豪峭，身遭家國之變，胸中塊磊不平之氣，一發之於詩，固非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章摘句之徒所能望其項背者矣。

附記一　周星生明萬曆三十九年辛亥，卒清康熙十九年庚申，年七十

車太常集一卷 清光緒庚子陳運溶輯刊本 擬著錄

晉車胤撰。胤字武子，南平人。寧康初，為中書侍郎，封關內侯，累遷侍中。太元中，領國子博士，遷驃騎長史，拜太常，進封臨湘侯，尋為護軍將軍。隆安初，除吳興太守，辭疾不拜，加輔國將軍、丹陽尹，遷吏部尚書，為元顯所逼死，事蹟具晉書本傳。此編為陳運溶輯刊湘中名賢遺集之一，文為請定庶子為所生母服疏二首，明堂議一首，皇太子拜廟朝臣上禮議一首，凡四首。晉書本稱胤恭勤不倦，博

學多通，桓溫以其辨識義理，深相引重。今觀其文，大都原本經術，深達事理，知當時引重，信非無因。惟胤文存於今者實不止此四篇，如通典卷五十三載胤上言精擇經學最優者一人領博士，又卷六十載胤答謝琰問降服已除本服未周可得嫁妹否，又卷七十載胤議羣臣見皇太子儀服，又卷八十一載胤答徐廣問李太后服，運溶皆未及采錄，殊為疏略。蓋運溶所錄皆出自宋書禮志，而通典則未及檢閱，故不免有遺珠之恨耳。

運甓軒文集八卷 清乾隆二十七年家刻本 擬存目

清陶士偰撰。士偰字倫宰，號稽山，湖南甯鄉人。雍正元年癸卯進士，歷官江南太平府、湖北漢陽府、河南南陽府知府。是集凡八卷，第一卷經說，第二三卷序，第四卷傳記，第五六卷表誌銘誄，第七卷書札雜考雜議，第八卷題跋。經說中如星野說力斥星野之不足信，頗為有識。二南說、書雅頌後諸篇，於小序、朱子及明郝敬之說擇善而從，尚無門戶之見。其他大都人云亦云，無所闡發。為文頗欲

違摹古人，然如卷四文學子上公小傳云，出應學使者試，屢為卿子冠軍。夫卿子[illegible]冠軍為楚懷王封宋義之名號，豈可以冠軍二字牽連泛用。又散體文中[illegible]用代字，如卷四沈烈婦傳云，距藁砧物化二句有二日，稱夫為藁砧；又卷六許太淑人墓誌云，曾孫三，長者已賦采芹，稱入縣學為采芹，雖非文病，不免俗陋。凡若此類，[illegible]皆與古人法度未能密合也。

斯馨堂古文初集二卷詩集二卷 清光緒五年嗣孫劉紹昌重刻本

清劉暐澤撰。暐字芳玖，一字茗柯，號芋田，湖南長沙人。雍正八年庚戌進士，乾隆元年丙辰舉博學鴻詞科，官至四川敘永寧道。暐澤本長沙人，而集中自署青田者，舉舊籍也。其集暐澤曾自刊行世，咸豐間板燬於火。此本為暐澤嗣孫紹昌於親眷家搜得殘本重刊者。據紹昌序稱原刻若干卷，已無可考。故此編古文題初集，並無續集也。卷首有暐澤自序，稱文章自漢司馬相如而後有兩人：唐

李太白、宋蘇東坡是也。太白之後，坡繼之，坡之後，予小子何多讓焉。卷一張月塘詩序略謂：唐李杜同時，韓柳同時，宋歐蘇曾王同時，而余今與月塘同時，殆無異韓柳李杜。其自命之高，殆不可一世。又張貢五文集序稱貢五文為接統之文。夫宋明人道統之說，久為有識者所不道，文章高下，世有定論，有何統緒之可言。暐澤乃津津道之，殊為鄙俗。其文又稱每怪十餘年東耳食之徒，妄以古文之道推尊某某，蓋或以其時藝官爵之故，蓋指方

苞而言。平心而論，苞文雖不逮古人，然平正雅潔，要不愧為一代作者。今取暐澤文與苞相較，何止上下牀之別。暐澤欲以大言自飾，豈可得乎。蓋自明以來士人溺於帖括制藝，偶有一二人不肯專攻帖括者，便自詡為韓歐，然不治帖括與文為韓歐，是二事，豈可併為一談耶。

劉文恪公詩集四卷 清光緒五年己卯孫劉昭湯重刊本

清劉權之撰。權之字德輿，號雲房，湖南長沙人。乾隆二十五年庚辰進士，官至禮部尚書太子少保，經筵講官，體仁閣大學士，予告歸，卒謚文恪。是編凡四卷，首為進呈集二卷，皆恭和[illegible]御製之作，次為剩存詩草一卷，乃權之手自編定者，末為剩存詩續草一卷，則權之之甥丁伊輔所搜輯也。權之生承平之際，先後兩居宰輔，故其吟詠從容澹靜，不失為和平之音，惜邊幅微窘，局度未宏。衡以大家，終有愧色。至剩存草中偶用昌黎酬盧雲夫望秋詩韻擬古四首，緣事後又有註，予以徇庇同鄉者賦以志感，即事三十韻諸篇，皆權之第一次入閣被劾降官時所作，所謂徇庇同鄉者，嘉慶十年乙丑，權之為殿試讀卷大臣，是科狀元彭浚適為湖南[illegible]人，故人有徇庇之論。權之以向來鼎甲恆屬吳越，不聞頃言，湖南士子乍得一狀頭，遂遭媢嫉，故不免憤懣也。

附記 權之見清史列傳二十八大臣傳。

芙江詩存三卷 清嘉慶丙子家刻本 擬存目

清陶必銓撰。必銓字士升，號芙江，湖南安化人。乾隆間諸生。是編乃必銓子澍搜求殘[illegible]編次，[illegible]止古今體詩百三十五首，據編首唐仲冕序及卷末鄧顯鶴跋，謂必銓全稿為他人竊去，今存蓋十不逮二三云。集中如卷一先慈生日二首，亡室黃氏生日一首，壬子春聞崖兒院試獲雋一首，皆性情真摯，悽楚動人；卷二登石峰山尋鐵仙女栖真處一首，規摹老杜風格，蒼涼感舊絕句三首，風韻翩翩，皆不失為傑構，惜其他篇什未能盡與此相稱也。

附記 必銓生乾隆二十年乙亥，卒嘉慶十年乙丑，年五十一。

唐中丞文集二卷詩集一卷 清光緒年卯家刻本 擬存目

清唐訓方撰。訓方字義渠，湖南常寧人。道光庚子恩科舉人。以軍功歷官安徽巡撫、湖北巡撫、直隸布政使。訓方以文人投筆從戎，初從羅澤南規復武漢，繼膺專閫，削平苗練，謀勇兼施，號為名將。及乞假歸田，優從容講學，留心撰著，頗有昔人投戈講藝之風。此集為訓方沒後，其子準經等搜遺文刊布行世者。編中如下卷告祖文，乃奉詔回籍掃墓時謁祖廟之文，歷述其從軍百戰之艱危，及領兵居官之行事，以告其祖先，忠懇之誠，溢於言表。上卷袁端敏公祠碑記，敘述簡要，搖曳有神，皆不失為佳作。惜其他文多屬壽序、譜傳等，率爾酬應之作，未能一一相稱。詩亦信手拈來，未經錘鍊。卷首王闓運序稱訓方文以人傳，非以文重，殆為允確之評量矣。

附記一 訓方生嘉慶十四年己巳，卒光緒二年丙子，年六十八。 二 訓方別有奏議、里語徵實，皆已刊行。

胝琴閣遺文一卷遺詩二卷 清光緒閒家刻本 擬存目

清何慶涵撰。慶涵字伯源，湖南道州人。咸豐八年戊午舉人，官刑部郎中。遺文凡文十首，其六為家人姻連傳志、奠祭之文，其四為題跋。題跋中有五音韻譜後記、朱刻說文跋各一篇，大都人云亦云，於文字之學無所闡發。又有陶密庵書經冊聽政跋一篇，文中有云，經首行下有朱文密庵法書圓印一，末行下有白文陶印汝鼐朱文密庵方印各一。考慶涵所稱陶印汝鼐者，乃刻印右行為陶印二字，左行為汝鼐二字。古人讀法本自右行第一字向左讀至左行第一字，復自左行第一字向下讀至左行第二字，復由左行第二字向右讀至右行第二字，如此回環讀之，仍為陶汝鼐印，非陶印汝鼐也。據集末附載慶涵子維棣所撰先府君事略，稱府君嘗蒐集古印數百方，手搨成編，題曰頤壽齋印叢。近今言金石學者，必多推府君云云。是慶涵固亦留心金石之學者，乃於古印讀法懵然不曉，殊為可怪。其詩亦體格卑弱，不能自振。慶涵為何紹基之子，紹基詩歌金石皆足名家，通

覽此編、慶涵似未能紹承其家學也、

坿記一　慶涵生道光元年辛巳、卒光緒十七年辛卯、年七十一、

浣月樓遺詩二卷 清光緒間家刻本　擬存目

清女士李楣撰、湄字月裳、湖南湘陰人、欽差大臣兩江總督諡文恭李星沅之長女、刑部郎中道州何慶涵之妻、翰林院編修何紹基之子婦也、星沅及其妻郭氏皆頗能詩、著有梧笙聯吟集行世、楣濡染家學、故亦嫻吟詠、卷中如秋夜云、螢火撲瑤階、月影穿籬空、何處一聲鐘、驚醒沙鷗夢、月夜聞笛寄懷桐君叔母云、夜色涼如水、誰家玉笛聲、忽醒閨閣夢、彌動別離情、簷鐸隨風響、花枝映月明、徘徊正無限、漏箭報三更、舟中偶作云、水急舟偏快、行人懷抱開、帆從深樹出、岸挾遠山來、鷗夢平沙記、漁家曲渚隈、推篷向南望、何處鳳凰臺、皆氣勢流走、風度翩翩、不失為佳什、其他大都氣體卑弱、而古體尤不能成章、蓋有詩才而無學力、女子之通病為然、不止楣一人如此矣、

坿記一　楣生嘉慶二十四年己卯、卒光緒九年癸未、年六十五、

思益堂詩鈔六卷古文二卷 清光緒戊子長沙刻本 擬著錄

清周壽昌撰。壽昌字應甫，號荇農，一號自菴，湖南長沙人。道光二十五年乙巳進士，官至內閣學士。壽昌於詩功力極深，規摹李義山、陸放翁，得其神似。集中律詩如卷二沂梁懷古、花之寺看海棠、書孫璥舟哭凌荻舟詩後、即席有懷凌荻洲水部，卷三柴市悼文信公、書張江陵傳後、李舜卿孝廉集二語見贈，就其語綴成一詩悼之，卷五濾愚不寐有述，卷六聞遣閒趣已賦偶成諸篇，或沉鬱蒼涼，或瀟灑淡逸，皆不愧古之作者。古風如卷二武昌謠、卷四鬼女行、卷六飲酒雜詩，亦見功力。斷句如卷一秋夜獨坐云：階下寒蛩樓上雁，十年消受此聲多。岳陽樓云：憂樂未闌慚入世，神仙無分且登樓。卷二落半齒棲然有賦云：儼然片葉驚秋隤，推當兒時毀齒看。過潤臣侍讀飲感賦云：時艱尊酒成奇聚，家遠雲山祗夢游。卷三病後夜坐聽雨云：一春長看如故友，百端難解是離愁。書愁云：舊事同塵拈莫住，華年和淚落難收。閱故人自定遺集云：十里畏人吾豈敢，百年留憾爾何癡。卷四獨坐云：幼事憶常樂，古書看轉疑。拜李文正公墓云：調國苦心回社稷，不祧文字即兒孫。卷六岐路云：詩媿未工窮自在，愁推不去老還來。皆有佳致。觀其卷二刪詩一首云：吟安一字輒狂喜，價待千秋先自許。可知壽昌吟咏之不苟矣。古文如陸建瀛、陳源兗、王本梧、謝繼超、顏鑾、紐彭三元、李鵬飛、周大勳諸傳及劉忠壯祠堂碑，皆有裨咸同間史事。悔全堂詩集序、湯蠖傳足窺湖湘道咸以後文學崛興之緣起，皆非苟為述作者可比。蓋壽昌上承鄧顯鶴之流風而下傳其學於王先謙、瞿鴻禨。雖鴻禨以仕宦不終其業，而先謙則門庭益廣，學術日宏，論湖湘學術淵源者，固不能不推壽昌守先待後之功矣。

附記一　壽昌生嘉慶十九年甲戌，卒光緒十年甲申，年七十一。

又二　壽昌有詞鈔一卷、日札十卷，皆有刊本。

蒼葭集二十一卷 家刻本 擬著錄

清孫鼎臣撰。鼎臣字子餘，一字芝房，湖南善化人。道光二十五年乙巳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擢侍讀，以母憂歸，尋卒，年四十一。是集凡二十一卷，前十卷為古今體詩，十一至十六卷為古文，十七卷為詞，十八卷為律賦，十九、二十卷為駢體文，二十一卷為試帖。蓋據集中標題，前十六卷為正集，十七卷以下乃附錄也。鼎臣幼聰穎，有神童之名，始學為詞賦，熟精文選，及官京師，與梅曾亮、曾國藩等遊，乃

棄去駢儷之文不為，而壹意為詩古文辭。今觀其詩文，雖無雄奇磊落之致，而從容澹雅，絕去俗塵，無不達之意，無藻修之辭，曾亮嘗稱其文詞旨明健，吳敏樹亦稱其文章命意，惟以義理人事親切之說經緯往復而出之，皆有分寸節度，雖語出自同時知友，卻非阿好之辭可比。又鼎臣志在用世，嘗深考古今學術政教治亂所由，及鹽漕錢幣河渠兵制諸大政，利害事實，而察其通變所宜與其所不可行者，為春塘芻論三卷、河防紀略四卷，即此集中如屯田論、區田五種輯序諸文，亦足窺見其留心經濟之一斑，是又非棹弄虛神，刻意欲為文人者所能及矣。

附記一 鼎臣生清嘉慶二十四年己卯，卒咸豐九年己未，年四十一。

又二 鼎臣別有春塘芻論三卷、河防紀略四卷，有刊本。

江忠烈公遺集二卷 清光緒十三年丁亥朱記榮刻本　　擬著錄

清江忠源撰。忠源字常猶，號岷樵，湖南新甯人。道光十七年丁酉舉人，歷官至安徽巡撫。洪楊之役，守廬州，殉難，卒謚忠烈。忠源為人天性慷慨，行兼儒俠。居京師時，屢歸師友之喪及返鄉里。倡五鄉團平會匪之亂。初仕為浙江秀水知縣[illegible]九月，愛民勤政，秀水民稱為賢夫。及出治軍旅，深嫻韜略，屢保危城。守廬州時，兵少援絕，猶支撑兩月之久，及力竭城陷，遂盡其守土之責，以一死報民。綜其生平，坐言起行，有體有用，既足洗儒生無用說之誣，最後成仁取義，大節凛然，巍然為一代完人，誠不必以文章見重。然言為心聲，其人既為兩間正氣之所存，故其文亦浩氣奮溢，不可方物。卷首載左宗棠題辭，稱忠源之所言者，皆其所行，他人不能為，其人宜不能為其詩，可謂知言矣。是集凡數刻，忠源初卒，其夫馮卓懷、郭崑燾蒐輯殘稿，屬左宗棠校定，宗棠略為簡汰，得詩八十五首為一卷，時在咸豐五年乙卯秋冬間。卷首有宗棠題辭及崑燾序文，是為長沙初刻本。嗣崑燾以一本

寄與邵陽縣學教諭彭洋中，洋中以其尚多譌舛，因與濂溪書院山長鄧瑶詳審是正，重付手民，碑為咸豐六年丙辰冬間。卷首有洋中序，是為邵陽重刻本。至同治三年，忠源弟忠濬任四川布政使，復謀重刻，後讐之事仍以屬瑶，瑶乃取其逐年所搜得之忠源文七首為一卷，原刻詩八十五首為一卷，而以墓表、像贊及祠堂記、殉難碑記、行狀及忠源弟忠濟行狀附錄於後，是為蜀刻二卷本。此本為光緒十三年吳縣朱記榮行素草堂所刻，記榮序稱歙縣張君金城以別本見示，首諭祭文、國史本傳，次書疏九首，與前刊無一同者，記榮因取與前刊合刻，別本所載名曰補遺文錄。補遺實為十一首，不止九首，又詩錄亦有補遺二首，蓋為忠源遺集最完備之本矣。又記榮備列詩原刻序文，有清泉丁善慶一序，云咸豐丙辰仲春，陳炯齋與籌以江忠烈公遺詩付剞劂，屬序於余云云。以所稱咸豐丙辰仲春者之，似在長沙刻本少後，邵陽刻本之前，其與長沙刻本是一是二，不可確知。又記榮所稱別本，刻於何人何時，亦不可曉，以其

內容觀之、蓋所以補蜀本之遺、疑當在蜀刻之後也、

附記一　忠源生嘉慶十七年壬申、卒咸豐三年癸丑年四十二、

江忠烈公後集一卷 民國六年丁巳湘陰郭振墉編刻本　擬著錄

清江忠源撰、忠源有遺集二卷已著錄、是集為湘陰郭振墉所編刊、振墉為郭崑燾之孫、家藏有忠源致其先世書疏八首、為向刻遺集所本錄者、又於咸豐朝東華錄中得忠源奏疏十八首、因合刻為後集一卷、繼又於羅汝懷湖南文徵中搜得遺文二首、為補遺附刻卷後、遺集文錄止錄奏疏二首、欲窺當時時事及忠源守禦策略、頗嫌未備、是集所錄卷疏較夥、自忠源奉命幫辦軍務以後、廬州殉難以前、大抵具在、

又振墉既據東華錄鈔集、故先後次序井然不紊、於考明當日時事及忠源方略、較為明白、惟所錄敘陳軍務八條疏、即朱記榮刻本文錄補遺之條陳軍務疏、不應複錄、或疑振墉本見朱本、然振墉於補遺二首之後附識云、遵前刻遺集例列於卷本、本曰補遺、是其曾見朱本、毫無疑義、蓋緣標題偶異、未及細檢內容、故致複錄耳、

寥天一閣文二卷 清光緒十三年丁酉金陵自刻本 擬著錄

清譚嗣同撰。嗣同字復生，號壯飛，湖南瀏陽人。初官江蘇候補知府。光緒戊戌，以徐致靖薦擢四品卿銜軍機章京，參預新政。八月政變，與林旭、楊銳、楊深秀、劉光第、康廣仁同被戮，世所稱六君子者也。嗣同天才絕特，死時年才三十四。此爲光緒丁酉嗣同自輯刋東海褰冥氏三十以前舊學四種之一。凡爲文二十八篇，據集中三十自紀，嗣同初嘗刻意規模桐城文體，繼見魏晉閒文，則大喜而篤嗜之，由是上溯秦漢，下循六朝，專心於沈博絕麗之文字。今觀此集，如劉雲田傳、贈奉政大夫任君墓誌、城南思舊銘敘，皆規橅桐城，精緊遒鍊，得其神似。餘文則大抵遠摹魏晉六朝，近法龔魏。卷首報貝元徵書、與沈小沂第一書，雖淵雅可誦，而氣力未遒。報劉淞芙第一書，摯情激越，質文並茂，殆無愧於古之作者。報劉淞芙第二書論淵明詩原本經術，又據若不委窮達素抱深可惜之語，證淵明非沖澹人，申朱子之論，亦爲有見。卷二家傳數篇，據明史紀傳，細意鉤稽，亦頗見功力。蓋嗣同天才既高，於考據箋注、金石刻鏤、詩古文辭之學無所不致，宜其年不中壽，而文采斐然可觀矣。

附記一 嗣同生同治四年乙丑，卒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年三十四。

二 嗣同有石菊影廬筆識二卷、仁學二卷，皆有刊本。

碩邁園集十卷 清光緒元年裔孫蒲蔭枝重刻本 擬著録

明蒲秉權撰。秉權字虔之，號平若，湖廣永明人。萬曆四十一年癸丑進士，任江西建昌令，擧卓異，陞吏科給事中，再起為西甯兵備道，轉肅州副使，謝病歸，卒。是集凡十卷，卷[illegible]卷二為古今體詩，卷三為奏疏，卷四為序記傳狀等，卷五六七為書札，卷八為西遊日記，乃秉權赴西甯任時紀行日記，卷九為友四軒清話，乃在西甯任所時雜記，卷十為祭文。明末原有刊本，以明亡之後，清初忌諱頗嚴，流傳未廣，故朱彝尊輯明詩綜、鄧顯鶴輯沅湘耆舊集，於秉權詩皆無所采録。至清同治間，羅汝懷輯湖南文徵，始獲見一殘本，[illegible]此本則瀍光緒元年秉權裔孫蒲蔭枝重刻者也。秉權秉性忠懇，鯁直敢言，明當熹宗之世，羣閹得勢，天啟三年，[illegible]旨稱司禮監太監王體乾、宋晉、魏進忠等從事青宮，贊襄勤勞，特將原廕錦衣衛指揮僉事王之棟等正千百户魏良弼等俱准加世襲，仍給應得誥命云云。魏進忠，魏忠賢初名也。秉權時為給事中，上疏請收回成命，言極切至，又劾閹臣史繼偕

貪位固寵，熹宗怒，傳旨廷杖，降級調外用。輔臣葉向高、韓爌力救，始免。集中防濫杜幸及直糾輔臣二疏是也。他如務實息爭疏、為孫承宗洗誣録用名臣疏、請録用王紀、習扶植善類，不遺餘力。友四軒清話祖宗朝閹宦尊寵一條，昔石工不忍刻元祐碑一條，於魏閹之毒害正人，言之猶有餘痛，亦可以知秉權志節之所存矣。

莽蒼蒼齋詩二卷 清光緒二十三年丁酉自刻本　擬著錄

清譚嗣同撰。嗣同有寥天一閣文，已著錄。此為嗣同自刻東海褰冥氏三十以前舊學四種之第二種，乃其詩集也。據其第二卷湘痕詞敘云：余以降大功之喪，輟業有間，既終喪，乃定十有五歲至二十有五歲十年之詩為一卷。按湘痕詞為第二卷首唱，然則此集第一卷為嗣同十五歲至二十五歲之詩，第二卷則二十五以後至三十歲之作也。嗣同天才絕高，詩亦多奇警可喜。集中如卷一兒纜船、沂漢、秦嶺、井陘關，卷二湘痕詞、古別離、晨登衡嶽祝融峰二篇、和仙槎除夕感懷四篇、鄭貞女詩、補遺中武關七絕、馬鳴七絕，皆立意清新，不同凡響。而湘痕詞八篇尤情文兼美，具見功力。斷句如潼關云：河流大野猶嫌束，山入潼關不解平。雪夜云：凍雲侵路斷，瘦馬怯山多。病起云：萬山迎落日，一鳥墮孤煙。秋日郊外云：邊風挾沙起，河水折冰喧。江行云：岸荒羣動寂，月缺瞑煙昏。夜泊云：月暈山如睡，霜寒江不流。馬上作云：一鞭衝暮靄，積雪亂微晴。秋夜云：眾籟當秋爽，孤吟入夜豪。

[illegible]洞庭夜泊云：船向鏡中泊，水於天外浮。崆峒云：隔斷塵寰雲似海，劃開天路嶺為門。安慶大觀亭云：遠山如畫月將上，野店初鐙人欲稀。殘蟬云：無復文章橫一世，空餘鐙火在孤舟。覽武漢形勢云：山入空城盤地起，江橫曠野竟天長。楓樂橋曉發云：送人意無盡，惟有故鄉山，皆意致精警，迥不猶人。嗣同三十以前舊學第四種石菊影廬筆識卷二自記其於漢口涉江，風大作，舟中口占二絕云：波揉浪簸一身輕，呼吸之間判死生。十二年來無此險，布帆重挂武昌城。白浪船頭賭旱雷，逆風猶自片帆開。他年擊楫渾閒事，曾向中流鍊膽來。二詩不失為佳作，而此集中不載，亦可如嗣同於詩簡汰之嚴矣。

平養文侍十六卷 民國九年庚申廬陵蕭子基刻本　擬著錄

清王補撰、補原名龍文、字澤寰、湖南湘鄉人、光緒二十一年乙未進士、官翰林院編脩、辛丑以事革職、入民國後卒、按補之革職、罪名爲庇護拳匪、據此集首錄陳毅與補書札、頗爲補稱冤、而集中第五卷復友人第六書、補亦自辯其未嘗庇匪、而以其得罪緣於、戊戌之不肯依附變法、今按戊戌新黨自斥逐以後、未一與聞清政、收拾庚子事變者爲奕劻李鴻章輩、皆非戊戌黨人、■以此集及補疏稿觀之、卷十三李

秉衡誅自識、記秉衡於庚子七月初十請訓時即奏補赴前敵、旋補受檄總理營務、即日到防、又毓賢巡撫山西、誅殺外人最力、和議將成、議殺毓賢、補上疏救毓賢、秉衡毓賢皆當日庇匪之人、補果與二人意見不同、何至與秉衡共事而爲毓賢營救、又卷十四記毓賢死事狀云、公憂讒訽蹂躪、動搖三輔、乃拘各夷居晉者七十餘人駢誅之、又疏稿論救毓賢疏云、向使直省督撫齊心一力、同驅並舉、將內地夷虜應時剿滅、豈尚有今日之禍邪、以盡誅在中國之外人

爲足以塞夷、補所見恰與拳匪相同、謂補未嘗庇匪、殆難置信、卷首又載胡思敬與補書、論庚子事云、在執事當日秉春秋大義、堅守夷狄之防、年壯氣盛、更事未多、亦不無沾沾自喜之失、誠能以立德立言者修之在己、立功者聽之在天、豈不綽然有餘裕云云、雖係友朋事後規切之辭、卻與事實爲近矣、夫忠信篤敬、蠻貊可行、恭敬與忠之夷不棄、中國與外人傳教逐商、載在約章、信誓旦旦、今無故而盡殺其人、姑無論其利害何若、抑果協於聖人之教乎、補誦法聖賢、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頗以主待名教爲己任、顧獨不知此義、抑何蔽也、惟補自落職以後、山居誦讀、時有善言、故趙啓霖澥園集有補墓表、稱補自罷歸、道德文學精進未已、而其文章■（亦頗）爲時流所稱許、故今秉君子善善從長之義、聊著於錄、而糾其迂謬之失如者、俾後來者節取其長、而無爲其謬論所惑焉、

附記一　補卒於民國十二年癸亥、年六十、

又二　補有疏稿一卷、已刻、

遠遺堂集外文二卷 清光緒十三年丁酉自刻本 擬存目

清譚嗣同撰。嗣同有寥天一閣文已著錄，此其所自刊東海褰冥氏三十以前舊學第三種也。書凡二卷，分爲初編續編，初編首錄其仲兄嗣襄詩三首文一首，而以嗣同所撰先仲兄行述及歐陽中鵠所撰嗣襄墓志銘涂大圍所撰嗣襄哀辭附焉，故續編嗣同自敘云遠遺堂集外文初編爲先仲兄作是也。按嗣襄文字無多，嗣同既取入己集中，例宜附錄，今乃裒然首列，然則此集初編究屬嗣襄集乎，抑嗣同集乎，賓主不分，體例殊爲乖舛。續編雖皆嗣同之作，以銘贊之文爲多，寥寥短章，略無精詣，疑其以初編號爲己集而無己文，遂强以此綴於後，聊[illegible]也。故今第存其目，不復著錄焉。

蕉園集文七卷詩二卷 清乾隆間樹松園刻本 擬存目

清熊國均撰。國均字秉授，湖南長沙人。乾隆間貢生。集中第二卷覆劉侯論文書，有承示斯馨堂集之語，知國均爲劉暐澤之友。暐澤文雖不足成家，尚覺文從字順，國均文亦時有明暢之作，然大都佶屈聱牙，令人不可句讀，其下暐澤又遠甚。詩較文爲明順，又多雅俗雜陳，時時失之鄙俚。蓋不事學問而欲以文章自見，固知其爲南轅北轍矣。

縵廬遺集四卷 民國十六年丁卯蔡氏排印本　擬存目

民國蔡傳奎撰。傳奎字斗南，湖南湘潭人。清光緒二十九年癸卯舉人，官郵傳部主事，入民國，改交通部僉事。是集為傳奎卒後其子以沅搜輯遺稿編輯，卷一卷二為古今體詩，卷三為論議序跋壽序等文，卷四為傳略書札公牘說帖等文。傳奎詩筆平衍無警拔之致，文首三篇為鄉舉時闈藝，餘以壽序書札為最多。壽序古人本無此體，近代乃有此一種酬應文字，雖有大手筆亦無由逞其長才，不獨傳奎為爾。書札佳者不外討論學術、陳說事理二宗，而是集所錄以候問起居者為多，故是隨手操觚之作，非精詣所在也。又是集體例來前二卷為詩，後二卷為文，如祭談公亞遷文、公祭詹春誠督辦文等篇，雖屬韻語，自當編入文中，今廁入卷二詩中，殊為不類。又詩詞自來分體，不相雜廁，而是集第二卷前半卷雜菩薩蠻一首，後半卷雜法曲獻仙音一首，是其編輯體例疏舛殊甚，殆難曲為解免矣。

平養詩存二卷附平養聯存一卷 民國九年庚申廬陵蕭子基刻本　擬存目

清王補撰。補有平養文待，已著錄。此其詩集，附錄則矣所撰聯語也。補頗能為古文，而詩則非其所長。如卷上漣水舟中口占寄曾因余云：鷺洲得讀詠史詩，不減義山與微之。琳瑯千首未盡觀，若留芬芳齒牙間。此行舊好多相遇，牧老梅公偏借譽。君思如涌氣如注，胡獨怯我長短句。以文為詩，[illegible]〔直率寡味〕道闕五律第一首斷句云：支漏推翻足忍飢，味馬肝。又云：臧穀誤而事亡羊。又一般第二書斷句云：七聖皆迷道，八公盡是兵。又云：未卜百年內，何日解宿酲。卷下雜詩〔七絕〕云：浮雲蒼狗須臾盡，不挂姓名及某誰，皆與聲律不合。補[illegible]平養文待卷五有手錄高曾二公評次兒歌行跋云：繫不能詩。又云：素以不能詩為憾。觀此，乃知補為自道其實，非尋常謙遜之辭可比矣。

素庵文藁二卷 民國九年庚申王氏刻本　擬存目

民國王珏撰。珏字子重，湖南湘鄉人。珏爲王補之子。補者，清末官翰林院編脩，以黨拳匪被劾落職者也。珏年少頗喜爲文，卒後，補爲刊其遺文爲二卷。上卷爲讀春秋三傳孟子禮記家語書後之文二十二首，下卷爲讀史記後漢書通鑑呂覽書後之文二十一首，別有答問一首，記一首，凡爲文四十五首。除記一首外，皆論史事之文也。今觀其文，雖自許持正，大都不免迂濶。如上卷讀三傳隱元年鄭伯克段於鄢云

吾嘗以爲繻葛之役，名教之大不幸也。設上有明天子奮九伐之威，聲鄭莊之罪於諸侯，斬首周廟，即不然，列國君臣以三駕之功，執鄭伯歸之於京師，磔之於市，致醢諸侯，曰：寤生不王，敢抗天威，今既伏其罪矣。凡我同盟之人，夾輔周室，毋相害也。渝盟者，有如此醢。抑知唯周無明天子，唯列國君臣不復宗周，而後有東遷之局，而後有繻葛之役，以臣射君之事發生。珏不推究事源，而爲此論，是何異饑莩載道，而曰何不食肉糜乎。昔王伯厚評胡致堂讀史管見云：但就一事詆斥，不究其事之始終。珏之此論，正相類矣。又讀三傳秦楚吳越篇，謂秦楚吳越，其初本非夷狄，以自瀆男女之防，習爲夷狄之教，故春秋以夷狄外之。據卷末附錄補所撰珏墓誌，稱珏此說爲闡先儒所未發。補並取其說以爲答問。今按齊襄公與陳靈公輩於男女之防何如，何以春秋不貶齊陳爲夷狄，豈孔子脩春秋，亦如後世亂君之行政，同罪而異罰乎。殆不然矣。又下卷讀後漢書列女傳周郁妻篇，詆郁妻爲悍婦之尤，罪上通於天，責范蔚宗不當列傳。

不知郁妻既遭遇人不淑之悲，又蒙郁父偉之苛責，生不自聊，妻之一死，其情可憫，其遇可悲。史家哀之，遂從紀錄。珏乃故爲苛論，抑何谿刻乃爾乎。考王先謙後漢書集解於郁妻傳引王補說，持論相同。是補爲此說而珏和之，又不當以此專責珏矣。

詒穀草堂詩集一卷 清道光二十七年鄧輔綸刻本 擬著錄

清余廷燦撰。廷燦有存吾文集，已著錄。此其詩集也。鄧顯鶴沅湘耆舊集卷九十五錄廷燦詩二十一首，云：廷燦集無刊本，故所存不多。此本爲武岡鄧輔綸及其弟繹校刊，首有閻其相序，稱丁君雲梧得先生遺稿，鄧君彌之兄弟受之，遂付開雕云云。末署道光二十七年，知其付刻在沅湘耆舊集刊成後五年，故顯鶴云無刊本也。廷燦篤學力行，粹然儒者，故其詩真氣流轉，雖不尚雕飾，而音節自然。輔綸後來以詩著稱，宜其有真賞矣。惟取此與耆舊集勘校，文句時有異同。如卷首雜詩第一首云先正羞雷同，先正，耆舊集作前輩。第二首云所志在千里，所志，耆舊集作志常。又耆舊集多人各拘於身，相對皆汝爾二句，而此集無之。其九前後次序亦互異。第三首本句蠅鑽吁可歎，耆舊集作故紙癡蠅鑽。又耆舊集有履可以跡，移珠豈以櫝換二句，而集本無之。閱家信五古一首末二句云，可能副我期，他日慶團圞，耆舊集作八句，云可能副我期，不然便泥蟠，好耕湘岸田，貫笠以爲冠，或釣雲本曲，刺船自引竿，待汝供盤餐，亦得慶團圞。湘中詩第七首云，雪曾犯秦嶺，雲竟掃衡山，耆舊集作高名尊斗極，正氣感衡山。尺五堂即事六首第二首本句云，恰面西山一，當第四首云，安得焚香供展玩，耆舊集作安山恰一當，篆牆，耆舊集作牆角西得服膺捋磊落。又耆舊集有和答魯庵趙庠使五律一首，而此集不載，疑顯鶴所據爲初稿，而刻本所據爲曾經删潤之定本也。

曾惠敏公文集五卷 清光緒十九年癸巳江南製造局排印本 擬著錄

清曾紀澤撰。紀澤字劼剛，湖南湘鄉人，襲父國藩侯爵，官至戶部右侍郎，卒謚惠敏。國藩本長於文章，其誨子亦極勤篤，世傳曾文正公家書可以見也。故紀澤此集駢散俱備，皆不失雅馴。第一卷論一首，擬古四首，書後三首，序一首，文後皆附有國藩評語，知其為年少之作。第二卷序二首，壽序九首，祭文一首，誌銘二首。第三卷至第五卷凡三卷，皆紀澤出使歐洲時書札，大抵皆論述當時中外交涉情形，在集中最為重要。蓋咸同之際，國藩及郭嵩燾輩皆漸認知歐洲學藝之長，而嵩燾昌言尤力。嵩燾與國藩為至好，又有姻連，紀澤承兩人之緒論，故年少時於西洋文字及技藝即頗留心肄習，以此之故，紀澤出任外交其有知己知彼之長，無復華夷隔閡之見。當崇厚使俄，訂約喪權辱國，論譁然，清廷改遣紀澤使俄，與俄力爭，挽回權利不少。雖當時俄國政情有不能不退讓之勢，要以紀澤折衝樽俎之力為多。甲申越南之役，紀澤於事前頗有所獻替，集中第四卷巴黎致總署總辦籌越事七條是也。清廷忽視其議，遂為法所愚弄，至于放棄越南，人謀不臧，國受其病，不使為紀澤一人惜也。第四卷倫敦致丁雨生中丞書云：吾華清流士大夫高論唐虞商周糟粕之遺，而忽肘腋腹心之患，究其弊不獨無益，實足貽誤事機。紀澤自彼歐洲，目覩遂人政教之有緒，富強之有本，艷羨之極，憤懣隨之。然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屬而和者幾人？祇能向深山窮谷中一唱三歎焉耳。蓋自郭嵩燾出使英國歸來，盛倡歐洲政治[illegible]之[illegible]，以此遂為輿論所不容，鄉人所嫉視，紀澤深知其事，故有此沈痛之辭。紀澤是書作於清光緒六年庚辰，到今五十餘年，紀澤所稱清流士大夫者猶未能盡絕於耳目，是又紀澤所不及料，而言之不能不有餘痛者矣。

附記一　紀澤生道光十九年己亥，卒光緒十六年庚寅，年五十二。

又二　紀澤有奏疏六卷，日記二卷，已刊。

歸樸齋詩鈔四卷 清光緒十九年癸巳江南製造局排印本 擬著錄

清曹紀澤撰。紀澤有文集，已著錄，此其詩集也。凡分爲戊己二集，每集各分上下卷。其稱戊己集者，據紀澤弟紀鴻所爲戊集序，則紀澤嘗爲詠史四言詩數十百首，又有紀遊擬古及友朋酬唱五言古詩三百餘首，同治己巳舟行不戒於火，皆蕩爲灰燼，獨近體數十百存，紀鴻幸得保存，故紀鴻編爲戊集。意謂已佚之四言五古詩當爲甲乙丙丁集也。戊集上卷皆同治辛未以前作，嘗經紀澤父國藩評閱者，下卷

爲同治壬申以後作，己集則光緒戊寅以後之作也。紀澤少承家訓，天才穎敏，故其詩氣體穩健，神采清腴，如戊集上卷七月七日喜雨壽九叔父威毅伯寄吳竹莊新居二首，山居卷日晨起二首，清明懷人三首，題尹金陽蒼龍獨立圖，次韻黃少崑重陽展重陽二首，過武昌小住登樓，東坡生日二首，贈許仙屏九日喜張康卿至，下卷潘伯寅侍郎招飲送黃漢仙駕部入蜀二首，己集上卷次韻答郭筠仙丈戊寅臘月，至法蘭西國謁其君長授受國首慰勞良厚頌及先人退爲此詩懷人八首，四妹輓詞，九日，下卷次韻答周荇農閣部丈遊眺睡起，清臣約遊南山俯瞰木司姑城，應之而不果行，爲此詩輓陳松生四首，送松生殯城西饗堂歸來夜不成寐作詩自遣，題所畫劉博泉給諫恩溥扇諸篇，皆氣勢流走，聲韻鏗鏘。斷句如戊集下卷七月晦日舟次嘉魚云：孤舟又渡重湖碧，人世知逢幾眼青，將至蘇州訪李香嚴先投以詩云：打鼓發船驚我覺，揮毫落紙與君言，中秋懷黎蒓齋云：一物不知儒者恥，百年長健古來稀。己集上卷八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集部

月十五夜森比德堡對月云：明鏡喜人增白髮，奚囊搜句到紅毛，輯圖云：九千餘字蔚成卷，七十二峯青入窗，皆逸趣橫生，不同凡響。惟全集皆止有律絕，無古風，蓋紀澤於舊草被焚以後，遂不甚作古詩，又嘗自云古質而今妍，妍則易成，質者難好，吾爲其易者聊以頤性自娛而已，而紀鴻序戊集亦云兄閎博淵雅，捷敏泉人，故視近體爲易，然則紀澤蓋避其所短，要不失爲智者矣。

蔚廬文集四卷 清光緒二十二年丙申大梁刻本 擬著錄

民國劉人熙撰、人熙字艮生、號蔚廬、湖南瀏陽人、清光緒三年丁丑進士、歷官工部主事、河南許州知州、廣西候補道、入民國、任湖南省長、人熙誦法程朱、尤服膺船山之學、然其為人以功名自見之意多、沈潛義理之功少、今觀集中卷三答江西伍展峯刑部書云、人熙閒嘗臨境自省、不義之富貴固不欲矣、而尺寸之柄可得者、或有時不忘、布衣徒步圖安之矣、而一念橫發、或思藉手以挽頹波、然則人熙自知蓋甚明矣、惟全集中論及時政、雖閒有迂謬之處、大體尚覺平實、如卷一為沈先祿請嚴禁發題以正文體端士習、指所言頗切中時弊、又明大禮義、續諸及卷三跋劉貢父為兄後議、論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大夫不同、士大夫但有父子之倫、而天子諸侯則重君臣之義、天子諸侯不得已可以兄弟相後、又不得已則諸父亦可以後天子、諸侯臣諸父、而臣子一例也、所見亦深得禮意、惟卷二家珍儒先生墓表云、後世文勝、凡幾於一節之長、蓋皆有表、而其中多緣情而為之者、蓋濫觴極矣、誤以濫觴為濫信、豐縣王君墓表云、孫女一、歸於我、蓋襲用左傳故仲子歸於我之文、不知左傳之我乃指魯國而言、而人熙語意乃是自指、然不云歸於人熙而云歸於我、頗嫌輕率、蓋緣人熙於訓詁之學不甚講求、故有此失矣、

蔚廬劉子詩集四卷 清光緒丙申開封刻本　擬著錄

民國劉人熙撰、人熙有蔚廬劉子文集、已著錄、此集凡四卷、首為蔚廬四十五自定稿一卷、為人熙光緒十年甲申至十四年戊子之作、據卷首人熙自記、人熙甲申五月始自署蔚廬也、次為補過精舍詩草一卷、為光緒二年丙子至六年庚辰之詩、次為蔚廬詩稿一卷、為光緒十四年戊子至二十二年丙申之詩、末為蔚廬騷賦銘贊一卷、譚嗣同寥天一閣文報劉淞芙第二書論人熙詩云、蔚廬先生稱心而言、絕無依傍、雍容真摯、適自其中之所存、翠華黃屋屯蒙隱見諸篇、非學窮奧域、貫徹天人、亦烏能言之哉、我輩兀兀雕鎪聲律、殆終無以企之矣、翠華黃屋者、蔚廬四十五自定稿海國七律八首之第八首、屯蒙隱見則自定稿中贈歐陽節吾舍人中鵠踐瞿子玖學士鴻禨浙江之約四言四首中之第三首也、按此二詩運用周易、墮入理障、未為佳什、嗣同特加稱譽、未免阿其所好、惟所稱稱心而言、絕無依傍、雍容真摯者則尚屬公允之評、蓋人熙當少壯時、頗有抗希昔賢

之志、言為心聲、故詩頗能高抗絕俗也、

慎盦文鈔二卷　清光緒元年武昌刻本　擬著錄

清左宗植撰。宗植字仲基，號景喬，湖南湘陰人。道光十二年壬辰舉人，官新化桂東縣學教諭、內閣中書。宗植為左宗棠之兄，宗棠爽時得位，勳業照耀一世，而宗植優游文學，終老於鄉里。然江忠源之初出任兵事，實由於宗植，集中奏上上祁相國書是也。奏下與李高弟書亦詳及其事，蓋當時有謂忠源之出由於曾國藩之奏保者，實則忠源出參軍事由於賽尚阿之奏調，賽之所以知忠源由於祁㝢藻之推薦。言忠源於㝢藻者為宗植，其事與國藩之奏保不相涉也。宗植刻意為文，亦頗有兀㚇不平之氣。議論大致平實，不為偏激之談。卷上說經一首，於漢學家毛奇齡、戴震輩頗有微詞，要為平心靜氣之談，非叫罵謾罵者可比。惟晚年喜治天文星象之學，頗用以推驗吉凶，如卷下與咏芝中書云：咸豐三年冬，星孛翼軫，岷樵亡。五年，熒惑在翼軫，犯左執法，羅山亡。八年，星孛翼軫，埽上將，迪庵亡。（岷樵，江忠源字；羅山，羅澤南；迪庵則李續賓也。）夫懸象在天，照臨四海，何獨應驗於中國，且地上之事棊繁，如偶有一事，天象必明著以示先知，無論天體為自然現象，非如人類之有識知，縱令有之，不亦太勞乎？此則於理必不可通者。卷首宗棠序云：兄晚研天文家言，其推步占驗有應有不應，兄不輕為人言，或有言，余亦未能遽省也。然則宗棠之意亦不甚謂然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慎龕詩鈔二卷 清光緒元年武昌刻本 擬存目

清左宗植撰。宗植有慎龕文鈔，已著錄。此其詩集也。宗植弟宗棠序云，兄詩尚樸忌巧，務為苦吟。今觀其詩，時傷生硬，又頗有率易之病，至於從容之致、嫻雅之音，不可得也。又刊刻未經細校，誤字甚多。上卷舟泊銅盆湖寄別舍弟季高三篇第二首云晨興戒指牽，指乃脂字之誤。下卷五言奉贈宮保東崖制府六十韻云，三緗蘇敝悴，五載貫旬宣，緗為湘字之誤。東崖者，滿洲裕泰之字。裕泰嘗為湖南布政使，此言其事也。

貞復堂集十三卷 清光緒辛卯家刻本 擬存目

清黃濚之撰。濚之字杭孫，湖南善化人。光緒二年丙子進士，官吏部主事。是集為濚之卒後其子仁俊等編次付刻者。卷一為劫餘集，凡古近體詩五十四首。卷二為更生集，古近體詩七十二首。卷三為佩紉集，古近體詩九十三首。卷四為雪泥集，古近體詩十六首。卷五卷六為嘵音集，古近體詩三百十一首。卷七為北征集，近古體詩百四十七首。卷八為金臺集，古近體詩百五十三首。卷九為還湘集，古近體詩八十三首。卷十為浩園集，古近體詩百十四首。卷十一卷十二為華鬘詞，凡詞百十八首。卷十三為古賦，凡七首。濚之篇什雖富，然詩筆平沓，不能引人入勝，時或不免庸詞俗調。晚年詩較有進境，亦未能拔出俗塵。卷首黃維申序謂濚之工力盡於詞，而詩其緒餘，故維申獨盛稱其詞，謂上者可追冬郎、飛卿，次亦不失屯田、淮海，若置之三影、千里之間，未知誰伯仲。然華鬘詞亦錄，凡近，未能如維申所稱說也。

堅白齋詩存三卷 清光緒間家刻本 擬著錄

清龍汝霖撰。汝霖字皞臣，湖南攸縣人。道光二十六年丙午舉人，官山西曲沃、高平及江西安遠、鉛山諸縣知縣。汝霖少以文學與湘潭王闓運、武岡鄧輔綸及弟繹齊名，諸人皆以復古爲幟志，時有湘中七子之目。今觀汝霖詩，五古擬則魏晉，得其神似，近體宗法盛唐，有蕭閒澹遠之致，不失爲一時名手。卷中古體如卷一舟發蘆陵灘、武穴、登金山絕頂、露次曹埧集、十二月八日始聞新甯陷，二卷讀朱伯韓侍御集，三卷釋服篇、吳南老歸巴邱有作以堅君山之游、哭曾文正公、秋日寄懷壬秋衡陽、讀馮樹堂重過萬縣詩、舟過洞庭同彌之作、岳陽樓諸篇，律體如卷一曉發長沙、蘆陵灘宿風、小孤山、采石磯、露筋祠，卷二印月亭十二月十九日解印綬二首、春日靜觀園作、移病歸楚與曲沃士民別八首、高平縣居詩十二首，卷三題南老東游唱和詩卷、苦雨、攸與展墓、北征錄別湖南觀友、泊赤沙湖、北渚亭、城陵磯、重別彌之、晴川閣早發、廣水諸篇，或意緒清新，或情感真摯，或氣體蒼鬱，皆非率爾操觚者所能辦，亦足以知其功力之深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堅白齋駢文存一卷雜稿存四卷 清光緒間家刻本　擬著錄

清龍汝霖撰、汝霖有堅白齋詩存、已著錄、此其文集也、駢文存高者摹擬騷漢、次亦宗法六朝、大率氣骨通勁、詞藻紛綸、非靡靡之音可比、雜稿存皆為散體文字、卷一代沈桂芬請籌費移屯一疏、擬遣旗民於奉天吉林及獨石口張家口二處口外、一以裕旗民生計、一以鞏固邊防、所見切中時弊、其他文大抵陳述山西政治情形及應興革之事、以書札為最多、亦為最要、如卷二上鄭筱山方伯牋、鄭中丞書、上李雨亭中丞書、再上李中丞書、上何小宋方伯書、卷三復譚文卿書、皆論吏治者也、卷二上大司農書、上沈中丞書、上胡方伯書、覆上鄧觀察書、卷三致李仙根太守書二首、致河東揚觀察書、皆論財政鹽政者也、卷二上蕭鄴師侍御書、覆陳舫仙廉訪書、卷三復姚吉甫刺史書、再與怡仁年游戎書、皆論兵事者也、蓋汝霖性情敦厚、通達事情、久宦山西、習知政治利病、民閒疾苦、故其言皆切中利害、有悱惻之誠、具可行之實、與書生坐談政治能言而不能行者迥然不同、其作宰曲沃高平、循聲卓著、高平人至為立生祠、非無故矣、

古香山館詩存三卷 清同治甲戌家刻本　擬著錄

清彭洋中撰。洋中字彥深，號晚杭，湖南湘鄉人。道光八年戊子舉人，官至四川潼川府知府。洋中有幹濟之才，其任邵陽學官時，助寶慶知府魁聯擒治亂寇，頗著勤勞。晚宦潼川知府，半年，勤政愛民，潼川人稱爲循吏。此其詩集，凡三卷，爲洋中卒後其子廷弼搜輯遺稿付刊者。前半雖偶有佳句，格律未純，後半則風格渾成，幾欲入古人之室。如卷二疊韻酬張禹圓次韻見贈之作、奉酬袁少峴即以送行、游白雲洞、卷三聽雨圖爲鄧四大湘皋題、壽朱翁壽萬六十、寄張玉夫壽劉庚亭六十、送黃惺齋先生之貴州大定任、雙杉歌和鄧湘皋先生作、次韻奉和湘皋先生同宿杉木鋪野店、經始陳參政祠作、奉和湘皋先生歸自黑田興中疊古杉韻、送張臺山先生之常德校官任、贈丁秋臣、閒居十首、和王麗生諸篇，其尤佳者也。據廷弼跋記，郭嵩燾稱洋中詩至官邵後字字精妙，卓然自成一家，深服其晚年精進之不可及；而劉蓉養晦堂詩集題洋中遺詩五古五首自注亦云：君爲詩古文皆盛於官邵陽時。雖嵩燾之詞不免稍有溢貴，然可知當時朋好頗有定評，非盡由於阿好也。蓋洋中官邵陽訓導十七年，與鄧顯鶴游居最久，倡和亦多，顯鶴木能龔，宜其有相觀而善之益矣。刻本頗有誤字，如卷一得劉立莽書久未報詩以代柬云"一見如舊歡"，歎爲歡字之誤；卷二袁少峴自高沙還邵議結婚姻之好以詩紀之即送之歸寧鄉云"尚平婚嫁期方始"，尚爲向字之誤；卷三雙杉歌云"邵陵之東杉木鋪，有杉兩株森當道"，道當爲路字之誤，蓋道字韻不叶，而路則叶韻故也。兹附訂其誤，猶劉中壘校戰國策明以趙爲肖、以齊爲立之例爾。

附記一　洋中生嘉慶八年癸亥，卒同治三年甲子，年六十二。

古香山館文存九卷 清同治甲戌家刻本　擬存目

清彭洋中撰。洋中有古香山館詩存，已著錄。此其文集也。卷一為家傳七篇，卷二為彭氏先世家傳二十六篇，卷三為彭氏婦女傳略十篇，皆洋中修家譜之作。又寶慶節孝列傳、貞烈列傳各一篇，則洋中修寶慶府志所纂也。卷四為記十篇，卷五為序十五篇，卷六為壽序十二篇，卷七為書札九篇，卷八為書札八篇，卷九為墓誌、墓表、祭文及雜文共九篇。綜觀全集，惟第七卷書札九篇，足以考見洋中經濟之略，其他大率以草率酬應之作居多，以文字論，亦未能深入古人之室。據廷弼跋，洋中卒後，廷弼取洋中全稿付鄧瑶編次。後瑶出蜀，船遭覆沒，瑶死於水，洋中全稿遂付波臣。不得已於敝簏籍記中竭力搜求，稿多蠹脫，非復當日之舊。然則此集精采無多，或以此故歟。

欽定勦平三省邪匪方略三百五十二卷卷首九卷續編三十六卷附編十二卷 官刻本

國朝嘉慶十五年大學士慶桂等奉　勅撰。元史方外傳有白雲會、白蓮會之名，欒城韓山童、明之僧惠金、蔡伯貫、徐鴻儒、洪眾屢以白蓮教播亂，歷年傳布，所在多有。假燒香治病為名，以襄陽老教為重。乾隆四十年鹿邑劉松於混元教內犯案發遣，隆德五十年改為三陽教，劉之協、宋之清遞傳日眾，妄談禍福，煽誘愚民。嘉慶元年分起楚蜀越，呂堰灘出朱陽荊子關，上秦嶺，入南北棧，渡漢沔，踰陰平，擾巴山，漁渡，逾白水江，驀梓潼水，出沒於巫鄖竹房雜之間，而以南山為巢窟，東至唐鄧，西至松潘，北至禮縣，南至孝感，積久而四川之嘓嚕子，南山之老戶，襄鄖之棚民，沿江私鹽私鑄，無賴不法者，闌入其中，到處剽掠，東勝西進。初用兵時，但設總統，以將軍經略兼充，勢不相下，奏報不實，冒濫軍功。高宗純皇帝籌畫焦勞，心殷奏績，迨至達和

之際猶成略捷詩章嘉慶四年正月 仁宗申明軍紀揀勤保為經略大臣各路帶兵大員三省督撫皆受節制明亮額勒登保以參贊相繼為經略采堅壁清野之說信賞必罰屢頒 諭旨謂內地莠民本吾赤子為逆者法在必誅裹脅者豈忍盡戮其同教中果知畏罪乞命縛將他逆禽獻一律赦宥 聖訓有云自古惟聞用兵于敵國不聞用兵于吾民自相攻擊虜戮生靈朕日夜焦憐戢致寢食俱廢恩旨既須人人感動賊中遇見謄黃竟有沈吟歎息者首尾七載以次底定十五年方略成書 御製序文以天生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分命岳牧教養兆庶善不知教養聽其游惰及至聚眾搶劫不得不用兵討捕兢兢以天命難諶民巖可畏為念孔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曾子語士師亦以道失民散宜於哀矜蓋犯上作亂天討有所必加而宵旰殷憂上下交儆作之君作之師無不以愛民為本者矣

欽定平定教匪紀略四十二卷 官刻本

國朝嘉慶二十一年 勅撰嘉慶十八年天理教逆匪林清潛伏郊畿震驚 宮闕蔓延豫東滋事戕官事歷三年乃克底定纂言紀事成為是書 仁宗睿皇帝聖諭以變起一時禍積有日方今大弊在因循怠玩實中外之所同 御製遇變罪己詔致變之源說盡心竭力仰報天恩諭行實政論報天恩肅吏治修武備諭庶教等篇 聖聰當陽思亟飭紀綱中語誠當時發難文敏公桂芳跋稱我 皇上觀微知著洞悉天下之故臣敬繹之因循怠玩亦有其由無才與識則有因循而已矣無志與氣則有怠玩而已矣得人而任之則因循怠玩之習不患不除儻非其人微獨不能除其習而已就令除之不因循而且為煩苛不怠玩而且為躁競其無裨於治則均耳又云昔韓愈之闢異端其言曰甚矣人之好怪也歐陽修則曰甚矣人之好善也人之惑於邪教者夫率以此為善事也習闢於因

果利害之說不知何者之為善而惟福之求而邪教者乘其惑而誘之則翕然從之矣若夫修明教化使士大夫曉然於儒墨之分義利之辨出其至性至情以實而致諸倫常之地使衆知倫外無教則邪教息矣經正民興尤探本之論也

平田志八卷光緒己丑刊本

國朝楊毓秀撰毓秀字子堅東湖人諸生左文襄平回一役規畫區處伐叛柔服是書次其年月為陝西二卷甘肅四卷新疆二卷凡回亂之始末擒勦之方略錄文襄奏牘為多自殉死事諸臣及偏師之勝雖勦之捷皆備書之間有一事所記各異兩存之以闕疑文簡事詳不侈捃摭以為奇不拗句讀以為古其於屯田之制紀之為詳亦後之為政者所取法也

續明紀事本末十八卷 光緒癸卯印本
國朝倪在田撰在田江都人是書續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而作其目曰南都兵事曰馬阮奸迹曰太子之獄曰四鎮之亂曰左兵之叛曰浙海遺兵曰江西之亂曰荊湘之亂曰兩廣之亂曰四川之亂曰滇黔之亂曰永曆奔亡曰永曆黨禍曰諸方義旅曰東南殉節曰李孫之兵曰自成遺亂凡十八篇紀年之法在宏光前者用大書閩浙粵明以我 朝年號冠之而分注其攷元於下不用僞等字樣 欽定通鑑輯覽例也紀福王南渡事者有顧炎武聖安本紀黃宗羲宏光實錄李清南渡錄三垣筆記夏允彝幸存錄文秉甲乙案略應廷吉青燐屑戴田有僞東宮僞后事略某氏宏光大事紀金陵膝事揚州殉難人錄紀唐桂二王事者有錢秉鐙所知錄瞿昌文天南逸史閩人思文大紀劉湘客行在陽秋沈氏存信編曹可蓡嶺表紀年馮甦劫灰錄某氏南粵新書粵遊見聞東明聞見錄范康生倣指南錄何印甫風倒梧桐紀楊在紀事本末鄧凱滇緬紀聞遺忠錄求野錄也是錄黃晞江陰城守記某氏贛州乙丙紀略徐世溥江變記沈荀蔚蜀難叙略鄭元慶湖錄紀魯王及賜姓成功事者有馮京第浮海記舵澤甲子紀略陳睿思閩海見聞汪光復航海遺聞某氏江東事案江南義師始末粵乘舟山忠節表江上孤忠錄黃宗羲朱成功始末江東旭臺海外紀在田搜羅考訂多所採取排纂編次端委分明無篇論斷亦倣谷書而隸事之親切遣詞之精拔則遠不逮也

埜書八卷　明月齋刻本

明吳之器撰之器字賜如義烏人舉金華一郡人物述而志之名臣傳第一節義傳第二儒林傳第三孝友傳第四文苑傳第五逸民傳第六仙釋傳第七方技傳第八游寓傳第九循績傳第十附傳第十一家傳第十二以諸史為準其他記載什一二所錄遺文多為刪潤風人行誼罕有紀述錄其卑辭眡得已晋江吳載鼇序稱其詩本庸未結構謹嚴觀其郡署諸賢及成公文穀諸封事豈惟文字之蔚跂抑亦興衰之炯鑒元末實亨傳記其害自括蒼還謂人曰青田萬擇甚法令久弛必依險阻嘯聚為亂已而果然又嘗讀諸親友曰吾足跡所及廣其風俗澆甚垂髫之童亦能操狡謀圖上天怨已極必假手殲之盍力善以延其脩乎時方承平聞者以為迂未幾天下大亂空村無煙大動百餘里之器謂今亦病此不治奈何是書成於崇禎丰巳距明亡僅三年沈深有識之士念亂之深往往

而驗非徒以文勝者也

列朝詩集小傳十卷 誦芬堂刻本

國朝錢謙益撰。謙益字受之，號牧齋，又號蒙叟，晚號東澗遺老。明萬歷庚戌一甲三名進士，授編修，累官禮部尚書。入國朝，授秘書院學士兼禮部侍郎，謝病歸。四庫提要謂謙益列朝詩集以記醜言偽之才，濟以黨同伐異之見，逞其恩怨，顛倒是非，黑白混淆，無復公論。閻若璩亦服膺者三人，曰錢受之、黃太沖、顧寧人，然論受之則曰此老春秋不足。作準謙益以史事自任，序謂元氏中州集以詩繫人，以人繫傳，中州之詩亦金源之史也。發其家藏，披明一代人文之集，就其詩而品騭之，蒐集史乘，案其姓氏爵里生平，與其詩之得失，為小傳，意在備典故，採風謠，汰冗長，訪幽仄，懲野史專之遠識，託始於丙戌，徹簡於己丑。庚寅十月絳雲樓大，幸是集先付殺青。當時吳殳修齡以謂謙益於虞山不見著作，已錢錄識彈抨擊不遺餘力。康熙三十七年黃錫綖刻以單行。其生平出處，鄭方坤謂與南宋方萬里大致相同，學問淵博無涯涘。本朝訪人要無能出其範圍，此書意在存史，抽出孤行。錢陸燦序謂擅場之苑，禮譚呂覽之懸金，固不可以人廢言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東林同難錄一卷 江陰耕學草堂重刊本

國朝繆敬持撰敬持江陰人明左諭德贈詹事繆文貞昌期後裔明萬曆間無錫顧端文與高忠憲重修宋楊文靖東林書院與同志講學其中天啓朝政在璫閹楊左魏周諸賢盡言被禍忠憲亦不免於難並烈手殲大憝追贈懋卹諸臣復命部司請概照贈銜除與三代誥命死事諸孫錄有同難錄桐城左氏刻之范陽鹿善繼爲之序康熙戊申敬持訂補其缺捐資重刊首復歷次列傳次附傳跋錄文貞與左忠毅光斗書曰當小人之伏莽也恨不疾去之爲快不疾去之則以君子爲姑息及小人媚竈得志又以爲吾黨激成之然則爲君子者不亦難哉蓋當時有謂諸君子之過激而卒歸無濟者後人不究事之曲折至謂明不亡於流寇而亡於東林尤爲誣之言矣

漢事會最人物志三卷 元和江氏刻本

國朝惠棟撰棟有讀說文記已著錄宋陽羨蔣帝撰漢史二十卷其曾祖之奇所記遺事跗數百冊兵火散失摺摭遺稾得六十事爲十九門鴻熙政元書成爲之序馬氏經籍考列於傳記惜其書不傳棟於經史諸子稗官野乘靡不津逮史彙裒張小司馬穎籀章懷之注撰諸史會最未成書此漢事會最人物志三卷爲江氏根倚堂寫本光緒乙未元和江標借刊卷上高帝至史岑卷中光武至周乘卷下樊重至徐英棟嘗以范蔚宗後漢書缺略遺誤范書行而東觀漢記謝承薛瑩司馬彪華嶠謝沈張璠袁山松諸家之書皆亡取初學記藝文類聚北堂書鈔太平御覽諸書作後漢書補注二十四卷是書於後漢人物爲尤詳揀縣王爾贊論史謂當以正史爲主而旁證以外史參互考訂以知其得失亦此意也

孟子事實錄二卷 畿輔叢書本

國朝崔述撰述字武承號東壁大名人乾隆壬午舉人官福建羅源縣知縣泛覽羣書覺百家言多可疑乃求之六經以考古帝王聖賢行事之實先儒箋注必求其語所本而細核之有時與舊解鑿枘至其考證最確辨正最明之事亦足以正偽書之附會闢衆說之謬誣是書考孟子事實首在鄒次適梁次遊齊次由宋歸鄒之滕至魯次雜記次孟子門人次七篇源流考其言凡籍古人者欲極形容其人之美遂不復顧其事之乖說者欲極形容孟母之善教而附會之反失其本正此即孟子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之旨又謂孟子好善之論可謂盡為政之要一國之事一國之民為政者雖強雖有智慮雖多聞識必不能一一而察之而知之而興革之惟好善則一國之人莫非助予之致治者所患自以為強自以為有智慮自以為多聞識善言無自而入於耳一人之才必不能勝國事之繁賾而政遂不得其宜耳故易曰井收勿幕有孚元吉夫惟好善是以人得各盡其言各效其能孟子之言可以終身行之而不盡也述每言先人望其為明道經世之學於此可見一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大卷 經部

孟子時事略一卷 心齋十種本

國朝任兆麟撰 兆麟原名廷麟字文田一字心齋震澤人諸生嘉慶初舉孝廉方正以太史公書孔子世家于生卒出處言之甚悉至孟子列傳則略焉不詳李彭山譚梁生閻百詩諸家所著論辨不一爰采其確核者貫穿時事旁推交通成孟子時事略不云年表者志慎也非有鑿鑿可據者之年月以徵信也江藩謂孟子生于烈王四年卒于赧王二十四年徵之經史莫得其實諸家之說第以孟譜為據譜學盛于南北朝劉孝標所見者百七十餘家兵燹之後皆亡譜學由此放絕如孟譜傳來已久何唐宋人無道及之然舍此則無可據亦不得已仍其說耳兆麟纂毛詩通說據史記孟子序詩書論今毛詩序即孟子所作後儒又或附益其論王守仁致良知之說謂孟子言良知出於本然固無待致也何得與大學掌合孝經本義序謂性有五常必本於仁仁統萬善必本於孝曾氏之學務本

為先所以獨得其宗再傳至孟子復為推明是書其持論亦極確覈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孔子年表一卷七十子年表一卷 拜經堂稿本

國朝臧鏞撰。鏞有爾雅古注，已著錄。定公十二年孔子為司寇，與聞國政，齊人歸女樂，孔子行。鏞以魯郊在夏正十一月，孔子於定十二年冬十一月郊後去魯。史記世家上序隳三都本末，下序孔子聞政去魯本末，覆提年紀，後人怪其重出，改十二年為十四年，禮記正義、史記索隱皆同，則唐以來本已如此。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魯，自定十二年冬至哀十一年冬適十四

年。十二諸侯年表魯定公十四年、鄭聲公五年子產卒，鄭世家同。孔子世家孔子過鄭，兄弟之交即在此時，以是年始交，別後而子產即卒，故夫子出涕歎之。左氏昭二十年傳鄭子產有疾，子產卒，子太叔為政，非一時之事。檀弓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荊，鄭注云應聘於楚，此當在魯哀公六年，是失司寇之後，非謂失司寇之年即之荊也。與老萊子交當在此時。七十子年表謂鄭注禮記過仲尼弟子姓名，多據太史公列傳索隱。據鄭注論語以申棖為申堂，論語集解載馬融注伯僚魯人弟子也，季長亦據史記，鄭義必與馬同。王肅好與鄭難，因愬子路一事得閒，遂於家語削去伯僚，其注論語不以僚為弟子。伯魚卒時孔子年六十九，顏子卒在伯魚後，孔子年七十，顏子正四十。江慎修孔子年譜從公穀，故以為時孔子七十一。王肅說孔子年六十一顏子死，此正孔子自陳還蔡之年，猶未反魯。孔子六十三阨陳蔡，如顏子已死，孔子思從難諸

賢，何以首及顏子？鄭駁五經異義以藉鯉死為假設之辭，云設言死，凡人於恩猶不然，況賢聖乎？可即以駁許慎之說駁王肅也。剖析精核，較江氏之書為詳。中有桂馥籀語，桂曾覺羅文敏公桂芳弟子，從鏞授經也。

熙朝宰輔錄二卷 通行本

國朝潘世恩撰沈桂芬續編世恩字槐堂號芝軒吳縣人乾隆癸丑一甲一名進士授修撰官至軍機大臣武英殿大學士謚文恭桂芬字經笙宛平人道光丁未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官至軍機大臣兵部尚書協辦大學士謚文定宋陳繹記沖均有宰相拜罷錄李燾嘗謂觀宰相之出處進退何如而天下安危治亂在目中國朝初置八大臣十六大臣天聰十年改為內三院順治十五年改為內閣十八年復改內三院康熙九年仍改內閣乾隆十三年始定內閣大學士缺康熙中有南書房擬旨之例而機事仍屬內閣自雍正七年設軍機處承旨出政密勿重務咸在於此大學士名為宰輔若之所謂參機務執樞要者分其權奪其職其選用益雜而多端或居其位而不得聞其政或當軸秉鈞而身為他官如燾所云而又甚焉非安危治亂所係也道光戊戌世恩與大學士穆彰阿臚舉姓氏籍貫及在任始末彙為是編咸豐丁巳增訂重鐫光緒丁丑桂芬復續載官文恭周文勤以次若干人以備攷訂

武威耆舊傳四卷 原刻本

國朝潘挹奎撰挹奎字石生武威人嘉慶己卯進士官吏部主事隋書經籍志云後漢光武始詔南陽撰作風俗故沛三輔有耆舊節士之序魯廬江有名德先賢之讚郡國之書由是而作武威自漢武開郡代多聞人宋以後喬稱寂然掌故多闕挹奎錄 國朝武威人物據志乘所書故老所說網羅甄采勒成此書自序李少保樓鳳至其伯祖中書凡若干人皆論定於蓋棺非敢務於月旦如李湘洲傳謂易有之君子用晦而明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春秋傳曰君子不欲多上人以才上人在儕輩無不樂受乃施之上官而不顧事以鄉之謂何矣蓋乾隆壬戌胡官允中藻視學雍涼試黃河賦目湘洲為木元虛郭景純一流癸亥以優行貢於朝壬申鄉會試皆高第除江西石城知縣有吏才民稱其斷贛州太守某招屬縣飲出其詩卷湘洲稱紙佳字亦佳而不及其詩太守銜之時中藻官宮詹武揭其著堅磨集誹謗 朝廷羅重辟適太守奉檄籍中藻家檢知湘洲出其門下搜獲湘洲致中藻書有云初官知縣不諳刑名相驗乃甚苦太守謂李蘊芳既官知縣矣乃敢以相驗為苦耶抉其書以為怨望必致之死周內鍛獄挹奎謂湘洲有才而不知養備書其顛末以為鄉之人警又謂湘洲謹於文法才雖高不作狂悖語寄讀其詩於君親實無怨尤持論平允足以闡微顯幽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袁督師事蹟一卷 嶺南遺書本

國朝無名氏撰明袁崇煥字元素東莞人萬曆己未進士授邵武知縣歷官兵部尚書太子太保崇禎元年督師出關議戰守我 大清設間謂崇煥密有成約令所獲宦官知之陰縱使去其人奔告於莊烈帝帝信之不疑初崇煥誤殺毛文龍至是帝誤殺崇煥邊事益無人乾隆四十七年 上諭朕披閱明史袁崇煥督師薊遼尚能忠於所事而其時主闇政昏不能察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憫惻特加恩官其五世孫炳為峽江縣丞嘉慶元年廣東巡撫陳大文學政恭泰合疏請祀鄉賢東莞知縣仲振履建督師祠於縣城院 文達書 綸音忠於所事為堂遵是書首明史本傳次錢家修白冤疏次程本直磯齋紀次程更生遊齋紀次余大成剖肝錄次遺文次卓性齋詩集而以請從祀鄉賢呈詞奏稿終焉

東坡事類二十二卷 道光庚寅刻本

國朝梁廷柟撰廷柟字章冉順德人類編東坡事蹟博采羣書自正史以迄說部詩話及節引本集之事因文見者各著書名題目略為第次為類十有七曰經類曰親屬曰知遇曰服官曰嫌怨曰文學曰交友曰日用曰器用物曰游覽曰游戲曰幻異曰技藝曰方外曰詩文曰考證曰評論每類又分子類使事以文見文以類從凡其文章風節數歷倡酬及其遺事俱舉目張列著指掌諸家集注止引證時事詮釋本文不免刪割原書援此失彼明人所編宋四家外紀蘇紀成於王世貞亦多漏略不及是書賅且細本末燦然成一大觀也

勝朝殉揚錄三卷 通行本

國朝劉寶楠撰寶楠有釋穀已著錄 高宗以明福王之在江寧與宋南渡相彷彿續纂綱目特命存福王年號勝朝殉節諸臣核議賜謚賜祀甫差史閣部可法死揚州士僚士民殉者甚眾郡城忠義祠在縣學郡人祠閣部于姜家墩後復搆祠于梅花嶺閣墓右道光十八年知府李璋煜屬寶楠考覈史公祠之應從祀者忠義節孝祠之應補祀者命子恭冕檢錄史志參以別集凡殉義官弁及鄉官士民婦女共若干人分為三卷加以考訂

廣州鄉賢傳四卷續二卷 光緒六年刊本

國朝潘楳元撰譚瑩續編楳元番禺人瑩字兆人號玉生南海人道光甲辰科舉人官瓊州府學教授明黃佐有廣州人物傳是編以崇祀郡學者為斷其餘前賢未奉祠祀者不入 自楚相高固至明處士張揚為傳凡百九十有奇瑩議其以陳文恭獻章從祀兩廡不循年代之例冠于卷端頗乖詳例復續輯明胡震郭典京至袁樹師崇煥十一人 國朝李太守作楫至孝廉方正林謙九人補明尹大僕瑾一人復據順德羅氏所輯廣東文獻內鄉賢傳補入漢南宮侯張買至明黎忠愍遂球五人

安定言行錄二卷 月河精舍叢鈔本

國朝丁寶書撰。寶書歸安人。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安定先生言行錄二卷，雜錄胡瑗翼之事及告詞、誌表、祭文等，其書久佚，惟汪藻序載浮溪集中，知為紹興八年錢壎、關注子東主吳興學所作。朱子名臣言行錄舉安定遺事數則，小學書亦備載其事，其他散見宋人著述中。咸豐間許教授正綬監修安定書院，採摭舊聞，裒為言行錄，屬寶書廣為搜輯，定傳誌第一、規範第二、議樂第三、弟子第四、著述第五、雜文第六。庚申之亂，零落不全。同治辛未壬申間，寶書預修湖州府志，重加採輯而增益之，成書二卷。明宏治元年，學士程敏政考正祀典，疏謂秦漢以來師道之立，未有過瑗，考之禮，有道有德者，於教與學者歿則為樂祖，祭於瞽宗，為列學宮最得禮意。至嘉靖九年學行正緩筆以正，或謂宗端平中從祀之誤，蓋端平二年議增十賢從祀，以瑗為首，實未之行也。

金陵通傳四十五卷補遺四卷 光緒甲辰刻本

國朝陳作霖撰。作霖字雨生，號伯雨，江寧人，光緒元年舉人。江寧府屬七縣，句容、溧水最古，上元、江寧次之，以秣陵、建業、丹陽為濫觴，高淳則割溧水、溧陽而成，縣六合與真州錯壤，江浦為烏江所分。作霖徵文攷獻，自成周以下逮並世人，輿事各從其類而敘之，依李延壽南北史之例。六朝世裔、明代勳衛門第相及，其苗裔即附其下，其餘則年代遞次，人以類分，甄錄諸書，以廿四史為主，而景定、至正二志及府縣各志輔之。凡大家譜牒、稗官小說，皆斷自可據者，括以論斷。以晉元帝渡江，置琅邪僑郡於建業，咸和後概從王斷，故籍琅邪者皆為都人。王逸少一支占籍東土，不復屬入琅邪。顏氏自含始居江乘，介卅北還，復其本土，其後嗣無與金陵，故不著書中。如周楨字文典，江寧人，謂朱緒曾金陵詩徵有周湞字伯寧，上元人，明史稱為鄱陽人，江西十才子之一，官亦至刑部尚書，似湞因楨字

而誤然劉崧槎翁集云秣陵周楨上元人豈明初自江西還金陵歟不敢濫登至路氏常里人文略云周禎字文興長於詩則又誤中之誤也徐文爵字青君明亡爵除不知所終弟仁爵與張名振攻崇明戰歿傳聞互異作霖謂徐氏家譜文爵作久爵其弟有久勲久顯無仁爵　國朝授世襲阿達哈哈番似久爵實北去者至如板橋雜記所載青君受杖事不足信謂劉璉字宗華江寧人與誠意伯長子同名非一人呂府志合之為一誤事詳詞綜意在表微補遺務式鄉里閭竭三十年之力乃告成也

今本竹書紀年疏證二卷　王忠慤公遺書本

國朝王國維撰錢氏大昕嘗言今之竹書乃宋以後人偽託非晉時所得之本宋翔鳳陳氏馬氏皆無此書梁書南史沈約傳俱不言嘗注此書隋唐志載紀年亦不言沈約有附注多采宋書符瑞志宋書約所撰故注亦託名休文國維本其說謂今本紀年為後人蒐輯其跡甚著一一求其所出知今本所載殆無不襲他書其不見他書者不過百一又率無事實所增加者不過年月而已其所出本非一源違異糾紛皆可剖析黃帝五十年秋七月庚申鳳鳥至帝祭于洛水宋書符瑞志五十年秋七月庚申天霧三日三夜云云均見附注此條即隱括為之帝嚳十六年帝使重帥師滅有鄶逸周書史記解昔有鄶君滅爵損祿重氏伐之鄶君以亡重氏盖國名作偽者刪氏字以為重黎之重遂繫之帝嚳時帝堯七年有麟拾遺記一堯在位七十年麒麟遊於藪澤路史本之而譌七十年為七年

偽紀年遂云七年有麟帝舜五十年帝陟附注鳴條有蒼梧之山帝崩遂葬焉今海州隋書地理志東海郡梁置南北二青州東魏改為海州此附注也出沈約不當有今海州語困學紀聞云蒼梧山在海州界此作偽者所本自禹至桀四百三十一年之都數與古紀年四百七十一年不能相應復與諸帝在位年數不合大荒北經注引竹書曰和甲西征得一丹山和祖二字形相近和甲疑陽甲之譌今本紀年據郭注說

字繫之陽甲乃有陽甲名和之說或雜綜諸書未加修正或故與古本立異有易其本文者有加以案語者參差無例前後未照事實既具他書年月日又多杜撰用惠棟古文尚書考孫志祖家語疏證之法以治此書與所校補古本竹書紀年並行焉

西夏紀事本末三十六卷光緒乙酉刻本

國朝張鑑撰鑑字春冶烏程人西夏自拓跋赤辭納款于唐歷五代迄宋據有西土太宗太平興國七年夏州李繼捧入朝其弟繼遷叛走入地斤澤傳至元昊稱制改元數服數叛至理宗寶慶三年蒙古太祖滅夏立國幾二百年宋劉溫潤守延州日編錄虜境雜事為西夏須知孫巽纂記夏虜兵屯會要土地肥磽井泉涌涸穀粟窖藏酋豪姓氏名位司存與夫城池之完缺風

俗之所向編為夏國樞要皆僅見晁氏書目洪亮吉有西夏國志王曇秦恩復有西夏書徐松有西夏地理攷均未刊行周春西夏紀傳稿本不完吳廣成西夏書事亦不免疏略鑑網羅舊聞詳其端委卷首為年表諜塞歷代疆理節略職方表卷一得姓始末卷二夏臺復入卷三繞萬壟城卷四烏白失期卷五靈州失陷卷六六谷戡渠卷七西平就撫卷八青堂梅怨卷九華州二城卷十靈州僭逆卷十一三州之盟卷十

二龍圍招諭卷十三好水之敗卷十四渭川之變卷十五三廟被閒卷十六叢霄吳欵卷十七宵令弑逆卷十八南壁潰軍卷十九蕭惠再敗卷二十諒祚淫虐卷二十一大順受創卷二十二梁氏擅政卷二十三綏城易砦卷二十四五道西征卷二十五永樂失事卷二十六四砦之還卷二十七平夏初城卷二十八契丹婚媾卷二十九遼人救援卷三十●二蔡稱觴卷三十一橫山進築卷三十二武朔来歸卷三十三世輔南還卷三十四得敬亂邦卷三十五安全廢立卷三十六夾攻覆亡義例詳審襃貶亦頗得中

孔子師弟年表一卷 竹柏山房刻本

國朝林春溥撰春溥有春秋經傳比事已著錄是書以孔子當年轍環所至弟子相隨考事徵年相因互見滙合證不明本史記表而次之其姓名不經見論語者附於後旁參三傳家語附以雜說善者從之並採無年时事足為證明者列之上方陳蔡之厄史記家語皆謂陳蔡大夫恐其用於徒圍之春溥謂時蔡已遷州來故地盡屬楚而陳方被吳伐望楚救豈敢圍楚所聘之人孔安國注云會吳伐陳陳亂故乏食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者無上下之交也蓋值兵荒君大夫不見禮以至困乏耳今從孔注至弟子之年多以史記弟子傳為主江永孔子年譜其生卒編年以世家為主而取證於三傳辨論精核間有未安者亦稍為更正也

孟子時事年表一卷 竹柏山房刻本

國朝林春溥撰孟子事蹟史傳多略其有年可考者惟見惠王及伐燕二事然歷聘則先齊後梁伐燕則以宣爲湣通鑑正之而未盡竹書紀爲而未詳元吳萊由孟子列傳吳迂孟子年譜今皆不傳明史鶚孟子年表多取氏譜之說李[illegible]本有孟子事蹟圖譜譚貞默有孟子編年閻若璩有孟子生卒年月考任兆麟有孟子時事略任啓運有孟子考略言人人殊春溥謂竹書逸文尚見索隱推覈世次與孟同符梁惠[illegible]改元均屬可信輯孟子時事年表首據竹書旁參眾說考時事之遠近證游歷之後先同異之說列之上方覽者考證時事得失自見大抵謂周顯王四十七年孟子五十一歲至梁時惠王後元十四年乃與楚將昭陽戰敗之明年也史記以爲惠王三十五年至梁誤周慎靚王二年孟子五十四歲見梁襄王遂去梁適鄒之任平陸因由平陸至齊時齊宣王立稷下宮招致賢人列女傳孟子道既通值梁招賢乃至梁既而去梁適齊齊王以爲上卿此爲實錄史以爲先齊後梁亦誤慎靚王六年孟子五十九歲有答沈同燕可伐及與宣王論勿取置君而後去著語時趙與楚魏俱欲伐齊而救燕赧王三年燕人畔齊王慙陳賈爲之文過孟子致爲臣而去以通鑑尚多缺略取史記各世家表傳並國策紀年諸子補之其詳見所輯戰國紀年中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雷塘庵主弟子記八卷 瑯嬛僊館刻本

國朝張鑑阮常生阮福阮孔厚柳興恩分編阮文達元祖塋在揚州城北雷塘居憂廬墓時自署雷塘庵主元年二十六歲登第不及十年督學三齊兩浙遂躋開府所至教學捄荒籌邊請海在浙江立詁經精舍在廣東立學海堂所編經籍纂詁十三經校勘記為學者所取資刻書最著者為十三經注疏 皇清經解以經術文章主持風會數歷中外兼享大年弟子為程張鑑仿劉公是弟子記之名次其行事子常生兄弟及小門生柳興恩續成之常生官直隸清河道福官甘肅平涼府知府孔厚一品蔭生興恩有穀梁大義述已著錄

孟子遊歷攷一卷 世楷堂刻本

國朝潘眉撰眉字壽生又字雅安吳江人史記田敬仲世家田和三年卒桓公六年卒威王三十六年卒宣王十九年卒湣王四十年亡索隱于桓公卒下引紀年曰齊桓公十八年後威王始見又魏世家云武侯九年齊威王初立索隱引紀年曰齊桓公之十八年而威王立桓公卒十八年非六年史記脫去十二年遂與燕噲讓國之年不合眉據此以定田齊之紀年而燕噲讓國之年數定而孟子先梁後齊之年數亦定大指孟子生年主索隱遊歷主先梁後齊至梁主梁惠王三十五年在梁主通鑑十九年在齊主七年其齊宣之年通鑑移下十年與燕噲章尚未合乃據紀年以符燕畔之為宣王周廣業撰孟子四考頗極詳核眉譏其國邑一條最是趙岐題辭曰夙表其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廣業謂以士大夫三鼎五鼎推之桐陽必不甚久遠祭以三鼎明在仕鄒為士之後時年蓋已

四十餘眉謂兼趙氏夙表之義以祭禮證表年亦未確廣業知齊桓有十八年而泥于紀年當梁惠十三年之文因齊自和至湣五世無君不改無年不移又欲盡改燕君之年移燕事於前以合宣王通鑑移易而仍不合不若但增桓公之十二年以補通鑑兩年之缺而孟子之書前後悉合其說確有明徵足資參訂

鄭學錄四卷 同治丁卯刻本

國朝鄭珍撰漢學莫盛於康成而范氏不以入儒林而尊為列傳其出處大節具見綱領珍服膺康成之學數十年自壯歲即書搜摭康成雜事以趙商墓碑某氏別傳諸文不復可覩事實之失傳者多蕃稡諸書遺文因傳緣例而參稽之所著書見隋唐志及群籍凡數十種其門人為名臣通儒至名氏足徵者猶數十人綜核遺事傳麗傳文推究始末即據之作譜而編書籍及弟子附為書成於乙未黃彭年序稱其彰避地之識表不仕之貞辨北海之論觝黜郗慮於末簡為題曰鄭學錄復於傳注補正十七事書目補正五事弟子目補正二事唐炯刊入遺書四卷三起穀梁廢疾下云嘉慶間有劉孝廉逢祿為公羊學注發墨守箴膏肓評穀梁廢疾申何三書案逢祿嘉慶甲戌進士由庶吉士散館改禮部主事此稱孝廉蓋未之詳考也

許君年表一卷 許學叢書本

國朝陶方琦撰。方琦字子珍，號蘭當，又號漢廬，會稽人。光緒丙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許君生卒年月史無可考，范書本傳但云再遷除洨長，卒于家。洪亮吉諸人以許君學古文孝經說口受于衛宏，謂生於東漢之初。張懷瓘書斷以許沖上說文表云今慎已病，謂卒于安帝之末。嚴可均許君事蹟攷以說文後叙作於永元十二年，不得甚少，即年未三十，亦生于明帝朝。桓帝時尹珍從許君受經，計桓帝元年上距建光元年上說文時已二十七年，計許君之壽當以八十餘歲為斷。方琦取許君師友弟子間年齒事蹟互相考證，以左驗可均之說。許君於師例不稱名，說文解字中引賈逵說稱賈侍中，引衛宏說直指為衛宏，引徐巡說並稱其名，其非口受於宏與巡可知。其非生於建武時，尤可知。許君生當以明帝初年為定，初為郡功曹，由郡功曹入京師，在建初四年詔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時受古學于逵，當在建初八年詔賈逵書各選高才生受左氏春秋古文尚書毛詩，時許君年正二十餘。馬融以建初四年生，許君長于融。融本傳云融嘗推敬之。鄭康成為融弟子，以永建二年生，注禮時引說文解字中義，凡數見。駁五經異義當在桓帝中年，許君不及致辨，卒于桓帝初也。尹珍先事許君，後事應奉。奉于永興元年拜武陵太守，此時許君已卒，珍遂學于奉。高彪師事許君，彪光和七年卒，年僅七十，上距許沖獻說文時不及十歲，知許君之卒決在桓帝之初。其為郡功曹當在章帝建初初年，舉孝廉當在和帝永元初年，以孝廉辟太尉南閣祭酒約十餘年，以南閣祭酒充東觀校書，又歷十餘年，安帝元初六年掾尉出補令長者五十人，許君除洨長，引疾不之官。後三年建光元年，遣子沖上書，故猶稱病，仍書曰太尉掾，屬舊官。范史除洨長，卒于家，乃要其終之辭，蓋里居授經又二十餘年而卒。為年表分紀年繫事

著書為三備著其生卒詳攷其事迹皆以見於本傳及說文二敘史書暨漢碑旁推互證冠以考論同里姚振宗以洪頤煊筠軒文鈔呈孫淵如書與之相合寫入副本張炳翔以尹珍未學不在桓帝初年後錄俞正燮癸巳類稿書後漢書夜郎傳後附於篇末許鄭東漢經儒樂道不仕皆享大年許君之卒書傳有闕方將攷古辨疑樂善又規誨大較可信也

宋東莞遺民錄二卷 丙辰刻本

國朝陳伯陶撰伯陶字象華號子勵辛亥避地九龍自號九龍真逸東莞人光緒壬辰一甲三名進士授編修官至江寧提學使謚文良明袁昌祚仿程敏政例采宋宗室必瑑及所往還李春叟陳庚陳化翟龕譚孟以趙東山何文季[illegible]續事行遺文為東莞宋人遺民錄已佚惟劉鴻磐序載邑志伯陶稽諸志乘及他書凡得二十餘人所載詩文除覆瓿集外搜取崔清獻言行錄外集李文溪集陳琴軒集廣東文選廣東詩粹嶺南詩鈔粵東詩海粵詩蒐逸宋詩紀事補遺詞綜粵東詞鈔廣東通志廣州府志東莞舊志增城縣志及各家族譜考證為精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勝朝粤東遺民錄四卷 丙辰刻本

國朝陳伯陶撰有明一代士大夫多尚氣節甲申之變蹈東海隱西山者所在多有伯陶輯粤東明季遺民舊事蒐集郡縣各志及 國初諸老詩文遺集旁加考證得二百九十餘人以不試不仕為斷依郡縣分列其諸書互異及可疑者別為按語遺民撰作悉錄其目復以所得陳文忠子壯張文烈家玉陳忠愍邦彥三公行狀附刻於後為作後序者謂伯陶嘗怪道咸間粤民義聲震天下一旦宗社遘難無一人為國殤而不復載不容之事乃至書不勝書於是慨然發憤輯成是編為能得其用心之所在也

讀史舉正八卷 仰視千七百二十九鶴齋叢書本

國朝張熷撰熷字曦亮號南漪仁和人乾隆甲子副貢十六年舉經學未試卒是書皆隨筆識語草書散亂在故紙中歿後全祖望為料分而件繫之闕其不可識者詮次得八卷令其子欽錄成帙丙午許娘為之雕版光緒辛巳趙之謙重與校栞祖望所撰墓誌稱其讀書極博說經有根據必折衷於至是而尤熟於史其權史也尤精於地志錢〻足以分 國初胡閻黃顧之席之謙跋謂嘉定錢氏高郵王氏諸家書出世士不復置意要其所舉識略間有諸家所未及者弗可棄也

讀史札記一卷 聚学軒叢書本

國朝盧文弨撰文弨字紹弓號磯漁又號檠齋晚號弓父餘姚人還杭州乾隆壬申一甲三名進士授編修官至侍讀学士生平精於讎校朱墨並作譔正積非自著書惟鍾山札記龍城札記刊行此冊孫志祖從其藏槀録出非所手定仁和勞格得嚴元照校本孫廷翰蕭穆遞録藏之以貽劉世珩付梓附論學札說十則雖非文弨經意之作然如謂晉隋唐宋之志經籍志藝文皆兼載前代之書其所不載可知其已佚明史藝文志但專載有明一代之書然古之為志者不拘拘於限斷而兼補前代之闕宋史所未及收并遼金元之書亦未嘗不可載入宋史藝文志猥雜重複明志則有倫次然如邱濬大學衍義補曾經進御而竟失載文皇后勸善書載於小學類之女學门而雜家類又複出仁孝皇后勸善書史部傳記類有碩膚國寳新編乃集其故交遺文當入集部總集類又謂鄧球泳化類編續泳化編史部雜史類故事類析置兩處雜家類載王可大國憲家猷注與本事相左其立說殊精審足以啟迪來學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史記義測一卷 修本堂遺書本

國朝林伯桐撰伯桐字桐君號月亭番禺人嘉慶辛酉舉人官德慶州學正生平績學篤行研經宗漢儒廿四史及諸子諸集凡目所經者皆能舉其大要著有史學義測三十卷僅刻史記一卷洪頤煊稱其不作矯激之論不作迂闊之談實事求是洞見至隱筆亦簡潔有法於天官書研究頗精填星其色黃九芒明史天文志云填星形如瓜兩側有兩小星如耳蓋得之實測者與古說不同徐光啓論星有古多今少古有今無又有古無今有者與天官書不同

味雋齋史義二卷 求志堂存稿彙編本

國朝周濟撰濟字保緒一字介存號未齋晚號止菴荊溪人嘉慶乙丑進士歸班知縣改教職銓淮安府學教授少與李兆洛張琦包世臣以經世學相切劘論史推見治亂謂太史欲申禮節名教之防故曰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春秋禮之大宗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此太史所得于春秋之精者其序列成敗之徵世變升降之故恒斤斤焉所謂義也後世史家多主記事逐事以為文太史之書首尾洞達有確乎不可拔之義蓋史之難讀之尤者是以備論次之謂八書用意專在推論本始著隆替之效以垂法後王禮書但推制禮之本不著太初所定禮文曹所輯秉禮之國也太史曰魯道之衰揖讓從而行事倍禮之施于人事也不為之節文則其意不達節文存而意亡于是有儀而無禮禮既不存則其于防禍亂[illegible]也遠矣禮者為治之綜名也自上所制言之謂之

礼自下而奉言之謂之教不聽則加之刑天子致其孝于天地鬼神致其弟于臣鄰是秩宗之司也五刑之屬三千莫大于不孝是士之司也而皆以成司徒之五教高帝入關約法三章殺人不仁（不仁）孝之積也傷人及盜臧不讓不讓不弟之積也因民之樂生而曰爲是則生因君之欲安而曰爲是則安孝弟力田之舉得大意矣不務其所以致此而徒欲激勵以爵祿以彙天下之爭趨是以其治卒不越乎政刑叔孫通起朝儀高帝知天子之貴而漢之禮遂止于朝儀是通之陋也遐識淵慮頗能提挈要領于始皇本紀謂言利則爭之漸也爭則犯之漸也爭始于等夷而寖及乎上寖及乎上則亂之漸也上挾常勝之勢以御其下下蓄常不勝之憤以相伺其上始乎迫脅以立威威立窮乎姑息以頤愛愛頤故君驕姑息故民玩以驕君臨玩民而膚臣處其間殆恤恤乎不可以終日矣見地穿遷文成相遠其謂太史公書篇與篇之次也人

與人之際也事與事之次也莫不有義焉秦自襄公可用周禮詩人勸之繆公悔過歷志老成列于書傳孝公內修耕戰外審地利周之法制無復存者并兼未久隨以覆亡由商鞅之才足以遂其爲且先王之法棄若敝屣矣太史褒春秋人物為列傳終于孔子弟子而繼以商君明周秦之變也自三代以來至于春秋賢士大夫多矣不盡傳傳伯夷立名教也次管晏著事功也次老子韓非名教之變備原委也次司馬孫吳事功之變變本加厲也次子胥白以名教日替事功日隆其流極也墮名節而逞私忿佐篡逆以就功名亂臣賊子非孔子孰正之是故以系之仲尼弟子也背名教向事功至于子胥白公可謂甚矣而其禍止及于一國當世有君子猶得起而止之殆猶未若商君之酷也所謂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矣

論史口說二卷 光緒庚子刻本

國朝朱次琦撰次琦字稚圭號子襄南海人道光丁未進士官山西襄陵縣知縣光緒七年 賞五品卿銜與番禺陳澧並著時陳澧讀考據詞章次琦談經濟名理旁及天算數學作令有聲能稱引疾後家居教授家在九江鄉學者稱九江先生臨歿自著作全稿盡焚之此篇論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悉筆記辭譯庶得於其弟子書中非自稿邱煒萲為之校刊名曰朱九江先生論史口說表揚義烈誅斥僭篡以後證前即彼例此詳於史才書法謂范氏漢獻帝紀書操自領冀州牧自稱魏公加九錫自為魏王少府耿紀丞相司直韋晃起兵討曹操不克夷三族魏王丕自立為天子奉帝為山陽公當六代皆無天日之時而能為此直筆可謂特識三國志亦有微文見義之處如表漢田疇邴原管寧同傳比於前朝貢禹兩龔鍾繇華歆王朗同傳謂繇等皆前朝名臣謂後主之世經載十二而年名不易大凡權臣秉政託言禪讓必有改元易號之事白帝遺命云嗣子可輔則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儻出於操懿必有藉之以篡奪者建興原十五年十二年諸葛亮卒見後主用人之誠諸葛事君之忠經年十二而名不易正為此也多前人所未言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洙泗考信錄四卷餘錄三卷 畿輔叢書本

國朝崔述撰自序謂初為洙泗考信錄既成石屏陳履和見而鈔之遂於南昌授梓寄至羅源是時余已多所增易與初本不同既歸乃復益加增改錄為定本其目曰考始曰初仕曰在齊曰自齊反魯曰為魯司寇曰適衛曰過宋曰厄於陳蔡之間曰反衛曰歸魯以七十子之後知聖人者莫如孟子故以孟子之言終焉餘錄則紀仲尼弟子及論語源流辨偽書正譌說時與舊解鑿枘大指不以傳注雜於經不以諸子百家雜於經傳傳注所言不盡合於經百家所言往往與經相背考證辨論以經為主傳注之與經合者著之不合者辨之異端小說不經之言則闢其誣而刪削之是書有備覽有存疑有附錄有按語自謂折衷於孔孟取信於詩書然其中於論語亦有不盡信者自言少年時嘗在廳應歲試忽有人持先君書至命述與其人換卷述念先君平日言動無不合乎義者不應有此意

甚疑之遂不從命試畢歸而請之果他人所偽為學者之於聖人亦當如是世所傳之書論間有一二章可疑不可不別而觀之蓋其質性硜硜勇於自信其持論割析疑似多有精確而武斷之處不能闕疑載疑亦不能解免於後人之詆譏也

儒行述一卷　昭代叢書補編本

國朝彭紹升撰。紹升字允初，號尺木，長洲人。乾隆己丑進士，例選知縣。讀先儒書，尤善陸王之學，治古文，熟于本朝掌故。比次近世諸儒之行事為儒行述一卷。首沈國模、管宗聖、史孝咸三人，劉忠介所稱求如斬截、霞標篤實、子虛明快者也。次王朝式、金如，亦嘗與證人社。次韓孔當仁父，國模弟子。次邵曾可子唯，師事孝咸，皆姚江學者。次孫奇逢啓泰、刁包蒙吉、李顒中孚，皆北方學者。能自勝履祥考夫至閣循觀懷庭，或為程朱之學，或為陸王之學，或為程朱兼陸王之學。紹升高祖瓏、曾祖定求，閣修力學，希跡東林，秉承家教，謹繩尺，所述類皆信而有徵，惟於向璿荊山錄其自作擬人傳為蕪累耳。

良吏述一卷　昭代叢書補編本

國朝彭紹升撰。自序謂讀漢書至文翁、朱邑之事，心慕之。既長，往來燕齊吳越之交，問民所疾苦，居閒既久，考舊聞作良吏述。始自駱鍾麟之卻溍金，至李大本之散苗田。謂三代以還，願治之主曷嘗不以吏道為兢兢，然為吏者非天子能人人擇之也，在得賢大吏任之而已。周濟史義謂法令者所以導民，吏者所以行法令，大臣者所以察吏，君者所以用大臣。吏奉法，民戴吏；吏不奉法，民不戴吏，大臣舉之；大臣失職，君易置之。故人主之求治，亦慎選其大臣而已。以大臣察吏，而吏之奉法與否，又視民之安吏賢否。民安吏，戶口必息，田野必治，市肆必盈以靜；反是者，流亡耗減，荒蕪叢以爭。其言可與紹升之論相發明。

汪氏學行記六卷 家刻本

國朝汪喜荀撰。喜荀字孟慈，原名喜孫，甘泉人。嘉慶丁卯舉人，官至河南懷慶府知府。其高祖鎬京，曾祖宜晉，傳載縣志；祖一元，旌表孝子；父中，國史儒林有傳。喜孫於中所著書序言隻字無不研及精微，心知其意，於其手蹟斷簡散紙無不寶藏之，稱述先世懿德，編次集名，以先輩傳誌詩文，為汪氏學行記六卷。昔唐李鄴侯之子繁，太和中以罪係獄，恐先人功業不傳，乞廢紙拙筆於獄吏，以成家傳，宋子京謂其詞浮侈。宋韓忠彥錄其父琦平生行事，晁公武謂近世著史者喜采小說，以為異聞，逸事如李繁錄其父泌，崔允記其父慎由事，悉鑿空妄言，而唐書皆取之，以亂正史。由是近世多有家傳、語錄之類行於世。陳瑩中謂魏公名德在人耳目，豈假門生子姓之間區區自列，特史筆其慎為喜孫世其家學，所請業皆父執一時名德，為書翔實可信，不致如鼂氏所譏也。

東槎紀略五卷 中復堂全集本

國朝姚瑩撰。瑩字石甫，一字明叔，號展和，桐城人。嘉慶戊辰進士，官至廣西按察使。初任福建知縣，己卯、庚辰間由臺灣縣兼署南路海防同知，又權噶瑪蘭通判，知其地勢民俗。著東槎紀略，始平要許尚、楊良斌二逆事，附平素論著涉臺政者，而以陳周全案紀事終焉。凡五卷，吳德旋序稱其言兵事諸篇切實詳備，可見施行，紀颶異等議論尤奇偉。道光十八年官臺灣兵備道，勸衆料軍，會西夷犯順，臺灣地孤形便，瑩與民相翁引設方略，斬俘奏可，予世職，尋劾於吏議，以冒功奪官。庚戌再起，卒不竟用。

冰嶺紀程一卷 光緒己卯刻本

國朝景廉撰景廉顏扎氏字儉卿一字季泉號秋坪滿洲正黃旗人咸豐壬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官至兵部尚書軍機大臣降補內閣學士是書爲咸豐季年讞獄普安時作先是己未以侍郎授伊犁參贊大臣辛酉八月以阿克蘇辦事大臣改征回賦私設鹽課奏 旨往鞫阿克蘇賜名普安城距伊江五千里由吐魯番行走爲康莊慮其遲則生變輕騎取道穆素尔

搭巴罕穆素尔譯言冰搭巴罕譯言嶺即冰嶺也俗呼冰搭板九月二日就道十二日度冰嶺又八日抵普安[illegible]十一月復奏 旨鞫葉尔羌參贊大臣奇欽擅殺獄所至皆得情實成信讞同治壬戌三月回伊犁成冰嶺紀程一卷附度嶺吟一卷冰嶺在阿克蘇東北四百餘里伊江戍卒換防烏什及南路各城運送皆取徑於此路甚捷然旬而至惟道路艱險山川詭異杜環經行記云安西西北千餘里有勃達嶺又北行

數日度雪海海在山中春夏常雨雪故曰雪海有細道道旁有冰孔嵌空萬仞轉墮者莫知數即其地安西今庫車地唐置安西都護府非安西州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望社姓氏考一卷 小方壺齋叢書本

國朝李元庚撰元庚字莘樵山陽人復社姓氏多至二千二百餘人同時淮安靳應昇張養重與同志立望社望社姓氏考有傳本未之見咸豐戊午元庚檢范眉生詩苑天聲集尚有校勘姓氏未列望社姓氏三十人元庚六世祖挺秀五世祖孫偉與焉因就所列人數稽其事略裒輯成書阮葵生茶餘客話謂陳碧涵爲望社名諸生精三禮之學碧涵名美典順治戊戌進士此編未錄知其漏略尚多也

讀史糾謬十五卷 空山堂全集本

國朝牛運震撰運震字階平號真谷又號空山滋陽人雍正癸卯丑進士官甘肅平番縣知縣也部書文字頗多義例紛糾最爲難讀條理貫串非空談苛論者所能是書自史漢訖五代史拾遺規過意在實事求是於魏書謂司馬氏奄有中土歷世饗國渡江後雖一隅偏安猶能保有緒業僭國僞號非其倫矣魏收於晉元中興書曰僭稱大位崩則書殂立曰僭立殆以北而卑南實以裔而斥華也又云元帝起義江左人心咸歸中興之業自不可掩乃曰改易郡縣假置名號又曰叡以晉室將滅潛有異志收雖仇國安得此無人心之言於南齊書謂其總論蕭鸞諸淵之事云主位雖改臣任如初又云殉國之感無因保家之念宜切真逆人倫悖大義之言於後周書謂李遠之子植爲孝閔謀誅宇文護事洩被殺雖非知幾之士其於人臣之節未有虧也總論乃盛貶之以爲非階升奪啓寵無

君之心比之厲階貝錦此已甚之論而譏及李逵以為闕義方之訓無先見之明不亦誣乎於隋書謂王謙尉遲迥以楊氏專國興兵匡復皆周之忠臣義士書之不應有貶詞史法糾彈多所啟悟至於尋常摘句文致小疵初非陳義之甚高實屬責人之過當是其所短也

史論五答 一卷 昭代叢書補編本

國朝施國祁撰國祁字非熊號北研烏程人縣學生熟於金源事實考正金史有所得輒為紀錄成金史詳校又列舉條目為金源劄記此書作於嘉慶辛未謂楊拙園手録全謝山與杭堇浦論金史五帖見示云讀謝山內外集見其引辨詳博録呈備考因作此以答之其論內集第三帖謂細檢熙宗初政右相韓企先當日事狀粘罕之誣可立辨獄中所書乃南宋蒙師稍能把筆者為之下粘罕一詔乃誅撻懶詔文好事者移而屬之而推本于韓企先輔相熙宗有潛移默轉之功知南宋雜著小種不可盡信其云宋人承紀述餘習其說金事之謬有三曰傳聞曰附會曰誹謗數百年來讀書人多惡視金源左袒南宋每得無稽之野史戚喜讀而樂道之尤史識也

志遠齋史話六卷 光緒甲午刻本

國朝楊以貞撰。以貞字鐵山，歸安人。書中言丁丑歲晉豫奇災，知為光緒初年作。其書於古來是非成敗，識斷明通。其論楊鶴所言自大兵大役加派頻仍，小民之元氣傷；遼左黔蜀喪師失律，封疆之元氣傷；搢紳摶黨，彼此相傾，逆奄乘之，誅鋤善類，士大夫之元氣傷。譬如重病初起，道在培養，時以為名言。然此後畢自嚴請畝加三釐，歲增百六十五萬，小民之加派如故也。陳奇瑜收於車箱峽，盧象昇潰於鉅鹿，傅宗龍逅於新蔡，汪喬年挫於襄城，封疆之喪師如故也。溫體仁攻何如寵，張至發詆黃道周，士大夫之相傾如故也。譬負重病不能養而剝傷之，雖欲不亡得乎？殷鑒不遠，讀之神竦。

建文遜國之際月表二卷 貴池先哲遺書續刻本

國朝劉廷鑾撰。廷鑾字得輿，一作德輿，一字輿父，號梅根，貴池人。伯宗先生城子，恩貢生，康熙二年考授州同知。錢謙益列朝詩集載明建文惠宗讓皇帝遜位後入蜀，往來滇黔間，嘗賦一詩，士庶至今傳誦。鄭曉遜國記云：帝後至貴州金竺長官司羅永菴，題二詩於壁間。萬歷初，神宗御講筵，問建文君出亡故事，輔臣張居正恭錄三詩進呈，神宗命宣付史館。正德以前禁守懸殊，溥所作黃侍中觀兩傳，敘壬午六月每日時上已出奔遜地之遺德云云，出亡之事傳之已久。是書撰刻於崇禎癸未，以實錄為本，旁采吾學編、大政記、內閣行實、列卿紀、備遺錄、東朝記、甲子會紀、憲章錄、獻徵錄、紀錄彙編、表忠記、遜國顯忠錄、從亡隨筆、致身錄諸書，上方列洪武、建文、永樂、洪熙、宣德、正統六朝大政及諸臣以遜國死難、聞變而隱遁者，下方列燕王藩邸、建文行在之事及從亡死者，坿殉難之家屬法當死而

幸全其肩者出亡之路以地道自沐黔出府後為信其還也攷定自田州土司在正統五年年六十四歲為上下二卷前有發凡攷異縣志載其目無達文二字又無卷數蓋未見原書此在明時刻本劉世珩影刊入貴池先哲遺書凡提行處一仍其舊

竹書紀年考證一卷 半雅堂全集本

國朝張九鐔撰九鐔字吾溪號蓉湖又號竹南湘潭人乾隆戊戌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取紀年一書有關於詩書春秋者證其得失不盡依附本書如謂浞弑相後書夏世子少康生自丙寅至丙午即位中隔四十年夏統不絕不書羿浞最得史法正如春秋書子同生公在乾侯之例謂桀卒亭山禁絃歌舞此盛德事謂伊尹自立太甲殺伊尹一事蓋當時有慨于三卿之

廢君爭晉故竄入此以洩其憤謂武王十祀皆周臣獨辛甲殷臣歸周為周臣非膠鬲向摯之比論語有婦人焉婦殷稱文相近致誤當作殷人謂辛甲也大誥誓師云爽邦由哲亦惟十人乃援文母邑姜以實之臣母之嫌司晨之戒於名正言順何有多方其惟五年須暇之子孫紂四十四年西伯發伐黎五十一年周師渡盟津使祖伊奔告時紂即轉狂而聖天尚可暇之子孫殷未必即喪至觀政閣後因箕子殺比干微

子出奔于是紂可伐矣書錄戡黎微子志殷之亡五年蓋指戡黎以後微子未去以前也自謂得作者立言之指其行文亦斐亹可觀

校補竹書紀年二卷 古墨齋刻本

國朝趙紹祖撰紀年一書經元明以來增益竄改非汲冢之舊然非盡出偽託紹祖歷引史漢山海經水經注宋書符瑞志史記正義索隱為校補二卷帝啓二年費侯伯益出就國六年伯益薨祠之攷晉書束皙傳謂竹書益干啓位啓殺之戰國策燕策有此說史通疑古篇雜說篇兩引益為后啓所誅紹祖謂晉書云云其時竹書始出紀者當非謬增而今本無之反與經傳合疑為後人所刪所見極允春秋經傳集解後序紀年無諸國別惟特紀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編年相次晉國滅獨紀魏事攷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宣王四十三年晉穆侯卒弟殤叔自立宣王四十四年晉殤叔元年殤叔在位四年其四年為幽王元年據左傳後序晉年起自殤叔史記集解自武王滅殷以至幽王知竹書自宣

王以上別為一篇以晉紀年自殤叔四年始今本仍書周年紀祖欲考訂以復舊觀然年月俱改未免紛擾仍存原本而取諸書異同繫於各年之後而辯正之亦見矜慎史記孟嘗君傳田嬰與韓昭侯魏惠王會齊宣王于東阿盟而去索隱引紀年當惠王之後元十一年作平阿紹祖謂無在周顯王四十四年今本無之昭侯當為威侯宣王當為威王其說亦確惟平阿故城在鳳陽懷遠西北當依史記作東阿洪亮吉序

稱其好古善渴廣搜博采有益于古之書者不少若羅泌路史半多臆造是以考據家不欲引之今亦採其說以證紀年則千慮一失也

汲冢紀年存真二卷 歸硯齋刻本

國朝朱右曾撰右曾字亮甫嘉定人道光戊戌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官至貴州鎮遠府知府古文紀年亡于北宋不知何年何人捃拾傅附為今本紀年右曾歷舉今本之可疑真古史之可信取古籍所引紀年之文標明所出注明所異以時代次之附以攷訂名曰汲冢紀年存真又別為周年表一卷辨顓頊非黃帝孫亦非黃帝曾孫舜顓頊六代孫鯀非顓頊子黃帝至

禹為世三十譜牒所紀闕略甚多舜妻祖姑契稷為堯親弟畢可一撤其陰馮粵者始為國君而後為水神不密非弃子必劉亦非弃之曾孫湯伐桀至紂十七世必劉至文王十六世世數略相當武王十一年伐殷僉變與書泰誓序合其足破偽古文十有三年之謬文王即位十四年而生武王時年六十一武王年三十七即位五年而生成王又七年而克殷時年四十八後六年而崩年五十四與周書度邑解言自發之

未至于今六十年者合武王十七成王三十七康王二十六昭王十九至穆王元年適得百年春秋以前凡三百三十有四年至赧王三年孟子去齊之歲共七百五十五年故孟子曰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周靈王二十一年八月庚子孔子生上距文王沒年五百十九歲周烈王四年孟子生上距孔子卒百有八歲孟子七篇都不及齊威王而梁惠王之薨梁襄王之立適當齊宣王元年孟子游蹤非先齊後梁并先齊後梁可如伐燕之役在周赧王元年燕王噲七年齊宣王六年足證史記蜀子以伐齊為湣王及通鑑增年之謬太史公年表世家往往自相乖迕乃如田恒之十二世而有齊越之三載其君魏文侯武侯之年惠王之改元稱王齊威宣二王之前卻十餘載不有竹書孰補其闕而正其失凡所攷辨皆足裨益經史書中於地理山川極明確著有詩地理徵陳奐詩毛氏傳疏屢引其說也

古本竹書紀年輯校一卷 王忠慤公遺書本

國朝王國維撰朱右曾輯錄古本紀年一一注其所出攷其異同以見真古文之可信而今本之無徵國維復為之校補刪去所引鴻書與楊升菴外集諸條增入敦煌唐寫本修文殿御覽殘卷諸條古籍所引有隱括原書之語均為標出水經河水注所引晉烈公五年田公子居思伐邯鄲圍平邑國維謂田居斯即戰國策之田期思史記田敬仲世家之田臣思水經濟水注引紀年作田期史記田敬仲世家引紀年謂之徐州子期而據濟水注齊田期伐我東鄙在惠成王十七年距此凡五十二年且此時三家尚未分晉趙不得有邯鄲之稱疑河水注晉烈公五年或有誤字攷辨甚精其謂紀年用晉紀元訖於烈公之卒以魏紀年自武侯八年後始皆足補朱書所未備

資治通鑑釋文三十卷 十萬卷樓景宋本

宋史炤撰。炤字見可，眉山人，官宣義郎、監成都糧料院。曾祖清，嘉祐治平間為搢紳所宗，蘇軾兄弟以鄉先生事之者也。炤年幾七十，好學之志不衰。見紹興三十年馮時行所作序。其人當生于元祐末年，而終于孝宗時。常熟瞿氏藏書記誤以度宗紀之利州路統制使史炤當之。資治通鑑胡氏音注以前，司馬溫公門人劉安世嘗撰音義十卷，世已無傳。南宋時海陵郡齋所刊釋文，稱司馬康本，蓋炤書而託名公休。蜀廣都費氏進修堂版行通鑑，亦以注坿之，全采炤書，略參己見，世號龍爪本，皆較炤書差略。時行序稱學者讀通鑑，間有難字，必檢尋篇韻，移晷景，一字既通，已忘前覽。炤著通鑑釋文三十卷，字有疑難，求於本史，本史無據，則雜取六經諸子釋音、說文、爾雅及古今小學家訓詁、辨釋、地理、訓纂、單闕、小說，積十年而成書。其書在宋時甚行，故偽公休本、費氏本實相蹈襲。自

胡身之作為辨誤，此書遂微。身之所云音訓之學，因文見義，各有攸當，不可滯於一隅。又云晉宋齊梁陳之疆里，不可以釋唐之疆里。其言極當。錢大昕謂胡氏長於地理，見可精於小學。二者未可偏論，極持平。明以後傳本甚稀，楊慎升菴外集一再徵引，此外罕著于錄。陸心源得黃丕烈百宋一廛所藏宋本，仿雕以廣其傳。

資治通鑑補二百九十四卷　思補樓排印本

明嚴衍撰。衍字永思，嘉定人。萬曆中補縣學生。博通史學，讀通鑑，以溫公意在資治，故朝綱國政纂之無遺，而家乘世譜或略焉。帝系多，而遺逸則略。方正者多，而俠烈則略。丈夫者多，而婦女則略。發凡舉例，是正其書。闕者補之，訛者訂之。人有附詭倜儻者收之，文有關係治道者采之。有通鑑所已載，而事或闕而不周，文或簡而不暢；有通鑑所未載，而事有關於國家，言有係於勸懲，則補為正文。事雖可采，而或涉於瑣，或近於幻，則為附錄。通鑑之所載與此，他書之所載互彼，雖兩不相合，而事屬可疑，則兩存之，為備考。胡身之注所未備，或有訛舛，則以己意釋之，為補注。凡例首以辨正統，存殘統為大綱，故周赧入秦，七雄分據，改稱前列國；唐昭頃落，五代迭興，改稱後列國。漢呂、唐武皆稱附載。王莽之篡，年號細書。門人談允厚為之參校史傳，考訂遺漏。錢大昕撰傳，稱衍與允厚於史學皆實事

求是。不肯妄下雌黃。其所辨正，皆確乎不可易。宋季元明儒家好讀綱目，如尹起莘、劉友益、王幼學、徐昭文輩，皆淺陋迂腐，雖附綱目以傳，為本書之累。其有功於通鑑者，胡身之而後，僅見此書。卷帙浩繁，未經刊刻。咸豐元年，江夏童氏用聚珍版排印，附刊誤二卷，印行不多。光緒中，武進盛氏復用活字校印焉。允厚子序摘通鑑違失若干事，惟以華歆在漢魏間，其潛德懿行，為當時名公輩所景仰，范蔚宗一置之不錄，而獨信曹瞞傳伏后事，使子魚負靈遙之謗。通鑑亦不察而書之。我師痛為辨徵云云。案華嶠後漢書歆傳，膺列高行，乃子孫為祖父作行述之辭。歆與管幼安鋤菜見金，管揮鋤不異瓦石，歆提而擲之。其于財欲豈能淡然？歆副郗慮勒兵收伏后，歆就牽后出，豈于魏文受禪，友不怡然？歆子孫貴盛，故魏志亦多存詞。雖黃陶菴亦謂忠如華太尉，破壁取后，僅見於吳人所作曹瞞傳，而為通鑑所輕信。未可執以議溫公，而以行之別白

爲定論也。

三唐傳國編年五卷 貴池先哲遺書本

國朝吳非撰。初名遐，字山賓，又字新立。貴池人。復社盛時，與從兄應箕名躁華。後入山不出。嘗下帷劉恂宗家。研究諸史。作三唐傳國編年。以後唐繼唐。而以南唐續之。其所繫天祐之十九年。則正統之唐也。起同光訖清泰。謂之曰後唐。起昇元訖開寶。謂之曰南唐。劉世珩跋稱其發憤著述。是書尤所用心。蓋滄隱既封曹州行哉。唐祚久淪。深惡痛絕於朱梁。起丁卯訖壬午。則以克用父子之奉唐正朔者存唐。起癸未訖丙申。則以莊宗之改元立廟者存唐。起丁酉訖丙子。則以烈祖之奉吳禪繼南唐者存唐。因晉之奉唐朔。雖以賜姓之米邪。歷四主三姓。而概以唐予之。交泰戊午以後。亦既改割帝制。削國號。奉周宋正朔矣。猶爲真系屬於唐。惓惓於唐二百八十九年既絕之唐。賡續以七十年族姓複雜之說。陳宏緒序謂山賓別有三梁系譜。本姚對祥而正其所未安。以宣帝讀南正統

而以銑終之。託於唐。蓋時值莊烈之殉國。三藩之淪喪。忠孝仁厚之心。興滅繼絕之義。不惜一反諫於廬陵之舊也乎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重校方言十三卷 抱經堂校定本

國朝盧文弨校。文弨字紹弓。號磯漁。又號檠齋。晚更號弓父。餘姚人。遷杭州。乾隆壬申一甲三名進士。授編修。官至侍讀學士。四庫館校正方言。載東原氏為之正譌字。補脫字。刪衍字。逐條詳證。歸安丁杰以其猶有未盡。鈔集眾家校本。舉畀文弨。因以考戴氏之書。其中有錯簡兩條。亦有字當在上條之末。而誤置下條之首。及不當連而連者。有過信他書輒改本文者。注及音義又有遺者。誤改者。復改正百廿有餘條。仿劉昭注補續漢志之例。進郭注為大字。而音則仍為小字。各家說及文弨之說。又加圈圍以識之。序謂劉歆求方言。子雲不與。故藝文志無之。班氏於雄本傳亦闕方言。常璩華陽國志。云典莫正於爾雅。故作方言。最為明諟。應劭而下。稱引日多。劉歆書中云十五卷。郭景純序亦云三五之篇。隋唐以下志皆云十三卷。并合與遺脫不可知。宋志又云十四卷。當因劉歆書與雄答書而

并數之。方言中字。各家斷非曾傳寫之類。凡舊所傳本皆然。考之漢隸。亦有證據。不必執說文之辭以盡易之。梓跋又得見宋李孟傳刻本及孫志祖沈景熊鮑廷博覆校。為校正補遺。烈枿餘也。注謂列餘也。各本列皆作烈餘。文弨改為遺餘。云從卷二注改。王念孫謂烈字上半與列相似。上下文又多烈字。因訛而為烈。至遺與烈形聲皆不相似。濟憂也。文弨云。濟者憂其不濟也。古人語無有相反者。念孫謂若取相反之義則當謂不濟為濟。不當謂憂為濟。憂與濟豈語之相反者。廣雅懠愁也。曹憲音在細反。懠與濟聲近義同。其說極精。足以正盧氏之誤。

爾雅補注四卷 長沙葉氏刻本

國朝周春撰。春字芚兮。號松靄。晚稱黍谷居士。海寧人。乾隆甲戌進士。官廣西岑溪縣知縣。取莆田鄭氏說。旁及他書。于郭注補其缺。正其譌。于邢疏漏略處。稗益尤多。王鳴盛序稱謂補注未盡此書之美。思以廣疏易此名。因更為廣疏。卷裒甚繁。見謝啓昆小學考。吳振棫詩輯小傳列是書。謂為已刻。未刻者有爾雅廣疏。葉德輝乃謂廣疏即補注異名。吳考之不實。非也。此書為歸安姚氏咫進齋藏鈔本二三四卷。過錄盧抱經校語。又引吳葵里云云。葵里吳兔牀騫別號。德輝謂其援據精詳。多取之宋學。勝于翟戴二家。書中謂景純後。夾漈注多補前人所未備。郭博而鄭精。釋親篇當以釋名中釋親屬一篇參看。劉氏所釋甚有精義。釋天釋樂器二篇俱精。小爾雅李軌解不傳。宋咸注釋亦甚疏略。爾雅專釋詩。小爾雅並釋詩書。間有及禮春秋者。陸佃羅願爾雅之功臣。方言釋名。乃爾雅之

流別。其書考搜廣采，勝於專務詞章、恥言訓詁，與夫名為治經，實則束書不觀者也。

爾雅校議二卷 食舊堂叢書本

國朝劉玉麐撰。玉麐字又徐，號春圃，寶應人，台拱族子。乾隆丁酉拔貢，官廣西州判。嘗輯爾雅孫李舊注，并宋景逸注。有所考證，邵氏正義出，多與符合，邑承英以爾雅邵疏校擇邵所未及者，為書之汲古閣注疏本，稿當多出邵郝二家之外。釋詁猷已也，謂微子之命、多士、多方皆曰猷，康誥、梓材、洛誥皆曰已；大誥首節曰猷，次節曰已，是猷與已同也。又猷與猶通，春秋僖三十一年免牲猶三望，公羊曰：猶者通可以已也；穀梁曰：猶者可以已之辭也。文三年公羊傳、宣三年穀梁傳文同。此猷即為已之證。功順堂刻所著補注殘本，謂猶已二字同屬喻母，為雙聲，因借為義，故猶亦為已。猷已同為古人之語，而專就疏之闕，則固有稱此本無之。釋言遹遹也，謂班孟堅幽通賦上聖寤而弗拔，曹大家以寤為迕；鄭康成注禮記憶沸寤之聲，寤亦迕也；集韻迕亦作寤，釋文選又作迕，說文遻又作寤，蜀子迕

又為十。釋名瘖又訓作。然則瘖並與達作同訓。善引以證莊公瘖生之瘖最合。所著覺齋遺稿有爾雅既伯既禱一篇。辨禡伯之分。著禡伯之同。引證精確。補孔家所未備。其謂爾雅蝃蝀謂之雩。蝃蝀虹也。蜺為挈貳。虹之與蜺非無別。漢書天文志注、如淳曰。雄曰虹。雌曰霓。孔穎達礼記疏引郭氏音義曰。虹雙出鮮盛者為雄。雄曰虹。闇者為雌。雌曰蜺。許慎曰。霓屈虹。即遠遊之謂使蛧。王叔師之謂似龍者也。又曰白色陰氣即天問之謂白蜺。王叔師之謂有色者也。蜺為雌虹。能柔故屈。與此于純陰其氣上隮。有似雲物繚繞而呈白色者。雨之徵也。故孟子曰若大旱之望雲霓。雲霓昭見。而施滂沱。故大旱望之。趙注曰霓虹也。而別虹見。不辨虹見。曰辨如霓。抑思旱既大甚。惟求得可以徵雨者。何暇計及雨止而虹見乎。其言較本書為詳。釋鳥一篇。則注德鈸所校。德鈸字崇義。儀徵人。嘉慶丙辰進士。

爾雅補注殘本一卷　功順堂叢書本

國朝劉玉麐撰。寶應劉氏有二族。玉麐先寶應湖西上莊。與城中東劉喬台拱為同學。玉麐著有爾雅補注。既段玉裁嘗騰書稱之。世無傳本。道光辛丑。劉恭冕得其爾雅郭疏校本。僅釋詁一卷。釋言一卷。擇錄其引證有所發明者。光緒甲申。劉嶽雲又得所校邢疏下一冊。擇其有玉麐字者錄之。遂成此帙。釋天繹又祭也。謂祭義曰。詩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孝子之心。思慕無已。故於祭之明日尋繹復祭。礼徵明發。識繹祭之義矣。明發當作繹之晨。鄭注以為繹之夜。似覺未安。語至精確。有關經義。出為治兵尚威武也。引周礼疏云云。釋草經履一條。皆較爾雅校議本為詳。嶽雲跋稱其考據之精。睬翟灝補郭。戴鎣補邢。有過之。惜其後嗣精微。原書待訪也。

說雅二卷 花雨樓校本

國朝朱駿聲撰。以說文建類一首。紀之以形。循爾雅之條理。滙洨長之說解。條為纂要。著說雅十九篇。經之以意與事。參互錯綜。其在轉注假借。亦可旁通。謂詁訓古言也。睹文知意古今不異。歲月時、身體、飲食、服御、器物、宮室、地輿、草木略有附見。末綴以數。直言曰言。天口即見。方言或殊。亦由語轉。許君間有依聲為說。轉音為解。猶斯指也。天象、祭名、人倫、珍寶、畜獸略有附見。所

同釋詁所附末綴以數及干支。訓說教也。或雙聲或疊韻。或參詳其字。皆連文以為誼。口誦以教。連聲而轉。專錄各類中所呼雙聲疊韻語。後綴以疊字。釋親則宗族、母黨、妻黨、婚姻、依康雅附身體。釋宮則道路、城郭附見。釋器則衣服、絲繢、珍寶、采色、酒肉、飯食附見。末綴銖兩丈尺。釋樂則謌詠附見。釋天則四時、祥異、歲陽、歲名、月陽、月名、風雨、星名、祭名、講武、旌旂、大歲附見。釋地則九州、十藪、八陵、九府、五方、四極、郡縣、國

名附見。釋丘則厓岸附見。釋山則石附見。釋水則水泉、水中、河曲、九河、舟楫、泳浮附見。釋草則禾稼、麻麥附見。次釋木、釋蟲、釋魚、釋鳥、釋獸則寓屬、鼠屬、齸屬、須屬。釋畜則馬屬、牛屬、羊屬、狗屬、雞屬、豕屬。總類以稽。展卷可得。與所著通訓定聲經緯之以聲者。可相輔而行也。

蒙雅二卷 原稿本

國朝魏源撰。上卷曰天篇，曰地篇，曰人篇。下，曰物篇：一動物，二植物，三食物，四服物，五居處之物，六器物，七珍寶之物，四事篇：一七情，二五性，三五事，四四民，六官之事。下卷曰詁天，曰詁地，曰詁人，曰詁物上，詁物中，詁物下，曰詁事上，詁事中，詁事下。為課蒙而作，以四言為句，次韻成詞，以便初學成誦。末有龔橙識語，謂此默深丈作，據在高郵州署，招橙佐撰諸書，以此稾見示，屬為成之。橙以可不必復，仍屬改定云云。橙，自珍子也。隋志有晉束晳發蒙記，顧愷之啓蒙記。魏書陸俟傳：俟孫暐撰急就篇為悟蒙章。今皆不傳。此書分別部居，為學童識字之用，其亦三蒼急就之流別歟。

釋名校議一卷 廣雅書局刊本

國朝吳翊寅撰。翊寅陽湖人。釋名經畢沅校補，猶有未及諟正者。顧廣圻別為略例，而本書闕誤之處，無不具曉。畢刻小學彙函，有長洲吳氏本，即廣圻所校。王文簡以為義例精審，在畢本之上。翊寅參校兩本，互有得失，撰議一卷。釋天：亦言脫也，落也。吳本作亦言脫也，物脫落也。翊寅謂戌脫聲近，字為訓，不當以脫落為二誼，故據補。凡本書訓釋，例用雙聲疊韻字，其不合者皆傳寫有譌脫也。霰，星也。吳本作霰，星也，散也。翊寅謂霰星雙聲疊韻，下言如星而散，則霰當有二誼，各本脫散也二字。釋姿容：撮，捽也，擊捽取之也。吳本作撮，捽也，暫捽取之也。云各本作捽，誤。翊寅謂畢依一切經音義改擊暫捽作擊捽，非是。桂氏馥引捽作卒，即捽之省。釋首飾：幘，蹟也，下齊員蹟然也。吳本員作眉，云依畢校。翊寅謂說文髮有巾曰幘，方言覆結謂之幘巾，續漢書輿服志云幘者賾也，頭首嚴賾也，急就

菡頍注：幘者，所以整賾髮也。古員與圓同。下齊員謂丑下齊而圓也。幘以覆髻，畢取齊首，未聞其制。釋書契云：冊，賾也。勒使整賾不犯之也。此條賾字舊本作賾，訓整。畢以說文無賾字，改作嘖，非其誼矣。釋宮室：齊吾讀曰輕。吳本作齊魯謂極曰輕，胡寅謂此與齊魯謂光為桄、齊人謂涼為惠、齊魯謂庫為舍同例，當從之。拾遺補闕，有功北海。書中每謂唐宋類書引釋名文多互異，不盡可從，畢多據以改舊文，故轉與本書誼例不合。此校勘不易之法，非為畢氏一人而發也。

釋名疏證補八卷續釋名補遺共一卷疏證補附一卷 光緒丙申刊本

國朝王先謙撰。序謂成國釋名，以聲為書，古義舊音，辰巻有會。雅官職致辯於韋昭，食和見非於徐鍇，無害宏綱。自說文離析形聲，字有定義，無假肆言，釋名流派漸微。其言聲之學，迺沿為雙聲疊韻，而說文從聲之法，亦生直音。吾以謂說文，直音之肇祖，而釋名者，反切之說宗也。舊本闕譌，畢氏校訂，然後可讀。吳顧是正，亦多覆加詮釋，以成斯編。合畢氏原本，參酌長洲吳氏所校，及成蓉鏡補證、吳翊寅校議、孫詒讓札迻，及湘潭王啟原、葉德炯、孫楷、善化皮錫瑞、平江蘇輿及其從弟先慎之說，復得胡玉縉、許克勤所校，列附卷末。首列顧千里釋名略例一篇，所舉本書之例凡十。曰本字，如冬曰上天，其氣上騰與地絕也，以上釋上之屬；曰疊本字，如春曰蒼天，陽氣始發，色蒼蒼也，以蒼蒼釋蒼之屬；曰本字而易字，如宿宿也，星各止宿其處也，以止宿

之宿釋星宿之宿之屬。曰易字。如天顛也在上高顛也。以顛釋天之屬。曰疊易字。如雲猶云云眾盛意也。以云云釋雲之屬。曰再易字。如腹複也富也。以複也富也釋腹之屬。曰轉易字。如兄荒也。荒大也。以荒釋兄而以大釋荒之屬。曰省易字。如綈似蛦蟲之色綠而澤也。以蛦釋綈而省蛦也之云之屬。曰省疊易字。如夏曰昊天其氣布散皓皓也。以皓皓釋昊而省皓皓之云之屬。曰易雙字。如摩娑猶末殺也。以末殺雙字釋摩娑雙字之屬。易字之由生。生於本字。循是而一一求焉。今本脫誤之當補者可知。尤脫誤而非復能補正者。顧無不可知。為吳志忠治釋名而作也。

說文廣義三卷　船山遺書本

國朝王夫之撰。是書本六書為宗。以廣說文之義。部次以集韻為序。始於東終於甲。注切不注音。發明本義有義無字假它字以通之曰借。又從所假之義更借而它用曰轉。同為語助。而用之也殊。為發明所以助語成文之理。纂有不能於隸無妨通變。唯臨池之士求妍美者則不從。至吏胥市儈及村塾蒙師撰字為佩觿集等書已利斥者不錄。長洲程德洽有說文廣義十二卷。部次以韻為先後。非自一至亥之舊。與此書略同。但注語悉仍原本。而旁采諸家篆文並列於下。則異也。說文解字之學。後來為盛。薦明文字訓詁而得其會歸。唐宋以來。如李陽冰郭忠恕林罕、張有、未可為篤信而能發明之者。夫之此書猶大略椎輪矣。

說文引詁辨證一卷 棣香齋叢書本

國朝王育撰。育撰著有說文論正，已著錄。育精研六書，以說文引詁多異文，為之辨證。我乃酌彼金罍。今乃作姑。謂秦人以市買多得為乃，从乃从夊。夊，步也。乃，難詞。市買多得，則所携者重。乃行步為艱，聊且前進。故假借為聊且之詞。變楷通行姑。克岐克嶷，今嶷作嶷。謂嶷小兒有知也。雖未能明言其事而意實諦之。故从口从疑。煢在㝂（今文作疚）。謂㝂室敝也。室久則敝，故从久。㝂貧病則不能潤屋，故取其義。說多解頤。楷所辨證僅三之一。蓋隨手劄記，為未成之書。邑人邵廷烈為校刊入婁東雜著。謂婁之言小學者莫之或先也。

說文解字段氏注三十卷附六書音均表二卷 經韻樓刻本

國朝段玉裁撰。玉裁師事戴震，於周秦兩漢之書無所不讀，於諸家小學之書靡不博覽而別擇其是非。積數十年精力專說說文。謂爾雅以下義書也，聲類以下音書也，說文形書也。凡篆一字，先訓其義，次釋其形，次釋其音，合三者以完一篆。故曰形書。又謂許以形為主，因形以說音說義。其說義與他書絕不同。他書多假借，則字多非本義。許惟就字說其本義。知何者為本義，乃知何者為假借，則本義乃假借之權衡也。說文、爾雅相為表裏，治說文而後爾雅及傳注明。又謂自倉頡造字時至唐虞三代秦漢以及許叔重造說文，曰某聲，曰讀若某者，皆條理合一不紊。故既用徐鉉切音，又某字志之曰古音第幾部。後附六書音均表，立十七部以綜核之，俾形聲相為表裏。始為長編，名說文解字讀，凡五百四十卷。盧文弨謂其遂獨為叔重功臣。抑以

得道德之指歸，政治之綱紀，明彰禮樂，而幽通鬼神，推廣聖人正名之旨，而有益於經訓。既乃隱括之成此書注。嘉慶十七年付梓，王念孫序之，曰：若膺於古音之條理，察之精，剖之密。形聲讀若，一以十七部之遠近分合求之，而聲音之道大明。於許氏之說，正義借義，知其典要，觀其會通。而引經與今本異者，不以本字廢借字，不以借字易本字，揆諸經義，例以本書，若合符節。而訓詁之道大明。訓詁聲音明，而小學明，小學明而經學明。蓋千七百年來無此作矣。是書以學臣之本，頗有更易，不若楚金之本為不失許氏之舊。顧其中尚有為後人竄改者、漏落者、失其次者，一一考而復之，博辨詳覈，包孕閎富。惟勇於刪改，是其所失，然小疵不害大醇。鈕樹玉見玉裁書，著段氏注訂八卷，有段不誤而鈕反誤者。古今之治小學者，未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核其訛字，未有過於段氏書矣。

文字偏旁舉略一卷　寶蓮雅堂刻本

國朝姚文田撰。以六書既隱，譌謬日滋，學者失其本原，往往增損隨俗，遂使部居易舛，聲義全乖，取俗書之相沿者，條分派別，使覽者易明。其字不譌及非習用者不載，因名之曰舉略。其分目有部有聲，部如宮室皆宀類，則從宀；江河皆水類，則從水是也。聲如旨從匕聲、邵從召聲是也。如謂況寒水也，古人字多假借，故豈況、譬況皆即此字，從二作况，後人妄增；灬與火同，然字取火義，俗又從火作燃，甚誤，並錯舉形聲相似者，雖不詳備，學者可由此類推。文田曾與嚴可均同辨說文校議，育秀掄才，屢任廣東、河南、江蘇學政。是書專為校士而作，然具有本原，分別帖寫通用，較通行俗字證誤、金壺字考、字書誤讀、辨正通俗文字諸書為勝也。

說文正字二卷 嘉慶六年彭德孫氏刊本

國朝王石華孫鳳卿同撰。孫星衍序謂學人求通經必審訓詁。欲通訓詁必究文字聲音。而求文字聲音之準。必知篆籀變易之原。石華及鳳卿依說文字部。寫為正字。并附古文篆籀或字變體。去徐鉉所增之字。分上下二卷。俾學者循覽易了。其謂自秦作隸書以趨約易。而古文幾絕。所謂隸書。即今八分書。而漢有草書。今所傳正字者或稱真字。其出在魏晉已後。鍾王諸人書帖有其迹。而不見於碑碣。隋唐始盛行之。其文或變篆為之。或出自八分。或出自草書。故各定體又多別字。四日俗相沿。不識古義。字林玉篇皆改說文篆隸而增其文字。其於文字源流敘述簡明。可為小學之津要也。

六書通摭遺二卷 嘉慶六年刻本

國朝畢星海撰。星海字崑源。海鹽人。星海祖輯有六書通。蓋本閔齊伋六書通之意。集三代秦漢篆法。以說文字為標首。下列古文籀文。以及鼎彝符印。其體例與金石韻府諸書為近。星海亦好參考點畫形聲。得張燕昌吳東發諸所寄古器銘搏文印文。彙為纂錄。成書摭遺二卷。附六書通後。原書如搞从喬逹為遹之類。悉行補正。書中多引同郡葛黎之說。如謂居之誤踞。類篇固已非之。考說文字凡有加省者。必自注明。居在尸部。但云从足。不言加足。是从尸而去古从足可知。下云一本从居。則即此踞字。而繫傳無之者。以踞見足部。不重出也。繫傳在宋時未顯。但見大徐本作踞。遂相承為居字重文。不復知有居字矣。當从類篇以繫傳為正文。又如盧氏鍾山札記云。謚曰累行。其字當从益。今說文作笑兒者。是後人改謚為謚。而字林所云謚笑聲竄入之也。葛黎謂說文之改。雖無可徵

然謚之為謚。見于石經及楊桓書學。漢隸中或从益或从益从皿。未有从兮从皿者。此邊君更省言作益。則从益確有明據云云。探原許書與齊仮自稱通說文之執者固不侔矣。

倉頡篇校證三卷補遺一卷 寫刊本

國朝梁章鉅撰。章鉅字閎中。號茝鄰。長樂人。嘉慶壬戌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改主事。官至江蘇巡撫。是書因孫星衍所輯之舊。為之校證補遺。其辨孫氏所列篇名三條。以攷工記注倉頡篇有鞄㲎。倉頡篇有柯欘。是謂倉頡篇中有此字耳。無從證其為篇名。說文序又見倉頡篇中幼子承詔。云篇中。其為非篇名可知。論甚精確。餘亦多所裨益。補吾邱衍誤以倉頡為十五篇。且謂即說文目錄五百四十字。論者謂此乃其師說之謬。宋文蔚跋謂自史籀篇外。此最近古。據復古編云云。乃知許書本緣三倉而作。不足據也。

埤倉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國朝馬國翰輯。魏書江式傳。魏博士清河張揖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綴拾遺漏。增廣事類。封演聞見記。埤倉廣倉之類。互相祖述。名目漸多。揖字稚讓。清河人。太和中為博士。多聞古藝。特善倉雅。陳壽三國志不為立傳。隋唐志並載其目。自晉梁迄北宋。傳注字書。釋典俱有引埤倉。如漢書陳鱣謂三倉之字。具在說文。此所謂埤。蓋雜取漢魏閭俗字。方之許書。或得或失。

如訖為大香。譌為大曉。瞟光明察。䁖為尻骨。皆與說文合。廣雅云。徑跡謂之格。此云格凡織先經以構。絲使不亂。出廣雅云䡣謂之枙。書冤音義。䡣或從臺。此云䡣。較枙也。其說與之同。廣雅[illegible]聲也。此作[illegible]聲。廣雅云摽擊也。此作拋擊也。其說又與之異。國翰從諸書所引。蒐輯成帙。不能考原書辭例。依說文部居編次為一卷。並所著古今字詁。雜字。彙集編刻。遂單詞片語。皆與廣雅相表裏也。

說文達首字讀一卷 理董居刻本

國朝苗夔撰。說文入文。當求之部端。夔以毛詩韻動部。定其音。細得其句度。以五百四十字為一篇韻語。句(?)。如第二口與行是也。韻用〇。如第一丅與井是也。間句韻〇〇。如第三十與音是也。隔句韻〻。如第四自與𠦝(?)。多是也。謂往音觳與下艸字韻。八音必益切。下與此冊二字韻。牙訛手切。下與疋韻。千平聲音如林。又下可與音字為韻。角音祿。與上朋羽瞿聿于四聲同用。矢畜

文。集以四聲通用。工音期。下與衣韻。尾隔人。先二字與兒韻。人先二字自為韻。彡與雕切。上與㬎下與[illegible]。典也韻。[illegible]小徐符九反。九當音絞。上與勹韻。下與睪韻。高郵王念孫謂此小學絕作。六朝五代以來。讀字訛謬。皆坐不知此耳。祁寯藻序謂先路此讀神龍。全得自荀子成相篇。相(?)說文。正聲之功不細也。

字說一卷（寫刻本）

國朝吳大澂撰。結銜稱會辦北洋事宜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蓋光緒十年作也。昔陽承慶字統謂窳懶人不能自起，如瓠在地不能自立，故字从瓜。又懶人恒在室中，故从穴。考窳从穴瓜聲，本形聲字。此說支離，開王安石字說之先聲。元明人好以篆入隸，以楷改小篆。古文見於說文與出於鍾鼎者，已自不同，必欲合併論之，鑿空臆說，如治亂絲，泥古變古，二者交譏。小學至本朝而大明，乾嘉以後，學者好言鍾鼎，意過其通。始則援征訓及小學諸書以張其說，繼則以金石治小學，穿鑿附會，甚至據鍾鼎之殊形詭製，盡取古文篆書而修定之，真贗錯出，變幻紛紜，即王氏說文釋例據鍾鼎文以為說者，不盡足據。是書於鍾鼎文中時代之分、音釋之異、真偽之別，頗能根據六書，折衷眾說，非同杜撰。然必謂其能得制字之意，絕無泥古之過，則未之敢信也。

廣雅疏證拾遺二卷（光緒戊戌刻本）

國朝王士濂撰。士濂字星溪，高郵人。盧文弨注廣雅自釋三卷，未成。王念孫廣雅疏證，凡漢以前倉雅古訓，皆搜括而通證之，就古音以求古義，引伸觸類，不限形體，苟可以發明前訓，凌雜亦所不辭。其或張君誤采，博考以證其失，先儒誤說，參酌而寤其非。阮元謂此乃藉張揖之書以納諸說，刊成後覆加勘定，補正五百有一事，可謂勤矣。士濂於原注未詳、疏證未訓者，復為之博采羣書，拾遺補闕。書中多采全祖望、杭世駿、錢大昕、戴震、余蕭客、段玉裁、錢繹、洪頤煊、郝懿行、朱駿聲、鄒漢勛、汪士鐸諸家之說，而足以資參證。

讀通鑑論三十卷 船山遺書本

國朝王夫之撰。朱子嘗謂溫公之言桑麻穀粟，伯恭大事記有大纖巧處，如指公孫宏張湯姦狡處，皆說得羞愧人。伯恭少時被人說他不曉事，故其論事多指古人之情偽，云我亦曉得他有此意。大抵論世知人，多失於偏，非依文章義往往見紿於作者，即持論苛刻，無至厚誣於古人。夫之論學於天理彝倫之正，權謀功利苟且以就功名之非，記誦詞章以取爵祿之誤人，陽儒陰釋無善無惡圓融事理終歸於無忌憚之狂妄，顯微扶幽，無微不照。是書取通鑑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君臣治亂成敗安危之跡，原始要終，通貫曉析，邪正心跡，羅羅指掌，而空言苛論亦多有之。蓋生當明季，目擊心傷，人才之所以敗壞，宗社之所以顛覆，馳騁扶剔，毫髮不使遁逸，所以寄悲憤而攄素抱者，別自有在。善讀者當心知其意也。

宋論五卷 船山遺書本

國朝王夫之撰。書中疑韓通，短李綱，詆蘇軾，薄曹翰，不滿於司馬光，皆偏宕而非不易之論。謂太祖勒石垂戒者三：一保全柴氏子孫，二不殺士大夫，三不加農田之賦，所以保世滋大，能得有宋立國之本。謂仁宗有大德於天下，垂及今而民受其賜者，航海買早稻萬石於占城，分授民種是也。有大弊政以病民，延于今而未已者，則聽西川轉運使薛田張若谷之置交子務是也。亦論史獨到之言。謂不善之政，未能以賊天下，而唯以不善故，為君子所爭，乃進小人以成其事。小人乘之以播惡，而其禍乃延。蔡京勤紹述之說，京之所為，固非安石之為也，安石之法不足致宣政之禍，唯其雜引羣小以授賊[illegible][illegible]賢固上之秘計於京，所以始敗亡於宋者，此論王安石者多矣，此理語足為破的。謂宋自仁宗以後，相勝之習愈趨愈下，因以相傾，皆言者之氣矜為之也。始以君子而求勝於小人，繼以小人而還傾君

子。繼以君子之徒自起相勝。繼以小人之還而
相傾。至於小人之遞起相傾。則竊名義以大相
攻戾。而宗社生民皆其所不恤。乃其所竊之名
義。固即前之君子所執以勝小人者也。言而不自
省於心。為己之所有。餘則是非曲直邪正。其相
去也不遠。義在外則皆襲取以助氣之長者也。
此則精義之名言。而為千古之龜鑑矣。
遯跡知希。而與顧炎武黃宗羲同為前明之遺
臣。我一朝之貞士者。固有在也。

茗香堂史論四卷 碧琳琅館刻本

國朝彭孫貽撰。孫貽字仲謀。一字羿仁。海鹽人。明
拔貢生。所學宏深奧衍。窮奧極奇。自史記迄元
史。隨事論斷。攷故實。重行檢。有特殊之識。無詭
異之說。天文歷算。尤所研覈。後魏崔浩考校漢
元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并譏前史之失。別
為魏歷。謂天文之術。不可空談。金水二星。常附日
而行。冬十月日在尾箕。昏沒于申南。而東井方
出于寅北。二星何因背日而行。通鑑不書五星
聚井事。蓋有取于光說。劉敞以為當是七月聚
東井。漢書之誤也。孫貽謂劉之論似是而非。七
月立秋。日已在柳星之度。安得在東井。劉洪
始造乾象陰陽二術。後來莫不遵用。蔡邕稱其
窮于用算。鄭康成以為窮幽極微。孫貽深惜
宗論歷不載其說。元執圖讖以疑四分。蔡邕以
新元有效。斬之古今之術。不能相通。不效於今。
即合於古無益。有效於今。即不合於古無傷。孫
貽以續律歷志右邕。大有識力。宋元嘉中用何

承天所制曆。比古十一家為密。祖沖之以為尚疏。減去閏分。增立歲差。著為成法。孫貽謂自古論曆者無如沖之精當。張衡靈憲中外之官常明者百二十有四。可名者三百二十。為星二千五百。微星之數蓋萬一千五百二十。孫貽謂三家星經僅存十之一二。微星亦多未見。豈西人儀器數平子時先已有之。於晉宋隋宋元諸志考辨尤詳。不獨言史學者所未知。亦傳疇人者所失載也。惜方氏刻本草率譌奪甚多。當求元本斠之。

通鑑評語五卷畿輔叢書本

國朝申涵煜撰。涵煜字　永年人。此書簡易明通。大致平心論事。無刻深過當之談。許絺疵見幾之智。取司馬錯伐蜀之謀。以李斯勸督責為患失。嚴延年劾博陸為正議。斥光武封文齋戒任延之失。宋均謂文法廉吏無益百姓為偏頗。帝時太學增至三萬人。即黨援門户之漸。蜀之役。鄧直而鍾曲。吳之役。濬直而渾曲。劉慎知桓溫有不臣之志。克蜀之後必專制朝廷。韓延之遺劉裕書。發其過惡。裕不能不為心折。皆特為標出。謂魏末以來。縣令皆用廝役。至元文遙請為革選。始用士人。已無救於齊之亂亡。然安生為齊博士。昧君辱臣死之義。掃門待幸。博通五經何益。五代君臣多起於卒伍。殺人不足為異。蘇逢吉以幕僚作相。文深好殺。而又奸詐黷貨。酷以濟貪。開創如此。國祚安能得長。皆篤論也。

閲史郄視四卷續一卷（畿輔叢書本）

國朝李塨撰。塨字剛主，蠡縣人。康熙庚午舉人，官通州學正。從博野顏元遊，其學主於忍嗜欲，苦筋力，習六藝，講世務。嘗爲其友治劇邑，期年政教大行。書中言王五公教我小事克勤，謂小事皆有次第節奏，然後大事可爲。此蓋其得力處也。讀史措思切要，尤致意於兵農諸大政，於古大臣盛稱李德裕、張居正，自是特識。謂事不責而任，而重置富，是東坡所謂厭長增立，而馬益癃者也。官不厚其祿而望以廉，所謂衣食困於家，雖嚴父慈母不能制其子者也。亦通曉世務之言。記司馬光對神宗言閩人狡險，楚人輕易，宋有南人不可爲相之論，明有浙不入戶，閩不入相之説。天之生人，何地無有？但北方人常厚重，南方俗易輕靡。論極持平。記錢謙益論事三則，能不以人廢言。惟生平自別於程朱，謂朱熹嘗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策，聖經之旨不明，而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力著書。夫謂聖賢之

聖賢之道寄於經書，未嘗不是。然遂以注經爲得道統，則業以之盡龍也。蜀不觀聖門之言道傳，一則曰文不在茲乎，一則曰文武之道在人，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俱指禮樂法度而言乎。宗旨所在，隨時發見。方苞誌墓，謂剛主闢其言取不滿程朱語，載經説中，已鐫版者削之過半。蓋未能盡從也。德州孫勷跋此書，稱其處深識遠，旨約言文，固未嘗非有用之學。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讀宋鑑論三卷 柏堂全集本

國朝方宗誠撰。宗誠學術有宗尚。所著書百數十卷。此書其緒餘也。皆論北宋之事。寄在胡林翼曾國藩幕中。匡掖佐助於干戈之間。故論兵事者為多。宋太祖伐太原。築長城圍之。時北漢主恃遼為援。太祖命何繼筠逆遼師於陽曲敗之。斬首數千。以所獲遼俘示於城下。城中由此奪氣。宗誠謂近世攻城者相聚於一二門。其他聽其出入自便。援師運道往來不絕。此所以常擁數萬之眾。數年之久。而不能破一賊。此為咸豐中江南大營之所敗。謂宋祖崇儒重學。每勸趙普讀書。王曾以仁宗初即位宜近儒。勸宗初宰相大段以招賢育才為務。宗誠官棗強。振教扶倫。諮民疾苦。又於其間訪遺書。謀休養。用此意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原本玉篇殘卷上 虞羅氏景印本

陳顧野王撰。野王字希馮。吳郡吳人。陳書有傳。梁太學博士。陳黃門侍郎。大同九年。撰著玉篇三十卷。野王父烜為梁臨賀王記室。以儒術知名。故自序云。預纘過庭。校讎羣籍。進玉篇。啟稱殿下。為簡文帝也。隋志題陳左將軍顧野王。唐上元元年。唐孫強增多其字。釋慧力衆益衆說。標文示象為像文。道士趙利正刪略野王之說。以解字文為解疑。宋大中祥符。陳彭年等重加刊定。 四庫著錄重修大廣益玉篇。 天祿琳瑯有宋本元本。世通行明經廠大字本。澤存堂本。楝亭五種本。鄧顯鶴及小學彙函重刻張本。皆非顧氏之舊。此卷為唐人寫本。起言部訖幸部為部二十有二。日本早稻田大學文庫所藏。遵義黎氏嘗刊入古佚叢書。頗有校改。且所據乃展轉傳摹上版。致失行次。外軼。上虞羅氏得見原本。假印以存黃門之舊。可與黎刻並行以資互證焉。

說文繫傳校勘記三卷　壽陽祁氏刻本

國朝祁寯藻撰。寯藻字叔穎，又字淳甫，以避穆宗御名，改字實甫，自號春圃。嘉慶甲戌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官至體仁閣大學士、軍機大臣。盧文弨與翁覃溪論說文繫傳書，謂此書在宋時固已推重，然實不能盡愜。所釋大致傷冗，而且隨文變易，初無定說，牽強證引，不難改竄經典舊文，於徐則以其得姓所自，修陳家乘，引書多不契勘，舛互相仍，分疏音義，亦有可疑。許書一部中字，以類相從，此則前後參錯，并慎元注，漏略不全。世無善本久矣。蓋繫傳為徐鍇未脫稿之書，以草槀傳，校栞者未能詳覈。汪氏、馬氏所刊，俱非善本，且多改易。道光丁酉，寯藻督學江蘇，得景宋鈔本于蘇州顧氏，參諸版後為校勘記三卷，正其訛謬，小徐書始行於時。以是書貴其能通辨經字，故于說從處校勘尤詳。所引書與原書違背，及書名參錯者，皆條辨之。唐人疏注及玉篇等字書所引說文多異鉉鍇本，且有所引字不見鉉鍇本者，取其義勝者存錄。數偏字次不同，有為鉉鍇之舊異，故有為後人鈔寫陵亂，故段氏已詳辨之，所未及者略存一二。鉉鍇皆不達音韻之學，凡某聲讀若某古文以為某字，率多更易。鍇之書先鉉而成，後鉉而[illegible]，以鍇書為藍本，多采其說，以羼入許書。次立校刊鍇書，復依鉉本增改，故有音義複沓及詞語迷謬者，皆就其可正者正之。其間亦多正段注之誤。時苗夔在寯藻幕，和張之洞書目答問題苗夔校，其實與襄校者非一人也，承培元作後跋，即其一也。

春秋歲星考一卷 曲園雜纂本

國朝俞樾撰。列宿十二次之名。見於春秋傳國語爾雅。蓋周時郡分天位之法。蔡邕月令章句。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一。分為十二次。日月之所躔也。地有十二分。王侯之所國也。自危十度至壁八度。謂之豕韋之次。衛之分野。自壁八度至胃一度。謂之降婁之次。魯之分野。自胃一度至畢六度。謂之大梁之次。趙之分野。自畢六度至井十度。謂之實沈之次。晉之分野。自井十度至柳三度。謂之鶉首之次。秦之分野。自柳三度至張十二度。謂之鶉火之次。周之分野。自張十二度至軫六度。謂之鶉尾之次。楚之分野。自軫六度至亢八度。謂之壽星之次。鄭之分野。自亢八度至尾四度。謂之大火之次。宋之分野。自尾四度至斗六度。謂之析木之次。燕之分野。自斗六度至須女二度。謂之星紀之次。越之分野。自須女二度至危十度。謂之元枵之次。齊之分野。豕韋。娵訾之口也。周人用以紀歲。歲星一年行一

次。以十二歲為一終。一星終也。三統術法。以歲星每歲行天一次又百四十分次之一。歲行一次。既有餘分。則星行一歲之內。常跨兩次。所云歲在某次者。以通率約之。如曰歲在星紀。而淫於元枵。歲在降婁。歲在娵訾之口。其明年乃及降婁。歲在鶉火。今在析木之津。歲五及鶉火。歲在豕韋之屬。昭三十二年。當在析木之津。未及星紀之次。而史墨已有越得歲之占。樾謂歲星百四十四年而行百四十五次。故百四十四年超一辰。昭十三年在大梁。十五年龍度天門。龍歲星也。超辰越鶉首而至鶉火。故三十二年得在星紀。上推之莊二十三年。歲星超實沈而至鶉首。作春秋歲星考。陳元年至哀十四年。具列焉。

說文本經荅問二卷，廣雅書局刊本

國朝鄭知同撰。知同謂許君敘云今敘篆文，合以古籀。敘篆文者，謂用篆法書字，意在明不用漢世隸法作書，非謂秦篆之字體也。合是相合不背之意，合古籀者，謂其字體不背乎古籀，乃用登錄，意在明不雜取漢世俗書羼入，非謂主小篆爲主，而會合古籀以出之也。段氏誤讀二語，解篆文爲秦篆，遂認許書以小篆爲質，解合字爲會合，遂謂許君以小篆文會合古籀而作書。其小篆與古籀同者，主一篆體，而古籀合在其中。其不同者，先立小篆，以古籀合出其下。不知許君錄篆字訓，引書其文，本不自秦始，蓋三代之文，就其形體言則曰文曰字，就其所用著明言則曰書，就其各有聲讀以定事物之名則曰名，而就其引書之法言則曰篆。許君之書，爲復三代之古文而作，以古文爲主，孔子宅中經、張蒼左氏傳、史籀大篆、前代鼎彝四者爲許君依據，以識古文之本，以定先秦之真古文。當時並用

隸書，許君以隸體而還之古篆，明三代古文之法。考詳其形體詁訓音讀，段注於故訓經義貫穿精博，然不識許書古篆，誤尊秦文，因子羌之問，反覆推詳，以明許書綱領，此其著書大指也。其謂鍾鼎款銘之迹，或求損易以便刻畫，或增茂密，轉取美觀，說文復三代古文之正，定立規模準繩百世。其它變動不居，於六書非純備者，雖亦古文，熟等諸隸楷之破體俗字，可損則損，無須羼湊，以涵經常，尤爲通識。近人好以鐘鼎言古文，變幻紛綸，郢書燕說，知同此論，非特得南閣之精意，抑亦可以障小學之狂瀾矣。

説文提要一卷　光緒甲申重刻本

國朝陳建侯撰。建侯字仲耦，閩縣人。咸豐乙卯舉人，官至湖北武昌府知府。古人制字，多合偏旁而成。識其偏旁，即曉然於其分合之故。日在木中為東。日在木上為杲。日在木下為杳。屮生田上為苗。鼠居穴中為竄。盥从水在皿中，兩手臼之。冠从冂覆元上，以寸制之。塵从土上有广，八分其里。釁从臼持缶置冂上，中有酉，洒飾之以分。爨从同象所持甑，臼奉之也。冂象竈口，廾林入火。偏旁合而字辭成。形聲左右皆有，即上下外內亦然。是書取説文部首五百四十字，摘錄字義，附以音考，首尾次第，一依許氏。初學者每見一字，先求其母，因其偏旁所合之字，詳其何義，審其為何聲。如器竹形而器聲，其義則竹器也。鱬舟形而需聲，其義則艕有窗也。舉一可以反三。序題述於安州官廨，其時方知安陸府事也。

説文通檢十四卷　宏達堂刊本

國朝黎永椿撰。永椿番禺人。先是毛謨有説文檢字，為備檢説文而設，然止可檢汲古閣本。此書成於同治十二年。以説文篆書寫為真書，依其畫數次第編錄。卷首檢部目，卷末檢疑字。卷一訖卷十四，檢本部之文。仿字典檢字之例。其字皆依字典畫數為次第。每字注明本部第幾字。凡疑難之字，不得其部，列於卷末。每部注明某部第幾字。凡古文、籀文、或體皆注明某字重文。既以重文畫數檢之，再以其正篆畫數檢之，即得。如重文偏旁與正篆不同者，則入卷末。凡大徐新附字，仍入本部，注明新附。檢説文本部末即凡二徐所云今俗別作某字者，多為説文所無，皆入卷末。其師陳澧為之敘，其凡例亦澧所定也。

讀春秋管見十四卷寫刻本

國朝羅典撰。典字徽五，號慎齋，湘潭人。乾隆辛未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官至鴻臚寺少卿。是書純以己意說經，據闕里志云：孔子未生時，有麟吐玉書於闕里，其文曰：水精之子，系衰周而為素王。孔子修魯史，記由哀公十四年獲麟之春，迴溯襄公二十二年麟吐玉書於闕里之秋，春秋之名，為麟紀經始，而孔子之生卒亦即因之以說者泥指春秋為魯史之舊名為非。

謂西狩獲麟，傳無前此吐玉書之麟復至，欲孔子感爲以成系衰周而爲素王之業，語至無稽。隱公八年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引檜之詩曰：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又曰：匪風飄兮，匪車嘌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謂匪爲盜寇賊之別稱，詩特極言西戎之亢斥，今東諸侯之有戎患，亦復肆無忌憚若此。傳會穿鑿，他多類此。於三傳及漢宋兩家俱無當。惟昭公三十二年公薨于乾侯，引劉氏本曰：昭公八年

於外，齊晉皆不能討意如而納之，豈非諸侯之政柄各授于大夫，黨同伐異，惟季氏之所爲，其君並畏其偪受其欺而卒莫之問。謂此說最中當時情事，爲千慮之一得也。

春秋困學錄十二卷 乾隆甲午刻本

國朝楊宏聲撰。宏聲字扶蘇。柏鄉人。乾隆辛未進士。官江蘇金山縣知縣。是書大旨。本朱子春秋一經。為王道正其紀綱之論。於公穀及程氏傳蘇氏傳研究最深。雖所引諸家之說不出欽定春秋傳說彙纂。而於尊王正分討逆彰善之旨。批郤導窾。參考時勢。比論史事。以求其通。謂嗣統大事。不當爭而爭。不必讓而讓。致禍則一。魯隱宋宣一則身受其禍。一則禍及嗣子。允與

馮之篡弒。二君有以啟之。宋太祖傳位太宗。而廷美德昭皆不得其死。朱子深有慨於心。而歎以羊大居正為儒者之論。有以也夫。謂莊公薨于路寢。知有內變也。般之立也。外廷臣子奉之。則其弒也。慶父之罪不得逃。若不能導揚末命。則慶父哀姜。惟其所立。誰敢不奉之。唐之諸君。立于宦官。裴度元臣。無如之何。此以見先王制禮。廢其一足以致亂。存其一足以救亂。又謂申生仁孝。一旦被以弒君父之罪。卒之里奚卓

子弒。惠公獲。懷公殺。晉之禍數世未艾。漢戾太子雖有弄兵之罪。而其遺讒不能自明。與申生同。武帝雖悔已無及。二君皆好殺而不能察小人之情。故至于此。為君父者烏可以不知春秋。多明道正誼之言。自比於啖趙諸儒。亦得失心知者矣。

讀左雜解十二卷 武昌柯氏家藏稿本

國朝王大經撰。大經原名曰琪，字陛亭，浙江人。嘗為蘭水頤山學官。書成於道光癸未。自序言少時授左氏傳，時以杜注曆書及既葬除喪之言為疑。癸酉游張甸渚中丞幕中，得陸圖沙左傳附注、顧亭林杜解補正，復取趙東山、馮敏卿、朱鶴齡、沈冠雲、姚姬傳、臧在東諸家之書，排比編輯，推所引經義雜記為臧玉林撰，誤以為臧在東。攷左傳古注，劉歆、鄭眾、賈逵、許淑、服虔、董遇、潁容，皆係名家，自杜解單行，舊說遂微。義疏繁重，坊行本離析章句，音訓句讀，多有異同。明凌稚隆之評注測義，輯諸家注及評語，間附己意。毛刻集解本，附入鍾惺評語，傳文加圈點，為陋本之祖。康熙中馮李驊、陸浩同編左繡，杜注外益以孔疏及補正等說，上方輯評及己說。姚培謙本，於杜注外亦有增益，地名皆釋以今郡縣。較為善本。芥子園李氏所刊合注本，有明王道焜、趙如源序，以宋林堯叟句解與杜注並列，有時先林後杜。童蒙誦習，醇駁相淆，世俗推為是。趨翻刻通行，謬誤彌甚。是書雜采戴經傳全文，而逐條引證，大致明確，為里塾講授訓用無剡為讀本。佐以此編，頗便初學。至春秋地理，則高士奇、顧棟高、江永、沈欽韓皆有成書，大經未之及，為缺略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春秋書法比義十二卷 道光十九年刻本

國朝劉曾璇撰。曾璇字蔭渠，鹽山人，官定州學正、泰安縣知縣。程子謂春秋不可事事各求異義，但一字有異，或上下文有異，則義自有別。朱子謂此但因當以義類相通，然亦先須隨事觀理。曾璇本此以為讀春秋之法，發明書法。比事見義，義有合上下文而見，則屬辭以聯貫之。兼採左傳公穀及胡氏諸家之說，間有本之安溪李氏、望溪方氏、合河孫氏者，而闡之甚師滄州劉琴閣者，亦特錄焉。不好異，不泥古。逐條理會。如謂桓莊之編，魯大夫無書卒者，蓋以桓公弒逆，仕桓者皆為黨賊，故非獨翬不書。凡隱之大夫而臣於桓，桓之大夫而死於莊之世者，皆削之以示誅。又謂季孫行父卒，未期而宿出使；仲孫蔑卒，踰年而遂會盟；仲孫速卒，未練而羯帥師，見世卿之不行喪禮也。又言昭公出孫之後，史策或略矣，而春秋於其往來出處，書之特詳。書如書會，必志所行之事；書居書在，必志所處之地。不見納而書次，使若自止者然；非告廟而書至，使若已歸者然。凡此屢書不一書，汲汲存君之意，情見乎辭。蓋聖人之特筆，非舊史所能及也。能自尋闡，有所發明。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左傳札記七卷 咸豐丁巳刻本

國朝錢綺撰。綺字映江，號竺生，元和人，諸生。好左氏傳，深思博考，輒於書眉條記之，定為七卷。其論非一事，事非一時者曰總札；專解一辭，專析一疑者曰條記札；以唐石經與今本究其異同，辨其汨亂，凡補碑磨改旁添，一一讎校，曰石經札；又集塾中諸課本，正其譌舛，別附於後。持論平允，於徵引前儒及近代諸家之說，斷制是非，能自出己意。大旨宗賈服，符當陽，而於定公八年從祀先公，服注自躋僖公以來，昭僖當穆，皆亂，謂服氏之意以為依伯禽以下世次，閔公當昭，僖公當穆，自文二年躋僖降閔，昭穆互易，則文公以後之昭穆亦將無一不亂。躋僖逆祀，但易閔僖之昭穆，以後世次仍可不亂，杜氏所順非一之說已為蒙混，服說更不得其實，非徒依附塞

以十年秋虒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櫓，謂狄虒不用櫓，蒙甲於輪以代櫓，故曰以為櫓，且不乘車，但執大車之輪，徒步衝鋒，故曰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惠氏補注申虒櫓非虒輪之說，迂曲不通，謂王氏經義述聞改字頗多，未可盡信。兼精歷算，著李四香之學，嘗討論立天元諸術，為蘇城暑景表，書中於歲星之超辰分野之次舍，多所推及也。

春秋經傳日月攷一卷 西湖書院重刊本

國朝鄒伯奇撰。伯奇字一鶚，又字特夫。南海人。諸生。同治中，詔徵赴同文館。以疾辭。精於天文歷算。作春秋經傳日月攷。謂昔人攷春秋朔閏多矣。類以經傳日月求之。未能精確。今以時憲術上推二百四十二年之朔閏及食限。然後以經傳所書。覈其合否。乃知有經誤傳誤及術誤之分。春秋置閏乖錯。隱桓之世多建丑。宣成以後又往往建亥。又有經傳各別者。春秋日食有不言朔與日者。亦差不在朔。而不殺別為義例。乃有食在晦日之說。經傳書晦朔。往往與今所推差早一日。此或由春秋歷術先天。非經傳誤也。春秋歷術。往往先天。術家據所書至朔定上考下求之法。故歲實盡失之盈也。論者謂其生平寡嗜好。多神解。嘗書克殷年月。鄭康成據乾鑿度以入戊午蔀四十年克殷。下至春秋凡三百四十八年。劉歆三統術以為積四百年。近人錢塘李銳多主其說。伯奇以時憲術上推歲

星驗之。知康成之是。劉歆之非。其於諸經注疏。尤研究於聲音文字度數之源也。

重文二卷 光緒壬午刻本

國朝丁午撰。午字吳生，錢唐人。詁經精舍高才生。許氏說文，於異文同字者謂之重文。其同文者，或左右相竝，或上下相疊，第曰从二某，从三某而已。午就重疊成文者，如从字棘字之類，博考諸書，求其字義，又辨字音，以明其字之不同於本字。命之曰重文，蓋取重卦之義，非許氏所謂重文也。明吳從先小窗別紀，采集合二字者為曰雙竝文，疊疊文，及合三字四字為一字者，竝載入字攷中。是書較吳書多數倍，而其徵引所出，悉根據說文、玉篇、廣韻、集韻及龍龕手鑑、篇海諸書，較勝元本。自文二至文六，裒然成帙。午嘗為頤求文瀾閣遺書議，當事用以建復閣制。欽補閣書，其家藏書亦甲於杭州各郡也。

爾雅穀名考八卷 竝圖 叢書本

國朝高潤生撰。潤生字雨人，號慕荻城，固安人。光緒庚寅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檢討，官至給事中。是編所列穀名，均見爾雅釋草。爾雅不載，彙入附錄。經文注疏悉從阮本，采錄說文、玉篇、廣雅、廣韻，及陸璣詩疏、羅願爾雅翼、李時珍本草綱目等書，管呂、淮南、山海經、古今注、齊民要術、農桑輯要，及陳旉、王禎兩農書，竝加論列。近世說爾雅者，以邵氏正義、郝氏義疏為最著。說經家之專釋穀名者，有程瑤田九穀考、劉寶楠釋穀二書，援以詮釋，間加糾正。謂穀本草類，禮運云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草即兼五穀而言。釋草穀名裁十之三，其大略則經無不備。以五穀為稻黍稷麥菽，六穀為黍稷稻粱麥苽，從周禮鄭注；以八穀為稻黍粟麻大小麥大小豆，或黍稷稻粱麻菽麥烏麻，從玉海及星經說；九穀為黍稷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麥，從周禮先鄭說。駁包世臣以黍名高粱，高粱米為黃米之謬，於邵郝

種劉之誤辨之尤詳。其稙稺重穋說以九穀考所引毛詩傳先種曰稙後種曰穉後熟曰重先熟曰穋最為簡當。大指以經證說農事。即以農事證經寫原本六卷。更為目錄及簡目為卷首。並為附考。加入附記各篇為卷末。都八卷。便析條貫。雖其名不備于爾雅者。莫不綜其種類而覈其異同也。

說文讀若考八卷 郋園四種本

國朝葉德輝撰。漢人注書無直音。有讀若。或云讀如。或云讀與某同。見於說文解字。有讀為。有讀曰。有當為。見於鄭君詩箋三禮注。高誘呂覽淮南注。德輝以讀若讀如讀與某同者。比擬其音。不改其本字為他字。讀為讀曰者。以同聲或形近字改其本字。當為者則直斥其字為有誤而徑改之。以為當如此。此解經之法。與釋文字者不同。說文字書。故祇有讀若讀如讀與某同之例。蓋若如皆譬況之詞。曰為則改變之詞。讀若有用本字者。明字有兩義。此一義之義。即彼一義之字。有用同聲字者。明彼此可以通用。義由聲出也。有用本字所從得聲之字者。明其音之原也。有用本字所孳生之字者。明其聲之委也。自序謂一字之音。以方言之變遷而有疾徐高下輕重之異。高注呂覽淮南。乃有急氣言之長言之等例。劉熙釋名。又以閉口合口舌頭舌腹等類定音之異同。孫炎始為反語。左傳有服虔音。

然音切生而聲義離而為二。不必讀若得知文字聲音之原。因撰說文讀若字考。以發明古字通假之契。段注說文。附六書音韵表。每於讀若字下輒注古音在某部。或曰某部與某部合音。但古音分部各異。分合增省。時有參差。不必多所取證而發明之。自謂錢偉甫撰四此書。未見傳刻。書成時有修改。乃稱有未必己意者。雖自詡為許氏之功臣。而猶有待於後人之補正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史見二卷　嶺南遺書本

國朝陳遇夫撰。遇夫字又南。廣東新寧人。劉知幾史通。於歷代諸史。攻擊不遺餘力。遇夫謂史而失實。則無以垂法戒。而大義不明於天下。考今史所載言之可刪者十。足盡其概。謂晉食貨志紀農事頗詳。自魏以來皆著於書。此自要典。作史者不可不知。能見其大。以班固謂京房不量淺深。構怨彊臣。王章譏劾其職。而曰不量輕重。又言王莽之作。內外咸服。董賢之寵。疑於親戚。何武王嘉區區以一簣障江河。用沒其身。陳壽盛稱華歆清純德素。皆失作史者維綱常扶名教之權。具見史識。以宋人必欲去呂不韋月令為非。王琳文志小而國大。欲首兩更張而不依次。史謂其黨日夜蠹謀不令人知。為故甚其辭。王介甫新法固有可行者。論皆持平。餘亦多明白純正。不為危言詭論。致蹈專固之譏。惟謂流俗因噎廢食。見七國之發難。則以為封建不可行。見新莽之分田。則以為井地不可復。則猶書

生師古之述而自同於冥悍者而不覺也。新寧縣志稱遇夫不韙宋人道表千載之說。搜采自漢迄唐二十七人。據本傳而加論斷。為正學續一書。亦不隨眾毀譽者已。

史林測義三十八卷 楓溪別墅刻本

國朝計大受[illegible]撰。大受字 鄱陽人。歲貢生。大學士潘世恩有讀史鏡古編。是書亦世恩所取士。所審定。諭鐫。遞稽正史。旁訂羣言。雖非史學專門。而考辨議論。平實博通。不涉迂陋。謂羅企生實叛逆。而以身殉晉。書附於忠義。非有識之筆。宋書本紀書司空江州刺史檀道濟伏誅。按之本書道濟傳及南史。語業罪惡皆非其實。以有罪書自為刺謬。符瑞志欺天誣聖。史以傳信而流為荒唐惑世之書。蕭懿為齊純臣。蕭子顯南齊書不立專傳。但於崔慧景傳附論其功。豈以其為武帝兄。梁宗室自有傳而略之乎。武帝使張宏策陳說懿。闡之色變。帝之許慧景逼建康。齊主寶使告之。懿方食。投箸而起。武帝使虞安馳說。長史徐曜甫亦苦勸之。並不從。及為如法珍等所譖。暫不救走。仰藥之際。猶曰家弟在雍。深為朝廷憂之。其盡忠心節於齊。以言梁之宗室。無當也。且徵史識。宋史論馮拯多迎合。而

稱其一言免丁謂于誅死大受以謂姦回來垂簾之日潛結內侍雷允恭專權擅國王曾言謂包藏禍心令允恭移皇堂於絕地因當置之極典且罪惡暴著天下皆欲因事加誅睹初政之清明極乃以帝新即位亟誅大臣駭天下之耳目曲為營救有宋三百年大臣無誅死者程正公稱為贊聖開基超越五季之一夫以正人為讒邪所陷遵祖宗遺制不興殺戮如哲宗不聽章惇盡殺嶺南流人豈非國家之幸然鉅奸竊柄竊國稔惡尚以明正典刑為失待大臣之體此亦得志而無忌憚之人所為接踵于宋世也議論正大自非章句小儒世有負罪宗社有當大辟而任重委遠之大臣不能仰申乾斷而以循先世之寬典為言者其誤國之罪大矣

讀史論略一卷 藝海珠塵本

國朝杜詔撰詔字紫綸號雲川無錫人康熙辛卯舉人壬辰賜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改進士教習乾隆丙辰薦舉博學鴻詞以陽節潘氏通鑑總論錯舉不倫褒貶雜亂貽誤學者因就正史略為論次上起戰國以迄明末其間一統偏安割據治亂興衰之迹將相大臣忠義氣節文章經術之士朋黨外戚宦官之禍包舉略備簡潔不支詔以親老乞終養遂絕意仕進林居二十年性耆山水所至皆有詩詞紀其勝是書論人物而以隱逸終焉則其寓意所在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 3
作者=
页数=803
SS号=0
出版日期=